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三冊目次

捷錄法原旁註十二卷

〔清〕錢昱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錢增刻本

一

遼小史一卷金小史八卷

〔明〕楊循吉撰
明萬曆十三年徐景鳳刻本

二三七

舊京遺事四卷（存卷一卷二）帝京紀聞二卷

〔明〕史玄撰
清退山氏鈔本

三二三

甲申紀事十三卷附工部新刊事例一卷

〔明〕馮夢龍輯
明弘光元年刻本

三四五

明季甲乙彙編四卷

〔明〕東鄉八十一老人撰
舊鈔本

六二一

也是錄一卷

〔明〕鄧凱撰
舊鈔本

七三三

捷錄法原旁註十二卷

〔清〕錢炅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錢增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勞
註

魏里錢確菴先生重訂

提錄法原

本衙藏板

捷錄法原叙

讀書學古必有資於歷代之全史也泛覽其世數綜覈其人才考政教之得失辯其興亡寃綱紀之張弛驗其成敗蕭然環堵

歷代

一

周知千百年以上事豈不大倫快然往往病其繁繁則爲功紆鈍不能斂獲繁則須時濡遲不能速成嘗見師儒之所傳髦士之所習專經帖括而外有志好

古者亦思涉獵史鑑以自附於淹通之列議論之林矣亦鮮有熟悉乎歷代之全史者越東廻瀾顧子舊有捷錄大成之著起威烈終趙宋竟陵鍾子效仁出

歷代

二

而補前編又續元明兩朝于後合歷代全史爲一書誠後學之津梁也魏塘確菴錢子取而重輯之增減有法註釋有原釐爲十二卷文不踰十萬言而于歷

代之世數人才得失張弛之變
興亡成敗之由瞭如指掌所謂
詞簡而事該者乎令嗣鶴汀授
梓以公於世將使師儒傳之髦
士習之人人可以謂淹通日日

陸序

三

可以充議論置之中猶奔走四
達不且魚然傲司空之三十乘
耶嗟嗟捷之于時也尚矣終南
者仕宦之捷徑韓盧者搏噬之
捷足力勁捷者可致奇香字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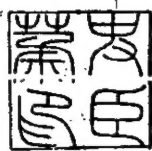
捷者不擇精筆截截調言老成
退而新進聿興一月三捷戰陣
勝而師徒奏功讀法原者先審
乎捷之取義而可哉

康熙丙寅早臯之朔當湖陸萊

陸序

四

題于雅坪山屋



凡例

一是編輯劉先生原本始於東周承業附綱目之意然初學未諳全史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異不可不明劉伯敬先生因爲補輯或有缺畧搜採備載凡有神聖業者無不詳悉

二因止於漢而不及魏吳者非正統也然人物事迹比前漢較多幼學入門豈宜一槩抹棄況暨後魏統似當相承竊爲補附諸君審諸

三晉朝五胡稱立凡十有六國中原之地非無貞孝節廉儼然間出即五部中原有何華之心如前燕慕容廆後秦姚弋仲前凉張軌忠貞與戴

表叙去原凡例

確有可北並從附訂編疑分註之例

一南北朝從來以正朝相承南朝爲題然綱目通鑑所載北朝元魏及東西魏北齊後周事實反倍於南朝况隋亦曰北朝而後混一安得編南道北亦爲附入

一唐末五代外有十國分據歐文忠公五代史載在世者若止爲五代不能兼收爲附上下二篇一兩宋以迄元朝通鑑全似編可昇第既編元何獨離於二國故特將爲採擇以成全錄俾初學知所由來

一劉註詳釋僅音出典至其載事本末未及詳

今旁註一以正史爲準每一事必詳其始末上有承接下有結束俾讀者閱其斷言變簡如蜂蟻蟻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具慧眼者寧益苦心

一歷朝附相臣宰有事不可忽者俱於本朝帝王內附見而於更治尤屬詳詳以便居官

一編中用句有以本文用者有以採實用者有以援古用者有以借意用者有以變文用者有以斷章取義用者用字多從來歷少涉疑難或釋或音間有與俗不同者須煩

表叙去原凡例

一舊本東漢劉一節前梁王僧辨立淵明一節

宋徽宗欲以元祐易元嘉一節皆滿後刊改正外又撰晉安帝時劉道民一節今茲改正一編中有字法何法章法可資舉業者前本俱經出於因旁註不便另標讀者自宜熟識

一編中褒貶悉從先正中附有已見處亦不甚異一編中除用通鑑綱目本文外必詳加註釋或有出處未明考証不及者不敢附會一記誦英若幼習舊事在必編稍可搭八或一二句或題字加詳並不脫漏以資記憶一附編諸篇必詳事代始末族氏里居便與正統對同亦不敢升闕爲正之意

一歷代兵刑錢穀圖不簡編益時務所需莫啖於此論策所查拍古可以酌今

一採用諸書惟綱目通鑑不用標括以所編無非祖述二書也

一是編提中有諸畧中自詳幾乎此可以取編料亦可以繼考繁凡作高明者幸勿鑒

一明朝提錄成於李自賢先下之止於神宗以後未及越背雖其成歟嗣後諸家雖有論斷概不立評始不乖法原之意云

一輯成或嫌為繁宜不知改什於上伯首尾聯貫自今備詳否則終同於錄誠目日覽心目洞

提錄法原編目

每書非快事必圖提各書城自任

魏塘錢 吳韓書藏



提錄法原編目

魏塘錢 吳韓書藏

卷之一

上古三皇五帝

夏

商

西周

東周

三皇五帝三王總論

卷之二

周

秦

西漢

卷之三

東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附五朝十六國

凡十首

提算法原少許也
目錄

觀聖教 吳研卷五

三皇紀

盤古 天皇 地皇 人皇
人皇見前卷九十九
州有日九章紀

五龍紀

皇伯 皇仲 皇叔 皇季 皇少

照此
札
行

合興乳民

迎通和氏

乳

和方利

五

151

—

空桑

因提記

辰放

第七版

第八節

神通紀

軒轅

尊利
粒

今仍系於前以觀其後史學

皇 中央 大庭 栗陸 毘連 赫胥 葛

天尊
吳英
古聖
有集
宋襄
陰康

無懷右女壘以下十五氏安帝臨魁帝承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裏 榆罔

炎帝之後

所用也其世則自前帝以迄於周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右十紀歷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一百四十九

句

六千歲今扣除夏禹以下至堯舜一千七百

五十一 年外自楚古至

以下三王紀

大禹二十七年丁
后啟九年甲申

太康二十九年癸
仲康十三年壬

后相 二十七年乙酉
財窮 八年壬寅起

三十四年辛巳止少歲二十二年壬

后杆十七年甲辰至庚申
后槐二十六年辛酉至丙戌

后芒 十八年丁
后世 十六年乙

后不降
五十九年卒
西至巴未

后局
二十一年庚申至真長

后孔甲 三十一 年壬寅至壬申

后阜
西至異末

后發
至孤已

后梁 五十二年

○右十七世并昇统原四百五十八年

南朝紀年

成湯 十三年乙未

太甲 三十三年戊申

沃丁 二十九年壬午

太庚 二十五年甲辰

小甲 十七年乙未

雍 二十二年壬午

太戊 七十五年甲午

仲丁 十三年乙未

外壬 十五年壬午

河 九年丁亥

祖乙 十九年甲午

祖辛 十六年乙未

沃甲 二十五年甲午

祖丁 二十二年丙午

南庚 二十五年戊辰

陽甲 七年癸巳

小乙 五十八年乙未

小辛 二十一年戊戌

武丁 五十九年丁未

武丁 五十九年丁未

祖甲 七十二年甲午

祖甲 三十三年癸未

康辛 六年丙申

康辛 二十一年壬午

武乙 五十四年乙未

太丁 三年丁卯

帝乙 三十七年乙未

紂辛 三十三年丁未

○右二十八世并六百四十四年

西周紀年

武王 七年乙未

成王 三十七年丙午

康王 二十六年乙未

昭王 五十二年乙未

懿王 五十五年庚午

共王 十二年乙未

懿王 二十五年丁未

孝王 十五年己未

夷王 十六年庚午

厲王 三十七年己未

宣王 四十六年甲午

幽王 十一年庚午

成王 五十六年甲午

平王 五十年乙未

桓王 二十三年壬午

莊王 十六年乙未

僖王 三十二年庚午

惠王 十六年乙未

襄王 三十二年庚午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定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宣王 十六年乙未

昭王 十六年乙未

法原勞註卷一

壹陸鍾 恆伯敬原本

魏炳錢 吳維巷重輯

三頁五帝

男 增補訂正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書云惟天遷民惟辟奉天

故人君以道治則稱尊以德化則稱帝相傳盡古首

出御世明天地之道建陰陽之理為三才首君自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變化底細由是分為天地人

物而混茫間矣嗣後大自統治化俗始制干支時民

風物俾陶陶然如人之方域極之通達正地皇定三

辰分書夜置日月使役之人民皆知歲月其夜之所

以然至人皇時九區分治王不虛王臣不虛封政教

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方是時也九皇五龍

斯提合維通通教命八十六位自循畫而後因提解

通行有世大可紀然世遠事湮疑者闕之稽其所存

則鈞鑿抑五丁而反由肌竟開闢未竟之功極立調

大治而日神明忠陰陽不為之展放故皮紉髮民

漸冠衣有巢架樁穴器物分爰始疑人氏作是日運

聖德與舜生

聖德與舜生

聖德與舜生

聖德與舜生

聖德與舜生

聖德與舜生

<p>此其 正統 統亦 始於</p>	<p>為附象之宗正姓氏制族娶為大婦之意以鎮天下 則歌荒樂詠扶休以通神明則制為琴瑟為瑟而民 無所統也則能帥能名上相下相以定其分謂民未 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	---	--	--	--	--	--

<p>此其 正統 統亦 始於</p>	<p>為附象之宗正姓氏制族娶為大婦之意以鎮天下 則歌荒樂詠扶休以通神明則制為琴瑟為瑟而民 無所統也則能帥能名上相下相以定其分謂民未 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p>和合也則建綱畧者上高教庠序以成其化帝也括 泊於上未妻諸臣分理於下萬古文明實始基之女 三</p>
--------------------------------	---	--	--	--	--	--

<p>合九平而廣抑已幸矣唐帝伏明崇義仁昭義立如</p>	<p>長不以搜德不以亮而仕荒淫之掌履主尊而制六</p>	<p>從從就中而治成聖典矣命曰九招指其間於立</p>	<p>神明不推陽陽應和乃作永世之樂帝崇之世都</p>	<p>神治命北門而制常明九祭之亂作三作之屋</p>	<p>天結水鳳鳥呈祥而福畢手立終鼓而山川鼓通作</p>	<p>大洞而神人用讚及其發也九將亂歸家惟以神人</p>	<p>遊於園先儒謂其世為文明之漸信然則陽樂聖金</p>	<p>辰水波上石金玉成池樂作柏軒生庭鳳樂於阿</p>	<p>懷私活活手大同之世淳化為聖也城初羅日月星</p>
-----------------------------	-----------------------------	----------------------------	----------------------------	---------------------------	-----------------------------	-----------------------------	-----------------------------	----------------------------	-----------------------------

<p>升開柳酒之一女女為郭慶之七友迷矣乃師紀后</p>	<p>壁山排座之夫漢呼漢成已成師克諸公又云</p>	<p>大教樂作我美生處越樂來朝而許山尚虞帝以</p>	<p>移處所山廣所有是樂有歌而華封有祝也上</p>	<p>水而性與之宮除命泰和漸磨而推求之法密抑又</p>	<p>宋以丁而廢禮重華以臣而受昭昭其公也命禹治</p>	<p>共工有滔天之罪因舜從於制陶之中昭其明也丹</p>	<p>美不勇昭其儉也不忠無害下降田畝昭其志也察</p>	<p>天如神如日和如雲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士路三民</p>	<p>重義禮曰</p>
-----------------------------	---------------------------	----------------------------	---------------------------	-----------------------------	-----------------------------	-----------------------------	-----------------------------	-----------------------------	-------------

命禹命九官，斷五刑，齊七政，茲南面而君，民懷罪四。
 古而天下服，立木為鼓，而言語，廣金指珠而食德。
 彰木座之作，藏帝籍也。兩學之立，教罔士也。趙韶九
 威而鳳凰來儀，千羽兩階而有苗來格，星陳雲爛，天
 平地成，世濟美者，八元八愷，齊舉用之，明帝德者，六
 德六美，一善足矣。漢書卷十六字之德，九千萬世
 心學之要，啟蒙中之說，開第一之圖，斯文大明，加日
 中天，一文明之會，不在茲乎？蓋五帝德又推唐虞
 而隆，而尚書無不以此本有以也夫。

夏
 禹古大禹，登為推身為度，左車右，規矩，錫父功不
 成而受祿，以天下有漸為已任，乃來四載，以開九鼎
 出山刊木，決江疏河，厥厥弗干，灑沈澆，而手足胼胝
 面目黎黑，卒立節，殷重，聖前，獻元主，告功，奏庶幾
 繼至，期德數萬，歷元辰，益山初會，玉帛，四國，首任
 人以
 以在成，威則三墳，以振邦，一德而十，一
 九時以尊皇極，泣罪人而肅百姓之具心，絕百酒
 知後世之亡國，歷山，錫幣，而對子，有禮會，為計功而

<p>太甲 下啟文武，夫豈曰有德也哉？況則太甲以嫡孫嗣</p>	<p>聖敬日新，兆民允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上饗克靈</p>	<p>叔之訓，而刑範以矯。錫祉山之金，而終廟有待。是以</p>	<p>稱而左右之佐，惟良令矣。郊而命討之典，式序作</p>	<p>戶，將諸器之銘，必書治定功成，大遼之樂，乃其五二</p>	<p>惟已。歸來林而六事自求，格人而立賢，無方淵</p>	<p>盜除，藉禹舊服，不運梓色，不殖貨利，從漢弗唯，用人</p>	<p>其誠之樂，先伐崇，後伐兜，伐比，吾愛及發，棄者棄</p>	<p>禽，昭其德，憂幸因脫，費昌來歸，適上肅殺之秋，用樂</p>	<p>商王，功膺天錫，代唐以寬，自茲日，兆其祥，解網視</p>	<p>商</p>
-------------------------------------	---------------------------------	---------------------------------	-------------------------------	---------------------------------	------------------------------	----------------------------------	---------------------------------	----------------------------------	---------------------------------	----------

<p>仲子 弟繼河，仲甲以弟繼，內亂相尋，帝都再徙，祖山興</p>	<p>此中與所未有也。仲子連升當南，而作此之在河</p>	<p>年而遠方東，列七十六國之重，譯七十五祀之述，所</p>	<p>威又王家，早朝晏退，同疾市水，二日而辭，帝甲與三</p>	<p>太戊 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伊陟因格，帝坐</p>	<p>小甲 遂微亂，源小甲，帝已不能刑紀，庶政尚，群始以發</p>	<p>太庚 信任督，單太庚，百官俊，爵之，望此太庚以弟繼兄</p>	<p>沃子 終允德，為商令，用其舊，用舊者，故沃子尊從伊陟</p>	<p>而不康，終適，自怨自艾，則後降而不疑於德，卒之克</p>	<p>依伊尹輔政，實德允稱，力量重，以弗弗弗，斯同放君</p>	<p>沃子</p>
---------------------------------------	------------------------------	--------------------------------	---------------------------------	-------------------------------------	---------------------------------------	---------------------------------------	---------------------------------------	---------------------------------	---------------------------------	-----------

伏印

料

爽

100

1997

災

—

半

小

下

1

10

11

1

11

1

1

1

—

運于耿圯于耿王是用權簡相巫賢天下太和頑辛

紀元

以來爭於齊僖沃甲祖丁南庚三世有兄弟爭奪之

社

神宗族羣下湯析離居陽甲宮室崇侈民若墊隘水

中片 爲山脈之隆起也。大抵

泉海兩諸侯不朝。盟皮遷于股。民不適。有居王乃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而服罪第端又一中典小辛

乃謂此書求天下理為窮極乎世道得之者以爲貴而遺之者爲棄

小乙再世不振式丁恭嚙思進帝食民而維形秀來

[illegible]

可謂有德有言有學有文者矣

三

五、三、二、一

卷之四

其前也。又其一。中興山。山。川。不。變。佳。王。且。與。治。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正副司馬及方官印小人之流其累無幾矣。

1

每架定價：洋四元三十日三半。零售：每架一元二角五分。

合 大君者不似公卿之人的然也惟以人為狂其神不離其

44

已爲上帝之所臨矣。而祿洛西率叛國。將棄幸君之
格也。傳之一改也。可不謂主德也哉。詞武受之。詩經
本說曰。用也。此是聖王之法。非此則不能治天下。
義窮職罷。受罪浮于桀。是用大介。統兵孟津。不期而
會。齊桓公伐楚。以爲盟。

[illegible]

聖王

聖王

聖王

聖王

聖王

聖王

其爵不能不遺後世之議耳

人朝諸侯作康誥分命召明到得文武咸屬而不殺

刑措而不明先儒謂太和在成周于南門只元會令

之運且千古而再見厥斯曰澤舟膠楚澤周道已陟

建勳王西征而淮條作亂解王借號命楚討平陽新

如不勝其則色色大矣其方而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扣之時而祇官渡沒仍余均之意而作群刑以教楚

命而牙以交傳命伯圖亦世英王也然初終不繼得

失相干丙戎覆無名之師造父溫城城之謂其無乃

廢先王之誦而上幾與乎共王為河上之近諸公雅

殷周之制王德政不修王孝王而王孝德微非子

以馮政善戰而封秦川之險於時天運大異殺氣非

聖王

聖王

聖王

聖王

聖王

聖王

常服之象已死於此矣王下堂階而見諸侯食太

原而獲千馬王還不振國者斯類也然事於斯時

斷項雄據於斯耶天子手操王章而獲如九耳蘇太

斷王於處淮冠陸梁變雅斯作而乃挾百倍之歡

聚飲之役特三尺之威防如川之口皇天震怒民心

滿屬亦于弄兵紅塵撲面流亡千城何差及矣李而

周曰二繼志匡王室立宣王楊和理政海內翕然

有威康之風命無仲而而戎遂戰命百南而獲狄于

策命方叔而費刑來成命召虎而淮夷平服任賢使

能撥亂反正周道燦然復興矣惜其勵精於初年堅

志於晚節不篤于取末貽公之規諫亦色色然致衰

名臣諸將

聖主

信實有以也。顧王神聖而侯顯。卒有錫繇陳和武之

聖主

河海橫異。竊使王有中主之利而得王佐未必非

辭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一弱反不都郭信

聖主

且消食庭。陰謀廢。既刑太子之師。傳又欲用北

聖主

山案單劉等而殺之。為謀不威。命禁錮身沒之後

聖主

王宰釋。雖悼王也。此殺上也。齊蘇登王宅。如明如地

聖主

孔尼以不世出之聖。不用於齊。不終於齊。不果於齊

聖主

伐樹於宋。削達於衛。尼於陳。尼於子西七十二

聖主

則年。削則制。萬數敗於實。以止。王之法。受天不

聖主

元王。制大以吳。賜越。越國。殺。是命。為伯矣。貞定不

聖主

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兄安之。植本固而發源

聖主

深考之。治烈而後。本有吏。淫如。禁。封。首。比。而。所。莫。日

聖主

久。神氣。達。消。息。首。日。均。分。於。日。止。非。然。也。周。惟。有。刻

國故諸侯之分勢分威視則為江為河而十二侯

以時
宗伯卿士大夫百有餘
官一歲中一以修其德教

邦狼顧者自是莫敢先動故曰周過其時有由然也

禮記卷一

上古三代紀論

三王
三王

再精神救之先下迄春秋百帝王朝之盛衰矣天下

萬世之注案皆獨焉是不可不提而論也曰人皇氏

神農氏
神農氏

之筆有君位也神通之紀伏羲授天下於臣矣而受

伏羲氏
伏羲氏

終於文祖受命于神王者繼其德也八索之傳神農

神農氏
神農氏

繼天下以子矣而教承克終之賢太和宇宙之盛者

黃帝氏
黃帝氏

繼其休也三戰阪泉黃帝以征誅得天下矣而鳴條

三戰
三戰

之造攻牧野之矢師誅之焉倭收禮檢也市康以通

周文王
周文王

殷替中國矣而六七之繼作牛漢之興歌是相繼天

周武王
周武王

自西段以母儀著而舍山有城矣婦人如後音則祀

周文王
周文王

於時苦白厥后以相崇顯而五臣十亂伊傳方召召

<p>世相望於史冊乃若女嬀以女統男可謂之宗室也</p> <p>於三季時子孫長立以康朝之亂至比於殷周復誅</p> <p><small>一五的至</small></p> <p><small>引證</small></p>	<p>賊忠策結而卒之失也故君與國君並為春秋之</p> <p>伯也聖王之異極安危中亂之異故自古及今未有</p> <p>不使若矣然竊有慨焉</p> <p>代以前亂如春秋其王之</p> <p><small>引證</small></p>	<p>眾諸國難如秦離中原之祖不存小介難恕不恤於</p> <p>從無云風雲</p> <p><small>引證</small></p>	<p>湖上城東之冤案細難不烈於呂雉武惠之冤能</p> <p>過比下雖殺不勝於</p> <p><small>引證</small></p>	<p>父子之恩男女之別君子小人之道猶未</p> <p>極也降自秦漢以天倫亂比男而</p> <p><small>引證</small></p>	<p>云致治幾成而霸王相難矣自伊周之聖者卒以</p> <p><small>引證</small></p>
---	--	---	---	---	---

<p>無術敗建桓文之績者不以臣節終近古且然又其</p> <p>下乎然則前之極治皆為後之所無後之極亂皆</p> <p>前所未有也有天下者蓋其思慮三代之節耳</p>	<p>聖賢之學</p> <p><small>引證</small></p>
--	--------------------------------------

辛丑年 壬寅年 癸卯年 甲辰年 乙巳年 丙午年 丁未年 戊申年 己酉年 庚戌年 辛亥年 壬子年 癸丑年 甲寅年 乙卯年 丙辰年 丁巳年 戊午年 己未年 庚申年 辛酉年 壬戌年 癸亥年	元始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新王莽 王莽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右南漢書 二百十四年 王莽
---	--	---	--	---

古虞州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周壽論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光武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永平 建武
---	---	--	--	--	--	--	--	--	--	--

史 33-29

[illegible][illegible]

卷二

之資哉夫州自厥創而後雖不大於前縣民不聚於

郭直而又介於七雄楚國之間尚綽綽有餘三十承

孫八百祚年而六國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不能支

一秦之師暴秦以六合爲家。峭削爲首。竟亡於瓦。

合之成僅上有五年。蓋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

用舉六國如醉如夢不知所以自強秦惟自負其強

而劉州之其取亡之通均也故曰滅六國者六國也
非秦也漢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上通漢世五帝三王
 下通漢世五帝三王
 以上減五下登三而大風一起光有四海坐享皇帝
 之貴處道勝而衆自歸矣然分獎推絕非非也漢人
 少絕非教也追羽固度非信也對三廣華非制也故
 之思平夫傳道傳道而傳之存德矣其所以
 布而供供道傳道以輝越將而子戶封侯周厚不
 別類例來條其習術足以冀舞一世而無事以
 上通漢世五帝三王
 下通漢世五帝三王
 以上減五下登三而大風一起光有四海坐享皇帝
 之貴處道勝而衆自歸矣然分獎推絕非非也漢人
 少絕非教也追羽固度非信也對三廣華非制也故
 之思平夫傳道傳道而傳之存德矣其所以
 布而供供道傳道以輝越將而子戶封侯周厚不
 別類例來條其習術足以冀舞一世而無事以

漢所以垂生之老最大金生使價之士漢臣願死亦
 以帝之名不絕他行不絕道教也道命相親安到必
 初蓋知太子仁弱呂氏特得爲宗社遠慮耳惠帝朝
 統內修規視外而宰相使實齊傳趙應勝教爲夫胡
 叔孫通之陳則臣爲病相國之封而心悅民有幸
 力田者舉之法有坊吏民有禮之族皆除之一
 是年公
 分王之定而女弟爲侯此又綱目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所未有者中原之虎爲呂氏美向專事外
 二年所未有者中原之虎爲呂氏美向專事外

<p>舉米處入衙平物交權北軍左袒則非其德者執劍而之乎文帝以高皇帝創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而之乎文帝以高皇帝創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p>	<p>修鉉除前解燒開妖吉之禁去放孽之令還千里之舉情百金之費盡遠遊之樂紀奇麗之路塞防</p>	<p>以化後宮無度地之元統</p>	<p>水旱有費易之詔舉費良方正求直言極</p>	<p>金之吏賜却坐之實蓋救被甲之慘德因經然而</p>
---	---	-------------------	-------------------------	----------------------------

<p>而心田野足野陸而口茅茨故禮樂之外無奇清</p>	<p>租之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煙火萬里方內</p>	<p>有安寧之慶禁固嚴湖司刑無鬼哭之庭德厚俾天</p>	<p>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克仁</p>	<p>子太風物而一德蓋天育其美故今總善政制並外</p>
----------------------------	-----------------------------	-----------------------------	-----------------------------	-----------------------------

是夜而枯木之青蒼其志既窮而窮征極討神仙

主木之事相繼是欲登投好之輩材男收之臣

其時俱資公孫弘以曲學用个少召以郎老用樂大

以神仙用文成以故鬼用衡索以征伐用卜式以

財用孫弘半以古和用張湯以解文用張湯以通使

而而紛紛創作呼號數人之手由是相如文學也

本乙如東萊山口廟不死起相梁發作承像無以

其生滋神於蓬萊觀形於海上作戲戲通天公

萬字云板于極林林以招來神仙之屬紀端於一

之概大城於神海神廟廟甲申則建來座開荷劫則

學子以記道用半
方見上卷之論
記此方一人之
學子以記道用半
方見上卷之論
記此方一人之
學子以記道用半
方見上卷之論
記此方一人之

有明地方三百里方
有見明地以百水

大城微善馬關建漢降伐昆明開水秋其始上

北邊服驛騎將軍三出師而昆即降其連而不解

運而不休天下皆半初枕枕始論操茲以從役使百

蛇去雲家之樂時聞馬而遠馳來施而北邊亦制又

延建侯伏空華前之王庭建之木皆不哭借以為威

以知美幸之者民而蝦國川血而山戰岸皮玳瑁不

足珍焉精竹杖不足貴弄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亮

以虛其雖法繁於秋茶利析於秋毫百姓皆彈其昆

之出竭其虛之入不足以填無窮之慾舉如虛額屋

有明地方三百里方
有見明地以百水
有明地方三百里方
有見明地以百水
有明地方三百里方
有見明地以百水

面而背風天受益與不可救藥乃作沈吟法道直指
 使香銀以搏擊天下好大而不進善功而功不
 成而文見之浮稿無微測矣且以鉤七官為堯母門
 不墮河堤之罔極而仰建賊亂父子至舉之祿京師
 流血傾川數萬悲憤於思子宮之作向非木心早臨
 輪車衡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何
 尺寸位雖然此一君之身雖志遠略則勇就性死
 之士充滿朝廷及千秋一息民重慶而超絕之傳
 教民耕樵民亦破其利進好味則事已大興使以如
 足之資而另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以君幸之應受命武帝會蕭惠而事三公九
 卿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元皇帝天子聖少帝之微延文景之事股肱
 漢國周氏疾去振發貧民除田租罷權貽可謂知時
 務之聖始元元十餘年間政由已出海外服服
 有比之阿衡周公然不獨官下卿佐而封介子奇
 功不無建諸將上官行詐帝年十四即能斷得使
 不致其害於天下
 以太后命立昌邑王王遊戲戲度日絕於天在位
 二十七日使者夢年數幾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不敢負社稷又幸太后命廢之而迎立公孫病已
 石立博生之瑞帝以同姓之嫌由及嗣而生豈度極
 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非生于深宮長於婦人者比故能熟知民瘼欲以一
耳目盡天下之視聽而輕重低昂皆所自出實之信
前之必招選茂異解最名實俱利史守相之官屢二
千石之選蕭梁以車以備銜進劉王以文章斷將相
則張趙丙魏治民則龔黃郭召是以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感信北方車千乘其計見效優於孝文帝思
廉廣之美稱開國形榮顯赫以著中興輔佐之數
者謂功光而世又謂其近於明作有功豈不信然
以刑律為刑召法律為詩甘肅甘肅而用刑
資許史紀趙蕭韓楊開三大堂卒為其禍之主且霍
氏專權祗許后而立其女顯而顯山之罪雖應棄滅
而氏之罪亦見如此

而尤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華比德於故宗
周官不無少愧又求金馬勇毅之神而思鳳之集凡
六見宣帝之好名姑為長粉飾太平之事云孝元多
材多藝少而好儒及即位實許崇臣選人為相秉食
民體官節制獸馬雖文景初政未有過者然率制文
帝行寬政而用實則如精石去
以成林亂之世而漢家英武成帝相史丹肯蒲伏諫
成帝

故得勝變與終終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五男同
 日封侯侯客四盛天戒可知而王氏一姓乘朱輪乘
 載者二十三人五侯備趙乘與王恩尤為趙志延臣
 沮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和復起於漢也
 希不能見形容影以彰新德而收獵於長楊關離走
 將軍孤伐尼挺身長夜漸履光耀使宿衛之士就干
 空宮其勝則既死無不可復生轉冷則情不
 再用則何影新知水沃石解屬朱失其心涼論
 後發熱燕享皇新君子曰古帝王非獨內德茂也
 亦有外戚助焉帝也兩失之應然我勝錄章啟若
 亦有不威助焉帝也兩失之應然我勝錄章啟若

於治也美補長命出自定與野行檢約裁育諸用能
 王代朝野政觀然所用多丁州之當能續續賊忠
 其權延見史氏以致其意而幸劉民之天下玩弄
 威宰之上顯失其權而加於後漢後漢建初而加幸
 其權延見史氏以致其意而幸劉民之天下玩弄
 威宰之上顯失其權而加於後漢後漢建初而加幸
 其權延見史氏以致其意而幸劉民之天下玩弄
 威宰之上顯失其權而加於後漢後漢建初而加幸

八國公使七月失

他立明堂辟雍而加九錫舉天下之衆但知助桀而

賈得獻瑞稱功頌德者自孔光而下四十八萬七千

五百七十二人謗說街巷曾不放一什禁色惡禁以

澤基下上利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焉之傳其畏焉

則飛入宮擇人而食必至之理也時唯餐蘭辭職而

去建朝推冠而進解劍棄家而隱趙龜恭志不嘗獨

計而龜卜一旦椒酒孔母藏所金漆白石丹書

帝受璽不用寸兵尺鐵而步趨宮中凌寶劍殿

上越嬰兒而火德灰大紫色屈辱你分間位罪成惡

然亡秦不若劉氏子孫故屈辱者十二萬人無復組

隨而劉氏子孫建義新時恭恭為漢家保之倡成

行是罪下以人

新莽錄

嗟乎詩人思召瑤獨笑新孽勝之大義歸然公抑之
就就徒爾王田水非決其如林鰲魚不咽潮臺之首
爭傳矣豈不令守冥山川漢服一快其心耶

提錄法原旁註

古虞新 充起湖原本

魏得錢 又解卷正解

東漢

夫以漢明移新那金刀起歷載三六更始解脫官

臨廣天下蟬動民之詠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以孝

景之積自謂劉秀當為天子而與兵白水發跡登殿

三

人應其德神聖虎以捕不道若工既除絕於旬始

三

因難而復官威復現於今日是時公卿將終

三

益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親臨平伍候堅執於時

三

封其長蛇之間一時舉龍附鳳之舉威能感合

三

有枚策之聖而有夜遊之禁遊有折衝千里之

三

有枚策之聖而有夜遊之禁遊有折衝千里之



有願借一年之冠御王帝心如金石湯恩猶父子

耿介為北道主人高繼則夫策東向和劉伏淵

忠師以其規矩死於復城攻叩耶而耶授首命

與而盆子歸降擊銅馬而開西投死矣吳漢而江

悉平遊耿介而張步窮款征龍西而阻穴破成巴

三

而公孫憤以辱未歸於洛陽討賊聖於承那

三

於於勝天戈所指東南掃日日月所照皆為臣

三

且欲解大皮同符萬里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

三

術之音朝賜士馬為最事舉賢士側席南人

三

色嚴光茅土功茂孔有以車車見賞那揮以拒開

三

恩喜長者之劉見賜張系之誼宜而乃閉玉關

三

[illegible]

<p>以陳寵為廷尉仁恕見矣除民之租稅慈惠普矣勿受遠國之珍羞不以滋味為德矣迹其所施蓋亦慈</p>	<p>倫之君也故君子謂其慈孝昭過於章帝而不過</p>	<p>光武之失追尊梁氏尤為恩義兩得所恨者沐恩之</p>	<p>舉謀於鄭眾而勾盾令封侯常侍亡漢之階似</p>	<p>子拒虎而進狼耳</p>	<p>乃以清河王子祐入承大統車外戚家聞皆輕三公</p>	<p>仲長統以此獨當昌高時帝年垂三十而將以房閭</p>	<p>斷天下事不忍罪手抑康以后族之親應臨前位</p>	<p>根幾於殞幸嗣世為是抵罪故論者以災變迭形皆</p>
---	----------------------------	-----------------------------	---------------------------	----------------	-----------------------------	-----------------------------	----------------------------	-----------------------------

<p>為女主當陽之故雖錄因謝雨亦失當於天心哉然</p>	<p>太后既崩而山崩地震水竭日食之變曾不少減可</p>	<p>以惕然省已而乃會補遺嗣降恩乳幸賜身重子執</p>	<p>稱持衡活朕駢視官除疾黑白混消天下喧嘩帝</p>	<p>之多不德如此欲以彈反靖亂尚可獨希於時至行</p>	<p>不至徒屈屈於前職封班固於爵中當獨四孔</p>	<p>子雖親夕陽帝亦告終於美矣嗣后發掘大機安立</p>	<p>有攝天厲其東北鄉時祖孫程等迎立故太子濟陰</p>	<p>王是為順帝帝賜顯遵太后而備後於十九侯又尊</p>
-----------------------------	-----------------------------	-----------------------------	----------------------------	-----------------------------	---------------------------	-----------------------------	-----------------------------	-----------------------------

卿多飲杜撫奏至相謂曰白玉不可為容家多厚福
此其時政為何如然朝太后却真珠起太半并楊
而撫沈拔拔虞淵而任周東以好勝如帝而善政可
紀有如此其始儲中之校役者雖法與不至而楚英
始微而迎李固之徒復又成事不能放漢許之漢冲
帝二歲后臨朝委任李固庶幾可望治平至黃帝
立而威恩將軍材於前道玄黃改色馬鹿易形
而帝以解游矣使固於是時與諸太后出御前成
舉向食可以立得罪人顧乃伏足號哭聯書示戒
命於賊何故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諸王死生仕意
氣凶凶橫行不就德比周公食驢比師馬禮儀止

道何甲第比衛光紆青袍紫朱丹其被剪戒禮恩榮
龍興二為天下貴門漢世外賦之駟未有若是者時
惟漢度一叱羽林奪劍若帝能顯明其罪與衆棄之
則不出中尉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五侯七貴約重
於虎賁豺狼孔於春間是猶解酲當以酒也由是左
於虎賁豺狼孔於春間是猶解酲當以酒也由是左
天子生丁是時賜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

二哀之兒從而召難致頭顱斷地天子輒輒遠風而
 寒約益而焚林之符也前中以應報為情則
 制之勢北邙來迎致行專制廣弘農立陳留何何
 辭中祭陳留用名賢欲始相政以收東望然難
 一火帝用而遷竟其大臣亦其自姓繼其天子悲
 心獨怕嗚世越才弗幾免於坐中之嘆而誠紀
 亦並權於逆黨之內故雖市權府終焉州郡幅
 於荆土孫權虎踞於江東之北河北東市

是迎駕惟到成守道幕名以未能清雪國耻為
 遂奔以自絕誠平漢之名宗子也既而備祀
 史切有楊米李樂統臣唐依轉迎於功勞恐不召
 操操服於許都一人尺土帝無然焉亦以元明之
 以今諸侯伏后爵奉禮制皇子致貴人因亂休
 猶天衡為最隆除忠孝善是諸事之通而
 之也金剛之與耿紀兒兒憤致計豈得已哉
 曹車帝兒兒仲炎炎之室其使將頗夢秀之歌又
 其子先正云赤帝子火燒四百年天賦其熱消滅而

[illegible]

知恩有孝而翻然彌明不可得制仇讎之二十五更
 改物世濟其內於是同人鬼之謀建易位兼有復
 祖業編任孫惟終非好相繼借州索州州奔荆州
 荆州州以通代家章義義關侯陳其所可視而使
 後孝之役又為年少學生所折辱也意高祖山漢中
 天下天下而雄位漢中帝帝新白帝
 子以開許郡入白帝城以北孤豈非天耶雲托孤
 之隆君臣肝膽相照而粉飾教育竹可師法則知元
 德天委既高克已亦力其從德陳元方應成遊
 帝告辭至弘益多次孔明朗讀後歸躬躬力右揚
 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以抗西入下十分之九其

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治以大德不以小惠
 報君之體求將告之益辨純簡之博雅方正之智
 術胡公現托智忠惟納竭忠思良規飲然哀已終
 錄名實使倖倖而却親廷之司美勝智而納委維之
 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迎駕城池禮義于
 不低其武今年並西新明年也
 年徵戰圖又明年文武勝於平久駐而後不取及
 繼繼而居民無所苦用是土雖從國以勤食民
 案兵以節制入不毛而五苑七林奉天討而祁山
 六出功基三分名成八陣牛馬倒奇扣能國十司
 蛇長之如虎甘受巾幗之道君子方幸長庚之照一

方而天不相與中骨只一
 足盛通時之不然非其意之不下也嗟乎孔明
 暮才而失於斯則則非滅韓之可及也而思謝楊
 願則死又哀之惟其用心下而勸成明故能使學立
 垂流乎平致死先儒謂為王者之佐伊呂之儔信然
 但得偏與足傲野小人故華華果樹道向之徒
 以善其後漸成山嶺拔萃茂林誠悟過人功名似可
 相比然文粹以肆赦而致孟尤之責以洗愛而道畢
 來之內雖野戰無修不為可人不若公侯漢楊侯之
 前照容湯賦之愛心無道三而有休休之度也尤
 之代昭昭焉終歸白雲八才指道而見益關主以

好開并柄祿實有惠德焉然其技制委維欲保國治
 民謀守社稷猶為知彼知已及謂得行其志無承相
 之任略瑣焚結時勢商韓朝元成中原九伐智不
 出敏而力少於遂故相時若作仇國論以諷之愚以
 是舉臣原步進 卷三
 胡伯約伐魏之舉雖幾寸退尺而志嚴計賊雖
 乘後道之隔為路甚足而毀大功移也漢書退屯樂
 奇樂敵入下是相之天計使敵聽其防邊陽安分襄
 陰平之請雖魏師未必坐縛猶可自固而信昭雅
 俾師會退漢中而斷食花師又趣甘泉入於平諸生
 舉本六舉庸蜀電報 關劉禪降於蜀是矣亦情

其族都隨問去此開樂不思蜀悲夫雖有殺生
 其能存亡國哉雖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兄孔明之
 有子成都之將子死於父信昭烈之有孫敗芳株於
 後統高聲號於汗青漫離亡宗廟有生氣也合而官
 之而祖以今大平漢光武以日天中興先王以孤寡
 之而祖以今大平漢光武以日天中興先王以孤寡
 之而祖以今大平漢光武以日天中興先王以孤寡

卷三

五

分國皆能起而於淵海為深於丘山以創造帝王之
 業子孫以帝王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所以然
 者皆以母后宮戚強臣之故有人下者其思履布之
 漸陰雨之愆以趨炎炎之勢於炎榮之始云

附三四

曹魏

魏接漢統雖所自陳留王城蜀之年而其莫漢實自
 操始操略不出出為歸元何而所而具其始乎自統
 於東郡收精銳於青州鮑信亡命相問為謀上欲舉
 義兵以誅暴亂本天子以今不臣賊叛故臣布
 李丁建陽人

卷三

五

舉國軍境投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操之為人固可
 見矣及乘三大之勢被十勝之成本則東還政由已
 出冀曹雖雖勢不久卒官漢東陽相攻不解平使本
 初魏臣公孫野氏劉璋臥地張超身亡陳宮始謀受
 命始起因辭而獲魏志其死作之性叱咤風生指顧
 電掣用軍行師變化若神吳敵到陣意思友開法一

文帝下詔
之計也。不然孫氏稱臣，臣臣辭進，何進以西伯自比，
故不以孫貴，而得嗣立，僭號廢主，羅好文學，皆
作皇覽，下作威章，議論皆仰，強備忠義，于時蜀漢北
伐，徐氏爭強，乃以武功誇示四方，使曹仁攻滿，須
別將關江陵中洲之義，為朱桓所誘，帝雖勵士，毀肉
終無功，後雖再舉，舟師臨江，視兵而嘆，天限南北，
始思假兵息民，嘆曹氏無制，史著之引，稱以魏
孫為太尉，而納高柔，三公廷論，博出事情之疏，立九
品官人之法，諸后家不得輔政，規模似有可取者，獨
假受禪之名，以文飾其惡，已為萬世名教罪人，至後
鮑助而欲令十星同穴，不己屈乎，明帝法好，好

有不忍殺虎之惡，及卽位，劉勝以為奉章漢武之傷
侵軼大臣，開容兵在，既處士，經浮為，行師川聚，論決
大事，謀臣將相，凝其英略，乃立曉諭，置律博士，立
郎史，考課法，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東河求胡，優
文各，漢君人之量偉矣，惜德政不脩，而使四聰八達
三傑合為連群，互相義，土木盛興，作洛陽宮，舞
人起土山，忽王，基舟水之喻，而趨東野之樂，致石渴
大權備據，不能固維城之基，此高帝隆所為慮，防於
廣城，而陳矯持疑於社稷之臣也，曹王以兵士人
氣，受遺於明，明又請廣屯田，曹則勸身同姓，而

孫吳

吳之割據自孫堅來兵江東討許生破張角誅區星

勇智剛猛常時賊及觀其雄姿其
合兵實術不許和親爪都陸
平突發掘可謂壯矣

其後爲善不終受術所使以擊劍表不死於勤王而

死於賊無惜哉。然以孱然童子有復讐之志。提一

江東縣界其間而銅縣走石會稽王
主孫策相和孫權除有假討太史儔於南

有難辨乎斯廟來從國地千里智星經世學故說迎

乃盡力曾在公廩裏一旦忤意而欲除之其母氏有

其之以世傳果如斯乎
張氏曰杜牧州縣尉時有言者謂物各有主
始無主人者石也唯石之於人最無用故棄之

且略已攝權權父兄之烈愛衆結歡而使治休陳任

[illegible][illegible]

以養生其他如蘆薈苦枳實甘草安胎諸藥皆江東

[illegible]

其可修至大者。○**周**周之吳王聖已受顯休。咸是之聞有人。將升久矣。○**周**周之吳王聖已受顯休。咸是之聞有人。將升久矣。○**周**周之吳王聖已受顯休。咸是之聞有人。將升久矣。

下人者也。且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時上用命，鉗山

卷之四

制於人今年臣蒙受命領州牧明年降還受封爲其
主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於不
義先備所謂見義不明精與決賊者也雖曰生子當
知而道遠津之兩所羣下雲集對質齊而則必
周助之詐降親也宋和靖所割休以乘勝大舉滅其
世一時者阻於通議而便有石亭之勝當期兵建特
保障年耳安能恃勇助兵俾速得志以濟國事且
得敗元使歸江岸守旅惟片表示通和而免制於
從武昌官材足以修邊防抄襲隣友以博子豈而東
官得多士之助爲有合若人之虞若便顧棄之在生
全策也

恩正人矣處鈞臺而生樂荒流而矣思天下太平二
主分治又益滿而考議矣白開於新恒良便而正說
藩臣不使擅秩有差二官勢敵致令金帛私出以
策利始以朝議而殺君親繼以直而欲立亮延信
女處而慶和殺朝以及宋孫夫豈助燕之遺義亮以
道術之資之貴而之元通乘輿不誤牛馬之
此外奉獻而歸至於東魏不克治東魏而
生死於因刃始始政而合解東魏黃門至左
右爲按察使果食謀謀臣繼繼國爾王休
非絲不立許復收國首加誅討以似保自諸使李
以宿仇恩任用與布顧不能拔進野才收終易境

雖向辭新學何救亂亡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
子之誦薄矣是時魏已滅蜀故張悌嘆曰彼之得志
我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蜀侯
亮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孔明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孔明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孔明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孔明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孔明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孔明之憂也而烏程侯瞻天性固頑不修德政雖隆凱
竭心公家數陳社稷之憂勸陸抗撫枕忘食條陳守
國之時宜反以切直見亮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會不
屬意而從都武昌驕慢處深於榮利以談論勝已
提議法勝安

知顧者張悌可不謂烈丈夫哉嗚呼詩不云乎明知
蜀破即吳亡則峙相持勢久長向使吳蜀二君果如
鄧芝修好之古則魏之為魏腹背受敵方自支吾不
暇又安能以併吳蜀哉惜乎吳人計不出此而蜀漢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獲得荊州而孫
權即將關羽其後魏師入蜀告急於吳吳之援兵併
提議法勝安

提錄法原旁註卷四

古虞顧 走避瀛原本

魏籍錢 吳雅泰重輯

西晉

方操之碑誌爲文學操也始陽疾而難終吳感而

就一念所存已非顧爲西氏臣者及其壽盡軍回

奇謀屢中移公孫於百日擒孟適於盈旬自以兵

提錄法原旁註卷四

勤若神謀無再計受遺二主佐命三朝平乘馳精

氣作溫涼肅寒厥孤恣行誅戮疾何憂後王愛勤

楚王彪幽置諸曹於郡督制之威同於拜朝加以

子如狼孫如虎案指曹鼎垂誕三世備其翼路以

逞廢立之私碑書有金而炎遂事皇極焉

武帝字弘明達并謀卽位之初稱仁儉而朝青

武帝

提錄法原旁註卷四

麻火煙頭而焚鉤續得君子作法於涼之意而居喪

逐服能不易情於所天悼重親省役并官頗好簡

言留心範納劉毅呈南以貢直見容納鄉許奇雖仇

警不棄以傅元爲諫官而臺閣生風知鄧艾之被免

而孫明拜爵錄用漢臣子孫除宗室禁錮往往有可

提錄法原旁註卷四

觀君乃命師建業孫氏奉土愛申爲謀仁見道繼至

有天下無窮人之謠當三國干戈燭爇之餘而能遇

前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蓋亦有明主之風也然

孫皓之座方設而恩威之氣隨形幸天下之既亡而

秦州郡之備悉卒車之選樂而讓三楊之專親賢遠

出海關官錢盡入私室述其所爲直漢之相璽矣是

時竹林隱逸之賢微服遊物一無用情雖山濤劾事
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嘗與之召却晉武之婚
嵇康情弄生之道絕選部之舉皆為名教所係不遇
託飲自全然司徒會同於牙位吏部請奪於職職傳
臣怙寵於金穴即官裁當於珊瑚藥禮法如土覆視
晉之雄率耳乃難初取難於晉之雄率耳乃難初取
解部事位納死太子是王之王之
深情其其大實者難處以內地江江
不行之是以日食三朝天垂大異災變傳至不紀
晉開創大業而未得建國意不惟社稷至計何相

已發其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已發帝嗣之親實
如初受遺非人不克負荷已占此座之可惜而南風
烈烈此難復唱太子殺太子致流播精神帝
秘羅金璫正法而帝位傾移八王並興自相齟齬此
所以有銅雀之嘆而張翰起草萊之思也古曰
五侯七貴不能此之謂司馬家兄亡國之期夫何以
了宋亦乎食餅身絕太早雖立廟東海無幾幾復
見武帝之世而東海尋權流民作亂五部之屬以食
悍之性快情忘之稍候雲飛便驅舟橫遊西北劉

<p>犯我洛陽以執天子賈疋索繚謀復晉室迎秦王業</p> <p>為惡帝廟虛名於奔播之後事多草創雖未掃梓</p> <p>宮未迎而長安胡馬弄嘶已繼懷帝而行酒濯庭矣</p>	<p>之厄江河頓與千里無煙火之虞懷之可恨敗之</p> <p>之禍本於夕陽平之一言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淚然</p> <p>耳伯斯言也賈充初勸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誦手</p>	<p>之禍本於夕陽平之一言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淚然</p> <p>耳伯斯言也賈充初勸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誦手</p> <p>之禍本於夕陽平之一言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淚然</p>
--	---	--

<p>元帝</p> <p>百有千餘萬</p> <p>百六通永帝之進位晉王白馬之後繼以橫手為白</p>	<p>服天子以江沱杯水沃強敵車薪中外皇皇一時同</p> <p>沸幸而劉大運刀元亮等老成未謝顧先賢亮先</p> <p>事以服威勉以為耳目股肱心膂則所以生轉劉果</p>	<p>之禍本於夕陽平之一言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淚然</p> <p>耳伯斯言也賈充初勸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誦手</p> <p>之禍本於夕陽平之一言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淚然</p>
--	--	--

手覆及謀越仍頭不判親長威儀辭舉堪堪主領能
 今喜越而廢東漢立晉稱易若折枝六十之更舉動
 如此不其最與萬年乎簡文紀獻之張惠帝之流授
 然守位常懼廢斥難清談空無足稱者然帝之不
 豫彪之得進其謀受庸居微溫不則望而志武之立
 也相繼來朝王坦之並流汗沾衣倒持手板獨謝安
 有憂河復為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
 之京官皆危百官皆投憂恨本者有左丘之憂矣安
 有憂河復為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
 之京官皆危百官皆投憂恨本者有左丘之憂矣安
 有憂河復為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
 之京官皆危百官皆投憂恨本者有左丘之憂矣安

石公以文雅之才廟堂之壯處分已定又得宋平反
 開初度革遂師一聞之兵走傾國之盛而三十年所
 堅敗江湖漫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動則則司馬昭明
 為符氏之尚書僕始未可知也宋觀方旋驕氣漸面
 含道適子以辛始當典之重朝綱不撥恩威不立
 拜校之樂初非天官暫刑之貨自走雁門毒厥年茲
 惡良廉府好家居幾見為傳填穴內應遂獲建洋
 展諸儒孔廟厥人不報詳一醉於樂朝燕千佛於長
 夜杯滿轉長星而戲言脫口而解球克古云貶酒
 包所以無污彈壓斥辱所以止亂何不少量哉矣帝
 不辨京嶺口不能言內實王第當附道子李伯典
 以爲其士其二
 不辨京嶺口不能言內實王第當附道子李伯典
 以爲其士其二

附五朝十六國

前趙

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稜之後魏武分其衆爲五部

度之內地種額素目左賢王和日南漢胡同姓劉

氏子淵英武超世嘗服龍座無武絳灌無文於是

學兼武事進而侍子渾淖貽禍全嘉倡謀樹機能

之先見劉宣又思復呼韓邪之舊兼河馬骨肉相

錢假太弟冠軍之號運權左國亮有河汾連自稱

大單于仰漢王位建是之東幅輳之欲爲漢高

親武乃臣石勒王彌道劉曜寇太原奔降寇西河

於時賈渾有不事二姓之忠妻宗有不更二天之

之助宋皇南涼州之趙更深矣晉武既怒齊王休

之先見劉宣又思復呼韓邪之舊兼河馬骨肉相

錢假太弟冠軍之號運權左國亮有河汾連自稱

大單于仰漢王位建是之東幅輳之欲爲漢高

親武乃臣石勒王彌道劉曜寇太原奔降寇西河

於時賈渾有不事二姓之忠妻宗有不更二天之

之助宋皇南涼州之趙更深矣晉武既怒齊王休

之先見劉宣又思復呼韓邪之舊兼河馬骨肉相

錢假太弟冠軍之號運權左國亮有河汾連自稱

大單于仰漢王位建是之東幅輳之欲爲漢高

親武乃臣石勒王彌道劉曜寇太原奔降寇西河

於時賈渾有不事二姓之忠妻宗有不更二天之

之助宋皇南涼州之趙更深矣晉武既怒齊王休

之先見劉宣又思復呼韓邪之舊兼河馬骨肉相

錢假太弟冠軍之號運權左國亮有河汾連自稱

大單于仰漢王位建是之東幅輳之欲爲漢高

親武乃臣石勒王彌道劉曜寇太原奔降寇西河

劉聰

烈劉且指稱天道收華師其無何突卒和嗣楚王

聰弒和自立親有大器逞其兵力遂服兩都執好

二帝汗染神樹燭逐上天專行無道前蓋斯百靈

業而二十千遺爲灰燼身死末幾新學弒其子

樂而代之以乃居其族傳其屍禍及父骨火延來

廟天之禍之亦其其見可畏夫始安王

氏錢兼會助魏亂中華亦能離赤自義而近

新學之繼即位索建興師討賊逆黨名徒都

安文圖文趙納德相也之徒而從即明夜奔清

役楊戈胤反則陳安投自按甲西河則製茂稱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非戎種之雄俊乎及乘高旅之捷以圖金甌一

<p>而朕生為後漢雖其難易取爾然遊其國處天其舍諸三世二十有六載而石勒取之</p>	<p>後趙</p>	<p>石勒</p>	<p>趙王遣有秦風之地版廣刀削八牙孔長呼喚趙為石侯以徐光為歸重於是東擒初勝北取王沒西擒劉琨北舉范張斬版安邊結好祖暹慕容天不下仇李陽乃轉殺劉曜徙有中隔裝冠帶開車吟吟歌納款絕城承風當自此而尤不效曹孟德</p>
--	-----------	-----------	--

<p>司馬仲達所為每以意為古今得失然其來修好也吾愛其帶見江左有振起之意而其殊祖約也</p>	<p>并棄其族亦足明其有討叛之心故劉琨得其</p>	<p>主則益義兵附趙則為賊矣殆亦一時之凶莽肉未及寒孝子不保石虎以悍戾之姿濟食較志自朝居無誠意</p>	<p>此平方且比其臣於魏比欲令射殺趙后及父子相殘兄弟交誼填葬未生家為屠肆子世嗣位其兄建斌而奪之石聖殺趙而自立地年武興公闕又叔鑒而自立改國號魏殺虎三十八條盡滅石氏而復姓冉稱魏族其天道夫石勒之借凡二</p>
---	---------------------------	--	---

十二年為冉閔所取而并於慕容儼焉

前燕

鮮卑慕容廆屬晉室版蕩建武興使之初創段皞

盟其期嚴藏龍蟠從高湖之域同時勦進既而受

牧平州取遼東使張駿獻投萬里歸誠其可南陽

慕容廆房舍產

忠王建者矣又制教者應陛下以惠對前勞修政

其能復以贊國事希農重穀株馬屬兵以範敵家

故能慨秦一方創基累世嗣子就體貌非常暗著

天表多權略喜經術條已成之奇乘土房之會展

珍強敵石虎畏懼開境三千增戶十萬乃使劉劭

來晉求大將軍燕王章璽雖鎮軍心存本朝不吝

慕容

得遷改元徙都於鄒固石內亂乘隙長驅遂走王

午服張平敗良能擒冉閔威聲所至甚於破竹而

幽并齊齊略定矣追仙幸鼎立朝廷食調中原可

圓獨桓溫曰慕容恪尚在安方大耳未幾格果與

垂共陷洛陽而將軍沈勁殺死以潘父屍然其內

修國事慕士愛民外開封疆成行降國格之為政

有足稱者故曹浩比之霍光而王猛亦嘆其為古

之遺愛也及太傅兩官劉主賄臣昏濁貪利導

致燕政無綱百官失德怨太原賜殺之言而使晉

崩之亞無罪見疑窮困歸秦秦人愈以無忌日聞

子增知觀成事可觀
之機濟借以風雲不
可復制不加甲兵之
堅日吾方收領英神
奈何覆之乃以垂成
寇米將軍

麻聖

軍旅聚相陳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固知郡必亡矣乃懈恃初朔之援與蘇結奸始而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郡梁竟使郡將微說國突既而石越聘燕高恭讓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其觀釐和既不久又許路虎半而丹之於是王程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長驅固郡執駟及胡併是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而四主五十二年之憂竟藏於符璽之乎雖盡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曰太史黃泓之言合諸中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地覆三人同謂則就離亡而未絕也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後燕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慕容垂文武兼資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初同太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宰奉洛陽之捷後追相祖辰東已之功威名大震
唐大業中東皇則其深以爲憂雖云福能任燕

柳王雖暫其失時
今余其明鑑已得
隱居之所願定司
乘使者至齊來今
雖乃命感其誠今
其臣而謝出之今
王聖而秀之今
知我今余子也
退公山自學良不
遇之而後不重上
人之處亦是以少
所遇矣風氏自不
肯官卑在車自失
以觀其日華池
乎之也

[illegible]

<p>湯武</p> <p>熙立高雲，蘇拔雲自立至弟弘相簿於魏而逃還其節使合二十八年，魏伐之，弘奔高麗焉。</p>	<p>而泰</p> <p>零陽蒲洪人，侯也。初為趙銀兩中，見疑於石閭，徘徊初頭而泰，鄉流民共推為主，行虎踞中原之志。</p>	<p>苻健</p> <p>穆帝時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氏，為麻秋所弑。子健襲業，以民心思將遣使欲提進，猶大魏取關中并</p>	<p>苻生</p> <p>永而健亦通苻生三年五服，釀酒多殺苻堅，威</p>	<p>苻堅</p> <p>主殺兄，殺承偽，以呂纂為舉主，猛於布衣，君</p>
--	--	--	---------------------------------------	--

<p>臣越合白比元德之有孔明一歲五遷權傾中外</p> <p>魏不能殺，魏威不敢如仇勝席數謝，則斥</p> <p>實特進英世與平則所英世委任之深莫與為匹</p> <p>猛乃俯舉善政，竭忠侍勇，兵強國富，垂及昇平，又</p> <p>有苻融以鐵腕經綸，權辭以政直進規，蓋抑張</p>	<p>五胡之舉未有若斯者也。奈何群臣方止馬而作</p> <p>之，乃停休，未幾，一日而朝者六十三</p> <p>以唐虞為法，平無定，時代存，原集，有中</p>	<p>反者懷食慾無厭之心，忘景略臨終之戒，無百</p> <p>之師長，聚寇，復明，知，相，相，正，其，人，而，教，又，</p>
--	---	---

天不假年一六
長江之險泉陳不繼斷自已心自以養兵三十年

長江之險泉陳不繼斷自已心自以養兵三十年

一旦驅之南下欲併吞吳會雖於綠野之流終致

昆陽之敗成敗設符融扣舉不暇月間竟得

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猶言歲暮出奔五將而頭

繼於統其之手矣論者食符堅寵信亮與鮮卑及

應而不得其意主以救東亡不知符堅以

舉兵取國王猛又以商君治國外強中乾是以一

服而不復反符堅承亂自立時即屢可謂天之

所養人不能支持以集難放之兵國死休之志

泉陳不敵難以立功而毛氏養師懷悅有足悲者

未幾登見滅於魏集會兵於陽定以擊西秦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後秦

後秦

亂歸所殺而符氏六主四十三載之業以亡

後秦 西秦

姚弋仲以西羌而師立於二石之例以舉直勇

若固有向華之心因得其苦艾豈非忠信之福耶

長子與材雖有殊策之風過而不改其意

秦本命池夫長壽壽彭司馬使符健使來輕

奔相北鳴城中原進屯其地自加四不知兄而

奔相片長又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危而救堅及后

捷亦甚不仁矣魏亮見魏助敵居喪過期而

你車賢任才爪甲甲命北狄俗燕南藩為劉京夏

請來原不降服是以帝尊年豐遠安邇悅然好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符堅

李穀

北涼

沮渠

李

李

李

李

李

李穀字元振，京兆長安人。少為州府主簿，有能名。唐高祖時，穀為京兆尹，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穀以京兆尹之職，知京兆尹之政。

李

李實附柔然被政總而入於元魏焉凡此十六國

者迭興迭滅各在其境自明以除未聞中國能滅

亡之而能有之也獨恒溫之滅蜀及劉裕之伐南

燕平後秦三事並無人意然終不能混一中原實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有於此每為太息

史 33-77

提錄法原考註卷五日錄

觀聖錄 吳曉齋直輯

南北朝紀年

○宋

高祖武皇帝 三年庚申

永初

景陽王 一年

景平

太祖文皇帝 三十年甲子至癸巳

元嘉

世祖孝皇帝 十一年甲午至庚辰

孝建 三年大明八年

廢帝 一年

景和 八年

太宗明皇帝 八年乙巳至壬子

泰始 七年

景悟王 五年癸丑至丁巳

元徽

順帝 三年丁巳至己未

昇明 三年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

太祖高帝 四年己未至壬戌

建元 元年甲辰至三年

世祖武皇帝 十一年癸酉至辛酉

承明

廢帝 元年甲戌至七年

廢 元年乙未至七年

廢 元年乙未至七年

延興 元年甲辰至十月止

高宗明帝 五年甲戌至戊寅

建武 四年癸卯至元年十月以後承太一

東昏侯 元年己卯至庚辰

承元

和帝 二年甲辰至壬午

中興 二年甲辰至元年

右齊七主合二十六年

○梁

高祖武帝 四十八年壬午至壬午

天監 十八年乙未至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

大同 十一年中大通二年中大通三年

太宗簡文帝 二年庚午至壬午

大寶

世祖孝元帝 三年壬午至甲戌

敬帝三年乙亥		紹泰一太平二		右梁四王合五十六年		○陳		高祖武帝三年丁巳		永定		世祖文帝七年庚辰		天嘉六年庚一		廢帝臨海王二年丁亥		光大		高祖宣帝三年乙巳		大建		後會長樂王六年癸卯		至德三年癸卯		石梁五王合三十三年		隋光武王		○元魏		太祖道武帝		在位		在位		在位		在位		太宗明皇帝十五年	
承聖三年乙亥		紹泰一太平二		右梁四王合五十六年		○陳		高祖武帝三年丁巳		永定		世祖文帝七年庚辰		天嘉六年庚一		廢帝臨海王二年丁亥		光大		高祖宣帝三年乙巳		大建		後會長樂王六年癸卯		至德三年癸卯		石梁五王合三十三年		隋光武王		○元魏		太祖道武帝		在位		在位		在位		在位		太宗明皇帝十五年	

承聖三年乙亥		紹泰一太平二		右梁四王合五十六年		○陳		高祖武帝三年丁巳		永定		世祖文帝七年庚辰		天嘉六年庚一		廢帝臨海王二年丁亥		光大		高祖宣帝三年乙巳		大建		後會長樂王六年癸卯		至德三年癸卯		石梁五王合三十三年		隋光武王		○元魏		太祖道武帝		在位		在位		在位		太宗明皇帝十五年	
承聖三年乙亥		紹泰一太平二		右梁四王合五十六年		○陳		高祖武帝三年丁巳		永定		世祖文帝七年庚辰		天嘉六年庚一		廢帝臨海王二年丁亥		光大		高祖宣帝三年乙巳		大建		後會長樂王六年癸卯		至德三年癸卯		石梁五王合三十三年		隋光武王		○元魏		太祖道武帝		在位		在位		在位		太宗明皇帝十五年	

<p>孝武帝</p>	<p>承獻</p>	<p>○東魏 起甲寅年 天于元年 止戊午年 武定八年 至○九十七年</p>	<p>孝靜帝</p>	<p>○西魏 起甲寅年 興和年 武定八年 天于元年 止戊午年 大統三年 武成元年 至○九十七年</p>	<p>文帝</p>	<p>大統</p>	<p>廢帝</p>	<p>孝文帝</p>	<p>宣武帝</p>	<p>孝文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p>宣武帝</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後主</p>	<p>天統</p>	<p>右北平王 合二十七年</p>	<p>○後周</p>	<p>孝文帝</p>	<p>世宗</p>	<p>武成</p>	<p>高祖</p>	<p>宣帝</p>	<p>大統</p>	<p>靜帝</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p>大統</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楚漢法原考注卷五

古虞顓 充趙漢原本

魏世錢 吳陳漢書料

南北朝

南朝自晉及宋傳齊梁陳居江左○北朝自晉遷

拓跋珪處代王後拓跋珪建國為元魏繼十六

邦強梗之餘拓地數千里自淮以北悉其所有凡

十二世後分為東魏西魏高齊高梁高洋高思

義為北齊宇文泰至宇文泰以西魏為後周後周

宇文泰為北齊宇文泰至宇文泰以西魏為後周後周

劉宋

劉宋廢元王袁竹林為臥見龍於齊堂代茲
新漢成建世林獨集丁祖統之亂者其以布衣生



擒殺天子以捕伊洛管本國設軍營於秦之心於什
華夏之氣出國之屬未有過於此時者惜乎席不暇
煖舉千里之奉付之嬰刃引兵越遠志在秦屬一舉
足而赫連氏雖入關平不復見中原之定有漢者
深為嘆悼已然其取國以來清簡森嚴正有度德

之亦足為一代良主耶則行無難事分於王

國之一夫而必殺死之口沫半伐則亦也為天下之

昔暴夫故身投朱鼎而二子不得其死為世入禁而

六王不得再終古曰心腹康國此之謂也

六王

身處廣文帝以書文景以上人地大率起臨
 治重民命也優寺有禁乎知節也詳錄海鏡子集錄
 也修孔子廟崇尚文也優義本而示讓饒苦誠義
 而勉以寬仁立同學而令出大宗以巾幗侍講百官
 久於其職守卒以六非為旤所以三十年間四境之
 內戶口蕃息歸附南土教澤漸廣雖歷朝未
 明而天下安歸君子謂元祐之治冠江左信矣故一
 勝武功則有宗慈之無子非弟而長長則有義
 弟丹欲渡而沈璣歸功柳元昇之偏裨破敵而仁姪
 先鋒皆足多者若陶淵明晉金人而黨運放子房之
 不不免罪重杜却以帝堯屬而范滂為國先所
 身處廣文帝以書文景以上人地大率起臨
 治重民命也優寺有禁乎知節也詳錄海鏡子集錄
 也修孔子廟崇尚文也優義本而示讓饒苦誠義
 而勉以寬仁立同學而令出大宗以巾幗侍講百官
 久於其職守卒以六非為旤所以三十年間四境之
 內戶口蕃息歸附南土教澤漸廣雖歷朝未
 明而天下安歸君子謂元祐之治冠江左信矣故一
 勝武功則有宗慈之無子非弟而長長則有義
 弟丹欲渡而沈璣歸功柳元昇之偏裨破敵而仁姪
 先鋒皆足多者若陶淵明晉金人而黨運放子房之
 不不免罪重杜却以帝堯屬而范滂為國先所

以伏陳然黑灰克位五臣奏輔政使河內以
 獲境到春之失利而返由王仲德知難不屈而萬里
 長城若植道濟者又先以威多腹身噫惟道不視賴
 彼歐陽宋韓特一迎濟而道濟矣乃謀諸白面之
 書生不足懼之異乎第所謂將步千里而殺賊賊
 生靈塗炭者之禍人飲馬天江飲六州然
 生靈塗炭者之禍人飲馬天江飲六州然
 終叶植道濟者在世世世屬幸此取雄夫晚年主相
 勢分伐伐德微已失兄弟之歡而游於慈愛不忍
 陷於建立之隙充使生庶夫取笑于載到初之
 但能裁損不能裁足之故也國家此禍關開未祖之

<p>之發乎臂與武皮王合謀計而兵入牙下逆</p>	<p>依族率武印位新卒米幾而般南平殺武昌由是而</p>	<p>我官及於江州竟反於庾亮庾亮反於襄陽骨肉</p>	<p>縱橫朝廷是愛執非來主之不德有以致之甚焉</p>	<p>而英志猶新成食部田舍翁傲者之德則錦宮主</p>	<p>之權任三十萬軍備之定命益無所也直一見</p>	<p>其即與宋龍其何則也抑宋則注哥作色蓋</p>	<p>而行矣不免遂亂繼行早益茶故天雖其行而以</p>	<p>子康繼海法師克惡性生受置爾與宗已知家因</p>	<p></p>
--------------------------	-----------------------------	----------------------------	----------------------------	----------------------------	---------------------------	--------------------------	----------------------------	----------------------------	---------

<p>之賜而獲德門人倫道蓋剪其宗室心如虎然以</p>	<p>微假作氣勢以於處作威權使人已色心破膽裂大</p>	<p>臣懷首領之憂解臣畏口舌之誅惟願生出虎口耳</p>	<p>苦乃伴太后厚語文咸列兩心並肆肆於民上</p>	<p>人假之威權鬼殊之罪蓋自相中出天子而感天子</p>	<p>已</p>	<p>其風仰仁之師方出而子卿之帶已解其手</p>	<p>一樓不雨雄今社稷有難而復肆干戈是爭矣</p>	<p>相目以討江州書之何劉琨之紙辭投地微開端門</p>	<p>以五死取聖軍既克子勳傳直宜宣既躬行如</p>
----------------------------	-----------------------------	-----------------------------	---------------------------	-----------------------------	----------	--------------------------	---------------------------	-----------------------------	---------------------------

<p>公卿大夫士人各守其職 <small>公卿大夫士人各守其職</small> <small>公卿大夫士人各守其職</small></p>	<p>心而出暴政以罪罪殺其以射雄殺休祐以應後 <small>心而出暴政以罪罪殺其以射雄殺休祐以應後</small> <small>心而出暴政以罪罪殺其以射雄殺休祐以應後</small></p>	<p>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則拉回氣導洪洪枝而世無 <small>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則拉回氣導洪洪枝而世無</small> <small>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則拉回氣導洪洪枝而世無</small></p>	<p>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兩潤物自紫流恨鵬焉 <small>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兩潤物自紫流恨鵬焉</small> <small>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兩潤物自紫流恨鵬焉</small></p>	<p>斯人也果腹可繩而法可糾哉既建在原之天屬未 <small>斯人也果腹可繩而法可糾哉既建在原之天屬未</small> <small>斯人也果腹可繩而法可糾哉既建在原之天屬未</small></p>	<p>父子之自然保半雖於今星紹神桂影失關關關 <small>父子之自然保半雖於今星紹神桂影失關關關</small> <small>父子之自然保半雖於今星紹神桂影失關關關</small></p>	<p>神英守臨戎元葉明珍而道成來出之鏡四貴入 <small>神英守臨戎元葉明珍而道成來出之鏡四貴入</small> <small>神英守臨戎元葉明珍而道成來出之鏡四貴入</small></p>
---	--	---	---	---	--	--

<p>直難勞其身者且志以發社殺推社內變罷乃幾肆 <small>直難勞其身者且志以發社殺推社內變罷乃幾肆</small> <small>直難勞其身者且志以發社殺推社內變罷乃幾肆</small></p>	<p>微行開端樹隨故建个京口之兵諱不背反惡惡也 <small>微行開端樹隨故建个京口之兵諱不背反惡惡也</small> <small>微行開端樹隨故建个京口之兵諱不背反惡惡也</small></p>	<p>猶無後於心而為亂人之道前刀樂而後鼎鏡左便 <small>猶無後於心而為亂人之道前刀樂而後鼎鏡左便</small> <small>猶無後於心而為亂人之道前刀樂而後鼎鏡左便</small></p>	<p>祖未及五年而暴虐浮於樂紅飽簡中膝下大同便 <small>祖未及五年而暴虐浮於樂紅飽簡中膝下大同便</small> <small>祖未及五年而暴虐浮於樂紅飽簡中膝下大同便</small></p>	<p>天下之事屬關公李將軍就備安成王五弄道城 <small>天下之事屬關公李將軍就備安成王五弄道城</small> <small>天下之事屬關公李將軍就備安成王五弄道城</small></p>	<p>所以了此哉斯時也沈攸之不取指包所之顏面足 <small>所以了此哉斯時也沈攸之不取指包所之顏面足</small> <small>所以了此哉斯時也沈攸之不取指包所之顏面足</small></p>	<p>入丁十九年嗟呼嗟呼今日之事豈所甘念乎 <small>入丁十九年嗟呼嗟呼今日之事豈所甘念乎</small> <small>入丁十九年嗟呼嗟呼今日之事豈所甘念乎</small></p>
---	---	---	---	--	---	---

民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服劉也亦如此天道

時上欲得劉子進

好還如特左秦緣果不其謂之皆宋一律可也應吾

經天道成之後而有道新語之後而發試者相應也

謂非祿之作無哉

卷之九

九

武帝

時上欲得劉子進

人曰我作此書已

亦謂果不其謂之

皆宋一律可也

應吾經天道成

之後而有道新

語之後而發試

者相應也謂非

祿之作無哉

卷之九

九

武帝

時上欲得劉子進

人曰我作此書已

亦謂果不其謂之

皆宋一律可也

應吾經天道成

之後而有道新

語之後而發試

者相應也謂非

祿之作無哉

卷之九

九

蕭齊

蕭道成商本部侯仕家口產無大功於天下迷以王

緒之譚不道一德未絕弦輟檢其君位而有之故

網口於其家也昔傅青校皆從其試不為少端而驚

楊子之愛附之為禍則當暴位之初而伐枝之芥反

驅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貴之狼已在肘腋開矣後能以身事下以儉化人珍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p>而立其傳南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華胥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綱領中正而聞人邑不得以勢過以江張 為都官而紀伯其難作士大夫修好強親以保舊基 并及行誅玩法者缺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庶內朝 多陳雖宮室固陋頗好華耽遊宴靡綺未能朝造亦 有齊之良主也但奢侈風流之弊所既失模範多士 之通而降此祖步於後宜尤非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風而後子 陸厥成焉政放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著嗣立作誥鄭惠會主分權故舉拒至尊 太子</p>
---	---	---	---	---	---	---	---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p>初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因 勢變意則當處好而乃恣后淫汚現尸位滿堂生 聘取之心王徐遂轉轉廢太子盡自放之耳解林被 斬新安即位而政由太子飲食起居悉皆治泉御賜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謝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湖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伴動食夫遂廢 有宣帝之北不亦晚前大城即个元凱曰江南多好 臣咸一易王其勢之可也矯情伸非風貌於時代 幸而為匪斷絕忌憤生術教是用香火流涕珍職十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p>
--	--	--	--	--	--	--	--

卷之五

五

武帝

東陽王玄保後魏人

南嶺與中山王谷

不可占僧地曰殿下

而還其家然其不

物人豈以巾幗且

捷徑與谷肥有關係

五博以水燉服。精米上。

對友誼及井果亦不

五

100

陳永發

麾下兵二百人拔

張大猷

1

1

俗名安樂門人夜集

久此可證風見不

無私

理山又與太守表

見我上

以江子西爲市承宣

湖在上鄧之在下

33-88

[illegible][illegible]

南風絕唱西陵可惡文心之道須史而盡古人有
後漢書南風絕唱西陵可惡文心之道須史而盡古人有
 天之所崇誰能與之其謂之謂矣廢廢五機釋機
天之所崇誰能與之其謂之謂矣廢廢五機釋機
 三精宋社無援無畔岸助助滅滅宗罪彌天地
三精宋社無援無畔岸助助滅滅宗罪彌天地
 又悔不用德之官侯弘遠略而宋魏正朔以帝江
又悔不用德之官侯弘遠略而宋魏正朔以帝江
 陵足為後家呼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身為帝王而
陵足為後家呼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身為帝王而
 悅肩頰首於魏仰天太息撫於春曉望東南而故作
悅肩頰首於魏仰天太息撫於春曉望東南而故作
 史者不列於帝系之餘昭明之後而綱目亦書曰
史者不列於帝系之餘昭明之後而綱目亦書曰
 使稱帝曰始稱帝不成之為帝也幸而方信王僧
使稱帝曰始稱帝不成之為帝也幸而方信王僧
 辦陳顯先以即位建康廢手承渠正統而體辨綱目
辦陳顯先以即位建康廢手承渠正統而體辨綱目
 明於帝位本為帝其至敬帝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
明於帝位本為帝其至敬帝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
 而復廢數月之中一千一亦易君如素懷置君如矣
而復廢數月之中一千一亦易君如素懷置君如矣

扶劉先既新僧排握重機持其柄服為臣子思為君
扶劉先既新僧排握重機持其柄服為臣子思為君
 父而禪讓之位又遂傳早帝矣雖王琳抱忠於垂沒
父而禪讓之位又遂傳早帝矣雖王琳抱忠於垂沒
 誰能客位於齊朝一統之力為足維大木於既顛漢
誰能客位於齊朝一統之力為足維大木於既顛漢
 昔論保武號勇英果之主無其誠德其子孫亦無子
昔論保武號勇英果之主無其誠德其子孫亦無子
 業實卷一荒慘者也而後景一納問命中論竹問尋
業實卷一荒慘者也而後景一納問命中論竹問尋
 支那宋綱羅陽改色亂石家素家祚五十六載武
支那宋綱羅陽改色亂石家素家祚五十六載武
 初身年四十八年其下三至靈合八年是何敗亡之
初身年四十八年其下三至靈合八年是何敗亡之
 身敗文中子曰齊飛祥而宋國亡有矣夫
身敗文中子曰齊飛祥而宋國亡有矣夫
 按蕭齊以昭明之子株江陵為後果延及歸政又
按蕭齊以昭明之子株江陵為後果延及歸政又
 更三王天抵皆以倫約安境內延三十餘年王陳
更三王天抵皆以倫約安境內延三十餘年王陳
 將亡而消滅之其與劉漢之僅存劉祚若相似者
將亡而消滅之其與劉漢之僅存劉祚若相似者

然晉於元帝猶千行也權備于外招兵入還因也

市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辟天理所不容矣而况晉

本為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是晉固為賊於魏者

也安得與為漢討賊之昭烈同日而語哉是不可

以不辨

老無三男多子孫王

王

陳康

自應城合順梁祚孫還朝先以太丘名祚陳兇方

三四年間受天下之利晉政無聞而汲汲焉紀綱帝

以他私佑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繼即其間國舉

動要非所以規後世大難政學克備倫非是則亦

足收商乎陳文以始興帝室升華帝基封伯成

以應宗授爵於隋以晉書傳後世其書傳後世

以應宗授爵於隋以晉書傳後世其書傳後世

以應宗授爵於隋以晉書傳後世其書傳後世

以應宗授爵於隋以晉書傳後世其書傳後世

以應宗授爵於隋以晉書傳後世其書傳後世

以應宗授爵於隋以晉書傳後世其書傳後世



雲龍驛云餘哭之至而堤河盟百官無敢役乘

何為有狀况因祥多戰使湖水返見明報以將才自

許壽陽之役以水佐突使齊人却走王琳獻會登壇

素與耳酒猶然江左似有生意然明微小才月華出

師以爭徐克彭城之圍幸為周人所執卒服而陳將

軍事長昇遠尋竟何如耶若廣州賊陽象之反也顧

馬使忠貞兩世母氏功尚故應引得恬然安坐其

直已行義者流誠實家無北方之號始為江總輔學

為其夜之既散由微行執約以限之力傾損即位

不思布德流仁而據手此一應必其露心無志大起

三開日御臨森張始結結舉孔聖仙官人受學士之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長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親文人有神客之號東水鏡廣澤道觀王制被

昇輝輝盛座室祠七廟而不山并如而臨軒提志

究微躬身極慈惠思直若仇讐新直客之客視生民

如尊芥誠無罪之家噫世間來死不知之乎桑中已

益而昇不虞覆碗之形吾恐東南上氣於斷蓋氣

慶慶遊於姑蘇受待祀美之料理而後具于天與地

軍軍在人城屋屋受受情不思改姓易援而貢寺為

奴奴以自厭追至隋氏仇可滅之辭仗門必免之

勢勢三十萬級以累勢上受命帥東上若隔不

調調欲降暗提之勢事在不疑謂當持重固守分其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斷斷徐侯援兵知在忠所者皆不聽信激其逆降

<p>乃補漢王氣誇天... 君臣曉曉若燕雀處堂而然... <small>漢王氣誇天... 君臣曉曉若燕雀處堂而然...</small></p>	<p>賦詩不輟也... 隋軍飛渡大業... 隨論... 有九江五湖之... <small>賦詩不輟也... 隋軍飛渡大業... 隨論... 有九江五湖之...</small></p>	<p>險三英自越之兵... 一無足特... 而計焉... 晉并天下... 擒虎... <small>險三英自越之兵... 一無足特... 而計焉... 晉并天下... 擒虎...</small></p>	<p>收執伏階延順得... 一官... 威... 湖州叔... 起兵復... <small>收執伏階延順得... 一官... 威... 湖州叔... 起兵復...</small></p>	<p>無成猶見臣... 仰何叔... 之全無心... 那... 建... 亦... <small>無成猶見臣... 仰何叔... 之全無心... 那... 建... 亦...</small></p>	<p>形類... 曉... 先... 值... 之木... 也... 也... 叔... 之罪... <small>形類... 曉... 先... 值... 之木... 也... 也... 叔... 之罪...</small></p>	<p>重矣大矣... 五王二十三年... 既不... 又不... 則其... <small>重矣大矣... 五王二十三年... 既不... 又不... 則其...</small></p>	<p>失之者... 理... 耶... 耶... 耶... 耶... 耶... <small>失之者... 理... 耶... 耶... 耶... 耶... 耶...</small></p>
--	--	--	--	--	--	--	--

<p>附北朝</p>	<p>元魏</p>	<p>北朝拓跋魏之故疆也... 自... 分... 力... 微... 以前... 宅... 幽... <small>北朝拓跋魏之故疆也... 自... 分... 力... 微... 以前... 宅... 幽...</small></p> <p>方世為君... 長... 屬... 年... 義... 亂... 簡... 進... 代... 主... 之... 體... 律... <small>方世為君... 長... 屬... 年... 義... 亂... 簡... 進... 代... 主... 之... 體... 律...</small></p> <p>起... 稍... 裂... 之... 前... 騎... 提... 卒... 而... 什... 與... 魏... 之... 征... 伐... 四... 克... 復... <small>起... 稍... 裂... 之... 前... 騎... 提... 卒... 而... 什... 與... 魏... 之... 征... 伐... 四... 克... 復...</small></p> <p>牽大索而秦兵... 淹至... 東... 伏... 山... 陰... 拓... 跋... 魏... 封... 走... 依... 尉... 氏... <small>牽大索而秦兵... 淹至... 東... 伏... 山... 陰... 拓... 跋... 魏... 封... 走... 依... 尉... 氏...</small></p>	<p>追牛川相位... 改... 號... 王... 乘... 蔣... 氏... 之... 衰... 悉... 舉... 外... 子... 之... <small>追牛川相位... 改... 號... 王... 乘... 蔣... 氏... 之... 衰... 悉... 舉... 外... 子... 之...</small></p> <p>民南... 聚... 并... 州... 東... 軍... 南... 鎮... 兵... 不... 留... 行... 克... 中... 山... 而... 走... 燕... <small>民南... 聚... 并... 州... 東... 軍... 南... 鎮... 兵... 不... 留... 行... 克... 中... 山... 而... 走... 燕...</small></p> <p>案... 蔣... 氏... 以... 甲... 子... 與... 矣... 於... 是... 即... 尊... 改... 元... 東... 爰... 加... 稱... 是... <small>案... 蔣... 氏... 以... 甲... 子... 與... 矣... 於... 是... 即... 尊... 改... 元... 東... 爰... 加... 稱... 是...</small></p> <p>為... 魏... 道... 武... 王... 五... 經... 傳... 上... 增... 國... 十... 太... 皇... 生... 初... 政... 現... 候... <small>為... 魏... 道... 武... 王... 五... 經... 傳... 上... 增... 國... 十... 太... 皇... 生... 初... 政... 現... 候...</small></p> <p>較... 之... 龍... 道... 生... 徒... 儼... 然... 為... 衣... 冠... 文... 物... 王... 者... 俱... 有... 間... 也... <small>較... 之... 龍... 道... 生... 徒... 儼... 然... 為... 衣... 冠... 文... 物... 王... 者... 俱... 有... 間... 也...</small></p>	<p>太順... 魏... 帝... <small>太順... 魏... 帝...</small></p>
------------	-----------	---	--	--

	<p>抑又傷心歷明文人為判史置六諸宮以平六 卿建龍島之官士大夫詰軍門者皆畫其六十長</p>	<p>必教而又有王德以定律令通舉以效天象劉方 海以典官制協育律蓋以昭諸大禮制度變為</p>	<p>吹觀矣獨以乘推佐體而殺達遂已失人心且殺 人之大納人之婦既已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p>	<p>此禍起遽增限身非命世非自貽伊戚明元端 立禮愛儒生任用八公開拓境土用推宏廣而漸</p>	<p>盜生民命身片膚而取害究陳舞與世治論事言 如國酒軍國審擇治城與焉太武佛狸稱二世之</p>	<p>世祖衣武帝 世祖衣武帝</p>	<p>世祖衣武帝 世祖衣武帝</p>
--	---	---	--	---	--	------------------------	------------------------

<p>南走王仲威威聲猛略所至震懼性不好珍奇財 無輕費賞不積及法無寬假土木不事兵械有莊</p>	<p>路之白水草草飲飲奇伊銀巧馬之士機戰並悉知 王魏龍如虎之強故世胃隱隱而顯元冠見州郡</p>	<p>用涼州文學而素陳勤於講學古稱以弱馬給敗 誠為國寶而尤不負無無于人情所難而且智如</p>	<p>瓜步投棹屠戮以人為納是以禍起肘腋以至再 行弒逆結惡殊殊信有然也源質諒宗愛而立太</p>	<p>瓜步投棹屠戮以人為納是以禍起肘腋以至再 行弒逆結惡殊殊信有然也源質諒宗愛而立太</p>	<p>瓜步投棹屠戮以人為納是以禍起肘腋以至再 行弒逆結惡殊殊信有然也源質諒宗愛而立太</p>	<p>瓜步投棹屠戮以人為納是以禍起肘腋以至再 行弒逆結惡殊殊信有然也源質諒宗愛而立太</p>
--	---	--	--	--	--	--

百文書

武之孫是為文成謂顯賢則誠而察其誣謗將

允忠臣而呼為令公復建郡國親為下城頃境內

康莊朝野允楚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顯祖葬資

雄斷故能吏清漢野門各南服而好佛老遊南貴

皆自遺世之心一旦破疑大位付之稚子卒使

壽行身死婦人之手雖能開門以之深欲以開

國為廟堂足悲矣主於華文風若令附及新

大政目不暇給稍助成務從若知流更定律令親

大疑低部均用求遺將法度量低養時充以政政

治而禁胡服胡語服脫濯水宮人之不執機行者

羅之雅好韻書手不釋卷在與推駁不忘講道故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武之孫是為文成謂顯賢則誠而察其誣謗將

允忠臣而呼為令公復建郡國親為下城頃境內

康莊朝野允楚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顯祖葬資

雄斷故能吏清漢野門各南服而好佛老遊南貴

皆自遺世之心一旦破疑大位付之稚子卒使

壽行身死婦人之手雖能開門以之深欲以開

國為廟堂足悲矣主於華文風若令附及新

大政目不暇給稍助成務從若知流更定律令親

大疑低部均用求遺將法度量低養時充以政政

治而禁胡服胡語服脫濯水宮人之不執機行者

羅之雅好韻書手不釋卷在與推駁不忘講道故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李

乃立國于太平四門小賢於洛陽而英圖識之

親孔子之祠殿比下之流俗外聖之祀虛心以訪

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守使斯盜

者必見瘼疾嘗謂史官直書時事無違國恥郊廟

犬豕躬親其禮淮南行兵伐木創制州受節民

夷帖然加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解醉聽天爵自

高漸于烈難通直士除連亡之緣生聽北方之

臣而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語成陽以親聖朝後

高陽以作牧不妨比任城于房親彭城以道德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李平高周王肅河神方即之使作以文注見

親欲故依移風聞見廣博恐水后恒北不免商

乃立國于太平四門小賢於洛陽而英圖識之

親孔子之祠殿比下之流俗外聖之祀虛心以訪

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守使斯盜

者必見瘼疾嘗謂史官直書時事無違國恥郊廟

犬豕躬親其禮淮南行兵伐木創制州受節民

夷帖然加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解醉聽天爵自

高漸于烈難通直士除連亡之緣生聽北方之

臣而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語成陽以親聖朝後

高陽以作牧不妨比任城于房親彭城以道德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此制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此制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以門地而論主司
中司地而論主司

且推四姓衣冠更爲六給聘室亦得封侯封侯
然可恨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得惜改姓元氏致中
國之姓不復辨識遷都洛陽使仇雠之舉不吸人
心遂謂專取門品武選才能不免冤釋之深矣
而樂制焉後淫縱服闋遂殺太子不察悔過還幸
太后忘其他德後之微成人之美齊於斯而大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武王武王年楚弱冠不能親失高選委任小人

用而信任機引使射黃鵠少降元氏之業於茲
表李明勳中胡后淫恣擅使西域求佛香建寺
費力屈人疲羽林作制朝廷不問停年用人弊
聖朝神機詭詐力得幸而使我幾倫矣元文
如元臣相光辛辛進前人之百皆不見而元
賞自此各方既在盜賊起時果得封爵日
曾無憾心而內自朕能重後人久勝明勳而
立未官之免此處所事舉人而日丘婦人之不
於是嗣宋宋棄之而起母后幼主沉於阿彌百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吉易新武王

登萊縣志

登萊縣志卷之四
風俗
登萊縣志卷之四
風俗
登萊縣志卷之四
風俗

東鎮志

東鎮志卷之四
風俗
東鎮志卷之四
風俗
東鎮志卷之四
風俗

西鎮志

西鎮志卷之四
風俗
西鎮志卷之四
風俗
西鎮志卷之四
風俗

公卿血濡馬足來既擢立子儀來齊之治以

德是都幸元尚書之言而不可奪既而元帥亦

遷近衛位若非楊保高祖之舊職平養尼威

孝莊恐祖堂之言始謂文之失然雖受制於榮

能手及殿臣其志方銳而翔州外藩者已側目

天未康亂雖集安又逢賊之禍而

遺統六鎮之兵復應長庚而立康與

口八年手收故文中外咸稱明王胡日太平

是時高花已起信都輕馬應敵而季不事

謀種手定建高歡授元副主發令以討爾朱

怡進策段部合謀加游次至而謀其重節開

怡進策段部合謀加游次至而謀其重節開

怡進策段部合謀加游次至而謀其重節開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辱吳摩帝政由歎手未幾過繼大位於平陽

雖銳然有除好之心然是一朝之意樂泉業之

聽王思政之言過入關道宇文氏之禍不能

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以嗚呼魏自大興以後

以前中國所宋齊凡三易姓其間皆虐之主

之紛紛追見而魏為北明賢君代作有趙武

武之開創有明元文成獻文之守成至章文而

清漢趙制體作樂行太平之風具可謂運中

先王矣迨宣武立而魏運衰自明元武失其

十三至八十九年而有東西之分名雖為魏

月齊云

月齊云

月齊云

東家

東家之分也高歡因爾宋時終終至有匡至正同

之心四十微之足迎君不見時將身無所不得已

東家見而君之其志亦可念矣應邪之後至祭有

人而盛令或刑皆由已出用快史陳元康以掌機

東家儒生盧懷裕以教諸子於時得貴意乃以

天下蕭然平之而長低獄界明河而故不食

宗以盡其子登知高王波後即不能與單小兒

其事而細宋臣景茂不盡其力乎然其自病延

君之流轉躬屏氣幾音夜從事至甚其君臣相安

生

十有餘年親字文顯銀鈞乃其弟此猶其子

以雪已之故後指其父於梨木之下已不齒冰又

不承先志肆為忤逆而辱止至死死同事忠孝俱

以天理所不食者是以磨叔之刀若為孝悌而正

其誅焉奈何高洋又似不相容而佛之才未竟未

假圖以謀此高僧被殺等因勸指以還摩夏

大寶之元年也然則史謂薛善為好文學在

沈氏亦有其故也

西

西

西

西

文帝



於宇文泰方坐困窮奄塞之中而又慈情嚴慈乃
人迫所不為之事宇文氏因數其惡而執之更立

南庭為文帝雖賈爾爾之資而權權久有所歸
也故京來立朝廷天子以令國中卒能以弱為

強而又得蘇綽之奇士修一代之文物乃橫然

吾知東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授人才以為牧守

作九命以敘官職六條以理百司作大略而制

職樂丘屯田而立府兵禁末書而置經籍自三代

以來官名法度雖有可觀惟宇文氏耳是時書

規局多在關西故其初破而散也還軍而南權

旌功而其機新高故也永先口不言無代共論

六條一日清心二日
政教化三曰

六條一日清心二日
政教化三曰

六條一日清心二日
政教化三曰

六條一日清心二日
政教化三曰

文帝



敬可謂善於持勝者矣趙官得紀相攻因思制
取焉乃以尉遲之策生收西人之功至於用開西

男子五營餘守禦之方直屬修防兼存信解劍

之對因成李才之私解而免梁得數千口獲有得

於突厥國賂之通焉持泰既得李武又繼繼帝身

為亂賊比賀六瑯有惡德耳陀羅尼以中興同

字士龍通融帝尊與是而授之是為後月差在

南朝陳武帝末定之元年西魏三君二十有

以氣

北齊

高歡初以饒勇國使至洛陽日集或獲獲

六志引以於子利友

六志引以於子利友

六志引以於子利友

李唐書山王

衛及正位而面無怖色內無私恩外收人之心
訪左右與求忠肅聰明至公而順情放王力
辭聖官而以易難保為戒其心可知於時門當

兵強將國進取足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韓晉惜
之若進趙趙使之深而行美存甘更太后之訓而

試濟南許長廣王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以爲
太子是使趙文生而百年不亂亂之下何存

友之足云以孝弟介弟則爲武成孝不違逆淫
俗無虞李氏雖屬繼絕使字文之師無乃已後

獻子綽受傳罕見朝廷不親政事爾歌其孫奏音
度曲猶集樂天子和士圖權權於如龍子爵而等

後聖

和聖傳金門中一
祇二天中三公
則少不以其
子十太師尤
祇不以其
祇不以其

殺既不舉正其罪延延延於中斷神受其正
乃反共與之謀張繼雅教師友先頭厥後長
山我提用此爲罪功則忠良信任機依韓德
行樂寵若頭以開府一旦慈惠告基周師圖
擢學兼委脫身逃京以冠邦陸棄付之幼主嗚呼
華屋見而世祖傳位於子綽周師至而後主傳位
於子綽已無遺理之美而謀賊公之罪於傳人
何其父子一轍要西律性算無元氏宋恭
盛臨東而殺之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
盡破其族於元氏無異豈非城人皆適以自城而
恭叔相持終成殺利六傳二十有七年於南朝陳

幼主
殺既不舉正其罪延延延於中斷神受其正
乃反共與之謀張繼雅教師友先頭厥後長
山我提用此爲罪功則忠良信任機依韓德
行樂寵若頭以開府一旦慈惠告基周師圖
擢學兼委脫身逃京以冠邦陸棄付之幼主嗚呼
華屋見而世祖傳位於子綽周師至而後主傳位
於子綽已無遺理之美而謀賊公之罪於傳人
何其父子一轍要西律性算無元氏宋恭
盛臨東而殺之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
盡破其族於元氏無異豈非城人皆適以自城而
恭叔相持終成殺利六傳二十有七年於南朝陳

宣帝大建之九年而周之使然律光在位

至此哉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山岳之外又有天象見世之禍將發岳陽還京
岳陽還京又有人見天象見世之禍將發岳陽還京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宣帝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後周

宇文泰以從違條停先受爾朱榮和愛旋為劉
岳司馬使詣岳陽觀戲已有規期非常之日既而

十三載而城於晉六茹堅凡盡字文之術無遺

種又豈不以報高氏者報字文乎大道所可識矣

卷之三

三

不遠千里而告之

文帝

自丹帝後歷代元

年而南來者一

附錄

晉六茹堅者漢太尉楊震之後也父忠仕魏及周以

功封隨國功有異徵長而藥爵不似代間人早見

於太祖常為天下君陰受議於趙耶既而天元告

劉助引以輔政乘驛星之照指后父之威而不臣

之迹暴於行路大將人半漸歸劉助劉虎之勢者

自是年麻一國劉虎驛使以慰手率以金帛

或以恩天受命而進一日以一刃子倫為位政而

文之族彭城跡絕而無炊煙長風風兒以致天下

殊結而社神為世不多劉氏女為故男氏之

思微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定劉氏先遣使陳之

劉氏先遣使陳之

劉氏先遣使陳之

劉氏先遣使陳之

劉氏先遣使陳之

[illegible]

常聞樂而泣。豈知天下不久之舉。而李氏當爲天

孟子說：「天下之於水也猶於木也，天下之於水也猶於木也，天下之於水也猶於木也。」

子又天所以徵堯舜之運乎合觀南朝五代之治首

帝製

曰元嘉而尚表於末路其餘皆不足錄者誠使梁有

不納叛之附文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

之宋文則將帝可無私佑之祀宋有樂求成之樂武

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宋宗之陳文則諸王

卷之六

可無屠割之兇。奈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施德。

蘇均五代同衾佛老之好陳武雖聚武之惡也骨

肉相續孝元効齊明之忍也獻君讓位齊明昭烈

Figure 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之連也。而悉處如東晉比廢帝爲尤。付傳樂如煬帝。

也。

戰後主爲益澤瀛世殃民慘公結禍蓋夏桀可二啓

子集

卷

辛勞兩者也。近則養元於其臣。遠則委身於其敵。實

其自致焉耳然則爲五代之君者當如何以梁武之

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賢。選以齊武之公明。益以宋文

之致治以保簡場之富強則庶乎其可矣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五

世宗皇帝 十五年 戊申

乾符六年
廣明元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文德元年

昭宗皇帝

龍紀年
大順年
永曆年
弘治年
光化年

天復三年

昭宣皇帝 三
至丙寅

天祐

右唐二十世并武氏歷二百九十年

按律法原旁註卷上

古藏 光緒刻原本

銅鑄錢 吳郡將軍

唐紀一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武大郎 武大郎

人服附而李氏將與市意獨關右之教習使百回之

醫于以爲

精靈乘天授之時決萬金之數初故西河前新俊臣

[illegible]

慰撫居民秋毫無犯於是取霍邑充汾絳潞蒲諸

[illegible]

蘇氏文公集

守道順世民無非益辭附見引爲謀主而帝自

1990

乘勝攻關。進克長安。除隋苛政。雄據京邑。興王之業。

[illegible]

已定于此使能正名使義統子娶於咸陽璽商幸於

1990

攻不刺義。先登。登非王者之師。乃陷汚宮。掖能。

卷之三

乃月足於人月一臣封之天爲地耳益於之計君子

唐李賀人林已亡。唐李賀人林已亡。唐李賀人林已亡。

公卿之義。故曰所誦傳。不惟欲與

周室初致無足取者蓋以其純正並用駁而不盡

2

巧而制以給之附賈貨殖而購其利之利則以義
 可勝大亮之哲謀忠節而贈君者歲來之心雖到于
 與甘心不仕無半歲世而反志益不納官使其義將
 軍制度起綱然早舉却建府立衛則似卿之師
 其業口分則似升川之遠僕官任才則飲如六卿之
 不
 在野隱居者在春風和氣中好者有餘者行君有
 修責因來馬幾致謝而衍仁義既效矣乃金命
 不忘疾身為敵射之人始時使攝之盟結勒遼州
 之石頡利畢頡爾延北海悉為郡縣南徇長道子
 大朝而與百濟遣子入學而朝魏一未明製為編戶

之樂固貞觀政要之書魏書曰歐之曰天下少殺者
 也議者曰薛道顯與高祖武同祖除亂比湯武致
 治幾成庶虛語耶一時君臣同心一德茲辭薛
 如卿能斷李靖才兼文武出入將相未嘗棄薛明
 辨其文之本微厚劉之厚以情定之難止則則之
 會文切理李太亮之忠傲恭其始有登瀛洲十八
 學上其後有登瀛閣二千四人聚賢濟濟談笑無非
 吉戒以共成有唐三百年之基卽下至後燕之末如

孫思邈之醫李淳風之才陰陽具大綱之相法亦
 竹帛紀字倍加以文德皇后仁孝儉素因而獻替
 益弘多嗚呼盛哉惜其治功雖隆而少開難繼之
 意有文臣孫遜居九成而未嘗酒僅得一書非孝
 也陳血禁門推亦同氣滅其十子非弟也亂弟之婦
 吳之生子使無節後非倫也且以武氏為才人而
 周之亂以退飲殺田舍孫停婦路碑而君臣之義以
 絕太子為後嗣以先承祝之通又霍泰極禍疑
 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吐殺之本機極處夾賊於內
 地而中外之防潰緣公王於吐蕃而仇讎之道平
 劍於洛陽之獵逞雄心於一戰技藝於遠東之師持

威權於小醜而神武之尊顯其以執法殺禍古以暴
 殺殺祖尚以謙記諫君美以帝百殺劍泊而刑獄之
 施頗三綱不正十漸不終君子能無三致慨焉帝初
 以佳兒佳婦付舅氏而高宗惜承不其省引判史入
 問問民疾苦罪賦腐大空迫裕希古而自告極胡人
 車轅大臣故宋徽之政有貞親雖難趙愛狂謀禍延
 骨肉而七聖不驚奈何溺愛於其愛尼而忘父子乘
 虐之耻自即位之歲地廣官陽景如入宮水泯殺殿
 天譴再三尚不省悟竟廢王后立昭儀致垂簾二聖
 而安宇日昌此李勃一言之禍亦帝之自禍焉耳故

夫顯聖教年間施德為武氏而發禍亂延孫王
 后也而無子訪阿附也用李淑府從來請也此
 達良因廷師也廢太子忠欲立弘也贈武士襄崇后
 父也此王義方庶義府也隔日視事尋難也此責
 來謝沮疾犯也崇佈東都從武志也專用敬宗皆
 主也無義方無義府也改氏義府并武姓也斥
 于高郵中立也需知升州安后戚也復使之奉決政
 其傳命書臣不能全錄餘命而前笑刀之卒
 用北門之學士君若其族既與上官密謀而又歷
 之則亦寄生焉耳雖忠謀有忠俊推賢有仁順才
 文武有師範以及虛虛之考功兼行食之知人

至德之不虞威福爭海感之恩賜朝陽時仁貴之二
 備降敵到仁之禮謝前而能盡忠德無救於高宗
 之介志加以件利之少府典策殿之不祥而棄太宗
 之法如掃塵陳東雄奴獨志不能守社稷知子莫若
 父伯識中宗欲以天下與錢真而天后從之於粉州
 可殺兄可殺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哉於是瓜
 黃案內配諸李府室沒避危若朝露開告密門操
 雖徐杜今嚴用法平恕然一時無辜於死無地以
 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况其能乎乃改官各易

神口無門... 八風舞而五種掃地也... 其者此說小作和事天子...

不作延禧天子故觀其是皆魏元忠十失之書則...

知帝也不移恩之何如幸太子重復起兵一昧足奈...

武宗之氣惜于頃沒而帝頃思之極情中進毒太平...

攝謀反立賜帝於是降基起兵幽求協策天皇散落...

武宗亦亦而壯獲宗廟願以不勝相王佑決意慈黃...

屋非心因于臨湖之方卸少帝之座初任姚宋置十...

道按察翁然復見貞水之風故開李朝問之緊宦者...

開曰嗣朕意在斯人也司馬承祿之言理國則謂...

戒之言無以過而太平執政惟愛妹是此則非天支...

不覺早傳大位其不待中宗之變者幾希上元降雲...

...

...

...

...

...

...

...

...

...

...

太平公主與武惠妃... 方建隆基揮寶劍而履境國懷內難而將性命是謂...

開元庚申追諡于振宏綱先定北軍後收連露於是...

法僧尼無階吏行釋飲酒禮置侍道官禁女樂而出...

宮嬪叙友下而致骨肉交奉於死中別排於典慶...

珠玉節綰於殿前麗促若水而縱放禽鳥選名臣...

...

...

...

...

...

...

...

...

...

...

...

...

...

...

...

...

賜與千金鑑杜進李元徽尚儉先叔美夫埋金張新
 自向吏而令公同俊遺張說尚文而封制創非
 正他若吳越直平不少假於然公館轉清置輪
 於河口張守非學斯梓定王忠制持中安邊要皆各
 有所長以贊成治功帝亦任川勿疑寧瘦貌以肥天
 下二十餘年間政如水霜人無苦厭乃矢積武庫之
 庶老群鋤桑麻之影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而處稱至
 治焉然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而逸志胡能任官
 門施榮使伯政上兵而開寺川方士藥果開空中
 神遊置元學閣上而左道倡任王君吳楊思勛而師
 律石字文融既敗楊機科幸而於堅王銀之徒就

以利建於是臨降脫西恣賞左藏殺邊功而太公立
 龍威既使而赤子拜官何口蜜腹劍之奸成羅紺吉
 網之隨變楊玉環美眷之而龍阿竿山赤心之兒榮
 楊右相泰山之勢皆楊五家皆號之風置梨園于第
 堂奕羽衣之曲成補集樂於以樓而喚懷州之奎炭
 楊範臣所謂所求何異於所焚者一旦潰裂而四出
 故立仗之鳴馬有斥而言路寒矣以姚思為檢校
 進食使進福千金而漸消乎滋味之費矣一日殺三
 子宰相以刑措賞而天性滅為仇怨美停折斷上下
 用薛代漢精兵戊北邊功不息南鄰美師而日散元

元於錄鋼之下居天下於積薪之上聞元大寶先理
後亂一君相反君重為帝也病矣欲求未足無冠不
子不臣恭陽果采悅起漁陽告變遂陷東京
白骨相控水流鳴咽而大河以北無聲城二十四郡
無義士可哀也山下建花鋼委地五十年太平
天子親犯塵奔奔黃屋於劍門道上馬啼花落水綠
山青無非悲聲離草野之原知有今日久矣夫平原
其卿常山果鄉兵源起以一縣一郡尚能自全立
功河北得應況四海之全盛乎方郭李諸山之捷
足寒賊膽而欲速於靈寶之戰周舒履竟陷長安
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不然危乎蜀道難何為乎

東收兵武裝今朔方旋師右輔開歷平不失舊
物斯亦幸矣然乘危篡國叛父不顧能幸只鄒博打
解問故都侯不肖作相久則因時起出以其違時
之義而以位為榮也幸百胡就數諸將協心自此而
太原從此而東平自此而兩京復起有河北幸
進上皇興復之勢產在於此乃刺諸官事勿自害
相撤寶珠玉以資戰功雅規濟而列拜悅心歡
而面死節蒙贈降賊六等定罪制停口勅處分似有
清明之象故雖制度草創有寸勉而朝廷尊有第五
端而國用饒有奇景仙而道路無寒表昆霄可斷相

漢書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四
 不可得程千里軍失帥不可大賊文輝武烈烈烈
 虛名房伯領陳清高家國再造貴山和郭然使誰
 賜之字無選以使其歌米出陽之字無管足以死
 其術要香積之陣無制軍之力戰折居之遇無同紀
 之夾擊則河北南京未知誰屬也奈何以郭李不世
 出之將討安慶緒一窮地而命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使王無繼使使之東致九節度步騎六十萬衆無敵
 自許獨何與河陽之戰中原之戰尤獨不避鋒力
 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為犄角則可一戰而擒思明
 乃趙朝恩之請召軍京師即山之敗勢由二恩待佈
 兵同收受其朋族而後彼得成功亦已晚矣且以官

人武士為昔蘇金剛思假借以故太平而日食月食
 之受不聞修省感李唐命女之風而西內之朝仍正
 又微布簡成功名器經於費士徒妄一介之使御行
 伍之情而節度由軍士廢立由是趙州魏州河東
 殺節度行營殺都統延結弟媳而妻安邑而
 不保其妻顯矣若此國不亡幸耳代宗繼之則不足
 以獨理武不足以夾統有容下之名無職諫之責
 權側授賞罰無章史氏雖滅立三師而河北之亡已
 兆獨因羅殺川元叔而象殺之若日深吐蕃入長安

[illegible]

樂

字正己上士職名
是也爲一編錄其書
之念忘日月之明
分則人欲以爲
之人人欲以爲
者則知不足
德宗廟精思治初政清明却慶雲之圖開荆山之篆
出宮女詔賜獻錢出官女詔賜賦背歸左藏慨
然有平天下之志是以滿青年士嘆明王之復出
時師古曰滿年壯歲也

而叶落歸柢，猶天子之德域中然。一令主也。夫何性

與君子殊與小人合保衿盛祀等巨奸殺楊朱殺莊
身錄法眼旁註 卷六

[illegible]

[illegible]

奏

奏為承辦而修辭館設能首而聚金丹志遠謀求
福速嗣何其思也倘宗嗣不能時賦而過公除仰

遊政為樂盛陳倡成八月漫池九月大宴十月幸進
清鹿苑院以文日之說不以國事為意故虛龍因節

度成德役節度離以諸道十萬之師元臣各將不
能討兩鎮為餘一眾火死與平虛史趙誠與魏博

據發法廣方臣奏六
王庭湊與成德再失河朔定於唐亡不能復取而王

德不明明常分構更相傾軋垂四十年縱能誅李有
臣用本紀免欠錢復朝忽知公權之筆謀不足取也

敬宗有太后之賢而雄心未除大行在時鼓吹日
忘哀學也奔其私嗜抑晚八開十六子以素朝政到

子之能時時不

子之能時時不

子之能時時不

奏

其建李逢吉而免世發之死聽草處厚而悟李紳之

冤罷職填止東索覽失丁之奏而量度節從北門之

奏而寬量移有李漢瑤李之溫各德丹展之權權

相楚龍野之四思李渤出閣之蕭溫逢吉而伸李絳

德慶度而謂克融二年之中有若十餘節故能使李

情平豫教不早難與漢昭比述敬宗弑而終王立終

王殺而江王立二日之間位者凡三易主而敬宗不

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而隨復生西頭分中劫

有天子使天下畏之若乘成而扶應蛇可謂唐室

蔡中幸其帝初有隱德深自韜晦及卽位明察沈潛

漢書地理志云：「天下郡國，皆有其土，各產其物。」
唐書地理志云：「天下郡國，皆有其土，各產其物。」

用法無私重借官同患愛民物贈也裕而任周堪所
惜者品剛太宗之法古尚觀政要於屏風芙蓉鹽手

[illegible]

以龍藩鄭戒于延陵以階前萬里責令孤細以警格
命命而對其臣如賓客無惜容故大中之政海內安

者幾十五年黃老恩詠謂之下太宗持以察焉明

帝時

范仲淹

後復仁恩已非綿年永世之道而受三洞法錄歌志
長生無改於會昌之非甚者懿安太后以股肱而不
自唐武宗皇帝下詔毀去道士方士
名籍其車馬衣冠下獄殺去道士數人

而不克終諒大難宗駒者無度清榮不使貶却賂之

[illegible]

本朝亦心克明之矣
 以赤心爲大國降
 故雖與赤子白頭
 面而洗滌矣南脫叻和
 祿作亂僉賴王式康承
 制各
 能討平於是料星告
 卑廷其師民廷其主
 上下無
 以憂慮矣
 先以諸臣請
 先以諸臣請
 先以諸臣請

[illegible]



統緒法原旁同卷七日錄

經里錢 以增壽重續

後五代

一漢

太祖皇帝七年丁卯

開平四年乾化二年

鄧王友諒改元應順

末帝友貞改元地乾

貞明元年乾祐元年

○唐

莊宗皇帝三年乾祐元年

明宗皇帝三年乾祐元年

天成四年長興元年

開平四年

應順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問應

○漢

高祖皇帝七年丁卯

天福三年乾祐元年

隱皇帝三年乾祐元年

湘陰公元

○周

太祖皇帝三年乾祐元年

庚順

世宗皇帝三年乾祐元年

顯德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問應

捷錄法原旁證卷七

古虞廟 光緒滿原本

賜婚錢 吳惟尊重料

後五代

朱宋

太祖 御在後更名

朱溫本陽山一民初見解於劉母為黃巢賊黨方周
勢沮乃聽客謀為去茶歸楚之計王孫榮過分天
子因而從封便翁補將帶還肅攻汴安援軍而從張

走風勢起

匪徒誘伏而陳兵旁近來附導并同華復擒反復
朝廷又與宣武等重鎮延音機之機解險之勝

通而顯怒鼓仇目并并中人險威震王乃為相國封

魏王加九錫以賞益焉噫猛虎不處卑勢助磨不立

乘秋以虎負虎視如淵而不加九錫豈不能作人

乘秋以虎負虎視如淵而不加九錫豈不能作人



邪所忌者習熟嘆蜀竹五助敵未放還受彈者蓋有
待也夫何文蔚等致推敵之力而一旦城陷家三自

年社稷危固人人得而誅之者乃典復之舉惟見於

淮南西川之微而又不克終為何憤忠者少而附

者眾也向非晉王夫祭之威與戶折百柏都之戰

東門師幽州之戰收跡遠道則肆然無忌矣矧源

繼操忘辱無嫌者殆幸不中謀於繼操而子

入侍款付役事於友文四維不致老敵既見既

以臣執舊友主亦能以子款文我無憂威之繼不在

世濟之乎氏而在特選之友廷矣蓋見一日殺昭宗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九子於九曲池害朝臣款二帝及太后則顧山之報

<p>昭王五</p>	<p>昭昭不其無足怪者矣昭昭立應作能通矣同</p>
<p>均</p>	<p>於大梁綱目不以宋淵之故而廢詞連之<small>法情均王</small></p>
<p>宋</p>	<p>居位不克自強棄教期王乃卓而用趙縱張歸霸稱</p>
<p>宋</p>	<p>授臣官終人穿終分天雄之鉅而軍士離心忽爾州</p>
<p>宋</p>	<p>校於皇山麟之手矣合梁三王僅一十七年豚大非</p>
<p>宋</p>	<p>敵之封果茂而他日成族之戒畢曉以一族而易一</p>
<p>宋</p>	<p>身富貴於一時湖亦何顏而向李氏於九原也故</p>



雖毀其宗廟起廢為成人蓋者稍有遺恨焉

後山一隅本於李克用以沙陀微臣僅有河東東道
 之平功居第 雖十日誠屈節強自受控即如朱三
 向神之一何耶也上派之受誘於朝廷而不獲伸遂與
 賊溫相攻積年不解然素有御國之志鮮有除更歷
 行不制必未聞朝廷斯時昭宗幸有門客杜無忌而
 王舉兵討三鎮遂行用圖之云李詔還鎮建
 誠雖能成振天下使其孫天子孫開中自作九錫碑
 大誦能生之而乃能成子以今世孝慈兼大節為唐
 純臣雖有損損唐一宗法第例緣為金忠所圖
 也君子當有以厚之矣伯以伯嗣伯伯將助心
 其宗

和樂老奴克來先命問門於燕而守光父子泥首
 命遂服鎮定敢親推車轎前元行欽許以號從得賜
 姓安金全而庫中以保其國幾亡而復存身殘陷
 而得免矣東馬渡河而朱氏失國偏師西指而劉閻
 不守不雄志壯取九勝於十戰酒三恨於三笑宋溫
 所謂克用不亡晉王所謂必成晉事者存助誠無負
 登拜志願勞虎
 為使當此之月能沃福宇以假唐社稷立其後誰此
 國曹孟德所推而何望於存助獨惜其與宋業之志
 百聽吳蜀之依說悅蘇蕭並日之業即位於汴賊未
 除之目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滅梁之後系屬志小
 於功自真以伶人為刺史用宦者為監軍任亡國之
 命王城中下
 命王城中下
 命王城中下

所獲者雖軍士兩便特為五代一大契而有一二
 知心領之明也
 千民之不可不也
 至聖命其子
 宋初以官家
 唐之開基亦
 從理而父子
 十諱官儲嗣
 而紀雖曰補
 有傳故特以
 上舉兵入關
 召亂之罪也
 舉兵義誠輸
 死節既接手
 死節既接手

卷七

而紀雖曰補相非人其亦不學之故哉周帝從厚非
 有傳故特以朱明昭等四三小人專制朝權而
 上舉兵入關目不以友齊之舉者朱為等座稱
 召亂之罪也歸王從珂本姓王氏為明宗養子厚
 舉兵義誠輸將衛迎迎王勤進郭王被弑今
 死節既接手於危雨之中而得天下乃慨為長吁出

卷七

附為實良有德而時去者應扶立生靈軍有悔心
 則帝座已不可常特而劉幸石即之竹立縱蛟龍於
 原圖依其善處呼古又手從命也不亦難乎况怒怒
 項之力謀義文過之先關等其節度殺其子弟迫其
 求教契丹以兵四十萬送至洛陽立為天子百及石
 合四至十三年而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
 其速哉

石晉

收唐以唐胡崇之親地傳勢重同難以一紙制書
自校虎口者十春歸反之疑天平節度之授而款
之典寵自朝廷發之矣劉知遠倡帝業可成之謀奈
維翰進文事契丹之說恣任暴神繼劉長威以資
冠面偷取一旦之功名謂上唐時契丹之能不可忘

從錄注庫卷七
獨不思其出之簡貴矣乎又不思秦關門關以北
十六州中國失控扼之險乎又不思回鹘屈辱為
異日中國之患乎契丹視晉猶子晉視契丹猶父首
足制豈微利忘害故綱目所書歷著其既即位數年
其政無間尤收款之端而修宮之陳繼能集納

而實意不存強逼屬時忌而能納其說似有預防之
意然卒未能有行焉計范延光以不死而勸光遠擅
殺之既不諱其罪反認以大潘恩威兩失矣劉欲釋
之卒從其言而契丹之患益深矣
唐之合錢唯晉之切矣故安重榮之請伐契丹
不復命而與師難叛臣兩首而張潘外制權臣內
專當勸光遠而出系維翰為伯車威而疎劉知遠委
任不專其體失職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
頗以蓋晉祖使然也見了齊上重賞以社稷長君焉
趙等緣國家多難合重府建節命而立之捨桑維翰
之忠而信其奸臣之計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敵告
哀無環既聞其難因不困又激其來其始光遠誘

從錄注庫卷七

契丹之患十餘年維翰
收唐以唐胡崇之親地傳勢重同難以一紙制書
自校虎口者十春歸反之疑天平節度之授而款
之典寵自朝廷發之矣劉知遠倡帝業可成之謀奈
維翰進文事契丹之說恣任暴神繼劉長威以資
冠面偷取一旦之功名謂上唐時契丹之能不可忘
從錄注庫卷七
獨不思其出之簡貴矣乎又不思秦關門關以北
十六州中國失控扼之險乎又不思回鹘屈辱為
異日中國之患乎契丹視晉猶子晉視契丹猶父首
足制豈微利忘害故綱目所書歷著其既即位數年
其政無間尤收款之端而修宮之陳繼能集納

<p>冠澤入精相承然切父以件當永早類年官如惡聲</p>	<p>今日括民教明日括民兵後日括民財十八九懸泉</p>	<p>徵心髓正宜用知處自守之口類以爲此非安統之</p>	<p>時下詔親征欲先收瀘莫安定開南次復幽燕瀟平</p>	<p>塞北昔岡知爲解陽城一提是天奪之象而益其疾</p>	<p>丹其光恐而件之詞也前日委其手極端王倚勢美</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	-----------------------------	-----------------------------	-----------------------------	-----------------------------	-----------------------------	----------	----------	----------	----------	----------	----------	----------	----------	----------	----------	----------

<p>非不幸也蓋嘗之立國維城三瀕版叔付而大婦配</p>	<p>父歸夷而父子亂臣吳丹而君臣亂創業非賢君守</p>	<p>成無令十一年而實不而食何足惟哉但使吳丹</p>	<p>道盤中夏一方獨限外境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p>	<p>者四百三十二年是誰之苛歟故輿言者來雜備也</p>	<p>亡首者延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父禍同則本木不</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p>三</p>
-----------------------------	-----------------------------	----------------------------	-----------------------------	-----------------------------	-----------------------------	----------	----------	----------	----------	----------	----------	----------	----------	----------	----------	----------

後漢

劉和遣始以晉陽為效力晉朝心如金石封北平

王旅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安丹慶日不事南朝不

事北朝豈無所俟耶天下無主先正位號於晉陽武

行德河陽順表史弘洋州整聚安行人注諸鎮多

降向有不忍忘晉之心吐與其體大廟之虛名於既

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方而叔齊王於未北之先乎

日輕殺幽州兵最為盜賊法非仁也誘張璠而誅之

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遣使者殺李食

益便明小之陵不派麥飯非義也新天子享國長久

之道固如是耶故父子而一傳主聖德四歲一得一

失易如反掌有由然也漢王國祖歷帝承神嗣位

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物總機

郭威主征伐弘聖典帝前王印掌財賦顧命大臣各

顯一職以濟艱否善惡未必應仁奈何始定國毛

錐出財而將相如水火陛下焚身有臣等在而漢王

不能平甚至郭威遣領兵征問策進道趙知會貨

之可居失治三叛既平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留守

如更成卒又稍加恩內外已有收人心之意而都

樞密以外制內又昇之以維綱之勢在外若越關而

現在內者暴悖上陵陰疑未結政柄二三輕信群小

之謀乃謂國家事非門閥所知而一日之間殺楊弘

<p>乘父而事五代之說 不有執其說者 以其力而事之</p>	<p>一使聚郭威等而繼 彼執兵強忿之臣 各懷其責</p>	<p>豈忍威之延頸俟死 哉擁兵而南以滑 州延清源之</p>	<p>乘一朝墮地其初也 無功臣則不與而 功臣卒起而</p>	<p>滅之徐州之使方行 相陰之廢隨至威 懼立劉氏天</p>	<p>子須待中自爲之而 黃旗已微威懼天 懷難求腹處</p>	<p>宮未安亡也恐禍而 神游屬周明太子 唯兵強馬壯</p>	<p>者則爲之五代之世 大抵然耳吾於威 威贊哉</p>
---------------------------------------	--------------------------------------	---------------------------------------	---------------------------------------	---------------------------------------	---------------------------------------	---------------------------------------	-------------------------------------

<p>太祖 後周 省兒自開周至之 時號拔之衡南試 其主威漢代立</p>	<p>得國之初雖貴歡 珍舍後官實器可 謂節儉之主</p>	<p>而謂孔子祠釋唐 人俘聽過淮之 船立聽訟之規</p>	<p>百官上封事傳布 九經罷管田務車 道恤民專政送</p>	<p>見現有王峻以贊 車祿有范仲以守 法度有李穀以</p>	<p>開上意雖花項天 子幸國日淺而治 已固亦難矣</p>	<p>戰惟崇以柴氏子 嗣太祖而立相王 溥任王朴實</p>	<p>乃修禮正樂書定 大樂設科目而文 教彰形將</p>
---	--------------------------------------	--------------------------------------	---------------------------------------	---------------------------------------	--------------------------------------	--------------------------------------	-------------------------------------

<p>以供奉見疏，遂以既國被棄，莫足以快人心，遂發一其利，農桑之本，務本也，林蓄之茂，知木也，</p>	<p>親因能之錄，恤刑也，會淮南之飯，賑貧也，立二稅之</p>	<p>限，使民也，清運給杜，應信輸也，保任令錄，防貧，錄也，</p>	<p>內定田租，使高不掩貧也，借辦村，置備者，總公阜，極</p>	<p>漁也，益日唐官宗而後，政不及民者，將自年，五代十</p>	<p>二君之中，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至於廢天下，册</p>	<p>寺三千一百六十六，其仲修，錢而高平之役，首謀</p>	<p>與何以振，宗法，如宋州，真命金陵城，喜曹彬之獻，愧</p>	<p>而令自取，要皆有君人之度，人情大立，本崇訓之婦</p>
---	---------------------------------	------------------------------------	----------------------------------	---------------------------------	---------------------------------	-------------------------------	----------------------------------	--------------------------------

<p>殺孫威，怒實便而孟漢卿以監納，取耗死，竹奉，學以</p>	<p>相，益不復誅，張順以恩，將殺我刑，徐廷希以役徒，歌</p>	<p>併斬罪，加律外，創有條，究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未</p>	<p>然也，美德之玷，豈非不知學之過歟，宗王宗訓，以小</p>	<p>兒，奴婦處，南面，開河，東結，途人，感，范，價等，合卒，遺將</p>	<p>於陳，倫而袖中，解詔，殿前，點檢，作天子矣，不動聲色</p>	<p>手，移大位，當時比肩公卿，鳴玉曳組，事畢，慚負人，能</p>	<p>不令田橫之客笑人哉，歷觀五代，祇逆起於梁，篡劫</p>	<p>兆於唐，變覆條於晉，強臣橫於漢，朱李石劉之亡，盡</p>
---------------------------------	----------------------------------	-----------------------------------	---------------------------------	---------------------------------------	-----------------------------------	-----------------------------------	--------------------------------	---------------------------------

又何世世帝王自有其面目月洗出烟火不容不日

聖

卷七

七

附十國

上篇吳 南唐 蜀 前漢 無

四國

吳

二以爲方八

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競起盜賊易發義賊最先
起而爲之者以爲唐祚已絕而天下無主故也
爲更之楊行密起於宣武爲州兵要朝廷節制爲
更之楊行密起於宣武爲州兵要朝廷節制爲
更之楊行密起於宣武爲州兵要朝廷節制爲

卷七

七

以勤儉足國用天復初奉命討朱溫自茲龍興
繼繼兵火之隙乃用高屋之謀爲野易廣道之計
繼繼兵火之隙乃用高屋之謀爲野易廣道之計
繼繼兵火之隙乃用高屋之謀爲野易廣道之計

爵吳王諸將若田頌安仁義朱廷海皆勇悍難制
獨李神福不以孝子易志可謂忠而能力者矣若
斷崇信而不報發榮之德得李氏子而識其貴狀

一曰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一曰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一曰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必欲求明且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楊煜

吳人劉信於奔而信其必來，執其守，勢而易以全。

武前史稱爲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以此歟？

居喪辭樂，張徐兵諫而立陳，陳時政在徐溫，與知。

謝並領昇州，以宋齊丘爲謀主，招選叛將，團結民。

兵，楊湖僧解帝，號知濟山鎮，金度遂改吳爲唐，去。

徐而復李，焉知兵之怨爲民，誓不忍復言，手詔謝。

齊丘不以老相，恐亦慮其變，以爲王，金石。

生子，梁即位，徒好文學，故稱梁朝，等皆爲梁朝。

延己以政事，而宋金玉璽之，任其歸於南。

而有佛子，善德之號，爲佛子，立百城，正而坐，配。

礎，所以有畏陽權之，也。嘗作兵，息民，將終身不。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用然主將臣依一舉取覆是天下之一舉

<p>信問而殺之樂若水之懷斷而斬之師至矣旌旗成野而不知乃欲待日舌疑以存其國不亦</p>	<p>王連 成都而陳用受我使就西川專行關外用王先成</p>	<p>王舒 臣等無能及起宜華院柳文龍</p>	<p>花冠取醉能施取雲漢之服</p>
---	-----------------------------------	----------------------------	--------------------

<p>莊宗有吞天下之志而樂與主事民師之言</p>	<p>有十一子偏聽立少進底誠亡恐大並知解為甘</p>	<p>安勝和平之繼而二人無故為其建廟結之</p>	<p>進稅以饒要者請主事建廟正始</p>
--------------------------	----------------------------	--------------------------	----------------------

中原則及軍人
執起劉忠節公
自方期為共

兩漢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劉忠

臨三道禁絕門天險曾不足恃五程禁絕門至

汴矣嗚呼不死社稷食生至今低今母氏慷慨

地不食以死也傷如何誠而漢劉忠在昭宗末為

清海節度使有頃表奏封為南海王弟殿解趙花

改國號漢用開洞滑而立學校設選舉傳分及庶

開唐兵敗於周維酒酣飲期以身免于無年少

蜀川郡民困極矣宗祖方謀下蜀未進加兵而今

南唐遣丹告諭劉不奉命於是唐漢尹能珂受

役罪豈知於鬼神所能免耶然劉仁恭之據幽州

也攻契丹於獨屋之板燒野草於秋箱之落北人

仁恭五年之秋劉忠節公卒

仁恭五年之秋劉忠節公卒

唐昭宗收長之不放犯繼乃收復敗于內亂

紹成殺其牙軍梁又攻治州而稍背殺以兇奈何

生此景役因父自立防出於骨肉繼忠生於屏

輔守文以兄嗣弟而不克欲作河北天子為道奔

晉王來攻昭廷被執無人奪救繼欲避客之

深安可得微繼逆不道固宜先亡

北天去唐昭宗

昭宗是也

昭宗是也

昭宗是也

昭宗是也

昭宗是也

<p>社稷殿賢宅之屬居章秋之封國發軔平門於 祖之側而不日覺故雖從坐東偏安者遺其在 人掌握太宗不遺似不得歸先王世守之土不得 不懼禍而納之矣鍾離海一封身仍王爵若干 君弟若孫並皆擁旌旆秋賜春過行禮禮一時猶 念於他之拒命而失國者歟楚王附股昭宗朝判 楚</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社稷殿賢宅之屬居章秋之封國發軔平門於 祖之側而不日覺故雖從坐東偏安者遺其在 人掌握太宗不遺似不得歸先王世守之土不得 不懼禍而納之矣鍾離海一封身仍王爵若干 君弟若孫並皆擁旌旆秋賜春過行禮禮一時猶 念於他之拒命而失國者歟楚王附股昭宗朝判 楚</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足舉心民怨義國九龍股作而惡振敗但之 固知張季無日矣希廣希壽不四三年以及希崇 南唐乘其亂而取之子孫行之得非窮者極靡之 報即嗣此則時進長攻潭周劉湘相須成功而行 遂留心民中周仰命銀武平其子保備嗣位文表 變而據之乃求援於朱溫義舉延劉所獲荆南商 手自操江陵公孫師度納以白水侍機祖孫 外郭受封劫海邊嚴治器械不克遂志於變又 欲父怒於楚委其勳而思自閉於吳志亦早矣 迎敗劫於希範劫於城下不已蓋子從權繼之 親賢趙士孫光胤見敵而能陳高在陳關而能 侯</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p>馬殷 馬殷 馬殷</p>

自後

王齊知

王齊
王齊
王齊

王齊
王齊

從刑安陽王成功而能越秦齊君臣相得者保其

得臣於周保助諸令於宋仍據仲施理及機冲而

宋祖先入成休也之言果周保德之難遂假道出

師不卒歸順王猶欲進保而以假強強豈知處

輕騎危生束手聽命不暇三州十七縣奉納恐後

此若主齊知之得聞也先與其兄潮水母以從

知寬刑海賊境內以安自赴輸以及是獨離附耳

稍能遠事四隣而據素難為福王友但王親嗣位

不固固會成事無一善可觀更難得奇虎兄弟

知寬刑海賊境內以安自赴輸以及是獨離附耳

稍能遠事四隣而據素難為福王友但王親嗣位

不固固會成事無一善可觀更難得奇虎兄弟

知寬刑海賊境內以安自赴輸以及是獨離附耳

稍能遠事四隣而據素難為福王友但王親嗣位

不固固會成事無一善可觀更難得奇虎兄弟

知寬刑海賊境內以安自赴輸以及是獨離附耳

稍能遠事四隣而據素難為福王友但王親嗣位

不固固會成事無一善可觀更難得奇虎兄弟

知寬刑海賊境內以安自赴輸以及是獨離附耳

稍能遠事四隣而據素難為福王友但王親嗣位

不固固會成事無一善可觀更難得奇虎兄弟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劉榮

相攻建州延政借國威用割劉皮而起民怨怒

浦永祐而失輔臣於是建人迎唐兵而延政以降

東漢劉崇漢高祖母弟也重瞳眼平秉劍河東因

際於威問計鄭思純上州之征賦收家保籍丁民

以親時受恩帝遇害思欲起兵開迎立徐州相公

而止當是時人皆知周太祖之非貨意也而崇獨

喜曰吾兄為帝未以故崇崇之不難之以明無

他而城東代漢淵陰被弒崇乃正位號而嗣李

雖役周不克養當不願做終崇之世稱稱紀希周

主公從借遼南征而大挫於高平承御結李鈞以

伐宋而有歸州之敗猶欲恃無為之相若援吳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山八

搜經法原旁註卷八目錄

萬里錢 吳師兼重制

宋朝紀年

太祖皇帝十七年戊申至丙午

建隆二年乾德元年開寶八年

太宗皇帝二十二年丙子至丁酉

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元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

道二年

真宗皇帝二十五年戊戌至壬戌

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四年乾

興二年

仁宗皇帝二十二年癸卯至乙未

天聖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元年寶元二年康定二年

慶曆八年嘉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

英宗皇帝四年甲辰至丁未

治平二年

神宗皇帝十八年戊申至乙丑

熙寧元年元豐八年

哲宗皇帝十五年丙寅至庚辰

元祐八年紹聖四年元符三年

徽宗皇帝二十五年壬午至乙巳

建中靖國一年崇寧五年大觀四年政和七年

和一年寶和七年

欽宗皇帝三年丙午至丁未

靖康

右宋九世歷二百六十八年

法原考證卷八

古虞顓 光邇湖原本

聖時錢 吳仲章事輯

汴宋

宋太祖聰明神武當有同金之徽焉之序亦光應明

宗一就黑龍嶺漢東之田回方月人神其相日光摩

強者其神開國承家徽祀 自意偶然哉方其高平

金錄卷八

於無滿口楊瑞聖前使清流告歸感名曰蘇

師馬建修遠漢之雪漫出升陞之師天意人謀斷可

緣矣迨夫黃袍加身遠歸京邑大志果遂形往建彰

天下自此定 洵天命之有歸也即位之夜 萬方無

民之苦百姓有恩肩之地處遠漢唐宗之西但

實幾封未歸應則設險建邦尚有遺事此無幾矣則

南河縣其銀鑄西無寧夏則三條其銀鑄照寧以

是而構兵宜和以是而失國僅其所由來也乃若

尊四祖之廟增拜聖賢之祠

白起保而武教肅先遣使貨南州然後以次制平

皆北化而均而澤郡定東克順運而南南地西克

孟和而平

服後似於吳越平

將出師必戒以勿勿華掠生民平則多殺每以爲

將侯可庶斷然不吝是以臥輦之軒雖既味無不

厚爲治而年錄廉服亮渾安碎七寶之

博而應素教矣廉最義食命惟繫因定折法

大辟戰矣賊更重糧而愛民深矣其崇備也千金勝
 其制兵也親臨講武立更成法廢用非由而留意防
 其以重邊防解嚴和而慎將士其御下也常奉轉
 對以廣言路補職充養而信用人其始也擇之精其
 其任之久以文臣知州縣選勇備公議之權以
 其知縣設監而率精兵之外且又拜兵權於
 其之國權節於殺死之吏而怕術權之重來錄
 其其取士也復振平之科舉試之法親御殿試以
 求其才其理財也置封樁之庫禁漢休之賦立轉運
 使以和利惟至於聚賄賄賄忠義也厚遠被庭
 之為王所尊也

而也又又分給故友于也重門洞開惜心學也推
 心置腹無忌也官制廉潔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
 任在也犯法有制肅紀綱也書曰屏凡樂聞善也省
 官增俸勸廉以安民也遵母后之教而享天下於
 行進步之第矣公天下之心也談漢起石真而道
 之而將論以成其為者也
 以得其成功則又愛民以將廉受之權也治家
 功成則禮作樂就稱英仁之主信哉但五星聚奎則
 啓文明之兆女真入貢亦伏降之禮斯又世道治
 配之大關係也故太宗派英斷微勛自勵錢氏納
 王洪進獻地親征太原而劉元正無神人朝而根以

附泥一之積有足多者然高舉之役廣州之役峻濟
 之役陳家谷君子第二夜上將榮華下損應然不知
 凡幾雖有白馬之騰代州之捷鮮河之功不足償
 也繼逐盤據蘭小波竊發巴蜀繼輝而保忠復
 振小波死而李嗣益顯李嗣以而強徐復熾若非張
 陳便宜從事安能化賊為民非池沼召烏白龍之捷
 未必及人等無何乃貴花內花脫燈元元功自任
 勤華功業固如是哉若何君和正對日秉典所在士
 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等見都城外不城垣慨寒死
 若若若願陛下視近及遠蒼生之幸也遂受色不
 不越時而東正麗市之自繼定可知已然喜讀

作秘閣承選書而曰開卷有益立崇文之院封文宣
 之後賜經白鹿兩令恒臣請車或讀前代史而不令
 之業便刺史之任中丞論之則嚴嚴職之沐榮寺觀
 之重重希疏之消隱嘉祥放之因而因岐其收而推
 散山致淳化主道之間治蹟為宋朝稱萬而且忠正
 之正端定師位陳朝真與鐵李沉之風度端凝
 手仲甲之遠使不尋致齊賢之才兼文武明良之

不虞其有也仁親之主表其情也
 正目擊殊失待輔臣之過而剛愎不度屈為卿之罪
 裕陵武功之元何能自解於燭影斧聲之疑也平
 思德宗正始遇其舊省政從簡易率犯於室而
 弟重吉火入東齊通變帳中則樂政之威以
 之禍則作為天下蒼生得無其害而
 四九經法元史動無端足稱權重之費
 之初哭升入座應和聲勢乃識分功有
 幸江市之東來公獨屏屏與士家勤親征王
 一動而神燭燭商調齊勇大履履河丁止不過

日登其以帝為事臣使遠相之策蓋行將使
 不庭可保百年無事奈何身心歸葬墓下一盟不敢
 短髮者使三十有九年陳後處府之悔靖康之禍
 非帝胎之報親王州伯邊之策何完安邊之責則
 武內卿勝勝必爭之地君相無事在使來濟身死王
 日登其以帝為事臣使遠相之策蓋行將使
 不庭可保百年無事奈何身心歸葬墓下一盟不敢
 短髮者使三十有九年陳後處府之悔靖康之禍
 非帝胎之報親王州伯邊之策何完安邊之責則
 武內卿勝勝必爭之地君相無事在使來濟身死王
 日登其以帝為事臣使遠相之策蓋行將使
 不庭可保百年無事奈何身心歸葬墓下一盟不敢
 短髮者使三十有九年陳後處府之悔靖康之禍
 非帝胎之報親王州伯邊之策何完安邊之責則
 武內卿勝勝必爭之地君相無事在使來濟身死王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武衛將軍贈張正陽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中夜忽驚半之黃髮莊周之好觀莊之夢滅誠內
 不覺其夢之非夢也
 之使作雅觀之宅序其陳設之封容飾對策之
 直視突發欲藏活下人吏皆用刑終身不序因月食
 而致宮人固早經而修然結因日食而除越職言事
 之樂瑞豐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惠而出通天之厚
 不任其廣濟四年而動德長平上州書其意
 升竹赤子其仰畏天俯畏人之意耶然足多者乃德
 王皆在相連處會而同時登用耶亦王並為陳
 官張方平多所發明神世術武功克復感而動於京
 師魚腹傳於黃龍閣老下下世事天下異人幸時

孫黑王相公在樞密院任宰相府卿公善北
 使之職神觀公案西賊之照歐文忠贊時文之怪伏
 武襄成也州之功將相皆得其人人情實於夢卜矣
 進無運之圖則陳陳開陳孔光之傳則應定而君
 離范候之顯髮相白而王珪之草部最貴才將起
 以不作聰明立其成其若若神情而政無合殘刑法
 似難隨而為竹个尤左右豈襄贊伴而不傷治體朝
 若雖有小人而亦勝於類可謂三代以後之盛主也
 且好學崇儒自御經籍給賜諸州學田而設州用

[illegible]

得志者壽君不堯治不三代不止乃以王侯之相
 某林甫之志懷少正卯樹杞之益祖弘羊之智執王
 莽之足行官與吾商榷之術論理財則附會周禮
 經術則誣毀春秋倡三不足之說以聖君紛更折法
 以君民相狎少容藩衛自用喜同惡異不近人情范
 三令人運矣惟斯人進而後漢書之一公矣蓋
 轉長皆以國事相親致人有生者病死者之一時
 所用者佛法沙門護法普願侯之王理唐大之而
 英家奴爪牙之薛向陳仲宣張李定固不但察尉之
 銅繩金相之升之已也原其柄用始於韓維之稍獲

公先之力而青面之法乎始之王周而助成
 之相典手其口說區區奉行庸沽名見於都堂曆日
 雖陳於市肆用力邪於溝壑取利文於國夫其主
 之權榜付吏呂勝之信約會國於不悅惟天下
 之國方目於石為今之古人毋論明三朝宰相
 不之信雖以母后受王之職言且不入而不終其誤
 若生龍天下者周鼎之版鼠也以故歷英如一定
 者總官幸行如朱粉昌有被抑輒以稿之自臨問復
 建其職規兄過之王安國見竹於時而坐公詩來

被囑問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三十二人猶為國
 有人手嗚呼吾逐法者民自不願安得現心如子駿
 此既而州縣使
 何謂其民之困
 困又欲用之於兵不思苟公有言曰願二十年口不
 兵千足一起所繁囂禍不細太皇后亦云生靈所
 繁未易以言奈何征役交趾捕殺西夏用能本而降
 州州縣建銅佛用銅而十五溪用銅而皮富
 民自謂漢武而駕周官不知神考之是音南至而
 吳師愈衆王師之征船木出而吳國益深用欲取如
 子之計割七百里地以界邊遂為異日之兵豈不第
 應跡蘇州同當乘其內變而李煜以復者尋聞再舉

無功自縊率以來僅得夏人六堡而窺武水樂諸役
 前後喪敗不下百萬甲兵鈍敝窮困生民出兵秋相
 拯濟交趾藉為口實至是而退居金陵嘗書福慶手
 悔之矣及以是知卿群奸誤安石安石誤帝而帝
 誤萬姓者也雖臨朝震悼中夜環顧鶴成病亦何
 救於填亂耶雖然以帝之天性孝友敬畏師傅應於
 存孤死節贈得立廟可謂得其正矣使與偏明道學
 之議溪周子河南二程以及康節橫渠諸賢後先疏
 附而以斯近相天子必能成就其大為為之志奈之
 何鶴祥既驗國是日非也惜哉斯宗切叩宜仁蒞政
 貶蔡確以推姦黨而司馬以慰群情除六事於朝榜

<p>人入不敷出之計... 惜金玉之君子... 沃而召大程... 學制而任伊川... 輔政劉學... 元</p>	<p>人入不敷出之計... 惜金玉之君子... 沃而召大程... 學制而任伊川... 輔政劉學... 元</p>	<p>人入不敷出之計... 惜金玉之君子... 沃而召大程... 學制而任伊川... 輔政劉學... 元</p>
--	--	--

<p>人入不敷出之計... 惜金玉之君子... 沃而召大程... 學制而任伊川... 輔政劉學... 元</p>	<p>人入不敷出之計... 惜金玉之君子... 沃而召大程... 學制而任伊川... 輔政劉學... 元</p>	<p>人入不敷出之計... 惜金玉之君子... 沃而召大程... 學制而任伊川... 輔政劉學... 元</p>
--	--	--

漢氏之政者史
 一小時九元九角
 太師是也
 大邑之有
 老司馬國之五陰斥官一而欲飲殿之三斜
 小色十二有飲者謂七市之轉爲聖製始於大防

之引機以於前型之引機此火即垂火入與鬼

賢者猶懼不堪況以浪子端王嗣子乎哉亦聰明絕

卷八

人技巧百出。初年用賢夫邪君心未誠自鄧洵武殿
人投元氣。劉伯溫亦以爲然。陳公亮曰：「劉伯溫與余
共事，其言多不中。余嘗問之曰：『劉子，汝之言何如？』
劉曰：『吾之言多不中。』余曰：『汝之言何不中？』劉曰：『

愛莫助也。而卒貽天下之大憂。大傷心腹之患召落京。

而麗忠彥用舍劍管傳編而國顯謀榮辱異於安

民愛名之免納石陳不愛君不惜碎首而六賊孽孽

學堂前構陸佃一百蓮花能熟於是年自有公相出

相之稱。聖成有隱相之目。竊帝欲建父兄之上。而

名在文苑故自見西
歷之。

困之以兇其義惟事奇淫非信邪說故一壞於報復

於玩好明珠則花日麗更覺奪目載以木舟有聲鐵
 簾約而東南有小朝廷河北環以美亦市珠子選矣

一、爲方士，則漢津典事李良之說而定新業條

養身法原要

卷人

主

九闕老志凋微存昔遺妙得賜號矣一感於神仙劇

道君矣一恐於侈樂則有揭版山之作而修飾殆希

之泛與者不可勝紀矣一感於土木則有延脂宮

作而豐屋華櫺門千萬萬以美觀夫

最得志於西羌則謂邊境可固而李昆來浮海

通女真一 感於兄則收免大錢收經制錢拓田
 於京東西路剽掠備道而民皆仰為牧場窮而無告
 先一感於微行則十日囑第主奉第主婦上高難
 千金不附飲歸叩損感傷市而曹補之謀獲真矣
 身為萬乘之上而若天下之民以養耳日鼻口者幾
 三十年古云無道之君以樂樂攻市之謂矣故蘇明
 升即明也京師則大水也日中則有影了也婦則生
 足男則孕了也東宮則見於禁中也而危遊焉致家
 形所出矣約吾象則之得胡受元主於大度收告臣
 通元物也志御也高謀室右胡開方則則起於
 州也起江則起於淮南也御則則起於山中御印

則起於河北也而弄兵傾地大地分裂矣百姓愁
 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惜敗亡之兆近在目前且
 女真之隣境兄弟之國幸災而動取是禍也昔漢
 天章閣天地鬼神所驚臨重言自我行之卒之新
 伯於白溝樂師演於燕山十五萬之師一敗幸地
 天下之財以充軍得七城城其非乘地且加
 通其深立得許梁宋船之先見而除名外與金通
 而內納敵既納敵矣而又兩首於金何怪乎邪
 師為鄰而金人則太原故北馬分修其東起
 宗內而前朝無人四顧傍徨中國勢將於危矣
 之秦納陳東之疏城門閉而官路開矣其如信任方

提錄法原芳庭卷九目錄

魏里錢 貝璵等車帳

南宋

高宗皇帝三十六年

建炎四年

孝宗皇帝二十七年

隆興二年

光宗皇帝五年

紹興

寧宗皇帝二十一年

慶元六年

理宗皇帝十四年

寶慶三年

度宗皇帝十年

咸淳

恭宗皇帝二年

德祐

端宗皇帝三年

景炎

帝昀二年

祥興

北朝

○建興元年

太祖

太宗

世宗

天顯

聖宗

應曆

保寧

聖宗

統和

興宗

道宗

清寧

末帝

天統

天慶

保大

乾統

天顯

保大

太祖

太華山... 復有甚使主... 之錄遣使以撫河洛... 省元官與就令以悅人心... 以任方面... 可全而... 無一人守矣...

復有甚使主... 之錄遣使以撫河洛... 省元官與就令以悅人心... 以任方面... 可全而... 無一人守矣... 金來則金之地... 金去則金之地... 金又分中原之地...

以帝劉淵忽馬... 趙康淮陽而作... 路俱潰其短... 復者獨在此時... 自發故以來主... 叔固威則和戰... 而況次師平江... 史 33 - 169

以治兵其效可概見在古以和為本
 帝以和自愚而東國又欲兵以得和
 疏皆不見報而其父且謂論之名屈大
 得和之約俾得河南之境而元本悔其
 明公道中人而將若吳亦到而胡船王
 時不再來縱難便失一日招船而繼三
 即為之疑其戰而帝又為之情落方若
 以賦情實之以張便俾十年之力廢於
 帝之駕終於五國城矣胡士兒海府空
 可忘其願乃優游文翰事二十四日
 曾不知復得秋之樂於子夫差而忘越

父即怡不思東都抗倭存趙時而趙小
 國固身計他平權臣在內岳少保且不
 和怡方謂天下太平而陰險深阻成
 排屈已而能致復以抗疏誤國而能世
 上策恢復而勝敵九成等以誘和議而
 王
 以要脅而金三官屢試式不能通而洪
 至有平賊清光而遠東地與姓同而改
 慈同情机然則宜和致怡生玉棧豈非
 狀况兼父子孫當國三世同傾史職最

之戰之勝遂使州... 於股帝遊敵約首相毋易沒云一德格天不知萬世... 遺其十九歲時政之流弊愈添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掃地生之朱雲之劍創死無餘而之新修君子深... 應興一刺誤等副車而丘文莊乃謂相有大功於宋... 阿其謬故納死劫承實中請償而左遷于給使言而... 學實宋幾金元進去集穴據我江北立屬吳山看... 花洛陽幸而帝興起食斷將親征生功成於采... 石郎主被載於瓜州而我江左復得乘蓋由陶朗伯... 之益州也方之如則豈有回天之乃是時豪傑並起... 忠義者典劉鄩則復舒州公王友直則復大名公耿... 京則復東平矣皆能權歸於正正天相恢復之時帝...

果自方唐使允文輩得如幾度司舉之功豈特稍... 擬奏願而已哉奈何功不加增及乘陝西漸復之三... 路而自沮其戰功雖之咎也可因修三戶可以亡秦... 田有一成卒能祀夏商宗有江南之苑地有中興之... 名猶有楊過山之頑德銘儲有胡康侯之松相獨秀... 兵以及守為實則無補穴在及登固耳何有於... 中原何有於二帝復始始處於汪黃其制於敵曾長... 備有餘而則斷不足為康寧有東京之提舉進有... 西京之提舉進有百軍之提舉立有徐州淮陰之... 提舉進有百軍之提舉立有徐州淮陰之... 提舉進有百軍之提舉立有徐州淮陰之...

[illegible]

守無以制勝去十手而敵十指在先密其利害舉朝
 皆婦人固不足以任此而任賢不尊親公視師江淮
 趙月即罷楊中賢良之策諍不言兵是向心也跡其
 遊龜而然時享用微大而進其備使卿九文相繼
 為相則中克家洪居樞府作敬天之圖明教干之法
 提象云與步走
 指重南催屯田孫融舍法於諸將使軍備調恰適
 內侍不得與兵職似可有為者然楊王抹耳耳
 龍大副軍鑒結權政巧言飾說之人抑其相繼而正
 心誠意之學實所厭聞專意一張或而四寶麗特
 令選謀官而三人不報恐士大夫倡為消滅成益
 通用派會轉故主淮陳賈之說得行而諸儒道學病

為邪氣妃嬪滿前理意惑溺妄贊仗師死殺台無曉
 事之臣何以為報復之本故雖雄心遠慮無一日
 不在中原無一日不行天、王主津圍而欲以公心
 消朋黨之禍實秘事者而日朕每事以德宗為戒而
 陵寢於奉休之祇神州皆不麥之寒刑塞上流兵力
 將發兵之實未益一二而乃欲典一月之師舉朔方
 之復以水攻創於伊吾之北不亦難乎故雖易表稱
 實收臣藉延滅除殘節制正敵國之禮而中原卒不
 可復也若其隆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所施設師義高

<p>國事日非矣專國既久希立益世功名以自固於是</p>	<p>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憤心而下部伐金</p>	<p>是端於辛棄疾附和於鄭挺甥友龍之徒故華岳軍</p>	<p>啓發則遠京丘憤論首事則不納南北和好四十餘</p>	<p>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蹂躪輕唇兵端呼金之營割骨</p>	<p>不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通羅謂金之不備後後惜</p>	<p>此部不足於紹興之而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於他</p>	<p>之之手以故羽檄日奏無報不願惟舉再遇政議有</p>	<p>現江淮之民據於軍需惟求過防守有法而吳騷西</p>
-----------------------------	------------------------------	-----------------------------	-----------------------------	-----------------------------	-----------------------------	-----------------------------	-----------------------------	-----------------------------

<p>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泰再壞於</p>	<p>開禧之端不其然與然自能引之罪而曰諸將教育</p>	<p>之條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自棄先已經之育何足</p>	<p>惜自中興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辦亦孔之陳矣豈</p>	<p>高孝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思義人之善其值幾百</p>	<p>意兵以便金金亦報而求和乃屢金盡而事無成</p>	<p>好守精人寇事則固急而方決策五月合兵威名精</p>	<p>表於境外而蒙古已虎視於漢北矣侂胥既誅是非</p>	<p>已定刑罰開關而諸將官劉燾劉正為有功於者</p>
-----------------------------	-----------------------------	-----------------------------	-----------------------------	-----------------------------	----------------------------	-----------------------------	-----------------------------	----------------------------

[illegible]

如能到上海來平急之難得者不若由上海來則難得者有人幫助困難則一戰決元中不決
 而之損失則難得者有人幫助則難得者有人幫助則難得者有人幫助則難得者有人幫助則難得者
 三子也幸甚

何破亨耕稼帝后三宜與元偕北海內山河皆非

漢有敬南民物不過周餘似道留輜忠以道君父至

於如此雖假手於鄭虎臣之一拉少伸神人之憤何

[illegible]

足跡天下丁巳歲而萊陽舊忠二王在萊陽宜中

其立益王卽位福州天祥世傑壯心填海苦膽憂天

抱經法原旁註卷九

同靖宋身寄海島秀夫渡瀨朝衣與畢迎戰於瑞安

蘇軾有青廬之號而斯使陶爲米守節義文章固

不可屈春秋獨抱克靡所施其炎不祿卽世福州衛

學士王士禛等奏為
 臣等謹將各省
 學士王士禛等奏為
 臣等謹將各省

王曰：『爲慶宗，太子天未釋於不怒，帝豈棄乎？』臣君秀

夫立之遷舟匡山期攝政於憇元寄乾坤於水上元

人憊宋人怨。北兒樂。南兒愁。浮屍流血。離雄迷分星。

100

千載元符興而宋祚始
雖以爲且無不故傳萬已
必能乃以是故傳萬已

陸潮中元舟槩作秀大朝服負帝世傑辦香祝天趙

氏一塊肉。蒸江魚腹中。甚大。宋興
十年一沐。

<p>山陰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p> <p>好音聞達至德新遠景爽頤神興潮如併於越中岸</p> <p>於全終工於元得廟其感豈非容容處而武備莫廢</p> <p>論多而成功少之謂然則指忠勵節文山倡於南</p> <p>台山繼於後直與并峙而公爭光比和夫豈漢唐之</p> <p>所有哉</p>	<p>山陰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p>	<p>山陰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p>	<p>山陰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p>	<p>山陰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p>	<p>山陰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p>
---	-----------------------	-----------------------	-----------------------	-----------------------	-----------------------

<p>附北朝</p>	<p>吳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與車莫矣同顏而異</p> <p>種其先國於鮮卑世雄胡漢會合所有八子名八</p> <p>部人人咸推一人爲主建旌鼓以號令諸部因譯</p> <p>始典之地而姓耶律七傳至阿保機生而英興乘</p>	<p>太祖 號耶律</p>	<p>聖德川廣爲主</p>	<p>聖德川廣爲主</p>	<p>聖德川廣爲主</p>	<p>聖德川廣爲主</p>
------------	---	---------------	---------------	---------------	---------------	---------------

豫案

景案

晉王叔安地遺令志切中興既而政我內臣
漢周革命使王大家悔志請和令北漢二師引兵

伐周燕王主戰作亂行狀清王述律謂使述軌而

伐之程宗好獵嗜酒樂忘心恩不理國事人謂燕

王幽州則其章駭內附不果是時周既再傳國方

行道故周王自將以取關南惜乎未進而遽止

提錄法原新註卷九

州款使危人行狀元使之子賈立爲景宗以廣守

將爲衙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后輔和都計却戎

備道高麗前歸漢使而以六萬騎寇走州至宋祖

欲以二十匹結事一

厭後白馬之役敵烈威曜難周之力以助河東

景宗

景案

大勢丹

傳位聖宗簡而年十二太后蕭氏尊國復號大

契丹帝以而前蕭道清自遼國東北擄兵邊郡

兵既挫宋主攝征是以轉北境盟利用成約議納

盛幣或毋片盟至於伐高麗謀賊走王萬與有

各之師討叛叛之賊而其宗升迎遣使叩祭尤爲

庶幾焉與宗宗與稱斤治國以嚴妻而叙王母獻

御先聖致追懷之正色固非可責以禮義者其仲

景宗

名勇何見逐末商

漢世時先民女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阿得世祖本下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余夫祖

之餘值延相允之際勅勅精果收兵遇重

功惟願猶具先慎慮臣口阿得為先就制人之

言侍從而出綏相大就之辭以滿萬之兵乘得

天之助取密江脂泥河從家物以稱帝即所居而

就全乃大相急忽荒政之日遣使陳和正王受臥

精苦磨之秋備制不服建江派木之眾一併而獲

精馬派江之師同時以消世非大耶於是被邊上

京附東家亮中京乘勝取五十四州乃陳建法皆

既獲製女具享其與中國之典者無異是時國勢

以武成賦兩利取

昭示

主有欲除天子是作

主有欲除天子是作

主有欲除天子是作

主有欲除天子是作

主有欲除天子是作

主有欲除天子是作

約乃許歲幣同達他日指馬口實而宗義之祖

稅者此其始也又宗義之祖山十金之詩已中

其欲果能休海上之盟終久不忘也耶太宗時之

固立意肆惡陳城邊之役虎視中原假不相與

之版渝盟故昨因得就其南附津京磨落宋室帝

后妃始金寶圖皆皆享而此所有銀平粉粉禮而

慶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乃相繼企先以議和

度韓繼不同建奏新立議歸上皇以滿好而格沒

入渡江東下如入無人之境熙宗易稱馬以武元

聖明云金主劉昫曰
壯心不健平賊酒自
造酌怒投大是何理
耶

制又置屯田於中原而紓其北心不能不達
此言屯田之利
 酒好救國中多販南伎無功人懷疑懼完顏亮

[illegible]

逆節久萌試宜自主冀明皆之辱而還燕泉衣冠

[illegible]

文物而計屠城之府。則忠良婦姪盡入。

卷之三

蠶絲品之銷路，實由熟練之技，以加工，而穿以機，其

或謂謂所未有者故系道大對前訓曰彼身試性

卷九

此六人聚筆于余以定稿
而會則猶也知彼上而

君而奪其位。興兵發問。有名哉。噫。亮本欲平江南。

嘉慶元年春，臣等以賑款平糶，被災是北，并天
平開濟，於所賑之民，及至六月，穀價漸平，臣等

改元大定其如東京立新天子何宋石既挫瓜州

此世

難作殆天假手於元宜以殲之耳世宗雖寬仁節

胡之腰中書

松心厭干戈散南征之兵遣報諭之使講和三十

和撰後應 生編下 河内書院 録存

升與民休息乃剪鉞定方無治而家戶殷足
 關桑茂林

以無用之人用之於無用之地

銀坑冶之稅以利民不以無用易有用而謹釐弊

於任付敢遺此之飯非御而不納淺斷延罪

飯後生痰嘔吐泄瀉
有無此症代吟

或十七人北方稱小堯舜焉且其命子而以唐太

這王德公自到王族
與他系有人相會耶
王德公自到王族
與他系有人相會耶

宗之意爲非海濱王所爲爲戒又以夫人爲林簪

一、所請以財、

民之儆終身不立非賢明而能之乎宗聖志

[illegible]

作濕色而和五十三經字作和與支人女皆不

金剛經

韓侂胄定議伐金。於是僕散揆分遣兩使。江表大

本館附設江蘇省立圖書館，專為推廣教育，便利閱者起見，特設閱報部，凡欲閱報者，請向本館閱報部接洽，不勝歡迎。

震立宿議和還軍下蔡嘗其朝夕宴遊不親國事

西國商會館在倫敦大坡起
土莊作龜山事將明西士坡
遠近今開元

荷門十指濁亂朝政鄭王叛於內邊鮮開於外面

河北河間縣

東海郡侯

國勢危矣至於衛紹紀綱大壞蒙古奄有山東而

此則人力亦非所貴。代以金

河無林已如傳說事而如王任控外近聞有金

不

卷之九

宋

宋

蓋起京城兩開水和不許失將士心胡漢度操兵

胎制試若立幼并上則既望日宗地聖

兵革無有將焉出甲是之故本根獨不思

獵師志在得鹿鹿之所走顧必從之蒙古既能越

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常之水以灌

汴況張挾果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而

宋

宋

嚴州視以嚴將三府六州內附動勢日盛公教已

形乃款外征倭威是兵宋夏內救固恩自連立

哀宗雖立於被推之際雖能動慶源賦專任其

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所恃總領

和尚有大呂原之捷衛州倒回谷之勝而三州之

防中人雖多今日門外之兵長城之馬

敗後益自足而張仲死於洛川完顏不

宋

宋

於徐州金之健將從卒俱盡不可復為矣奔河北

走歸德入蔡州傳伶才歸同死社版九主一百一

十七年而其國略與汴宋相埒片也康王為

於金以靖平今也曹王為於蒙古亦靖平昔也

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今則連不蓋退師河洛而

宋

宋

亦遂幸相以無意而退其勢全甲之

數中而殺蒙古行人唐慶等其平州人校金國之

使歐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之郭舉師以城

於金全之武備亦以城降王璚徽宗奔亳州而

雖不還開汴金主奔河北而逃不盡亦開汴焉

金主奔之至大定二年三月三日

以次者則上至
六輔酒宮女三十
餘人及男女僕有
家奴二主及族等
皆備執手和香
酒樂器備極尤甚
然此時不啻入非
域立時宰戮外兵
入其衣取財物悉
王以出之婦大驚而

續錄法原卷十目錄

順宗 吳璠等重刊

元初紀年

太祖二十

太宗十三

定宗三

宣宗九

世祖皇帝以興中節度使召巴剌斡疾來佐

中統四年至元二十

成宗皇帝至元十

元貞年大德十

武宗皇帝至元十

至大

仁宗皇帝至元十

皇慶二年和

英宗皇帝至元十

至治

泰定皇帝至元十

泰定四年致和

明宗皇帝至元十

文宗皇帝至元十

天曆二年和

寧宗皇帝二月

順宗皇帝三十六年癸酉至八月

元統二年至元二十

有元凡十世除世祖永平正統二十年歷八

十九年

卷十目錄

提錄法原旁註卷下

西吳湯寶升崔林原本
魏虜發 吳陳彪市輯
九紀

元稱帝支流字端發連家母北地郡涇陽人魏世
為家古部長至九世孫也連誠之子高深溫鐵木

前深沉人畧用兵如神任機軍坊曲律而出將入

提錄法原旁註卷下

相得良佐用耶律德材而文武俱有能臣有烏

桓泰集之師勇勇移其寸之勢初據文於各湖亦

烏敗走既揚鏢於乃蠻可汗敗詠且衣人以已衣

乘人以已馬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狀貌音

像永亦欲許婚不得已為天命人心之所係局矣

即位之後先征西夏大敗於南下山東河元在

餘城還師於蘇金人獻子女弟繼克山山西河南

咸國六十中原皇帝入人日中曾有金主成公

年下金府明年脂全州以承承示開成二年附帝

於翰羅河立向書以統遺表督行首以朝附衆衆

鈔掉以餘餘件部縣以鎮西城而頂端一見即

日班師深慮雄心遠過金夏之主六聲告祖拖雷

監國越二年大宰窩闊台立德量寬洪信任賢輔

建舍原立驛驛用周孔之教置稅課之所賦簡刑

清民安國富行旅不費糧時稱太平乃遷太祖遺

命特太弟皇弟約宋滅金使河間而完顏俘乘攻

能風而守將京奪取河中而帳審問于關中州而

廟戶投名前三峰而前河洛邊困洛陽而散合諸
 死海汴京而樂旗掃還職自公而來與夜走至
 蔡州城破守節自盡水陸軍亡而女直百餘年之
 祀一旦終矣女直既滅怪火海來因陳蔡之盟
 駁駁乎有飲馬長江之志乃校唐郭振鄂州楊興
 洪羅襄美內北中原屬屬籍有入下三分之二
 突肉金術宋大席先同校估士以佐守成建書院
 以唐道學給印印修經書試賦感戴而又有實相
 建林經理財賦則劉晏繼繼之其推古占候則崔
 沔其行倫之議二十年元相其學制綱宋校惟學
 創書史傳傳相趙非之清咸京京征西敗而全活

出者顯幸太宗謙行言聽任用不疑及能成經營
 御造之緒奈何晚年雄心漸衰恐心消流皇后乘
 忌竊柄同回以貨貴能是材雖極力助翼不能挽
 淪陷之消志商淵台殿公皇后乃馬氏民食五年
 諸部隔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定宗皆
 庸不綱委政太后任用嬖倖諸王諸部益肆謀求
 連年大旱草木白葉人不聊生而太宗之氣衰矣
 貴山既沒太后復當國是政諸王不服遂立憲宗
 憲宗既立以諸王皆不睦乃命諸王皆居外
 家并廢諸王日修政事分封諸王委任太弟開

此後定必相和
人亦不為難
明且必能相
分故所應民得
相先

府全連承制封開城公家修府庫雖行紀亦不
制殊有家規先後平太理安南尚提同勝城廣
國所至全城公明閣下嚴而有恩政必親決凡
台皆自起草詳書而行海中既覽君也惜其酷信
卜車就晴收徽崇鋼火無門賜死定宗后從諸王

及太宗十后於邊爭國懷憂必致之死地骨肉之
愛似為太簡矣在位九年方直夏門之師還道樂
湖之泣悲哉

蒙古雖行世及嫌忽元良以故神器久虛儲嗣不定
神都先機漸而放故阿甲不可據和林而自立察
師以為援向非天賦與人未土敗走則先皇母弟幾

元

世祖以廣南即平
正統在位三十一
不能撫有社稷開闢成平內難克竟忽忽刻以太祖
嫡孫為長為野先發制人早定大計以宋景定元年
即位於開平御極之初知人善任安車馬相伯顏典
兵將二十萬築伐宋都平定承正統體乾元以
立標建中統以表平乃定初儀行鍾法製庫天儀始
行海運創定官制訪求人材近贊善以胡太子設威

均以前英賢司舊職推佐胡政宋忠希和立朝胡王
張實然學詞以弘統天津文胡李牧等攻城略地封
高麗冊安南分漢地為十道定南人為子等窮河源
見世祖之問何
而地服善矣行裕養而仁孝敦矣禁樵苦商慈愛
矣汰內外冗員而吏治修矣配罪人淘金而民命存

元

元

[illegible]

...而後得世榮之規... 有日剪其毛之志... 基創業者即其對... 黃金第三子... 永順仁心現政...

預政率執擅權... 寺五臺山... 陳天祥之旗... 六十奏請... 聖之親... 加封尼聖... 常平分以... 欲改法... 孟成母子...

仁宗 嘉祐十年

六殿殿而疫癘者繁使百姓籲天而靡訴設所解發
 天動民主哉群其容言受蒙天聖德全而孤術當
 勞之新職踴躍上責之恩路躬相德既登淺抄耶同
 母弟愛育親極力八達足見爲仁宗當濟能之時事
 也與干臣博議議成宗之末諸奸相皆京陰謀

之愚薄至元大德之政牛非其得然三日而地素者
 大治然傳西僧之任龍興利之臣極土木之費求珍
 與之物月過越越而遙授之官多錫表太極而泛實
 之愚薄至元大德之政牛非其得然三日而地素者

不執類仁宗美防維畧謂平內難推位讓賢諸五
 載賢與日進道正位家極首極國成異國之臣已生
 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掃放培植學校以養人才澤刊
 諸書以資治化既則天條修格趙鼎類典史李道
 復宰鈞濟州廉任司業納大使七事之陳歷周程
 十賢之賢寶善重儒成有榮榮樂辭服而止征役
 崇宗隆國史之秋停內降之官事太后而承顏不
 辭宗成而恩禮愈彰師伯之職布天亦用一精之微
 母親子人露香時天美珠御御命各官訪求遺逸
 定者勿授文南旌表賴賴崇孝行印散苗好謙國說

師之民聞
者以人十萬
諸國甘雨大
久旱默祝
釋罪延祀
則仁及項
民咸來賜
則思加遠
以政

邊亭隊鼓
斷非不足
故雖駐馬
而法不貧
於老廉雖
有

制此封地
兩贈以作
第以以海
第以以海
夫位有先
九有

老廉法
賊真盛佛
守文之主
矣信乎建
德者真孔
子出周王

鎮雲南官
以俸米罪
用助免增
江南茶稅
寫金字佛

經疲神探
釋典我萬
義肅成紀
山移好食
不法之

大臣如鐵
木洗兒肆
淫雲以障
日月莫
駕之罪則
何

以說焉
然李中吉
以宰輔之
器府牧各
之榮而醇
化

欽定四庫全書

宗頤德八
刺主孝大
成父大漸
而變形於
邑諸嶺北
辰新以明
代居廢禮
而不收父
臣不悅國
法御實

指能張燈
上書言事
俾得專送
明指之君
也止服家

死而李太
廟為姓德
親百年之
廢典李新
尤非元代

二級之學
衣水東數
萬善水之
善從延居
而從吉

忠起廣澤
之野淵先
有不花之
腰佩最至
治之際

高致振拔
元老明只
合德太平
以奈奈何
造而四守

欽定四庫全書

及直臣
陳妖僧之
將亂離私
而復太后
故其氏之

<p>依職任法無私梓卿將降果於承襲領益公抑攷軒 <small>依職任法無私梓卿將降果於承襲領益公抑攷軒</small> <small>依職任法無私梓卿將降果於承襲領益公抑攷軒</small></p>	<p>木兒以樞密院而領衛兵太阿例授尚能禁其不遜 <small>木兒以樞密院而領衛兵太阿例授尚能禁其不遜</small> <small>木兒以樞密院而領衛兵太阿例授尚能禁其不遜</small></p>	<p>景成而手刃隨刺南坡之被執實接格擊之不謹也 <small>景成而手刃隨刺南坡之被執實接格擊之不謹也</small> <small>景成而手刃隨刺南坡之被執實接格擊之不謹也</small></p>	<p>長子裕宗嫡孫也以支庶入繼大統即位於龍居河 <small>長子裕宗嫡孫也以支庶入繼大統即位於龍居河</small> <small>長子裕宗嫡孫也以支庶入繼大統即位於龍居河</small></p>	<p>趙簡同知統建敵大學衍義等書日交族類貞紀政 <small>趙簡同知統建敵大學衍義等書日交族類貞紀政</small> <small>趙簡同知統建敵大學衍義等書日交族類貞紀政</small></p>
---	---	---	---	---

<p>資又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 <small>資又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small> <small>資又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small></p>	<p>賢王乎余之何部南不親其山常漢受佛法於帝師 <small>賢王乎余之何部南不親其山常漢受佛法於帝師</small> <small>賢王乎余之何部南不親其山常漢受佛法於帝師</small></p>	<p>領道經於宮觀賜田鉅於天源九五格尊而安其 <small>領道經於宮觀賜田鉅於天源九五格尊而安其</small> <small>領道經於宮觀賜田鉅於天源九五格尊而安其</small></p>	<p>之輩法而離祖文之恩耳民貧實富果報未收百姓 <small>之輩法而離祖文之恩耳民貧實富果報未收百姓</small> <small>之輩法而離祖文之恩耳民貧實富果報未收百姓</small></p>	<p>疾遞阿達吉八即位於上都昔武宗立弟仁宗約以 <small>疾遞阿達吉八即位於上都昔武宗立弟仁宗約以</small> <small>疾遞阿達吉八即位於上都昔武宗立弟仁宗約以</small></p>
--	---	--	---	---

宋 紀事本末

天傳位於和世球延佑二年建國立儲相繼木迭

兒欲同位取龍乃議立英宗而封和世球為周王

宮構殺朝廷中且多事文成文宗嗣嗣嗣以至親

骨肉捕殺海內及燕帖木兒舉兵驚懼眾志而文宗

始發位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宋 紀事本末

然友愛之情豈事詩其劉氏同氣者倫哉惜在位十

載泰幸於行在而文宗復立宗尚備流考案典禮加

封孔廟祠祀仲舒開全章以資收沃佩忠臣以備賓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之諸部以和世球為元命收元俟大兄以達因讓而倒刺沙擁

內治無事守成有道也。自甲申嗣位，猥以帝謀爲不軌，致父飲恨而崩。除周王從太后放逐，皇儲益私恨帝之出，且以昭其非正。嗣故齊念以遠遜從而，齊之不能不爲文宗稱屈矣。至若燕帖木兒對樓立之，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皇太后扶新君爲皇后，弟魯王爲太子。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燕帖木兒之稱狂不道，廢之耶天，其再鳴文宗矣。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廣西及卽位裁撤官者分理罪以爲計衡之不投而。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其孫錄用封爵之盛乎而大人加稱襲爵則文興。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而愛節之廟號中折配齊王，而簡言之建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爲知體自甘退休而不抗乎御史王大中貨果。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而江州民活張縣尹仰天祝嘏而武勝飛以六。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宋政宗罕操勝力德忠是皆父子濟美而沙約。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里沙雅萬蘇爾又蓋文武全才埋學則金履祥而。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朱公選之精詳卓然名世雖杜木不至而高立亦。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其後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城行宮省勢衰。

應曰字子山初人
 曉曰字子山初人
 日天下不得與雲漢
 之奇矣遂得此四
 付予不取則予亦
 市販國而後取
 因之其何待也
 其例一昨問未便
 能多進幾步也
 待問者曰事上
 大能濟濟自下
 始無所附目指矣
 丁既以本意告
 其一以本意告
 御史大夫李則明
 上謂大夫曰知生
 事曰我輩今日見
 不取果難已而
 太后慈恩厚矣
 記如此則不能
 之力量乃能
 以啟其心
 游歷千餘里二十
 五日御史府會
 焉於是諸名臣金
 君故等皆到府
 持酒祝曰公為
 求善不求惡文
 江新平世治康
 唐名傳於朝廷文臣則楊休斯近太平業期獻一得
 揚名於後世云爾而後紀實錄官而後封爵賜食天官有司
 而天下棠利峨峨隨事規諷得言人所不能言虞集
 論學使考試海運而經論之陳西於文若德政兼具
 則黃河之升朝無所附時法古弊則楊誠之自成一
 宋晉三史之編筆居多則歐陽元之文章亦益易及
 聖賢各擅其長而御史大夫陳國亮刺客里恭不舉也
 先例與約定蘇天爵等歷不異類其宜審察事登
 由彼書生又謂丑的進諫當資三史進而欲以前
 代善惡為範明良協理庶幾可望泰隆奈仁柔不斷
 每事決于宰相仙郎麻相輕吾權歷歲之間靡一
 善政何兄罷科舉而稱名馬革南人持利器令人入

[illegible]

五常委蕩然矣。兼之條不常而奸弊易生。則略公

行而各器可假。大臣國上乃以貴戚官注。無

庭應正宮皇太后。引明氏動以禮法自持。他無

開焉。至於末年。務行姑息。貴重野輕。軍師重成。反噬

之火。盛陳皆為不補之薪。仕途從徑。無過。將相奇

之。只自稱。雖字曰。而上下不以爲。蓋。遂。師。從

厚。星而下。不以爲。輒。從。遂。天。居。府。匹。馬

宜其及也。



建隆法原考証卷十一日錄									
魏里錢 吳璠重輯									
明朝紀年									
太祖高皇帝 三十一 年 戊午									
惠宗成皇帝 四年 己卯									
建文									
成祖文皇帝 二十三年 庚午									
仁宗昭皇帝 二年 己巳									
宣宗宣皇帝 二年 己巳									
英宗睿皇帝 十四年 丙午									
景泰帝 七年 丙午									
英宗復位 八年 丁丑									
天順									
憲宗純皇帝 二十三年 乙未									
成化									
孝宗敬皇帝 十八年 戊午									

明朝紀年各卷卷十一									
建隆法原考証卷十一									
諸名公原本									
魏里錢 吳璠重輯									
明朝紀									
太祖高皇帝									
自元政不綱紅巾騷動一時各有名字者四帝一王									
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時之心明太祖以淮									
右布衣狀貌非常脫身自隱神機學官青野齋藏									
嘉陽王祐明即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遂其規模									
計設御座拜牧豎而受制於人者每歲日暮宋保									
從告牛節公之轉機無異何何公之用其路									
之流皆推選三軍吏推助敵二夾有休養之敵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山字... 不交弟自創業而臨御最久春秋... 而史臣之頌揚者六曰功高... 獨采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宋法之嚴曰兵政有統... 非三代而下不世出之主哉惜其求治太急... 用人太驟... 致禍... 上... 三... 事... 於... 治... 三... 付... 止... 大... 其... 以... 始... 而... 以... 資... 終... 如... 吳... 沉... 劉... 三...

建風而與足... 弟... 比... 是... 也... 無... 難... 乎... 士... 以... 況... 運... 無... 同... 為... 暢... 受... 弟... 不... 弟... 李... 將... 材... 難... 多... 而... 但... 材... 壯... 陟... 大... 亦... 嚴... 簡... 之... 過... 賢... 者...

何使然也... 人磨張白溝之敗非自取乎其失因也夫天下方... 全盛也炳文雖敗謀勇始終尚有人也九江有英豪... 子燕人方幸其來而子治謀為喪師辱國又不能明...

正典刑賞罰無章何以威遠其失五也... 謀終於危國敵以誅銷為名特借以紮難耳賜斥除...

其失六也王師失... 其失七也... 其失八也...

八也... 王心王... 八也... 王心王...

而心王... 人奪變而召之南還朱能勸進使何福拒也無振... 而有靈華之虞其失九也勳王部下中外弗應宜堅... 惟因守以待援師聚心成城勝負未卜而陷陷一...

軍老解失守金川徘徊殿庭其失十也... 謀敗卒遽之譏和進生貨國之其進應迎降之款...

其失十一也... 其失十二也...

其失十三也... 其失十四也...

而天下市道甚廣頗煩更有餘分而市若用而重巧
 亦既食其糧矣若夫之舟賦詩之雲門情願哭
 之雲也神前與逢昌之之補嗣臣達達古之河
 又相與不而無
 補題詩神女之東海通臣王華新之大吳河漢
 之左星男正 卷一
 天之明也之從公
 補題詩神女之東海通臣王華新之大吳河漢
 之左星男正 卷一

成禮文書
 成禮之立以年未創固非世性革命時局延庇之此
 也當時聖祖欲立為嗣朕於泰晉王而不果追哀
 其辦宰相於嵩山佛寺演其主長安酒家而大軍
 助得勝則其
 其辦宰相於嵩山佛寺演其主長安酒家而大軍
 助得勝則其
 其辦宰相於嵩山佛寺演其主長安酒家而大軍
 助得勝則其

漢而絕域特來投置二城以居華人設八館以化殊
 俗厥功偉矣至於焚千犯之卒而不取半罰之有
 地好寇之卒而向思子家之可用欲景陸而斥開門
 奉迎之不忠放陳瑛而償羅繼忠臣之條禍此尤其
 大快人心者也足以推折之餘人才輩出老成七人
 可以折服心者二三人人可以折服心者二三人
 首推三楊守節見必曰制節他鄉解之節漢
 伯破故學不展之懷遠陳瑛之督運胡文之通
 部已以忠勤之治水浙而低律之端正推陳英
 本奇過關而所向有功平由胡老任應天而散
 于大辟秀才輩彈劾而殿陳瑛登非表者或倍

其喜功好大雖不掩取御金丹令自食其方書無
 人似已而後名觀於武帝訪三才於天外燄天下道
 士修金鏡寶劍傳不尚奇平蘇封禪之請御
 瑞之賀似已而周王舉廢之獻胡澄瑞光之神降
 有爵祿雖有昭不崇與乎連例出未有禁衛
 有罪似已而封王安
 於宮極不近至手至以文義規諫以廉
 今南來鐵以統法見建儲百功以繼
 少臣破為累因而進國道忠休連抄境
 元先察錄英不銷三向古一侍講為然也嗚呼一
 忠臣九族殃士也無祿至此權宇宙之殺運未除而

聖武皇帝

卷一百一十五

條刺亦太以然漁南之行脚木脚而檢木用之遊

魂已逆彼張起遊之訪西月之下何為也哉

三

三

三

聖武皇帝

卷一百一十五

仁宗昭皇帝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仁宗愛民出日天性在宮當時仰詢民疾苦發粟賑

[illegible]

英示降皇帝

英示初立王少國疑賴一二大臣萬歲一呼大眾乃

定山陵甫畢三楊首開建期進聖學顧君臣之情

不通進講徒為文具且閣下振步之講武日見親信

犯廣三級之升擅作威福廣漢對品之調操奪閣擅

李太皇太后崩葬議將官中一切新弊悉皆罷去

而禁中官不差委任參問五人知運學持不去現休

舉之舊求直言之臣定會議之法必將竭力以領重

京之令折太學之建聖賢遺書品類編出果出民

物養義士與安版而軍令南捕調廣而欺玩應費朱

報之忠誠正后能之許付王驥以便宜之權權陳

七官官流以表人行

智以濟仇之政政正統之始政治清平追太后實天

東陽縣知南楊年老勢孤西楊堅臥不出而生殺大

傾悉歸獨手矣後生王由而臨晉趙陶陶無山協

力徐稱梅壽足茶下附足無窮而延臣大小無不

依附取客到球以而言後殺附以不并除名陳敬

宗以御幣不趨時也

劫見因又與兵顯武敬敬麗川兵也

和門庭而或竟微思存竟不可得以兵部八七反

於開吳宗留及於浙天下嗟然及也先大舉不能轉

探香基次勝千里到球轉信之說如以木接石而

上之國不為志

上之國不為志

然不以金江而以九江不為於理者正所以迎之
 也然而所率引謀卒自出使先以成楊漢年迎伯
 也然也生一陽而後遇其非天耶變與方旋都人欣
 躍則人心尚未服上皇也帝宜位懸辭以符天下
 奈何附城之領已昧于威之節易儲之舉滋添終
 之嫌黃族連君取號稱王以起附而置廢實於
 是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府之故舉朝林林於
 無故異詞王直使順足而增其不似僅對眾而觀
 而東宮生曰陽為不知反不若一則餘之風迫天心
 不違國子楊祖爵不知附而陳章下獄廢非違議則
 想立外藩之議奪門復降之變豈非帝有以致之歟

之復其疏謬也宜哉
 疏曰時內閣王公
 大儒王鳳祥取
 王三子鳳東
 鳳成忠忠安言而伏誅徐正離間而趙成與言師之
 疏改擇字而不允則友愛之心帝因未悟忘也宗
 之復其疏謬也宜哉

朱不自主。據斤斤劉玉項忠收贖四起。補辦平廣
絕政冬早之無雪而傳示引出。崇泰山之匪安而儲
內侍而拒中藏之胡優武臣而飭國勢上侍較徐淮
之仇而罷傅朝綱于於之陳而卸松湖水程匯而西
之似而罷傅朝綱于於之陳而卸松湖水程匯而西
之似而罷傅朝綱于於之陳而卸松湖水程匯而西

提錄法原旁註卷十一終

[illegible]

武宗投皇帝

武宗冲年性好逸樂初政未幾八歲漸肆時有駁駁

變矣劉瑾剛狠爲性巧偽欲工出則傳馬走狗入則

吹竹彈絲而可禮一命成爲主尊漢文首欲誅老

遭擠陷遂賜代其疏草楚楚固同劉瑾命重臣以

去等之不能得而如芳如平如元者又首附之

部屬皆爲屈膝即有張長揖何地抗直竟坐左邊

反不若伴食中書猶有陰相救阻之功也楊一清以

與梁達楷而達王守仁以疏救嚴然而達王岳

欲示禍同甘而五年之間極枯柳求變懷重臣杖

威堂議終名文書之獄其可暗天地而泣鬼神其

武宗冲年性好逸樂初政未幾八歲漸肆時有駁駁

變矣劉瑾剛狠爲性巧偽欲工出則傳馬走狗入則

張永前立異同亦情而出之於外他可知已家夏刻
 在役能邊先為仇處所擒而後雖不自安然固不
 能楊一清與水同事審謀誅誅而功出中計餘猶如
 故國何等濁亂綱綱張張而軍海月官而而而而而
 諸君子非遠皮則龍蹄於是矣同而而而而而而而
 立望莊而民棄失注五名而左道繼繼而而行繼
 公以致而市借置於江津麻六兒處使於蜀土劉烈
 為便於保家劉六劉七將掠京畿迫延順虎攻垣河
 有取愛之才而陸元無正賊之侵幸而颶風放密賊
 舟天覆而帝不知憐顧聽信江彬徵召邊兵積成積

於宋中歲干戈於禁閉漸且厭居大內縱樂微行如
 以有房為家適以宜府為家失此耽耽過下同庶
 幸榮倚有回天之刀而帝曾不易輟收或收或收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待車駕之下南唐日已矣於民邪矣而而而而而而
 民居生疑疾府而始備而事之恨解之嘆也其可
 及乎親親止地之際顧危者有數事為八篇之極廣
 之十常侍也誠賢之要府之郭從家也編深之嫌漢
 之七國也之八王也流亮之楊廣之黃巾唐之黃巢
 也江彬之入衛錄東之流游漢之召車皇唐之羅敷

盧氏

山也宣府之遊南征之役秦之遊驪山隋之幸江都

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帝振此數者而國有凶難旋

底平定何歟豈非以巡遊雖屢而賦役不煩抑亦傍

倖而果於用法比邪遠正而淫泆自明惡直喜諛而

刑誅不酷敗觀其信守仁之不及者主誨之忿爭知

— 100 —

此等文字，不可不讀。

...

1

宣統元年上元節事大起迎之至安法
布位四十五年野生積黍以相所獲穀之

世宗顯皇帝

民國十一年九月廿五日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與河表瑞翼慘微而肅皇帝以武宗無子倫序

卷之四

安陸奉迎欽獻以爲天子受術皆南而臨天

[illegible]

武宗叔寶符北平武宗兩口之利為繼續

賽

之謂和乎

何國本、徐新、胡文、張天、張

有公之知正統而本上利私濟也

卷之五

此則王元正等所以行金木倚之朝奉王

以爲此書

之哭也禮既違經政多乖僻自由中出法以意行

本報廣告部
 電話：二一五
 地址：上海南京路
 本報廣告部
 電話：二一五
 地址：上海南京路

學千進之人。驟加清秩。仕節死義之士。商成結。聖

收銀持幣三年

功定爲罪首鞭扑行於殿廷似最楊西楊名一孫

[illegible]

或大獄屢起工作煩興此初政之弊也夫

<p>漢書卷之五十二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p>	<p>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p>	<p>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p>	<p>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 元初車來彰顯之虛魂也武防之期刻一還體再整</p>
<p>有賴文儒之守正不阿劉莊聖之平度弘光徐文貞 有賴文儒之守正不阿劉莊聖之平度弘光徐文貞 有賴文儒之守正不阿劉莊聖之平度弘光徐文貞</p>	<p>之應發時物文聖之弘弘遠述何文定之篤學力 之應發時物文聖之弘弘遠述何文定之篤學力 之應發時物文聖之弘弘遠述何文定之篤學力</p>	<p>行若足在備獲苑發吹詞林若成繼光大破倭賊而 行若足在備獲苑發吹詞林若成繼光大破倭賊而 行若足在備獲苑發吹詞林若成繼光大破倭賊而</p>	<p>克秦也災異並見而享祚庶長也六及行宮夏生淋 克秦也災異並見而享祚庶長也六及行宮夏生淋 克秦也災異並見而享祚庶長也六及行宮夏生淋</p>

<p>楚而金匱無妖也直臣作百動輒考紙而搜購折檻 楚而金匱無妖也直臣作百動輒考紙而搜購折檻 楚而金匱無妖也直臣作百動輒考紙而搜購折檻</p>	<p>先後不乏也萬幾之腹胃勝怕情消假聚芳景同固 先後不乏也萬幾之腹胃勝怕情消假聚芳景同固 先後不乏也萬幾之腹胃勝怕情消假聚芳景同固</p>	<p>西苑寶月遠過唐苑晚年雖不御殿而裁火精粹 西苑寶月遠過唐苑晚年雖不御殿而裁火精粹 西苑寶月遠過唐苑晚年雖不御殿而裁火精粹</p>	<p>中興之盛極而君進與卿若文貞之相乘雖無改派 中興之盛極而君進與卿若文貞之相乘雖無改派 中興之盛極而君進與卿若文貞之相乘雖無改派</p>
---	---	--	---

卷一百一十五

穆宗莊皇帝

穆宗初過趙邸錄建王請臣明正方上之罪九原

卒彥按年家笑縱恣巧宦靡遠遠京而新鄭數有

無改於父之說不顧國事之是非而惟與華亭立異

輔臣不和無從君德之純矣帝亦留心國計加意選

防和因日錄舉而論合邊將調兵調降還而

金邊事嘆無實心經理坐食積費甚多而國制難安

以九邊年例軍餉部內解給故內局臣復鄭王之爵

士是其仁非嚴官之內便是其嚴雖年已而聲張思

是其明而陰翳蔽口豈不將寒侍從虛納澤之功也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言重折

卷一百一十六

穆宗莊皇帝

雖有寬仁大度清少簡主之功誠能去朕夜說揚不

金龜賜之心則忠古逆且如石星李已已臣已已

將必不至血肉皆起矣充鍾理傳修丁苗歷方一心

則然山可不造花機可不修能原概經家可不說劉

體乾可不罷矣夫其不張張之心則除除陳以粉股

士儻不致有休臣用高相不至於辱辱而臣之

不恒不至於謀國機造矣且也臣臣之臣臣何以

子而論中貴力之賈何以去軍軍出出成到者以山

因石州之附忽得中古出之何以不問其節節也死

景帝諸名景事且因和以修備不臣因故而臣子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樂占之以那言為國不遇一已臣臣臣臣臣臣

居者而不取法於侯魁以茲違備大過失策其失人
 所新第其其得而要之新第二為人亦非明請不
 足故者觀其欲重慶臣之選錄其其之口餘轉小
 官於近地其政術與華亭可憐伯仲原其初起其
 應辦之而勅陳陽一敬之中故以為華亭使之故不
 行字據據其其陳陽于池之徒其其其其其其
 其故升文輝言大臣宜聖前事之失勿用布告生事
 之人誠有鑒乎此也迨其後見傾於江應欲還其任
 而反為保所廷跟路出都出爾反爾大造奸逆其可
 畏夫素觀隆慶之朝有可議者五事皆庚戌之聞王

仲有集城保黎之功不聞益錫世京之立楊廷和利
 理主之功不蒙殊褒世廟南巡行宮失火陸廟衣有
 排闥貢帝出船之功即不膺賞而以嗣為食其家
 精法不召一第且受少師爵中丞楊武選死雖同而
 所以光則異議者以夏曾一公之欲迫歸於朱廷立
 相方平高元假五國等宮雖與玉將路應同舉存之
 於國計民生無裨也議議之是楊先人之失非所
 以明孝也此父與春秋之毀泉豈同一遺恥耳
 建錄正原前注卷十二

[illegible]

正典刑者老之賢臣許敬開之計雖隨以解而
朝兄不名終其病危而安濟所願抑又蕭蕭而歸
以資難虎將釋帶策以授後世雖遠而少賜與之
臣柏梁建章解澤之工作珍餉不被舞也之素
懸親者元更之國信天授非人力也且李固之久本

世廟踐祚之久而章聖太后未幾對天亦未有孝養
兼能與皇無極瑞運白燕夷瑞於延閣玉葉金枝紹
英於四世如帝者也自古軒輊掩曜多虧便於昭德
枝人壽未有享五十年太平之天下如帝者也即以

世廟踐祚之久而章聖太后未幾對天亦未有孝養
兼能與皇無極瑞運白燕夷瑞於延閣玉葉金枝紹
英於四世如帝者也自古軒輊掩曜多虧便於昭德
枝人壽未有享五十年太平之天下如帝者也即以

乃孝端皇后莊事典居四十餘載侯爵之清舉方
移駕於天府豈非福壽兼備之主哉但繼江陵而贊
化者英都太台二輔臣務為寬大以悅人心而法紀

弛矣臨御久而常生傳動經延久虛禮視履繼而政
事息矣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滿樂始爭楚
漢論安知充耳而漸成失行取不權正授不權
章東有列者半公而守厥夫職使四出舉乘食人

貨成心既立令出不行彼中謂向守正而不悅何首
韓竟達君而嫌幸榮榮妙挽回之術而慰慰安
稅及雞豚制府權隨而民力竭矣好選好姪好勝好
貨成心既立令出不行彼中謂向守正而不悅何首

其說雖多而無一不實者
 何謂其說多而無一不實者
 上子厚書可以因事
 而臣等之責無不
 論職稅者止一朱熹然卒聽之視莊補相之地其苦
 游矣於時軍驕不放鼓噪時而寇亂披猖兵連禍結
 呼之變在將帥之非人情之是由撫禦之失策皆其
 師標年久而後定海會剿日肆虐鄰封何難賊此朝
 乃議封諸百揆陳旌率本野吉天公而布且結
 局賊停告廟不亦修乎讀史君子是以念脫石汀之
 平嶺東李成案之為紅刀帽禍害之下都督戚南塘
 之督師俱與史約之平諸王印之轉王果張街
 服之定浙一亂未嘗不多日陵之為州也至若紀
 紹處閩本按節死枯離分而終於無志則益廷苦口
 兵以定其責
 其說雖多而無一不實者
 何謂其說多而無一不實者
 上子厚書可以因事
 而臣等之責無不
 論職稅者止一朱熹然卒聽之視莊補相之地其苦
 游矣於時軍驕不放鼓噪時而寇亂披猖兵連禍結
 呼之變在將帥之非人情之是由撫禦之失策皆其
 師標年久而後定海會剿日肆虐鄰封何難賊此朝
 乃議封諸百揆陳旌率本野吉天公而布且結
 局賊停告廟不亦修乎讀史君子是以念脫石汀之
 平嶺東李成案之為紅刀帽禍害之下都督戚南塘
 之督師俱與史約之平諸王印之轉王果張街
 服之定浙一亂未嘗不多日陵之為州也至若紀
 紹處閩本按節死枯離分而終於無志則益廷苦口
 兵以定其責

與戶之內無能乎災疹為屋災侵廣告出尤之旗
 而指為大弊婦姪而聚如殿輪異眾而皆同聲賊斯
 不數角之先覺才幾之同笑矣
 右之和宮府成金時之形湖內兆上庫之勢邊船有
 之爭輔臣調護之力為不可謂矣當是時群臣分左
 與戶之內無能乎災疹為屋災侵廣告出尤之旗
 而指為大弊婦姪而聚如殿輪異眾而皆同聲賊斯
 不數角之先覺才幾之同笑矣
 右之和宮府成金時之形湖內兆上庫之勢邊船有
 之爭輔臣調護之力為不可謂矣當是時群臣分左

遼小史一卷金小史八卷

〔明〕楊循吉撰

明萬曆十三年徐景鳳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重刻遼小史序

夫遼者東胡也係於鮮卑徙於潢水遷於遼東九傳為慕容晃所破國分為三始號契丹首領莫奇居潢水土河之間有子八人復為高句麗所破請附于魏又居白狼水東唐太宗征高麗首領窟哥來朝拜松漠都督賜姓李氏其後或叛或附至雅里始姓耶律阿保機者耶律撒剌的長子也始稱皇帝至德光當晉天福二年又改號大遼屢侵中國至殺胡林死所謂帝昀者是已歷五代至天祚當宋宣和七年為女真所滅前後稱帝九主共一百五十年興歷治亂具在國史其文甚夥今遼史修於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閏于時會稽錢厓楊先生有正統論我吳郡南峰楊先生所以有小史之作也小史止一卷濶畧其事豈以其夷狄而不欲詳耶抑其史多中國人粉飾如為炎帝後不足信耶南峯著述甚富而小史流傳不廣余友徐元輝精校重刻并先生他作盡為流布其楊氏之忠臣軼

不佞晚學於先生書多有藏本茲承元輝命頗預貳乙之役乃記其始末如此豈敢敘先生文哉

萬曆己酉仲春既望鄉後學錢允治書

遼小史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銘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遼故契丹部族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時權歸于越耶律億耶律億者迭刺部夷離堇也爲契丹于越總知軍國事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斤嘗以騎兵七萬會李克用於雲州易袍馬約爲兄弟爲克用破劉仁恭而中國畏之唐天復四年痕德堇可汗死國人立以爲皇帝制如中國是爲遼太祖時當五代之始與中國聘問往來不絕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西至高麗有中國之地帶數千里而沙漠以北所統諸君國皆入貢籍其官有北南面大王北面治國人南面治漢人又有北南府宰相北兵南民分治之而大抵因唐舊兼用國制惟千越最貴太祖立其將二十一人各有所擬而耶律曷魯爲心蕭敵魯爲手敵魯之弟阿古只爲耳立七年諸弟刺葛等數

遼小史

遼小史

反追至榆河獲之是時轄底亦在擒中太祖問轄底曰朕初卽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於是縊殺轄底而赦諸弟轄底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多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然轄底竟死是後累以兵南畧地幽薊凡下州數十國勢大振而唐興滅梁甲申年詔國中曰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天意聞者皆驚莫識謂何也卽日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諸部旣以次就俘於是又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親征渤海大誣譏園忽汗城誣譏力屈素服橐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三日復叛破之駕幸城中以兵衛誣譏及族屬以出改渤海爲東丹國而立太子倍爲人皇以主之仍賜天子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

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倍曰此地瀕海非可
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
歌以獻陞薛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
號泣而出於是以大謹譟置于皇都未幾諸部
多叛隨平之太祖在位年次扶餘府不豫有
黃龍見城上可長一里其光奪目入于行宮而
太祖以龍見之夕崩年五十五所謂丙戌秋初
必有歸處至是乃驗後以扶餘爲黃龍府云太
祖既崩人皇王適當立自東丹國來奔然太后
意在大元帥德光德光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在
時德光當國掌兵外嚴內寬嘗從平諸部東西
萬里所向皆有功是時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
光乃率羣臣請于太后曰大元帥勳望中外攸
屬宜承大統于是讓位與大元帥大元帥立是
爲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東平爲南京徙倍
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人皇王歸
國怏怏不自得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
跨海持書密召人皇王人皇王改海上使再至

人皇王歎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
通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
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
國於是浮海適唐唐以天千儀衛迎人皇王人
皇王坐船殿百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
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李名贊華以爲虔州
節度使人皇王雖去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遼亦常報之反李從珂殺其主自立人皇王自
唐上書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盡討之會從珂
伐石敬瑭敬瑭急亦來求救於是太宗自將援
敬瑭及次太原大敗唐兵棄仗如山斬首數萬
級封敬瑭爲晉王敬瑭與其妻子親屬奉觴上
壽是時從珂諸軍皆不進自將精騎三萬出次
河橋督之然知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太宗
於是召敬瑭至軍中賜坐從容語之曰吾三千
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私
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遂冊敬瑭爲大晉
皇帝酒酣執平約爲父子以五百騎送入洛陽

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晉主至洛從
河窮蹙召人皇王同死人皇王不從遣人殺之
乃舉族自焚晉得立者太宗之功也晉德遼甚
以燕雲十六州來獻歲輸金幣由此中國益尊
遼矣然是時南唐常以蠟丸書來言晉密事太
宗疑之既而無他亦罷及敬瑭死子重貴立遣
使來謝書稱孫不稱臣使人讓之景延廣答曰
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立爲隣爲孫
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還具奏之始有南伐之

遷八史

五

意既而得晉謀知有二心於是發大軍進討晉
來乞和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
議晉不從相持二年勝負畧相埒既而晉大敗
遼軍太宗被追急獲一豪馳乘之僅得歸太宗
大耻之復大出師討晉晉師力窮其將杜重威
以衆二十萬降遣使入汴諭晉帝晉帝素服命
與母李氏奉表請罪藁索牽羊以待百官編衣
紗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
職如故是時維翰已先誅死獨延廣被執以牙

籌數其罪有八繫送都道自殺當此晉平帝入
汴御殿受百官朝而降封重貴爲負義侯安置
黃龍府於是始建國號大遼凡在汴四月而發
故晉諸司僚御及圖籍法物悉送歸上京而以
宰相馮道從行道中皇太弟李胡遣使問軍前
事帝報曰汴州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
亂一至於此今所得已七十六處若非汴州炎
熱難居再留一年太平可致至高邑崩年四十
六在位 年是爲遼太宗也太宗還後中原州

遼小史

六

郡隨叛歸劉知遠是爲漢方太宗崩諸子無在
者時永康王阮從於是在道得立永康王者小
字兀欲人皇王長子也太宗愛之故將在軍中
方諸將欲立永康王永康王以李胡及壽安王
在朝猶豫未決李胡者太宗母弟掌兵爲人殘
忍太后以少子故篤愛之嘗屬意欲以天下傳
李胡而壽安王又太宗長子當立故永康王以
爲疑謀之耶律安搏安搏曰大王聰明寬恕人
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

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安搏詣北南院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注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家啟釁安搏對曰大王旣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

陣各言舉兵意時耶律屋質從太后爲謀主永康王行間於太后太后以間書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安得盡忠卽今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則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請往萬一永康見聽社稷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于帝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已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永康王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屬執干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舒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使詣太后約和往返數

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

遷小史

九

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

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各罷兵趨上京是爲世宗天授皇帝既而聞太后與李胡復有異謀於是遷之祖州帝既立二年而漢主劉遠死子承祐立南唐復以蠟丸書來勸攻漢於是自將南伐大復而還又二年漢郭威弑其主自立國號周攻南唐南唐來乞將師自將兵應之在道與羣臣飲醉泰寧王察割素有不臣意久未得逞屋質嘗以其奸慝譴帝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

遷小史

十

無此何至泣耶然察割由此自疑是日羣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闔內府物見碼頭碗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託于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王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方察割爲亂時求屋質屋質易紫衣得出亟召諸王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

遣人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是者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圍之于外察割尋弑皇后倉黃出陣壽安王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弑逆復將若何賊黨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乃以所繫羣官家屬持弓矢脇之曰無過殺此曹耳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繫中進曰殺何益於事且不利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爲辭猶可以免察割曰

遷八史

十一

如公誰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敵獵請與卷撤割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於是壽安王復令敵獵誘致察割殺之世宗在位凡五年年三十四察割亂平壽安王卽位是爲穆宗諱嗜酒好殺不恤政事嘗飲于野至七晝夜乃罷五坊掌獸近侍之人以鹿雉亡楚飲食細故小不如意輒加炮烙鈇梟之刑甚者至以平刃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無所不用其慘死者無算京師置百尺牢以處

繫囚季年爲長夜之飲暴虐益甚嘗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及諫又不能聽立十年宋太祖代周自立帝之好刑殺也雖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左右人人不自安嘗野飲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六人弑之在位十九年年三十九蓋遼君之無道莫有過也其死晚矣穆宗無子及遇變世宗之子賢率甲騎千人馳越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卽位號天贊皇帝蓋天下至是復歸人皇王

遷八史

十二

之後帝立是時宋數攻漢急來告每出兵助之會太祖崩太宗立復攻漢漢復來告急於是遣使問故於宋宋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乃復遣兵援漢而劉繼元不支竟降宋漢亡宋太宗乘勝來侵遼遼大敗之宋太宗僅以身免至涿州乘驢車遁去於是大舉南伐凡六大戰皆敗宋軍旣還復自將伐之稍不利已而崩是爲景宗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以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

皇后命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也幼喜書翰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皇后與此二人參決大政而以南邊事委于越立時年始十一歲皇太后攝政泣曰母寡子弱奈何耶律斜軫韓休哥初景宗與宋構兵會崩兵尚未解至是宋三道來攻沿邊州縣多陷沒以于越休哥率諸道兵與宋師戰稍捷宋師少却遼兵追之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

遼小史

十三

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遼師與彬信戰大敗之死者數萬至是先陷涿州縣稍稍皆復宋將楊繼業戰死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之皆遁而遼兵前進不已自兵興來十七年至於澶淵皇太后親御戎車指麾三軍攻宋益急宋懼請和願以太后爲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始詔諸軍解嚴當時休哥之名大振於宋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宋自太宗攻遼構兵至是真宗始與遼結和凡二

十四年而定未幾高麗王誦自立時帝以壯又議東征謂羣臣曰康肇弑其君而立誦又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罪羣臣僉曰可蕭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勝之不爲武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服罪則已不然與師未晚不聽駕自將兵往至銅州破康肇軍斬首三萬餘級高麗王乞降羣臣皆謂宜納耶律瑤質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

遼小史

十四

而高麗王果棄城遁去清野無所獲於是詔高麗王親朝及取六州舊地高麗王稱病亦無還地意乃發諸道兵並進又斬首數萬級然卒不能得高麗王高麗王亦因上表謝稱藩臣納貢遼亦厭師乃許之高麗兵解六年而大延琳以東京叛僭位稱元踰年始平帝在位四十九年與師殆無虛歲屢有喪敗而好兵不休然遼亦自是尊大宋人屈氣不敢復北向者蓋自聖宗始也聖宗崩興宗立興宗諱宗眞字夷不堇小

字只骨聖宗長子官人稱斤生也始聖宗正后蕭氏有寵而無子養只骨官中爲子只骨事后謹稱斤不悅聖宗大漸稱斤晉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左右出稱斤自立爲皇太后使人誣后家謀逆逮及后帝聞之曰皇后待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太后不從遷后子上京繼遣人害之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

意

十五

就死可乎使者退自繼死是時太后攝政既三年太后陰召諸弟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上京七括宮已而悔之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然后常不憚又七年帝壯有一天下志會宋伐夏夏遼與國也宋又嚴邊備帝疑之於是召羣臣議伐宋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師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之

帝是惠議於是先遣劉六符使宋取舊割關南十縣且問前故宋重失十城乃遣富弼來奉書願增歲幣以易十縣地帝未許弼曰遼與宋和坐受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帝悟許和然欲令宋稱貢宋難之復使六符往六符至宋說宋帝曰使本朝從事於宋與進貢字孰多耶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於是宋不得已從稱貢凡歲增

意

十六

銀絹十萬兩四六符以宋誓書至帝喜罷兵而遼宋復通宋益尊事遼晚歲待宋愈親謂臣下曰朕與宋主約爲兄弟歡好欲見繪像可諭來使像未及至帝崩年四十在位二十四年時太后尚在殊無戚容見帝后哭帝太后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帝有三子而洪基爲長字涅都小字查剌性沈靜嚴毅至是得立號天祐皇帝是時皇太叔重元尊寵無比與其子涅魯古謀逆未發帝獵太子山耶律良以告皇太后皇太

后以語帝帝謂良曰汝欲聞我骨肉耶良曰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人召涅魯古使者及門涅魯古果不肯至意欲害使者羈于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急馳白帝帝始信召耶律仁先語之仁先曰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未及介馬重元已犯行宮王侯從者四百人帝欲幸南北院王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之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

變八史

上

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討賊仁先乃環車爲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兵屬近侍三十餘騎列陣向外將戰涅魯古躍馬突出中矢先死衆稍潰去耶律撒剌竹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見戲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携貳悔亦無及蕭胡覲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吾事去矣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遲明何遲之有重元聽之令巡警待且是夜重元

自立爲帝胡覲自爲樞密使仁先分遣人集諸軍黎明兵至奮擊賊衆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亡入大漠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撒剌竹戰死胡覲投十七灤水中亂平帝執仁先手曰此皆卿力也而進仁先爲宋王當是時耶律乙辛亦以功得貴用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拔擢斥宦皆出其意而太子濬領國事賢明乙辛不得逞惡太子謀以事誣太子母后后好音樂伶官得侍會教坊告伶官與后私乙辛

變小史

上

以白帝帝使乙辛勅驗乙辛實之帝賜后死太子有憂色乙辛常不自安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屬心太子公非閹閹一日若立吾輩置身何地乙辛曰吾憂之久矣乃使人誣告大臣欲廢帝立太子詔案無迹不治蕭說都幹初按太子無功補外至是欲進乃詣闕誣首前告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於別室命耶律燕哥勅治太子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尚何求

公我昆弟行當爲我達意于帝禱之甚懇蘇哥亦乙辛黨詐爲太子欸狀上之坐死者數人方廷詰時乙辛恐辭變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痊以至地臭於是帝廢太子爲庶人太子出曰我何罪蕭十三叱登車遣衛士亟闔車門送至上京囚圍堵中乙辛尋遣人詣上京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帝哀太子欲召

還小兒

九

太子妻乙辛復使人殺之太子死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而帝不知也後帝亦悟乙辛奸乙辛猶坐他事廢蕭謀奔宋帝繼殺之然終乙辛身無發太子事者天下無不冤太子而笑帝帝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是爲道宗凡歷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時始崩遺詔立皇孫延禧延禧太子子也太子廢道宗無他男故延禧得立是爲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既立於是誅乙辛黨而發乙辛墓戮其尸帝立之歲完顏阿骨打爲女直太

還小兒

三十

師帝在混同江釣魚女直在千里內者其酋長皆來會帝作頭魚宴諸酋皆舞阿骨打獨不肯舞帝數命阿骨打阿骨打瞪目直視辭以不能帝心惡之欲以事誅阿骨打蕭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無罪誅之不祥況此小國又何能爲帝於是止而阿骨打自混同江宴歸知帝疑之遂稱兵侵併旁近部族有阿疎者不從來奔阿骨打累來索阿疎帝不發而遣使問阿骨打何故城境上阿骨立慢語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阿骨打於是攻遼遼兵欸敗是時敗者皆得赦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望軍奔潰帝遣人招阿骨打使阿骨打降阿骨打復書亦斥帝名使帝降是時攻陷黃龍府矣帝乃親征阿骨打以書來上陽爲甲哀之辭實欲求戰帝大怒詔欲必滅女直阿骨打聚衆撈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

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於是女直軍益熾尋陷東京入無敢抗者帝乃置怨軍二萬八千人以禦女直阿骨打起四年稱帝國號金其將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來議和求封冊帝亦願和遣人往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與中府三路州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議至數四乃以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與之金乃免取質子

卷八

廿一

及上京與中府裁減歲幣且曰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乃議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金復遺書來責冊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也及文內有渠林二字語涉輕侮若還芬多戰等語皆非善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帝於是先使人持草示阿骨打阿骨打自爲副本遺帝帝以大聖二字與太祖廟號之復遣人往議阿骨打怒遂與遼絕發兵遣京上京入金是時郡縣所失幾半

突帝有四子而晉王放魯幹最賢國人屬望蕭奉元恐其甥秦王不得立乃諷人誣耶律余覲謀立晉王耶律余覲晉王母元妃妹之夫也元妃由此賜死而余覲適在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騎叛入金已而金克中原帝出居庸關至鴛鴦濶聞余覲爲先鋒引兵奄至蕭奉先曰余覲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余覲自迎矣帝遂賜晉王死諸軍聞之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兵竟不遏

卷八

廿二

愈急帝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遂趨白水濶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悞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悞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爾宜去勿從我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兵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遂賜死初帝之幸雲中也以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帝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以爲死遂外假怨軍與諸大臣耶律大

石左企弓虞仲文曹舅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請立淳處溫逃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爽持稍袍衣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不獲已而從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遼國自此分矣至

魏小史

廿三

是阿疎爲金兵所擒人間之誰曰我亡遼鬼也時金已取沙漠已南部族皆降帝在滬里謹收拾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以八月入燕并遣人間勞索衣裘者藥津守瘼疾甚誓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虞溫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

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欲殺軍淳歎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奉遺命遣立秦王定以存社稷淳妻蕭德妃爲皇太后稱制處溫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發蕭太后欲誅之處溫曰臣於宣宗有策立當累世蒙宥宣宗淳諡號也蕭太后罵曰秦晉國王爲周公豈不善誤王者皆汝父子遂賜死蕭氏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

魏小史

廿四

至是時帝以兵屯在外未入德妃奔帝軍帝誅德妃而降淳爲廢人金既定南京帝在外遷徙不常金兵所在攻帝帝輒避去諸王公主從臣皆陷沒金數招帝降所至皆有部族接納餉饋故差得不乏然至是益北遁金人既克燕驛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帝稍復收兵漸多自謂得天助再謀收燕雲遂出夾山取天德雲內數州遇金兵復潰逕趨山陰而阿骨打死帝由是趨過沙漠天

德金兵忽至帝不及騎徒步走得馬喚耶律术者脫去至天德在途遇雪凍餓困其倚术者以愁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叩馬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所獲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四天祚雖入金而耶律大石太祖孫號西遼先以立淳故不自安率騎二百宵遁西至北庭說諸部蕃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年二百以金臣屬逼我國家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

覽小史

八

廿五

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恢復太業惟爾衆亦有思共救君父濟民於艱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西行先遣書回鶻王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嘗爲爾祖復故國之地則與爾結好非一日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爾其勿疑回鶻王得書即迎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馳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軍勢日盛至尋恩干城西域諸國舉兵十萬來拒戰號忽兒珊兩軍相望

二里許大石謂諸將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首尾不救我師必勝於是分左右翼擊之而自突其中忽兒珊大敗僵尸數十里駐軍凡九十日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立爲天祚皇帝蓋離中國已三萬餘里矣居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以爲國乃示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蜂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沙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蕭幹里剌率騎七萬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太后曰皇天勿順數也在位二十年歿傳三世幾九十年爲乃蠻王奪之遼絕

覽小史

八

廿六

遼小史



金小史序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邦丹氏亂崛起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興之還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汚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盡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石社復還之望而奸僧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爲一

金小史

序

勝庸武曰非特憎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時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於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橫經講道者何限然自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侂冑雖殘猶有志焉特其爲人庸耳以實求之不肯其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東誠有人豈至於是

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設儒者誤之也朝天之鑒禍流毒不夷重景亮三酋以大授命於其下裨將小夫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誓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皆屬自貫不然夷狄惟弱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家人哉棺和則罪貫與侂冑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

金小史

序

二

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長者戰耳今日曰備糧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君臣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金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跡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關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滅之大故倚采他錄屬而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帑書斥僞而惡真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故爲中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

氏帝也盟主也上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宋之憤非爲金作也
賜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吳郡楊循吉序

金小史

序

三

金小史卷第一

吳郡南峰楊循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金起自遼之屬部號女真又曰女直於夷狄中最微且賤者也世居東海上而在高麗之北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遼興既吞諸蕃於是女真之衆有生熟二種熟女真在南生女真在北皆不得相通而生女真猶居其故地其山曰長白山江曰混同江地方千里多山林產名馬生

金小史

卷一

金大珠而冬極寒其俗勇悍耐饑渴乘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垂金環嗜酒而好殺無文字與契丹言語不通徵歛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其間無大君長皆散居山谷間各推其豪以爲主而完顏部最強遼道宗時部長楊剗始稱雄遼大國勇帳蕭解里叛奔女真因命楊剗除之獨斬解里首以獻而留其衆不遣護云已誅絕兵甲車馬稱已給有功不以歸遼遼君不得已以爲生女

真部節度使刻印與之楊剗不肯係遼籍乃獨受使辭其印自是始設官政治其部族而多市鐵爲兵器習戰聞其族日以強大陰有叛遼心遼亦知其爲東方患者必此人也天祚卽位楊剗將死以陰謀屬其子阿骨打稱名蓋用陳壽名孫氏例阿骨打長八尺方順隆準沉毅寡言顧視不端而有志楊剗私議焉楊剗死又兄傳其弟六世乃至阿骨打阿骨打立事遼益驕遼不能制遼君好畋獵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見省而

金小史

卷一

遣銀牌天使責貢諸蕃尤苛初五國產鷹名海東青在女真東北遼每歲命女真發兵取之必戰聞而后得女真厭苦之至天祚時責貢尤甚歲遣鷹坊子千餘人越長白山捕海東青女真不勝其擾而遼之邊吏邀索無厭於是諸部皆潛附阿骨打欲叛遼君如混同江釣魚諸酋長在千里內者皆來會酒酣遼君使諸酋歌舞爲樂阿骨打辭遼君惡而欲誅之其臣蕭奉先以爲無能爲乃止初阿骨打之兄烏雅來與其屬

部阿疎有怨奪其城阿疎亡歸遼遼納之烏雅東請阿疎遼不與至是阿骨打懼誅於是與其下謀起兵而先請阿疎遼知其意欲以爲嚮使其大將蕭撻不也調諸軍備女直阿骨打會其下謀曰遼人集諸路軍備我如此我須先發可也乃使其將婆盧火徵兵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遂叛初與遼軍戰于界上阿骨打自免胄開射殺遼將一人遼軍敗走進軍克寧江州州有權場女真與遼人爲市處也遼人嘗以抵價拘奪

金史

卷一

三

其貨謂之打女真至是悉殺之無遺焉寧江州既破阿骨打乃退保長白山之阿而遼將蕭撻不也引兵臨混同江與阿骨打對壘而軍阿骨打乘遼兵未陣潛渡混同江掩擊遼兵遼兵大潰獲車馬甲兵不可勝數蕭撻不也奔歸遼君不罪由是士無聞志遼君自聞數敗以契丹人不知兵於是召其漢人宰相張琳吳庸予兵十萬人使討阿骨打又敗無幾時遼之東北城邑悉爲女直攻陷所過千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

嬰孺則貫之梨上爲戲所謂遼東熟女直皆庸之爲用至有錢騎萬餘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阿骨打起八月攻破遼黃龍府遼君懼下詔親征自將蕃漢兵十五萬出馳門以大臣貴族子弟爲硬軍車騎一日行一百里鼓角旌旗震輝原野費數月之糧以行阿骨打懼乃僞爲降書以示其衆既則反以求戰書上之遼君大怒下詔欲必滅女直阿骨打會酋豪以刀勢面仰天而哭曰吾與若軍起

金史

卷一

四

兵苦契丹之貪殘欲自立國耳吾今爲若軍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剪除我爲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而降諸酋皆羅拜願死戰志益固乃引其兵前行不敢遽進至于交刺而止焉會遼君之將耶律章奴謀廢立事泄懼誅亡去軍亂遼君於是引其兵還西阿骨打與諸酋併力追之及於護步答岡阿骨打曰我兵寡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因併力攻其中遼師大潰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輜輳寶貨無算遼君

遁去衛兵從之者纔三四百人而已阿骨打於是獨軍黃龍府是時遼使其將高永昌備東京東京渤海故地遼初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者也永昌殺其留守以叛自稱大渤海國皇帝阿骨打乃斬高永昌取東京於是遼之東南鄙悉歸女直遼君大懼令內庫裏珠王珍玩百餘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直必來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馬又與南宋兄弟夏國舅甥何憂哉識者謂遼必亡自古人君未有

金小史

卷一

五

棄民謀身而能享國者阿骨打既攻陷東京黃龍府及其餘五十餘城於是遼之並邊儲粟無慮三十五萬石雖累歲舉兵未嘗用至是悉爲女真所有楊朴者遼進士也勸阿骨打稱帝於是用其策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國號大金以其國產金故也天輔元年宋始與金通使初金兵既過遼河之西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徽宗用蔡京童貫議欲與女真結好乃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書聘女真外托買

馬而實求五代所陷地旻發使者三人賁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報宋宋使蔡京童貫與之議事皆補爲郎使馬政報聘是時遼君在中京楊朴既爲女真建號因說自古英雄開國須受禪或求大國封冊旻遂遣人使遼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南宋歲幣之半八也割遼東長

金小史

卷一

六

齊路九也送還女直阿鶻產趙三大王十也遼君付羣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爲自此無患進遣使以天子袞冕玉冊金印法駕之屬冊旻爲東懷國皇帝冊文曰朕對天地之閔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慎宵衣爲事嗣崇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浸財布中嶽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世碧雲袞野固須挺干渠材皓雪飛霜噤不惟於絕駕章封屢執誠意交孚載念遠方

宜膺多戢鳴呼義敦友睦地列豐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只敬只式孚于休以大聖大明犯其祖稱號改爲至明餘悉從焉晏召楊朴等議朴等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稱小邦懷其德之義及無策爲兄之文如暹方多戢等語皆非美意渠材二字意有輕侮命使者歸易其文遼使者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穆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晏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酋爲謝

金小史

卷一

入告百餘乃遣令歸報云册文言我吾不能晚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卽已能從我來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久之遼報不至於是晏自提兵趨上京而宋使趙良嗣適至約夾攻取燕薊舊地時遼使亦在晏俱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至上京上京者遼之臨潢府也引所從二使者觀攻城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晏乃親督士卒鼓譟而

進上京破二使皆奉觴賀稱萬歲良嗣遂出街筆與議大抵以燕京本漢舊地約夾攻取之晏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顧南朝方通懽好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晏曰有如契丹復和亦須以燕京與汝家遂議歲幣良嗣初許二十萬辯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良嗣問曰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晏曰西京我安用止爲孥阿适須一臨事竟亦

金小史

卷一

與汝家遂以平札付良嗣等回約以來年女直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晏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觀遂遣易魯至宋定歲幣宋以馬政報聘稱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約以太傅知樞密院事重賁勒兵相應剋日夾攻銀絹依與契丹數歲交政至金留月餘論不決金以宋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其君臣乃相與議以

爲南朝無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弱退守五關之地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顧我歡交若欲我南拓土疆彼以何能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俟平契丹仍據邊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決惟粘罕云南朝四百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

金史

卷一

九

可輕之當沮良嗣少留使人晏遂將馬擴遠行躬獵每晨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國常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以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音遣易魯回聘以爲若更欲西京計收取不然宜還報先是中國與女直議夾攻童貫悉選宿將會京師欲便應之會方鵬叛貫以其兵討賊未過易魯至宋徽宗待之殊無意惟爲書使歸報並如初議及問舉兵至西京約期而已亦不遣使金人自破遼上京終歲不

出師待宋報也及易魯自海上歸旻意中國純之乃命其弟兀魯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將耶律余覲爲前鋒余覲者遼之東路都統也本契丹近族將兵在東拒金兵然常數敗不敢戰其妻遼君文妃妹也文妃生晉王敖魯幹最賢而遼君有寵于元妃蕭氏生泰王元妃之兄蕭奉先又持遼政常恐泰王不得立而忌余覲在於是誣構余覲欲立晉王遼君信之賜文妃死余覲懼誅遂叛歸金自余覲降益

金史

卷一

十

知遼人虛實至是用爲鄉導先襲中京不測而至遼君在燕聞之大驚卽日出居庸關就駕蒼泊飛放以避之金兵進攻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陷中京蕭奉先謂遼君曰余覲來不過爲立其甥晉王耳不惜一子誅之可以獲安晉王賢既死國中悲之由此人心益離金人既陷中京引兵急追遼君於鴛鴦泊遼君奔雲中所隨王局珍寶及其幼女悉爲金人所掠旣至雲中不得入見留守蕭查刺撫之曰賊至矣善守城

取馬二千足遁去粘罕遂取西京而遼君亡保陰山命令不通燕王耶律淳遼君之叔父也守燕頗得人心號九大王因遼君之亡遂自立爲天錫皇帝廢遼君爲湘陰王以左企弓守司徒李處溫守太尉曹勇義知樞密院庾仲文康公弼叅知政事張琳守太師而遼君所有者沙漢以北西南西北兩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淳立告宋宋不受而金將斜也粘罕等軍在雲中宋初與金共圖燕及淳立欲因自取之乃不約金

金八史

卷一

十二

而遣重貫勒兵十五萬巡邊而實不進欲以脅燕燕不動遂戰宋師敗績乃班師遼君在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入燕將復興遼而淳尋死其妻蕭妃稱制時燕人至宋者皆言契丹無主願歸土宋朝徽宗用太宰王黼議再將重貫悉諸通兵二十萬會三關以向燕燕人懼稍稍歸宋而燕將郭藥師以涿州降宋宋因用之得易州而旻初以宋不遣答使疑宋有謀又自知其發兵趨中京時未嘗先報宋

忽聞重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旻與其下議恐與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遣使至宋議夾攻而自臨斜也粘罕雲中之軍初斜也粘罕逐遼君旻取中京士馬屯焉旻旣至雲中聞遼君在大魚澤自將精兵萬人襲之幹離不太子爲前鋒晝夜兼行及于石輦驛遼兵二萬餘圍幹離不數重士皆殊死聞遼君謂金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上平地觀戰余親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萃而薄之

金八史

卷一

十三

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君望見大驚即遁去旻通屯奉聖州而宋使趙良嗣報聘至請夾攻如約旻曰燕京不論夾攻與否當待與南朝其西京欲執遼主兼平操營三州欲作歸路不在與數初宋與金約乞歸全燕及西京地方與遼之歲幣至是金中變重貫攻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禱金人圖之金人乃引兵趨燕蕭后乞稱藩請和旻守先約不從蕭妃竟遁去左企弓等遂皆迎降

小金史卷第一

金小史卷第二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叙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旻既得燕京而趙良嗣以請地至旻云數年相約夾攻及寡人到燕京不見有一人一騎何故遂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州縣租稅合送本朝輸納良嗣曰有古及今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稅者可削去粘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當歸我若不見與請速還渰

金小史

卷二

易之師母留香羅金使李靖至宋議於王黼之第黼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之外求賦租者何哉靖對曰止爲本國得燕所以及此契丹日夜爲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粘罕元室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賦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遷就然飛輓如是之遠當以銀絹充之耶靖曰然請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矣宋乃復使趙良嗣往議於金金元室出

燕京租令舊緡錢四十餘萬新租緡錢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斗粟不遺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盡十倍矣豈可視茲爲率哉元室云姑置之貴朝必有成數幸明言無隱良嗣出御筆拾萬之數元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元室曰茲一小縣之數也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元室云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綾綿香藥等物遣良嗣還報悉斷橋梁次舍以待之左

金小史

卷二

企予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旻特各與宋而邀厚利徽宗遂果以一百萬緡許金而更求西京旻大甚使元室楊朴報云西京路疆土據諸郎中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圍近四十日方下士卒死傷極衆又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及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間人民却待遷去

良嗣等曰既得疆土人民自具若止以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爲諸軍犒賞耳擴答貴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云此亦再遣使去遂以誓草付良嗣使銀術可至宋乞犒賞金帛之類徽宗許以二十萬銀術可乞增不許銀術可退良嗣等因徽宗怪金人誅求不已良嗣對以女直貪殘惟利之從其他不恤也馬擴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孔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

金史

卷二

三

不爾邊患未易量徽宗云女直貪暴殘民害物雖黃巢不如渠能久耶然彼既入關先據燕京朕恐爲後患不惜百萬以啗之且解目前之紛於是依其式爲誓書再差趙良嗣至金議交燕山雲中月日金亦以誓書與宋其詞曰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詠弔貴

國遣使航海計議若併有遼國願得幽燕當時已曾依允迺者親領兵至燕不攻自下尚念方欲惇好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爲遼國已爲大金所有舊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縮三十萬疋并燕租六分中止取其計一百萬緡已載前後性復議定國書并支綠幣二千拷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之社稷傾危子孫不紹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爲定交畢宋太師童貫蔡攸

金史

卷二

四

入城撫定次日浚濠增壁金以御押地圖付宋班師悉驅燕之金帛子女東徙而以空城與宋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南朝留常勝軍利與田宅給之耳常勝軍郭燕師軍也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宋全燕旻謂粘罕曰我已與宋有誓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於是西去而遣左企弓等部定燕京之民東歸當道平州初旻下燕時遣將張覺在平州因而撫之以爲留守而覺心不服又金每得州縣多徙其民東去於是平

州之人皆言金人始則存撫終則俘掠人心不安及左企弓發粘罕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曰如此是促亂也至是企弓以燕民東徙過平州不勝其苦乃入言於覺者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于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覺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復其業而

金小史

卷二

五

以平州歸宋無不納者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爲之援又何懼焉覺乃遣一將率五百餘騎候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至灤河西岸邀之議事遣人往數以十罪皆繼殺之於東林下仍稱保大三年盡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燕民旣得歸大悅覺使其黨李安弼高黨住燕山說宋燕京守臣王安中曰平州帝甲百萬餘覺有文武材可用爲屏翰不然

將爲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送安弼與黨詣京師徽宗悅詔安中厚加存撫與免三年常賦以平州爲泰事軍以覺爲節度使以安弼黨爲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覺喜遠迎之金將閻母與覺戰于兔耳山閻母大敗而是時遼將林牙大石以兵壁龍門東金都統完顏幹魯生獲大石以繩繫之使爲鄉導追遼主於陰山之間直至其御營時遼主已往應州盡得其嬪御諸女并獲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

金小史

卷二

六

衍幹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幹里衍得車萬餘乘惟罕王雅里亡去妻室銀木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幹里不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旻得璽實懷中東面謝天而受焉遼君乃使謀慮瓦將免鈕金印請降幹里不視之則元師燕國王之印也不受遼君竟亡去而旻在軍中病將過上京命粘罕駐兵雲中備遼

而召弟吳乞買付以後事至部鄰漂死僭諡曰武元皇帝曼初起其兵不滿千人然皆雜雄悍無不一當百蓋女直諸部之人大抵皆兵也平居無他役悉聽以佃漁爲業有警則遣人詣諸李董徵兵凡步騎之仗糧皆取備焉其長曰李董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爲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人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喜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曰破軍人馬皆全甲非在五十步內不

金小史

卷二

七

射弓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其法什五百皆有長伍長執柝什長執旗伯長執鼓千人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伯長戰死什長皆斬能負同伍戰歿之屍以歸者則得其家貲凡將自執旗衆視旗所向而趨之自主將至步卒皆自取無從者以栗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晝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將軍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師聽而擇之

其中者卽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隨高下與之金舉以示衆以爲薄復增之其官皆號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有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官冢宰諸班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胡魯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移齊勃極烈尊禮優崇阿買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乙室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迭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室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吳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諸移里董官之尊且貴者諸禿里官之尊且貴者諸禮詳穩官之尊且貴者諸烏魯古官之尊且貴者凡官府治

金八史

卷二

八

事之所皆曰幹里朵凡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所謂國相亦拜于馬前郎君不爲禮役使如奴隸焉其軍中符驗則有金牌銀牌木牌之制金牌以授萬戶銀牌以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輦所佩者也謂之曰信牌軍中傳遞以爲信是所用將兵者皆其宗室子弟爲多其最用事者曰骨捨與粘罕至相權而骨捨才尤高二人用事未嘗申覆每有所爲皆許自專曼常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國

中事無大小非經此二人行至於兵事骨捨又專之粘罕總大綱而已坐於外則粘罕居上於內則骨捨居上骨捨年長粘罕粘罕兄事骨捨而與粘罕不相悅蓋粘罕不以貴粘罕骨捨以才故不能相下粘罕旻從兄子也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性特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通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蓋決敵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其他宿將則有撤

金史

卷二

九

改辭不失二人皆爲勃極烈用以居守撤改卽粘罕父也而辭不失亦旻從父旻有母弟曰斜也嘗戰則爲都統又有闍母亦母弟有勇每臨陣必冒死先登焉粘罕旻第二子軍中號曰二太子性慈仁亦曰菩薩太子而亦善戰其第四子兀術號四太子尤強悍其他又有智辯之士三人曰阿魯合德曰謀良虎曰兀室阿魯合德性善記能知女直之先世族屬時事而謀良虎好學嗜書盡通契丹大小字遼國議和書劄

悉出其手金人初用契丹字兀室乃用契丹漢人二家字合以國語製女直字此三人者皆宗室也亦不出於別部旻頗豁達有大度知人善任能與其下同甘苦初稱帝時國相前跪奏事泣止之曰今日皆諸君之力吾初貴未易改舊俗也諸酋皆感激再拜初得燕京時遼宰相張琳上謁還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又從宋索趙溫訊則解其縛而用之初從遼乞阿疎遼不與因以起兵及得阿疎不過杖而遣之而已旻

金史

卷二

十

初興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城邑宮室無異于中原州縣屏宇制度極麗居民往來車馬襍沓自前抵後盡爲出入之路畧無禁制每春擊土牛父老子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而行焉旻旣歿女直之法凡死則傳於弟吳乞買旻母弟也漢名曰晟以次當立旻在時嘗以爲諸班勃極烈諸班女直儲貳

之地也而旻自有子十四人幹本最長至是幹本率其諸弟共立晟改元曰天會而以斜也幹本總國政粘罕幹離不治戎事時張覺在平州稱兵闖母旣敗晟乃使幹離不提兵襲平州平州破張覺走入宋變姓名隱郭藥師軍中金人大怒索於宋宋宣撫王安中斬貌類者一人與之有識之者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與金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宋索藥師當柰何自是

金八史

卷二

十二

降將在宋者皆解體矣初旻割地未畢而死而蔚武朔三州已先歸宋至是粘罕怒宋納張覺遂復取蔚州及陷飛狐靈丘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意欲取盟重貢遂與郭藥師治兵燕山備金宋使者請地至金金主晟欲與宋地粘罕不肯遂罷而諸酋皆言宋敗盟有狀於是晟決意謀南伐時遼君在陰山率諸軍出漁陽連取數州與兀室戰兵潰却走謀歸宋兀室遣婁室勃堇追之及於余都谷獲焉晟廟告其兄完顏旻

封遼主爲海濱王而使使如宋白之粘罕至雲中頗經營南伐宋使使者馬擴再使粘罕軍粘罕嚴軍以待首議山後事擴因請問交地之期粘罕笑云山後疆土初爲大聖皇帝與趙王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斂不謂大聖皇帝與擴未歸汝家已違誓約陰納張覺收燕京逃走職官戶口本朝累以牒追第用虛文見給今特與汝家畧辨是非一二擴觀粘罕決意入寇乃言曰契丹任州小人多行不道人怨天怒所以

金八史

卷二

十三

爲貴朝所擒本朝亦怨其悖理敗盟助貴朝討滅今國相或未欲與土疆進退惟命獨不宜遽失權盟一旦兩國交兵何時而已況本朝亦豈爲此數州縣置赤子鋒鏑問此事所係非細願國相思之粘罕曰汝意云何馬擴曰童大王來時令白國相乞且與蔚應兩州靈丘飛狐兩縣餘悉奉歸若留聽者幸明示其期粘罕笑云汝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兵并西京之民不可留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奚論汝家州縣

削歟城來罪方可贖也次日館中供具良厚撤
毋笑云待使人止此回夾蓋決示入寇之意宋
使歸金遂移兵向宋

金小史卷第二

金小史

卷二

十三

金小史卷第三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敘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時宋太師童貫在太原聞金將入寇大驚天會三年十月粘罕與兀室余覲引兵自雲中入太原謂之國相軍幹离不與捷懶闌母劉彥宗引兵自平州入燕京謂之太子軍皆不戮一人傳檄而已金使者賁軍書先在宋勸童貫速割河東北以大河爲界而和貫憂懣不知所爲遯歸

金小史

卷三

汴粘罕發自河陰遂取代忻四州由石嶺關徑至太原太原堅守不下乃留數萬人守太原而以其半趨京師粘罕遇城必攻故比幹离不行稍緩至中路聞議和詔遂止而不行幹离不軍初至薊州知燕山府蔡靖命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出戰令徽遁歸宋師敗績藥師遂鎖呂頤浩等決意降金先是藥師以降將爲徽宗寵遇錫賚之厚至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官禁藥師浸驕恣識者知其必爲中國憂至是果叛幹离

不至燕郊藥師率軍官迎降幹离不遂留蔡靖於燕而使軍官止部呂頤浩等以行幹离不攻中山府不克遂引兵趨慶源府金太史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聞徽宗內禪軍中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宋聞金警失色使梁方平守濬州何淮守河幹离不旣陷信德府留兵守之而自將諸軍渡河梁方平燒橋遁何淮亦潰宋將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用小舟濟師舟不過數人

金小史

卷三

三日始畢旣渡一夕馳至城下屯大駟監獲馬三萬匹幹离不笑謂宋被虜者曰汝家可謂無人使三千騎守河吾屬可渡哉遂移壁萬勝門責問張覺事且求執送童貫欽宗大懼願爲伯姪國而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兼請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幹离不遂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宋將姚平仲大敗幹离不復進攻汴城問見襲之故欽宗謝以不知乃罷去而改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粘罕幹离不旣以宋許

劉三鎮皆班師而宋使以割太原詔書至太原太原人不受及幹萬不兵還河北兩鎮復不下於是粘罕復留銀術可圍太原而自還雲中幹萬不亦分兵攻河間中山而自引軍與粘罕會師復謀南伐會欽宗以書予余覲令叛金興遼金人大怒遂復舉入宋天會四年八月粘罕自雲中幹萬不自保州兩路復如前以遂遂克太原真定而渡河徑趨汴二軍皆集城下宋復請賁淮爲界而和金人不聽十一月丙辰汴京陷

金兵入城粘罕請兩官幸其營而議和及割地事凡城中圖籍禮器皆撻取之無遺又於坊巷中選十八歲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赴北粘罕遣人入城言奉指揮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同大金皇帝徽號請皇帝詣營署名奏表少帝不肖出粘罕乃遣人持表入城下書云臣姪南宋皇帝請署御名帝觀之泣下且曰苟屈已以存生靈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書名乃

去繼又傳語上皇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兄弟請勿生疑可罷兵今將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因請進上謝表上皇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強之遂從焉粘罕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栗分廂搜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銅等星錄無遺粘罕復請少帝到軍前而議可否申奏上賁到北國書曰今已被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爲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主今二帝於東宮外築室居止粘罕因固請不出乃使一將引七百騎直至內門厲聲邀請少帝曰已降指揮令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說及十一月辛酉少帝出幸金營粘罕下階執帝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升階既坐粘罕以國主所降別立賢君詔書示帝帝視之不語粘罕使

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
顧何事不可遂留帝宿于幕次次日造表令帝
同發其詞曰臣姪南宋國主趙桓今蒙叔北國
皇帝聖旨令桓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者
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
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以奏聞候允從日
別具申請署畢帳下馳一黃旗素馬前去帝因
祈粘罕乞歸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
人作樂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
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
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太宋人今日煞好公事笑
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
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
推帝遂入城三月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上皇
一詣少帝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
皇帝及上皇並到軍前聽候指揮遣使相促不
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先請皇帝至軍前
少帝遂復幸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

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遂引帝出居一室守
以少次日上皇亦至由是皇族后妃諸王疊
疊至軍中日夜不止上皇與帝各居一室后妃
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帝姬
各爲金貴人分去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
階下傳國主言曰汝等父子天人俱棄不可復
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責開封府吏以
下保明策立仍令趙佶父子前來燕京帝與太
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侍衛番奴以南宋子
呼帝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
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時康王
以奉使入北不在得免粘罕勒令別立異姓甚
嚴有一人云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
粘罕遂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
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
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
相無狀不能立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
以代趙氏情愿乞押赴軍前而衆人皆署名舉

邦昌初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粘罕送邦昌入城及闕而返百官送于南薰門九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邦昌入居尚書省以朝臣十員同宿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次日金人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一城屠戮都人震恐邦昌誓自死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耶遂止於是擇日卽皇帝位邦昌慟哭望金國拜舞受寶冊其

金小史

卷三

七

詞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恩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權馳星輶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端怙亂反義爲仇譖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惡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

知省已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興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天眷攸賜謂之大寶苟辱數改年未或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大宰張邦昌天範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僉書樞密

金小史

卷三

八

院事韓昉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脩爾勿疲于迷職問音歲教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烝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可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進輦却弗御步升

殿於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
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
官遠拜先是命師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
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且權他日
相公爲伊呂爲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
強從之曰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邦昌既立二
帝在營中聞之曰邦昌若誓以死節則社稷增
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倚至重既立異
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

金史

卷三

九

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鄰太上
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在龍荒之
北矣不達事機猶有如此者金人既立張邦昌
乃以二帝北行幹離不同上皇由河北路粘罕
同少帝由河東路俱約會于燕京時同行者有
太上皇后謝氏皇后朱氏皇太子諶及其餘妃
嬪子女宗族凡四百七十餘人當時檢視庫藏
所得絹五千四百萬匹大彩段子一千五百萬
匹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邦昌御天子法駕

稿素出城率百官北望慟哭遙送二帝乃易緒
袍張紅傘蓋餞別幹離不太子粘罕二人而返
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初金人括金不已邦
昌爲請乃罷邦昌每日於迎陽門上設常禮畢
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
人至則遽易服衛士曰伶官往日作雜劇每裝
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貴者邦昌
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塔下邦
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

金史

卷三

十

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金人既班師邦昌乃
迎元祐皇后垂簾邦昌避位首尾三十三日不
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稱予不稱朕
旨釋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
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絨鎖題以
臣邦昌謹封會康王入于歸德邦昌勸進康王
在歸德卽位是爲高宗宋國復興而貶邦昌於
潭州賜死初徽宗之與幹離不同行也初見席
地坐定幹離不使令譯奏帝云自古聖賢之君

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于有德歷代革運這事
上皇心下懸理會得本國前所得美丹妃嬪兒
女盡配諸軍克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
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故因
勸酒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帝但致
謝曰當日爲兄弟今日爲囚虜豈非運數尚賴
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
望爲主張幹萬不曰上伴不肯帝曰兩朝主盟
惟信獲罪非將相之過故請以一身仰答天譴

金小史

卷三

十一

顧不及他人幹萬不曰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到
有文字來酒行幹萬不面請帝姬王婉容與粘
罕次子作婦許之燕王以乏食死于遠殮以馬
槽猶露雙足上皇伏而哭之哀甚曰吾行且相
及時執兵虜人亦皆泣下帝與幹萬不同獵忽
有二人前謁幹萬不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
張令徽參見二人皆再拜今徽卽退藥師獨扣
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
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

訖淚下又再拜帝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
日欠一死節幹萬不曰藥師效忠於南朝帝曰
藥師未嘗抗禦大兵而收功過厚養養至此卒
貽大禍幹萬不曰此人不忠于天祚則必不忠
于南朝帝曰是是時武臣曹勛侍行帝折御衣
寫字置領中曰可便卽真來救父母并押九字
付勛使遁歸遣康王令勛見康王秦之丁寧且
泣且囑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
帕子付勛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

金小史

卷三

十二

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
致語言氣已哽吾頸矣俟到燕山爾乃去又曰
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
爲念道遇堯山有燕人百餘守上皇所乘車曰
上皇活燕民十餘萬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
識天表左右以奏上帝爲揭簾見之皆羅拜曰
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卽見同轡不須
憂抱上皇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助吾獲謗
不少今困厄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

人各嗟惋而去至真定府上皇乘馬與幹离不並騎入門前上引旗寫太上皇帝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幹离不請看打毬侍中劉彥宗具傳幹离不之意跪奏云聞上皇聖學甚高願乞一打毬詩其請頗恭上皇曰自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彥宗捧讀稱歎即與幹离不又番語以講解其意幹离不點頭今諷誦數過乃起謝上皇亦謝其恭也時金人以長木爲障障外有兵每數步一窺客人看外外亦窺內聞語曰南家有兵到其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牽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故視左右如金人傍來之狀色有畏而不敢留者衆皆喜以爲不日救至復有病入卧于墻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會天大風喬貴妃製絳紅袍備急兵至即以衣上皇爲出奔之計每十數日即他語一新後乃知計始於緩上皇之意及愚衆人虜謀多此類上皇所乘牛車牛五頭兩虜牽

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厨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計八百六十餘兩自過濟州即行生路跋涉荒迥旬月不見屋宇車牛皆死壞亦不補至暮即嚴兵外守每食上皇及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間分或四位破一羊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旦暮必來瞻見聖容乃退至真定府方盡換牛乃行金天會五年五月二帝至上京入朝展於乾元殿封太上皇爲昏德公少帝爲重昏侯後遂移入五國城初張邦昌之既殺也晨聞之大怒而高宗遣使者至金密說契丹漢人令叛金爲內應展得其書益怒又令元帥府伐宋高宗走楊州是時方遣婁室平陝西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粘罕不可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姿盧火監戰平陝西銀術可守太原耶律余覲留西京粘罕會東軍于黎陽津進兵至東平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叛离遠烏林答太欲追高宗於揚州帝以前一夕渡江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帝嘗

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
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
元帥閣下是時韃靼兀朮拔离速等分道南伐
兀朮之軍渡江追帝入于杭州官守皆逃去遂
取杭州帝入海金兵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
弗及兀朮還自杭州遂取秀州平江趨鎮江遇
宋將韓世忠

金小史卷第三

金小史

卷三

五



金小史卷第四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兀術率兵北還將趨鎮江宋將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邀兀術將戰世忠伏兵金山廟中以俟兀術紅袍玉帶果來覘其巔伏發墜馬幾得之馳而脫去既而戰數十合兀術大敗獲其壻龍虎大王兀術不得濟遣使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兀術循南

金小史

卷四

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大艦數倍兀術軍出兀術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兀術乃因老鷄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兀術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兀術烏林答太欲亦以兵來會兀術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兀術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帆兀術遂善射者

金小史

卷四

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帆皆焚烟焰滿江世忠不能支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兀術渡江北還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難危幾不免捷懶時在濰州遣人詣之且約再征江南兀術漸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師出陝右遂託言應之而西去兀術既敗粘罕遣人詣劉豫問策豫報曰韓世忠屯潤州當以輕兵從采石渡江可克也粘罕聞之欲再議南伐兀術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罕曰都監務倫安耳乃使捷懶率師至瓜州而還攻宋之議遂罷是時金兵分三路一路陝西一路山東一路江南兀術江南軍也捷懶在山東妻室在陝西兀術自江以北地皆入金金既盡有中原之地於是粘罕建議請立君如張邦昌者以鎮之初晟嘗欲舉此木行至是捷懶力舉劉豫豫宋臣以濟南府降者也初捷懶久駐濱濰豫事之甚善嘗許立豫而雲中留守高慶裔亦與豫通慶裔南漢腹

心亦首勸粘罕立豫豫乃以重寶陰賂粘罕粘罕佯使高慶裔至山東訪求賢人可爲君者民間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不知賢者爲誰慶裔露意屬豫乃共舉之狀上粘罕復令人問豫可否豫說辭乞立張孝純孝純來大元帥也敗降在金粘罕曰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屢遣使者以璽綬立豫冊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慶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詰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志在救民適知王者爲通器

金史

卷四

三

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選者有違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武元皇帝伏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武元皇帝方務善隣卽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疊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奸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遁逃誇大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

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將詣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權好地畫三鎮誓卽萬年凡有質委悉同交約旣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壘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使徒詰茲敗累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昧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還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

金史

卷四

四

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務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於僭號心之幸禰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招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處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

之才居於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
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
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未王奮然獨斷逮乎歷
試厥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
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
表救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
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
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度省刑罰而出
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

金八尺

卷四

五

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士心仰戴宜卽始
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先用是遣使留守四京特
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
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
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禮
部侍郎知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命爾爲皇
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
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

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
惟天難誼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
勿忽朕命豫以藩王禮見使者粘罕等議以爲
未稱吳乞買乃下令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旣爲
隣國之君又是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者惟始
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
禮豫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已下官赦境內
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
京降宋南京爲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

金小尺

卷四

六

府俱爲州張孝純等爲宰相安錢氏爲皇后錢
氏宣和內人也以辛酉爲阜昌元年以其子麟
爲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人畏之待宋
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生景州守濟南
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
弟應募者六千人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
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
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旣召到卽言其
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爲援豫榜于

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不細斬首號令豫三年四月遷都于汴及蒲路虎定陝西吳乞買以其地悉賜豫僞太常博士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畧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甚褒答減二年磨勘有西京兵士賈玉注梳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於山陵中遂設河南淘沙官發山陵四年二月葬其母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姬之衣學士院馬定

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豫引兵與宋師迎戰豫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術詭示渡江之形全罕官遁蓋豫立六年而吳乞買死吳乞買初立時凡事皆因女直舊俗而已及得燕京用左企弓等始學中國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國中宰相自用女直官號所謂勃極烈者是也或三人或四人無定員蓋蕃漢制並用其後二省移平州又移燕京謂之漢宰相專治漢地凡選授調發租稅皆得自決時則有漢人劉彥宗時立愛知樞密院事彥宗死韓企先代三人皆遼臣也彥宗有治劇才亦嘗總戎南伐而彥宗號通經史吳乞買尤特任之企先乃爲吳乞買斟酌前代故事立制度而女直從是有文章禮樂矣吳乞買之既執遼君也遂建乾元殿于上京受朝上京卽海右之地金之舊土也圖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初興稱爲內地其山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完都

魯山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此爲國本高麗在其東南凡去高麗二千里三百里金襲遼制建五京至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所謂五京者一曰上京在會寧府今女直之地二曰東京在遼陽府卽遼故城三曰北京在大定府卽古高麗三韓之地四曰西京在大同府卽雲中五曰南京路卽燕山又有得于遼者曰咸子路亦故高麗銅山而吳乞買南攻宋後得河北東路河北西路山東東路山西西

金史

卷四

九

路大名府路河東北路河東南路京兆府路鳳翔路鄜延路慶原路臨洮路九十三路其間惟河北自取餘皆以封楚楚滅封齊而大畧皆屬金據金之所得合五京十三路共十九路蓋上京一路是女直故地東京北京西京燕京咸平五路得于遼自汴京以下十三路得于宋此金建國之大畧也其餘所統部族尤多金之立國東鄰高麗西鄰西夏而南鄰于宋吳乞買之時夏與高麗皆入臣夏王李乾順高麗王王楷也

初二國在遼時皆爲與國阿骨打初起時皆優容之未得通問至是始皆以事遼之禮事金歲修朝貢吳乞買以始遂不絕矣吳乞買死時年六十一歲是爲金太宗也初吳乞買與阿骨打及其弟斜也三人皆同出阿骨打起兵吳乞買常居守在內斜也嘗統軍在外俱於國有大功阿骨打約兄弟相傳各爲國主而遞傳其子孫吳乞買常欲立斜也故以爲諸班勃極烈及斜也先死吳乞買有子十四人意欲遂立其子寨

金史

卷四

十

先約而未有定於是諸班久虛不封而阿骨打有嫡孫曰合剌當立粘罕兀室幹本等皆以爲言吳乞買不能奪遂以諸班封合剌蓋自粘罕發之也國名曰合剌漢名曰夏及粘罕晚歲專國事驕甚恒有自立心而兵柄皆在粘罕吳乞買不能制拱手聽之粘罕駐師雲中吳乞買立國廣寧時稱曰東朝廷西朝廷及吳乞買死近屬爭立而粘罕已解兵柄入朝適用他將代師於是合剌得立是爲金熙宗夏既立猶稱

天會十三年是年四月宋太上皇崩於五國城年五十四始改女直官皆爲漢官立三省樞密院餘皆同中國而革去勃極烈不用重初忌粘罕兀室二人握兵權重吳乞買有長子曰宗盤阿骨打有庶長子曰幹本皆有欲封諸班心於是皆以爲領三省事以奪其兵權而絕其覲立之心由是諸人大失望高慶裔蕭慶皆在軍中俱粘罕腹心也乃悉罷爲三省官而用撻懶兀朮爲元帥先是劉豫以粘罕高慶裔每歲皆有

李小史

卷四

十二

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重既立卽詔豫稱臣勿稱子皇帝初豫之立也金欲因豫以伐宋以豫立嘗爲其子請立太子吳乞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達歲師南寇皆無功至重既立之二年豫欲攻宋恐金不助遂妄有宋將侵淮遣使乞兵於金金諸將惡豫之獨賄粘罕也皆難之乃不與援兵使豫自往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嚮皆僞胡服以詐爲金兵及

遇宋將楊沂中戰劉猷先大敗挺身走劉麟亦潰齊兵大恐初金已厭豫而長粘罕不敢廢之及粘罕罷兵柄豫又敗重乃責問豫初宋使王倫以通聞兩官至金一留數年久因不得志乃倡爲和議求歸金亦欲與宋和未有便聞倫言不信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敢撻懶乃遣倫歸言和議經與皇帝大喜使倫復至金請上皇之喪因使謂撻懶曰河南之地土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

李八史

卷四

十三

易若歸之趙氏而金亦議廢豫矣時豫通條具宋欲進取事述來告重乃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越陳蔡汝穎之間佯若伐宋而實以圖豫使撻懶兀朮召劉麟單騎河頭議事執之遂執豫以一羸馬載之而去廢豫詔曰敕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以南割爲隣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

吾戊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
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因治將大車於弊政
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
能忠托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
豫旣廢撻懶恐齊亂乃使小蕃揚言齊王虐氏
命廢之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
安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
百七十餘萬兩緡有緡二百七十萬匹有金一
百二十萬兩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方
州不在此數豫官嬪百餘人任身者九其子麟
侍婢伯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
多以獻女獻妻得差遣如侯從爲長葛令有入
已賦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
功不如使過陞從爲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
其汴滎有至於此在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倡
優無不日納官錢者豫僞后錢氏宣和間出官
後爲賊所掠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官廷事豫
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說豫陰

通南朝共雪國耻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
五百萬命道士薦薦之豫旣受廢卽上表陳謝
與麟俱遷臨潢府豫稱號凡八年豫旣廢於是
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
臺大丞相而撻懶兀术乃在河南明年改元天
建元年宋使王倫復至請地撻懶與宗盤宗雋
遂合議以齊地與宋

金小史卷第四

卷四

七

金小史卷第五

吳郡南峯楊循吉君謙敘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捷懶與宗盤宗舊既合議以齊地歸宋諸酋不肯或曰我以地與宋必德我或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使然三人竟以河南陝西地歸宋以張通古爲使使宋名曰詔諭江南使宋帝欲南面而使通古北面通古驕甚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

金小史

卷五

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帝乃西面受詔拜起若臣禮焉通古使還聞宋置戍河南謂宋使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與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胄以聞大宋皇帝遂命罷戍通古具以白幹本且曰及其部署未定當議枚復幹本喜曰是吾志也於是有復取河南之

議明年宋使王倫來遺金器千兩銀器萬兩迎道君皇帝梓官及請韋太后與諸王妃公主南歸而捷懶適以謀反屬吏金之執事者聞我國書不書其國中年期及歲幣狀內稱禮物不稱職貢於是金君璽使人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倫不遣初割地之議實自捷懶始而和成於一二大酋地既歸宋璽恒有悔心及璽既任兀朮兀朮乃言捷懶實受宋賂而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願誅捷懶復舊疆會

金小史

卷五

二

有告捷懶者於是以兀朮爲太子都元帥往燕京誅捷懶捷懶南走將亡入於宋追而殺之捷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爾時璽先與兀朮謀誅宋王宗盤克王宗舊虞王宗英勝王宗偉而粘罕亦以罷兵悒悒而死故捷懶有是言也捷懶既誅於是兀朮大議南伐羣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所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璽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乎遂使兀朮復河南乃舉國中之兵集于祁

州元帥府而分四道南征聶黎李董出山東橫
嵩鳴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
萬孔彥舟鄺瓊抵與汴兵至宋東京東京之留
守孟庚不敢戰而出降東京破兀朮駐焉遣其
裨將一人攻南京南京之留守路允迪朝服出
城赴會遂被執而金將鼓吹入城南京復破河
南遂悉歸金時金之天眷三年也兀朮所與將
者李成鄺瓊孔彥舟皆宋之羣盜也以募積功
爲軍官後皆歸劉豫滅歸金而兀朮用以取
河南撤嵩鳴自河中渡河疾馳至長安長安既
陷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撤嵩鳴西至順昌
府爲宋劉錡兵所敗馳詣東京告急於兀朮兀
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
比國主臨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
可以靴尖趯倒耳及明日戰乃大敗兀朮大慚
臥軍中兩日不敢出鞭其將吏而徑引其兵還
汴然不久陝西亦復入金於是直以提懶割地
之罪通告河南陝西諸郡曰非朕一人與奪食

言蓋恩威弛張之間有不得已使者所至則以
兵隨焉兀朮既復得河南陝西而宋將岳飛來
爭所失地兀朮提兵與飛戰連敗於飛飛兵至
朱仙鎮距東京纔四十五里而秦檜在宋主和
議召飛還併召諸將之與金戰者皆班師楊沂
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
還建康罷宣撫司盡收其兵隸御前退出師時
臨時取旨於是飛所爭州郡復歸金矣兀朮自
順昌失利遂保汴京不出簽蕃漢軍十餘萬以
謀再舉皇統元年兀朮請于亶乞取江南兀朮
至淮遇劉錡隔河而陣錡會楊沂中共擊兀朮
兀朮不得前而宋紹興皇帝與丞相秦檜皆恐
不敢與金戰乃簽書乞和兀朮乃以便宜畫淮
爲界而和兀朮引兵歸大宋紹興皇帝爲書以
盟名曰誓表其詞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
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聞自鄧州西
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
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弊邑沿邊州城旣蒙恩

造許簡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踰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貽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爾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於是金君竄乃以袞冕圭寶珮璫玉冊冊紹興皇帝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齊盟有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勸我師旅蓋十有

金八史

卷五

五

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懇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若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又歸章太后及太上皇鄭太后故妃邢氏三喪於宋而以臣宋告其國中賜兀术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定每歲宋歲幣內給銀絹二十萬兩匹當是時故遼君耶律延禧齊劉豫與宋少帝皆在金爾中獨宋太上皇已崩於是亶增

封遼君爲豫王豫爲曹王而稱太上皇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初兀术再伐江南以鄭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中與計事瓊曰瓊嘗從大軍南伐見元帥國王力戰矢石之間而南帥當戰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以虛文召軍置將謂之調發有一小捷則露布飛馳以爲己功歛怨將士假或親臨亦必先避又國政不綱微功厚賞大罪不誅不亡亦已幸矣復何振起之有哉衆以爲確論元帥指兀术也

金八史

卷五

六

及兀术問瓊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怱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將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競競自守唯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旦心破膽裂哀鳴不暇矣既而宋果稱臣兀术喜瓊爲知言瓊故宋太學生從宗澤爲裨將澤死自將萬餘在淮上宋以爲楚州防禦使叛歸齊齊亡入金方兀术之兵至淮上阻於劉錡亦亟欲求和罷去宋使洪皓在燕山密奏宋

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朝廷不知虛實卑
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
耳兀术恐求敗和議乃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
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后可
和於是秦檜使張俊構成飛罪下獄賜死飛志
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數斗紹興皇帝
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
飲

金史

卷五

七

大畏服者唯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
酒相慶詔留金凡十五年始得歸惟留王倫宇
文虛中不遣虛中初以吳乞買時來使吳乞買
頗愛虛中有才官虛中虛中乃受之與韓昉輩
俱掌詞命洪皓至金見虛中甚鄙之虛中在夏
時書阿骨打謚德神功碑爲金紫光祿大夫虛
中恃才輕肆好譏訕人凡見女直人輒以礪齒
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
榜署惡虛中者槌其字以爲謗訕後有人告虛

中反治無狀乃以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
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
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遂併殺士談
而夏亦以王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
辭遂夏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夏亦頗讀論
語及五代遼史諸書然性嗜酒與近臣飲或繼
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
矣明日當戒因復飲夏天性好殺末年尤甚初
與兀室謀誅阿骨打吳乞買二人子孫殆盡而

金史

卷五

八

兀室終亦不免於誅而岐王亮變作初夏無子
其妻裴滿氏嘗生子而天兀术旣沒裴滿氏有
寵于政頗掣制夏不得他幸夏時畜怒縱酒手
刃殺人岐王亮者左丞相也阿骨打庶長孫本
名勃烈能漢言其貌類漢人好讀書延接儒生
而爲人殘忍外寬內深方夏之疑忌好殺也羣
臣莫能自保亮自以其父爲阿骨打長子遂亦
得立時爲尚書左丞召對語及阿骨打創業艱
難因嗚咽流涕夏以爲忠拜右丞相兼都元帥

會裴滿氏附賜亮生日。亮不悅，未幾殺裴滿氏。又殺諸妃。烏古論氏夾谷氏、張氏、裴滿氏、羣臣震恐。亮因此遂謀弑逆，結寢殿小底大興國嬙，詔開門以入。弑亮，亮死時年三十一。於是羣小共立亮而詐傳亮令，召諸大酋之用事者殺之。而降封亮爲東昏王。亮之初立，是爲天德元年。羣臣上尊號曰法天膺運廣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宋高麗夏皆相繼來賀。來使將還，亮以玉帶附遺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

金小史

卷五

九

以爲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祕書郎張仲訶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亮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而其庶子母蕭氏及自丞相以下大臣被誅戮者尤不可勝紀。亮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過欲無厭。以徒隸氏爲皇后，大氏爲第二娘子，蕭氏爲第三娘子，蒲察氏者宗室之婦也，喪夫寡居，亮先

欲娶之，未得及篡位，方三日，卽納爲妃。蒲察先生一女，亮復與亂。蒲察怒，批女頰罵亮，亮殺之。又有唐括氏有容色，其夫爲節度使，亮舊嘗與通，因傳語之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唐括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亮聞之，使謂唐括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唐括大恐，乃以子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亮卽召其子爲符寶抵候。」唐括不得已，乃縊殺其夫。亮詐哀之，卽納唐

金小史

卷五

十

括官中爲娘子。亮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游瑤池，諸妃步從之。亮嬖寵愈多，唐括希得見。三日獨居樓上，亮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唐括望見號呼求去，詛罵亮。亮陽爲不聞而去。唐括故與家奴還，至是復使人調家奴，奴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唐括乃先以襲衣置篋中，使於官門上出入。關者搜之，得襲衣，唐括責關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水爾，故詭視何也？」我且奏之，關者自是不敢復搜。唐括乃使人以篋盛

奴載入宮中使衣婦人衣雜諸官婢間十餘日
遣出亮遂使唐枯自盡奴伏誅之又有麗妃石
哥者唐枯之妹其夫亦爲秘書監亮私之欲納
官中夫難之其母曰豈以一妻殺其身乎夫不
得已與其妻相持慟哭而別又昭妃阿懶亮叔
曹國王宗敏妻也亮殺宗敏而納之大臣奏宗
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官亮殺諸宗室釋其
婦女皆欲納之官中諷臣下白請行之曰朕嗣
續未廣此黨人婦人有朕中外親納之官中何

金小兒

卷五

十一

如其下以爲不可亮皆引之與爲淫亂又壽寧
縣主幹離不女也靜樂縣主兀术女也師姑兒
宗嵩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太傳宗本女也
再從姊妹鄰國夫人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惟
壽寧縣主寡餘皆有夫勃烈悉與之私凡妃主
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壽寧縣
主已色衰嘗譏其衰老以爲笑惟混同郡君及
靜樂縣主之妹最寵恃勢管決其夫亮使其夫
皆直宿護謂混同郡君之夫曰爾妻年少若爾

而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亮每於
臥內遍設地衣裸逐以爲戲凡官人在外有夫
者皆分番出人亮欲卒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
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方番直禁中每幸
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
其前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戲或令人
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必自擲一物
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
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刳其目出人不得獨行便

金小兒

卷五

十二

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
日入後下堦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
倉卒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
言者皆釋之亮白其母欲納其姊慶宜公主之
女母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
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卒納之當時亮
所寵狎者有秘書郎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
賴說傳奇小說以爲業亮引之左右以資戲笑
亮嘗對仲軻與妃嬪褻漬仲軻但稱死罪不敢

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
視雖服單衣亦不免王之彰爲秘書郎置珠偏
髻亮親視之不以爲褻又有李通者便辟側媚
得幸於亮嘗勸亮伐宋

金小史卷第五

終

金小史

卷五

十三

金小史卷第六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敘

使學 徐景鳳元輝校

亮每有圖宋之意貞元二年正月宋使朝辭亮使人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貞元三年改元正隆正隆元年羣臣冊亮爲聖文神武皇帝正隆

金小史

卷六

三年亮復使人謂宋使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逃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戰馬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其無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納亡買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秦檜已死果否宋使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者

金小史

卷六

二

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宋使對曰容陪臣回國一一具聞亮蓋欲南伐故先設納亡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之亮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亮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亮喜曰向者梁說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天下之絕色也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校書郎田與信右補闕馬欽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亮又謂直長習夫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亮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手習夫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矣亮曰彼將出兵何地對曰不過淮上耳亮曰然則天與我也旣而曰朕舉

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忠勞矣亮又嘗與高懷真各言所志亮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人知其志爭進諛說又有李通者揣知亮意遂與張仲軻馬欽輩盛談江南富庶于女玉帛之多動之亮信其言以爲謀主正隆四年亮謂其下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不可不備於是大告其國以

金小史

卷六

三

伐宋事遣使籍諸路猛安部秩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而使使分往上海遼瀋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時方建宮室於汴又燕京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羽一尺至千錢村落往往推牛以供筋革至於

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亮意已決欲南伐有祁宰者故宋之醫官也破汴後歸金金以爲太醫使上疏極諫亮怒殺之於市亮有嫡母曰徒單氏亦勸亮勿伐宋亮弑之棄其首於水正隆六年汴京成亮謂宋使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也朕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况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歸告汝主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是年四月遣使二人使宋亮謂其副王全

金小史

卷六

四

日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言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亮蓋使王全澈怒宋帝將以爲南伐之名也又謂其正使高景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如亮言詆責宋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遽起發哀而罷亮既至汴宋遣使賀遷都亮使人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聞北方小警欲

復歸中都矣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六品留二馬餘如品加留并以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遺馬夫役多死先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粟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莫可給有司以爲請亮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

相張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亮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亮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取之亮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及亮至是將行浩復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法者以爲千戶謀克而亮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當是時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初亮遣施宜生往來爲賀正使隱書工於中密寫臨安之湖山以歸亮令圖爲軟壁而圖已像策馬於吳山絕頂是時已自有南窺之意及亮與幸臣梁漢臣遊宮中聞人唱柳耆卿望海潮曲皆錢塘景物亮問之曰適唱何調答曰望海潮梁漢臣曰此神仙詞也時孔彥舟進木犀一株亮喜梁漢臣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於是亮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漢臣曰有兵部尚書胡麟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隣曰隣使江南楊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

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地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於他乎亮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正隆六年九月甲午亮承櫓紅袍乘金甲馬發自宋州門出明日妃嬪皆侍其后徒單氏與子光英俱送官中皆慟哭亮亦掩泣時兵號百萬穗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正隆六年十月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亮拜而酌之將至廬州獲白兔亮大喜以爲祥癸亥亮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亮謂其使曰汝等欲伺

金史

卷六

八

我動靜耶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是時梁山濤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李通更造戰船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于江上亮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亮召都督完顏昂副都督滿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滿盧渾曰臣觀宋舟艦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

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先渡江悲懼欲亡去至暮亮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亮又遣人召馬欽先誠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卽殺之欽至亮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得筏亦可渡也明日遣武平都總管何麟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亮置黃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兩舟至南岸先敗被獲亡一猛安軍士百餘人亮遂還和州於是尚書省遣人來報昂王雍卽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先此

金史

卷六

九

嘗疑雍遣人殺之不果遂有事變亮旣得報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大定改元以示羣臣遂召諸將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李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于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后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以爲然明日遂趨楊州過烏

江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亮至楊州使符寶郎郎律沿谷護神泉軍扼淮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斬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官室招誘軍民今典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亦縱所獲金軍士二三人齎書數亮罪惡亮得書卽命焚之亮怒亟欲渡江部將有欲亡者亮命

金八史

卷六

十一

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滿里街滿里街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時宋諸援軍皆至亮愈不安乃回楊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淄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衆口一辭曰然亮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軍衛之嚴密不得便衆因謂細軍曰

淮東子女玉帛皆逝在太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語統軍者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統軍者自計兵亡已過半亦恐誅遂共謀弑亮又雍新立軍中多懷去就決計於完顏元宜元宜都統制使督衆渡江者也衆將曰前渡淮者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成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乃約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元宜先期其

金八史

卷六

十二

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正隆六年十月乙未黎明諸將率衆犯御營亮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左右曰事急矣當去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羣將中一人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縱殺之驍騎大盤整兵來救元宜出謂之曰無及矣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盤衣巾裹亮屍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

制郭安國監軍徒軍永年近侍局梁玩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亮太子光英於南京大定三年宋孝宗皇帝立雍乃以左副元帥紇右烈志寧經畧宋事而詔右丞相僕散忠義居汴節制諸將雍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既至汴乃使志寧以雍意爲書說宋將張浚浚不肯還地乃復書曰疆場之存彼亡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忠義乃休兵汴上不發以俟大定三

金小史

卷六

十三

年金人復取宋所得陝西一十六州忠義獨與宋相持宋人攻破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宿州者金之積糧處也宋人戰復得宿州忠義以書貢宋復議和凡畫定四事一定姓通名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宋樞密洪遵報書忠義曰泗州乃正隆諭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宋使辭行宋帝戒勿許泗州乃至金協以兵刃懼乃許

金大定三年十月宋又使人至金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奏雍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還動經七八日恐誤軍馬進取雍答曰若宋人歸疆納幣如故可令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忠義乃復遣書告宋宋不聽時宋以湯思退爲丞相思退力主和議陰諭金人以重兵協和忠義乃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泗州宋懼大定四年正月宋相

金小史

卷六

十三

湯思退以書遣願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宋使留軍中雍曰行人何罪令遣還八月雍促忠義進師十一月又促於是宋稍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世爲姪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宋使至金其書曰姪宋皇帝齊謹再拜致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修此齊盟出於初意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儀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降

之高誼一遵要東無復異同金復書稱叔大金
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於姪宋皇帝
不用尊號不稱闕下至是復修好如前矣

金小史卷第六

卷六

十四



金小史卷第七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宋既與金和復修舊好其後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之兄爲宋軍官雍聞之謂其下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可以女直軍代之僞參知政事魏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錢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雍曰此更代之軍非增戍也又宋人於襄陽

金小史

卷七

漢江上造船爲浮梁者三雍聞之謂其下曰卿等度之以爲何如魏子平曰臣聞襄陽新蜀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論之果無他變雍乃立令凡妄說邊關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大定十年宋使范成大至金請金陵兼論受書禮初自宣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金使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大宋皇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雍之初立遣使詣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

座至是孝宗欲削此禮而難於遣使遂因祁請山陵而令成大口陳之成大至燕乃夜蔽帷乘燭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隨後奏曰兩朝既爲叔姪國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完顏仲德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摺笏而出之雍大駭顧謂其宣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放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厲聲綽起者再三成大不爲動再奏曰奏不達必死寧死於此雍怒拂袖起左

金小史

卷七

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綱復以笏抑成大拜成大跪如初雍曰何不拜成大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許令納館伴處成大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歸館乃取奏去是日綱狎宴謂成大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歎云可激厲兩朝臣子會夏國有任得敬者乃夏王外祖號任令公謀篡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以詰成大成大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金直其詞遂不竟成大還

金報書曰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絨音遽至指筆雖以爲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旣云廢祠欲伸追遠之懷止可來迎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明年宋復遣使趙雄至金賀生辰以國書附投曰此致祁懇精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旣

金小史

卷七

三

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約請再技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布純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雄將還雍使人謂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來祁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乞今再講和宋朝自當來祁請欽宗靈柩父子同墓去年使來却妄請葬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已今搬取在此候來報聞今因聘使來輒

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反辭以爲難於義安在朕念靖康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汝國旣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葬維山陵奉葬當是時雍無一語及受書事宋所請皆不行又三年爲大定十四年宋書中有寶隣字諭宋使使歸告皇帝後日國書不得復爾是歲金使至宋孝宗不肯親接其書使令就館取之雍怒以中國爲迫奪之許無叔姪禮使使至請其故詞甚

金小史

卷七

四

狂倨孝宗不得已復降接焉雍大喜過望孝宗旣受書意不自安乃使使奉書復祈於雍乞免此禮其書曰言念眇躬風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闕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於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動賓接之儀嘗空臆而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雍與其大酋夷咸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或以爲不從所請必至于用

兵雍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謂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答書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受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廢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又二年爲大定十六年末復遣湯邦彥以申議使至金再請陵寢之地邦彥至燕國中推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路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大定十七年雍以遼王宋天

金八史

卷七

五

水郡王子孫各葬於廣寧河南舊宅復詔天水郡王親屬於郭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棺爲葬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塋者亦遷柩之大定二十九年雍死號曰世宗雍於其國俗特重使人歌女直詞以爲樂復禁女直人母得譯漢姓嘗曰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又使譯經史命女直人習之又言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衣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又禁女直人不得學南人

永業雍爲人仁厚頗著美政國中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八人國中謂之小堯舜云雍死之歲宋光宗皇帝立雍之太子允恭既早死允恭子璟小字麻達葛麻達葛者女直之望山也璟初生在達麻葛山雅喜遂以名之璟自少好學善屬文能兼通蕃漢人字女直人完顏匡得侍匡亦粗通書傳允恭命璟以師事之使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本國語匡每以經書與國人談說入殿小底池滿

金八史

卷七

六

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其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何輕信也夷齊去親而餓死仁人固如是乎匡遂爲解說是時二人方從允恭如春水馬上相語遂後允恭俟九住不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允恭歎曰不以女直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旣不知何可以口難人璟立改左元元曰明昌

禁稱國人及國女爲蕃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
譯爲漢字環亦頗愛文藝龍爲書而好色嗜酒
喜誅殺明昌六年宋孝宗崩光宗疾禪位於寧
宗皇帝次年改元曰承安承安五年改元恭和
恭和二年環使使者賀宋生日謂使者曰頗聞
過淮每至中流卽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
可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
細故傷大體蓋自雍與宋再和已四十餘年及
是宋使者因與金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

金小史

天卷七

七

方爲非國所擾時環殺其叔父乞喝乞喝之子
受王太師誅蒙古人懷於和龍
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夾攻耶次日伴使
謂宋使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我等歸上頭莫
須奏過否宋使惶恐以醉謝之自是金與宋漸
有隙矣及韓侂冑相宋侂冑嘗再爲使使金備
知金虛實於是與蘇師旦倡議復讐身執其咎
繕器械增長戌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
寇鈔以嘗試金金得宋謀者言侂冑謂大國
西北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已修建康宮

勸皇帝遷都將進兵矣環於是使僕散揆爲河南
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備中國使揆遣書宋
人曰柰何與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
黜之矣僞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
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
盟完顏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
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僞大理卿畏也曰宋兵
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僞左丞相完
顏崇浩叅知政事賈鉉皆曰徇盜虜竊非舉兵

金小史

卷七

八

也尚書左丞僕散端曰小寇當晝伏夜起豈敢
白日列陣犯靈壁入夏口攻壽春耶此固多方
謀我不早爲之所一旦舉寇大入將墮其計中
及使宋者還言中國無他志於是環罷河南宣
撫司令僕散揆還國太和六年二月寧宗皇帝
內批北虜世嘗有稽報復援邊先志夫策討除
宜示海內於是發兵陷大散關取泗州虹縣靈
壁環得報驚曰南軍敢來可謂我國無人四月
環復令僕散揆行省事於汴制諸軍完顏匡爲

右副元帥於是接引兵以攻宋邊宋兵潰十一月接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圍宋邊數千里皆金兵而同攻宋宋師不敵邊上州縣多入金時完顏綱之兵在宋蜀邊上宋太尉吳玠蜀之世將也玠乃鑄金印爲誘之曰宋自信桓失守構虜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泊武順王璘嗣有大勲固宜世貽太師遂荒西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屬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畧震主者身

金史

卷七

九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嫌旣萌猜進退維若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全騎虎之勢不可以示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僥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慘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於人惴惴然

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頗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宋欲遠行討伐始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凌虐侵擾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皆與爲讐人人自危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驚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又能

金史

卷七

十

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印一顆至可領也曠得書意動盡以告身爲報仍獻階州金以曠初來附於是國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使完顏匡移兵取襄陽十二月吳玠遣使奉表及獻蜀地圖志吳氏譜牒太和七年正月吳玠又進謝

恩奉誓表賀全蜀歸附三表瑋以書答之并賜
誓詔未幾大宋安丙殺吳曦所獻四州遂復歸
宋瑋聞曦死責完顏綱曰曦之降自當進據先
入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旣不據關復殺兵使
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下令贈吳曦太
師招魂葬於永洛縣求曦族爲後是時僕散揆
已病死完顏宗浩代宗浩馳至汴大爲進兵之
勢且購得侂冑族人元覲使逃走至宋宋之君
臣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使得元覲即使

金史

卷七

十一

歸議和瑋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於
是宋遣方信孺至金乞和而樞密張巖自致書
於元帥宗浩請平其詞曰兵端之開雖本朝失
於輕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
歲編策鄧友龍誅蘇師旦師旦實宋元侂冑是托言之見在後書
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卽捐已得之泗
州盡撤屯戍悔艾之誠於茲可見惟是名分之
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進兵之意况關河
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其屏蔽

倘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於首事
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
送是本朝不得致罰於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
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
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倘上國諒此至情物
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凶殘賦
入屢蠲若又重取於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
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
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

金史

卷七

十二

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
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
來者汨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
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來尚容拘刷至如泗
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
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須望力賜開陳捐
棄前過潤畧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
謐長無軍兵之事功垂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
金皇帝誕節將臨禮宜修賀兼之本國多故伏

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
諾卽底於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初信孺至金
自以和議遂成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宗浩怒而
囚之環將留之宗浩復曰信孺自知還必得罪
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赦其佻易而釋
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後侂冑必
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信孺歸宋不與之成而
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於請和之意雖
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

金小史

卷七

十三

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
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奸臣
三事則並飾虛詞勿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
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與我軍角一日勝
負者哉旣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
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
傳何也兵者凶器用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
念而犯仁負義有不可恕者江表舊臣於我大

金小史

卷七

十四

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
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旣
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非爲
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
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
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
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
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
國矣南唐李景獻盧舒斬黃晝江爲界是亦皆
能爲國旣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
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
卽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
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已畫爲定若是則旣
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
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
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
幣添五萬兩匹其言無可准况和議未定輒前
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

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
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詎詒理
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
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旣無故與
兵復棄聖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
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畧不相
達如能依應稱臣卽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
如欲世爲子國卽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
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奸臣必

金小史

卷七

十五

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
歲幣雖添五萬兩匹正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
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匹以表悔謝之實向
汴陽乞和時常進賞軍之物金百萬兩銀伍千
萬兩表段禮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馳一
千書五監今卽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
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
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
瑋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專議據方信

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
其間始放令回報伏遇主上寬裕光大天覆地
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
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
安危存亡將繫於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書發
未報而元帥完顏宗浩死於軍於是璩以左副
元帥完顏匡代宗浩軍

金小史

卷七

十六

金小史卷第七 終

金小史卷第八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著

後學 徐景淵元輝校

方信孺歸侂冑大喜過望乃召張岩于建康罷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璣已爲參政不可遣朱政和吳玠已死李大全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王柟使金臣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師

金小史

卷八

旦等候和議定當函首獻臣使馳白璟璟乃詔臣移書宋人當函侂冑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而和侂冑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於是宋史彌遠定計殺侂冑彌遠知國政時宋又欲得川陝關隘而和金不肯與王柟乃復以參政錢象祖書與換曰竊惟昔者好修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后也然東南立國吳蜀

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撤蜀之關戶不得保蜀何以固吳以增歲幣至三十萬還謝爲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罷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冑啟釁生事迷國妄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

金小史

卷八

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冑侂是未知其亡死也侂冑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冑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旣貶侂冑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隨已斬首倘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抵備師旦首級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關其間遂生嫌隙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

較毫末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爲首尾關隘
繫蜀安危望令還之不勝通國至顧時王柝狀
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環乃
許焉金太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
旦首至元帥府金元帥完顏匡遣平南上將軍
紇石烈貞以侂胄師旦首露布以聞環立黃麾
仗受宋獻以二臣之首懸於市曹并寫二人畫
像示其國人使百姓縱視然後漆其頭藏之軍
器庫於是環始與宋平是年六月宋以誓書至

金小史

卷八

三

金環致誓書於宋金宋復和是年環死年四十
一國人尊之曰章宗環多嬖而無子其叔父允
濟年已老矣素弱鮮智能獨不爲環所忌環病
允濟來朝解環力疾與之擊毬曰叔王不欲
作主人遽去耶乃立允濟允濟立改元大安大
安元年元兵始起元之先爲蒙古部本金之屬
部也有曰鐵木真者在環時已強大欲起而有
自立之意矣所謂成吉思皇帝者也然猶臣下
於金太和之末成吉思入貢允濟時被命往接

頗不禮成吉思成吉思怒而去允濟歸勸環討
之環死遂不果討及允濟立以詔召諸部至元
人成吉思問金使者新君誰耶使者曰衛大王
也成吉思雅輕允濟聞其立遽唾罵曰我卽謂
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乃此人亦爲之乎遂上
馬去使者還告允濟曰待其再至却執而殺之
成吉思旣還部遂大發兵攻金金衛王使紇石
烈執中將兵迎戰執中老將也知兵善戰自衛
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遂大敗執中奔

金小史

卷八

四

歸元人兵遂至居庸關金守關將皆懼棄關去
於是元兵得入關直至城下急攻金允濟懼遣
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許之元人曰
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
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
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允濟恐其得食則留攻
不去於是以繒帛三百囊懸下與之元軍大怒
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攻城轉急是年爲承
安三年明年改爲重慶元年正月金將在外亦

有遣兵入援者金許元人以羊十萬請和元人乞勿納援兵金用事者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高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我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會元兵亦自引去而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地金許婚不許地願納歲幣三十萬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是有年十月元兵復圍金都城兵士擄刀綠縹以上金軍斫之飛屍投地是時大雪城中乏薪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以焚焉元兵留兩月餘復去至寧元年元兵復至山後八月以紇石烈執中爲將迎戰執中開紫金山關延元兵入而自棄歸允濟欲誅之於是執中以其兵叛入官執允濟允濟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遂併其妻弒焉執中本名湖沙虎烏疎裔孫也允濟在位年改元者八後謚爲衛紹王云方紇石烈執中之旣行弒也自稱監國都元帥又稱急召都轉運使居大興府立大定軍雍孫珣珣本名吾睹補者也改元貞祐

執中執國事元兵至破涿易二州左監軍木忠高琪戰敗懼誅叛執中持其首待罪珣特赦之以爲右副元帥貞祐二年元兵益至成吉思分其兵爲三路一攻河北一攻河東一攻山東是時金兵皆在外屯禦無守城者乃悉簽鄉民爲兵上城以守元人盡驅其家屬至城下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於是金城多下元人圍燕燕乏糧人多餓死於是珣置招賢所以納土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以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乃以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躡大抵如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縵巾纓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寸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采者以爲功買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製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歎之元兵益至遼索甚鉅兼乞公主珣以東海郡侯少女與之又向其國選拜焉元兵乃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

十萬而去珣謀走汴所搬書籍計用三萬車寶玉計用駱駝三千頭貞祐二年珣至汴汴中吏民指車所載而歎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元人既歸聞珣遷汴怒之乃復圍燕初珣以太子守忠守燕輔以完顏福興抹撚盡忠蒲察七斤三人守忠畏怯先遁歸七斤出降福興服藥死盡忠棄城走入汴燕遂陷而元兵之在金境者山東西河南北皆有焉宋見金人喪敗遂不以歲幣與金珣怒興定元年以僕散安貞爲將攻宋無功遂殺安貞宋之役楊雲翼嘗諫珣至是悔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宋由是與金絕當是時金有九公者捍禦北邊上而金封之所謂九公者皆被兵之後民間嘯聚而起者也初珣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有苗道潤者爲義軍隊長善戰有功畧定城邑能得衆心遣人詣汴求官封珣難之召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爲朕決道潤事今卽以其衆使爲將肯終爲我盡力乎擴對曰道潤

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珣曰擴言實矣朕心乃許之封爲中都留守道潤撫定五十餘城珣命令恢復而道潤竟爲其黨所殺一軍彷徨無所依道潤之提控靖安民代領其衆然後乃有封建焉蓋是時王福在滄州移刺衆家奴在河間武仙在真定張甫在燕東路靖安民在燕西路郭文振在遼州胡天作在平陽完顏開在上黨燕寧在山東其中惟郭文振燕寧爲金命官餘七人皆義軍隊長積功而爲使者也國議請置公府珣意未決或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珣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其人荅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意乃決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畧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

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寇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宮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忠臣總師本路兵馬署置官吏九公之封爵者或至十數城少者亦六七城而九府之中財富兵強惟恒山最盛而武仙爲人多反覆不可恃不如晉陽公郭文振亦進士也大抵有向金心他如上黨公張開其強亦視武仙而差爲恭順嘗請糧二萬而得二千置酒召請將會曰郎主待開特厚請二萬而得二

金八史

八卷八

九

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視我也開既失路關居汴中部曲離散名爲舊公實與匹夫無異其餘亦皆相繼亡滅而東首公燕寧死山東遂不守是爲九公其亡雖有先後然皆封於貞祐之時云方是時元兵在北境夏兵在西境宋兵在南境山東一路又有羣盜金之四邊無無兵者珣亦僅能支以爲國其所立將帥在河東者曰古里甲石倫知兵法亦能一時保禦山西之境雖太原破失終珣之世元兵不能南趨也然珣

卒不能用石倫其在山東者有蒙古綱田琢完顏衍平羣盜其在南者有僕散安貞與宋戰亦有功俄以讒死其在關中禦西夏者有胥鼎初元兵自議和之後亦一歲一至至永解則復引北去至其留攻河東諸郡遂不去金土處珣之臣惟胥鼎賢不用用木虎高琪不肖又有高汝礪爲助云初立紀元曰貞祐貞祐年改元曰興定興定年改元曰元光元光元年死元年六十一其國人尊之爲宣宗子完顏守緒立守緒本

金小史

八卷八

十

名寧甲速國人稱三王者也頗寬仁能爲文章改元正大與宋解兵又二年元伐夏夏亡又四年元兵徇關中初紇召烈牙吾塔守京兆與元兵戰小勝氣驕謂元使者曰我已准備軍馬可戰聞來元君大怒至是乃大至守緒以叅政完顏合達副樞移刺滿阿行省閔鄉以備潼關謂之曰二行省軍怯不敢戰遂棄關中元軍引兵駐馬河中府破峽峰關由金州而東時守緒盡身精兵尚有二十餘萬乃詔合達滿阿諸軍盡

襄鄧以待元兵而恒山公武仙亦引兵來會天興元年正月元兵渡漠而北合達蒲阿與之大戰釣州之三峯山時忽大雪軍皆僵凍有三日不食者皆不能戰元兵有十二餘萬其厚二十里皆熾新燔牛羊肉飽啖更遞休息金兵亦合數處軍其數亦不下元兵然因德甚元人伴開一路縱之走則從其後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清朗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恒山公武仙率三十騎入竹中得脫完顏合

金小史

卷八

十一

達走釣州匿窖中元兵搜得而殺之移刺蒲阿走汴元兵追得之於道使降蒲阿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亦見殺焉自三元兵潰元兵圍汴甚急使諭守緒令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蒲阿妻子繡女弓匠鷹人又數十人守緒遣曹玉出質平章政事完顏白撒樞密副使赤蓋合喜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守緒自出巡軍軍士詭曰敵人斃土填壕功已過半傳令勿

放一鏃恐壞和事想豈有計耶守緒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來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玉出敵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郎主母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千戶劉壽控馬仰視曰郎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矣衛士欲擊之守緒軍前元兵併力進攻守緒復出撫士太學生楊奐等前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矢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遂免其役守緒募

金小史

卷八

十一

死士夜出斫元營以紅紙燈爲應又放紙寫書以招被俘者咸謂前日紙燈今日紙書以此退敵難矣今又將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人靜夜唱之以哀動元兵心元人知不可下乃和而去合撒愧引罷有投匿名書於守緒之官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叅政訛出皆國賊可殺由是撒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而軍國之事一歸於合喜矣初僞司諫陳阿屢上書言得失合喜怒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追大

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
呵宇至讀爲山可焉元兵旣退遣使議和於金
金悉殺之元乃敗和守緒立法括汴城粟置局
推唱以完顏合周爲叅政令與左丞李蹊括之
令民家壯者存石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
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有寡婦實豆六斗內
有蓬子三升婦泣訴曰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
養故雜蓬秕以自食耳竟杖殺之自是人皆投
其餘於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覺輒曰白之叅

金史

卷八

十三

政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審又得成且城中危
急今欲存國家耶自是民多餓死守緒命出太
倉粟作粥以食之斜卯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
之寧如勿奪時恒山公武仙擁兵在外不肯入
援守緒使使者召仙使者至仙處斬仙之部將
一人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
軍戰亡且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教兒
郎輩山中休息武仙在九公爲強時與上黨公
張開獨在餘七公皆亡矣開亦失封而爲將者

也是年守緒復封山東國用安爲完王國用安
者本名安用淄州人也紅襖之餘黨初歸元爲
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據有數州守緒以
手詔招之用爲完王英烈戡難保節忠臣賜姓
完顏氏改名用安待之甚厚用安喜始有入援
意而卒依阿不至乃起完顏白撒爲將而守緒
謀出奔將親決戰以賽不白撒說出從行置汴
城東西南北四面元帥各一人使完顏奴申居
守天興元年十二月庚子發汴遠次陳留壬寅

金史

卷八

十四

次杞癸卯次黃城甲辰次黃陵崗二年正月濟
河不完渡回兵攻衛州衛人不下元兵至戰於
白公廟金兵大敗白撒遁劉益張開死守緒遂
棄營登舟狼狽入歸德白撒在蒲城收潰卒得
二萬人懼不敢入守緒迎而入之旣而囚之七
日死有斜卯愛實者憤所用之非人嘗歷數曰
平章白撒擊九外百無一能丞相賽菽麥不分
雖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叅政赤蓋合喜一
馬軍之才止矣今乃兼將相之權右丞顏蓋世

魯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
冀中興難矣又有叅政完顏合周者汴京所用
爲括良者也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
爲戲笑括良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
不行等語以而作兒京城目之曰雀兒叅政入
政大君珣嘗責丞相僕敬七斤近來紀綱安在
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
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初守緒之出也以汴城
付完顏奴申習想阿不而元將速不解復圖汴

金史

卷八

十五

守緒走歸德而不阿遣使迎其母妻有棄汴意
汴人恐奴申阿不謀立完顏氏一人爲主以守
汴方共集民庶雜議崔立者將陵人也少貧無
行爲西面元帥心嘗思亂遂帥甲士撞省門而
入先殺阿不次殺奴申乃立衛紹王太子承恪
以阿不奴申所佩虎符送詣速不解納款立自
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速不解至自
青城立往見之速不解喜飲酒立以父事之既
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速不解大喜始信其實

降也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
人自閔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有以一女人故
殺數人者又拘繫完顏氏宗族以兵守之故宮
中不得出天興二年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后
服進於北國人人因諷守緒母后作書招守緒
使早降元初守緒在歸德兵食不足知府石盡
女魯歡請盡散諸軍就食他州城中所有惟蒲
察官奴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而已官
奴與用不協兼惡魯歡乃作亂攻用用敗走而

金史

卷八

十六

魯歡被執數之云郎主至此求好醬亦不得汝
罪何辭乃殺女魯歡遣其黨馬實至守緒所居
宮中收直長把奴申守緒擲劍於地曰爲我言
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乃退官
奴是日凡殺朝官李蹊已下三百餘人日暮提
兵入見言赤蓋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守緒不
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叅知政事初官
奴母沒在元兵中守緒乃謀用以請和於是官
奴詔忒木解言欲刦守緒以降忒木解信之還

其設官奴因定和計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
流會飲金將有疑官奴劫守緒北降者以兵圍
官奴家數之曰汝欲獻郎主我輩皆北朝不赦
者使安歸乎官奴乃以其母出質云吾以吾母
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圍者
曰來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即
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
可官奴即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
疑也乃引兵夜昨元將營於王家寺真拜參知

金小史

卷八

十七

政事兼左副元帥守緒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
對者悲泣而已或言官奴計構國用安賜守緒
傳位事不成則獻守緒于宋自贖反復之罪守
緒乃與左右謀召官奴議事因而誅之伏兵門
中約呼參知官奴伏即出官奴中刺走死守緒
入禁是時崔立存汴以守緒之母后及妃嬪將
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死於是從之者
數人及軍士百餘人皆從死焉其後崔立存汴
亦以是年六月為千戶李伯淵所殺恒山公武

仙兵散走民家被殺究王國用安降先後叛入
宋投水死地皆入元

金小史

卷八

十八

遼金小史為開揚君謙而著于子卷意圖書流出
有一冊為沈子培近之嗣父訪不得私間在上海偶
見此帙因以廉價得之後秋之葉假別本手寫補
之君謙所著為南峰集為書一種此二書以
在馬子外十月十四日題此并著目於左方 沈升

遼小史一卷

金小史八卷

齊中拙詠一卷

金陽密記一卷

蘇州府纂脩志略六卷

櫛眉集一卷

金小史志十卷

柳下齋備詩一卷

燈窗集一卷

菊花百詠一卷

萬曆乙酉陰曆風刻錢允治序



舊京遺事四卷（存卷一卷二）帝京紀
聞二卷

〔明〕史玄撰

清退山氏鈔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史弱翁所著諸書

鹽法志

河行注

史弱翁詩集

四卷

弱翁文集

近體詩道稿

吳江省舊傳

梅西標志

舊京道事

四卷
五種未刻

日記

一馬跋

二種病革時焚榻前

此係弱翁苦心所成與帝京景物略並稱雙壁兩年避亂親筆底稿藏地覆中國紙爛失前山華病革見付囑託流通不能復筆補足如有好才明公肯為刊布俟松坡錄補前所

通書廿之下必存

松坡徐崧栢言白

庚子端月退山氏對勳鈔此首簡

前失四葉

史弱翁舊本殘毀所無

以上原缺

燕用前元舊內 楚用武王竹寺基 齊用青州

益都縣治 澤用澤州玄妙觀基以 洪武四年次

第營造今按京師大城一重周四十五里九門城周

正如印南頭正陽崇文宣武三門東頭朝陽東直二

門西頭阜成西直二門北頭德勝安定二門大城內

為皇城 皇城六門大明南向直正陽門東安直

朝陽門西安直阜成門北安當德勝門大明東轉長安

左門西轉長安右門於京城正中 皇城內樹多著

也果是金雀人騎馬上可望也城外紅舖七十二禁

門字之 皇城內為 宮城八門五重一重曰

天之門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午門魏闕分焉曰

左掖門曰右掖門正南有三門也東曰東華西曰西

華北曰玄武周曰紅舖三十六亦禁軍守之城河遠

焉 皇城之內其山為壽其水海子其田西苑為東

山俗云煤山 聖上重九日登高于此海子即太液

池西苑有幽風亭也 宮城亦云紫禁城紫禁城在

皇城內周 留都皇城偏京城東南隔宮城最皇城

北隅規制大于北牌麗不如武姓唐東京宮城東向

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長八十五步周四十三

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

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四十三里八十步高三

五尺宋東京宮城周四五里舊城周四二十里一百

五十五步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周四四十

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亦曰羅城晉 皇明

南京有外羅城北京惟有南外城無羅城也初 太

上皇后南城外垣峭密又 復辟之日令人堆堞而

加語曰我得出此城而帝天也噫吁而迄故今唯玉

河橋北皇城新造如洞雖無城而此未嘗

敢議版築之事志 太上皇之與于險難矣

南京帝王廟十五帝冕旒塑象唯義農存太古之形

新皇始為文明之飾餘以世次連連皆南面北京帝

王廟設主加兩廡祀古聖賢名臣其數風后力牧

陶伯益伯夷夔龍伊尹傳說周公太公召公召穆公

張良陳平蕭何曹參周勃周勃吳鄧禹諸葛亮李靖唐

玄齡杜如晦李晟郭子儀張巡許遠潘美曹彬岳飛

韓世忠張瑄等三十四人

韓世忠張瑄等三十四人

祖不與而傳說及光武時
其臣高宗宣王宜祀而限以世三代非聖人不登祖
主也唐玄宗高其臣為有休烈進進宜矣廟在奉天
門內南向景德街

長安中勳戚御弟在東安門外中官在西安門外其
餘卿寺臺省諸曹即在宣武門冠蓋傳呼為盛也

萬曆以來諸皇親四十家三十家為太后家后家

妃家主家諸家孝誠總屬慈寧家歷世最久

餘則神廟昭妃劉家等皆妃家也

為永寧新城兩王家又次為太康張氏

周家皆太后后家也妃主家數稍踰無客屈

指而太康嘉定兩家又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慈寧教兩朝東西宮數家

往來馬諸皇太后太妃家其僕僕分惟親屬

是皇家貴主尚託體于霄漢時王駙馬葛維綱高

陽里籍葛駙馬輝年七十猶管領大漢將軍丹駙馬

悅北齊駙馬賀元肇駙馬永固俱食祿奉朝請而業

尚主則光廟孝慈侍所生慈寧之皇第八妹也

號典安公主善吳裝行步容與不為風女之態性溫

柔少妬忌駙馬府深處秘密公主獨好張衡適有吳

中士天在京必邀其宅卷到府茶果設饌每人一茶

中先星弓之飲酒投陂為大妹之禮西京許史洛

都馬都四家皆以後族憑陸當代先皇寵寵愛

家而一門之盛未有過于嘉定金昌士夫因而侍記

慈寧者不少也

接承寧家仕大將軍將軍者八位嘉定家十位

劉昭妃家四位鄭貴妃家四位慈寧太妃

家六位又劉愼家九位楊光慶家六位餘家不過

兩三位或一兩位而駙馬僕僕家之子昌胤遠改

文秩仕工部郎

相承駙馬尚主尤周厚顯如駙馬族孫孫臣之

保赤得與聞行其罰唯華驍馬與魏繫蓋日而歸
主歡然不問華山自能詩歌善書畫風調雨澤足
為天下之全譜

田皇親后第在西安門即太監王體乾之舊宅都人
稱為魏師田家魏師故元貴家門前師也今在田家
門云皇親女為 西宮皇貴妃善大書能鼓琴 聖
心鍾愛皇親恃其貴溫氣勢奢華是以園宇聲伎之
美傾甲於都下然性侈蕩好招諸朝首故酒再行王
人若不能勸酬則后行時諸妓歌喉檀板報自出東

下諸朝貴無不司浴下之稱而西宮皇貴妃之故是
以長女諸外戚難以意氣自來亦頗識田家之法之
不恰皇親于辛巳年以進香補陀為名遣程吳門漁
獵金昌琴使無已竟以失散 皇上壬午 皇貴妃
薨田家稍、散然 貴妃之恩禮逾數焉 神廟之
即 皇貴妃墳矣

故宗烈皇后周氏鍾祥茂苑天啓中選于 龍邸時
皇太后崩 神廟劇貽地主太后事申宮之政果成
于 張皇后 皇太后聖賢端淑少類之義 張

皇后欽選之意見於色瑞 臨地曰今 信王體下
客質方中黃花女得嫁姻配合自無長大合得配
信王贊襄之下坤乾因而定佳矣初嘉定伯以窮售
璧而璧頗不售家无日窮 皇后玉體從容而定籍
之時無錦衣編中之飾升車上路蕭然編素嘉定初
無金張四姓之心又進謁 至尊之前神人佑助國
之朝耐見者識其有感蒼之貴矣崇禎元年 聖上
即作 皇太后正位宸極甲申之變遂為一統 烈母
體采之州豈獨然哉

族兄 聖上選妃一后以二人陪侍中選之時
皇太后喜以青紗手帕以金玉珧腕等事製其臂為
若中選則還其年月帖子于淑女之初仍備珠
四十兩幣八匹登時送回此 祖宗常制矣
親廟東宮表嫌、騎馬射箭 西宮田嫌、能書數
琴 中宮周嫌、有厚少文以恭儉起聞雖之化宮
中俞然佳風

京師搭水人皆係山西客戶雖許禮之家搭水人皆
得窺其室是以過米選宮人入與苑中西縣拘水戶

報名定籍至今著為令焉

西市在西安門外四牌坊凡刑人于市有錦衣衛理刑官刑部主事監察御史及死大兩縣正官處決之後大興縣領身役滿澤園宛平縣領首貯庫所謂會官處決也每臨決重囚之時有紅袍四封導引駕帖飲官素服肩帶送之備戎宣失事分別五案處決多官文臣自都御史都察院張其平以下武臣自正副總兵起副將以下又內臣御前詔孫茂霖等二十二人一切決于其自刑部行三十四牌坊是日兵

營環衛巡警張皇

皇上御殿候正刑高樓候如

平中內官馬步回報難非鬼伯而人命不得知爾觀者或為揮慟矣赴法之時爾類總監鄧希詔居首高唐生員楊炯為殿刀林劍樹布匝周密又有東廠解衣刑部多官貼送蒿里雖露交易生難頗冷此時之意也國家用法嚴獄于三法司是年以軍事天津決于中樞楊相楊公自有說請歸于司寇然皇上戮此三十二人而禦始末之局結矣師出以律否滅則三難為厲惜人命草菅成

神宗時天下又安 上高拱宮中太監陳矩掌司禮

監事崇寬大 上性神明要重于矩 萬曆末廠但序相濟非時東廠之緝事員役亦平心與物貌恭謹甚嘗有宮婢以誣誤從皇城逃出雖舉體男裝而嫵面步 見其繡綃之裏官旗聞而物色之也矩奏上處分然亦惡緝事人從此造端不以為善故終以他事真之于法歲餘而官旗不敢吐一氣蓋京師皆云當此道路無警守約不夜次中秋月明之夕長安街王面之受官以馬為驚復棲二十年以前太

平泉家約畧如此

顯皇廟老廠早希臣

廟即祚逆賢偏弄廠衛大播禍迫理 神宗盛年如東城老父述聞元天寶間事矣 天啓中逆賢以凶人濁亂天下 烈皇登極林舉紀綱頗濟以往自初元至戊寅歲有繫事司寇之輩法司因循待議未敢彈究其辜時東方碑以文選員外註誤在獄其門生黃景胤先以事繫告碑曰其不肖蒙恩于此三筆見吏部郎東者十一人矣因嘶咽不自勝是年五月乙酉 上覽得懿旨一切釋赦自

大司空劉崇嗣而下盡羈管于陳寶盛之士咸頌述焉初利部微有枯樹一株狀瘁、如鬼物得神或憂思坐其下未知何時得出形家以徽訟慶典或錄核樹去留當剪伐然羣臣方在疾刑官無敢以言諍者是年提牢主事朱詹然剪除之樹平而故下殆有數焉

神廟至性天序 朝慈寧宮月以數四雖聖體沉重未嘗不御而自忘其憂懃慈寧性孝弟晚年元懷外合孝家恩澤殊厚 皇上體 聖母垂念使時

威祿米四百石以終 太后之世 李賀不贊國事

甲第聲溢于都下子孫風流聲藉言語文章頗為諸貴之所欽屬天之所殖人不能助焉又 先皇時李

氏門表霍家之車轡已無飛鳳而 宮禁遂聞猶疑其有貴戚之富崇禎戊寅 詔武清助軍百萬于是

李氏甲第售于人繼以西直門外之海淀鉢、兩、不能滿其數至于扇珮佩悅諸小物悉于廟市日懸

價索貴舊京遺老追感松楸需聽于渭陽之情矣

上嘗登臺而望見小民擔簦深、碌、則猶其市貌

十萬之七 先皇時預徵民房一季未及數萬京師無田而房者失業至于寡婦投繯而或鄰人救、恐聲滿道以此知 神廟之明德遠也

京朝官端午賜食粽重陽賜食糕一費可七百萬金食時助以酒脯取沾資而畢諸臣享會之後其班以餽餘納真篋並與其官長於寵御路自皇極門至長安街馬歸洋 尋得不斷余寅卯兩年中唯見端午

賜余餘一、餘以經費浩煩獨除惡事知非制也

大英文武官給食兩次與父事財給果

所食餘者悉以物子使歸以財古者以物而今以

神廟初年先召趙孟頫字其後乃為好章草 先皇

為好二王平書宸翰俱極意微十七帖寅卯之間考選召對所賜策題俱御墨揮洒有風蕭龍翔之妙天

縱之能 聖祖 神孫之揆一矣

烈皇為好彈琴寅卯年中嘗命司禮監丞刪脩琴譜

內臣唯此一官字書畫文墨之事是以國子監生文震亨以琴聲思理特記四待省焉

京朝官過十月朔傳旨賜貂裘貂裘西貂青貂以金
貂為黃金貂黃非 上不御也 憲廟有金貂裘一
色澤毛厚久廢御庫中 烈皇儉德裁為帽套二具
非大朝會不御平居御門仍是紫貂耳
皇上所御冠向以內府監局成造 烈皇儉德每冠
只月金箔飾衛中群製周冠如晉冠飾兩金龍以為
異 宮中小皇子舊制戴玄首綰紗亦綴有頂圓帽
名瓜拉冠 烈皇時一亦用金箔飾衛冠也
祖制內臣不許詣官識字宦德四十年今天學士陳山
掌校小使書今內使讀書之始也內臣二十四衙門
唯司禮監非讀書不任而掌印稱內相其體如外閣
臣而權任過之獨署都 高帝神聖所棲今南京守
備衙門生備不設凡或遇有文書則使人手記宣念
退公堂乃散據凡用筆垂裕之速如此
內書堂宦德創建以教內臣讀書選年十歲上下者
充補始自大學士陳山為之師故今以翰林詞臣教
習不列銜官名者沿之也每學生一名各具白履手
把龍掛香以為束脩之數所請之書故事給百家詩

千字文又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馬字給刷印千
家詩神聖詩影本蓋畧取數字不甚倍于 高皇之
制垂世守焉自內臣起立文書房東筆出差要有章
奏內書堂學生皆有私書自請原給官看其文面疾
內臣鑄鼓司專一統領俳優如古梨園伶官之職成
化中阿丑以諷諫知名於後舊止有打拍過解諸官
戲 按宮中西內殿成之時設打拍之戲 聖駕幸廣
德殿無不設戲賜觀覽司舞樂大戲神又四
時節物戲在東子殿心清過舞之戲百回
可餘人有舞一舞到殿上百姓情儀之德清馬
戲 祖制 子孫 王 皇 宗 室 以 小 官 以 給 其
外學堂 神廟時始特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
兼學外戲外戲吳歛曲本戲也 先廟喜看曲本戲
於宮中教習戲曲者有近侍何明鍾鼓司官鄭德山
等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族無刑人之義也
內官宮人私侍名為對食又稱菜戶
順天宛大三學每科舉歲芳之年則有秀才列名卷
籍送謁之時偶中監模披紅騎馬自文儒貴姓之家
其儀無以相過唯中人子姓或乃秀才在前而內官
只縫緋衣送之在後如臨其親如於其德張觀者如

堵焉長安名路元惡唯秀于是讀書進取街坊界女
便謂是衣冠不難而結紳中名場素履遂有造為藝
斷誘使執經于是中人子弟有為朝士門生後輩者
不少矣

逆賢之時黨人之禍烈熾于漢既以紅氍毹擊移宮
鉤致黨人著為夏書崇禎之初未之改也逆賢正罪
然後黨人之指始澄消之無附麗于賢因以鉤致黨
人者朝廷而無餘而則會人益對若愚誣誤李貞
糾奏周廷元之素思無以自解乃備陳當時之始末

著其書曰酌中志善政皇上追念于前時上覽

之威然改宥有愆若愚之乞矣若愚聞而警以此自
異在獄中著書東問投上書中有黑頭更立一篇立
指涿州馮相然有兩本今古文隨門戶為升降而
上所覽則今文焉上之初立手平大難下詔

毀三朝要典令甚嚴既而門戶角遂銳意消融好于
觀書自三朝要典暨酌中志善政必以恭因臣願問初
時志畧秘密士大夫實為異聞後流傳稍廣上法

綱高張若愚先敘士大夫之用利反結矣

京師諸會賦素煩僕然官方不以曹務為事處安居
尊優游宴樂神宗時士大夫文酒從容雅歌宴會

崇禎中黨人大起結紳之賢講求門戶而曹司之務
旁委盡廢鳴難之辰騎馬出街營求塞路天符明則
有客到門送迎盡日又夜人有呼查關影之會飛騰
引滿耗竭神情雖職司章奏無慮為端但主史奉
行官曹初不省省視至于太常鴻臚等衙門諸凡祭
期朝儀皆預玩奏聞者俱有現成本子以存故事或望
史誤書本官止到月俸吏問擬罪名其為盡序如此
而已

京朝官之投刺于內瑞稱通家侍生內瑞亦直以通
家侍生答之無他異也唯近日投以春侍生帖甚而
稱春弟此雖春耶高岸陵而深岸谷孔子所謂觚不
觚者矣

舊京遺事卷一

舊京遺事卷二

吳江文玄 撰

長安街冠蓋塞途唯相公傳呼之聲最速行者皆引馬避道夜歸火光照路行者候其光遠乃散策馬而前臺省諸書候問必以夜臺相公笑歸也長安街委巷有傳家圖是尚書公永淳別業宴客之座來當演曲唱戲亦相公閒事以成其傳前之體尔士人天短封更詞口手此元平什起自崇禎中世主不備名各不能守院語知作之期非以意譯之各書

如其來馬短封初用三字句展機後用竹機子復其半寸楮可作書千言屬數事余聞神宗父安時士大夫馳使入京華以黃紙裹送書忙望門投遞風習相安又先呈朝廷逆賢貨賂之病通者嚴緝士大夫至于毀滅禮教苟且百端而除目之備反高張之借功令之嚴以成苞苴之盛世道懸絕亦江河之下也

京軍每年以十月朔頒給神機：取諸東南外解費官報不知幾十萬然諸軍直道乘難獲厚饌

無上馬亦不能稱鞭而驚也京師每一軍必數處練籍如五軍三營又刀圍子食糧頗有應營操易又臨敵用師不掘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強者走弱者殺耳大抵京師額兵幾二十五萬神機等三營戰兵也挑選備出征其餘守兵數雖多曾莫辨其優劣唯遇警則呼名上城擺守分信結營或宿衛宮城防警夜禁諸所云備禦城中者無出于此無率潯州具文數行如戲如代宣化入口西安門結營惜新司前唯張一青布幕四司有刀仗十數件兵將不知

在何處去蕭、恩、冷無人也又余所見夜官兵平時滿數十家為一隊、人數不知多少大約有整增至五十人而止夜初更提鈴唱號彼此相聞值此夜軍主察點一處唱聲餘隊便傳唱屬和如擊鼓霜噉、咽、又軍主過去自此便靜無聲一鼓到曉連展復提鈴唱號一遍官街走馬而巡警若散矣軍政如以何以律衆

京師諸火藥局以王恭廠為大舊在城南南包家街天啓己丑以葉發燬今更西直門內故名發火局

己丑到崇禎戊寅十四年國家因仍舊章不為改作
至是年六月二日而吳民厭燬焉王恭廠之變擊壞
西城兩三條街傷百許人今周四可三四里計自西
直門、樓又城上睥睨一帶無有一椽片椽者民之
所棲亦煙井虛無垣牆於敵其他造物以人命為戲
不知紀極人有背焉於時 皇上聞居閑宮驚而從
院 皇三子跌傷仆地宮人被髮雙袒奔避四散而
中宮各宮之有戒曉者無不宣差內官傳呼聽聞
平中驚馬綠道而不絕也既而 詔科臣核查災

三

金五千兩賜死者之室且令羣臣備省重天變矣
定門藥局在國子監之側近附麗戶部年殿是年八
月七日大祀 先師孔子師生不稅免過災其災小
於安民殿而延燒卑殿至累日夜火不滅一炬之費
動累數十萬全國之材其損矣其民之罹于變禍者
上亦發帑金二千兩賑焉是年火星再失度先後有
集局之警至明年三月盛甲廠復藥發而諸藥局無
不燬矣國家十世安清宗師數百里之間人無失火
既不疾厲 神 隸之并始不戒乎火而天降之災

風變變化日有其事然在於今而尤然朝廷素有科
戎之論事見戊寅而戎鼓無親魏繆之功徒增其懦
識者謂奸宄結連宜有事以地震引火之事且物相
感則變生積氣蘊隆金石必且消鑠以硝黃藥物合
而相聚於一窖誰之於積油浮麥出火又可駭為人
道迨天道遠吾取其必實之跡為述者書而已

京朝官傳呼之體五品以下單導四品以上雙導外
郎縣撫道駐劄衙門有隊馬單導京師兵部大堂又
左右堂馬隊亦雙導無余可見絕不如諸大瑞簇擁

四

盛乙司禮掌印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前衛馬隊
五千八小瑞俱先標小袖彈隨左右京城總捕太監
馬雲程次之戊寅用火之際群瑞及兵部堂屬巡視
京營科道各建標如大帥惟楊御史繩武大帽坐馬
作軍裝餘人紗帽公服如常日

外臣張蓋京朝官張扇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
貼金黑扇次翰林六科庶府又次十三道御史六部
屬及中行評傳等黃油扇之等三為外臣乘轎京
朝三品次臣乘轎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聖卿之

部屬乘馬然四品京堂乘馬而於酒班小兒解之則自順成街乾石橋以南進朝堂乘馬以進國學乘轎司成教養人才 祖宗選當時鴻儒或選貢正之士充之其體優異諸卿無敢將馬長安中九卿相通出入傳呼自有體數如四品以上名卿上街騎馬傳呼諸人下馬而他則傳呼諸人下驢至如外臣以親質入京自舊集以至郡縣有司舉無呼引直乘衣服單引馬避道而已武臣唯錦衣衛比文職之翰林體貌相仿然自崇禎改置以來文臣唯六部清顯最貴

十三道出蓋加以戶部為察進京九卿或望察翰林載筆端頭最為落沃近臣亦徒有空名而擁虛器並外臣皆得入相大拜三事之途漸廣史官備資歷級漸不能為仕宦之重矣

舊制翰林由一甲進士又三甲館選庶常吉士外官知推考選例授科道部屬無選翰林者自崇禎八年上恭唐宋建官之制而知推始為選翰林豐十一平并考選在京之中行評擢而京朝官遂無不預翰林為於是金華之席滿堂臣局之坐與皆矣

憂考選之不公今主者虛心詳慎而人言雜稱考選復不足依據乃于四月庚申召諸與考選者赴中左門賜對陰陽元情水落冰消諸人之覲極克不咸也對訖又試策一道所作之文甚幽雅然上皆飾以羽毛升之衡路至五月壬申授翰林十人科十二人道二十四人南道四人餘人皆以次授部屬三百年所無之異數矣人臣入對法當稱臣時知推外官單奉雲霄機遣宣答元威之下捉襟露肘至有自悔為知縣推官如屬吏之恭事於官長然上性敬

和亦錄其言而聽除其醜有善義作人之道以廢其美以行人奉使河南上心喜悅而某知縣大聲奏事唯稱到任修理城隍廟語詭非倫抑掄不足供記注矣

天子臨軒策士唯三年大比一舉行所發題亦間臣進擬以脩厥事考選自來無召對召對又不常有策問遂戊寅己卯兩考上皆兼而用之策題俱親洒宸翰不假手于諸輔唐哲之朝聖明之所獨擅也戊寅年深問理謝登祀甲午年有新進補選

事時喜為功六月十四日 聖上因發題考選左

第等十六人曰日今邊腹多故整理為先或者內平
寇以安民乎外減省以雪耻乎果獲大寧以壯左臂
西振河套以強右股乎必如何始復 祖宗之舊矣
必歸銜以為軍餉必增屯以為食足食足兵必如何
始遵 聖祖養兵百萬不費一錢之良法諸臣各提
謬猷務期言心可行、足為法遠件且對勿作浮泛
故語勿為虛套文章或此數事之外別有本圖朕將
以明切簡要定諸臣殿最策題云、而諸臣奏對者

盡未傳要領測津成文頗無統緒其朕親以成

與之召對 皇上創殿典章不為召對所拘摩止文
部堂考之文又十四之早 皇上定然賜召諸臣才
具不多所試方畧與戊寅諸臣之 召對一無異異
故 皇上恩澤無獨而所陳之奏對皆已之所考殿
最與部院原擬之升降亦迥然懸絕清遠味陶皆諸
人自取非 皇上賤之甚焉余又聞是時召對諸臣
頗失度唯吳行人呂時李評事近古條論斬著 聖
上於所試策各加三圈以示優異獨如條論者論以

朝議方錄錄以足軍用實未知古無錄錄之法真
以 祖宗朝立法最善為對 上更不置評第曰張
緒倫錯記了也 祖宗朝原本有鋼鈔天福之下聞
者幾至拊口遠近相用為雅體然至十八日 聖旨
傳諭則前三圖原做科道者俱改部屬而緒倫反得
舊升臺班 聖心獨斷間道洪鈞外朝莫有詳其所
自者矣

按 祖宗朝考選科道畧仿身言書判之制凡書
判入格者以身言考之吏部堂舊有 祖道奏事

二 云後而院的是午門外此更將與奏事
夜二更一點有倫是四北通出當時連進引來奏
知一云監察御史臣某入欽奏差往浙江等處公
幹事完回還復命臣有題本進奏本文冊送科每
遇考選之日吏部堂設 高帝神牌注授科者既
念前奏事一道注道者念後奏事一道其辭各屬
職掌而皆有節奏各典以觀其小心靖恭之意旬
召對策問之例起而前制廢矣

輔臣田翰林蔣澤祥少次也 世嗣以狀元

樓進用外臣入閣皆以此為嫌無一神廟國位
未之有改也。殺皇即位舉立賢之典事體數易
元年至十一年五月新舊閣臣三十餘人始不久任
不專同翰林旋至發薛國觀一以刑部侍郎一以食
部御史大拜由外官也是年六月再陞閣臣五人惟
方逢年由翰林禮部由方而外程國祥之戶部楊嗣
昌之兵部由尚書蔡國用之工部由侍郎范復粹之
少卿由大理不獨外任而且及于九卿之職推之
時編制守得與名人及後席之望王遂外錯為員
正者見也戊寅以後馬房失和楊日謹于東海以
謀賜成上起改相宜典公虛已用之然以
截擎天之手無力社稷之事亦由此而日渝矣
奪情非古也有軍興則奪情楊嗣昌陳新甲皆以違
撫奪情為總督而楊遂為尚書尋大拜朝臣畏楊嘿
如寒蟬焉時翰林慎撰劉公同并編脩趙公士恭崇
禎丁丑同年之鼎榜也相傳廷試日伏馬鳴馬榜出
直隸是科伏馬鳴時趙祖文殺當神廟之丁丑以
神江復奪情授批而劉文家類亦藉上能動定矣

公時行兩公家門既合與相同日祭心款陳書
諫沐浴而請自公得枚也而上止嚴旨誦官
示天罰一言九鼎。聖心甚數賜焉。劉公在京惟有
一妾慧而有操公之上書密切深隱笑言無慮無
已慨然嘆之矣趙之夫人吳氏舉家號咷而公亦不
以楚微之害動也劉父故號東林先生朝賢頗能知
其端緒趙公劉叔朴誠率已意而上書痛哭而門戶
諸公因以劉劉龍絡之公憐然見於容不肯自趙范
湯之黨也己誦福建備案首領送者謂公以直聲
人主行且召公大用公止已曰藩臬首領送者謂
今未只從朝廷遠序外臣但護為舉職耳。則皇
之末物望攸歸兩公皆以本官內召僕夫蕭然進路
趨首闕廷而國家俄丁陽九之厄
帝王廟之二祭大祭也乃余以二月上丁觀祭帝王
廟：殿燭稍積焉祭品用簋底兒陳設座不拂主不
拭塵埃乎其間兩廡他主序以世獨靈龍之主猶
居于巡遠太常無能更云劉城云余從觀昭陵享
殿祭品亦用簋底兒陳設內諸官皆請不將為

劉言九蔡大抵多同駭奔是在廟前與人談又國之大事唯祀戎此其為大而已

京師九門皆有稅課而統于崇文一司原額歲比萬餘兩今加至十萬餘兩例加也各門課錢俱有小內使經院收納凡男子蒙護騎驢例須有課輪車則計蒙護多少以為等棧至于菜茹入城鄉民亦須于警道插錢二文以憑經院小內使徑往摘之彼此不須相問甚可掣也雞豚必察不知何年經始屬胥今遂為司農正賦耳又長安大城內不宰猪例於諸門外屠割入城者猪稅錢二十五文餘類之入坊巷間民時計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壅斷之術不在商而在朝也

京師歲時紀麗自元旦至十二月除夕無不甚有殊獨崇禎戊寅方惠存錄而歲時之禮稍廢歲除之夜街火無先守警環衛不去明年元旦之日晨日在東聖主不鳴鐘受賀唯休沐諸黃門給假無事時一綉衣紅蟒相慶往來長安衙門廡簷、空中聞鳴聲聲震風高張三日月更微點兒董詩即朝來未幾

城拜年而歸其餘卿奇諸官亦承節禮不改舊儀之容華也江南除夕家、以菱橘相餉積成歲時之禮是年兩物至都尤少一橘直錢三十文一菱直錢三文余以文車為吳行人延請京國然止嘗兩橘四菱用存鄉土之懷而已

禁中歲除各宮門改易春聯又安放銅直鐘爐神象象以三尺長素木小屏裝之綴銅環懸掛最為精雅先數日各宮餉鐘爐神于諸皇親家并品方華素卓極皇親家矜其尺寵又分餉京朝貴官、之家招

諸名士賞德賦詩太平相樂長安之暮滿千萬戶矣凡年插中菓子仁又稱采之類皆以舊樂之色如羅帳周羊香細去實如管梅流回龍香金唯故頗費處手為之人之

京都諸寺俱以碧琉璃瓦為蓋皇居舊層出如重樓佛殿勢雖高敞然止一簷無層迴至尊所居也殿中棟梁皆圓以五色雲氣斜上盡彩仙雲光明映澈目不能視事、歎矣累朝勲貴皆帶銜五所出入乘皂蓋車唯小使襲職金冠玉帶出東明福堂遂使以此猶漢舊家風氣耳

京師果如諸物其品多於南方而素餐者惟楊
果尤以甘香脆美取勝於他品而少於江南者惟楊
梅柑橘而北方又自有榛栗松栢之屬韻味清遠不
相下而相敵也菜以黃芽為絕品北地嚴寒初冬之
時覆之以土陽生氣聚得暖而中拆則狀如環色如
肪矣北地土性峭起為物命苞是以蔥蘢出土如角
蒲之生根如絲三月而苗秀則芽莖承筐五月而瓜
生則茹蔬存俎其所未見者獨得笋爾米屬以告子
為多劉侗書云香山杏花香也杏花香十里一紅白

士女群游言西塞諸山之饒於花矣廣德縣城內
公寺者名高五六丈花時當時映光映日亦劉侗書
所稱也葡萄石橘皆人家雜落間物但不能遍植山
谷且遷於江南者有櫻桃而酸澀也

北地多栢凡栢土人亦稱松唯報國寺惟松也名
之矣

長安四五月之交市上擔賣茉莉清遠芳馥冬月並
益種丁香花小而看結子鵝舌香也丁香花不堪
剪瓶惟茉莉花雅客如無茶婦人以釵首為月白

矣

京城五方輻輳佳話名樂隨聲唱賣聽唱一聲而辨
其何物品名何人擔市也唱賣聲舊有四句凡十成
詩巡城者加之以故於今唯賣麝者一聲而他物重
疊其詞不止一句蓋以此以聲聲為松彼以感耳而引
豈市道之變端亦隨俗為遷徙耶

京師三月時桃花初出滿街唱賣其聲貌美數日花
謝特聞則受聲長哀致情於不遠經久有燕趙悲歌
之習也

嘉宗時 韓延新與三殿用金千萬朝臣勸大切勿
姓加派諸生起事例瑣屑搜括詭數藏而成功又落
成之時 望極殿鵲尾有鴉鳴極哀無杜鵑之春聲
而訴亡相似京師本不生鴉又殿身高出雲表鴉飛
不能翔無緣來集又甲中國變 宗社崩淪乃知銅
駝荆棘已兆于此也

高皇帝驅逐胡元首禁胡服胡語今帝京前元筆戟
所都斯風未殄軍中所帶大帽既襲元舊而小兒志
緒髮如姑帽堪戲如胡兒近取笑世宗帝京人

住惡高巷居兩自一二年中燬燬焉雅以商藥自
好宮中火鞋平底行無履聲雅聖母亦無有吳風
以未燬之騎馬善射皇上罷看之後嫌之行步
惟工矣

京都婦人不治女紅中領家御大嚴整天出婦人
坐火炕上煤爐邊弓足盤便可免日曬暈真牛肉
糖等諸食俱助以果物依時下茶與閒消弄脂粉
針線或料理行蹤以成俗俗兵民之家內無馱石之
備而出有綾綺之服其後騎驢候問親戚自紗裙三

中單褲袴皆有店家常備或有乞慶之會婦人乘半
大輪穿服大紅蟒衣意氣奢溢但單身無婢從下其
為市儈賤品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
指富殷不可得也

都中婦人尚袷服之飾如元旦端午各有紗紵新衣
以夸其令節麗若加繡文然不為經歲之計羅季繡
帶挂其碧草水藤像藉而已每過元夕之日中秋之
辰男子各抱其綺衣質之子錢之室倒成滿漢其家
則明年之元旦端午又服新也大抵京師前頭飾已

人供奉時少是以明淨新潔便欲好取寵王之意
士女不識所由爭為東家之效既已習慣亦且為慕
常衣服之事不顧斷畫蘇州刺史之賜矣

南方女子纖輕服秀風來欲吹而弓足難搖舉體使
纖厚重若端方麗故有內家之容而玉軟鈎香上勢
嬌遲下體殊有掌中可舞之想若如粗濁婦人舉足
直着輪鞋則亦與男子無異至于市門所售之鳳頭
鞋以禦祁寒不過春筍長大雖有鞋名而實行愈增
其美也

京師婦人多席地而坐晏春之中施席于地其路盤
辟了不畏人風天塵埃高起而起其家暑無纖垢
至一室之內坐卧但有火坑實如鑒而潤澤無枯瘁
之氣也

唐女妓入宜春苑者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
前也骨肉居教坊內謂之內人家今京師倡家東西
元標藉教坊備是古宜春遺意也東苑以色西苑以
琵琶皆籍名熟風以避名客游之擾亦有人物點
點藉公卿名士以得名者無京師五方雜處倡家

笑頗各不同。秦吳異俗，楚晉分風。人殊其方，味異其好。倚門者各以應求之，而諸方之好無所不厭。則倡家之大都也。唐宋有官妓侑觴，本朝唯許散盡。應答者為小唱，而京師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謠，每一行酒止，傳唱上盞及請茶。小史伎倆盡此，為小唱在蓮子街，倚門與倡無異。其妹好者，或乃過于唱有脫之者，往與記合歡之夢矣。

倡家見客，知叩頭唯謹。今唯小唱叩頭，然非朝士亦否也。小唱出身山東之臨清、浙江之寧紹，朝士有從

軍之者，或至州縣佐貳，則為伶人。

燕趙多悲歌，故今京師家擅琵琶之能，有以琵琶教者，書之于市門，尋棄其新之高下，余在都樓北有楊家琵琶也。月明之夜，往往彈琵琶，唱至斗轉星移，密指恍恍，蕭蕭南窗，泣聽吞聲而起五湖之思也。

院本雜劇，肇于金元全盛之世。然今京師所尚戲曲，一以崑腔為貴。常州無錫邵氏梨園二十年舊，有名吳下主人亡後，弟子星散。今四里親家諸伶生，淨、獨、旦、錫山、老國工也。陽武吳氏諸伶，一但吳人。

德是沈姓，大司農悅元瑞為翰林，曰：「甚哉，寵愛余兄時已蒙之猶矣。」

宋朝京師上閤衛香篋，習司綠燭，蓋天下所不及。全宗師本司劉鵬之香，流聞不歇，而官燭未有名。然京師但稱蠟如內庫之黃白蠟，皆言燭也。

宋內庫酒法，自宋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范循用其法。今京師內庫酒法，不傳於外。惟乾和刀酒，四邊有名，而以醴陵為之。首資、揚州酒如江南之三白，京清冰洲，曉代春春，刑部街以江南造白酒法。

醴陵酒，漿膏，青蚨尤數倍如玉蘭，臘白之類。則京師之常品耳。

京師食醬，取給于海岱門外，除陀寺城中西北隅，取給于郊外酒醋店。

刑部街回家溫麵，出名最久。廟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六緣雙斷，得地街前後有幾座，手帕子、懶惰皆諸曹郎寫廟市之日，為五方飢渴飲食之場。人所驚也。內官家人呼為貓食，南方糖果諸物出崔貓食店，市利與回家等。

京師筵席以蘇州厨人包辦者為尚餘皆紹興厨人
不及格也然亦世有厨壞作羊頭羹費金無比今京
師正近于樸所費總厨壞什之一二耳

京師風氣不許放紙箔許養鴿剪其翎不許遠舉

舊京遺事 卷二

三

九

之純而變遷人在此相處有極難之勢任年
英俄兒多遺書朝鮮稱引父母兄弟之誼令鮮代為
乞款已而鮮服度我不能聽又轉求於西虜如今
年三月若不化鮮而歸乞款似涉其跡也然求其
造端不無所自能初大司馬任開門時曾有款已
誼廟算宜周之疏內言收降買馬為伐謀伐交之策
乙丙壬寅三夏已言司馬之設且有急用朝鮮之一
著事本國所以憂去會丙子入犯奔情任本兵必
欲免其害去年丁丑八月忽撫方一藩因緣得會楊
為之內主為而敗市之議此出於之傳會既係有
替人周元忠恭贊教諭米濟之遺之林舍其人善卜
火將河東佔可供間謀之用請差往建州因循至今
年二月忠始與同行張世珍等六人渡海住四月果
從東回獲其口供塘報述其真情求款而其語頗緩
有違子與周元忠既你來講和如何沒各上司者并
兵部咨文皇上旨意因差同行監進等趙榮祖等
回取文書等因又出四面貼總監高啟潛一書欲速
與諸臣與廟堂諸臣商議明白先與一白話和未

先於六七月動兵深入方遘與英俄情云
胡威切齒甚而大司馬於覆部科會議等既又盛林
孟子樂天者保天下為制要務語傳聞于外於
廷臣皆知款之出于我詳以為大司馬求和楊待
東款決方遂進六月三十七月初一兩日塘報供係
報子起兵進程未焚九月十二日而奴果從牆子
路入矣楊之持款條列十款上請聖裁大善言中
國欲得志于其間在開市以緩使奴不入犯我
以其間早練開學兩鎮之兵合反為射擊弓馬以
敵動因言議於西表有十利其語全以款為戰
上聞頗心動速撫復從而佐助之俞旨中遂有暫
從權宜以緩免勿失詞勿傷體聽該監撫酌行之
諭監高啓潛撫方一藩也傳言聞卑兵號甚戰高與
方密圖款成因提兵入中原剪滅沉賊可焚倭封拜
與楊意合楊感焉六月楊進相位而撫中樞如故中
外皆有能言其事者
九月二十二日入化西塘子領進還時張監等為

二幅太監御希詔詔辰薊總督吳同創暨文武
吏或上壽。遣宴空虛。來問由塙子路進口。吳聞聲
伴還遂為虜。因報至次日京師始戒嚴各門城守使
用文武大臣科道坐門而城上督兵守牌則專任內
相安定坐門司禮寺印之監曹化淳京城內外巡捕
御馬太監馬雲程

傳聞希詔詔辰安雲知縣三意元以私觴通例往
留其大吏與俱而王以縣秩拒之在門巡問
聞傳幸甚警知密雲當有急取所乘馬舍伴馳歸

即時料理城守事其凡初更至四更五更數次
城下驚其有導引去緣道迎圍替師而鎮城恃以
無恙後數日傳阿衡死焉

二十五日章未任少司馬吳姓患世揚以太僕卿傳
永淳大理丞孫必顯為兵部左右侍郎

十月一日奴國密雲八日解圍進逼郡下

三日上傳旨府部大小九卿科道并宣總督各
鎮援師兵部尚書盧象昇入對。是時報至十日虜整
營徐行計是役而城中人衛安固前一切營務盡也

次日章臣入對尤無所避明

時各鎮援師宣入總督陳新甲駐昌平。度疲
其餘宣雲邊保鎮撫皆入援總監關寧太監高啓
潛繼至後各鎮撤師獨關寧兵與象昇不偏整新
督師操傳定代督東西分股截賊十一月以後
賊漸移而東關寧兵首厄奴事凡五閱月始罷歸
資發如出口以成前和款陰議云

十日添派密雲巡撫升職方郎中趙光升為食部
御史往

十五日京營軍抵木直門外全師覆沒神機副將
左都督王世爵死之

十一月四日撤營西南行分掠真保諸郡
六日改翰林編修楊廷麟為職方主事監象升軍楊
有疏直攻和款之誤。上特令發抄傳布前款誤王
是始敢聲其事焉

十日密雲巡撫趙光升解封細梁四至京

十七日詔法司官富軒細梁四、巢正昌優也招標
凡口外時遷將祖大壽及王昌等俱賜歸詔諭

故事許以密雲備其費銀兩吳阿衡備之領巡檢
祖苞持其議又變起所以千金買不昌令箭得解
而督臣死于不昌之奸細從希詔來以觀變至是
為撫臣趙光祚所獲中外謀逆露後數日詔逮鄭希
詔吳國俊吳密雲提兵也

二十一日奴分股七千人攻德州前軍為臨清縣兵
所敗二十五日解圍自後奴多東行攻掠三驛

時清多大商以私財募士殺賊計殺敵酋氣奮
倍賊遂走自入包以來僅收此捷然方衛兵頗

據為己功太監盧化德劉元斌皆家恩官非權

化淳以居中調度賜膏允厚

十二月五日初大學士劉宇亮出視師華尚書盧象昇

昇職已而劉詣召對盧復職為侍郎總督如故

時盧在兵久功不效又與中樞意左數次聞爭不

監啟潛啟有是命初虜薄城劉奉上前命閱視

營兵又外城中消故頓挫政府吏請司禮令備金

軍卒事劉甚慚故工既極言營兵之可用未三日

而營兵機千乘直門外其言不驗以是劉意漸

縲之思至是上疏請遂有是命明年二月視師
功上說職為民軍事另議

十二日侍郎盧象昇死于難澤縣之賈莊盧志在殉
國先驅赴難以無援又于敗

盧死事甚烈監軍楊廷麟斂其卷而中要害深疑

其事謂賈莊者假裝也以故盧事久不白至詆其

入于者朝之正臣皆病其冤焉

日華密撫趙元忭職遂知縣王應元下詔徵明

年正月四日華三法司侍郎張永詔御御史韓琦奇

丞葉成章等以鞠黑四事死元忭應元也應元在
雲有城守功趙與密謀復舉四故并被逮

己卯正月二日破濟南虜德王以殉

傳聞德王在藩繼府中諸中涓校尉獲民怨

王刺骨至是虜攻城中諸大姓例當募民守城

顧城堅諸大姓咸恃其難破虜亦睨城上洋而

去而守城者大率皆市井無賴故因此劫王財

盡殺諸中涓校尉以逞反從城上招虜薄城而

城上人群然起掠王不守城遂陷德無賴

駐防德州款不又後下吏議

二十日謀●渡河北歸頗傳前股有出口者自戊寅九月至是元五閏月云

初●由牆子路進口邊城可設塘馬望塵而靡中樞不得要領叛言而虜信兵於奴以挾資所同難奴人奔號服色然非奴兒又見進口二十多日並不曾有人獻遂言奴莫不許一人與中國打仗意在和好不相敗既卡直門之戰我軍獲奴則更言人化果係第一向四首以試敵高麗馬託傷臂

不出今傳聞差人教請四●中國何所待到十一

月初三日虜聞東直門外有●三人坐高馬張重簷黃蓋脫盛帶中國中列鼓吹旌旄前導逸城而進則又更言畔人孔有德耿仲明為先鋒果不昌居中權用事四王子不來入犯由此三人●意未嘗不在和先後比數更其說中外士民未知誰定又初四日抵營西南行一路犯搶於時援兵四集追躡皆難賊數百里所過之處皆收芻糧以饗軍士官府潰亂民愈不安獻來聞竊官軍果脫出入

州縣城中國而破陷如此者甚衆高陽相公以元

臣在家被禍酷烈其他不可勝紀至己卯之正破城六十餘軍機概不獲抄外間猶未知所破州縣

慶所而中樞謂和款不成貽禍萬姓反揚●然有騎邑自破濟南始知●傾巢而入正月二十日

●始謀北歸頗傳輜重有出口者又獲奸細元什把供稱王子八人盡領兵入犯東直門之戰某王

子死于砲某王子死于途中曾傳四王子或者故●二月中漸次出口能去之際輜重俱被奴

虜腹顧戀不能復軍諸類兵頗有所聚其入四營

子口出由青山口又冷口未出之賊又為德兵王脩仁打回豐潤王田之燒此二月終事也

附紀奴事八條

帝京紀聞卷四

邊制係丁丑戊寅等年新定

遼東三協

遼東舊二十五衛今五衛八城寧遠居中錦州為首
前屯為尾而遼外且老河沿郡令板升荒墩林一帶
地方僅五百里奴人犯京邊諸口每自來而西必由
老河沿等一帶經過往 神廟中前門安堵諸鎮供
送其在寧錦等以進取為事今前門多警防後 陵
京八城兵行一口以遼人官遼士遇寇調後兵救難

多而抗不可用時有陰邪謀與焉

額兵六萬八千名除水兵雜役九千守將四十員守兵
四萬七千七百四十名戰將一十四員戰兵一萬四
千五百四十一名

今議定援兵二萬名分二撥頭撥聞警先發二撥承
調續行 稿銀三萬兩太僕寺赴領賑撥支給

東偏山永

東偏山永 東偏山永 東偏山永 東偏山永

山海

永平二城

建昌 燕河

石門 山海 口路從西路起

額兵 名 戰兵三萬名

見兵二萬六千名今議全派分三撥頭撥一萬名次
撥三撥各八千名 安稿銀三萬三千兩太僕寺

赴領賑撥支給

中防前川

前鎮尉腹京師咽喉肅穴遼外即果顏三衛世受養
養作我藩籬近以明坦二苗引奴入寇更端承突震
但居中綜理援調今西偏並分信駐防北門尤稱重
鎮

密雲一城

石塘 古北

曹家 壩子 口路

額兵四萬三千名

今議派援兵一萬五千名分二撥一為隨戰或助

千防守固陵

安撫張一萬六千五百兩太僕寺

赴領候援王給

昌平

昌鎮陵園重地防守為先所設士馬專主拱護外分三路六口按伏應援內以昌平軍二城為陵京咽喉陵前東西兩山口南紅門三處六口防焉

居庸

杏花

鎮遠三路

郭陵京而本鎮之兵元無訓練凡遇有警往往逃近謂是上召上召兵馬堵路失守督臣潰防之

廣俱從本鎮入口云

薊州

遵化二城

馬棚

松棚

喜峯

太平四路照前西起

額兵四萬七千名

今議派援兵二萬四千名續增火器戰兵四千六百名安撫張三萬二千三百四十兩太僕寺赴領

撥交給

西協雲雲

西協聯絡昌鎮密述陵京初為提督信也自戊寅牆路失守廷議始照東中兩協特設撫臣而督臣

額兵三萬二千名

今議增火器步兵二萬名西協派五千中協派一萬東協派五千臨警赴援分布陵前紅門三處陵後六口昌平二城

通州

通州北供神京南防連道與前昌鎮俱係崇禎七

年添設督治侍郎總兵通鎮近議歸併督侍郎新

裁應守心有四處本州城張灣城務關城三河城

額兵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二名除派防城守外今議

派援兵三千七百名

真保

真係原屬內地以宣大山山西為外藩自甲戌奴入呼代已亥再入折定而真係又為陵京外藩添設外藩新兵分立信地連照三協畫分四路拒牆扼守制如外邊其武臣大無業前門有節制西北阻山之

截源以會合于津門原鎮係定近以其備備防通稱

真保阻山者治兵于房山涿州以阻其北來

馬水 紫荆

側馬 龍固四路

額兵 名

今議派援兵一萬二千名分四枝 安撫銀一

兩

按總兵吳中選疏云師行糧行萬一膏騎充塞窮

邊收積以收兵士馬皆哺從何轉運欲安真保

附近饒給州縣東暇轉輸米豆以貯四路元屬富

察之論

宣大三鎮

宣大三鎮始洪武中邊鎮之勢遼東宣府之中為大

寧薊州直大寧居內地外邊白遼東距大寧又西距

宣府大同內邊自山海距薊州又西距龍泉關間凡

四皆折而南邊各有二重自永樂初以入寧界朵顏

薊始逼臨虜穴而本邊止有一重為限外邊宣遼隔

龍應援不通柔之子孫世為膏肓真九一傳也

再導倭各令導吏州為患無已過昌慶以西乃始有

遼二重外邊宣府內邊保定兩邊俱設鎮為保遼自

昌廣延長至西南抵山西為界宣遼自 陵後延長

至西北抵大同為界保遼趙內宣遼趙外是以兩邊

中空如箕而大同州縣散處布列計昔時薊遼遼內

大寧在外東西距宣遼桑榆之地形周四面此無異

於今之大同特未郡縣耳藩籬腹心割與虜兵陵夷

至今而大補彌不可解謂之皇帝三犁膏度而失計

至是次

宣府

宣府三鎮 陵京外邊勢守拱覆凡內地保鎮隘口

如馬水金水等處則直宣遼紫荆白石等處則直雲

遼龍泉關等處則直晉遼而宣遼一鎮鎮騎主

陵陵後長遼東為四海治千西為柳溝路柳溝屬

宣東路宣在 陵西北故宣以陵後為南山三鎮拱

覆雖同而宣以供覆 陵固為重

西路像來

中路永寧

東路柳溝

宣之東陽縣屬設防之西偏也

奇禦南山兩偏

東偏駐四勝營

西偏駐柳溝營

額兵 名

今議派援兵七千名

安撫張

兩

大同

大同孤懸塞外川原平衍鎮之南為保定內邊山勢以西北為險其據險在內者入犯保定撫頭以扼要

拒守為功大同撫張與某應于各隘口之外

天城

新平 共八站

額兵 名

今議派援兵一萬二千名

安撫張

兩

山西

山西三關分爲三路東下西路設險宣平之內

趙連兩重惟西路孤懸塞地境外即秦元年神會堡

牧黃河一帶西路最為首衝今秦虜隨夷神為奴研

奴來自東阻西其謀犯宣雲則東中兩路為衝而西

路為緩甲戌乙亥奴兩進山西俱從中路陽方口盤

營堡入犯故今設防亦以衝緩為差

東路雁門關

中路寧武關

西路高平關

額兵 名

今議派援兵六千名

安撫張

兩

陝西三邊仍舊

按丁丑最是邊備凡援兵遼東二萬關兵二萬六千

邊化二萬四千密雲二萬保定一萬二千宣府七千

大同一萬二千山西六千有警起援各以總督專主

唯遼東之兵聽總監其通昌督治及蘭遼宣大巡撫

各守本等信也共十二萬七千人又戊寅進行未效

已知復增練新兵十二萬餘、益多制矣

約戰兵十二萬每人日支行糧一升五合一日約用

一千八百石鹽菜三分一日約用三千六百兩如以一月為平計糧米五萬四千石鹽菜十萬八千兩十二萬兵約戰馬五萬匹每日草一束一日約草五萬束料豆四升一日約豆二千石以一月為平計周州一百五十萬束豆六萬石二月三月準此進加據錢糧約數如此又用兵之際戶部空給糧單州縣不知何項設處一切漕派民間十室九空望風思遁地方破敗皆由于此而兵道通冊戶部亦未嘗不和平正教滿危虛費危閭難清所謂錢糧通

之者弊終不可問也

外是大漢寺安插銀十五萬兩每人安家一兩半酒一錢

按元新餉兵食餉者每月一兩八錢至二兩二錢二兩五錢甚有至三兩者一兩八錢防兵三兩則戰兵也三兩方謂為大餉然宜大塞外官兵月報不過八錢糧米不過二斗所謂一兩八錢者各項扣除又不可問也而一兵數口之家仰給二斗之米月餉既薄而食不敷故兵之難得乎

已非新制前曾給軍餉三萬昌平五鎮係曾給俸津山東河北四鎮

河北者河南彰德衛三府及全省俱統所制

統計原制各鎮兵額寧錦五鎮新舊餉兵約二十四萬保津四鎮約一十萬宣大山西三鎮約一十七萬八千八百其近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約兵一十五萬五千七百外昌鎮二萬四千四百九十通鎮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五代價失事部議以練戰為主總兵練兵若干督臣練兵若干建議給六丁旦之數定邊備而已不足紀也

又議每一總兵皆給將軍印設左右將軍以輔其之遇小敵遣一將軍行大敵則三將軍並行有遠征者遣一人即軍中補代撫巡運照祖宗朝不次升降之法降官從三四品降五六品徑授實職

古今邊制隨時無定世廟以前陝西歲中虜患其重在甘肅三邊後俺答入犯而防邊始以中三邊為重至奴事起則專重東三邊而西三邊之勢日以微矣近年東中兼備立險設防紛更多制然亦能無定形今惟據丁祖教舊邊備作陝西三邊

寅奴犯復更剽掠兩營餘兵增餉其制小變更置
其餘委阮憲則斷以此紀為核他作者無從易云
夷種部落遼東遼外先年有文大官等各枝射獵
牧馬今屬夷唯六枝為有名餘如風影矣其一在
薊州遼外者曰坦南姐、台吉也一在密雲遼外
者曰明箭明暗火落赤也此二酋皆柔順道厚坐
門吃資連年為虜尚無國家恩惠用此物云其一
曰卜爾在遼外遼外卜大足也出順義王後
各一二人年併年同近師為奴併為奴豐州
離歸化城舊巢自通貢之後子孫安其樂以貽
縱忘其先陵夷不振宜矣其一曰神南不知名字
在延安遼外原出三衛通驛崇禎八年渡河為奴
搜養用住牧不出此近日夷種大畧也崇禎六年
宣大督臣楊嗣昌招徠哈馬於是有東哈西哈之
夷約其地勢在大同以西遼外東哈初時開市宣
鎮張家口今同西哈在大同口外賣馬貨市通前
明姐諸酋共為六枝也西三遼成弘正嘉中嚴罹
戎害今虜勢微無足存者然所稱胡虜無不

年之運矣

大抵東哈勢寡而弱去奴近而哈遠中國萬里約
有衆三十萬十數年前為神酋大衆所阻不得通
中國今漸徙而東離雲遼可六七千里每平馬到
市口下更必從中既合每馬得牙用銀二三兩不
等以此為利其然者時、販哈馬以其聞售之
口上得價倍馬下起先併于神、山而兩等者吉
木那已矣始歸其故巢離遼還只二三百里男婦
二萬餘人強健者五七千有馬者二千也按倭寇
之祖為小王子小王子之祖為馬哈木累世之虜
今始、前云哈馬馬市創自崇禎六七年間為提
督侍郎楊嗣昌招徠經始於時各鎮委官及內庭
分買監臣輯集以三七分買市無盡一之令監臣
多買至八千餘匹十年三月總督盧象昇既請酌
量市口部始議每馬到遼以三分為率內臣市買
一分宣大督鎮一分沿邊前達等額一分業奉
旨先行而或謂馬之至否難齊倭患去來頗難確
計于是總督大同山西各鎮督撫更互隨到隨議

彙總定價之法其法設為市圍估價馬項懸牌衆
進懸給價以百匹為率派分上馬三十匹進御
中次馬七十匹以十匹解京營三十匹給開寧薊密
三十匹給宣天山西俱從公估開運前三分市買
之說馬市初開大同市口今亦開宣鎮張家市口
要官以文職為主無之職凌職委武職在大同市
口責成本路奏行成記讓價官糧同知照估給銀
此其大概也其價以二十五兩買一匹得開哈夷
去甚正遠近西商一帶故今馬稱西馬也能五從
高產之利貪中國布帛錦絳諸物故以馬來售中
國以布給價每一布昂其價至八兩或帶悅諸小
物中國值錢不多者亦昂其價至二三兩各鎮整
領價甚多而用以買馬實無幾滿厄百端工不
能盡詰也又聞英駝馬抵塞下中間有沙漠千里
甚為經以一氣騰過至有善水州處方餵養聽肉
或半月十日乃至市口互市也

此書當與東萊夢華錄武林舊事等篇同觀
恭維之威今古同之讀之不據浩嘆

甲午秋日濟未氏

甲申紀事十三卷附工部新刊事例一
卷

〔明〕馮夢龍輯

明弘光元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敘

甲申之變。天崩地裂。悲憤莫喻。不忍紀。亦不忍不紀。余既博採北來耳

序一

目。草紀事一卷。忠逆諸臣。別爲紳志略。私備遺忘。敢云傳信。友人借觀。竟以災木方愧多事。貽

誚識者。未幾得程進士

孤臣紀。哭。又未幾得無名氏都城日記。最後得陳太學再生紀畧。合之

序二

而事迹始備。參伍異同。或可取實。并付梓人。庶余有所籍手。以謝率爾之咎。至於倡義討逆諸

檄總見薄海臣庶之同心奏疏書議諸篇多關國家經濟之大畧金加採拾以供觀覽而淮陽京口之變遂聽多所未悉亦稍稍訪輯以代答問其感憤弔忠詩偶有惠教卽不能盡傳聊附

一二於簡末因冠以聖諭聖旨二道見新天子寬厚而復精明如此百爾臣工所不仰體宸衷同心戮力及是時而明政刑者非人也方今時勢如御漏舟行江湖

中風波正急。舵師楫手。兢兢業業。協心共濟。猶冀免溺。稍泄玩。必無幸矣。況可袖手而閒詬誶乎。

廟堂隱憂無大於此。而余更有慮者。在軍政之未立。夫軍政之未立。非無

兵也。有兵而若無兵。且其害更勝於無兵。是以慮也。古者用兵。寧使餉浮於兵。不使兵浮於餉。今未具餉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餉不足。於是倡為打糧之說。公然掃掠民間。掠婦女則為妻妾。

掠丁壯則爲奴僕一兵家屬多者至十餘人

朝廷養一兵不能并養其十餘人之家屬其勢益

不得不出於掃掠而有

兵之處閭里皆空未餓一二賊兵先添萬千兵賊百姓嗷嗷無所控訴

序八

良可痛已不特此也兵既有家屬勢不能草居露宿於是占民間之居用民間之物兵富而民貧兵樂而民苦纔一征調則又有安插家小之說揀擇瘠肥遷延月日勢所必至從設兵以來

未有是也。漢霍去病曰。匈奴猶在。何以家爲。宋劉錡赴官東京。行至順昌。聞金人東下。遂斂兵入城。爲固守計。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古名將國爾忘家。類如此。

將且不有其家。而況兵乎。兵之戀戀室家如此。卽便驅之赴敵。亦內顧之意多。而進取之意少。求其死綏立功。尚安可得。此弊不革。恐餉終無時而足。兵終無時而可用也。見在之兵。尚然而

序士

更欲紛紛召募將安用之。且昌平之亂。繇兵而不繇民。淮揚之守。繇民而不繇兵。京口一畱兵。而卽有西門焚殺之慘。金華一招兵。而卽有湯溪破城之變。兵之爲害。歷歷可見。孔子答子貢。

序士

問政。先足食。次足兵。及不得已而去。則先去兵。謂國家多事之日。兵反爲害。不若去之。今亦不得已之時矣。或曰。如子之言。何以守。何以戰。曰。孟氏有言。與民守之。何必兵。若夫戰。吾亦知非。

兵不可而在今日之兵
 必不可何也勇於殘民
 而怯於赴敵則軍政之
 不立也軍政立而一兵
 費一兵之餉餉何患不
 足一兵得一兵之用兵
 何患不强此在樞府與
 大將實實爲國家大做

一番非草莽臣所敢知
 矣余閱北來諸紀無不
 切齒官兵者故因敘茲
 刻而及之

七一老人草莽臣馮
 夢龍述



甲申紀事目次

第一卷

聖諭一道

聖旨一道

登極寶錄

甲申紀聞

第二卷

紳志畧

甲申紀事 目次

第三卷

孤臣紀哭

第四卷

再生紀畧上

第五卷

再生紀畧下

第六卷

燕都日記

北事補遺

淮城日記

揚州變畧

京口變畧

第七卷

南都公檄

出師檄

討賊檄

甲申紀事 目次

復仇檄

移京省告文

誓詞

殺賊誓言

蘇郡討賊檄

第八卷

江南士民公禁檄

吳郡公討降賊偽官檄

史可法

史可法

徐人龍

張國維

陳函輝

陳函輝

虞經介

王聖鳳

張國楨等

莫良弼等

討降賊諸臣檄

郎星偉

上郡邑先達討逆書

顧之俊

明倫堂述言

翁嗣聖

嘗熟士民討叛公檄

蘇州移討嵩逆檄

嵩江士紳公討逆臣檄

嵩江士民討逆檄

嵩江討獻妻降賊檄

甲申紀事

日太

金壇士紳公討逆臣檄

嘉興紳衿公討偽政府司務檄

第九卷

中興政治疏

張亮

請行徵辟疏

史可法

三大弊政疏

祁彪佳

感時觸事疏

林有麟

專圖雪恥疏

李模

破格用人疏

張亮

擬明臣職事疏

劉孔昭

第十卷

慟哭時艱疏

劉宗周

追發大痛疏

劉宗周

痛改前轍事疏

萬元吉

臣工共圖實者疏

萬元吉

補述見聞疏

熊汝霖

甲申紀事

日太

再陳國是疏

章正宸

懇彰天討疏

劉泌

欽虞疏

史可法

備江疏

阮大鍼

在兵言丘疏

馬士英

大臣去留甚重疏

李沾

請誅逆臣疏

馬士英

禁瀆陳疏

劉士貞

大彭斧鉞事疏

宗敦一

第十一卷

上都中諸當事揭

徐沂

上督師史相公書

陳方策

上史大司馬南都切計十策

盧經才

上史大司馬東南權議四策

盧經才

上家鄭仙大司馬書

馮欽明

揚州兩庠士史閣部書

五

楊州兩庠公呈

五

第十二卷

中興制寇策

彭時亨

制寇議

彭時亨

屯守議

陸世儀

禁衛議

陸世儀

整衛所議

陸世儀

理財議

陸世儀

錢法議

馮夢龍

原禍其亂議

湯傳敏

中興實錄敘

馮夢龍

第十三卷

擬檄

沈頌

哭大行皇帝二歌

沈頌

又

尤侗

又

周西臣

又

左園林

又

顧謙

又

顧謙

又

陳翰

五月四日得

先帝慘報確信四海同仇若

喪考妣諸朝鄉紳有接船廣延縱觀競渡

者憤而刺之

陸世儀

又野哭二絕

陸世儀

悲憤八首	有序	朱明錦
又		王撰
又		王撰
同題		吳至
憤		彭德先
又絕句二首		彭德先
降賊問		顧謙
哭馬素翁老師二首		顧謙
哭馬太史	目次	吳猗漢
哭凌茗柯先生		馮欽明
哭倪鴻寶先生		馮遵祖
絕命二絕		許珙
和韻四絕		馮夢龍
奉挽王重先生四絕		馮夢龍
和王重先生韻		吳猗漢
和韻		吳猗漢

挽許潛忠二絕	林有麟
弔許玉重先生	彭德先
又四絕	彭德先
輓許玉重二首	奚元儒
哭許錫五首	張敦復
許玉重先生小論	王撰
輓吳門許玉重先生	王撰
恭謝聖廟入山詩二首	王瀚
凌義渠死節記附	
中興大工疏附	

六月二十七日傳

聖諭一道朕遭九六之運

車書間阻方資羣策

旋軫故都時復秋高

聖旨

共茲舟漏乃自殿爭

起釁馴至穴圃成風

封事雖勤

廟算安在

先皇帝神資獨斷彙衆

納流

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文

武大小諸臣鑒於前

聖旨

車不遠精白乃心匡

復王室晉漢室起於

艱難丙魏合志唐肅

興於靈武李郭同心

若彼鑽此。予爾虞。我詐。袒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息忿圖功。列頸之交。仇忘廉藺。同車之雅。嫌化復讎。

朝廷以此望爾諸臣。諸臣以此上體朝廷德意。庶君臣之間。禮全始終。不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特諭八月初八日。刑部侍郎賈世壽。擬進從賊。

六等條議奉

聖旨

三

聖旨這所擬從賊諸款尚
多未協如爲賊領兵
獻策條陳的明係謀
危社稷卽在庶僚豈
可末減督撫總兵降
賊的情罪極重豈可
列第二等內四五品

聖旨

六

京堂及科道翰林侍
從之臣污賊僞命爲
賊要職并守巡等官
降的豈可止於一絞
庶官受僞命的其中
科道翰林吏兵等部
司官及封疆大吏巡
方司道聞變倡逃的

罪豈止於一流。或獻女獻婢媚賊。及受僞官的。罪豈止於一徒。國家懼此大變。

聖旨

七

先帝 后飲恨升遐。諸臣負恩辱國。如此朕守

祖宗大法。須有定案。昭示

天下後世。以振肅人心。表章綱紀。法司當秉公奉法。毋枉毋縱。稱朕平允之意。這條

聖旨

議着再確擬來看。

啓

福王登極實錄

前供奉日文宸子科手啓

恭聞

監國自福邸至淮也

南都文武大臣及科道諸臣方集議擁立之事

會謂以親以賢以序即當推奉為臣民主標

臣誠意伯劉孔昭督臣馬士英各傳諭所部

甲中紀事

登極實錄一

卷一

將士以代來

中興之意將士聞命感泣亦願奉為六軍主建義

旗討賊諸臣恭謁

陸

廟告非常大變勸哭乃告推奉

監國之議議協恭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至泥

口具啓迎

駕于淮矣禮部司務官齋

南都百官公啓迎

駕于儀真渡江泊燕子磯百官郊迎

命以王禮見

監國素犯角帶對百官勸哭百官行禮手掖之昇

賜茶言及

宗社震驚

大行吳楚復天失策國流涕言封疆大計惟仗諸

先生主持至迎立決不欺當蓋播達以來

甲中紀事

登極實錄二

卷一

國母尚無消息故不携官眷一人始意欲擇浙東

僻地暫居以便迎奉今值國難至此迎立之

事何忍言

容音琅然而

容容具日月表百官瞻親咸舉頌謂

宗社之福次日為五月朔戊子從水而門啓

駕縣城外至

本陵東馬導引官請從東門

御路入

監國避過從西門至

紫殿祭告禮畢即回

懿文太子俊國駐蹕良久從朝事門入至東華門

步行過

殿陞行謁

未先殿禮出西華門暫以內守備府為行宮百官進

見行四拜禮傳

甲中紀事

一 登極實錄三

卷一

令旨召諸臣入議事兵部尚書可法魏國公徐弘

基靈壁侯潘國祚各有奏國祚以戶部新餉

奏對微激著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謂非特

召禮止之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因奏綱紀法度為

國之本史料李汝合諸科進奏以朝班宜肅

蓋時

舊宗朝儀入廢也彪佳又奏早頒

大號敬

大法
祖諸事

監國皆虛懷納之朝畢羣臣退議登極監國次第

或謂何處

齊意必欲發食誓淨曉熱示天下以討賊大義而

後正位宜先上監國靈輓而後勸進乃即苑

全鑄監國寶以次日入朝大臣仍而奏勸進

監國復辭諭諸臣謂人生忠孝為本今大學未報

甲中紀事

一 登極實錄四

卷一

孤不能事

名

先王殉節

國母播越孤不能事

親無違登大寶之禮且門

東宮典

永

一 定二王尚在賊中或可致之又

桂惠

瑞三王皆叔父行。惟諸先生擇賢迎立。言訖淚俱大臣及言官再奏。求允所請。

監國進謝如前。著禮部臣大器率百官跪

奏勸進第一箋。傳

旨暫領監國百官退。時又進第二箋。

命傳進

甲中紀事

登極實錄五

卷一

手書批答。仍允監國餘所請不允。又次日傳百官

止服青錦繡朝服。仍行王禮。不必穿著朝服。

百官以典禮重大。具朝服入。

監國親行告

天禮。禮座百官四拜。跪。國公弘基率百官跪進

監國府寶

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諸臣尚有言宜即登大位

以鎮人心者。御史彪佳謂

今旨先受監國之請。其名極正。賢德兼彰。即可以

示謙讓海內聞之皆知

監國無固以得位之心。侯發喪傳旨登大寶。布告

天下為當。禮臣魏國皆然具議。乃定即用

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傳

旨會推閣員。疏上。先用兵部尚書可法。進東閣大

學士。兼兵部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高弘圖改

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俱即入閣辦事。而

甲中紀事

登極實錄六

卷一

召工部侍郎周堪。詹為戶部尚書。鳳督士共

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督鳳陽。寺處如故。而以前會推服。詞林

僅推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一人。傳

旨吏部

予祭

祖制。閣員俱用詞林。至

先帝間。用刑部尚書。今正推如何。列姜先生一

人似與

祖制不符。屬該部再行添推來者。吏部會九卿再具

疏。仍以口廣居青而推禮部尚書王錕。禮部

右侍郎陳子壯。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右春

坊石庶子徐汧。

令旨再照用首次二員。俱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入閣辦事。諸臣以次侍用。六卿凡列既

備。官復舊稱。科道各員。皆一時人望。尋

甲中紀事

卷一

卷一

特遣鹿佳頌

敕諭江南云。是舉也。辱臣當學抗憤變之儀。天柱

地雖摧陷。頃刻矣。值

真主繼運。日月重光。實惟

二祖

列宗在天。或憑以有此海內聞

雷。陽在。即用人行政。動協人情。未有朝端已見清

寧。而醜類不授首。膏城者。刻日恢復。

祖

宗三百年德澤在人。

大行十七載。焦勞求治。洗滌肺腸。以事

新主。掃除門戶。以修職業。何事不可辦。何事不可

討。亦何功名不可就哉。聞

法駕入都之日。都人聚觀。呼為歲旦。而大星失日

甲中紀事

卷一

卷一

而行

鐘山紫氣中五色雲見。而先是龍江浮艘。捕巨木

千章。若為鼎新

大內而出者。

兩都並建。事還舊觀。江北諸大帥。皆上表勸進。

所傳遼東總兵吳三桂疾馳至山海。結虜入

關。天殺賊十數萬。奪其輜重無算。邊鎮諸宿

將。無不投袂奮鉏。以報國仇者。

神京寸磧。逆賊雖在草莽。皆思死抗。日俟之若

諸臣思

中興大業並靈武軍次請康偏安之足比哉

甲中紀聞

七一老臣馮夢龍識

甲中紀事

並極實錄凡

卷一

甲中紀聞

甲中燕都之變道路既壅風聞溢言未可盡信候
選進士浙水彭遜題于四月一日候選經歷唐松
馮日新於十二日東海布衣盛國芳于十九日先
後逃回各有述畧不無同異武進士張魁十六日
出京有北人迫單敘忠退避實而京及紀事告
別有賈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則李賊已逃而燕京
化為胡國所述甚悉能為參考而存之以俟後之
作史者採焉

卷一

聞賊之犯燕都也蓋自犯榆林始也九邊之兵輸
林最勁曾一破賊殺數千人賊患甚悉家而求脫
中樞有兵者勿拒小喜預請濟帥為犄角可令
賊奔氣去而一寺不辰束手而談其敗既失橋
關而真保河間諸郡風靡矣時賊已僭號曰大順
改元永昌烽火旦燭神京而舉朝若夢焉某

營某缺惟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初
大學士李建春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駐印信定
以遏賊衝

先皇帝嘗勞權柱隆重倚之不啻长城比賊至不遣一矢或云今在賊中豈可怪也談微略云君非甚黠孤立而陽敢重臣盡行私比害而公忠絕矣甚至片人言一刺延之威福日移利入賊紳蔭在之脂膏盡錫嗚呼仕路無人為賊所笑豈不哀哉

我方恃山海爲固而賊從空大跳騷掠屠闔如
蹈虛然武夫重閉不知國家贖戶何以賴焉至
此昌平兵亂疑有賊間之賊偵騎已在城下徇云
清卒易與耳漸乃大集始恐而大藥野外教場已
盡爲賊有城上發大砲有聲無子軍司曰未備倭
來泄沓之習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初聞臣或進
南還之策復有言及

陵寢者

與日俱新
而長裕而
我所託託
降臨監天
屬望斯重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與日俱新
而長林市
夜所記記
得本監又
為社點基
知孰是

先帝默然徐曰朕當死守既聞賊誓再易諸大僚商
之咸曰守門之員當令之急無如考選科道此外
絕無一言噫使滿朝盡科道未審能以白爾乎賊
否司權監杜姓者監蒞鎮總兵唐遵兵出拒不戰
而降賊益得志十七日賊攻平則門踰時止遂破
監杜社城入謀欲讓西北一帶再募軍銀百萬當
以此無以應公不敢上聞或請留杜杜云督中有
親藩不反命者庸矣遂縱去賊衣軍甲四面如

銅水車
紀元
大正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銅水、銅物
紀元云
上野、長城、
大田、山、岡

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城軍皆遁。家諒忠
罵糧。臨時倩窮人代役。日給錢糧三十文。雖外賊
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半饑寒不堪任。而
量其事者。內監百官不與焉。十八日上午大雨。兩
止。賊急攻彰義門。門忽啟。或云大堵王相先嘗構
之。官軍魚鳥散。賊遂薄內城。是夜
先率親軍四百餘騎抵前門門者疑內變欲反。砲
拒擊乃從白家柵衝出城上見守備畢繼至指

傳則去焉
不與山賊
有言在焉
聖母重起
八言本時

成國公朱純臣弟問計而純臣獨在外赴宴。

先帝歎息而過詩

聖母周四大事去矣。相與泣下宮人亦環拜而泣。

先帝揮使去今自國活十九旦宮人往走塞衛恭或

叩周園大門猶望未起大金告方念牌染訛言

而城中坑厠皆賊矣京城壁立數條虜再至俱不

能金賊砍楊樹為雷梯滿下五鼓使孫兒軍從東

北孫升以上孫兒軍者賊中少童子言殺孫開

不畏死者也賊能用童子為軍而國家養軍數十

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

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為兵士者城中火起順成

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非奸人內應不至此間

西人在京買賣強半皆賊道有問典至數年者矣

近因鬻爵之令賊輩全大至以告身為信人遂敢

諸而新募軍卒亦皆賊輩林林王畿已成虛窟欲

不顧得乎日午賊有季自成擁百餘騎從西安門

八言河清

入自成方中藍袍貌奇陋眇一目其偽軍師宋獻

策漸入長不滿三尺軍中呼為宋孩兒百姓據者

伏迎門俱結順民字號也非好之也賊入宮見

先帝不得慈萬金賞賚之得

聖母及兩公主虎頭之得

皇太子及永定二王于外余不敢言幽偽國公

劉宗敬營中文武官真正死節者范景文而下二

十餘人而已詔具紳志墓中時內庫尚存金一窖

銀若干窖元寶有重至五百兩者雖有永樂字至

是皆為賊有二十日賊出示令文武官俱于次早

見朝願回籍者聽自便服者重才難用抗匪者主

家并生復令偽官以重錫招集各衙門長班使趨

本官報名諸紳一悉于自使之言再詔于長班之

旁於是其脚色星身者紛紛名單一人而此身已

歸賊籍苟善自匿賊亦不能問也二十一日百官

因服侍罪于皇極門太監王德化見大司馬張楷

房不勝其憤，嘗曰：「談國賊。」

天子何足道哉？乃往當拳歐之，遂為賊所殺。諸臣遇賊黨，咸痛哭深揖，及後宋至，有數人號問新主出朝未，宋護為曰：「汝曹不戮為宋，些時豈不則耶？」眾悉然為之却步，足于得。

先帝塚山，山間自成，竟不出百官墓，不來風中賊，然墓始散，衣冠之風，偏是矣。傳聞。

先帝與
甲午紀

一
六
卷一

聖母訣時，先勒自裁，所寵袁北，悲絕未死。

袁北

先帝手刃之，并殺長公主，潛先塚山，望先賊營甚盛，乃絕。復督京營太監王之後從之，所陷山亭，乃先帝為內操，特建者，呼嗟乎，內操何益之有哉？

先帝被髮衣，飯綿細，給藍紗道袍，下體白綿細，禪一

足脫一足有絞襪，及紅方舄，於衣帶得血，詔云：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應彰，上邀

天罪，至房棺內地三次，遂賊直道京師，諸臣談談也。

朕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以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製朕屍，勿傷我百姓一人。嗚呼，夫守之至，甚有怨

亡。

先帝憂勤恭儉，不立奔馬，使為肉食，夫所謀，遂至顛蹶，然守正而斃，且死，猶係于百姓，彼分曹，虛以圖事，戲者，因機立先食，或賊命以雙扇昇屍與

聖母俱直東華門側，法以柳木，覆以通版，百官墓，中紀

卷一

先帝與

後天，惟冀城伯李國梅與兵部郎戚德撫，按大，百姓多悲淚焉。二十二日，叛監杜進得官，給使二十三，日百官復入朝，聽無自威帝，夫項白建帽，服藍布上馬衣，獨跪，就坐于殿左，為弘文館大學士，金星坐殿右，繼上鴻臚，以火唱名，群西而來，前大學士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言罷，臣某奏，謁臣三戰新迎書生，叨任宰輔，大明主不聽臣言，以有今日，自成旁指之，藻德奏，試題，自成有所命，藻

送別實持
打探消息
當面問
中道而
送別不
不處可
六龍此

德聽不甚真，又不敢復請，皇遽而起，狀亢宰相，唐
先帝特達之知者，作此舉動，而甲不重，重矣，賊令
牛金星分別諸文臣才品，武臣則付偽都督李
狗手，裏城至，欲降之，國機要以三事一收殮

先帝二勿傷

皇太子三勿犯

後寇賊並謀留理部官，昇祭禮，昇以帝祭以王，乃

易他館，設祭一壇，自成亦出拜，要蓋

甲中北開

皇太子及二王俱出拜，但不令易服，三日後，臺

四貴妃墓之斜，惟裏城一人往送，嗚呼，天崩地塌

此恨何時已，已裏城通後，即自裁，其亦像中校，後

者與二十五日，諸叛臣詣偽內閣，進慶慶，偽內閣

牛金星者，中州人，舉乙卯孝廉者也，博讀何陋，微

司成，薛所，戶科給事中，劉昌皆同鄉，先送款，不

肯，仲多藉三人以通于牛，而全沙周鍾，復社中，所

謂周介生先生者，素有文譽，金星令作士，見先授

一五十七
二八二
一百一

甲

中北開

九

卷一

命論，大獨首為之，不知此論，何所指詞也，偽禮
部黎志懷，亦為其臣，仲頃頃，復轉相舉引，入送者
凡八十餘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不則
人物豐，又不則賊黨有資，嫌不願留，不堪用者，
俱責輸財助餉，名曰進賊，言衣冠所害，皆賊，李劉
李二偽都督主其事，五員一進，領押以去，亦多有
不認報名而為兵卒所驅者，劉駱四皇親，府李福
周皇親，府至，即失勢，認賊，聞臣陳濟受，德獻至，張
五萬金，三十間，臣丘瑜不路，痛而死，家財僅百計
賊亦康，而賊漢，得乎，喻之不，死于難而，死于刑
也，方岳重，魏德德俱以故，相不用，被失獻，賊不，
既釋，軍士爭害，德德不堪，竟自勒以死，岳責
傷，徐之亦死，哥死耳，不降，晚乎，他坐賊動至千百
有沈學錄，最貧，亦迫，認至三百金，餘可知矣，輸不
及數，押令，捐贊于前門官店，店主人即無一面，奉
立，不敢不應，有見其辱者，言云，某官同妻某氏，借

甲
中紀聞

十
卷一

數命銀若干，生有重子泰山，直謂是與破城後賊大張殺掠之禁，於是市肆如故，有貨賊事起，金銀既罄，雖以細錢足僅一金，而商人錢貨為之一空，賊之巧于行劫如此。又民間為運銅器，供貢令給，將各驛巨室，指漢子士為數，而兵士充塞各陌，以搜為搜銅為名，沿門強掠，稍違言，兵在兵頭門街甚嚴，即欲免脫而不得也。我朝制度，賊任聽紛更，間改天祐等名，六部尚書為政府翰林院為弘文館，行人司為文諭院，御史為直指，給事中為諫議，主事為從事，布政為統會，巡撫為節度，按察為防禦府，為州為牧，縣為令，公服領尚方，以雲為服，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犀銀角三角，磨與來馬，大蒙四符，小蒙四符，武臣權將軍最尊，左右制將軍次之，守備名守領，把總名守振，吏政府為叛臣家全邦，日上堂，藩事各官三日一進，隨賊西來生員及偽將，俱移送吏

甲
中紀聞

十
卷一

部送州縣太學生及秀才入朝觀望，全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遂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興之次，題大雨數千里，赴試者甚眾，應諸生科甲所自出，而如此趣驚，國家何須焉，賊先曾兩鑄永昌錢，不成文，至是私升御座，振目眩頭昏，奏作楚，又見白衣人數文前立，華蓋端龍聲爪俱動，皆而止，雖云三六九朝集然遠達未正南面者，以此位代篡竊之輩，殿或接地或陷，皆微亦胡可証也，四月三之日，六之日，九之日，官民三次勸進，其文云，北齊見而多武功，遂潘武而無慚德，甚至斥先帝為獨夫，有臣子為不思言者，相傳係周鍾等，中又有行義行仁存祀存宋句，魏學濂向人曰，此語出吾子周介生想不到此，噫詞林省聞天子侍從信親之臣，作此逆天喪心語，而猶揚揚得意，自夸依命元勳，讀聖賢書

偽州官奉賊將疎批。令徵土故設基立藉。以供軍士。舉此二端。亘古未有。乃復妄造無望。迭落神京。身事亂賊之君。而虜牧源人之利。愚哉。嗚呼。幽燕自石晉外市以後。淪於者四百四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百戰。僅僅收之。

咸祖於馬定鼎。以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宗。而無端為此賊。戶口。賊罪可勝戶中。已聞。卷一

詠。傳聞

皇太子翁不勝跡。已竟。

兩王賊中房中。俱未可定。

天春

皇明

福藩有

子。報臣史可法。哥本之監

國為

大行 皇帝發喪。已而中外文章動進。

三讓乃許。

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南都積祥屢見。洪武重光。依

徵已著。明末南人心洶洶。強者謀亂。弱者謀遷。

三詔既頒。莫不凄然悲歎。然喜且帖帖然服也。

新天子英明天縱。剛毅行。為樹贊輔。求真才。去苛征。

除風弊。詳簿書。別貪廉。裁冗官。與天下吏始諸公。

中。沈心跡。勝以應新運。百姓嗚呼。想望太平。中央。卷一

之業。雖如殷宗周室。越出晉元。宋高之上。第昔推

一賊。今添一虐。賊者未滅。將無舍北而圖南。即虜

能滅賊。亦且挾功而邀利。況將驕卒。悍軍。民正費

調停。國急。貧征。繕尚無良策。藩未。履保。障何

資。相夷。吾于江左。陶祖乃放其驕馳。駕白衣之山

人。李邦始成其勢。續今日在位。仔肩。吏有萬難。子

昔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每處。堂。一日之怡。而

不求。瘡病三年之久也。

神志畧

○死難諸臣

愚謂死者人臣自了之事非所以盡職而報

也宋司馬子印之死春秋以為不能其官至於見

殺故以介舉而沒其姓名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

危倚之如屋有柱如柱有礎平日所營何事乃臨

時一無所恃而僅以捐軀塞責然則捐此七尺軀

人人可死將相之選乎必如閑散下僚新進書生

甲中記事 神志畧一 卷二

不謀其政復不愛其生乃為難耳若臺省可以事

是非將相之責已當分矣即死何逃不能之罪第

泄沓之習醞釀非一朝一夕况國破

君亡度不能復雪恥除却一死更無他路故列一

時死難諸臣詳其爵里以愧夫不能死者雖樂曰

助威

皇新新樂侯劉文炳海州九十歲祖母母繼祖母其子

文炳文炳乃其孫俱都督臨時得一大朱將男女

子孫十六口盡投于內閣門縱火焚賜宅火發乃

自縊死之最壯淨者

皇親惠安伯張慶跡河南永

皇親東宮侍衛周鏡南直人國大嘉定伯周奎之姪

也母妻一門俱死

皇親駙馬都尉華永固保定人

公主先一年卒繼尚在室有親生子女數人悉以

甲中記事 神志畧二 卷二

黃繩繫之置前縱火焚死大書世愛國恩身不可

辱八字自縊于前庭

他所傳尚有王劉二皇親未詳姓名又有傳吳

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陽武侯薛濂傅平侯

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都督李國柱者

文臣

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北直吳興人每以身為大義不

能在經籍做一者事業雖死何用君對時已絕

死之最從容者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

江西吉水人

十九日拜文

丞相相繼祠中

副都御史施邦曜

浙江餘姚人

臨死時有絕命詩

大理寺卿凌義渠

浙江馬尾人

間變盡焚生平所著

述及所評諸書

服罪正笞

望闕拜 君復南面拜

父舉筆書四十餘字

付家人歸上封公有盡忠

所以盡孝語寓中繩械先為家人藏匿刀取鉗

已事

仲志等五

卷二

命家人盡之相視不忍客趙某知公志決為繫于

聽榜禽身而絕隨有賊黨踞其寓五日不廢傷哉

太僕寺丞中佳胤

北直永年人

自縊

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

浙江海鹽人

持掌垣時所奏

數事一一而出授家人一言不及家事從容自縊

海寧孝廉祝淵以為舉劉宗周被逮後釋放尚在

都門收其屍而殮之過二日而猶如生

戶科都給中吳甘朱

江西新昌人

寓興周鳳翔連聞

風慕義沐浴衣冠北向拜縊

御史王章

南直武進人

十九日與光時亨並縊是城

上與賊遇賊迫之降光即跪下三問章章不應賊

持刀砍其膝章正生罵不絕口遂被害

御史陳良謨

浙江鄞縣人

死時作古風一篇有盡忠

盡孝之語痛飲而絕妻時氏同死

吏部員外許直

南直如皋人

城破城破後率妻約報

直曰吾生可捐

告計已決時傳

先帝從齊化門

甲中戶

仲志等六

卷二

出客羊君捕勸曰主上即已南遷君輩正宜擁

輝偕行共圖恢復何必以有用之軀輕一擲也直

唯唯既而出寓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

馬往已知煤山信號勸欲絕羊生從旁慰解諸僕

環列跪笑且勸以親老子功答曰有吾兄在是夜

遣羊生就服別室呼僕授以家報一函囑之速速

歸報封公書中首述忠孝之訓次及父母教子無

他傍語故吏冠服北面拜 君南面拜父作詩六

甲中紀事

仲志第七

卷二

紀云率土皆自望明狂氣何事敢縱橫驅除安
得趕拒力一斬元兇盡先兵貢盛巨羅豈容誅屠
戰腥聞駭毒痛營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
辜君國深譽慘古今么廢逆豎偏相侵微難自恨
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憲更念高皇開闢
當年垂裕長顧傳吾皇遠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播
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誓未復身
先殞沒化啼鴉漢波盈擲筆翻然亂世行老親幼

子隔幽明寸心未嘗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
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合作縶僕手戰公斥之出
遂自縊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明如生連二日
羊季二友稱貸以歎

兵部郎中成德順天蔚山西賊臨城即致書馬世奇
四主要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
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及煤山信至
哭屍于茶庵歸自剄死

前戶部郎中周之茂湖廣麻城人壬午典試雲南回

陞淮安知府辭不受下獄踰年宥歸殺復職春間

北上候補命未下為賊搜去使脫不展遣提掣

折臂死以未補官故罕傳者異里人言之甚確

兵部主事金鉉北直新元號哭為賊二日至晚未寇

北向拜投御河死

工部主事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十九日長班趨令朝

見入房自經元賊素虎溝中運糧犯總陳泰階親

甲中紀事 仲志第七 卷二

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

中書舍人宋天顯南直華亭十九日旬盡

在外文臣如宣府巡撫朱之馮大同巡撫衛景瑄

陝西巡撫馮師孔山西巡撫蔡懋德聞俱死于賊

武臣如提督三關總兵周遇吉與賊戰寧武關先
勝後敗被執不屈屠之鎮守宣府總兵朱三樂賊
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請救一城性命朱不可退
賊指紅夷大炮曰汝曹若能放一砲我即死甘心

東莫應。朱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自後擊之。朱憤甚。卒。乃。自。刎。是皆死于王事者。但山陝三邊道府州縣暨鄉紳死者尚衆。宜與河南山東刻為一卷。茲但列在京諸臣故不泛及。

太監

司禮監王之俊。從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俊與德化俱自盡。史詳。

甲申紀事

神志卷九

卷二

賊之刀鋸。志臣義士之几杖也。乃平日儂游慣事。臨時又苟且望活。而卒不能免。豈不枉却一死。聊志其最著者。以為注鑒。

朱純臣。世為成獻門勳。進世臣中之最。送者。吳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有安。誅之。

徐允楨。世為定興成國同誅。晉建文之難。其祖以獻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熟威。晚罕有全者。不能盡錄。

陳演。四川月研人士。成既罷官。以多藏不能出。縣賊進。士官大學士。演。其富。遂加毒刑。所吐金銀最多。珠亦盈斗。先是演。責治一僕。僕恨之。遂出首于賊。言主家甚富。即如某處有銀四萬八千兩。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數。因是垂涎不已。受刑最慘。偽相牛以二錢索賈其左右手。所至膏以自隨。多稍遲。皮鞭亂下。身兵完膚。竟誅死。噫。以演之富。假使散財饗士。身當萬倍。全城保身。何患無家。計不出此。而以身發財。所

甲申紀事

神志卷十

卷二

謂割腹藏珠者也。

魏藻德。順天通州籍。應天士元。國變。錄云。失二失。進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抄二次。子亦二失。藻德飲水一盃死。而別華俱云。與演等同誅。總之死于賊手耳。魏以新進誤兵。出身三載。遂誅大位。期期致府。莫展一籌。指首賊。賊亦鄙之。卒以刑死。表哉。丘瑜。湖廣宜城人。乙丑。公道。單注失死。北遊紀。墨注。自盡。而各軍又言與演等同日被害。

刑辱諸臣官制列下

凡刑辱者或位望太隆賊意其人難用或貪富素

著賊謂其家可欲或已經投擲而未有陪保或不

肯呈身而損違束縛四者均所不免矣古者刑不

上于大夫所以屬廉壯也國利且不免況賊利乎

刑斯辱雖但辱身且辱國也雖然不死而辱與

不屈而辱者有辨焉何辨乎以其身之所處辨其

中之所懷爾春秋名咍糾而寬家父榮叔之諫曰

惟軍故夫位大操肥恩深任重即死猶不足以塞

責而乃偷生幸免甘就柱格置冠冕于泥塗以旦

莫為歲月斯則我自取辱于人何尤若或弱津隨

要步路不深亦有窮齒之心未嘗斷頭之勇截身

未固羅網及之妻命于天終無避諱以此方健能

無間然第存效阮珠逃留不一姓名累累事跡寥

寥未敢妄為分別聊述所聞以俟識者乃更有因

刑辱概之矣

張國紀官上柱國少傅加太子太師父子俱失打藉沒

周鑑太子太師國文嘉定伯奎之子素有弱疾以爽

死第銜一失僅存又全姓銘削製過被獲亦受夾

奎塔嗣于奎名鐸一失獻銀六百兩保不死時全

房居積蓄盡為賊有而諸子猶不免于刑賊之貪

淋無厭如此孰能中受刑辱者甚眾不能詳知特

志周氏一門以例其餘

方安貢湖南辰州人官大學士先在松江有能聲以

戴罪徵逐延至十三年無暇可鐸徽下獄素走聲

氣故朝中爭訟其清操陞副院旋東銜賴功名損

于治郡京抄云失獻銀四十兩布四百疋尚轉不

止乃獻下江南某方公賄自行必不至此疑出仇

口雲問何剛哥辨極謂公屢自縊不死賊將推去

逼降公不屈誓不已適極榜掠凡二日夜搜寓所

訖曰：聞老何一貧至此，于是獨不釋公，繼而李賊過問失者何人，賊黨指公名。李曰：方某清官，安得有金銀，始得釋公。見宋官慟哭。宋官曰：先生救我，公曰：臣當急死以報。殿下賊怒，于是格不得通。及四月十三日，賊忽擁太子出都，十七日，噎侍太子墜馬死。公撫膺大叫，遂自水不進。二十六日，整衣冠，絕吭而死。又似有意為方公周旋。蜀人吳邦策圖變，錄注失二失，完賊三千兩，不死。甲中紀事 神志卷十二 卷二

留用他軍，又有注同陳演戰死者，均不可信。意受刑之復恥為賊用，而自引決耳。

李遇知人，庚戌進士，官吏部尚書。

雷雄龍人，雲南府上元，官吏部侍郎，失二失。

沈惟炳人，湖南辰州府人，官吏部侍郎，失二失。

張惟機人，福建晉江人，官吏部侍郎，失二失。靖難一經仍失，其僕二失，奪賊刀自刎未死，見國史錄。

金之俊人，浙江嘉興人，官兵部添設石侍郎，出撫昌黎。

破獲失二失，不死。今聞為房中大司馬，未審果否。此公頗有經濟之志，甚為惜之。

深必謙人，直隸寧河人，官工部侍郎，失二失，係被幽同。

幽者，展轉歎息。公枕一石塊，新履如雪，時今逃歸。

公居鄉，素有清正之譽，鄉人聞變時，皆秉公必死。

北來初，羊亦注死難後，大夫人望歸，復過土賊，傷其掌，指狼狽而免。歸數日病死，惜矣。

王正志人，北直靜海人，官戶部右侍郎，曾還而歸國，喪甲中紀事 神志卷十四 卷二

錄云：失二失，其子亦一失，一撻，或聞入從逆。

張忻人，山東掖縣人，官刑部尚書。

方拱乾人，直隸桐城人，官翰林院少詹事，兼侍讀，聞城破，尚臥床上，引刀割頸，未及半，為家人抱持，旋止，竟為賊執，方以美婢四名賂賊將羅姓者，得是失，隨為何瑞徵揚廷鑑力薦，可為宰相，蓋瑞徵乃其同年，廷鑑其門生也。方家眷悉往延鑑寓，中四月初二夜，偽尚書張璘然騎馬至方所，深謀良久，云不

日大用者先生毋過慮此條方一小童逃回南都
所言小童甚俊羅將復欲得之方已許贈此童畏
賊逃回時方尚未曾投官但青衣小帽額貼黃
紙順字耳

胡世安四川月研人官少詹並侍讀失二失

衛繼文陵西封城人

楊昌祚南直宣城人官翰林院左中允以養養失二

失

甲中紀事

神志卷十五

卷二

林增志浙江瑞安人官翰林院編修以割髮失四失

甚慘

宋之純廣東長樂人官翰林院編修割髮被獲以楊

廷鑑周鍾力薦于王撫鼓免死因之

李士淳廣東長樂人官翰林院編修失四失甚慘

方以智南直桐城人官翰林院檢討充定王講官

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適名相與款泣潛

步採米倉復失衛兄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適

擔水者數輩至不果陳留至寓所一宿次早家人
同四卒物色及之則家人懼禍已代為報名矣四
卒挾往見偽刑官通認獻銀若干後乘間逃歸余
得伯明所述如此伯明見所傳從逆中有方名每
為稱冤云

萬發祥江西新喻人國變錄云庶書俱留周無失者

萬以堂面難聲遂不免

朱振江西進賢人官刑科給事中或問從逆

甲中紀事

神志卷十六

卷二

彭瑄四川永州人官工科給事中或問從逆

陳純德廣東人各單注死難而國難錄注走二

失留用非也大抵被執不屈以刑死為真

馮垣登江西新昌人官浙江道御史

吳邦臣浙江山陰人官山西道御史

鄭楚熱福建人官雲南道御史

曹溶浙江嘉興人官御史

吳華昌河南人官吏部主事以割髮失二失

楊玄錫福建晉江人官吏部主事十三歲登科十四

歲登甲榮陟天部人共羨以為仙佛再世乃亦已

羞忍辱至此惜哉或注從逆

張鳴駿福建龍溪人官戶部郎中

陸高思應天溧陽人官戶部郎中或間從逆

彭敦厝廣東府人官戶部主事或間從逆

朱芾璽湖廣王閭人官兵部郎中

劉若宜河南進士官兵部主事或間從逆非也

陳曉來湖南麻城人官刑部員外不投擄被執見偽

刑官叱使跪不屈椎擊亂下幾斃家人跪泣願以身代死賊義而釋之

李連中南直青浦人官工部郎中失二失或云死高

人以連中與朱積作對云朱帝家座只為郭臣

早服李光張跋皆因甲歲連中早服者積字也

蕭一心四川富順人官工部郎中

潘同春浙江餘杭人官工部員外郎或間從逆未然

趙士錦南直常熟人官工部主事

鄧達吉江西湖口人工部主事失死

中濟芳南直長洲人官工部主事不投擄為長班所首

被執賊意相國之後必多害而濟芳實第失損一

足與陳必讓等同幽一兵房中見夜死者數人中

亦與焉守兵以告有令存發會同館兵於死者每

加五棍而後發中移主館館主人見其喉間翕然

微動灌之有氣通家人哀共省視乃復活問其受

棍時全然不覺惟第五棍柄似有指及身耳

孫從度北直清苑人官祭酒備受錄云失四失連銀

四百兩死於家

劉明供山東恩縣人官中書科字科事以削髮失二

失

陳翔福建閩縣人官中書以削髮失二失

部傑福建天福人官行人以削髮被失

謝于宣浙江嘉善人官行人以削髮觸怒失三失

錢死

劉中藻福建福安人官行人素有文名以抗言劾歸

籍觸賊破矣

龔懋熙四川江津人官太常寺博士

沈沈先南直隸人官武學教授失損一足追銀五百

兩廣貨始足

國變錢尚有鄰達蘭范方俱注失一日夜死蔡國

尤曹惟才俱注失一失何卒元注失一失進後破

甲中紀事

神志卷十九

卷二

執李起龍注削髮失他事所無附以備考又有楊

若橋汪光緒拘繫未失○又云廿一日點百官名

單不及冷貞廿二至廿五日過拿各官拘繫亦不

及冷貞一人惟呂兆龍廿三日以投水廿七日沐

翔劉明俱解縣李起龍謝于宣以削髮劉中藻以

抗言俱觸怒并拘繫失之其他冷貞被收者皆錄

賊兵機執不在點單之數

劉有湖北直隸人官順天府推官不經失打以銀

臂刺喉而死國變錢聞死節以此或注從逆非也

章先諸臣

周奎順天府人國文封嘉定伯性甚各內監奉

旨勸助止輸萬二千金賊信急各府俱逮其資惟

奎安然不動城既破有兵數人到府奎厚犒之即

去已而有賊將張姓者至謁其室奎夫人卜氏姑

息皆自縊即先後所自出也諸子皆未縛以

去兵士辱奎持其後有權將軍李至張避去李先

甲中紀事

神志卷二十

卷二

全謀讓之極顧情之乃以小產數間撥與章先子

刑死子鉉失未死幼子銀鍾孫澄清澤俱存外傳

奎獻太子以承兄都中絕無此語出自彼觀威

之口大都以吞招誘耳

董象恒南直隸人官巡撫從獄中擬乞餉贖罪釋

出過

周亮工河南祥符縣人官御史以知縣行取御史

命已下見勢迫不任而遁

鄭二陽河南鄧陵人官巡撫從獄中釋進

曾樸江西泰和人官巡撫從獄中釋進

施元徵南直無錫人官副使

曹鼎臣

張伯鯨南直泰州人官兵部左侍郎進最旱

王都浙江崇德人官太常少卿

汪惟欽南直新門人

楊爾銓中興進士官廣東道御史

甲中紀事

周仲建浙江義興人官禮部郎中削髮為弓僧而遁

進士程源曾遇諸途相向勸笑

蔣臣南直桐城人官工部主事削髮遁

程子奇江西浮梁人官國子監學正

錢國瑞知縣行取在京

程兆科江西廣信人新進行人

談貞良浙江嘉興人

曾五典南直太倉人

官傳鈔南直泰州人

史夏隆南直宜興人

王崇簡順天府人

施陳浙江歸安人

嚴通福建福州人

林銍福建清江人

從送諸臣

甲中紀事

甲中紀事

況公然拜舞賊庭汚其偽命者乎所以然者以貪

生降死之心用觀風望氣之智方其苟且圖活亦

迫于勢之無奈迨于周旋匪類反幾幸賊之有成

肝腸既已全易要領尚係無恙乎始為封疆吏事

每每及于寬收則教諸臣習于苟免即視顏從達

可幸無誅人心一變至此當事者不盡破情私大

神國法恐人倫從此遂晦也第流言互異寧無

虛寔之參喜事就傳或出安階之口或名雅有信

耳定擬高宜精心此則于廷尉之事矣

翰林院

楊觀光山東諸道人茂辰廷儒禮政府石侍郎與楊觀光山石點子兼侍讀北陽葉初泰俱送閩而授職國難紀云五月初十日

賊召觀光入文華殿問郅天何以不茹葷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楊叩頭云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酒欲其心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天賊云

甲中記事

仲志卷二十三

卷二

有理有理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嘗邀來講誦留坐侍茶辭出打躬賊送至屋下亦答躬先月廿四日召一次請不傳

楊汝成

南直華亭人己丑進士官禮部侍郎兼侍讀

歸後間以刑死國變錄云夫一失以古玉杯金盞

等物托周鍾送王撫鼓仍授職而本卿有討逆軍致甚詳縱不無疑點而從逆近真矣

項禮南直吳縣人己丑進士官少詹事兼侍讀偽太常寺丞賊黨黎志澄

其甲戌所感士也國難錄云時京師傳言黎為賊腹心薦煌大拜煌即昂言于東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乃授太常

意氣沮喪奉偽命祀泰山紐驛過山東始變服過逕走南都欲入班被逐煌素巧宦初在魏黨魏福東林求脫遂復故物家起華門驛致奇富所居為假山徐氏名屋捐萬二千金得之以詞林清修之廉而一居之侈已如此其品可知種怨里閭化為

甲中記事

仲志卷二十七

卷二

環爐裏哉

何瑞徽河南信陽人戊辰進士官少詹事侍讀方還首名授偽弘文館學士教習庶吉士與朝四唯楊廷鑑周鍾魏學

廉領班勸進朝賀最先今從賊而遁

陳名夏

南直溧陽人癸未會元探花官一妻京師人編修東戶兵部侍郎始事十

聞變後送吳歸母家因匿馬後得煤山山間旬餘老再振為妻家款解潛出謀逆達賊魏東時赴偽督劉值不在乃解偽判官王所王遙見呼曰公得

甲中紀事

神志卷二十五

卷二

非漢陽陳百史先生手。休曰然。王為解縛。得之曰。先生識某否。曰不識也。王乃山而諸生數年前曾南游。無所遇。至漢陽。陳曾留一飲。贈程五星。久已忘之矣。至是王述其事。留寓中。飲食之。陳涕泣而去。王曰。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大用。陳必不可。強留三日。潛外。復為賊黨所物色。陳自言王君見釋。再押見王。王曰。吾固言之矣。去必不見。同復留之。會兒女姻家來之。繼被失稱。貧戚曰汝

父方解餉。王都安得貧。宋父初為縣。宋急引親家。陳某為證。王并寬不刑。於是陳通賊之名大著。又以其為授偽編修。陳不肯就。日夜求歸。王乃贈其行資。陰獲出城。故陳歸最早。陳以一飯一程之故。以此免死。亦以此蒙恩。豈非天子陳自有辨。撥弄不數明言其事。余聞北來一友述之甚悉。然諸事聞入從逆。未敢據為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供公論。

釋西。維北直昌平縣河鄉。為縣。願輸銀二萬。求為國。

甲中紀事

神志卷二十六

卷二

子監亦業不係。止授偽弘文院修撰。按司業四職。前任有何大佳處。而費多金。不過借題。竊賊耳。賊亦辭之。降為修撰。不亦恥乎。此詞林中。最無行者。楊士魁。山東濟寧人。舉人。官翰林。戶部。府。少堂。徐凝生。國。鑄記云。親見門。粘欽授官銜。或聞刑辱。

高爾。嚴北直。靜海人。廣偽弘文館修撰。

楊廷鑑。南直。武進人。官修撰。欲通。不得。降。授偽弘文館修撰。楊廷鑑。南直。武進人。官修撰。欲通。不得。降。授偽弘文館修撰。楊廷鑑。南直。武進人。官修撰。欲通。不得。降。授偽弘文館修撰。

相爭。華。戴。王。據。壁。

張之奇。江西。新城人。廣偽弘文館修撰。各。早。俱。同。惟。

圖。寶。錄。注。順。慶。府。尺。

劉世芳。陝西。清。苑人。廣偽弘文館編修。公。遠。早。注。府。

尹。談。

梁兆陽。廣東。番禺人。偽兵政府侍郎。二十日。首。倡。

助。約。之。說。與。同。志。求。仕。者。各。寫。五。十。金。托。宋。金。郭。

免。後。手。本。廿。三。日。即。召。見。叩。頭。云。見。常。無。甚。失。

德只以剛復自用。故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官并至。聞賊云。朕只為道義。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云。我皇上款民水火。自奉八晉。歷恒代祇都。兵不血刃。百姓皆奉食壺。以迎王師。真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唐虞。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世。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惡聞賊大害。留坐待茶。意甚款曲。靜諒向上打躬。賊亦向下打躬。兆陽平身。賊尚未起。乃復打躬出。詣門生貢中紀事 神志卷二十八 卷二

士伍世魁。因傳子襲。復再召一次。語不傳。王森底直士官。請本鄉公揭云。十九早。直馬君常太史寓一有。同至同鄉王孫慈寓所。王云。百行孝為先。君家有太公府。且全個孝義。遂相攜詣賊報名。遂遇張琦。泰沂與語。意復合。乃握手同往。偽授四川內江縣令。王森與偽吏政宋金。鄭有舊。宋改還山東。近地許之。周鍾南直士官。人偽弘文閣討賊中漢。纂具名時。

為周先生勸進表。實出其手。道人使詩牛老師。極為款實。不止李密。謬斥偽朝而已。同館多含涕。思恥。幾幸生遂。惟鍾揚揚得意。乘馬拜客。虞過。梓宮。揮數不顧。一時筆中。指腹誅之。三十年。雖諸文壇。聯肩聲氣。一旦名節。掃地書林。遺刺。列落名字。文章一通。尚可信乎。

朱積南直士官。人偽弘文館。討司。偽詔。華之任。此亦聲氣中。大名士也。 卷二

甲中紀事 神志卷二十八

史可程。河南祥符人。原官賊逆。寓家書于。閩部史公。遇兵急。不果。即此書。果達。閩部亦必想製之矣。

梁清標。北直真定人。原官。一云改外。

戴克單。北直大名。人原官。一云改外。

魯象昇。浙江山陰人。原官。

李化龍。陝西韓城人。原官。

張元琳。福建晉江人。原官。一云授防禦使。

劉餘諤。南直懷寧人。原職。以親不當賊意。改順天偽教。

李長祥 四川達州人原官一云改外

趙頌 河南項城人改偽直指使以牛金星鄉同年故

多所援引

楊棲鶴 陝西而鄉人改偽直指使

魏學源 浙江嘉善人忠臣魏大中子其兄少事父于

獄中負屈以出有孝名早年學源初聞賊急有老

蒼頭短事大中勸主人盡忠勿負老老翁一生名

節學源唯唯先以事違此後歸還幸先抗款初改

甲中紀事 神志卷二九 卷二

外任以韓家為留用授偽戶政府司務諸記云親

見門親家有忠孝世家牌坊鄉人怒欲戮之或云

遏止一人無與父兄事乃不戮北回日擊定案云

聞賊下令帶來偽官皆得乘轎及馬其降官僅許

乘驢余親見學源乘一小驢穿偽式黃袍負一偽

校在草場閱勇指揮得意仍領泛海平浙之教差

往江南本鄉討逆檄極其醜詆或有溢言乃具子

允校竟出誘捕自稱殉難或者具人近死而考子

慈孫欲為幽屬改謚也

吳爾璵 浙江崇德人改四川保寧府蒼溪縣偽令

王自超 浙江會稽人以其少不更事不用自起行賄

遂司楊校起乃許補

姚文然 南直桐城人以其貌不揚改授寧雲縣偽令

劉肇國 江西南昌人

何胤光 河南杞縣人

白胤 山東博城人

甲中紀事 神志卷三十 卷二

傳學為 湖南麻城人以其年老不用幸哉人固不可無

何九雲 福建晉江人

張玄錫 北直清苑人

劉廷璠 廣東番禺人

高衍 山東蒙陰人

黃燦 廣東英德人

呂崇烈 山西安邑人

張端山東掖縣人。大司寇忻之子也。生以父受刑。

辱屈體求免。子緒記云：親見門板欹倒，同封國難。

錄云：縣令誤。

楊明琅，福建晉江人。

龔鼎，雲南保山人。

史垂譽，江西豐城人。

羅憲，江西南昌人。

張家玉，廣東人。

中紀事

卷三十一

卷二

不從見賊長，賊怒縛柱上，欲割之。顏色不變，異。

而釋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

原官。就其抗顏賊庭，親死不懼。即古烈士，何以加。

焉。雖為親改葬，以方徐庶，非其例矣。

按發米館，凡三十六人，俱濟濟賊庭，則在刑辱。

止為發祥一人耳。通米館試亦多難，但不錄名，即

微顯，原不以品行升，宜其遺照于史冊也。夫木天

之職，大者履儀講席，啟沃帝心，小者亦當飽書。

林，胎胎相背，而紛紛從違，若相訂然，猶謂非此達。

不入中書何哉。

張國泰，北直新城人。官待詔。

高來，順子，舉人。官待詔。

史部

沈自彰，順天薊縣人。上元人，辛丑進士。官國難錄注。

史二史，留用。

郭萬家，陝西高陵人。甲戌進士。官政府考功。郎國難。

中紀事

卷三十一

卷二

劉廷諫，順天薊縣人。己未改偽府尹。

侯二，佐山西解州人。甲戌進士。官政府考功。郎國難。

諸記云：親見門貼。

左懋齋，山東萊陽人。甲戌進士。官政府考功。郎國難。

海關

熊文舉，江西新建人。辛未進士。官政府考功。郎國難。

諸記云：親見門貼。

王顯進士官主事丁
到學問有餘節子舉人官武進人

戶部

王贊永山東海州人乙丑進士
充崇推官陝西寶雞人乙丑進士
王贊永山東海州人乙丑進士
充崇推官陝西寶雞人乙丑進士

孫襄南直宣城人甲午注偽戶政府屬

陳宸誦山東濟寧人丁丑注偽戶政府屬

徐有奇太醫院醫官江偽戶政府屬

李中北直南和人甲午注偽戶政府屬

姬琨陝西華州人注偽政府屬

賀久邵湖廣人主偽戶政府從事

陳聯璧湖廣人主偽戶政府從事

介松年山西新州人主偽戶政府從事

別單開有吳虎福建建寧人主偽戶政府從事

鄭南廷鑄陝西渭南人主偽戶政府從事

王鳳林山西蒲州人主偽戶政府從事

本二

才陝西三原人甲申之彬或進士官主事侯再續

喻原四川渠山人年未進注偽戶政府屬

吳泰來江西新昌人年未進注偽戶政府屬

同胞也

余忠宸江西都昌人丁丑進士

湯有慶江西長洲人主偽戶政府屬

張琦或進士官主事偽戶政府屬

日通響馬賊奔即去索千金為贖叩首乞憐賊虜

印角知為銅擲遇之

高去齋北直字晉人丁丑進士

葉樹廣江西人主偽戶政府屬

別單開有黃熙鳳福建晉江人主偽戶政府屬

鄭南廷鑄陝西渭南人主偽戶政府屬

王鳳林山西蒲州人主偽戶政府屬

兵部

張時房河南新鄉人事十九日辰時同來監曹化淳

開齊化東使二門納賊以入朝為太監王德化所

繫頸繫盡抵賊亦辭之竟戮死

耿章先山東館陶人丁注偽兵政府屬

宋國壽順天府南直人事注偽兵政府屬

方先昌浙江諸暨人事偽兵部員外皆漕江南來官

船至宿遷

到年開有鄭魁明山東人官員外趙開心沙湖人甲

甲中紀事明山東人官員外趙開心沙湖人甲

成進士貴州人事修進獻丁丑進士官

事主張慎學山東夏縣人丁侯再獲口又主事劉春

貞四川大邑人廿一日於皇極殿前觸頭痛哭請

誅誤國奸臣張綱廣魏縣人陳演賊云先朝時何

不早言後不知下落

刑部

張璘浙江烏程人庚偽戶政府少堂門記云魏

朱受祐南直隸人官印中人

黃昌胤湖南廣江人丁丑

劉慶蕃北直涿州人事

吳文熾浙江嘉善人事

劉單河南人事

工部

膠

到年開有何復山東平度人事趙之璽山西人甲

甲中紀事明山東人官員外趙開心沙湖人甲

主事亦復獲

六科給事中

劉昌河南祥符人乙丑偽太常寺卿見門記昌

吳偽相牛金星固縣人最用事百官皆判集借徑焉

中廷芳南直隸人事偽謀議初與行取知縣吳遠

聯姻及從賊逆絕其婚

戴明說北直涿州人甲偽謀議方李襄賊招搖城守

明說反特疏糾之疑先有外心矣

時

歙南直隸人丁丑進偽四川宜賓縣令或云
錦州牧也敵當城破時客問敵作何計敵徐

曰天下將一統矣赴還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
曰我兵科時敵也既定偽選出都聞賊敗通歸故

里其家已為里中兒僭名焚掠及族黨敵歸公
然張拿訟之有司自稱本科傲視閭里知南都方

理還業始攝家遠避云

集鼎學南直合北籍江西臨川偽直指使母謂人曰
中紀事人甲戌進士官兵科
神志卷三十一

我原欲死奈小妻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婦顧
媽也湖廣按臣黃澍有疏

傅振鐸江西金谿人丁偽縣令

孫永澤順天縣人丁偽防禦使

尤時亨南直相城縣人偽諫議北回日擊忠逆

定案云聞賊召見而加獎勵隨諭以原官視事時
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任三國臣父于

亦任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原勿當

勉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翁元益南直上海人甲初擬諫議夜間被賊兵打面

腫宋金郊謀其親視改受四川果縣令

郭見陝西鳳西人丁偽政府屬

高翔漢隴西官工科石賊入即用為都直撫亦以
同鄉有薦也

一御史

柳寅東陝西人甲申本從大津入賀

韓文銓陝西咸寧人甲戌

無世懿通士官河南通本偽廬州府尹門到士親見

聖使平日講學自負東林之徒鄉人度其必死竟
不然

蘇京山東安東人丁丑改授偽防禦使

陳羽白通士官廣東南人甲戌偽直指使

蔡鵬霄通士官江蘇人甲辰國難錄云擬宗室以無缺

未補

裴希度山西太原人順天通化改授偽弘文館直學士

衛貞固陝西韓城人甲戌改授偽弘文館直學士

徐必泓江西南昌人車未進士偽直指使見前觀

別草或問徐一論宋人官山東人甲子

通政司

趙京仕陝西咸陽人士茂進原職

宋學顯南直長洲人石泰通偽駝馬寺卿通政使

也唐入都逃回

大理寺

吳履中南直金壇人乙丑國難錄亡失一矢托周鍾

賂王振鼓仍授大理寺卿

錢位坤南直長洲人石泰正改偽國子監助教城未

破時衆以違才推之已擬昌平巡撫矣好官未做

惡名已震惜哉國難錄云初中賊不用托周鍾賣

緣偽史政府赴部時向人曰我明日此時使非凡

人丁京師有不凡人僚

蘭河南羅山人庚辰偽政府屬

尚寶司

吳家國南直和州人縣人偽大理卿

光祿寺

林銘球福建漳浦人士茂偽防禦使

中書科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庚辰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授

甲中紀事

御河為賊所獲失一吏授官

姜全胤山東掖縣人癸未偽府尹

國子監

薛所蘊河南孟縣人庚辰偽祭酒考監生兩次第一次

首題監中國而撫四夷也又傳一題為厚也為也

一監生破云地天文泰聖人所以大一統也薛大

稱贊遂列第一播道其名

李森先山東掖縣人庚辰偽政府祠祭司從事

見諸
門記
粘云
親

吳道新
直隸
舉人
官
勛人
教
偽政府屬

太僕寺

葉初春
進江
士西
官湖
衣口
寺人
柳戊
晨
僞兵
政府
少堂
見鋪
門記
報立
地觀

或注
大理
寺丞
疑誤
或注
政府
侍郎
或注
崇公
為人
頗忠
厚然
其子

作難破數百家。人稱虐業。至今呪咀不絕。或亦禍

之延也。

李元鼎
江西吉水人
嘉慶二十五年
進士
官太常寺卿

甲中紀事
紳志卷四十一

行人司

沈元龍南直吳江人舉進士官光祿寺署丞進爲兵政司頗用事爲吳

中逋客主人。

許作梅
長河
進新
士鄉
官人
行人
人原
偽政
府屬

張元輔

李正著
山西曲沃人
校原官

順天府

晉山東博昌人氏。失二失。留用。

行取

黃國琦 陽江知縣 行取人 在京 注縣令 國難 銓注 俱府

7

候選公未進士

胡顯
四川
注縣令

式
陳
潘陝人而
僞徐淮防禦使
見
籍
門
女
教

程玉成
四川江
偽教職

王爾稼
北平清
儒戶政
府從事

甲中紀事

揚
城
天北
人直
順
偽
揚州府尹
見
門記
編
之
起

吳剛 思南直隸武備兵政府從事。

國難錄尚有張鳴駿注偽直指賀王盛注偽太僕

寺丞。王子曜。鳳陽府戶部。魁明。錦州安府同知。

徐家驊馬山東方學使王阜儒四川縣令

出狀茂異

河南高丘人戊辰進士官爲工文府之堂

楊枝起

事。故事選司最重謂之選局。賊金即專政。但委囑
名。侍立竟日。不敢奉一語。

張若麒。山東膠州人。辛未進士。以兵部督兵守關。
一時出獄者甚衆。從還宮不止。此恨不能悉知也。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從者甚多。

牛金星。河南舉人。人偽天祐閣大學士。

宋金部。進士。官史部。因籍偽史政府大堂。

顧君恩。授官生。偽史政府是。即起見。前。

楊王休。官山西。清湖兵備。降賊。偽戶政府大堂。少堂。

蘇。京山東。東人。丁丑進士。官史部。因籍偽史政府大堂。

喻上。徽。湖廣。進士。官史部。因籍偽史政府大堂。

鞏。靖。官河南。督學。奉政。降賊。偽禮政府大堂。少堂。

前見。

傅景星。

偽兵政府大堂。

偽兵政府少堂。

崇志。陞。湖廣。督學。奉政。降賊。偽兵政府少堂。

安興民。丁卯舉人。人偽別政府大堂。
陸之祺。官陝西。平陽人。已未進士。偽別政府少堂。
李振聲。官陝西。平陽人。甲戌進士。偽工政府大堂。後向。

前見。

王學先。壬午舉人。人偽通政使。

韓。蘇。北。直。永平人。偽泰謀。北故長洲戶韓原善之
子也。向以聖度自負。今乃賊用乎。噫。

王則虎。官山西。永平人。庚辰進士。

王。中。紀。事。官山西。永平人。庚辰進士。

王華。偽崇文館學士。

王孫。蘇。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偽長蘆運使。

孫。以。敬。官北。直。大名府。人。丁丑進士。集友人寓所。有同年

亦與。原。或言城破。尚不信。見街市狂奔。狀友人倉

惶。謂去。孫了無驚色。徐步歸寓。則賊將已拘家奴

拷掠。問主人何在。不肯言。竟斃於下。以敬竟投單

為偽別政府從事。負此僥倖。以敬美丰儀。善與人

交。友人多親愛之。本州有請為討賊。莫有應者。

顧 芬 南直無錫人 丁丑進士 四川成都府同知
 周 壽 明 湖北蕪湖人 丁丑進士 偽揚陽樂使
 吳 達 南直無錫人 庚午舉人 偽四川巴縣令
 董 復 南直武進人 府推官 偽北直定州牧

甲申紀事

甲申紀事

卷二

孤臣紀哭

崇禎癸未八月二十七日會試榜放首

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會試榜放首

一百四十二名出于官廩方公坦巷津拱乾之門

九月十四日 廷試 賜楊廷鑑陳名夏本之純

進士及第源列三甲二百四十一名

先是賊自中州入楚荆州襄陽諸郡皆望賊逃長

江一帶上自巫峽下至新黃無子遺賊峰掠楚陳

之閒浚漢子有窺圖中逼金陵之意廷聞以秦晉

孫傳庭孤軍出關勸賊議者有慮憂者謂實對宰

相言之殊不謂然

十月初孫傳庭具疏請表母卅氏薨本月十五日

得旨下御膳館役過索未獲

是時內使孫傳庭出關賊匪情銳驅逐民涉險

新獲皆吾人傳庭主益屬其疏云有自賊中過臨

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泣臣誓必掃清殫楚不以一

賊遺

君父憂而不知皆賊聞也源造宰相言之但唯唯而

已月終傳庭果以覆師聞京城大震食謂賊必渡

濟

廷議以宰相魏藻德視師河上源復具疏其夢曰

臣聞

主憂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備今

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為之事顧空首則有之而實

事竟少虜突于垣寇囓于室俄而轉徙俄而失歸

重顏表

聖明大慮則以本謀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祈

衷天下大勢與狡寇本情而次第謀之今天下大

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

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勳視我上遊失中州之

隔

神京限以一河也。荆昌之去陪京只十五日也。而不
敢即窺者。臣以爲賊之計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魏
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爲漸圖秦蜀。則可以安
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注也。此二策者。安
危係焉。何可不急圖之。頃者孫傳庭以數萬之師
搏數十萬之剽賊。孤軍深入。敵以捷圖。臣嘗對所
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偵師報命矣。夫撫臣豈非
一廷官之臣也。然而兵有請賞。有章制。有應援。有
忠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于穴。哉。臣聞王蕭
之伐趙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困項羽也。必
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氣之數。強弱分焉。彼
已見焉。今寇雖非楚趙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邁漢
秦。然雖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速召數十萬之
師。八面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請應援。據實謹
奉制。謹批。府着。招應使之。疲于奔命。致接不暇。
然後可一鼓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

甲申紀事

魏書

卷三

知其不可
而應援之
也。應援
之。疲于
奔命。致
接不暇。
然後可
一鼓而
殲之。

恃者。合也。開楚邪。仍官諸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
忌可知也。今議者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爲賊
必不遽渡河。但恐秦兵新敗。賊必乘虛南攻。使傳
庭而憑關固守也。俟賊頓師城下。智重能索。師老
力疲。而後謀取之。若可爲也。若以新敗之秦。開關
是。故。結。恒。心。往。必。使。奔。潰。萬。一。寇。圖。關。而。入。三。秦。
一。去。賊。得。高。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
所。爲。病。哭。以。請。也。伏。乞。乘。勅。傳。庭。閉。關。據。城。勿。事
申紀事
沈氏四
浪。戰。天。下。幸。甚。書。奏。不。省。傳。庭。果。開。關。延。敵。賊。伏
精。銳。關。前。引。傳。庭。出。逐。奪。關。而。入。三。秦。連。失。秦。中
死。義。者。傳。聞。撫。臣。馮。師。孔。知。縣。吳。從。義。等。三。人。方
伯。陸。之。禍。而。下。俱。相。率。從。賊。痛。哉。
十一月。因秦警。以余應桂爲秦督。李化熙爲三邊
督。時應桂在都門。聞命驚惶。日夜泣中。樞不以聞。
強之前。至晉中。一無所爲。但遠逃河上而已。晉督
蔡懋德亦孤立。無應援。三晉失援。

古心精史
一疏水
以國事
神可保

十二月源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畧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毒以靖亂者大臣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以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養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死今天下羣虜已成民心將二矣潰糧將乏外解將不能主矣虜將逼關寇將渡河

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爲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

此時一一而速圖之猶能自立也後自立然後

五 卷三

可以謀恢復此機一失如既燼而責救大滿則東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其一曰今死賊之據秦而下我嚴城之速也假仁義以誘之也其實小民受

國家三百年培養以家以榆林之戰推之其心何嘗一日忘本朝也迫于死而動于利耳我誠欲收民心豈在乎虛文必有實政以感之

陛下誠能下尺一

詔且分別東南境土凡被

寇之地暫免正供現在之地寇免加賦則小民且

國家多事如此而猶我民之依依也必欲奮死守

矣况楚豫民已剝膚急迫迫逃未必應也山右

神京三輔過督之思走險矣則民心當收者一也其

二曰民志定能效死勿去而後可以言禦寇禦寇

不可浪戰計必防河然而二千里之河豈能處處

而防之非均酌道里分也扼要如晉山之勢不可

六 卷三

然而太分則力單太遠則缺多相去寥濶無後援

管計必沿河一帶多設烽火如麻羅光得炮之法

可也而接應巡邏又當多建飛舸大設火箭神鎗

千上結水寨爲犄角焉則往來捷疾可以欲援可

以截殺于以擊半渡而備不虞庶無誤也則防河

宜備水戰者二也其三曰河防備又當謀善後夫

孤軍河上後勁無聞古者行師大忌也是必設兵

于太原平陽之間爲聲勢應援之計焉蓋太兗軍

控井陘南攝沁水。接壤平陽。西北鄰延塞。大同京師之藩蔽也。而平陽之西南。僻界黃河。東引澤州。北阻汾陽。又太原之門戶也。誠當用宿將。集土兵。積糧藁。增樓櫓。具火攻。爲必不可動之勢。以爲河上聲援。而防河之師。庶有繫繇。此而山右郡縣。城守戒嚴。亦如之。則全境百二矣。故河北之守。宜詳者三也。其四曰守院。院而後可以議攻。請召天下之兵。相各省之糧。以給之。蓋各省之糧。與其阻于賊。而不能入。不如卽以之養賊。然而兵有奇正。固原者。扶賊之腹心者也。寧夏甘肅者。拊賊之背脊也。所當卽下。明綸遣使懸賞。指授方略。冒險以固其心者也。漢中若川陝之襟喉。賊之後門也。所當遺召兩川之精銳。且屯且攻。以牽其後者也。東都河南者。賊之左腋也。所當勦降土寇。安集遺黎。設鎮將于汴。楚之間。俾之練土者。備扼塞。給牛種。廣屯田。以封潼關。

者也。夫我患無餉。彼亦豈能空腹。而戰哉。惟其如是。而賊後不敢窺川。前不敢渡河。左右不能越楚。豫。一步坐數十萬局。合之衆。食于一隅。自斃之道耳。我乃用間出奇。內外夾勦。一鼓而殲之。此百不失一之計也。故能守而後能戰者四也。其五以淮上設兵。南近之。故于濟南駐兵。以防阻。隔亦爲要。差不及多。截書奏不宣。

是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溝渡河。黃河天堑。督臣余應桂。托聞兵未見。敵遁走太原。賊渡河如行。已三晉遂成破竹之勢。乃知金人之笑。宋有繇然也。時朝無確報。反以賊爲叛。兵相率自愚。中堂票旨。但云用心堵截。以匹馬不入爲功。司馬用兵。但云待罪封疆。以死報國。未聞用何兵。何機。作何調遣。牽制犄角。上下相策。三晉致失。源興給事尤時亮。庶吉士李長祚。劉廷瑞。修撰楊廷鑑。日急與陳。兩相公言。晉事大壞。叛兵亦賊也。卽非賊。亦當作。

賊布置奈何真賊及以爲非賊源惡賊臨城下亦不知也且

主上待二相公不薄及今言已不可及言而死與賊

至而死孰優諸公或係給諫或係親切門人亦當

及時爲二相言之時諸人皆未識

甲申正月元日大風寒全飛沙咫尺不見山

從乾起主兵至城不臣民無福

正月二十八日纔聞賊取平陽汾河州郡咸重傷

官及驗之果以去歲二十九日渡河也獲輔重地

泄泄如此痛哉事去矣

十六日以輔臣李建泰督師勸賊告

廟

賜劍

駕幸正陽門樓觀儀之門先生此去如朕親行是且

復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源亦親送之于真定幸

因進之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太原救拾人心焉

固守計以敵

神京此處若夫無下手處矣時源同年凌桐亦以兵

部主事監軍標下源復對桐極言出平陽太原守

備方略與聯絡三晉州郡及三關數款相示桐頗

然之然輔臣猶拘司馬法日行止三十里也

十七日至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輔臣奪氣益遲遲

其行而余應桂及諸將官等聞平陽破復望風遁

太原無一兵賊至城下以數賊上城開門而入時

建太至東光兵頗不戢百姓閉門不敢納建泰才

三日克之或以我州縣小試耳

二月初一日予自都門至天津晤撫臣馮元慶伯

司唐廷友總鎮曹友恭副總兵金斌道臣韓文鏡

王昌宗等談及時事相向感憤各有投戈起舞之

意時天津兵甚薄人心不固予深以爲憂隨貽書

臺書其略曰

國家多故首鄙如漕津門處

神京東南曾不三百里耳。以老年盡壯猷元老。鎮撫其間。護此一衣帶水。以供大內。則李韓國之任也。

振

神京之左腋。以個匠測。則王丈成之責也。津門人心戴老年。盡如戴離母。不惟可守。而且可以戰。夫可以戰者。真可以守者也。而兵力單薄。屬屬不繼。則又可受夫潛謀。喃內有警。必爭不待智士而明。則天之兵。原設猶慮其少。奈何可以外敵哉。此則

源之所為深憂者爾。元屬得源。源制神京。

十五日。源自天津馳赴。都門。是日得其定信。先是其定知府方為華閩賊警。預撤家屬出城。繼且徐標執茂華下獄。通撫標等爭中軍官。不聽。伺擊登城。盡守禦。劫擄出城外。殺之。獨張請茂華。茂華遂據所屬州縣。陳報。賊數日。後賊始以款。來遂直。得宣府事。武入居麻坡。大同。源初四日抵通州。初五日軍宴入。都門。其時宜大未下。平即

以策千司馬。其畧曰。夫賊之雲翔而不敢下。莫二續之讓其後也。連駐兵真係。聲稱太原。猶可以壯宜大之援。而分賊之勢。今奈何。滄歷從事也。過此以往。如從枕席上行。師此。時真可痛哭矣。殊不省。是時中堂相。聚。猶談笑若平日。可馬無他事。置。但沿街擺地。設兵。孔營各務。斷口。日置城頭。樂以待。賊。至。已。遂乎。尚謂。朝。是。有人。說。

吳三桂黃得功左良玉劉澤清各伯

言友義馬岱姜勳等各督。援有楚。將。嚴。事。遣。饒。吳。三。桂。及。劉。督。王。承。吉。入。衛。三。桂。兵。素。廣。嚴。遣。連。未。得。前。唐。通。于。初。九。日。見。上。慰。勞。殊。甚。越。三。日。出。兵。僅。數。千。耳。劉。澤。清。不。奉。請。大。掠。臨。清。

以太監盧惟寧高起潛等十人為天津通州劉州山海兩淮江浙兩粵等處監軍。民心頗變。文武短氣。

首相陳濟龍將兵餉困竭士氣沮喪渡廈必不能
守遂因修撰楊廷鑑說輔臣圖藻德曰東南一響
惟山東耳劉澤清澤可恐不能爲

皇上通此氣脉。昔趙鼎贊高宗親征。猶以張浚末路爲至尊去路。蓋國家大計。實圖萬全而

神京坐隔一隅誠不可以

陸下孤注也。莫若以曹友義建牙濟南。簡使接義南
北。此國家門戶。相公速速圖心。時以天津方猶左。

市紀事

義爲辭不聽時題源爲兵部官源上疏辭

詔詔衙門捐助家各養兵以官爵大小爲差詔臣
間捐助上中下不遺一人

初八日賊犯宰武鑾將周遇吉死之題吉素號
戰車兵逆賊城下衆寡不敵敗城破巷戰復敗
公誓猶從屋上引弓對射力竭被妻子連死

初九日賊至宣府叛將白廣恩官撫民以書約

初十日派從造宰相曰輔臣李建泰今何名住河
圖標下總兵馬料尚有現兵萬人建議泰同赴
居庸與唐通協守標可以鎮撫萬一而京營兵心
不可恃當請

至尊親出一慰勞之若有顏甯山之至誠未必士氣

不實也。至于偵探不實。卽其保之。間全憑杜幸。衆口。通路傳說。風影莫定。厥之行止未知。又何以據賦之虛實也。請出重貨。募死間。設瘡馬。以伺賊。等

○ ○ ○

二面捐內金分賜營卒辭可自主以待援兵也不

然度不能時刻守矣不聽源泣曰大丈夫死則死耳誠不忍見賊之人也源澤未肯授官均之臣

臣誼當死。然與其一擢所爲。汲汲而死。不如暫
而死。遂與房婦方拱乾。弟行人楊玉成。訣曰。

祖宗德澤在人天命未去

皇上無死法江南忠義之士不乏請老成尚在源此
行者能倡義江南同心雪耻事成則國家之福不

然者源有基于文信國矣。此時處可以死也。

初十日源赴通州。即以書抵通州。餉部向源星曰。不。下。事。其。不。可。為。矣。弟。之。出。都。門。也。

皇天后土。央鑒此心。通州實。

神京咽喉。近糧在河下者不下萬餘。吾兄忠義天懷。

謀畧夙聞。當速督運入城。交戰樂遣。糧支一年。援。

堅難破。至誠新微。余。初。聞。未。有。士。不。死。守。者。若。

能全此一區。以分賊食。則宗少保之勳也。惟爾意。

甲申紀事

不報。

十一日賊至居庸。脅通賊敗。遂降。賊遂入關。次大。

同鎮道亦叛降。大同陷。

十二日賊至昌平。總兵李守謙死之。昌平破時。賊。

乘勢直下。人心震懼。

朝廷日日。

召對。皆練兵措餉不及。蓋此中稍有欲希冀者。

上見舉朝無人。每一對。未嘗不痛哭同官。在廷諸人。

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為。城中人人自。

賊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

十七日賊糧至高米店。

十八日賊逼齊化門下。時通州城外皆賊。源時寓。

通之觀音殿。徘徊不忍去。午刻始涕泣登舟。受服。

改姓宿張宗。首北向夜寐無成。

十九日抵馬蘭。聞京城兵變。不守。殊不信。是日。

河間。

甲申紀事

二十日宿楊村。時金瓶驛馬回報。仍前通有劉賊。

者。逃自京。道京城之破。起疑。是日源設位。謝天。嗟。

乎。國破人亡。龍舉難卜。九廟怨祠。天地為昏。孤臣。

無主。此生何處。源即粉身碎首。誓不與賊而立。

泣歌古詩。以寄哀怨。有誰教。垂眉來。皆曲。致受黃。

巾。人漢家之句。嗚咽不成。而罷。先是賊微冒平。

朝廷發三大營兵。出營齊化門外。樞臣張紹文。但。

衙門。以候營。督襄城伯李固。補住城樓。惟以募軍。

如東之
兵由以
賊而敗
賊軍于

太監王相堯統之兵無大帥上下不習以

日午逼城下與我兵遇候寒溫若平日數萬兵卒

一時奔降遂攻西直門不克轉攻彰義門城上砲

發皆虛賊乘勢用大砲急擊

上聞遣太監曹化淳督戰比至誘我兵曰賊已上城

矣城頭守卒皆奔潰哄聲雷沸不能禁化淳遂開

門迎賊入十九日賊以三鼓攻內城前門賊卒不

守內城陷痛哉我

甲申紀事

七

卷三

皇上死社稷崩萬壽山

皇后崩妃妾皆朝服自投死一時從死者為太監王

之倖王之心賊入城縱兵大掠殺城南一帶皆盡

粉飾女淫汚死者井灣深屋皆滿城中哭聲震天

廿一日大槐花口為金城兵所掠時賊住韓家樹源

徂其有不臣意遂搆二僕直造獄管扼手大斂以

祖宗德澤及今

上厚恩感動之頃欲執監軍盧惟寧獻賊為之先驅

南犯而托為行通源乃畫地曉之曰將軍無謂賊
遂能有為也

二祖十宗恩澤未泯

大明子孫千億江南豪傑不乏今楚豫聞黃岡多有

帶甲二十余萬少者亦不下數萬人一聞京城失

守普天同響門庭皆其敵也幽燕一隅有大河隔

絕使有從旁起者秦晉可立斷也賊首尾不救盡

師外擊忠智內起必成擒耳此地方當繼為干地

甲申紀事

六

卷三

望龍驤入作賊也將軍世受國恩最厚蓋世今白

糧在潞河者不下四萬餘城中尚多餘糧此數年

糧也而各標兵亦足萬入津城四面皆水大霧山

積將軍誠能繼而用之以擾其腹心此桓文之烈

不則養兵南下倡義同舉亦不失為忠臣奈何從

逆也且盧監奉

聖命至重可厭賊養兵一到將軍百口莫辨矣雖是

盧監獲免然降表已行不能止矣是夜宿西沽大驚

二十日次天津兵道原繼宗備降源以書抵帥師
磨廷彦曰建賊濁渠三嗣論云天地不殺天切
曲我輩讓聖賢書所學何事忘

組宗三百年之培養而反面事變獨不食言兄亦
有城守之責不可不存忠孝之心也聞為醫老儒
義曹帥亦自可入今程在潯河者可支數年兵費
萬人于以據賊陽而俟候後中興之奇勳也濁渠
老曹將軍幸以此語之唐報書曰將事已至此請

先入城其謀議守比源至城頭海兵大驚
所庫盡敗廷彦最死先是馮元嗣開東城變軍將
士泣血誓勿三令迎龍亭設拜監門下已無一
賊者天書重寶重寶之事其人並皆忠義
賊之厚遇每為異國縱之許內應比至城即張
皇賊勢相離間及都門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
民皆從風而靡大揭黃旗城將署之曰天應民順
因而津民各用片紙書民順都門前兵有文茲

早盼新聞出繼宗率兵迎款之還元嗣建賊元順
義不展副將金斌總兵姜光先指揮楊侯倫侯
二十三日金斌督營演武場子便就見款之將
彥僅重將王馮元順皆在群論以大義起兵不
取且勸廷彦西幕下予先機迎是以書抵廷彦曰
神京失守忠臣切心昨為兄計無能為則死若自
尚有所為必由通此定若也今賊既降爾吾兄
彼將為賊入幕之有平亦將何處使進也弟行矣
若龍來者弟即縱舟以候江南多豪傑尚可太
一則決計于戰榮辱所關惟連聞之廷彦即書
曰吾兄忠君信友可泣鬼神但弟傷極性命已天
九自反無龍報國惟一死而已家遺年八十有
吾兄過敝邑幸婉曲慰之育子死國勿過傷也
廷彦止一千方八閱月源欲竭力保全固執不
二十二日源買舟天津城南隔二鼓津侯王將
余為言撫臣馮元嗣國術通達學貫中軍則將

舉妻于以從。兵道原鏡宗殺我。以辱賊。君欲留
義。何不匿之舟中。若能脫此者。無憂事不濟也。
善和計賊怒出之。停舟東門以待。約以二十三之
子夜。至期相見。執手勸絕。各敘大義。不周。與俱
東南之意。且哭且行。是日宿靜海。縣知縣韓養麟
亦為逆賊殺去。

二十四日。宿滄州。聞河間知府方文耀不屈賊焚
之大罵成。渥淵哭之。

二十五日。宿涓頭。賊沿途設兵。大索朝士。乃嚴
帆。元虞伏船下。源籬入舵工中。

二十六日。次連兒灣。錦州偽官統御神曹吏郭殺
之。沒其家。偽官多陝西之紅胡人。皆生員無藉者。
奸淫貪殺。民不欲生。

二十七日。宿柔蘭。

二十八日。發青山東撫臣丘祖德曰。我
皇上未有失德。頃緣諸臣泄泄。餉銀兵車。致賊治我。

神京。殞我

君父。昔天幸土。同此悲號。念先武一耕夫耳。白水一
膏。昆陽積屍。豈不以漢除秦暴。天必錫以四百萬
取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區夏。方之漢世。功德
越古今。天意豈有兩哉。中興尤復。正在茲時。今
玉勝雲仍。皇孫千億。江南財賦之地。子弟多
賊不先窺而以貽我。雖彼失義。天意可知。又豈

拾多騎而與我爭長江之險耶。況有我屬據其首
走西安。纔七日也。而楚豫橫其腹。甘李餽其心。江
東老成。尚有人義旗一舉。假義此擊。尤復真指
耳。而議者不察。以賊為有成焉。其亦借賊為實
之資也。親翁先生。擅方面之權。操青油之案。以
而言則金陵之難陽也。尚其倡義積誠。以感士心。
用人用財。權宜自制。若其立脚既定。財力可恃。
旅警家。且據滄瀛。不則敵兵。依險。堅壁自固。一

賊師一蔽南服源若此行荷天之休獲遂素心告
諸同志共獎王室收拾江東號召南北長驅而前
連絡合剿則親翁之功莫南非一柱也顧親翁忠
智豈不知此特以事會所聚聞不密髮先發制人
兵事所尚肯哉不再求欲與親翁決託速則有功
遲則及禍是日次德州馬頭

二十九日爲糧船所苦源與元嗣夜走伏德州
之草店自此三日不得前乃移書天津鎮將曹友

義曰天地反覆三光晦蒙痛哉食君之祿誤君之
事若是矣前寓天津已與將軍見及此被虜相商
便將天津一派爲托將軍亦毅然不讓今茲胡然
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備故爲原統宗誘
去是時將軍新開出未及一言國家事以將軍之
智勇忠純所部健丁五百如父子即今日叛去之
兵其心必不忘將軍也若能深仇密謀伺隙賊叛
則五百人已見其多若欲收轉山身據城大舉則

餘兵亦可計取之也目下偽官布列皆爲無籍各
州縣無一兵爲守者便使收捕擒斬莫入無人如
以孤臣無援乘此空虛一路快殺朕後渡河謀與
共舉義旗則將軍之心跡明大功可計日集也嗟
乎鼎湖

龍去青官縣囚數天掩泣之時正臣子捐軀之
無負國恩不泯史筆勉旃自愛

四月初五日源弁紳結衣作丐狀繫白德州銀土

橋探山東郡縣賊充斥臨淄鹽河濟南等處獨
乃走陵縣時聞兵科介松年兵部主事變嗣自死
宰相李建泰爲賊械去擒以兩印自隨

初六日錄芝蔴店宿李河塢因移舊同年鍾性校
相勉協力戰守時鍾爲濟南司李越數日無獲中
草梅某所鍾成之

初七日錄沙河宿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日誤宿桑棧村主人爲賊覓作危言迫住旬

日源覺其意。賜之降。得狀。走濱州。濱州爲子。解
九軒公舊治地。其父老。遺德政。豐。子不能隱姓
名。乃造者。祝所展拜。謂百姓。願子有泣下者。是時
濱州賊外皆賊。殺人如麻。行乞不免。

初九日至十二日。俱未得前。

十二日。一乞僧北來。就觀之。爲禮部郎中周仲達。
携至草舍。與元帥相持大恸。道及十九日以後事。
甚悉。云十九日城破後。連關曹化淳爲賊先驅入。

中紀事

五

七

大內內庭懷宗悉通安置殺。

皇上梓官東華門。藏甚賤。以李國桢。稍易之。

皇太子守喪。日不去。只一二小閣相從。二王銅像。

將劉宗敏宅。四月初四日葬我。

皇上田貴妃。天地昏慘。大風。塵沙如飛。號日
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蒙隱不散。皇極殿作
白色。賊以二十四日僭位。纔上座。卽呼頭疼。如劈
昏絕。顛。自是以二十六日及四月初二日。

初四日上殿。皆如前。殿氣大沮。通政司孟兆祥。守

正陽門。城門下。子進士孟章明。闔家自殺。戶部尚

書倪元。擲朝服自縊。外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

郎王家彥。罵賊不屈。賊段斬之。城樓左中允劉理

順父子死。簡討汪偉夫婦死。左春坊左諭德侍讀

馬世奇以兩妾死。大理寺卿凌義渠。斬服南向死。

宰相范景文。都察院李邦華。侍讀周鳳翔。左副都

御史施邦曜。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河南道和傳

中紀事

五

七

一級御史王章。福建道御史陳純德。四川道御史

陳良謨。吏部文選司主事許直。太僕寺丞申佳胤。

兵部武庫司主事成德。率先死之。諸臣有以嚴議

者。有以僧遁者。皆莫不受汚多未詳。

先是賊兵不過三萬人。皆十五六小兒。善緣城。餘

皆秦晉降兵。亦不下三萬人。賊自城破後。甚發。不

復。推開門掠金帛。誘我諸臣往。明不願仕者。面

白。斃。于是相率皆伴。比。百名。兵部尚書張船。方大

聲疾應之。因舉批給彥頰。賊乃閉諸臣文事。原
 夾棍千五百。軍朝士首足及腰。三處夾之。日夜劬
 金銀一品八萬。下至七品八千。復以長班引賊入
 朝士。大掠索。極辱。終及大姓離家。手民悉擄
 掠盡。計入軍城中。無城者甚衆。京營軍數
 初意。原及城破。盡驅出。城外。餉料甚分。奉
 餘皆大。恐望。嗚呼。逆賊。降賊。朝賊。者。俱。可以。見。矣。
 時賊克偽國公劉宗敏者。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
 申紀事 王七一 卷三

北城有
 賊衆
 入城
 月十九日

言北傳到。三桂以三月之念一日。僅撤關。二十三
 次薊州。聞京城已陷。乃歛兵入關。摩通。據
 爲賊守。逆聞。急欲降。三桂。三桂。以。總兵。吳。勤。往。京
 城。賊。偏。勸。書。招。之。勤。不。從。賊。掠。索。之。三。桂。聞。京。城
 得。狀。乃。以。兵。出。關。率。親。父。老。子。弟。望。南。備。兵。
 民。咸。感。泣。三。軍。皆。白。遂。大。舉。入。關。賊。以。唐。通。配。兵
 七。千。往。收。之。三。桂。殺。之。盡。賊。大。恨。四。月。十。三。日
 賊。以。兵。六。萬。及。皇。大。子。登。吳。勳。往。逆。三。桂。十。四
 日。至。沙。河。二。十。五。日。至。密。雲。賊。兵。俱。不。敢。行。逆。者
 三。萬。人。賊。首。將。劉。宗。敏。復。叛。賊。走。西。安。賊。內。顧。及
 抵。關。三。桂。設。伏。凡。三。戰。大。破。賊。兵。殺。其。將。李。永。威
 以。數。千。人。遁。二。十。七。日。復。入。京。二。十。八。日。援。兵。大
 掠。二。十。九。日。焚。
 官。關。走。晉。三。桂。漸。復。燕。
 時。德。州。故。相。謝。陞。舉。義。收。僞。官。盡。斬。之。羣。衆。得。糧
 兵。三。萬。人。馬。七。千。匹。鋒。甚。銳。遠。近。望。其。旗。幟。輒。驚

之

四月十三日發自濱州三十里宿李家庄賊盛不得行。

十四日宿亭苑縣通知縣方方為秦之漢中人頗智略陰養兵士二百名圖南渡方在秦兩戰自成中其脫告我以李賊無能為狀甚悉又言秦晉紳士為賊所害如都中南中紳士慎勿為盜糧也此亦確論

甲申紀事

王元

卷三

十五日次新城寓房師鄭公於其間宅時土賊王銘盤以數千人橫行韓家樹一帶師弟鄭仲庸以庄丁護行至鎮鎮格不得前轉七里庄王慈及宅時新城韓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事稍遲聞賊奔至乃掠舟西行入海

十七日不得行過京城赴入至出一單云吏政府一本為考選奉諭新考選諸臣于初六日見朝所載七十餘人久當輪定今恐未確姑候之

十八日飯店山庄王世岳宅行四十里宿張店歇中丞庄

十九日縣金陵縣宿青州是時衛藩尚在城百姓自亂官吏無能紛紛若吳永進士王道成山西之平陽人城破即降賊賊以之充青州防禦使追賊以單騎來城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嗚呼可憐天下皆婦人矣源俱夜走臨朐縣

甲申紀事

王元

卷三

二十日遇同年王玄錫名啓祥源魁以忠義且為畫臨朐狀啓祥為予言百姓苦官兵盡舍妻子財物性命俱不保今其心已去不能聽予守矣源俱求嘆泣嗟夫兵以殺民為能惟恐民之不為賊也當事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特穆陵一帶皆賊修葺以庄丁導行還復免

二十一日次荊干

二十三日縣李家庄宿馬站

二十四日縣高橋宿斤水縣縣官晉承露為山西

之洪洞人沂水數被寇且旱百姓窮餓餓餓餓
 不能供上官待之急承露以春正印掛冠予因移
 書臨朐同年王啓祥曰奉大教忠愛出于天性其
 觀成敗計世務肯究其所以然嗟乎士大夫但恐堅
 持文法掣肘之說不印出耳玄陽若出豈登逆賊
 哉弟仗虎士作護身符意祇沂水遙聞而中諸老
 成布置甚有可觀而途中人有以十一出都門者
 言賊俱吳將軍至今未敢發我符也夫金陵王氣
 一豈雖然黃河漸徙近南水界氣止地脈轉運
 以吾輩卒未轉運而中及百人三才皆屬可知
 也希處此而謀復仇賊轉徙動省數百萬英雄
 才大略之上出山水陸俱用毋大有人為之人德之
 誠賊自前而力日而吳將軍懷其腹心賊更無
 飯之所事成而青蓮舉如拾芥也臨朐為書
 咽下昨人來告道成碌碌對人頗盡誠若使
 相識其良心語以今日利害彼儒生不

望一觀此
 者備忘不
 得傳焉

當即寄年兄華下也。設如此青州反正止在年兄
 一用心防何必加以一矢哉弟南矣所不能再渡
 河者當亦無而見玄錫弟再拜
 二十四日錄戴村宿河防
 二十六日錄白塔宿九曲
 二十七日錄龜山宿鹽池
 二十八日錄蔣家庄宿什
 二十九日始渡河北望拜泣登舟氣慘厲甚恐祖
 甲申見事
 生先我者歟也凡源自山東來賊兵頗吳味不得
 分齊魯名城賊只以偽官一二人下也度不能時
 刻守也有心者尚知之
 三十日生浪凡過人即哭哭濟甚事南中數大看
 自有國乎知之或不俟源云云也紀起源成進去
 迄于渡河有深意以俟之知我者若今日有觀此
 者源則欲反觀之

再生紀畧上

長州陳濟生

再生

國家熙洽垂三百年。遵此陽九。天傾地圻。亘古奇禍。再四思維。恍如大夢。凡有心胸。能不痛哭。濟生草莽臣目。擊頓危骨。寒毗裂行。居顛沛。濱死者。再痛定回想。血淚猶濡。敬述其畧。以厲同仇之志。并示子孫。無忘行路難云爾。

濟生以先人芝臺公背荷

天恩祭葬尚缺

觀謝葵未始就道七月抵京寓于

甲申紀事

再生紀畧

卷四

城之東偏隨伏

閏拜疏十二月十九奉

旨下部甲申二月初銓部具覆三月初選

命旨賜贈賡慶威而繼之以泣方擬束裝出都而昌

平之兵告譁矣衙舍民居焚劫一空撫臣何謙臬

示亂首隨奉

命戴罪守居庸關而榆林敗告踵至巡城御史奉

上傳凡勛衛關馬料道等分守九門盤詰奸細禁止

出入一應差遣官員家眷輻輳俱不許出城又

命輔臣魏藻德加奉兵衛往天津調兵方岳貢加太

司農銜往濟寧督漕援以賊報善急以同賊命官

補陳演次補蔣德瑄供准回籍候旨出城此初

三日事至初四日

上召對大小九卿科道等官

命袁城伯李國禎錄京營兵守西直門秩天監奏帝

呈下移百官修省城中備要如也兵部都察院等

甲申紀事

再生紀畧二

卷四

衙門晚諭如有獲打細一名賞銀百兩其德無所

短長如偷飲酒赴席者雖如常時初五日報

時李廷泰病歿清撫臣楊鴻儒臣衛景瑛宣府

總兵朱三樂俱自故總督余三桂逃知州董俊卿

官韓家俱降

上發內帑數萬特遣司禮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楊

守居庸關等處初六日會臣鈞之法封鎖重犯

如侯洵董象鴻王志舉王亦祚陳睿護鄭二陽等

供擬充餉贖罪賊臣又舉勦威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金等。出資借餉。大脩各官。又舉舊司馬張國維。江南總兵韓鍾。俱如議結兵唐選。吳三桂。左良玉。黃得功。俱討伯費。劉澤清。高杰。鄭芝龍。俱討都督世襲。協力勦賊。有功。即如侯費。以欽數屬。初七日。袁城伯李國禎。都察院李邦華等。俱有奏稿請。

東宮南遷科臣光時亨等。即行糾駁。下午。報大國

甲申紀事

卷四

已破。賊兵一路不救。不劫。以結人心。平夏平實不許罷市。初八日。宣府亦破賊兵。勢如席捲。兵馬隨到隨行。印官降者。視事如初。觸其鋒者。無死。隨于營中。搬運代任。語見御史霍達疏中。初九日。破陽和。地方官志降。有載酒椎牛以先者。有預備下馬飯。親送供給者。甚有孫氏子女獻賊者。其

紳亦多需風趨附。營中分別選擢。即出入無忌。如此陰事。往往見之。缺怪章六中。是日大司馬張國

維。單騎南行。城門鎖鑰盡屬。然報禁出不報禁入。沉九門開市。凡布行酒肆店。多山陝人。聚者如蟻。各于其黨。安枕盤詰。初十日。

上特選司禮徐高。加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金。以度費隨宣。

詔求財。以約依戚相關。其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

至十萬。各協力設處。以備緩急。高先生去。乞之。日金謝言。治臣安得多金。高注論再三。見其堅辭。稅

然而去。云者皇親如此。新舊朝廷。萬難措手。大事

必不可為矣。即度費多度。復未何益。金乃自其一疏。勉賜萬二千金。內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賜五

五萬三萬者。

上即頒旨嘉獎。建坊其門。以風僚庶。凡舊司禮有才

能者。俱以原官起用。晚刻撥兒馬。乘報職信。城中

愈嚴。傍曉。路絕行人。十一日。

召見親庶。皆于左中門。陳名夏先有固人心。及城守

十二陵焚

草廟伐松栢自西山達營直通沙河無一隙地是日

午後

上召對三次輔臣及六部科道等官不知何緣守門

官俱穿箭衣上城滿城俱架大礮箭簾並增砲聲

遠震數十里詢之士大夫皆曰無害藉

聖天子威靈不過少因幾日撥雲霧見青天耳厚大

伊中尚有言笑自若者諸生函詢相知數人惟或

府范永文司農倪元璣太常與吳麟徵三參機

傷懷義形于色盛稱

聖上焦勞如是吾輩何以爲策自是濟生遂不復往

西偏吏時有權將軍黃發僞降兇于十八日入城

行至幽州會同館織皆以爲駭十七日西直門開

賊砲響人情洶洶三五成群即聲言住巨室乞餉

濟生心動遂同武林孝廉翁輝業將自滿暨雲間

太學生李受東行覓僻寓里呂公堂皆以無用基

嚴莫納歸途風沙撲面不復成步

上召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不時商畧有奉故相馮詮

者有言曹景辰楊維垣霍維華邊才者

上皆不允後聞諸臣多物故其議始息

上又與司禮王之心相對而哭御案手書十二大

字指示司禮看畢隨即抹去又新授試御史十八

員添督九門起用舊都給事中章正宸補兵科給

事中陳子龍出舊撫董象恒鄭二陽曾懷于衛城

中議論紛紛不一或曰神京天府萬難撼動武曰

賊志不在此即往天津截糧而不知賊已薄外

城矣砲聲轉逼猶云城外揚兵十八日早起喧傳

勤王兵已到城外唐通已叛其部下尚來索餉民

心滋恐時黃沙障天忽而凄風苦雨愁慘異常前

門貨舖悉車載歸私寓而老幼婦女從西而東者

匍匐泥濘中有摩不絕濟生亦遷于齊化門之東

化寺覺砲聲更近如在隔牆乃知驚無處不伏

也先是都下勾銘坐彰義門而賊已臨城。悉告其父嘉定伯轉告司馬速速調兵守護。

小宦寺補之。于是老幼太監從內出者數千人。徒
極民間。立禁守。又傳諭光祿寺。取大麻。又築

亦下_レ試矣賊兵入張囊門人德_レ序_レ于二門亦_レ陷_レ下關填土不知何以退_レ云大

監背化淨內應想不誣自是火器在內城施放大
內震驚申酉分賊奔逃杜監通話欲中分天下謀
之大餘不可而止君下二鼓。

沈嘉

響而已清生歸路若化寺中夜百加緜不堪依枕
惟與老僧相語歎息半夜

聖駕復借內監數人步至前門進白家齋候望見王

官白龍燈者自一至三以表完信之想急者也時
內城未破而三燈畢懸守者蓋有外心矣。

老幼官人紛紛獲東華門出每爲嚴衛拿說言者
執送金吾所長官主年十五奉

之天將曉仍歸大內

上欲殺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刀。公主以手格之。臂斷。血流。袁妃縊絕墮。

聖母誕

上復近宮人遍

張太后并
李娘娘
死然後自縊
外人寂然不知

張太后并李娘娘死然後自縊外人寂然不知
喧傳以爲駕已出奔化門而東偏人尚未信道有
人自長安街來見東西華門大開宮樂奏地始知
宮中之有變也濟生于寺中驚仆不禁淚下旋強
起易微服叩伏魔大帝乞籤籤註曰一人有難百
姓無災速速迴避自脫網羅乃意寺中決不相宜
獨步至武學中擬與廣文商昌齡相商不遇復轉
至一小街隨處可暫避恨無相識忍于頤垣中

申定事

萬金銀

卷四

見破衣一老無視之乃射青小庄佃戶張聖泉也
因奇竊代人解糧領批貨一棧居此守二午餘矣
因問主翁何以至此予以實告且假寓廬屋低隘
舊且破入門如晝夜依稀兄神像一軸其傍即臥
鋪子聊且即安僕輩皆無從而知也呼張老外探
消息始知太監傳某獻門內城已破巡城御史王
章死兵科光時幸降襄城伯李國楨後獲城上下
賊兵俱滿遂闖擁飛騎數百直進紫金城百姓皆

張太后并
李娘娘
死然後自縊
外人寂然不知

執香以迎爲順字或順天王或永昌元年新皇帝
萬萬歲等語通粘門戶首額亦貼順民字各衙衙
步騎如織以獻驢馬爲名恣行殺掠男女雜踏呼
號條聚條散趨者避者刀砍者箭傷者驚死撲地
者懸梁者投井者走奔墮胎者委極而去者爲
衆捕什者擒應者馬蹂垂命者斷手折脛者割腹
者截耳者割髮者街巷狼籍哭聲如雷賊兵或
怒或哈或殺或勒一兵至則數百人咸俯伏乞哀

申定事

萬金銀

卷四

所挾惟弓刀童子賊挺短刃見老乞食莫敢攫也
初但掠金銀後至者掠首飾最後及衣服矣三法
司一應重囚盡釋如徐州山東大盜無不脫網千
是城外擲馬公行劫殺不分晝夜犯官張若驤候
恠呼至僞將軍府拜參謀都司董心葵亦自欲出
備言中國情形并江南勢要僞將軍贊賞不已僞
將軍或稱係或稱制或稱果或稱督其主者
爲劉敏爲李寺副者則田化龍郭之輝白鳳賀有

署云諸臣誤朕。朕無顏見先帝于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凡少勿傷我百姓一人。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爾秘記焉。鑰鑰甚固。相誠非大變勿放去。處虜患甚難。

先帝欲微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守牛惟一懼。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冠披髮亂走。

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武悉官多法亂。第二軸繪六

將倒戈棄甲。窮民負糧奔逃狀。

上又問內臣又叩頭答云。想軍民背叛也。

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

上必欲再展第三軸。軸中像諸帝聖容。身穿白背心。

右足跪左足有襪履。做裝中懸於今日分毫。不真。

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余先假館嘉定。朕

是以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未曉。連聞發錢二萬。遣太監市柳木框。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之茶

巷。舉設棚廠。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侍衛。五之心極薄。一指亦在其旁。清生寓不遠二里。避

冒險疾趨。臺前飲泣叩頭而返。道

聖母亦尋東華門扶出。以錦被覆榻上。尚在暴露尤

爲慘。慘見者流涕。

張太后遺尸。尚不知處。逆聞稅甚陋。一目先爲總兵

左良玉射損。御女卽流血。傷者數人。俱兄弟相稱。

有李姓者。亦隻眼。或云其弟也。諸將出入禁闥。無

忌。同坐同食。大殷澤宮。僊駕縱飲。平門外任馬奔

馳騁。藥殺狼籍。千古所未有也。傷柳牛金屋出示

文武大小官員。俱于廿一日見朝。面聖。願同籍者

聽候。抗違藏匿者罪之。又遣賊兵拘各衙門長吏。

令開報各官職名。因此無一得免。亦有充納候缺

及三考出身。籍紳不報者。反者進用。投報職名。自

投羅網。愚哉。光一日死節者。爲輔臣范景文。大司

農倪元潯。翰林簡討汪偉。新樂倪劉文炳。駙馬都

射章承固延日又聞兵部事駕同郎中成德太書
寺少卿吳麟徵都御史李邦華食部御史施邦曜
左庶子兼侍讀周鳳翔左庶子馬世青左中允劉
理順大理寺卿凌義渠戶科都給事中吳甘泉刑
部侍郎孟兆麟同子章明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
兵部武庫司主事金鉉太僕寺丞申佳胤四川道
御史陳良謨濟生畱心諸詒所聞甚確今已傳檄
人口不復詳述賊臣中惟張英國世澤衰忘安受

甲申紀事

其卷五

卷四

孫吳清平邊周薛陽武廉郭傳平振明王永寧長
錫俱自盡餘皆配額偷生而已廿一日從行僞官
俱方巾色衣連翩入朝報名各宜青衣小帽於午
門外匍匐跪點平日老成者儂巧者負文名才名
者嘵嘵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縮首低眉慙
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謔不敢出聲亦有削髮成僧
怕首作病種種醜態等不盡繪日午賊命設祭于
茶臺營館改班人謂卒裏城固憤欲解死金墮者

爭三大事一勿犯

陵寢二

先帝 先后喪禮宜厚三

太子 二王不可傷害

太子亦嘗苦口爭之逆聞悉從焉然其知為何日
事濟生草莽臣亦含淚往叩一首所見惟職方主
事劉若宜疾呼

太祖大勸觀者無不酸鼻諸臣奉僞命茫茫然報名
甲申紀事

卷五

卷四

聽點惟恐獲戾即知

先帝梓宮甚近亦無暇一行也日已及諸臣俱有僞
色未見指擢忽司禮內監王之僕王德化僞小官
者數人太哭而出遇故司馬張縉彦貴以誤國蒙
君橫欺之拔其鬚髮頃刻而亮復謂諸臣曰汝輩
逆臣不急厥

先帝乃復戴新主求富貴耶吐罵不已諸臣皆掩手
叩頭謝罪面有愧色因其商草一公疏請葬

駭死簡更聞大僕寺丞賀王盛駕賊蓋賊去其
 齒斷其舌詢之長班未目擊也舊司禮王之僕孫
 高俱自盡老司禮王德化王永祚等亦以無稽道
 賊罵賊頗快一時夾死金吾駱善性坐賊數萬第
 著心養志皆受酷形嘉定伯周奎實素厚盡為
 賊有空手出門尚疑諸子私殖不免敲朴悔不徐
 徐司禮之言噫晚乎哉廉吉士魏學濂偶為賊兵
 損一臂訴之偽將軍叱云如此小事何必情言甘
 甲申紀事 再金龍聖王

父仇故陳君美而藉其家此類不一向陳殿
 知名者咸從東轉要津得免先傾其家而後殺之
 此舉差強人意襄城伯李國禎為賊所僞作詩
 章大哭
 先帝虛前服藥而死駙馬冉興讓都督劉岱冉孔悅
 等皆夾死至于文官如禮部左侍郎楊汝成等司
 鄒逢吉劉有綱劉養貞王鍾彥蕭鴻謨小兩日
 夾死其垂危者如輔臣陳演董藻德方岳貢丘瑜
 甲申紀事 再金龍聖王

吏部尚書李選知侍郎雷耀龍工部尚書陳必權
 兵部尚書張縉齊侍郎金之俊刑部尚書張忻寧
 院方拱乾張維從論從楊士聰孫從度李明從春
 坊楊昌祚衛胤文林增志李士淳廉吉士張瑞卿
 史馮垣登吳邦臣部司趙士鐘申濟芳等皆始而
 血濺堵庭繼而骨體滿歷甚有過足生蛆觀者側
 然莫不掩鼻凡輪軸見銀加二百俸十不當一珠
 玉玩好一舉擲棄衣服極新者准假錢託大段足

不及兩妙羅減之前門商鋪凡有鄉親林連無不搜括立置如蝗蝻集野草木爲空更有寫牛中書譚玄武學教授沈浣先衛經歷沈全斌等皆係時曹亦索至千金無從稱貸輸不及數應到應支賄賂兵弄權任意張威不必承索此科七武原係理官而昔有交情者委曲求寬如科臣汪惟效王詞臣方以智等大減前派之數輔臣方幹齋清室素著松江布商代納千金輔臣陳廣進出黃金五千金兩珍珠三斗魏藻德父子受刑數次吐金銀以萬計文選司沈自彰亦于署中搜出金銀火金數千金其餘盈千累百嗟集無算道路賊兵縱橫日甚一日巡緝者俱潛身顛垣破屋之中足跡不敢出戶廿四日僞松順天府尹王則亮吉服到任爾僞示安民有前朝失德等語以前印信俱者職司彙收織造印爲契凡逆閹三代祖宗名諱以及身如定光印務自成等字俱戒勿犯一應衙

門悉行更換俱僞柑牛酌定牌號文臣亦時有陳六部爲六政府內閣爲天祐教翰林院爲弘文館文選司爲文諭院皆極爲節度使兵備爲防禦俱六科爲諫議十三道爲直指使太僕爲驛馬寺通政爲知政使知府爲府尹知州爲州牧知縣爲縣令主事爲從事尚寶爲尚契司中書爲書寫房五軍府爲五軍都守備爲守領把總爲守禦其餘光祿大理太常鴻臚國子監等如故諸備官如吏大堂宋企郊文諭院顧君思從事楊敏起戶大堂楊王休少堂張鑣然禮大堂董煊少堂張光顯兵大堂傅景星少堂黎志陞刑大堂安典民少堂陸之鐵工大堂侯恂少堂李括聲知政使王學先前兩日各到任皆先時歸順隨到被職者是日尤十二人者仍因服諸吏政府遷選僞尚書宋企郊上生文諭院顧君思傍坐于車僞從事楊枝起拱立于西先導者叩立後堂次導者立軒下末導者立

庭中下午掛榜據長班抄白頭行云吏政府令肅
前朝願授職文官分別揆選曉諭通知俱限次日
午午門外謝恩末云永昌元年三月廿三日有印
有押首刻弘文館掌院何瑞徵錄撰韓四機楊璽
光司業薛所編編修楊廷鑑陳名夏周鍾劉正完
庶吉士史可程梁濟標劉餘漢劉世芳胡執康朱
積張之奇呂崇熙齊鼎趙頌大理卿劉大猷尤書
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寺丞項煜湯騰鳳張象
甲申紀事 萬曆紀事
驗馬卿宋學顯尚契卿葉初泰國子學錄錢位坤
助教李森先吏諫議申芝芬戶諫議孫承澤禮諫
議龔鼎華兵諫議光時亨刑諫議龔元為工部議
獻明說直指使徐必泓裝希度高漢翔擊賜壽陳
羽白防禦使吳道新衛周祚陳康誦徐原郭雲東
張希更張茂而順政府從事吳之琦吳剛思司務
孫節戶政府從事劉慶益吳文懷方延祚穆法司
務魏學謙兵政府從事沈元龍潘潤春汪永紹

孫元本
孫元本
孫元本
孫元本

自起司務趙開心刑政府從事李登雲傅鼎銓侯
佐司務董獻廷工政從事郭萬集金震出玉奇本
司務賀久邵淮揚鹽運司魏天賞長慶鹽運司王
孫慈贊清呂弼周方允昌金汝礪廬州府尹肅世
德順慶府尹呂兆龍待詔張國泰定州州牧董復
四川等處州牧熊文舉趙玉森李化麟何胤先縣
令湯有慶時敏顧崇施鳳儀吳爾璵姚文德高爾
儼張元琳成克業高行劉廷琮歸起先張琦已上
甲申紀事 萬曆紀事
共九十二人此皆第一日報職名道兵押進者又
一僞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茂泰鎮守山海關
等處地方兵政府右侍郎張若麒鎮守遼東等處
地方嗣後牛金星又送降官五十員到吏政府限
大日聽選廿五日各官復勸進禮政府傳旨云
百官俱于五鳳樓前叩頭登極大典朝廷自有聖
裁不允所請諸叛恐人心未定功名不穩日夜望
大位之早正而賊方點簡黃白命銀匠傾銷年平

城陽縣志
卷之五
職官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爲一餅穴其中終以麻索爲西運計餅位非其所
急也又有中途歸順宛平舉人王仕杞特出傳示
授山東濰縣縣令是日吏政府補選各官據其班
所抄爲杭州牧則孫以敬劉肇國黃燦傳學高李
長祥孫一脉羅思汝楊明朗王士奇吳策高去者
張若麟縣令則朱國壽張慎舉黃昌胤朱受祐再
希舜韓士傑李呈祥楊樓魏萬發祥吳大鴻史華
舉白胤謙史起明秦派王秉鑑傳德新王之鳳選
之聖耶達蘭侯傳時余忠實陸禹恩楊雲鶴臺承
宗程兆利都魁明王顯五十人尙未足之數凡外
選大抵北直四川等處尙屬王土賊逆逆以來憤
以盧聲恐鳴若河南山東諸郡縣官早聘所臨
莫不委棄讓席故止給小票外憑刻期赴任亦或
借此市德發脫諸降臣了局耳諸臣苦請擢李全
郊不可曰候赴任一兩年做得好時來迎未覓於
是寵妾艷婢往往贈賂將以取媚妻子賈譽子身

此在縣志
此在縣志
此在縣志

出城每一官則兵數人押之行李之費百端帶措
或有欣然願赴者或有借題營脫互相商畧者私
慶以爲祝夾打諸臣不啻霄壤懸隔矣廿六日劉
李各低將往將輪米及額官員丈比如張伯練完
崇雅余應桂金之俊王贊承李天經李世祺趙東
仕孫呂齡劉顯績黃熙胤張正聲曾應選李向中
郝晉劉廷諫沈自彰前紀劉昂李永茂吳華棣馮
垣登謝千宜楊玄錫勅房中書吳之瑞朱爾紹等
慘毒難言又聞牛金星之墓周鑑才名召試士見
危授命論明刻成篇大加贊賞又有賀表數千言
四六甚工頌揚賊美更聞降臣中有與鍾聯杜相
好者鍾爲懇恩擢用大爲爲相叱咤廿七日黎明
急傳僞旨密令叛監杜之棟舉其黨從釋
先帝先后梓宮移出平子門外惟內臣數員相隨臣
民無一知者
太子仍命送至城門即返濟生乍聞未信既而長

班東言果不在茶菴矣。清生卒勝悲悼。未知權厝何所。是日刑晦。各官株連未已。人人自危。賊兵厚結長班。及無賴子。使爲鄉道。本地紳紳如周鏞。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鍾。吳邦臣。沈自彰等。咸峰聚其穴。恣意掠取。輿藉沒無異。至青幹白戶。稍立門牆。無幸脫者。賊兵滿路。手攜麻索。見面稍魁肥。卽疑有財。繫頭微賄。有中道借貸而解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致僞府。便無生理。長

甲申紀事

卷之三

七

洲諸生。獲難解者。餘于京師。以貌從禁。不得一縱。大爲所用。城中凡領助威家。毋從者。嚴加迫索。置產不惜。惟恨無主。所籍質庫。俱立像香廟。軍士多領單分。迫民不聊。生長安爲之罷市。廿八日。道路行跡。頭無惟見賊兵。押官倖無數。東奔西走。人人畏脂。獨予破屋潛伏。恃以與恐。時聞各門。集首臺。私詢之。則天津通州等處。解來大盜也。東偏一狂矜某姓。素以武斷爲里雄。因與賊兵爭馬料。質

相開訴。僞將証以奸細。及解至。而實實無此事。既生凌遲處死。一方快之。

甲申紀事

卷之三

七

長洲陳濟生

廿九日聞總兵吳三桂在邊發憤服仇上書與母舅祖大壽時大壽與舊總督洪承疇俱在東虜營中新總督孫傳庭亦未死還國謀于偽將欲慰其父娶以家書招三桂是日守城兵卒皆呼下城城外兵滿數萬入城領賞東西市房爲兵占盡淫劫之事不可盡述往來人有強壯者卽牽去刈草養馬掘水造飯或四五日放歸更有押去尋妓務在必

得行人爲之塞足予天澤得破屋之益四月初一
日僞軍師宋錡子奏帝屋不明速宜登位且云天
象慘澹日色無光亟應停羽宋名獻策河南永城
人身長二尺許精于六壬奇門過法逆國信之如
神每事就教未攻之前占云三月十八大雨十九
辰時城破若辰時不破更俟六年其言俱驗天云
不可開大明門宜左門出入賊亦從之噫皇
極殿爲祐天殿大明門爲天闕門

太廟祖宗神主畫像笑素于臺基厥過者無不流涕
順天僞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興之及大雨飄千里題
考試生員又出若大早之望雲霓等題大日卽發
案大半情面聞有一御史潛入僞將劉府中竟爲
幕客歌唱押驢獨免刑僞禮政府又出示限初
三日文武百官再勒登極初二日僞將李府門首
貼僞順條制并頒僞條約凡文官俱受權將軍銜
銜行跪禮一二品官冠加雉尾一根公服畫用棋

盤式方領補不論文武悉用黻去鳥品級以一事
至九品別之偽官先在職管者冠服如品新降臣
止方巾色衣其未入流者箭衣大帽雜偽將中其
可辨別文論院協同弘文館商略偽順會典頒行
天下初三日百官換方巾色服在午門外叩頭
進又不允偽禮政府通馮勝寺鳴贊數十人給以
官帶議登極大禮有太醫院偽官王姓者最爲逆
閹所信惟言是聽每每直陳不避衆怒以兄弟相

稱飲食同坐偽相牛出示。次日考舉選舉人既知
俟點九門仍前札營賊兵分守甚嚴外便門亦不
許出入初四日牛吉服至支政府同宋金郊考試
舉人出天下歸仁焉落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
之吉無不利等題搜蘭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
大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偽示云。各省直鄉試
旨定期。即于中秋舉行。時前門罷市果以違國
變起倉卒。前各偽將迅速收拾人心。賊物現者
造冊交進在擊犯官諒情發落釋放官條數百人
初五。偽相府揭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量才分
職候缺監生三考吏員紛紛皆考保不惟城中
傳東方即日起兵以恢復祖業爲名復家懷除
之懼。初六。三堂面勸爲登極不允。連聞坐武
英殿召耆老進見問民間疾苦有無侵虐。初
九。凡城內外各村鎮耆老一一陛見。劉李偽將
軍會同吏政府將合城官生舉監及富戶率生送

籍曉考數百中考取不過數人即押還餘俱革逐
有家者稅其資十分之三。開單徵取無家者與貧
民同徵其資千金之家必關至萬萬金之家必關
至數萬。頑家不足以身殉之。總之威福皆出賊
之手。連聞稍言及寬政。賊云皇帝派汝做金銀
婦女不當與我輩耶。初七日。兵紛紛于道各官
過未完者如吳奎來彭教層求之顯。牛吉服一
心張元輔李達申鄭楚朋彭瑞發等大受辱
刑而魏漢德之子吏打更。西徧傳田府中有
下歌。魏陳元顧壽等與男僕私約潛通事發。果
殺七人。從賊諸民時爲賊兵戲弄有新進兵即
事從朝中出賊兵坐而問云汝還何職。即以實
乃指其背說也。好也。好也。但不可。如前朝要錢我主
立法森嚴。貪官污吏便要梟首。爲官唯唯而去。
之可爲噴飯。尤可痛恨者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銀
錢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賊

匿者押男子過搜不得止愛則撲置馬上有一
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撲一人而餘馬失帶南三
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亦一人而不當果
縛亦死安福衛衙一夜婦女死於三百七十餘人
怖不忍言初八日諸偽將以所進贓物解進軍
馬駁絡繹于道強半皆包且也助衛歸賊等官暫
令精兵押出聽住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
宿不見米粒者偽將董學禮率獲將軍命率兵肅
下偽將白某往天津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
大小智勇果毅偽將軍分駐深州故轉馮鈐父子
擒到坐贓數萬夾搜押出初九日百官覆于午門
外勸進各將者民皆違謁慰問如初出百逆歸等
大賊帽穿天藍箭衣與諸偽將了不異
皇太子自劉府仍入宮中逆聞命之變
太子怒罵曰我豈爲若輩屈節又曰何不殺我賊等
云汝無罪姑免此錄工在內所目擊者是見錄元

聖不成賊始失色初十日盤祿米食并大通學光
祿寺等倉積米見數造冊禮政府出爲示定十七日
登極百官慶賀次日幸學行釋菜等禮十二日百
官先于午門外習儀十三日百官于天祐殿前畢
習十五日頒詔天下論功行賞十六日百官于
丘候駕十七日黎明郊天祭地隨加象冕即大位
降臣各撰賀表競誇其工不能者亦倩人代筆使
倖進用午後還報迭至隨調兵數千起兵政府偽
侍郎張若其左茂奉赴鎮賊歸志頓決假出兵爲
名密運金銀西去人心始搖旅人之斃殺者或爲
備若巧往往獲脫稍不肖即被打回更有六條偽
死蓋棺而竄其下以得出都城爲幸十一日戶政
府大遣兵士搜銅鑄永昌錢城中大擾十二日各
偽官奉令集午門外鴻臚寺分班站立以俟習儀
文論院領君恩出官而有憂色疾呼且從各偽
官方退下午宣傳總兵吳三桂率虜騎數十萬且

暮且至。又傳賊以三桂父驥書招三桂。三桂斬使
者。裂其書。張聞之。全家自盡。或云賊所辱也。又傳
總兵馬岱知都城失守。走山海關。運結前邊總督
王永吉。遼東巡撫黎玉田。太監高起潛。與三桂合
兵入討。賊兵先守山海者俱敗死。逃回幾數騎。都
人鼎沸。降臣始有悔心。然無及矣。連關震恐。躬叩
劉李兩偽府。求其出禦。偽將阮樂已久。殊無關志。
連關乃下令親征。夜半又還。輜重數百輛歸陝內。

甲申紀事

丙午七月

卷五

帑千是蕩然矣。十二日黎明。風聞連關傳偽旨。將
舊輔陳演繩藻。德方岳貢丘瑜。成國公朱純臣。定
國公徐允祜等。立刻處決。未審果否。如果代我行
罰。未爲寬也。是早又到劉李偽府。躬請同行。精兵
數十萬。從齊化門出。連關仍穿箭衣。與諸偽將同
但多一黃蓋耳。偽相牛及賀兩偽將。留守京營。
各政府從賊偽官。俱于齊化門外叩頭。賊傳兒送
城中士民。傳吳總兵有示。凡係前朝士民。各要帶

孝舉哀。違者卽以逆坐。諸降臣中心如擣。無不望
門。宛探衆聞希走。而門卒譏察甚嚴。設高臺三四
層。群生其中。足迹稍近。輒視及之。濟生安心破屋
中。不作他想。惟日誦大悲懺法。并準提神呪。老個
亦時宣佛。仍相和。以此遣日而已。下午賊卽從運
州渡河。凡頭兵之處。雞犬一空。門窓倚卓。皆爲疊
具。男女奔散。室無處人。時黑風蔽天。村屋震動。十
四日。城中洶洶。皆言關賊已遼東。虜至。必大加屠

甲申紀事

乙未八月

卷五

戮吳三桂。又張示云。各邊鎮官兵大集。卽日起兵。
勦王擁戴新天子。恢復都城。又云。江南等處調兵。
并山東各處藩王。各助義兵。刻期齊集。有精兵百
萬。除兇雪恥。功成。指日京師居民。俱煥服。喪有
不如令。卽係賊黨。官兵到日。盡行擊斬。等語。偽牛
相出示。緝獲奸細。城禁倍苛。卽東西偏聲息。亦隔
絕不通矣。濟生素聞望。且海岱門外。華王廟香火
甚盛。寇賊不禁。或是出城一機會。是夜沐浴持齋。

誠心就寢夢中忽覩金甲神指引若跳出迷津者
又夢先君子白衣冠出城濟生踵隨父子相依一
語不發已聞鵲噪聲遂覺披衣而起不數步先至
著化寺弄叩關聖祈籤得指日升成謝巖谷一
朝引領向天行之句私心自喜隨偕表弟陳理及
老佃爲道裝手執解香步及海岱門見賊兵鱗比
戈矛若林以爲葛無出理且嘗試一行竟無阻者
出城一二里卽頂禮蔡王意中尚不敢遽望出外

欣然一飽詰旦老佃進挾使約僮僕空身至勿
以行李爲累是日聞賊兵已抵山海關與吳師接
戰大敗十六日又傳吳帥兵再勝於賊營中得定
王東將奉定王于永平府監國一軍縞素旌幟盡
白凡黑旗者皆虜也吳帥食永平遼化兩府壯丁
爲軍糧之以壯虜勢道路之口往來如一中午僮
輩畢至腰纏亦無恙如有神助飯後復僱小驢行
十里過通州知州李正奇已述下午行四十里至
張家灣南問下店初聞寇咨塞途行旅無不獲劫
卽極破之衣亦疑藏鋒付火驗之余頗戒心而目
中不見一賊亦意外事也十七日覓舟不得停一
日見守備府出示安民言董白二將南行不擾聞
李賊入大集兵血戰殺傷過半三軍喪氣向來降
兵悉掠裝校重賞至是逃散者無數京中門禁稍
寬出城者亦甚多惟從逆諸臣懼催賊法不敢萌
去志十八日予從東門外僱短驢行二十里爲游

縣知縣高鴻鑑已逃卽有偽官到任平陸不敵一寇而風沙漸漫堆積數尺如行囊幕中不辨咫尺三十里過河西務鈔關主事方廷祚受僞命縱橫管事聞大路有賊花轎者迂途而走仍遇馬兵數人顏色甚惡幸而不害再行三十里爲蔡村遂有舟子相迎又十里至官河口登滿風梢如獲寧居魂魄俱帖矣同舟計四十八人隔船又數艘則十七日以前出都者約計四百餘人其中遇賊被害

申紀事 再生紀略下十一

卷五

者頗多如未破城而先到神者舊補將總環自詔獄者舊撫董泉恒曾纓鄭二陽副使施元徵已報名而未授職者如張伯鯨劉憲章李一元陶星卓何九雲馮祖望蔡鳳楊照周仲璉劉中華史夏隆楊爾鄧諱貞良方以智等已授職私逃者如僞太常寺丞項煜僞編修陳名夏等皆縱于僞人中不敢出聲其餘僞官不知姓名者甚多是日復有人從都門來始知賊有令箭傳諭門禁復嚴較十

五日大不同矣十九日鄭舟遇海寧孝廉祝淵共譚太嘗卿吳麟徵殉難事甚悉淵以建言下獄獲雪至是稱貸以贖吳公真血性男子也又聞京中懸榜補大明義興元年其文云卽日撫董新主恢復前朝此榜不知何來城中大異下午有大官舫至聲勢赫赫命舟子詢之則新選僞淮揚運使魏天寶也爲長虛鹽運使王孫惠亦尾其後衆舟皆藉其威力解維隨行二十里抵楊村驛夜宿二十

申紀事 再生紀略下十二

卷五

且阻風聞吳師屢挫賊兵已分兵往陝西搗其巢穴矣下午放舟十里復爲風阻宿滿溝廿一日行十里爲桃花口又十里爲尹兒灣一路僞胥僞示紛紛不一聞僞官一到地方印官先遁有本地無恥鄉紳預餞銀爲贊和率郊迎百姓設香案供養一牌位謂如此方可免禍不知僞官初到尚以好言甘語結地方心一兩日後將寇網網察官紳肯降者遇摩曉候應去者止放單身其妻女囊橐悉

陳海反不
能制其兵
我之兵亦
不戰死

歸賊將自天津以至濟寧各府州縣無不皆然
夜宿丁字沽廿二日行十里里曉花口又十里
直沽卽天津衛見白偽將有安民告示將舊城
元處升南京少司寇繼任已久偽制將軍路其
體統頗嚴賊兵雖聚不敢爲惡各門出入無禁
三日行四十里爲楊柳青二十里爲新口開往
韓如愈于三月初五日出京還土賊二十此其
奉差官員未破城之前往往爲土賊所害及是
勢已險土賊皆深匿一路反靜又二宿于濟
廿四日早行二十里爲靜海縣知縣黃養千
月前私逃今新選僞縣令姓王者到任有安示
白爲將仁義之師卽日統大兵南征一應軍卒
過地方平買平賣無不擾害先行曉諭小民盡知
以爲相安于無事矣再十二里爲雙港兒又二十
里爲唐官兒屯舟子有戒色云前路難行速轉
夜半大風乍起電光炯燦舟中人皆枕岸上睡

永青已
至南京

齊呼放舟聽之寂無人聲乃止廿五日行四十里
爲河口又四十里爲清縣縣官孟俊明不知下落
偽官尚未到任是夜沽酒痛飲河魚鮮而且廉廿
二日行四十里爲興濟縣知縣鄭光禮丁內艱偽
官張文才十五日前行到任予細訪地方耆老云北
直各州縣偽官亦甚難做凡賊兵經過必先索
婦女以爲然應情不如意刀背亂下婦女美者携
去醜者棄之仍令本官置之以待後來雖問有死
節者亦不得清白傷哉再行四十里抵清州知州
羅驥罵賊而死步至城內見鐵鉗甚大腹下可並
過驛車二輪命童子兒冷酒盡不可得是夜知舊
補蔣德璋于舟次推吳黎兩鎮撫手宿云聞賊被
我兵圍困某等卽日奉定王監國科臣汪惟効于
十七日逃出京師所言亦同又云前督王永吉督
兵入衛京師以三月廿二日至盤山知京師十九
日已陷因而召募邊兵數萬刻期會勦再圖恢復

舉舟聞之無不手額天願其成功之早廿七日
早行二十里爲東岸又二十里爲碑河又十五里
爲石窩兒二十里爲薛家窩二十里爲齊家堰二
十里爲泊頭黎家成林風鶴無驚窮日之力得一百
二十五里追憶出都時人言籍籍皆云盜賊空
布跬步難移今布帆安穩球出望外廿八日行二
十里至油坊舟中人皆傳德州兵津欲改從陸予
獨夷然不信群議皆止又行二十里爲下店口十

明紀事 卷五十五

五

五里爲東光縣縣令周祥新十一月前聞風遠遁
又三十里宿于連兒窩廿二日舟子訛傳地方諱
而下舟中必有北友奸細係不放行鄭舟多河南
賊百人彈不敢進遂停于十五里口夜聞賊詩數
首三十日早行三十里至安陵一路行李不絕乃
知前日爲糧船人小開擅放火器則兵往緝以致
紛紜並非賊兵各舟始安又行十里宿于老君嘴
是夜風甚厲舟落有聲六月初一日河人公祀神

此
又附見于

福香烟貫日行二十里爲桑園又七十里爲德州
已傍晚矣知州許中繹仍舊督警詢知舊捕謝陞
御史盧世淮奉濟南濟王于德川城內監國統兵
殺州縣偽官十八人召募本城義勇數萬繕城拒
守賊兵不敢犯各處風聞響應天津泰安沂州青
州等處亦皆息相通如候橋任直交河鹽山慶雲
南皮等縣仍官盧爲官兵所殺聲勢大振恢復頗
易惜南方無應援之兵耳初二日自德州放舟行

明紀事 卷五十五

五

二十里過回女寺三十五里泊古城城中龍涼人
烟絕少知縣周鼎降賊河干有北去船數隻問云
前科舉人知北京閣主帥位赴京賄選一路招搖
恬不知恥大爲可怪初三日行三十里爲防前又
三十里爲鄭家口民居稠密諸鄉村肩荷而來日
中爲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於途僅見獨恨風揚
穀船截流而泊需索行舟數金賄之勉強開觀
意猶快快其去賊也幾何矣初四日風雨交集止

行六十里而息其地爲甲馬營卽香孩兒降生處
兵變所經已成赤地初五日順風行五十里下午
抵武城縣知縣曲星遶東入關亦降賊往時絃歌
之聲已絕而豺虎橫行今爲偽將不時梟斬水陸
暫定不料烏合之衆亦能以賊攻賊也初六日行
四十里爲渡口驛再四十里爲夏城舊督黃始到
四望壁曠遠見一片大光又疑爲賊舟中人或登
岸或伏水或走船後自匿予信死生有命獨安枕

申紀事

再生紀事下七

地

高臥竟亦無恙初七日擬航行四十里泊臨清縣
關上聞兄開水僅如清舟子勸云大雨卽至至卽
通同舟者歸思皆迫不能少待遂吹計從陸擇居
亭預覓生口百人爲伴不甚數舉明日清晨就道
聞知州荆世爵私通偽官到任已久稍得民心鄉
紳及耆老之有能者卽虛席請教兄白將軍僞示
知半月前地方深受劉總鎮驍兵之累初八日
明行四十里爲戴家廟十三里爲魏家溝再行一

里爲土橋關十五里爲梁家鄉關四十里無夏
將遙望城上懸首如貫珠皆係地方士紳爲文
宋炳奎山西人聊城橋知縣王捷陝西人迎
植西河柳并蘆葵等花點綴生色微有江南之
初九日夜半行十八里爲李家務十三里爲周店
五里爲七級二關十五里爲阿城二關十五里爲
門二關運河滴水不流關俱不設隔岸往來如于
地然再十里宿張秋居民稍從米價亦于城外
舖舍極盡爲賊兵截用而營糧卽河不可備而
矣是日有南人三十日出京者詳述廿九以重
事擇云十八至廿三賊與吳三桂在山海關無
不戰無日不戰偽官將死者甚衆魏于廿五日
遣回或兵一隊嚴戒守禦廿六日午後建國據
騎進京僞禮政府曉諭偽官丁廿九日取齊拜
登極僞大將如李如劉各自爲帥目無賊主而
老李逆聞每欲僭位其下卽相討僞語云以情

夏國陽
子被野
王印三
不或融
溫

奔响馬誰甘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救來天下。不是他的本事。緊言噴噴。逆關心亦不甚安。又傳鴿金。與外羅城。一應民房盡拆。有未盡者。付之一炬。各僞將府中犯官。突而未死。及賊卡完。尚有數百人。俱着賊兵討絕。有服毒者。有懸梁者。有刎創者。有私逃者。亦有憐而縱之者。大約生死各半。傳聞賊殿中死者二十二人焉。廿九日黎明。登極。百官叩賀。傳言逆聞加哀。是之時。面如鬼狀。心戰肉飛。見白衣冠一人。長二丈許。北面而立。哭聲盈耳。一時昏眩。口目流血。徐徐而甦。但言願天早生聖主。又聞賊前在陝。自稱順王。刻期即位。先一日。亦以頭掌而止。意正位猶不可。盜死大寶。于是日賊兵滿城。縱其淫劫。殉難者門苦忠臣二字。秋毫不犯。其他無論貧富。係遺屬。賊兵或扶重。或扶婦女。白晝公行。竟日不絕。西成間。運閩糧。大兵出前門止。留戍卒數千在內。放大三十日天明。官賊

及
太廟俱被焚燬。僅存武英一殿。官女復逃出無數。大肉尚有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攫取。無幾。午間九門亦火。止雷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尚未。巷一帶未燒。蓋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為百姓所殺。凡二千餘人。聞偽軍師宋云。我主止。為馬上王。潤過幾年而已。又云。遇秦而興。至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入順河。陷在十八。若皇上雲天。降落雁門關。又口謠云。自成割毒。天子馬上登基。未許年。又劉誠意前定數云。十孩兒兒上生。自滅自滅。還自滅。歷積諸。賊之主日可俟也。諸降臣各具肺腸。有甘心從賊而西者。有慮賊無成。而乘機竊遁者。有悔心失。則然可奈何。而前稍大。處處分者。又有希望東官恢復。飾詞求用者。此時回想。諸公何等乾淨。今名實兩長。能無悔乎。初十日早。行十一日

至戴家淺三十里至安山盜賊多而不遇又三十里至新家口又十二里至東家口又十八里至關河再五里至東平州州官張鵬翔不知所往十一日不行其夜月已甚皎夜半即發二十至過沙河驛二十里過汶上縣縣官楊名顯已逃四十里過康莊驛十五里至兗州交界名爲二十里舖聞賊有兵屯濟寧遂宿于此十二日黎明行二十至濟寧州細問土人云四月九日本地總兵張文昌

丁春元賊隊器械衣甲連劫一空二十六日賊奔兗及廣東餉銀將朱知州盧副將連夾三戰必欲責償凡鄉紳舉監生員富民接籍拘送縣城審訊或他賈卽株連親戚代之共過銀四十八萬民不堪命二十六日將進貢稅之及客貨等項錄取一空二十七日兩軍旗偽將縣兵一千三百餘名防安二十八日起馬縣兗州東去五月初一偽將劉某又來到任營運河同知事初二日有督糧白偽將巡青戶政帶領馬丁二千餘騎步兵千餘到州卽聚圍漕米寄庫餉銀并堆貯客貨總兵張文昌檄各路兵對敵叛臣五世英達傳令解散文昌僅斬賊兵假級賊將亦南行偽州牧王某爲防禦使張開行俱于初五日到任出示索餉鄉紳位至八座者七萬撫按五萬府縣三萬翰林二萬道都司官一二萬不等舉監生員富民千伯不等乞求免立置重刑一時驚駭至今未定墓土人

所述如此子遂呼驢夫速行勿罹其網十里至趙村五里至石佛閣十八里至新店又五里至李家淺閣八里至師家莊三里至竹橋五里至聚林十里宿臨城賈廷途而過南陽爲避賊也西望嶧山一叢青翠漢人曰勞豐安史縣賊豈非樂土十三日平明行二十里至利建縣四十里至珠海港卽宋家岡也三十里至楊莊卽楊家樓岡也又六里至夏鎮是日關帝誕辰卽平廟中拜謁然縣落店途中虛傳賊至人皆錯愕十四日早行五里爲滿家橋十里爲西柳莊卽蕭縣岡五里爲百鑑橋五里爲馬家橋十三里爲留城岡十八里爲谷亭十里爲八里灣十二里爲孟陽岡十二里爲胡陵城十二里爲廟道口十里爲沛縣就宿聞知縣黃鍾父已離任十五日平明行三十里爲站村三十里爲茶城三十里爲小密店二十里爲黃鍾集止宿店主人客吳門始錄盛慶家鄉近裏酌酒

實如他鄉遇故人也十六日早行廿里爲臺尼莊始見運河河中但小艇數隻十五里爲房村又三十五里爲雙溝集再三十五里爲壩頭集一路居民見驢馬百頭犬以爲駭競舟避剛又堡上望見落店始知回鄉南人非賊乃相携而返十六日關史大司馬并路總漕官兵立營桃源及清江浦一帶鎮守黃河賊兵營于宿遷南北相持往來路絕同行者計策或請下白洋河或請下皂河或請下邳州予不能決忽有舟子至衣帽楚楚詢之乃本地一足穀翁也避難鄉間有船三四箇以濟渡且云此地離壩頭集僅二十里卽予避兵之所水遠無梗從樂莫河至董家溝約八十里南來商旅無此渡河最便乃約同伴二十一人合喚此舟期于晨發是夜仍宿壩頭集十七日夜半卽起月色清明舟子引至村莊臨河祀神以鮮魚餚粥隨設帆出口有一茶賣滌州人新從京中沿途乞丐而來

許其趁船備言奴虜已進京惜未知其詐二十三日抵樂莫河河面四十里中流浩淼四望曠寂再二十里卽黃河口又迂途而南水稍退而風颯橫行數里卽董家溝同人皆登岸岸上居民不過數家備以實告時然雷使有鄉情與河北勦悍之氣迥別十八日平明于村中覓一小車行五十里至靈壁縣交界渡河復行二十里爲歸仁集道路險峻上下皆石方悟東坡與蘇軾善於體物是夜復

甲申紀事

卷之四

卷之四

得鄉里數人同宿知舊轡藉德操于十六日已到高郵矣道經茶客布商之類從北去者往往不絕十九日早丁集上宿車行三十里爲王庄見行人俱操戈疾奔云青陽一帶賊兵潰散從宿遷來者皆營于此汝輩勿輕往同人咸色變仍迴車至歸仁集時已下午忽聞兵飛至一人兩騎合鎮鄉兵競往奪一馬而取其囊囊中有密書啓視之則偽將軍學禮致其黨郭白二將者大意欲北去益

卷之四

兵數萬以便南征鄉人懼禍迫而還之行不幾呼舟規避店主亦辭客子無可奈何亦與兩人乘一葉涸村人中掉入白洋河舟僅容膝風雨乘起衣被盡濕夜半泊于帝廟卽于大金剛前假息片時夢一神人素衣道袍贈以靈符予拜而請之倏忽卽乘一白鶴飛去二十日天稍霽復移舟中流而偽將軍遣賊兵至集上凡居民未行者悉被擒去下午始知賊將止治動手一二人餘皆原釋

甲申紀事

卷之四

卷之四

然後各舟俱返行五十里再至歸仁集而夜已寒矣廿一日五鼓登岸與武林同伴十五人僱車又從前路行五十里重至王莊又三十里至青陽鎮土人云賊兵並未營此只兩日前曾一經過耳午飯後再行十里至泊舟所遂乘順風登江船張帆而行四十里爲雙閣知賊兵于宿遷打仗三次皆爲我兵所敗勢不能敵馬兵之遺有自來矣廿二日風更順又行十里爲關江只十里爲雙閣二主

里爲包家集十里爲泗州知州黃景明逃去遠望
祖陵鬱鬱蒼蒼向神區與府徘徊悲憤從陸走五里
爲盱眙縣城中已空知縣梁萬里亦不知所之行
造者無不手執長戈言高兵在前昨有南人被劫
客宜慎重嗚呼賊兵猛于虎官兵復猛于賊欲民
不化爲賊得乎余戒心甚然勢不可已天色漸晚
稍遲將露宿更勉行數里忽有臺兒庄回空車四
五乘遂倍價呼之以間道往六合庶幾息肩然而

卷五

前中國水營一刻忘兵害也車行二十里爲義井
又二十里爲連塘就宿廿三日早行三十里爲張
家舖又將二十里見村民奔走如狂究其故云前
路高家馬兵至矣頃妍見有騎遙從南來行人爭
趨空坐離民居不過半里前無樹屋後倚荒山人
車驟集心甚危之果有兩騎飛馳而來賀弓挺刃
衆皆胆落下車半啟口中唱賊騎頗予云如此
大漢寧無車轡子笑曰卽有之蓋在車上不爾置

國典典
第廿七
卷五

也騎搜車得武林布商囊中數千金滿志而舟
戒云大兵且至汝輩速速避之余乃促衆疾趨
山中卽有數騎踵至則獲被之類悉奪矣予囊底
蕭瑟無恨但失去陷城日記一紙并促大司晨
大司空先人優卹咨文二道殊覺快快時日方午
腹俱餓猶慮兵賊未盡踰嶺避之而土賊二十餘
持刀執斧從山四中來聲言汝輩必係避難官兵
且在我營中暫息保汝無虞汝輩必當厚酬同

卷五

伴有欲拚命與角者予亟止之都司陳有達亦在
伴中悟予意泣訴以被劫狀丐其哀憫衆多合掌
一羅拜賊意始轉一野情手持則又先路不一里至
其窟穴聞土賊中有達子營卽此是矣遂賊遂賊
死生有命予是不動心不意諸賊反憐我輩促
其有差咨下淚者于是烹茶相慰大桶盛粥佐以
野飯時浙閩江右同患難者共三十餘人賊皆最
然幾畢各脫布衣相踴賊再三不納又持兵衛送

約教里土賊中亦有良心如若輩者彼賊兵之賊
一鄉人食方山前遇賊時魚鹽鳥獸不暇相顧予
一食其去一俄晚出大縣有人帶耗云汝家人已
身中一客先至又調兵稍慰憂望夜宿于陽城
連子骨幾十里餘又傳官兵雖過查而一路土
不絕廿四日黎明仍上車行三十里始抵又遇亡
僕杳然偶遇洞庭里人持斗酒相餉不覺談久
車夫所迫又行二十里爲一家店主人頗賢而
車夫極狠一班窮漢乞食無門前者潯州乞丐之
茶客受子飲食感恩頗久袖中忽取十去爲贈不
論子母予忻然受之絕處逢生始有生色廿五日
達給車價得隨制上道行二十里爲清廟古樹
至百尺蒼茂可愛惜屍累累尚有足動口號者
之土人云昨爲賊兵所殺武林一客商號所聚
劫去七百餘金各村散兵所遇房屋無不掠而後
婦女無不淫而後殺驢馬斃死千餘血滿處

白骨山積予心慘甚再二十里見峰大四起流
滿山土人又皆挽戈疾奔云有官兵打糧將至于
是呼車夫亟行二十里即至六合縣署令沈起峻
大爲官兵屏營城中戒嚴盤詰頗密凡北人及穿
箭衣快鞋者俱不許放車夫亦辭去步數里得
渡處同渡有一人適從濟寧陸路來又知賊兵盤
踞濟城大肆淫虐十二日本地鄉紳潘侍郎會同
總兵張文昌都司李九和統九營官兵集城外
十三日五鼓開大砲攻城竟日見其軍門爲防
使張阿行爲守旅傳龍爲州牧任某爲通同
井從賊道臣王世英俱各擒獲收監十五日黎明
鄉紳將士奉設龍亭香案更奉舉奉饗五級臣以
先帝之靈新報傳二報首懸示南北二門餘俱監禁
候
首處分又傳數日前兗州有偽府尹高某爲通同

九王子也。百官失色。九王子通中國諺曰汝曹勿畏吾不殺一人。諸臣或遁或降。兵部侍郎金之傑條陳時事。合九王子意。即授軍司馬將軍印。又另期行登壇拜將。從虜巡城。沈惟炳仍為吏部侍郎。曹溶吳邦臣熊世綏張茂爵朱某則為五城御史。駱養性仍拜金吾俱兒而加冠。凡偽官順判頭者視事如故。又示初六日至初八日止。九門百姓俱要判頭。九王子者四酋之弟也。四酋死。子獲九

再牛記卷下 三十三

卷下

歲故九酋自稱居攝王。以使其長而授之國號。大清改元順治。登武英殿受朝賀。用人悉從我。朝之舊制改內閣為內院耳。各衙門俱用舊官。正堂則必以一人或逾人為之。其治軍最有法。殺一人者十人償之。一夫者一人償之。犯淫者誅無赦。有西日建軍威。國公府間有家婦二人。即不敢入其門。揭示曰。予以苑躬。荷茲重器。欲承天命。替續中華。今建都于燕。為久遠計。云云。封吳三桂為子。

西王洪承疇平南王孔友德李永芳之子并舊官共封十王。初五日又有示露云。建賊李自威係明朝子民。料聚兇黨妄興水逆。逼執君后。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仇者也。予與

明朝雖為敵國。殊切痛恨。今特令舉國臣民掛孝三日。以盡

君父之情。仍令禮部太常寺等衙門尊以帝王之禮。

葬於原擬之塋。三日以後。除服判頭。衣冠悉遵大清之制。初八日又下一令。催軍民判頭違者以抗

拒論。初十日下令。凡在京百姓限十日內俱移南

北兩城。其東西中三城俱住。違兵不料三日內。違

兵不待遷徙。盡占民房。民之失業者甚衆。十二日

吳三桂奉命進京。多所建白。且請寬判頭之令。簡

山西李建泰。涿州馬銓為內院宰相。又追上

先帝諡號。舊係十六字。但記本詳奴與吳三桂各建

牌招撫山東已及臨清。政未如德州何以應之云。

言之甚悉按筆記之不覺夜分廿八日早僮驢行三十里望金山如見故人又行十里見官兵數百騎在山塢放馬治餐有肩挑食物者公行奪去再行十里至七里港又遇步兵數十人掠取驢畜草不得已下驢于泥濘中走六七里至昭關作望江謁六絕又五里到京口雖有官兵馳逐而居民尚安堵時日尚午沿江縱步先呼隨行小陳祥兒船中適忽值家中來奴老陳祥相顧愕然運走者

一清江雜錄下三十五

卷五

予始知胞弟清積暨姊丈吳守質遠來相探江干一遇宛在夢中默然不能出一語此時果俱微服予不過一短布衫一破布褲而已驚魂猶走如飯寒溫及問舟子云夜來方到餉稍差時刻便不相逢亦大奇也下午解維同行滁州茶客亦到舟中遊之上坐行二十里爲丹徒鎮又三十里宿新豐備述奇變不覺夜之過半廿九日平明行三十里過丹陽僱茶客金別去又行五十里爲呂城二十

里爲奔牛過死難御史王章之鄉凄然悲感十二里爲洞子河十五里宿甯州同伴武林人又于隔舟一遇初一日行三十五里至橫林二十更至洛社十五里至高橋十里至無錫惠崇在望意欲滿載泉水爲舟子所阻詢太史馬世奇極尚未到不及登堂一哭又行廿七里至新安廿里宿望亭初二日順風揚帆形神俱爽二十里至潯墅關則前所失僕先已南下更承來迎主僕六人一一不缺

一清江雜錄下三十六

卷五

大出望外又二十里至小莊拜先人賜坐松檟鬱然徘徊久之少頃出射廣橋從虎丘飛棹抵家妻妾重面悲喜交集計在途跋涉四千餘里不過四十六日破城之徒機破屋中亦不過二十七日其間死而復生散而復聚非神力嚙佑安得有此地思入都之日以迄于今不滿一載如隔幾劫輪迴矣更有異者方抵家而同行武林陳壽司有達忽來見訪携倪范兩公御香并手臨離間賦詩

紀原封交還官日雖入獻手旋爲所素渠家
貯囊中忠臣德意似有神物護持第千區區一手
筆之微而得失有定數如此拔背
子事作貪苟活以幾幸富貴者豈非不知命之過與
子今日載筆紀實視唐宮人再生說天寶時事更
覺悲懷興言及此涕泗交頤矣其姓名事跡目所
睹身所歷者勿論他訪自長班或傳諸道路不
無小異亦有微訛然十分之中已得八九至于
中興事

再生紀略下二十七

卷四

次無倫修飾未至兼望觀者憐而諒之

兩勁陳文學再生紀畧一編每于自敘顛沛中
點綴時事不惟可補見聞之缺而政之得失人
之賢不肖種種具存是有關係文字筆馬刪其
繁而刻之

夢龍識

燕都日記

無名氏

龍祥紀聞已畢，且付剞劂矣。後有得未燕都日記一冊，不知出自何手，其敘事頗詳多，而所本聞，且云出於日警，自三月朔迄四月十三，凡四十二日，更并刻以備史臣春秋之用。

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京城戒嚴。

初二日，開山陵之民降賊，始追，宿衛林鎮兵發，憤力戰，殲賊甚多，卒被屠戮，撫臣馮師孔死之。

燕都日記

甲申紀事

燕都日記

卷六

初三日，奉

旨守城，凡衛衛科道等官，分守九門，盤詰出入，是日

加輔臣魏藻德兵部尚書，往南調兵，方岳貢戶部

尚書，往南督餉，不果行。故首輔陳演次輔蔣德璟

同籍，演環不敢出城。

初四日，台對百官，達表城伯李國禎錄京營兵守

直西門。

初五日，振督師輔臣李廷太病，兵士逃亡略盡，又

遣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協守居庸關，發內帑數萬充餉。

初六日，會議江南總督，并錄兵輸餉事宜，廷臣舉

舊司馬張國維從之。遣總兵左良玉唐通去三桂

賞得功伯魯總兵劉澤清鄭之龍都督世襲總督

李邦華奏請。

東宮撫軍江南兵科元時亨舉止之。

初七日，怡大同

甲申紀事

燕都日記

二

卷六

初八日，陷宣府，是日，開撫臣蔡懋德被難。

初九日，破陽和，地方官民望風迎附，無一格鬪者。

是日，大司馬張國維早騎南行。

初十日，撥馬米振賊信益急，戒備尤嚴。

旨進太康伯張國維紀嘉定伯周奎為侯，餘陞獎有

差，借餉及萬者，廷坊。百官相率議助，有以衛門分

任者，有以有直案集者，內官莫不謁輸，僅數十萬。

十一日，鎮罪已之詔，張亦各處。

燕都日記

燕都日記

伯已被賊擒

聖駕出城百官俱易服謀進項之進見守陴平給

下墜或折足破頭或而後皆言而兵未矣賊時

劉宗賊季遇設雲梯半就勇先登京城遠隔西進

德勝門東進齊化門南進正陽門沿城皆入不與

卒不見一人賊眾填塞街衢投索縣馬兒童婦女

哭聲震天日午賊首李自成擁騎入大明門首尋

皆山陝而陣賊官約三四百人逐進紫雲門親於

一矢盡有所卜却中承天門簷上技前毒弓也甚

不樂識者知其無成矣偏權將軍劉宗賊季遇偏

某故將軍馬岱谷大成駕紫白廣恩祖允允張某

回某郭某官撫民梁商委某茂某王某皆賊結義

兄弟乘驛出入皇城前民間長兄俱破帽破衫

或以手執一破布襖更索貼錢者面帖賊氏二

字貼而入官亦昂元年或又書順天王為萬歲底

幾先福然者十無一二若曉德李等則集則無

如此觀形
使人觀見
其作爲也

此先帝
先帝之
先帝之

不被其屠戮者數城尤甚偏將移住各處即全家

莫不射馬策水園新樂侯劉文炳因門自盡不受

其辱無恥婦紳亦而怡順或二字雖處長城家人

中苟延一息獨大司農倪元璐憤激痛哭冠帶北

面再拜自縊中堂凜然如生賊眾見之驚拜不敢

復入結而自縊者及中允劉理順簡討汪偉賊數

傷官氏何曾數萬潘梁坑斃血肉皆滿民間亦多

有乘機叛恐者偏權將軍出令安民禁搜括聞有

聚亦竟不敢止轉去臺馬燒火者無算至夜淫縱

尤甚諸賊將伏妓拍童惟時達旦稍許其意者立

死

二十日李賊出示安民懸賞購

先帝爵伯白金萬兩是午得報

先帝于宮後煤山閣內自縊司禮監王之後從死血

書云止因失守封疆無顏冠履正寢未去朕之膝

失天下皆因貪官污吏平日墮懷文臣不合心忒

臣不用命，文武俱可殺，百姓不可傷等語。

先后亦自盡宮中。

東宮及永定二王俱被執，是日均節者，德憲李邦華、金憲施邦曜、債債如重有他命，重宮唐周世奇、周鳳翔自縊，兩家妻亦從死。太宰所吳麟徵自縊，海寧孝廉祝淵收其尸，銓司許直職方司金鉉皆縊死。

二十一日，袁城伯李國樞入先賊，以頭觸壁，皆詩。

三大事一詩

祖宗陵寢不可侵，一詩。

太子

太子論王不可殺，賊蓋從之，後袁城伯侯。

先帝山陵果遂有縊死，是日均節者，大學士范景文。

後并死大理卿凌義渠、太傅同縊死，少司寇孟兆祥、折進士孟章、明父子同縊死，大僕所中住德都掌科吳甘來、御史陳純德、陳謀皆自盡，車駕司。

成德哭

先帝前朝增死，是日偽丞相牛金星出示，凡文武百

官俱要各報職名，以憑景材推用，不報者即以軍

法從事，乃主建生。

廿二日，各官親到偽丞相府投報職名，皆看同服

塊驚絕，戰而如土也。賊復嗾萬鞭笞，張不忌官賊

將李信、周府劉伯田所威令各屬商賈仍令開市，

母閱軍士掠殺者，立斬，衣鞋亦斷手所是，射鼻戴

耳，城上兵亦不許私下，人情稍安。

廿三日早，文武百官因服立午門外，約四千餘人

舊司禮監王德化從內哭出，見百官俱大哭，送

遇張縉、房、會、朋、痛、齟齬、聲、蓋、故、諸、臣、或哭或覘首

而已，或謀糾眾叩頭乞葬。

先帝然，袁城伯前已言之矣。至晚，偽丞相方出，強

地而坐，大父將婦婢便覽亂數一唱不應，即以軍

法定罪，聞有呼名不應者，送吏政府者總不及百

在朝法廷
四時後又
如先帝
生不如此
死

諸公
如此

人其餘每一官看馬兵二名押送而四胖腰魚實
飛馳官犯俱反按急跳猶速即將刀背亂砍立有
仆地輩倒瑞作肉泥者時風急天黑各官謂無復
生理相顧如而忽傳偏令百官俱送劉將軍食
落仍看馬兵押回賊營合眾宛轉倭毒更倍是夜
往格嚴酷雖同官至賊營忽斃而不相聞

廿四日平旦唱名派賊多則數萬少亦千計發李
戈兩偏將嚴刑追北有炮烙腥穢臭視諸兵血肉

甲
中紀事

三年日記

卷六

酒前以資笑樂是日改各衙門名色六部為六政
度司官為從事六科為諫議十三道為直指諫輪
林院為弘文院太僕寺為駁馬寺而實司為而實
司巡撫為節度使兵巡為防禦使知府為尹知州
為牧知縣為令正總兵為權副總兵為制偏史改
大堂宗企郊文進康文瑜院顧君恩文進楊牧起
考功郎為家駁封駁文舉得無後依司務業謝偏
戶政大堂楊王休少堂張噴然從事金家生介公

一類好弄
象

金家楊王
休以爲兄
弟此其

甲
中紀事

三年日記

十

卷六

年偏禮政大堂革靖少堂梁兆瞻儀制王某相祭
手森先從事吳之增劉大輩精膳詐作機偏兵政
大堂僕掬少堂楊士德及德泰職方傳星車駕
沈元龍吳剛恩偏刑政大堂吳典氏少堂李振聲
偏工政大堂黎志陞少堂葉初喬從事孫節施鳳
儀輝沈司務魏學源通政王大理卿吳家周
太常卿劉昌曾丞項汪元祿卿李元祿駁馬所宗
學頭偏弘文館修撰四維楊廷鑑陳名夏周鐘
簡討朱積張瑞底古士劉餘謀等司業薛所蘊學
錄錢佳坤史諫議申芝芳戶諫議戴明說兵諫議
光時亨直指涂必汾等府尹王則光皆為史政大
堂所選上者升堂次立軒下又次立中庭選過者
奏聞大張偏榜出示時諸賊夜夜侵軋痛飲即大
內亦然
廿五日各官除遠吏政府外榜比益急官尊者刑
愈重少宗伯楊汝成部屬蕭鴻緒鄒達吉俱失死

甲午紀事

五月廿一日

十一

卷六

輔臣魏藻德方岳貢陳漢丘增大家宰李選知大司馬張緒彥大司寇張忻少司馬金之復大司空陳必諫少宰沈惟炳宦詹如張維機方拱乾李明唐衡衛文孫從度方以智司官如王鑑序中濟芳沈自彰楊雲鶴等無不失死復楚其有輸納及數不至大傷者如趙士錦等無算武臣如冉興讓張國紀劉岱郭汝明周繼侯失死前門店舖有同鄉株連者全家立盡甚于抄沒是晚偽禮政出示令百官勸進舊輔陳演成國公朱純臣等即為倡首勸進

正德今日
五月廿一日

廿六日平明被刑百官仍看青衣小帽至于門外叩頭謝罪請命不允外任未選者又刻吏政府聽點如呂兆龍張琦吳爾璵湯有慶高鼎純文然孫以數時被翁元益劉大革俱選四川令領世懿廬州府尹王德憲山東鹽運使魏天寶准楊鹽運使董復北直定州牧王任此山東灘縣令每人以賊

甲午紀事

五月廿一日

三

卷六

兵二人押出到任家春不許帶一人限到任三月後未取蓋所選多未攻陷之地後得地後方有職掌

廿七日賊見人心思慕先帝防奉梓官到陵扣

東宮送至城外百官俱不通知但遣偽禮政所故祭而已

廿八日復嚴比各官押出搜括凡服飾金銀等件

景景戴入偽府不充者收禁候比

廿九日平西伯吳三桂勾結東進口討賊或云祖大壽洪承疇俱未死亦在行中傳聞藉藉人心觀然欲動城上賊兵暫緩城外賊兵亦進京索賞是夜淫污切切矣甚于前氏聞老婦婢女罕得免者意以迎敵故縱之也

四月朔賊聞東師日進懼甚偽軍師宗隆子陳氏聞忌聲截追宛氣結聚宜速布寬政又云帝星未

明志須登位，禮政府遜張偽示，令賊黨于初三日勸進領偽制一品大條冠上神龍尾一，公服俱用棋盤方領雲紋，多少俱結品級織造，改印為器大明印，雙牙牌，京交職方司收繳，宗塔子遜于天文，善占驗，有石官犯潛匿，按方指示，無不就獲，有識之者云：數年前曾在海岱門外起數，或亦為賊聞也。

初二日，領偽諭，鑄水昌錢，選兵各處搜銅，續使愈中紀事

甚人心思 明志忠矣

初三日，凡門各快精銳札營，外使門亦不敢放出，防禦更密，選鴻臚寺等官習登偽位，禮儀，偽相牛典大將不時入宮，馳騎充主殿前，與賊首自成同坐共食，議登極禮，互相推讓，擬定大順會典，將大明門等字志，悉除去，有前太醫院王姓者，亦在賊黨中，惟言是語，是日，百官復勒進，奉九

初四日，燬

太廟中

列聖神位，命牛駕司特駕駕庫儀從直歸大內，以備備位之用，鑄水昌錢，薄小，令吏鑄之。

初五日，各官降賊，被選者俱實，前大陽濟遠史政府勸進，降賊臣張家玉，上書偽相，請假還里，并直

陳時事，請表揚范景文、周鳳翔等忠節，報學廉吏可程，等始而即欲象輓，繼而免罪，仍署偽弘文院

偽相，牛極基、周鍾持加僥倖，是日，錢學濂為賊兵

所傷一臂

初六日，陳演恭此臣再勸進，又奉九錫，召耆老，教人于文華殿，問民間疾苦，并教民水火等語，傳示各處耆老，俱于初九日陞見，又諭大將官，俟免餉銀兩，還冊結數，刑罰毋苛，以昭德意。

初七日，賊將進比各官銀兩，還冊索還，黃金白銀百餘萬計，各官有未大死者，暫款歸家，仍看腳兵看守，臨時使早用此助餉，歸兵款，眾志竟誠，此有

所傷一臂

餘豈不知榮而身泰哉。

初八日劉李二賊點各營兵馬一隊而犯達賊將王某一股束禦達賊將四堂李某執將向廣恩等督林餉是日洛州督補衛銘擒劉看達銀百萬近京等處給紳苛求一如都中。

初九日陳漢朱純臣等又勸進許之者老入謁好言撫慰工政府命工匠鑄元鑒定才十七日即偏位通州有一童生某僕發歸死。

自便小人
後又人

甲中紀事

萬曆日地

卷六

初十日外傳達報喜急勸王之許不日達合遂貢縣各營賊兵數萬發銀百餘萬人給十五兩是夜前往兩人在京者俱負擔高僑工或為僧道狀作出城計以面貌魁肥被賊阻囚者甚多十一日偽朝臣周鍾陳名夏等各撰賀表互相於勝兒童之毫不知於是日在京偽職悉看公服劍衛門或方巾並視各修然有極色

十二日降賊各官悉棄十門臨鴻臚寺唱衣換班

賊軍所以
劫掠者
不無其
少

甲中紀事

萬曆日地

卷六

習儀賊前與腹心賊將皆不與詢其故皆于大內盤庫將各官解送金銀重數傾囊者千兩或一大餅皆用鐵條縛貫蓋賊素畏平而一聞聲罪致討已自歸落心降決策寓遂又賊首自日為左賊兵射傷一目親善陵其左右賊徒在探報聯絡神京欲極和者無一人欲叛者而從達諸臣愈視執急撫登擇拜舞于午門之下可痛可知也。是日賊喧傳城外過張勝父傳平兩伯吳三桂順示者訂我氏各帶結素齊心復仇賊不許背誓於賊城內士氏酌酒相賀賊夜達偽兵政府侍郎及總太往三達鎮守至黃昏召劉李二賊率眾集殿五相推諉賊首無可如何遂決計自出一股後今前齊集賊徒盡數隨行向所劫掠貨重夜于西直門截出大內落然如洗人皆不知也十三日黎明賊首忽傳密諭將舊輔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五瑜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元禎等立

從賊與
通其情
者

刻製新蔣德標先出城得先據若餅加偏兵政廟
尚書隨賊育劉季二將處數諸賊首即從齊化
門出仍穿前衣大帽與諸賊無異惟有黃蓋分別

甲申紀事

燕都日記

十一

卷六

北事補遺

各志俱出離傳一毫不實，便惑信史。故所聞
稍異，不厭備載，以供詳訂云。

三月十八日一更，太監杜勳自宣府回，同太監王
承恩弔城入見，發言賊人馬強衆，鋒不可當。

皇上當自爲計，遂進琴弦及鼓悅

上純然起，即同二人登萬壽山頂，望遠時，回乾清宮

命酒連酌數金杯，宣長公主手知之，即巡中宮。

甲申紀事

北事補遺一

卷六

周聖母先趨，又巡西宮，衣妃未有死意，復手知之，復
欲救。

東宮而手執心側，遂手持三眼鎗同王承恩等數

十人，連城奪門不得而歸，與承恩對面而趨，是午

望見白先起東北閃爍久之，即

駕崩之後也。

見國史本
及此實等

十九日，太監同張播房開門迎賊，連闖入都，見承
天之門四字，恃其慣射，欲藉以惑衆，厲聲曰：我敢

為天下主則射中四字中心發矢偏中天字上遂

顧不喜

見陳方

賊所掠刺繡帷帳等則以裏十四五歲童子馳馬

市中為樂

蓋攻城每因先登也

此固難

賊得花紅去花以為馬槽岸杯無所用大者以擲

孫小者當油蓋

此得聞

賊偽裝一盒刻永昌年月日于中蓋置大肉令人

簡得詐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稽首城某國知新

甲中紀事

北事補遺二

卷六

天子登極入賀賊于山西鑄錢不成立京又鑄文

轉成泰昌或持黃袍示賊賊曰不可開引立皇極

殿金臺金項雕龍若將下嗽謀劫滑滑河中涸賊

則劉國能謂降賊者曰他要做皇帝我只是作賊

偽官皆據地坐不設几榻欲向閩白事輒云叫他

出來

見國難

二十日權將軍禮政府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皆

先具脚色手本衣小帽赴府報效早穿本等古

服見朝朝進其赴偽權府報名者甚眾以擁擠

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次日有一兵部司官手

持一本赴偽朝跪奏曰前朝天下在於臣官官接

續序之手大兵到山西時臣曾向彼言要防京城

續序復臣曰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今日至此而

欲偷生臣不與俱生也其人年老頭禿叩頭流血

有一賊官來接其本其人扭身偏向謂旁人曰我

跪新主不跪他我若不跪新主是我沒良心我不

甲中紀事

北事補遺二

卷六

跪他賊官大怒罵曰無知老奴才汝既係兵部官

大兵到時汝幹何事今又不能死反來邀名喝眾

拖出不知所終

見有一臺臣訴于偽閣臣牛叔

敬方魏張三人牛折之曰汝既欲為忠臣何不于

爾主在日言之今賊破不死乃欲欺人以藏名求

叱之而退

見見聞

賊初入時縉紳恐以冠裳實禍悉毀其逆賢冠及

見賊報名偽示父口頓聞徒禁國中寬冠一冠之

賈珍三四金。見前

偽政府三日一還初還止二十五人請降在縣過者紛紛往來偽相半亦有因不入還而如佛者半謂曰新主登極自當利用一番人為諸公計不如各國自使衆始共議私逃之策

賊入城先拿娼妓小唱漸漸及良家士良子弟子弟臉稍白者執為拿女或求還家仍以賊隨之

甲午紀事

北軍捕獲

卷六

先帝 后梓宮 僧人施茶蘆蓬內順天府偽府尹

行昌平州撥夫打機于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安葬掩 柩止損夫二三十人賊數賊徒德勝門送出草草掩于 田貴北墳內見前

賊不識字其偽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唐地批實地事務批事驚有尸即吳荒為賊匪復其官賊無味其名曰吳虎云上

賊細各文官于中台營備極凌虐賊兵坐椅上各

官卧地下點其稍稍如移鞭杖及之立斃則以手

摩官之項曰一雙兩雙以裏其數見前五月初九日為割賊警者皆釋放存李賊者仍拘繫見前

賊兵嘗曰我主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

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時只七十八人相從後漸結聚

及併了老細細小袁英兵現有數萬上

朝臣降賊者大為賊所輕賤賊兵乘馬過市見降

臣乘驢來故驅突之視其避以為笑見前

甲午紀事

北軍捕獲

卷六

完索雅為賊用復原官大張告示諭押運漕糧白

糧等官倘候新主還官茶盤額算擅離投充等因

上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充扮作往來客商四處

傳布說賊不殺人不受財不奸姪不搶掠平買平

賣獨先錢糧且將富家錢錢分賸窮民順重斯文

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副即考較一等作府二等作

縣時復見還來府縣偽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為

真子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霸氏皆望將錢
托大錢。報者皆望獨先。詔以傳訛。衆以惑衆。即日
擊賊。竟先忌者言之。亦莫肯信。聞真保閭民。該云。
與他娘穿他林。開了大門迎閻王。閻王未時不納。
報因此賊計得售。賊膽益強。只以三四人或四五
人。便來到任。詭言大兵在後。即至地方。官聞風先
遁。而偽官儼然南面矣。見林稿
賊改印為興。用小篆。有一偽官進言于偽南書曰。
中紀事 此事補遺六 卷六

與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首者
已要殺你。今又來多口討死耶。見林稿
逆閻左目。昔年被高將射中。矢鐵入睛。牢不可拔。
者天陰。則痛三日。御一士。則血流不止。閻賊之妻。
現在高將營。為其第六妾。見史紀

淮城記事

此係吳人滕一飛館于淮上。日擊而筆記之
者。余稍為潤而刻之。見淮氏之苦兵。而路王
二公任事之勞。與其定變之略。不可泯也。自
三月九日至六月二日。凡八十三日事。一舉
於是日同主人往南都。不復聞淮事矣。余
近賂淮友。聞再彭云。淮城已空。氏居半為兵
舍。閻之宅第。亦為劉鎮借居。以待建康。

中紀事

淮城記事一

卷六

甲申春。閻賊已據開西。謀犯京師。擯遣偽官于
山東河南各處代任。偽官遣牌先至。豫以大兵在
後。恐喝地方。于是官逃。民懼。往往執香遙迎。漸及
江北。百姓日夜震恐。

三月初九日。有偽選淮陽知府輩先被。遣牌主淮
牌書永昌元年二月。直達察院。御史王燮怒。立命
辟之。捆打排牌人四十。釋去。其人而出大言。不日
兵到。汝合城皆為養粉。聞者莫不色戰。反答王。提

臺柏福山氏不識大義。一至于此。時福月

游恒四屬避難俱泊湖濱黃得項劉良佐劉澤

清高杰四家兵皆南下。澤清兵在宿遷。杰兵在徐

州。俱有渡河意。二軍遙掠大著士民愈患。終終出

城而逃。死計。淮撫路捷與王按臺登城樓議守

河事。王公自任守河。托路公守城。路有難色。王公

云。小弟不惟要守。而且要戰。將士從者無不遵之。

初十日河口擒軍偏官至。王公命斬以徇。王公典

澤清前在中州勦賊同事。有舊劉賓州。劉清

王公有領執鞭轡下語。王公乃同軍門及總府朱

某俱往河口設防。初九日。軍門及總府先歸。王公

獨留蓋欲親往宿遷。止劉帥之行也。

十六日。傳聞賊兵已至清河。又聞沐陽郅州俱有

偏官

十九日。西門外有馬步兵五六百人突至。不知何

來。故女俱被擒。有技藝。順年十六。堅拒不從。上馬

復隨者三。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身自奮。哭誓不

止。兵故之。居氏憤甚。摩挲欲與聞。乃散去。越二日。

聞鳳陽兵亂。蓋督師馬公謀下劉總兵俞。為軍餉

不絕。鼓噪而潰。倭而門外者即此兵也。自是門禁

益嚴。禁人出入城中。有大姓趙家。令人挑小麥二

擔出城守者。詰其重搜之。得銅錫器數事。內供實

以白銀解。總府細打八十。穿耳遊城。罰銀二千

公因或為居間。充其半。人稱知警。

二十五日晚。樓臺王公自宿遷歸。公之行。止揭史

書數人。人皆危之。比至劉營。相見甚歡。彼此酬宴。

公從容謂劉云。弟與兄昔年盟誓。俱欲力扶王室。

以敦臣節。不意值此國難。正我兩人立功之秋。

也。况盟兄自祖宗以來。受朝廷恩不小。今聞盟

兄云。欲稅駕淮。弟不任事。則已。現今弟守河。只

假如台。駕臨河。過之手。即使入城。倘軍

民不相得。弟當為百姓。弟當為百姓。弟當為百姓。

日此未欲求盟兄迎轅北上進取功名不然姑暫留此切勿輕動劉大猷云甚爾宿還急甚洛得戰萬兵來弟即不留貴治假道往援何如王公見其意決乃云公欲至揚州請過遠從天長六合則弟不敢與聞兵劉鎮之王公再四叮嚀始別潞人得免于兵厄者王公力也

二十七日路撫臺出示會淮城有七十二境各集義士若干不上丹不背練亦不給餉每家出一人

甲中紀事一

淮城紀事四

卷六

二人以一至四五徒義兩越出于自鎮小帽箭本法鞋刀仗俱自備每坊舉一生長為社如一生長為社副隨便自為標榜茶點小費各認輪值貴久控或作報結之小則為身命大則為國家日則團練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

二十八日軍門閱操款序頭解

二十九日閱城故壯丁守城每堡一丁女娃小娃操陳用虎頭牌檢之止留二小穴外窺四門間故

守官夜宿鼓樓西門周太守以進士東門黃魁捕賊南門高監紀以軍恩實北門范道專是日聞京城失信衆疑信相半

四月朔淮城義士在軍門過堂領賞每坊賞紅紗二紅布十草花四十朵銀一兩惟河北下關兩坊稍極絕倫皆鹽搭手也自辰至未止過二十餘坊明日立夏各坊未過者早集軍門以其半屬道遠分閱之時報南門外楊家廟南鎮堤西門外湖嘴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五

卷六

河下俱有北來逃兵騷擾各城義士請往剿武進亂兵乘馬者喝使下馬亂兵甚憚為之謀路是日周藩亮于湖嘴趙家

初三日復有人持令箭及偽牌至乃偽官代路軍門巡撫者故河南驛傳道會事呂弼周也弼周為王按臺座師故于手賊前自任淮事賊即用為淮撫王按臺細責其人四十使傳言弼周故部正母舅團恩城中士民大恐逃者益衆王公嚴以

大辟，然竟不能止也。

初六日，城中又有文武備社通室，乃兩學文武生家親丁也。

初七日，鹽城王守備獲偽將董姓者，并從人共十三人，皆軍中人主軍門斬之。

初八日，路軍門傳一今箭，論合城紳耆康會，於紳約，俱集城隍廟議事，衆謂王守城事耳。次日，衆大集軍門，始述三月十九事，出牆報于袖中，使衆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六

卷六

閱之云：聞賊已入京城，百官從逆者甚衆，偽官代本院者即生，諸生今日將決保定，捨撫臺故事，細我出迎乎，抑念皇家厚恩，祖父世澤，大家勉力一守乎？言畢淚下。衆亦多泣者，已而陳說紛紜，俱迂緩不切，路公謝而遣之，自是人心適趨，私逆者不絕。

初十日，有某官夫人偽為義士裝，乘輿出城，而速僕所舉，守門者解至按臺與中多物，王公忘命還

之，罰銀三千助餉，僕亦責二十棍。

十一日，亂兵生西門者愈多，大辟初棄，行居馬驢

無得免者，或掠妻女，勒重價贖。

十三日，周府尊親詣各坊，給義士賞，三日而畢。

十四日，軍門令城內各坊義士，將大小街道橋欄

悉閱，按察詳細於太清觀，得四人，三王廟得三人，

發本府審實懲責。

十五日，軍門往東教場，選將守河，將官報擒得偽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五

卷六

撫呂弼周，衆心皆喜，弼周以王按臺已之門人，必相聽順，止携執事五六十人，偽恭將王富，號衆者，輔行，時劉世昌，標下遊擊將軍駱華守三，界營與合營將士密議，知王按臺前數偽牌，拒逆甚決，乃偽為迎者，設中大席于營中，王富側坐相，陸從人別有犒酒，平以獻脫落者，為號伏卒起，先縛王富，呂亦就擒，從者獲平呂猶狂言不已，時王按臺復駐河口，比至，已二鼓矣，次日解院，王公叱

呂使曉。呂馬云。小畜生。人也不認得。公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今左右截其耳。乃曉公細觀其何時順賊。何時受官。聖上雖崩。東官今在何處。呂一字不答。但搖首而已。乃夫王富一足。勒其口解。即刻起文。解至城中路公處。遣軍門詣諸藩于河下。

十七日。方技文。因鹽城解到土寇七人。路公欲審案。乃發西門外皇華亭伺候。午餘。發四牌縣四門中紀事

淮城紀事八

卷六

云。遊擊駱舉。生擒僞官呂弼周。僞將王崇吾。情真罪當。傳諭城內外。不論軍民士庶。有善射者。俱于次日集西門外。亂箭射死。

十八日。傾城士民男女。俱出看射賊。沿河同空棧船百餘。聚候登船觀之。各刻路公至皇華亭。觀舉賜勞。駱舉簪花旁立。標擲二賊于杜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偶。人止發一矢。不中者。連中者。報名賞銀牌一重三錢。兩公子一冠一重。俱出船亦中。

一矢。至未時。路公聞死。未制于子。對未死。乃命副之。觀者莫不稱快。爭詣酒肆。痛飲而歸。二十日。傳聞王按臺諭清河縣及家營民。三日內盡徙。焚其廬舍。因客兵未省。日多恐。盤踞為亂也。

二十一日。報云。北未李總鎮逃兵一路。往懷湖嘴。有責姓許姓者。兵四人直入其家。欲污許娘。婦不從。疾呼義士。鳴鑼一時。俱集擒二人。解軍門審。是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九

卷六

為首。碎膝下乃死。而遣之時。又有楊賀李兵等。越兵十數。標下兵成。庫作。概為害不可言。

二十三日。軍門與米總鎮傳集內外紳士。氏王集城隍廟。伸血為固守之約。是日。山陽淮安二縣。微同畫押。故。

二十四日。劉鶴州已至揚州。有書致王按臺。略云。別後徒無音。知盟兄怪弟之南下也。第弟兵不比高兵。奸淫有禁。搶掠有禁。焚燒有禁。即他日到。

淮必賴盟兄安堵。使軍民兩安。乃盟兄復下之而
奪耳。王公以示諸生。因問安如何答。諸生云。若劉
公不至。只不放入城使了。王公云。此乃書生之見。
劉公云奉。旨未鎮拒之。即係旨。旨諸生又云。
若如此。只容劉公入城。其兵營于城外。而使王公
回。假如劉公坐城中。勿傳一令箭。各某營入城領
責。或聽用守門官能禁之否。衆皆詰塞而退。
二十五日。丘魁兵奉檄臺令過河。守青江。淮
安誤傳劉淮洲兵渡河。一時大哄。事買舟逃避。人
多舟小。有一小船掉過岸上。呼之。舟人云。劉兵已
殺到。我自顧不服。何暇及汝。王公方遣人登訛言
惑衆者。遂擒此人解院。立斬之。出示曉諭。衆心始
定。是日。新理刑郭承汾上任。
二十八日。淮安天妃宮大廟。向瀛大將軍五六十
里。煙霧障天。大廟民匠死者甚衆。手足成飛。至城
外。亦有全身飛墮者。府尊同理刑親來救大。諭云。

活一命賞三金。三日後。碑瓦中猶量。見遺屍焉。
先是。獄中所押強盜。無親識可保。多投大廟。廟燒
火。磨藥。至是。急死。或亦天網之逃也。
二十九日。民間宣傳。手賊一路。要占閨士。不要婦
人。見有高監紀出示。使閨女速速出嫁。無貽後悔。
于是。內外大小人家。競先婚嫁。一與價至二金。如
是一月。乃定。撫按出示。不能禁。是晚。軍門忽集各
社長。議事。蓋聞偏淮徐防。使武陳特到。欲共擒
之也。
五月初一日。新城楊姓大家。白書中有兵數人。竟
至其門。下馬直入內室。大聲云。我軍奉軍門將令。
欲與汝家借銀數百兩。助餉。主人方措問。聞諸賊
亂掠婦女。互相爭奪。有老奴在外。聞聲。高喊。余坊
義士。齊集。悉擒之。已有二女子。被污矣。連夜解至
軍門。止吹行奸二人。餘細打釋放。亦不完。其何兵
恐激變。故從寬耳。是夜。忽傳北路。守總兵逃去。要

到村中打糧。各村男女逃竄者少。填士將衣襖負後連結大哭而走。男子持大執械。自導老弱負囊隨後。一夜給餉不絕。至晚遂不敢行矣。時一乘避難于沒河實積巷復之。在度日警其事。塔不忌述。至次日。果有亂兵提束而來。大肆放掠。一乘亦幾不免。賊遇人即搜其腰間有物否。又問其何等。人如說說窮漢。即看烟圈并驗其兩手。故富貴者不能隱。

甲申紀事

淮城紀事五

卷六

初三日。軍門發令箭。縱放老小婦女出城暫避。蓋因武官每日哭。或云有老父。或有老母。驚惶欲死。軍門不得已許之。是晚。女眷傾城而出。覓與不得者。雖大家亦多步行。

初四日。軍門家春三十餘輪。亦出城。往湖中浮居。大划子船四隻。下午。王接奎至。准聞其事。大督軍門失計。即命書吏大書告示。城內大小人家。已出城者。俱限三日內搬回。如違。房子入官。填人違回。

實軍。家產充餉。寓單。王公即辭去。想法者。多有同家。其不通者。王亦不復問。軍門徵水營兵守楊家廟。以防北來之兵。

初五日。河北義兵擒亂兵三十一人解至。因軍門往河口。先解花道專審之。多所釋放。止以九人解軍門。不過細打而已。

初六日。軍門往楊家廟扎營。是晚。因高監紀欲入城。借民房住。下午即開城門。

甲申紀事

淮城紀事五

卷六

初八日。淮人始免。新主監國之詔。

初九日。河口接避警報。淮徐連偽防禦使武陳已到任。揭其各門告示。呈軍門。路公命加兵守河口。初十日。軍門又往河口。與王接奎議武陳事。

十四日。馬督師兵追淮赴南京。共船一千二百號。王接奎往清江浦。親自盤詰。令兵站立河。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一路廟。然凡三日。始畢。各坊義士勞苦甚矣。又聞王公于清江浦擒賊連拉。

撫偏析官宗自成景童并縛後進生員一名救之于江。

十七日夏生清江義士擲死馬督師兵一人當事者扣置不問。

十九日傳李賊兵已至清河王桂臺遣兵拒之。

二十日王桂臺主板閣調兵并周監紀馬兵約二千餘人共守河口。有結兵李承勛叛兵下逃昨誤傳李賊兵乃承勛也。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五

卷六

二十二日河口兵解一犯桀奔人主云。每人要銀一兩。即獲之過河。軍門命立新以拘。

二十三日軍門出示。新主登極。各項新舊錢林俱赦免。一時喧聲載道。是午見荒道。專辟云。廣太監兵二千要進城。谷坊義士防之。于是城中士民又一大案。

二十四日。河北人擒偽官武德。解至軍門。陳為路公進學門生。自謂師生之誼。必不相苦。路公見之。

嘿然。各坊義生稟云。一向二位恩臺在淮。如此用心竭力。不知救多少偽官。擒多少偽將。立土寇亂。

氏不計甚數。淮上士民賴以暫安。今新主即位。繼亮不得上聞。為今之計。不若將武德因坐京師。

獻俘。庶不致兩位恩臺勞績。路公亦以為然。乃集淮安獄中。一衆往觀。見其人堂堂。手一木人杖。惜

手有貌而無心也。

二十六日。吳三桂救賊。塘報始至。

二十八日。軍門新宿遷士施共十一人。

二十九日。軍門備大宴于淮安府學中。請王桂臺

敘錄。向未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各官先赴軍門。花紅領酒。鼓吹上馬。迎至學中。兩臺親自安席共宴。觀者如堵。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五

卷六

六月初一日。淮城雨黃沙。大風蔽日。換後行香後。

齊集府學明倫堂。諸紳諸生俱在。水偽官武德面

審。陳口中不稱小的。先掌嘴二十。陳猶嘔嘔置辨。

甲中紀事

淮城紀事十六

卷六

以到任告示典看始詰塞於是紳衿無不整鑒王
 按臺命打皮鞭一百撫臺云留他上京獻傳王公
 云有鞭猶未達死也惟未體惟有白紗褲一條鞭
 及四十袴已爛於是通體被抽鞭斷者四仍下獄
 王公命速備囚車後聞武性解至部洵鎮兵有欲
 劫之者乃復禁淮獄云時淮撫給公法論得
 旨提問閩城俱不平孝廉稽宗孟同士民多人至
 南都上保留公令得免今給公已丁難去而王姓
 臺又為御史陳方表題請陞山東巡撫准人如去
 父母愚謂淮上係南都藩籬重地二臺結搆數月
 幸係無忌地方素已安之倘加銜久留此一方可
 恃無恐即給公難于會情何不竟以王公代之乃
 置之山東豈山東吏重于淮海乎噫

揚州雙略

甲中紀事

揚州雙略一

卷六

朝廷既大封四總兵爵黃得功為靖南侯劉良佐為
 廣昌伯劉澤清為東平伯高杰為興平伯厚期以
 討賊恢復之事四帥各擁重兵不相親一其肯先
 發廣昌有宿違縣陸路而行駐兵瓜州而興平亦
 無從難揚之感尾劉而東地方不測真心莫不寒
 慄高兵逼真州真州人拒之堅乃直抵揚揚人最
 市登陴太守馬鳴驛重守禦策甚備相持久之高
 兵頗有數傷卒不能入聞部吏可法與高弘圖妻
 曰廣馬士英公議江北與賊接據遂為冲遠宜于淮
 揚除鳳泗廬六安故為四鎮糧淮海遠屬劉澤
 清屯駐淮北以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沔縣賴
 榆監城安東邵州睢寧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
 一帶拊討專轄徐泗遠屬高杰駐泗水以徐州蕭
 縣碭山豐縣沛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
 蒙城亳州濉遠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北河南關

甲中紀事

揚州史卷二

卷六

歸一帶拊討事。輜鳳奇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以
鳳陽臨淮賴上賴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丘九
州縣賴之。經理河南陳師一帶拊討事屬劉良弼
輜滁和者或駐滁或駐廬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
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泥巢縣無為州十州
縣賴之。經理各輜援勦事屬黃得功各設監軍一
員。一切軍民皆聽統輜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存
舊兵皆聽陳師。有四鎮不可無督師。督師應也駐
揚州適中調遣所輜各將聽督師為率題圖荒蕪
四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計各于境
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置器之用。每鎮賴兵
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其地
方舊設防守各兵。余大分地林鉤者合應歸充結
在三萬之內或合或分聽本鎮酌行。其體統則臨
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即
歸統輜家守恢復。爵為上公典閫國元勳同准

甲中紀事

揚州史卷三

卷六

世襲此議雖云進取亦兼調停也靖南廣昌素忠
勇奉朝廷命惟護東平雅好文墨多交賢士大
夫喜聲譽得淮海亦無他言。然而未有行色。惟與
平武得。其兵素驍。自山東南下以來所掠于女玉
帛不貲。至有一兵而妻妾奴僕多至十餘者。既分
徐泗謂地非膏腴且偏寇竟不奉命。托言家
必欲入城新進士鄭元朗徽人。大客擁功名士也
與劉鎮有舊。因識與平至是出平酒勞軍。與與平
約為兄弟。與平自明無他欲安頓一軍家小以便
征進耳元朗許之言于當事時太守馬公已渡海
道而在郡。與司李清未賀商之。皆曰不可。聞城士
民亦同聲言高兵淫掠異害一進城百姓無賴類
矣。吾等鎮以死守。進不從元勳之言。與平因分兵
圍城。城中故殷富。多水客監賈乃共出財為守備
街衢多樹木柵釘其上下為深溝。與平升高以望
知不可攻。頓兵于善慶菴。笑掠城外。烟火蔽日。越

傷無算，而居民之無殺者，亦或棄機為利，淮撫黃家瑞聞變，未揚百姓，迨追訴黃公集，有司及紳衿父老于城樓議事，軍民環堵而聽。元勳曰：高懸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僅尸遍野，恐得無害。元勳大聲曰：亦有傷人自相殺者，豈盡高懸邪？衆聞言，譁益甚。有被傷百姓在城者，解衣上高，曰：今日之破頭，截耳，折指，斷臂，觸目死傷，豈盡傷人自殺邪？萬衆俱怒，指元勳為高亮，曰：不如此，則城不可守。元勳知不善，疾趨下城，社兵持刀及之，刺為數十段。元勳聞于世務，輕犯公憤，自取大禍。然上臺茫無主持，故衆怒如犬，幾縶紳于官長之前。此何景象也？與平孟恨傷人，攻之愈力。城中守亦愈堅。高兵多傷，史閣部自詣督師，至揚州先詣東平營。宣朝廷委任之意，諭以速師東平，約日歛兵過淮，次詣與平營。與平忿忿，不欲得馬，專而甘心。為鄭元勳報讐，閣部曰：馬某亦無余士氏何

甲 中紀事

楊州變事四

卷六

耳。彼何罪？且朝廷守土之官，豈可擅殺將軍？不欲行意，某請當之。與平終不釋，然乃館閣部于巡竹園，或云福祿巷。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與平頗疑之。閣部即以二百贈高，閣部與與平朝夕相從，百方喻解，如水投石。時馬公避泰州任所，撫院杜門不出。城中軍民欲迎閣部入城，閣部曰：高兵一日不去，我一日不入城也。與平防閣部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先呈報，營啓視而後達。閣部亦姑任之。閣部有亂民橫殺紳紳一疏，參馬鳴騶始執拘而歸，惟怯，衆皆以為與平所強。某平言：遠聞有白者，得免閣部留高營月餘，不得安頓，而傷人亦苦于城守。富賈巨室，皆潛避他處，城中逼處於是。因家平通淮，即以瓜州宅與平。非初也。閣部亦以四鎮兵來動，八月中猶駐淮上。

甲 中紀事

楊州變事五

卷六

京口史略

史會輯有部將四人皆以功建鎮帥加官銜久貴
信也曰劉肇基曰陳可立曰張應夢曰于永綏永
綏最禁熱相與統騎兵百餘舟二百餘徒皆輔北
征因阻他故未即去暫令寄駐京口京口先有浙
撫所調都司黃之奎部水陸三四千成其地騎兵
雖勁激之衆寡不敵也浙兵憂心易之奎在鎮
安靜士民德之及騎兵至拉借民居抑勒物價上
甲中紀事 京口史略一 卷六

生市橋相擊大開突如一次實無寸備他浙營亦
相視莫援也大開兵徒戰者不及數人騎發矢如
雨皆辟易大開臂被一矢手拔之拔臂碎人矢復
洞脅死大開雖敢戰實病未云騎兵移怒鎮心恣
行笑掠男婦死者約四百人自孩兒橋以至九里
街大元三晝夜不絕所擄財物以百萬計攻兩門
砲碎其城一角城緊閉兵通調官兵發大器無因
命者徐乃令人諭解騎兵得不盡笑掠狀其貳則
甲中紀事 京口史略二 卷六

已滿矣廿九日早報知蘇郡新撫院祁整身位亟
就進至昆陵驛取宜與亂民六人或集或撲救之
又發兵捕害州下村民之謀逆者擒其首惡七人
充三十六人咄咤除兩大害而途中內修戰兵外
問民難行次丹陽則捷書至矣蓋騎兵聞風出遠
至七里港舟重甚我兵尾擊之斬二十餘人主擒
四人奪其所擄違婦八口沉其六艘溺者約四百
人所收資貨衣甲不勝計大抵皆永綏所部也鎮

民差用快。是役率先鋒劉河守將魯之興之功
為多。制勝之具。則惟一砲而已。撫院既生鎮城士
民歡呼。及疏訴者。齊徹天地。撫院出涕慰勞士民
豁然如更生。于是駟騫煥恤瘡痍。整營伍。繕守備
巡江至高子港。觀形勢。議建敵臺。置巡哨。設官
渡。創盤詰司。移障蔽于北固山巔。之偵瞭郡城者
登雲山。按韓王故跡。勞水師。申誠軍。令金鼓旌旗
震動千里。嗣此而修城浚濬。增大器。連兵也。房使
甲午紀事
東口雙塔三
卷六

元興民難處。去集頭移。通商賈以聚財貨。諸善政
將次第舉矣。方時兵之肆虐也。通府募得諸生高
姓者。齋書冒重險。達通更督輔。督輔拔扶起。問
其答。書有云。察亂首懸頭茶街。以謝潤之士民等
語。而馬稚輔奏聞得
旨。令四將縣六合提督。輔軍前。總核治。騎兵柄。句于
是高祖結
元

南都公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初日。南京恭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殆。生民塗炭。布告。晉天臣子。當被。

今天子十七年之鴻休。託

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陽者。其言曰。竊聞遭時有造。類

多以文事之盛。而詠武功。遠會非常。正可以。圖

思之。洪而微臣節。故天寶亂。而崑山。睢陽之事。有

甲申紀事

南都公檄一

卷上

靖康靡而宗。洋手網之氣。然彼皆應徒上作。蒙可

預知。然且伏骨針鋒。與民藏之。峰而益厲。我風發

發。撥冤蒙之奏。以手鳴。沈休命。篇于上天。明德光

手。良史有若

本朝者。手。力。神。腥。羶。

二祖之廓清。就同盤古。治崇寬簡。

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迨至

今上。特興宏模。益備。

孝廟之溫恭。優在。

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神恭顯之氣。立清宮廣

于

君對而發。集黃之數。結為編。祇以寇起。而因兵是。虎

兵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洩餉。是糜餉者

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

詔旨勤領。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

自逸之心。藪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瘠

丁申紀事

南都公檄二

卷上

獨通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

之宏昌。何意諸難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

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

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平賊之室。事事同

小兒之。餉果能功名。比曹武惠。拒妨好官之得錢

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威俗大。都

爾爾賢者。亦休憊。悠。聖。定。業。據。富。何。狀。國。之。不

早。病。已。成。于。養。癰。局。而。可。為。乎。不。窮。于。滅。項。悲。夫

悲夫。虜塵未殄。冠珥旋騰。血賊又演。傳傳——
陵寢泰稱天庠。誰能封以一丸。昔有霸國。無往違其

三駕。逆者介馬橫馳。夫。戰輒羽書不絕于。庭

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蓋失。

天。威不測。如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害。豈得謝

太。傳。但憑軟。留都係四方之輻。司馬有元戎

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象大舉。實賴同仇。諸

無小官遊。無小家食。咸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

甲中紀事 南部公機三 卷二

張。或子虛之以資起。或輓輅之以鼓興。乃主射策

方康。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宋為里雄。合無

共行壯謀。各圖義旅。仗不需于戎庫。積無壅于郵

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次。但群策直承黃鉞。豈賊運

得有白頭。魄類立識。晉天大補。此則萬代之所瞻

仰。難

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本服夫即戎。必義且先于

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凡

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足求。

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猶從便。氣易為索。主

登墊巨商。聯四富室。若與結紳。止舉亦自介。諒有

珠。然使平準法行。即楊翟之舉。豈得居其奇貨。又

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本可保其素封。凡稱多

算之有餘。德賴

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

緣。毋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十八百國。時

甲中紀事 南部公機四 卷二

非王臣。揆諸恤綽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逐無男

子。嗚呼。親郊逆雍容之事。唐莊南有崇。猶出塞。不

徵倖之圖。漢武乃達卜式。刈茲何日。故曰無使。不

唯

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于高。時亦有

侵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

晏宗子。相率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逼使成。既

未復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寢郵安上之

重圖與老弱之受者者酷育。是皆難氏所說。足令
聽者寒心。失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
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才猛正不勝紀。若六
時之牛酒不。雖八公之妙木可。只坐一慳。遂
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
念。

上。思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復古以等時。秦皇
王衍之三窟。使可藏身。同身即一家。破巢無完卵

甲中紀事

自晉公懷王

七上

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我法等智不足以初
謀。憤何辭于既死。實切執豆之饋。輒通托鉢之呼。
人理苟存。我求不應。如或鑒情阿堵。純念封疆。雖
陽之援竟傳。則齋雲抽誓言之矢。荆州之東獨操。
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而達于

北。倉卒敢驚于南史。是為過計。亦屬癡衷。見起
名親。約貼天目。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撫心澀血之至

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 戶部尚書高弘圖

甲中紀事

南都公報六

七上

工部尚書程 註
太都右侍郎呂大器
太常寺卿何應瑞
鴻臚寺卿朱之臣
吏科給事中李沾
河南道御史郭維經
廣東道御史周亮泰
陝西道御史王孫喬
四川道御史朱國昌
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象春
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士楨
太僕寺寺丞孫思孝
戶科給事中羅萬春
山東道御史陳良弼
山西道御史朱國昌
四川道御史朱國昌

出師檄

史可法

在昔元主中夏。始將百年。惟

太祖一

使斯民再瞻日月。凡有血氣。誰不世

沐國恩。

歷代耕桑。久則反忘。帝乃傳及

先皇帝。仁明絕武。兢業維新。踐祚而首重臣。行政

則心儀

烈祖會

國步厄。逢陽九。正違事。償於多年。史直載

荒固而益起。

勦既難重。撫又不從。於是不不得已而

甲中紀事

徵兵。不得已而增餉。原期厚集兵馬。一鼓蕩平。

累吾民。再遭煎鍊。皇料又不厭亂。賊乃日多。民力

竭于徵求。國事壞於貪弱。

先皇帝追維既往。悔艾實深。告

天則身可代。牲祈穀而涓嘗遍地。遇災有過。每累月不

入寢宮。蔬膳布袍。無一念敢忘民疾。覽殘賊圖。

而潛為殞涕。命討不惜封侯。諸饑荒。而惻然

動心。違賂還為擇仗。其他求贊簡收。百千事莫不

勝書。肝食育衣十七年。遇無可舉。方其天心厭

亂。干戈有寧謐之時。無如臣子負恩。文武盡貪庸

之輩。乃有逆賊。手自成者。却傳偏安。市井得賊。災

迹如飛。真折以矣。箭鏃貫髓。每正冠則頭顱。髮落

瘡遍體。逢陰雨則骨為劇。偏乘救還以射

天。遂肆兇鋒而犯。闕。逆我

帝后。縱掠宮闈。豕豕朝堂。行酒而通微。氏婢。國張

市肆。編冊而直括貨財。尤可恨者。為搜金而劫掠

甲中紀事

朝紳。十四代之衣冠。康陽掉地。藉括綱而輸委。權

士。百萬家之黎庶。痛憤彌天。民則何辜。乃罹此毒

痛哉

先皇帝當命粹選升之際。龍禁已墮。猶然念我黎民。

以憂勤仁聖之君。風箏最胎。遂弗凡其妻子。慘遇

天地。悲共神人。所以山閭南來百姓如喪考妣。當

此義旗西指。三軍不問室家。人懷有違之心。士書

同仇之氣。今

皇上智勇天錫，仁孝性成，河清告

王者之興，祥星在昔，鳳見兆

聖人之出，瑞應於今。

天意眷明，即位而有甘露卿雲之異，人心戴漢

入國而同吁萬祝日之聲，故元弘允，益休前烈，念

困窮而錫賦，非忘國計之艱，群牧宥以維新，總為

君仇之重，於是節費以優義旅，而金粟泉流，側席以

多幽人而賢才雲合，百工寒食，萬姓歡騰，普少康

僅有一歲，終續夏王之緒，先武不階，人懷猶然，漢

鼎之灰，矧今率土，猶膚比屋，不忘踐土，教大左袒

枕戈不共戴天。

駕暫蹕于南都，新立旋于北闕，昔

廟而收越伐，卻擁龍驤，推轂而任專征，營陳虎旅，史

值連師之捷，幾盡全股而殲，賊膽落旌麾，魂搖鼓

角，景城宵遁，喪氣呈奔，而我師三鼓猶騰，窮遠以

進，自此揮戈再指，國知投首，非違，今關部代結六

昨督同諸鎮，行且肅氛，京國問罪，偽都泰惟，

者，人侵管葛之謀，統統糾者，將擬張韓之說，兩服

楚師定讞，如二廣以叩敍，函函封蜀，叶鳳馳出，

丁而摧漢隴，猶念人皆臣子，同三百年秦秦之恩，

家諱

君親，共一萬里山河之恨，豈無男子，誓育冠誓，惟大

江南北楚豫吳越，閩粵漢黔之鄉，才俊於今為盛，

自應投袂而從王，即黃河東而燕趙齊魯秦晉京

衛之地，志義自古稱雄，尤望同袍而敵，旅，預領實

格，昔昔冢中，有能擒斬，則封之大鎮，永作干城，取一

士，有能擄除，本股，則封之大鎮，永作干城，取一

者，以一郡與之，或監司，或太守，隨才而授，任取一

邑者，以一邑與之，或州正，或縣尹，因地而置官，其

或陷身安史，而自拔來歸，或同惡並舉，而棄邪效

順，無不嘉其反正，與之立功，待以不死之祿，至與

策魚之典。

皇天后土，實鑒斯言。苟猶徒賦偉功，嬰城拒命，譬若
螳臂以當車轍，負蟻穴而障滄波。王旅所臨，
天誅罔赦。嗚呼！國仇可念，誰甘復生而負恩私。
王命不移，母賊先幾，以益明預，坐見風覆之懷。永觀
歷數之歸，謹徽。

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督師輔臣史可法泣血
拜書。

甲申記事

忠勇傳

卷一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徽

逆賊無天，女驅犯

關。主憂臣辱，義不俱生。泣血勤

王，冀滅此而朝食。毀家殉國，急生視以偷安。但苦無

餉無兵，空拳吳淞。若能同心同力，率義何難。凡

屬

大明衣冠，孰甘偷延臣僕。義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塵。

忠勇傳。會以東南之氣，承遠靈於

甲申記事

徐侍郎

卷一

天地決無

聖主不中興。祈默祐於

祖宗。豈少忠臣共先後。敢告同志，速定合謀。

欽差督理浙直等處輪餉總兵事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張

繼為國步多艱。天命未改。特興復仇之舉。以伸臣子之誼事。慨自胡元濁亂中土。人倫道喪。天地晦蒙。我

太祖高皇帝提劍徂征。廓清函夏。不惟為一時清華之界。實為萬世轉人禽之閑。卜世卜年。萬載永艾。此乃

甲申紀事

兵部奏稿一

卷五

皇天報應之害。理所當然者也。加以

列聖相承。漸厯仁義。

皇上宵衣旰食。備歷多艱。念及民生。往往浪波深仁

厚澤。奉上難忘。本部院修庸

特簡。督理東南。不意厄運偶逢。警報疊至。

神京失守。事不意言。本部院寸腸盡裂。九死如飢。但

臣子千秋大節。則此身豈宜苟生。然逃賊一日未

聚。則此身難輕死。慨其發難。幾二十年。腹實生

靈數十百萬。倭禍際寧。蒼生職腥。天地惟我

皇上慈念元元。徒以辨賊之故。不得不取賊于小民。

今年議加派。明年議預徵。曾有一絲一粒為

皇上私用者哉。皇賊說竊假仁。愚罔百姓。始則誇說

安民。繼則異言鼓搯。

神人同憤

天地不容。此誠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捐軀復仇

之日也。本部院誓與逆賊不共戴天。先國保降江

甲申紀事

兵部奏稿一

卷五

淮以國

中興根本。後將提戈秣馬。戮力恢復

神州。撫摩遺孤。噴齒穿髮。以懸逆賊之首于藁竿。以

報

名父之靈于

天上。但念爾科條百姓。遠庇

祖宗之德。二百八十年。近食

皇上之恩。一土有七載。誰無忠義。各有良心

共主之仇。普天同失。且

宗藩近在

南畿。天意未嘗改卜。方將俯順輿情。推戴勳進。凡我

紳縉士民。各宜鼓舞忠義。勇略超群者。當執干戈

而捍

社稷。謀猷出世者。當贊籌策。而軍

皇圖。即負一材一藝。盡當雲集軍前。與本部院聯戚

父子之軍。張皇討之。氣共熾大。就同室

國仇。奮指山河。自有奔奔。敢有布散謠言。煽惑人心。

及首鼠兩端。不顧大義者。即係逆党。立刻擒拿。生

于一切應輸錢糧。除軍前急需外。其餘暫停。待後

酌定。倘或義師所過。不應兵糧。及奉調觀望者。必

嚴後至之誅。以正追過之辟。務使

中興大業。不日成功。

皇明丕基。萬載永奠。為此馳會。祈直各臺及司道鎮

將有司。以達紳縉士民。三軍之衆。歸素涵煦。登壇

盟歃。躬率雄兵十萬餘衆。沿江電邁。共獎

王空。速整閩廣江豫齊楚之人。咸相屬兵林馬。以待

臨期徵發。毋或違誤。自珥大刑。三春在上。一言不

欺。謹檄。

甲中紀事

六年庚辰四

卷七

移京者共討逆聞告文

嗚呼故老有未姓之變承秦傷心普天同不共之
變戎牙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
車馬錢塘怒擊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
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手執三食之軸一掃腥羶身獲二曜之
英雙驅誠諒合

文祖之拂風沐雨迤

甲中紀事

卷之二

卷之二

諸宗而布澤推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

皇恩傳世

一十五朝寒海直行軌履追我

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此矣始改誅嗜獨廟家
寔作鼓類年禦虜威持宵旰為衣凡違寒暑幾
吁庚時於之嘆萬姓呻吟時切已溺已饑之痛座
心而轉環言路鋤色以側席端揆唯見發政施仁
近且側身罪已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

一人廢極之起運遠生履職有何失序嗚呼即爾終
然迤邐之策時無

累世休養之恩然食諸地履幾已深羽十罪凡封函
谷通秦父負漢三章昔者灼造

神宗

凡廟不獲安其主腥流

宮殿

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實知已滿陰深天地誓

甲中紀事

卷之二

卷之二

豈共生嗚呼誰東國成詎無封事迨天降尸衣陰
雨者何人將伯助予終永懷而靡及猶然泄泄皆
曰訖訖門戶肯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
將軍竟若罔聞閨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責
主殺降畫仙文館學士之筆歸使云有松徒死即
係純忠此則切運真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至
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看將代漢將張中
緒早抽刃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凡內燭光進素

鳳既斬于京口，剖尸之伴，要逃難不避于萬江，拔
山之力，終盡無強不折，有運不謀，又况漢德猶存，
周曆未遠，亦肩銅馬，適聞
先武之中興，夷狄遼東，難免少康之玉，傳臣子心存
報

主春秋義大復讐業賴

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五六軍，敢忘

祁山鳴呼，遺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泪，隨張舞而猶

甲申紀事 卷五三

嘶玉陛之魂，刈其鬚眉，且叨替紼，身家非合有總

屬

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仲

國和雅奉遠，爪氣各一路，征聲嗔齒，斷聲斷五史

鼓即共灑中包胥之淚，誓笑百里視之舟，幸洋

網張其宗之旗，協恭在位，鎮如熊執矢與周之鉞

磨屬以須二三子何患無

君金陵咸專正朝十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舍

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請敵

王所德豈曰同胞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譽張神州

赤縣之心主窮巢穴行考子忠臣之憤厲成渠魁

班馬叶手北風新嘗紀于

南極以赤手而扶神鼎事在人為即白水而放前籌

君不我負一洗挽控晦蝕

日月重光再開幸鑪山河

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

甲申紀事 卷五四

神明鑒此血誠謹檄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八日臨海在籍小生陳函輝稽

首哭告

告

陳西輝

太祖高皇帝誓詞

昔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初五日也。據南極史可法副樞臣呂大器。淮陽曾良路振來。浙江撫臣黃鳴俊。按臣任天成。巡鹽臣李振樞。塘報。聞賊入犯內地。遑遑。

都城。大河以北。叛將至於數人。僞官因而借故。數天。

同憤。義士拊心。通聞道路之口。更有大不忌言。

甲申紀事

誓詞一

卷七

者。此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矣。我

太祖高皇帝揚蕩胡元。日月重明。深仁厚澤。

列聖相承。凡茲食土之毛。皆王氏也。孰有驕者皆

王臣也。高有臣與民而可以叛其

主者乎。爾斯棄穢樂郊。容歲許都謀逆。勉期投首。皆

賴

聖天子覆載升造之恩。今一旦變越不庭。師加有罪。志在春秋人人得而討賊。謀先保障。處處

無如練餉練兵。敵王所。協諸共。揮。曾。指。日。之。戈。與。子。同。仇。應。先。聲。祖。

遼。渡。江。之。楫。今。邑。小。臣。函。輝。謹。隨。台。達。臣。傳。

龍。府。臣。閔。維。緒。通。判。臣。楊。體。元。雅。官。臣。張。明。綱。

知。縣。臣。宗。騰。忽。與。大。小。諸。臣。士。庶。等。於。

高皇帝聖德前咸矢忠。負至國。

社稷。濟。則。

君之靈為臣無二。心在人之內。誓死靡他。有渝此盟。

甲申紀事

誓詞二

卷七

敢告諸日。

日月麗於天。始於地。乎開乾坤。惟我

太祖高皇帝。沈胡氣。掃羣龍。而星夜。胸帶。德冠百

朝功。萬世。學校兵農專

御製。君子觀賢。小人樂利。代有

哲王。伊誰

聖前。先武起而殄奔。新。少康興而俘夷。并。竊鉤者。謀

揭竿自號。率土同仇。志臣是誓。滅此朝食。有死

無二

台臨海邑在籍小良陳函輝三薰三沐叩首

并謹書

甲申紀事一

卷五

七

教賊誓言

女庫盧沒才

嗚呼。嗚呼。我臣民等自古無有百姓升兵起為盜賊而敢於通

天子者自古無有英明仁斷勞心圖治之

聖君而竟為亂賊所逼者嗚呼逆賊誰非我

祖宗所休養

皇上所矜濟之赤子遂敢犯我

天闕逆我

甲申紀事

教賊誓言一

至專嗚呼。彼逆賊始意亦不至此也。皆緣我任事諸

人一水座。大家兒戲。聽其滋蔓。難圖。大笑不

耶

藩封蹙陷。將相屠夷。不知陞裂室傾。離損室覆。滅

藩封者犯

京師之漸。將相者逆

天子之幾。禍有繇來。亂已太甚。嗚呼。請觀一部廿一

史。曾有如此之事否。天傾地圻。海沸山崩。日月食

昏鬼神號哭凡我臣民莫不受

累朝之恩澤根

皇上之憂勞欲死無從偷生何事嗚呼

列聖神祖之靈其謂我今日之臣民何如也千秋萬

世而下其謂我今日之臣民何如也律以凡在

官教無赦之條則大臣小臣皆不可以為人充

甲中紀事

蘇軾書三

卷七

以雖有策安得食之義則文官武官皆不可以

階死況乎我不北伐則賊必南窺忘不復仇則

事同玩寇今逆賊貪淫肆掠更甚曩時蹂躪窮

荒所遭赤地天亡可待人悲將終盜賊之惡貫

已盈漢官之威儀宜急涇材是以時像彼蒼注

時大衆立此盟誓苦我同仇不使數天編索三

軍裹墨以滅賊之日為釋服之期共廢生人之

先帝臨終遺詔尚念百姓以忘身值

樂同堅死上之心破除門戶齊心奮膽卧薪割

盡面背併力生聚教訓痛

新主念亂國存不復中原以雪耻發喪哀慟血灑乾

坤梓徽號呼哀岐山徽名臣賢將定有韓元季

郭之才志士仁人豈無曹劇魯連之事能執干

戈何妨童子何處清大矣擇神人近者直趨

都下遠者各附軍前誓不說斬李賊之首烹祭

先帝之靈再造神宗遺修

太廟然後復安嘗之業問家室之圖苟或志傾不堅

心神稍戴則天地不為之覆戴日月不為之照

甲中紀事

蘇軾書三

卷七

臨鬼神奪其魂當安其魂父母不以為子紳

亮不與為鄰名教外決無生人道義中決無餘

氣主身臣死豈主死而可生國亂臣忠有忠

臣豈容國亂凡所聞外皆期自靖以茲盟誓先

以身倡莫嗟過誤合臨大節毋玷建夫之報貽

笑千秋共哀先武之興永存萬世

蘇郡討賊檄

王聖鳳

楚雖三戶。可決千秦。

明乃萬方。奚難滅闔。此士子致命違志之日。正匹夫
赴湯蹈火之時。深此肺腸。捐其踵項。勇者效九智
者。什謀。莫測。力微。萬人之師。集於一人之義。莫謂
伯。置。侯。敵。之。土。便。爲。因。敵。之。報。誰。陽。妄。然。不。爲。易
水。之。事。事。計。必。成。敢。效。包。胥。之。哭。

明中紀事

蘇郡討賊檄

卷七

江南士民公禁徽

張國棟等

徽爲嚴黨賊之誅中獨惡之禁以折奸謀以杜

亂萌事聞逆無人震驚

官闕居我忠良戕我士女殺勝之酷且古未聞偵報

甚明葛口無異乃聞有衣冠何處喪心從賊者

賊淫其妻妾而反認爲親賊拷其體膚而反爲

之用於是受賊發縱索而來歸掩其至腥至穢

人天共憤之實徵駕爲不寒不寒情理絕無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宗社等共神人謹啟

國

國徽豈知此草姓名委已買耳使爾祠將廟

即今腐化爲鳩鴿當攻服鳴數元乎伏於

寧可漏網吞舟敢告同僉共申明禁如仍有

言無忌者立當捕誅轉相傳告者概不寬貸

公討降賊偽官項燧宋學顯位坤湯有慶

吳郡諸生袁良弼等

逆賊憑陵肆犯

畿闕鐘簾失守

廟社震驚致

先帝飲恨鼎湖

母后痛心椒殿凡爲臣子莫不切齒裂眦欲刺刀賊

腹斯滅之無遺種何有蒙面喪心反顏負

臣節

吳郡公討降賊偽官燧

國身受僞命逆狀顯然如唐事府少詹事項燧

政司右參議宋學顯大理寺右寺正錢位坤湯

部祠祭司員外湯有慶者彼其險惡成性正士

素疾之若仇但偷下材鄉黨原恥與爲類但值

天崩地坼之日孰無嚙臂納肝之思況生茲禮義之

鄉尚聞忠孝之論尙或異其良心未死夜集猶

存或有一人捐軀猶洗三吳奇恥今乃甘心降

賊連類事仇曾無禦器痛哭之情並乏引首待

刀之事視

列祖基業三百載不啻等諸易以

先帝勤勞十七年竟乃輕同浮梗神輿歷於萬

衣冠羅拜於賊曹頻投勦逆之謀屢獻奇策

策榜署邸門大書僞秩招搖新路並樹僞旗

書文政之堂名列還人之次此行路所共覩可

大衆其弗若者也若云事涉罕證則從此求者

自士商以至僕隸何以所傳無異辭即亦

臣節

吳郡公討降賊偽官燧

臺階閣階賊中而言者皆違其不受僞命據

首端從未有訛傳及之者可見直道在人不容

混賊矣初逆賊魏學濂家人自北逃歸暫止西

郊已繫鑿言諸賊從逆醜狀即應聲罪公討然

爾等猶謂亂臣賊子之名豈可輕以加人追還

之歲月而南還者接踵不但口誅無異抑且筆

記昭然恨不生致此賊共啖其肉今當

中興之會正屬刺賊殄亡之秋乃復望氣占風

美寬

天討伺隙抵間陰探

國情睚目前竄歸止煙一身而連袂並進徒露實

衆豈惟腥臊之族饑亂

與邦抑今反側之徒實繁羽翼若不惡之衍育必

且竊起蕭牆履霜堅冰大可惟也嗟乎秦檜宋

自虜中終亂建炎之政王倫竄身歸宋平後復

仇之舉唐安史亂後設六等定復理之舉

學以舉此蓋思祖宗爲之數清滿或獨

不少寬假著在典章烏容錯貸兩等排奸有

當深清劬之心飲賦無能使抱愧艾之志舞

之典自特

新輪擊搏之任用告同黨鑄形爲鼎使應懸罔所

踪懸鑑泰臺庶妖氛無俾易種有此具饒須至

撤者

討降賊諸臣檄

太倉郎星傳

竊聞史書勸烈士雖懷讓而無讓國律警叛人於

危素而亦罪蓋嚴展天地綱常之義宜明誦法聖

賢忠存之倫尤亟仰惟書契而後育有生民以燕

爰遇

大明之御天忝承

先帝之嗣服英神大武躬大有爲之矣仁倫勸懲當

不暇給之日漢句帝辭旄頭之懸竟天數日神靈

甲申北事

岱華之寒朔月草薶淪陷狐集糾阜之南三應劉

極馬飲津茫之北震福

國寢松檟寶寧焚灼

宮庭銅鉞不守宸離爲之失耀社稷因而遷墟其

時在朝臣子先有敘其素業鞠九鼎以南祿或且

修其登視劫乘輿而西行者

先帝于是痛大寶之遽亡憤皇國之實覆舍辛血種

尚切萬民之憂忍詢雄絕不恥匹夫之謀憂及

國母掩昭相從以至懿親同時並盡曾費金難傳聞
天堯之遊正有柳棺遺恨梓官之禮嗚呼烈哉嗚
呼傷哉懷十七載勞心之治四海通音篇三百年
養士之風二柄掃地相將降賊則致多人偷生賊
繁而節無幾愛此太平之草賊遺君父而不忍獨
其紳夢之人臣服犬羊而靡悔平生心計惟也直
羊牘之編條友冒言正門戶異同之說便解國脈
以利身家持冠民職徒供彼妄強刺劍藏符轉奏
中紀事 計數與錄三

為經旨廣廈曲房演說歌為體樂商官考精不聞
猶見漢法微貪先除康靜陰行冠據竊楚人之報
冠名衆生姓賦租公之芽貢消十武臣之惜死總
關文官之受錢債仰操戎珍麗繁于權貴中樞擇
將邊廣算其金刀凡使神州陸沉莫非小人禍
重以見危之日否為苟免之謀或歷事

前王久稱舊勿之代或新陟天士寵居近侍之強樂
富貴之過人不顧朝秦暮楚忘勢泰之悅日反唇

佐雖嘆竟其可嘆者參兩一書類楊雄美新之議
平吳十策匹華欲勸觀之文喪天漢之師李陵贈
愬于祖考擊大江之楫祖約貽醜于景昆世罕絲
綸學修降表宋傳忠孝竟隨貞珉雷夢矣其心賣
國首玷科名祭宗權友而射天漫李帥統吳燕才
子慨然佐命之功聞起少年受此虛名之累微省
之履辭幾絕木天之粉署顧空凝碧池頭希聞津
泣夕陽亭下誰肯思量至於吾鄉麟鳳之身亦有
中紀事 計數與錄三

賊黨醜醜之孽魚鹽混雜虎豹子以先容龜鶴量
安招宋人而同振奮友朋之朱緩報家人以赤貲
飾美姝而乞官引臭味于飛逆嗟乎王先生琴川
沉醜化為逐臭之夫周忠介北寺橫屍變作嘔風
之候哭別故人于岐路生謝舊族于江南然而相
顧食人終絕弘文之望行歸下里方為畫錦之榮
父母倚闥視蒼天之真死妻孥生離幸川田之獲
江此又顏厚十甲罪浮四凶者矣凡此從賊諸臣

狼心禽行地附狗偷或飾爲求死不得之言或誤
 聽念頭勿差之詞人心一亂直等輕信名教精爽
 便同蠱毒豈方黃之屑費過慘報以賊心之臣抑
 崔魏之衣鉢猶傳復暗叩頭之事豈非有從容就
 義之倪鴻寶唱隨死節之汪長源等三十餘人不
 令完顏罵天朝之無人蘇山笑王臣之辭恥也哉
 夫寒霜彫葉乃見青松疾風鳴條方知勁草
 本朝勳高干軼道禍際于驪山戰功不及中唐抗
 節不及南宋興言切齒挽轡寒心所望環海同聲
 數天左袒毋忘故君之恨慕岳少保唾手燕雲勿
 懷小人之國學陶荊州運甓軍府懷念加厚沉麟
 之烈當旋渡而增悲荷識金谷塗椒之缺即美財
 而急散共助中興之大雪九廟之羞然後賊封
 豕于長安傑長蘇于江夏門許降虜用素檣之
 臺圖錫廷名遂錫精枕之鼎罷科目而廟康恥禁
 党孽以滅癰疽興鼓初鳴泉美遍賜蔡邑有女配

爲彌候之妻李吳再生習作黃金之獸持者亂臣
 賊子之戒庶快薄天率土之心謹錄

上郡邑先達討逆書

通政司親政進士顧之俊

先帝慘變，亘古未有。一時諸臣蒙面偷生，昧心從賊。實繁有徒，探諸大義人盡可誅。然亦有降賊故先職官最顯，踴躍鼓舞為之陣力，如偽兵政府車駕司從事沈元龍者也。賊龍虫肝鼠臂，蜂目豺狼，背肩詔貴，已為九尾之狐，張目覆金，不啻白額之虎。仰游市井，輕拜弟兄，寧見孔方便成。

夫雖真精神之屬，泉細民之蠢蠢，雖未拜舞賊前，氣類固與為一矣。乃三月十九從逆之案昭然在人耳目。武進士王師中親言其家人傳誦謂乃主兄用獨早，吳茲受家人親見其出入長安驛，甚盛至其所，踴為賊尤自

京脫回者，見聞日紀處處同符，更聞逆闕于四月十七日，擬即僞位，僭用儀具，悉自草駕司管理。賊龍夙夜經營，自誇幹辦，僕隸笑傳，無不唾罵。

是尚可戴髮含齒，竄入入類乎？賊龍向以逆視。

權千級，謹于

先帝今以一風拜舞，踴僞爵於賊庭，及乎義師東來，妖氛西掃，朕後賴足太息，踴躍奔竄，裂舞尾之冠，燬縹雲之錦，竟何及哉？嗟嗟忘不共之仇，首傾葵藿，逢反正之會，抱恨蘆荻，滅倫喪心，一至于此，雖使削髮披緇，逃亡山谷。

聖明在上，難追

聖明在上，難追

上郡邑先達討逆書二

卷八

天誅今乃遠歸，里刺潰。當事將來引類呼朋，勢不盡傾江南不已也。故布便言，用彰公討如賊，龍不知遠近，懸懸盡見，必共裂其中，唾其面，被其類一應往來拱揖之禮，解不可施，諸禽獸蓋賊龍委身佐逆，奇以心管是

先帝之仇也。凡為

先帝臣子，何忍一日與

先帝之誓同枯共一

國教幸銷禍私情以御大義朕與此人所食之
 新德使相
 國典教幸教地方幸甚

明倫堂述言

普熱常生翁詞聖

竊惟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幸土摧心窮既陷人
 懷誓不俱生之志衆切滅此朝食之思蓋以
 聖明在御神明恭儉惕厲憂勤十七載如一日

二

列宗覆載生民歷在斯厚之中孰非第萬斯人

茲逆賊弄兵潢池稱兩間之害氣憑陵中夏廢六
 宇之邪氛矣矣

神京僕焉席捲皇皇

聖主修爾山頽

九廟汚於腥羶

六宮遭兵穢毒四遷零炭燼滅灰飛

梓碩躡蹻涸涸誰奠一抔之土

青龍滄海塵土時憐六尺之孤易水風寒徒掩壯

夫血淚盈滿月滿爭驅適客征鞍北向惟向西峰指髮

九五之勵情若此百六之厄運謂何此誠理有難遷酒泣而百川欲竭

天不可問舉號而羣慙爲權者也伏念在廷諸臣或以勳戚持山河之誓或以公卿蒞日月之班或居

禁近而膺股肱耳目之司或分曹署而職裁設兵刑之任凡爲通籍卽曰委身陳列班行自非簡陞

甲申紀事 明倫彙編 卷八

乃平日有樹私植黨榮身肥家以塗面喪心爲要

捷徑以厚顏長蒙爲門戶功臣魔堅已中於膏

肱瘡毒莫開其霞臉欣狂劇或創於猜習處堂之

燕和樂偷安豈震震其醒其沉迷守夜之庵乞憐

忘醒乃自京師告變以來不曰登僞朝而拜舞係吾

王之臣則曰君僞等而來歸爲誰氏之子反顧事賊

裝碧池之慟哭何人蒙面偷生尤極殿之抱持誰

低總以革囊可愛一死至於泰山用之本性真體

五當委諸逝水夫生既久矣親無補於當時死亦

徒賦庶無虧於後世昔賢此語寔炳千秋今日諸

人可僅三笑奈何驕肩眠刀僅開正氣於晨星滅

血寇廷莫繼高臥於霜月嗟嗟百年等之有盡兒

女牽裾閨幃忍淚此景亦復凄凄一朝仍自滿朕

青緘不朽形骸爭得彼曹獨非人子該格物致知

之已真典鑑刀鋸之如鉛苟踐形盡性之有方

甲申紀事 明倫彙編 卷八

何毛髮官骸之可累事關至極語非不情雖然今

日之爲人臣者處此亦有二通焉在外者或建干

專闕或守臬分藩或皇華奉節於輻軒或肅飲節

符於郡邑以至東山逸老掛符纓於爐簾南園遺

野卷恒倫於阿閭律以致身之宜雖九死何辭若

夫滅賊爲懷則百身願贖子胥人吳國亭云視息

難容包胥哭秦廷畢竟復楚有托但所望者勿以

飲飲太息徒望風景之異於斯亭晉須洩血誓師

力致狡寇之頭於函谷。賊在則捐軀無日。賊盡則
到心有期。是寔望以不共之條。非獨克其可生之
路若夫在。

帝左右可曰。退食委蛇。身應應錫之錄。何以贊結果
卿之志。曰擊。

乘輿之慘。何以憐惜若水之軀。假云佐。

國中與則一。誤豈堪再候。假云養身有用。則此時

更待何時。黃寇可歸。故鄉。不曰有死而已。赤
野申紀事 明倫堂述言四

可繫賊頭。獨不曰迎附。伊何辭。竄若鼠。狐。爾復

哀同狗彘。夫抗顏罵賊。絲片念之主張。仗義席泉

實一生之學問。親知望其殉節。庶幾名邪。名彥之

有光。忠孝不親所生。尤屬倚門倚闥之定。分此則
君存與存。

君亡與亡。爲天地之寄經。古今之大義。止有一死之
格。以明不二之心者也。爾聖薨。膺璽安。草莽下士。

親請饗之。無路扶。深起舞於闕。盛情。勉之何途。

欲瀝血誠於指鹿戴。

國恩者三百載。食毛踐土。豈僅錦符之體。忘受聖
經者三十年。耶義成仁。獨非章徒所有事。用是辭

言聖獨。中夜撫膺。向傳。

京城寇逼之時。曾發探旅勤王之論。三月間在武
林縣諸將紳

言之大。甫得

聖主慘崩之信。隨陳誓師易服之言。五月初三日言
之子安季父

中。蓋灑酒臨江。宋室歸以真偏安之祚。而發喪聲

義漢。祿歸以折強項之鋒。激發人心。祇在一機之

動。忠誠自矢。孰不惟我所爲。矧地。圻天傾。

國計匪猶往事。則屬推肝裂膽。踴躍。踴躍。先

四方悲憤。就傳。綽素聚臨。而否。里。通。從。見。統。行

奪目。薦紳名教所式。已成。服。以爲倡。然。風化所

關。何。履。嘗。而。周。覺。用。集。吾。重。二。三。之。侶。訂。於。五。月

十六。爲期。堂曰。明倫。庶可。稟師。規。而。戒其。僇。達。禮

先

宜聖。爰以鼓大義而作其精忱。爾時宜傳梓里之言。

旋畫局本朝之應仕。義聲定發。清議馳。阿室。

附正論之餘。不覺義形於色。用抒積懷所結。因知。

避諱何從。詞章倒派。言非警座。大意要識。

君父兩字。不過自明誦讀半生。激烈老成。無不可對。

人之事。諷刺疑誇。有聊足自喻之懷。正法策銜。

新朝自重。鼓勵人心之典。誅奸筆舌。吾黨應遵沐浴。

請討之條。侍中血將軍頭。固未敢援相求於仇族。

明倫記事 明倫彙編 卷六

太史簡董狐筆。或者俟彰厥意於春秋。大義既昭。

積倫斯奮。倍。

君上非嘗之痛。眷臣子聯夢之恒。從此剔腎翻腑。夜。

骨洗髓。挽風濤於共濟。爾耕我織。絕期繫組黃巾。

請水火於同仇。此斷彼謀。務必獻件。

丹闕罪人斯得。鉄鉞報。

先帝之靈。積用告成。竹帛垂某臣之烈。土田拒嚙。不。

數召虎平淮。麟閣雲臺。遠邁漢光。良佐。則阿聖聖。

戒

經生固陋。不能執父以佐三軍。亦禮終身行。

夫而歌萬壽矣。謹述。

明倫記事 明倫彙編 卷七

嘗熟縣討叛公微

本縣士民

大海橫流神州鼎沸黃巾挺禍散化

乘輿夫事君則效其身食焉不避其難結驥者駢

肩銜須者踵武主已血染賊兵虎橫家園豈有

位列六卿身躋青鎮世受

國恩名泰甲榜授樂于賊庭乞生于虎口如工部

尚書陳必諫兵科給事中時敏工部員外趙士

錦刑部主事時起先者也必諫論托清流巧于

甲中紀事

嘗熟討叛公微一

卷八

時譽陽和布而傷日不移強附球于寒林虎皮

去而和質盡逐呈身于却相身非柳下之仁

人弟有寒陵之盜適焉言自口匪問門而不談

僻行在躬同姦人而不庇錢賈四連陷敗暮

夜之四知祗席不分洋雄而雙御賊至而堅

臥不知城陷而潛身希免乞食圖生獻金贖命

有觀面目客幸其來歸絕無心耶子弟慶其

不死敏鬼域為心狐狸成性分桃實寵通室宜

甲中紀事

嘗熟討叛公微二

卷八

之子還將盡賄司空而拜紫海虞之吾類幾空

兄弟濟遂士頃年逃亦族之謀桑梓不容既羅

焚如之酷宛轉于五木之中升舟于靴鼻之下

聞之不覺汎額言者故應汗顏起先乳臭小兒

本之義方之訓么麼末品濫叨科第之榮秋官

何有詰姦墨殺已聞事賊賊賊起先聲名傳叛

籍委君難于漠然身繫賊班素親喪而不赴此

四人者陰瑜秦檜罪甚丁寔死非弘漢之殉者

生豈伍員之背父國報主之勲。身有愆于父馬。乏全家之智。族宜昇之鯨鯢。非趙括之親。不合宥其所生。異懷光之子。豈應免其誅。神州在虞。上志者多賢。名流輩出。豈可使直道執哉之廢。漫以腥羶。滔滔尚父之湖。蒙垢垢。雖斷。雖。中。與。必。有。明。誅。豈。食。肉。寝。皮。卿。里。獨。無。公。猛。况。鼠。竄。難。尋。蠅。營。多。巧。一。坏。已。負。於。
甲中紀事
卷八
明君三窟將站於新政。青天幸土何地可容。逆賊之跡。義士忠臣誰人。甘作姦邪之黨。奉朝宣慰。是投告黨請鷹鷂共擊。須至徽者。

移討嵩逆檄

蘇州士紳

蓋聞人生之誼三事有死而無窮。天下之歸一罪無性而必誅。能讀行父逐僕之詞。敢身擬鷹鷂以無辜。非頻歲聞宜聖討恒之義。豈降多泉境而彈射罔聞。唯松有偽吏政府楊枝起偽弘文館朱積芳首先煽。賊輒易官。在普天已燭其奸。而彼郡尚私其黨。北信可為髮指。口誅未見解嘲。西降既有美果。奸義終難附尾。此事可忍。孰為子君。吾道難寬。難與賊庇。波甲中紀事
卷八
禾中敗忠孝之風多。此家人小畜而弄郡甘穢汚之。藪定因大有同人幾其神乎。一以事君。再以事賊。盟可寒。豈不知為友何知為臣。我將肆諸朝。不忍此邪之含垢。彼實與于試。豈非吾黨之同仇。人人得誅。言發憤用徵彼境。咸使聞知。

公討逆臣楊枝起朱積徽 高江都邑士紳

制閏日月有明

列聖卜萬年之祚春秋大義亂臣虜四海之誅喪心
甘寧二君大能作賊賊首系英三郎典子同仇天
壤窮兇邵峰巨逆厥有偏文政府楊枝起偏弘文
館朱積者豺狼蜂目系孽裔肩本是惡少年生長
茂開家訓相稱倡召士資緣借廟賢書消先後傳
售于南宮遂招搖巧憑乎東閣日起五年墨
甲申紀事 公討楊枝起朱積徽一 卷八

佩百里膏枯郎署久還有力終升于梧掖相門善
掃無君敢引夫桐宮叔誦語追受朕而恩賞唯終
乃就歸則慙懷巨測至于賊積此兒好弄一還漫
道問部逆祖司乃祖阿端八座祇緣懷逆生人
乾折朕舊麻因論中表之端蒙面編工遍附華替
之諧混登芸局文章乏二陸之才朋比蓬盧消息
翰三秦之盜蓋鴟鵂並樹聲氣既就同人情祝連
蹈肺肝竟成異物富在冠帶又而犯 闕正義士

投袂以登拜痛哉乎天降鞠凶

帝庸祖落克衝誣聖妖氛忽繞甘泉禹甸歌仁厄較
傾移承露漁陽擊鼓風濤凝碧池頭銅馬旌旗盛
黠彼香殿裡長秋深銅蟬沉皓月之幽靈武空殿
兼掩前星之彩爾其群工湧淚兆姓惟心此從容
以投繯彼慷慨而伏劍或捐髮綠水骨流正周之
香或撞首赤墀血濺長弘之碧莫不擊髀結憤義
草叩悲義張漢肘之竭忠堅磨臣之舌舍生而取
甲申紀事 公討楊枝起朱積徽二 卷八

大標正氣之歌親死如歸英魂清流之望而此二
賊者有崩厥角啼妖霧以爭廷有祝其顛拜御床
于既陷

主殉社稷便薄拾遺世掌經綸龍媒勳遠朝躬遇宋

秘書之署聞多紅粉願薦發于健兒舊稿黃金委
締交于津幸除除書之出袖沐猴僞布淮祀助草
詔以揮毫畫鳳片言杞宋漢

梓官暴諸風日。若然。驢背經過。時。官。柱。股。化。作。烽。煙。
依。舊。嶠。頭。朝。罷。驢。鳥。爰。止。宛。轉。請。事。將軍。包。圍。
兩。牛。米。思。近。前。號。呼。丞相。得。相。牛。金。星。雲。鏡。寶。奉。
承。生。現。揚。么。鈴。院。宵。清。送。歸。朱。沈。相。建。說。項。美。車。
嘗。望。岱。之。遊。項。禮。為。儒。寺。政。來。賊。命。紀。寒。山。恐。飲。京。禽。淹。舅。氏。董。
磁。之。役。益。補。勇。氏。也。聯。鎗。崇。市。歡。酌。酒。以。自。如。
柱。笏。金。臺。慰。好。官。之。無。恙。謬。謂。同。曆。已。矣。濃。羹。饌。
與。欲。傳。檄。殺。前。北。之。師。隨。投。鞭。獻。江。南。之。東。上。平。定。
甲。申。紀。事。公。計。籌。機。起。朱。顏。三。

江南 于是其虎賁朝領尾國之軍嘗俾彼賊群
同念 本朝之冠佩矣豈知

烈祖悲憫之日即
其人尤復之期。燧。雁。重。輝。宛。河。叶。瑞。積。符。麟。定。
鍾。陵。王。氣。忽。憑。度。纂。龍。蟠。江。浦。軍。聲。赫。數。天。枕。甲。
薄。游。鋒。不。汾。陽。之。滿。曹。從。戎。暫。煩。回。紇。鄂。國。之。紅。
旂。破。賊。直。臨。西。關。九。京。陶。念。以。靈。馳。允。旋。竄。鼠。數。
道。長。驅。而。馳。奮。登。乍。遊。魚。二。賊。所。時。聚。謀。累。旦。驚。

女直之難。駭。連。復。兇。毛。噴。黃。巢。之。忽。亡。聊。思。路。罷。
然而虎役不食。果。皆。痛。其。二。心。唐。化。猶。存。法。詔。其。
共。一。面。招。朋。引。類。或。潛。藏。隱。患。之。徒。南。越。北。胡。漢。
更。肆。鋒。銳。之。毒。是。具。反。相。不。顧。恩。臨。于。弑。君。罪。止。
嘗。刑。押。宜。罪。浮。于。閹。卹。幸。彰。丹。頭。之。大。戮。毋。辱。緣。
桑。餅。擊。白。頭。之。老。頑。務。如。去。草。荷。六。七。作。
聖。君。之。澤。率。士。俱。臣。幸。三。百。年。養。士。之。恩。戴。天。噴。共。
豈。環。攻。怪。物。安。史。獨。匿。于。雲。間。倘。幽。有。帝。青。楊。朱。
豈。置。于。天。下。學。子。危。射。應。有。修。文。德。實。

高江府閩郡士民討逆賊楊汝成檄

北京禮部侍郎侍讀學士叛逆楊汝成祖宗世到
簪纓父平踵接輪紉歷事

兩帝典試名邦位冠渾倫望稱主貪污踵頤即使

昇于腹素已多履餘之羞婢膝奴顏當此國難君

仇敢作陸梁之計近者南歸一輩侍掠而逃尚屬

偷生致討聞開而至謂其踪跡塔疑況汝成之降

賊與賊之愛汝成也一見于楊卿簪之瞻報一見

于逆孽楊時亮之辨舉一見于徐致時之口述一

見于圖難紀聞三月而北郵五至同居而西席先

歸咸稱汝成族姪楊枝起稱賊輔牛金星爲老阿

門生項青縉呼賊帥劉宗敏爲恩主預求寬典先

到薦剗私舍輒僞賊寓唱名首赴朝班師名殊以

獻郁曲一時極供帳之華離合色而効承歡二女

唱後庭之曲至將解息許聘孽牛鼓樂喧闐于帝

里錦衣赫奕于天衢宜乎逆孽時亮之爲父餘也

曰幸免拷掠習辱之苦矣其國席盛友以四月十

九出京距陷城一月明供者連堂宇依然奢華如

故長跪而求用者再播筭而舞蹈者三身委賊

病者固不若此金盤盜食者亦復何求以專

爲樂戶請思凝碧池頭豈盡梨園子弟視天朝若

季代玄希終南徑裏更添長樂老人此彈兒者又

屬椒房較降職者更爲靡什嗟乎三綱絕天理滅

矣況老逆居鄉以受獻受納爲膏居官以鬻爵

科爲事膏腴肆占雖叔姪兄弟之產無不歸焉

闔宣淫卽父子主僕之閒互爲尼羅今其取償于

北則關節逆盜因輸賄而反得賄又圖漏網于南

則隸常津要藉柄臣以制朝臣仇敵

先帝統玩

新皇此而不誅後將何極凡我士民共申公討或赴

闕庭或鳴司敗急應大慈于禁街共滿元兇之金

謹檄

公計獻妻降賊逆紳楊汝成機

吾黨陷賊多人獨檄汝成者以其爵利大德恩深
奕世叛

君臣逆也

竊聞忠首五倫孝先百行故草莽小臣必云移孝
而春秋大義獨責無君況主辱臣死乃主死臣生
如降賊逆紳楊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無短仗孔方之計

普秉謙之側安

普秉謙之側安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皇朝之津要禮絕百索位遷宗伯不思恩重如山江
覺身輕似葉當逆闖犯

竊而報報十三之圍城森細同屠而謀定十九之托

病獻全輸貢通關節于衛人掃笏趨朝策平南之

層數身請為臣妻請為妾結歡之狀堪憐汝成先

人通籌善軍劉宗誠為願為願為願為願為願為願

之疏屢告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頂知恩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偽輔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汝成

盼得劍春卿廉恥既下倡優為伍借枝起而詩歌

之數甘以吾土投仇讐受西賊存問之榮猶以萬

城通貨賄國危亡而不顧臣實貴而有餘其草子

時奇時亮時憲并華奴來慶無尤希心內處結海

上之賊徒聚黨至親鄰中朝之時望不思迎巢偽

駕重方之行已虧領并大功千雲之名遂損況汝

成依違微冒馮逆而僧逆已類邦昌今

中典伊始

國與幸新，即野老農夫，益念

累朝之恩澤，深山遐谷，痛憤

先帝之遐升，宜容坐視賊臣，顛倒

王法，用是尹鳴義鼓，擒逆子肆諸市朝，公赴

廟廷，俾汝成致之

闕下，共扶正義，實快公心，但亦有盜訂金蘭，親連姻

婭，或不畏四知，或互爲三窟，顧惜私情，忍縱大逆

不知爲陵游說，盤室尚遠龍門，保此忠貞，青史風

甲申紀事 公討賊書三

稱璽面荷非逆李之腹心，必斷枯楊之梓，靡無因

舊好，致累靈祚，悉破邪心，共彰義討，謹檄

金壇合邑諸生公討降賊諸臣

義莫大于君臣，界莫滑于叛逆

高皇聖廟正中夏之末冠

先帝除闇，數清流之華，級人心，漸薄天步，多艱，故憤

而五年之舉，穴空談，寇陷而百雉之神京，竭地在

逆賊李自成者，蓋茲下令，適于黃巢張角之兇，張

爾王臣，亦佐侯景，祿山之亂，梓宮在瑣津，爲漢

帝之喪，特滿爭趨，竟受邦昌之命，豈曰文夫李可

甲申紀事 金壇縣學諸生公討降賊諸臣

徒死，不通野官，自我爲之，無云，難沈之經，食難

則龍髯，既泣無行在之可，竟若言，樂事之忍，不獨

文則默息，尚存欠仰藥之一死，義同韓休，然仍舊

莽大夫，何達美，新不歌文山之正，鼓君子，開所會

差更聞危素之履，聲賊黨亦應義笑 中興李

有 帝無煩抱膝，千白馬，西望懷復，不意無入，何得藉口

十黃冠故里，若說身，西有，周江左之管夷吾，伏存

正恐人盡如君南朝之幸侍郎安在或云一時之
屈以待後日之歸究其初也懼寇日猖知寇不知
君故忍君而臣寇或其既也料賊天敗肯君復
肯寇何難無賊而有宋明明義法吏爲不足屈任
彼縱橫忽忽輕

新主爲不足臣恣其誹謗凡諸獄狀替竹難養事度

狐狸升座弄影陰山安忍梟獍公行現形白晝

呼秦權還全卒覆宋家之祚張均免死終誤注

甲申紀事

金針錄

卷八

疏首玄宗兩京之陷獨奴疑碧之游此將天子餘

生不過屬草暫避引以主辱臣死之機故有特贈

自盡之條令我

先皇死更苦于臺城五國之弱主暨我太子生更

慘于蘆陵孺子之棄度

九廟全灰兩宮自燬豈

天子已同罹骨肉之慘而賊臣尚居懸賞之安

聖主中興網或解其一而

帝仇必報法難宥之三請行于新典即以慰十七

在天之靈快戮于同心即以備億萬家勸王之

諸生無延首咎事之條合學有筆伐口誅之

生同誠誓不共天存茲公議以獎奔錢之威

同仇毋後膚賜之繫伏乞背事達意下梓與

疾呼上請

天威之赫怒國刑無赦公憤先抒爲此具

甲申紀事

金針錄

卷八

與府神衿公討偽戶政府司務徵

肅建偽官魏學謙者破單狂憤貪母遺某信

肝之小技繫籍名流挾牛耳之要盟廣招

謂父兄之賢足恃大肆惡陵謂子弟之利可

恣開私塾視耽欲逐發已百而已千氣揚足

快入懷而入腹久時蜂目漸露狼聲及乎

南宮賓綠中秘極一時之遭際叨奕世之寵

稍有肺肝寧忘報

國苟非貪獸豈忍無親官道關上九都城

先帝身殉

社稷閣部如范如倪如施如李等絕脰烈於

詞林若劉若馬若周若汪等浩族規乎張許而

學謙見六官之賊血逞快雲聽百碎之奉號

忻當鼓吹趨踴於晉賊韓霖之闕鳴吹於

金星之階與吳爾璽等聚議敢言一統無

陳名夏等授官私吾獨庸僕獲疏銜為

關父

諱受牛賊叱咤拜爵領天命倣歸作同官

持欲授戶正名刺遺謁孤群比各門保

效忠薛某於連闕定君臣之分於

之文合周鍾朱積之輩慶復社之同心討之

企郊之僞美高官之捷尾刊修儀注抵掌而

諛莽集草定詔書懷背而斥言犯宋心爾父

能承不覺朝觀遠賊庭帶玉於焉變綴改名

擬於子駿圖貴迫於王皮化忠廉之里為

之門挈父母之邦獻仇讐之寇妄棄鞠我

黨以拒天誅潛東逆兒播流言以招東

偽執持片懷而脅東南預伏莽戎布同盟以

西北託聲為彌天之網自謂一子扼上下之

吭薄忠節止身後之榮安思百代作霸王之

罪深長跣逆甚山頭彼王敦之與茂弘尚云

從若朱浚之趙元暉亦第孫彼胡來遺愛

房喬詎期士雅更逢祖約慨姬且之不復

解時

誰誅。泣石厚於在陳。僭圖莫再。然而三綱未滅。
六等猶存。張得一之降王。則肯拔西曹。達其理。
之事。胡。腰分東市。今亂臣賊子。合爲一人。卽
界虎投豺。難得衆怒。所應牛五。梨只。寧止。第十
同穴。凡百義士。忠臣。順孫。孝子。必能春秋於天
下。共釐斧鉞於鄉邦。然或謂。或謂。或謂。或謂。
畏其扶衆而不便。或慮其黨繁而復逞。緣情面
之顧惜。甘狡窟之包藏。不知

甲申紀事

嘉興公討萬官亂三

卷八

中興伊始。反側自消。法令更新。珍馐漏漏。雖吳玠
保川。不以職誅連生。而李陵降虜。須知惡腐無
逃。况匪叛臣。九千重典。因此一逆。自我同宗。雖
甚。吳頑應不至此。先鳴義鼓。肅聽

王章謹機

中興致治疏

張亮

奏為

聖明御極之初首講致治之要謹布愚悃以佐

中興仰乞

睿裁俯採飭行事臣亮竊觀今天下

祖宗全盛之金甌今已被損其半事勢極重而難返

人情瓦解而難收臣子之誼一死不足自贖幸

而

臣亮

中興致治疏一

張亮

皇上登極人心帖然此

祖宗生靈之大幸也惟是世局等子草昧治理須費

更張而更張之要有四一日明親長之義一日

慎賞罰之權一日清賄賂之源一日杜門戶之

見而致治之事畢矣何謂明親長之義臣奉

君猶子視父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此二

字宇宙之大綱維也自奪情之說起而人遂視

忠孝為甚輕子悖其父臣無其

君但求一時之倖免甘作萬世之戮民則大義不明

故也免奔之道不外孝弟而可愛視牛當講者

一何謂慎賞罰之權功必賞罪必罰此

帝王廟廟之大機權也自襄陽陷後當奉者猶被身

後之座典人遂視失城為甚輕或盡棄以迎或

先期而去付封疆于一擲異法朝之可逃則

國憲不公故也罰既不當則賞亦不明

朝廷一事動垂信史而可任意低昂乎當講者二

何謂清賄賂之源文武兩途若慎衡才論功則

自官與人賞

先帝朝非不嚴此禁也無奈阻習已久牢不可破或

以情而收或以錢替入則皆賄賂之徑也得官

既已不清居官必至營利豈肯從

國家起見乎當講者三何謂杜門戶之見人臣致

身事

主即宜一德相孚乃至黨與一分所賜遂別

先帝朝為此二字生却多少排擠費却多少議論但

顧各人之朋比不顧

主上之憂勤究至口肆劾戰胸懷鴟毒不爭勝不已

又豈肯從

國家起見乎當講者四今

聖明在御衆正在朝計無不宜恭端直以爲

中興輔而臣猶總總慮者犬馬之私舍是無以

爲較耳倘蒙

中書與白麻三

皇上決擇而脩行之不立收撥亂反正之治者臣不

之信也

請行徵辟疏

史可法大學士

題爲撫理殘疆急須能吏請行徵辟之法以通登選之窮事

國家設四藩于江北并爲江左偏安計也從定立報基養成氣力北則爲恢復

神京之計南則爲盤踞關陝之圖一事而進歸全

盛耳

聖明在上忠義在人

祖父之誓恥特深海宇之雄心號奮在師武臣無不

以滅賊復讐爲念者乘時大舉掃蕩可期時所慮

者兵戈擾攘之中不無有百勝耳無百姓何利乎

有疆土故擇吏不報于鄉縣故時必先于救民

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

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然而守令難言矣

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遷然求求

得人之實幾盡地有難易然有炎令無所不周其

營建而兵荒殘破之地卒舉而授之庸人況今日
之強弱另國恢復保民禦寇萬萬古務此重
白面書生所能勝任日今人才告乏資格高而東
南缺員正自不少安能優與西北之缺則益選法
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征辟保舉多係幕僚故徒足
壟斷其才幾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
而真從

君父起念普圖除兇雪恥垂名千載者乃始授其

相養請纓而奮起臣以爲宜徵保舉之舉通行
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官舉有才識道
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起道到京實以
途費赴臣軍前效用酌補守令員缺二年考驗平
升舊地三年考驗優擢京曹用示酬勸如各官
嫌不舉即聽該科指奏重行詞治其有懷才思
赴臣軍前者論係其才一體錄用再如江北山東
河南一帶有能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即在

之判亦可權宜徑用總求
重屬破格假臣假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
道賊所至皆擄多人得一州卽設一州官得一縣
卽設一縣令小人不敢順逆爲所用者恒多况際
國運重新賊運垂盡則必有桓桓赤心之士
而其中與臣拭目望之矣



三大弊政疏

神應佳

為新政要在明刑持平貴有盡責謹陳三大弊政伏乞

明旨禁革以收拾人心光昭盛治事伏惟

皇上以垂統而垂創業凡典章法度有宜因亦有宜革者要必翻然更始使海內翕然快服乃足以收拾人心向來精神悉憊小民毒痛道路側目羣情解體者其弊政有三曰
甲申紀事 三
詔獄曰緝事曰廷杖

臣請備言之先是洪武初年官民有犯或全赦或
錦衣衛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高皇帝乃于十三年焚其刑具以繫囚逐刑部審理是

祖訓原無詔獄也後以錄錄為功以羅織為事

朝廷之爪牙實為權奸之鷹狗口詞從違轉而牽
索聽指授而定即舉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無敢

雪其冤酷慘等千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

詔獄之大弊也洪武十年改儀鑒司為錦衣衛諸直
法駕侍衛等事未嘗聞其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
始有告密之詞司獄而打事件件附而罰刑章無
籍者多倚藉以發充有罪者反交通以倖免飛証
多及善良亦詆立致巨萬招承多出干弔拷怨憤
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清奸
定而奸宄因之益多此緝事之大弊也若夫刑不
甲申紀事 三

加于士大夫原

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乎遵理用事始有去未受杖
者刑章不歸于司敗機責多及于直臣本無可殺
之罪乃加必死之刑當其血濺

玉階肉飛

金陵夜行刑色氣短神搖即血錄隨所已魂驚骨
削矣見

朝廷徒受後詔之名天下反廉忠直之譽此

廷杖之大弊也。臣讀前漢以三典歸之司寇。虞書以

明允敕之臯陶。周知帝王明刑。原為懲罰。

祖宗朝以較暴付法。可以詰奸責五城。原職有專官。

官有專人。我

皇上如天之仁。如神之智。深恩治亂之原。亟圖變通。

之要。方且以欽恤廣

皇仁。以廣心待臣庶。三者弊政。乞漢

類明詔。永行禁革。海內聞之。有不易處。厥心仰頌。

新朝第一美政者。臣不信也。

感時觸事疏

松江林有麟

為微臣感時觸事。飲血痛心。發抒一得之謬。荒用
作孤忠之藁。冀仰祈

聖明鑒納。以佐新猷。事。臣繇官生。九載郎官。兩年縣

守。向以憂勞成疾。藥裹餘生。自甘隱退。何敢妄言

但報。國心長憂。時念切未嘗一日忘。

君父也。臣聞之。天下未亂。必有將亂之形。急遽則有

幽莽滅裂之患。漢景帝之七國是也。當其時。若張

歐。要則不用。而亂錯則用之。故。後世病其大

天下已亂。必有撥亂之機。變之則有。則為漢散之

虞。宋高宗之南渡是也。當其時。若汪伯彥黃潛善

則用之。而李綱宗澤則不用。故。後世病其不及。則

此言之有事。而因循無事。而造孽其禍一也。我

國家自

二祖

列宗以來。其功德則肇造區夏。日月重光。神禹之洪

先帝升遐之一宋獨不思

九廟被焚

梓官在北未安何日瞻禮何人與言及此易以爲惜

昔漢高爲義帝發喪三軍縞素而天下動心宋高

南幸揚州而士卒解體臣以爲

皇上今日非深居高拱之時而枕戈臥鼓之日也

前年去歲儀躬親執節祀師江雁拊循軍士

位之生一切期實督皆停止以明不忘寇仇之義

則雖有驍兵悍將亦感憤發發于忠義之中從此

人心固結他患不生而一意以圖賊則託護

算可因時而定也惟

陛下留意焉

一曰振紀綱臣聞人上立乎兆民之上發號施令

而天下俯首聽從者恃有紀綱而已紀綱不肅則

治者日趨于亂況已亂而可復治乎唐憲宗時李

祐以吳元陽度使遣馬百五十匹溫造請論如法

諸謂人曰吾夜半人聲州城未嘗心動今磨落于

瀝御史矣辭此言之一臣秉法而可使強藩悍

況于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者乎議者每以寬洪大

度藉口于培養元氣之說而不知開革不可謂之

寬洪振作不可謂之操切譬如五穀所以養生藥

石所以療病各有所宜今以五穀療病則何異于

金石養生者乎問者京都失事守正死節者

陛下固已有訪優卹之條從逆諸臣亦既有分別

議罪之旨矣而臣恐紀綱未必能振也何者在

廷之臣所喜則衆之庇之所惡則衆之所是

死節也而出于同聲相附之人出于科甲高第之

列則相與爲贊揚不則共造爲疑案甚至四五月

之間猶覩顏面息于長安者皆誣以爲死難矣猶

是降賊也而非其門生故吏非其令類同鄉則

與爲吐罵不則曲爲之解飾甚至已降之人亦隨

聲附和以自解于大逆者矣如此則必有以忠而

蒙蔽以罪而俾免者必至之弊也苟非洞燭其弊幾何不賢奸倒置乎而其餘屬身受辱者臣亦以爲有辨五品以下開嚴處儆惟均沐

天恩然責任或輕猶可未減五品以上甚而臺閣大臣受恩既深責任亦重平時既不能赤心爲國

釀成大禍又不能辭寵避榮先幾去位碎骨粉身未堪塞責而偷生向賊俯伏甘刑獨不思

朝廷一番奏捷卽有一番恩典雖幾數受之不可

疑至于國有大變則身不與焉可謂獨善其身

誠無存矣昔唐肅宗平賊以六等定罪李綱輔宋

以爲宜倣而行之今皇上之聖遠過于祖宗而諸臣之賢恐未必踰于李綱也姑息之政惟

陛下戒之

一日信賞罰夫賞罰之不信非必朝三而暮四旦令而夕改也上之所令如此而賞罰非其所令下

之所行如彼而賞罰不當其所行則人莫敢所適

從矣今國家建官設吏本期之以忠貞而下皆

以欺罔本期之以廉潔而下皆以貪汙本期之以

公濟而下皆以朋比本期之以實恭而下皆以嫻

藝本期之以盡力而下皆以規浮本期之以執節

而下皆以情面凡此者皆法之所當誅而視所

之者也不如是者則所當選擢而大用之者也

今也不然法令所能僅行于疎遠之輩政綱廢

弛于孤立之人高材者非庸不遠忠貞者非

不遇間有一二賞罰足以快人心而當天意既

而察之則曰某某之獲戾以某某之不至也某某

之驟遷以某某之引而也某某之被劾以某某之

全多而黨固用是以彼代之也非則曰如某去

則有一人焉心代之矣已而果然如某某則有一

人焉必得罪矣已而又果然如是則官非動實也

乃賞賄賂與黨援而已則非懲果也乃罰其不善

賄賂與竊接者而已。是故市井狙僮可以通公卿之線索。山林偽隱得以操仕宦之升沉。而徒下詔曰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人孰從而信之。臣見上智者遜而岩穴中材者將杜尋而直尺矣。其誰與爲治哉。臣願

皇上毅然丕震。總覽乾綱。如其有功。雖賤必賞。雖能不爲吝。如其有罪。雖貴必誅。噤笑不爲難。古來漢勳之主。每有聞見必手誅其人。合以絕事而獲者之故。用人必悉其始終。聽言不稱于衆。論下不聽其而功罪得其實也。惟

陛下効法而舉行之。

一曰厚民。生夫民力之疲弊。至于今日極矣。當此疆場多壘。司馬不得不徵兵。司農不得不徵餉。餉餉而無出。不得不開之民間。于是議加派。議扣地。議借支。議預徵。種種搜括之令下。而頭會箕歛之吏。朝暮叫囂于村落。析揚縲絏之衆。血肉狼籍于

公庭。然而盡入公家。猶可言也。其如打胥假吏。照

一利。花卽生一弊。端或移東影。再或借甲補乙。或指完爲欠。或庇欠爲完。萬緒千頭。莫可窮詰。公署未足。而私囊先飽矣。軍前未解。而吏腹先肥矣。止于一而下得其二矣。甚至完租減額之請。藏之

高閣。微比如奴。敲朴不改。血至誅求已定。然後使小民知之。則所納之數已滿。而無如之何矣。走

于無知。則謂朝廷徒欲我百姓耳。而其實奸吏所爲。郡縣不知。郡縣所爲。撫按不知。撫按所爲。部與

皇上不知也。上下相蒙。雖小民之謗。亦無訴其故。皆起于利源一開。貪者遂借以爲生借之端。今

皇上新登大寶。首寬祝額。且以軍國多費。未能蠲免

爲念。仰見

皇上愛人之心。而臣竊有憂者。向來言利紛紜。亦非得已。惟但求所以取之之道。不求所以用之者。而

耳而不知用之當庫百萬而不爲修用之不當
林毫皆小民之命也臣察得邊餉一項國初原額
不過十三萬有奇至萬曆末年而五十餘萬矣嘉
靖之初邊餉不過六百餘萬至萬曆末年而四十
餘萬矣則餉之數且十倍于前而死自此之後有
增而無減十邊兵原額幾十萬人至萬曆末年止
八萬有奇矣邊兵原額四十萬人至萬曆末年止
十二萬矣則兵之數且邊減于前而況在辦之任

平甲紀事

卷之十一

未必皆貴乎夫國初之取于民者少而武備日固
府庫日盈蓋因財無虛用士無虛伍一兵必拔
石而趨距者一耕必致勝而克敵而又屯鹽煮
錢鈔通行故不加賦而用足今也不然雖以無餉
爲憂而餉至則文武其利日以無兵爲急而兵
增則小民受其害故

太祖以江南之賦而過荒卽歸過吳卽減取天下而
有餘

先帝以天下之賦而過完卽增過管卽節守京城而
不足今大變甫更中興伊始弊諸實人之系中
過衰落則必父子經營夫煩耕織以求所以致富
之道若役臣承緩帶取目前所存之產募人佃而
食之而設其僅僕以爲發川生而弱矣伏願
皇上自今以始計臣必得其人而勿若老胥之浮算
費用必稽其實而勿徇會計之虛文而又講求鹽
政錢法諸事盡心力而爲之則民國賦稅豈不

平甲紀事

卷之十一

將聚斂之端不關影射之途自塞于是而有私之
名目虐取于民者必誅無赦辦民生裕而高用亦
足矣至于卽位之初必調舊道所以聚人心而
普新澤也
皇上監國今歲至崇禎十二年然十二年前崇
或在師有未完之額而小民實無分毫之歛至崇
禎

登極赦詔竟不及蠲這一錢將口口神 皇仁惠愛

乞

皇上秋下閣報 特旨施行 將崇禎十五年以前

欠盡行蠲免 庶小民困恤未納稅得以沐浴

恩而人心歡悅 爲民仰以爲國也

一曰核名實 朝廷之所患于臣下者有二 曰素

見不報而公忠之說寡也 廟堂之上主黃瓦爭

水火交戰 或前奏而後始 或朝東而暮西 明齋

朝廷之威福暗操點膠之機 擅使天下之仕者不

入于此必入于彼 其始也初 未幾 職見猶其 其

既也 表之底裏盡爲把持 表之縶索盡爲握捥 死

生榮辱惟諸人之是視 而我亦且背違而不覺 但

見其所我者爲君 我者爲小人 肆解有一二

獨醒之士 思欲炯然特立 無如天下皆寔則不若

姑就其名之善者而從之 逮于一入其中而寔然

獨立之意亦泯消 默化于富貴利祿之場矣 此天

下之所以無實效也 曰 資格不改而功名之路塞

也 盜竊而科則必曰此聖人而行權伯夷而也

繼則必曰此妄人而矯予至于千萬不得而歸官

矢貌之開猶必致其分別之意而機已滿 鳴呼如

是而望其兼放并包 集思廣益以成天下之事 豈

可得哉 此 廟堂之所以無異才也 然二者

先帝嘗力求所以破之之道 而卒不可得 臣以爲

未嘗要名實也 名實不廢則度滿者以無餘見 諸

浮誇者以美華受作 浮誇者以美華受作 浮誇者

直者守官箴而蒙訕笑 是故言之則洋洋盈耳 而

考其居官在內者何嘗有裨于 間計在外者何

嘗有益于民生 伏願自今以往 令 政者以人而

從在 勿說法以從人 考功者固官以論人 勿因人

而考職 如掌金衡則觀其在任 政事廉能 否

進幾何 貪墨之吏 所忌幾何 進皆覽退皆不 覽

君子也不則小人而 臣等會計則職其出人之

損益幾何 冗濫之費 節省者幾何 隱匿之利 弊

別者幾何有可以野國用移居生則君子也不
則小人而已掌軍旅則觀其國外之人所在者何
將所任之將建立者何功惟惟之事調度者何等
疲弱之伍揀練者何方有可以強弩勢壯君威弱
君子也不則小人而已臺省之臣則觀其所舉用
之而有策者何人觀其所勅去之而有策者何人
所言之事見諸議論而可行行諸天下而有功者
幾何事有不用其言而敗壞功者幾何事其祖
蓋多而不中者少則君子也不則小人而已臺省
則觀其所轄之吏果奉法惟謹而苛政不行乎所
轄之地果盜賊不逞而戰守有資乎果民生不
而凶荒有備乎糾彈所及果勿以與校從寬不以
下僚塞責乎巡歷所經果詢訪摘于民隱刑獄不
虞淫濫乎能如是則君子也不則小人而已此數
者皆
陛下之所得而留意者也數者不失其人則內而大

書外而守令莫不得其實而進退之彼吁罵狂瞽
之徒將事于奔競則端動不靈將事于肅睦則技
金無術見朝廷之上執一法以繩天下則不報
退而修職業可以磨顯榮而被允龍何患于意見
資格之不破哉
一曰議戰守臣觀宋室之衰也曰議論多而成功
少軍容盛而武備衰當今之世非備成功無聞也
議論不可得矣非獨武備廢弛也軍容不可問矣
嗟嗟何為而至此極乎今者
上踐詐維新四海人心憤激五霸兵秣馬以米大
有為于天下之耻而卒任空虛兵威不振臣以為
極戰無謀因非計置兵不言亦非策也今日之勢
惟波河則可以守淮漢則可以守江扼襄鄧則
可以制上流復青齊則可以連西北其勢或有未
及則因天下之義兵論朝廷之德意宋以張所
傳亮經制河北有能全一縣復一郡者授以崇

使自爲守不惟絕其徒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
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而專修戰守之事在
今日可訪而行之者也至于沿江一帶

祖制守備非不其嚴臣察江防所繫八營者掌大小
戰船三百七十餘艘水兵五千餘人而臨江各府
州縣巡船哨船弓兵民壯不與焉京兵又不與焉
使戮力同心寔意訓練以江南之財養江南之兵
何也不刻期奏效哉而無知在朝者以乘機進爵
甲申紀事

爲先在野者以及賄行賄爲急上下津滬漢不相
關而強將悍兵得以肆行劫掠所屬要隘至于無
俘不實殺戮民以爲功紀律不嚴比賊兵而尤甚
而民不堪其禍矣然臣竊謂今日之事惟在

陛下力行而臣按籍而稽兵額具在可促之使實也
按圖而行徵要具存可修之使復也稅徵于要徵
徵于秋苟無侵漁可用之使有方也盜賊之內亦
有英雄卒伍之中豈無韓岳可長之絕得以自爲

些兵伍是徵臺修糧餉足得勝則人用命矣

命則雖有騎兵悍將知強梁之足以禍其身而敵
其然然之氣皆爲藩翰之資以此殺賊何敵不獲
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而臣有說焉則將權不可
不一也古來將相並稱文武一撤故漢有蕭曹周
有裴郭宋有韓范功名彪炳取不兼自我朝
而判然霄壤總兵之上有都臣以臨之有貴臣以
制之都臣以總之故敵而勝則則謂總兵有本
甲申紀事

而文臣先受賞一或推劾則謂有建勳則而問
先獲譴勝敗不明功罪異議行金走賄勢不移也
不知此項金錢非從天降勢必問之行賄于是
之所需皆割于兵兵之所需皆掠于民兵將二心
安望其有成效乎自今命將必得其人既得其人
則軍前之事一以委之功罪令其自報實實未其
自庸庶無掣肘之虞矣將實不可不重也 國家
高官厚祿非土分茅典刀總斧總異事而問通也

刑數用。則有罪者不威。賞數厚。則有功者不勸。是以施之當則投膠易以感恩。失其當。雖九錫皆能侯國。今者

皇上即位以來。文武諸臣定策之外。未嘗破一賊。復一城。而寵異之典。曾不以爲吝者。固將以鼓舞天下之忠良。然臣不虞其濫。而虞其名實之未稱也。不虞于目前。而虞于後來之無可加也。且虞于同功而異賞。異功而同賞也。昔奉天之難。陸贄以一

甲申紀事

唐書陸贄傳

員外告身而奮力爭之。誠慮異後。取臣願爲陛下進焉。偵探不可不講也。自賊勢猖狂以來。十有餘年。督師制撫而下。不啻屢更矣。秦蜀陳楚之地。蹂躪非一日矣。試問賊之左右奔突。有能得其實者乎。聚散去來。有能知其地者乎。饑飽勞佚。有能知其時者乎。其親任左右。號令約束。有能知其大畧者乎。此之不知。而今日曰勦。明日曰擒。名將之用兵。果如是哉。然其所以不能者。亦將賞而難用。

其下也。臣以爲與其養寇十年。糜金錢而滋養焉。不若用財百萬。養首領而在兵機。況于錢糧不暇。風塵易動。亂民乘勢。意外可虞。惟

皇上稱而行之。

一曰任賢。小臣聞之。古人有言。珠玉寶貨。無足而自至者。人主之所好也。名器駿馬。不召而自來者。上志之所存也。使移此以好士。則天下之士望焉。皇上秉泰儉之資。執謙安之度。天下之士。能不願輸

甲申紀事

唐書陸贄傳

忠誠。效死力。以自奮于功名。而臣以爲士之有志于天下者。非徒以升斗自潤也。非徒以美觀炫耀也。其意亦欲贊襄盛治。掃蕩狂瀆。冀垂于無窮。福祿流于終古耳。而天下之事。言之甚易。爲之甚難。成功甚遲。蒙諒甚速。是以任事之人。遇遇而遠。遠而歸。歸而安。安居而享。今聞臣未暇違事也。當太祖之時。先臣劉基以管肩之智。恭惟懼之。謀慮疎奇。詎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胡惟庸之譴。則至于死。

後而始明土木之變。千諫以累卵之險。定磐石之計。卒摧強虜。再造山河。而石亨之譖。則至于殺身。而後已。正德間。宸濠肆逆。王守仁以去任之臣。而變從歸。奮不顧身。擄兵討賊。誓死成功。威不辱而逆殲之餘。又從而舉軍之封賞。之恩。我不知此三臣者。皆功在

社稷。孰者摩臺而赤心佐事。厥被流貶。其憂國

皇祖初年。張居正受朝。少主。振綱肅紀。百度維

新報事

張居正

張居正

無推其用心。亦可謂矢志不徙矣。而猶要太過。處

譽不行。舉世所歸。惟此。于是任者皆以爲

望爲名高。居官者皆以職守爲傳。卒爲嘉惠。忽以

至于今。苟有爲舉賢之論。持考成之說者。則以爲

狂悖。而無知。違時而自用。小任事則小諫。大任事

則大諫。此賢才之所以落落也。臣願

皇上嚴浮論之誅。而進任事之罪。有案體公處置。進

之節。勇往直前。以不合。爲已任者。則獎而

之。勿貶于羣言。勿揚于衆論。維持而輔之。以終其用。而賢才之進。則又非特科目爲舉之額。可以盡其途也。必周咨詳訪。如恐不及。累其賢文。以爲實用。如漢高之見鄒生。如光武之接馬援。不患足。而人在其範圍之中。則誠

陛下今日事也。我

太祖開天下大儲爲議。或封以宋濂曰。以彼所

如青田劉基。遂遣使聘之。于此見聖主留意于人

明報事

劉基

劉基

才如此其至也。豈非近而可法者乎。

一曰端教化。臣聞之一歲之計。莫如樹穀。百年之

計。莫如樹人。故有田而不耕。則不可以得粟。有士

而不養。則不可以得賢。今之卿大夫。昔日之士也。

今日之士。將來之卿大夫也。處焉名士。出焉名臣。

可不思所以成全而誘掖之者乎。今士風亦少衰。

矣。出入公門者。謂之議務。起承官吏者。謂之長才。

是以官初進任。而德政之文已充。幾矣。及期未及。

而保留之呈已過授矣。四柱未行而生祠之建已犯禁而不顧矣。無官不留無祠不建。廉貪不同。遲滯無分。甚且呼引朋類。顛倒是非。四維不張。虛誇是務。如此居官。臣安能必其廉介。如此立朝。臣安能保其清忠。然臣竊以爲士習之衰。歸于教化之不明。其所謂教化者。非師儒之官未備也。非庠序之制有遺也。非正心誠意之學未講。而非聖之書得以亂其道也。上以此取人。則下以爲法式矣。前者以之得失。則使者以爲勸懲矣。故故教化之明。如責成考試。官嚴杜貨。操之路肅清。進取之門。進取既公。則士皆知有守。進取既嚴。則士皆知有法。進取不以聲名。則士家于學。進取不以浮競。則士修千家。朝廷之上。煌煌然冠裳而佩玉者。固非正人。而士舍忠孝廉節之外。無以自異于公卿大夫。則精神專一。用志不分。以求所爲聖賢之道。亦安往而不得其正乎。不然。雖重之以師儒。東之

以庠序。詳詳以議正之學。朝論而夕議之。有原焉而思去矣。臣職通早淺。聞見不宏。不啻妄有所陳。自甘罪戾。但世受國恩。消渙未報。當此大變。分齒痛心。又念國家亂離甫定。學制大病之餘。皆宜簡束。一或懈弛。差悞不小。故敢佈其愚誠。仰干天聽。不勝恐懼戰慄之至。臣衰病不能蒲伏。闕下謹遣義男林恩。齎捧冒昧以聞。奉聖旨。這所奏。速快詳切。卽着該衙門施行。

專圖雪耻疏

李 模 國子監
典簿

奏為臣位實在立志

國體首當正辭祈

物文武在事諸臣專圖雪耻事切見臣義久應臣

久荒文惟以寵利為心武不以干瀆為念

烈

宗社毒播中原凡屬夷孽並難即罪不謂越在慶

便可倖功也恭

皇上聰明特聖

宗社有托方當羣臣騰論象

特諭忠孝為本大仇未報一言痛激

天地動容便允臣庶咸慶得

若而事以便

先帝之仇即以上以寵

二疏

示之仇夫今日之大復仇非僅僅克復 勦京會

魁

陵廟遂可飲至策勛而已即生祖逆國之類厥俘

歸還則其滔天罪惡盡夷風氣猶未足盡

先帝在天之深痛也言念及此今日諸臣敢刻自

誌

先帝之罪臣方能總督勦自請為

皇上之功臣而果能薄惠不分一意討賊否日者

處之幸幾成國市諸臣甘心自問同仇方急何

職謀圖傳聞遠近不見國體

朝廷之意夫

朝廷所以總攬綱維整肅海內者特有法耳若

詔旨之奉意也而法為焉當日據立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而甚

輕加鎮將臣切以干義未安

皇上正位鎮撫是膺新命乃

二疏

列宗之所寄託。將以大僕使而先簡。則非若尋常。豈可以言功也。解在續解事。

皇帝未聞致桑榆之政事。

皇上未聞彰汗馬之功。其罪亦庶幾。罪之於國。

之定策。其何敢安。備謂勸進有章。足當天機。

以易勉放懷。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未。

焉。夫建武之郊。馬猶。漸任事。無功。將肅之節。

儀。尚自詣。願結。脫。請。鎮。果。負。血。性。豈。有。以。爲。此。

臣故願。

皇上勅諭文武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濟。

勿但炫功。必大慰。

先帝殉國之靈。庶堪。

皇上延世之賞。如今日無功而存。庸勳者。

君恩雖溫。尚宜各本至誠。再四辭免。以明臣說。則。

舉之心。自加真懇忠勇之氣。自加奮發。競虞之。

冒從此消消。購後之萌。從此永杜。至。

細綸有懷。勿因大僚而過熟。斤下宜屬。勿因事文。

精起。第而可。惜。勿因近侍而備寬。

明主必防其漸。然後網羅不遺。而威漸日隆。

破格用人疏

張亮 奏

爲復讐義不容緩事。列不必拘。請開破格之門。
大鼓率土之氣。事昭傳。開罪后。天神人共責。
先帝抑鬱之憾當洗。

祖宗痛傷之耻當雪。設有謂。

龍飛伊始。次第漸行。而臣謂布告之機。有不容頃刻。

待者。賊之初起也。假仁義之名。以籠絡人心。今。

燕都陷後。勸人貨財。誘人妻女。依然強盜行徑。人。

皆切齒恨之。可乘之機一也。人之從賊也。將偷狗。

彘之生。以圖富貴。既而狗繫獄中。身膏賊刃。此。

風一傳。人競名節。可乘之機二也。

先帝仁明。遭此慘禍。凡有血氣。其切悲傷。一倡復仇。

人爭攘臂。可乘之機三也。吳三桂率遠人而復兩。

捷。賊銳旣挫。我銳可鼓。傳檄各省。大張義旗。當。

出餉勇。者出力。事平之日。以爵酬功。可乘之機四。

也。天下事。一壞于營身家之人。再壞于全無條義。

子之念。以故親上死長之道。僅存幾希。

皇上赫然中興。則必有豪杰之士。應運而起。如周之。

宣王。漢之光武。定有人焉。佐之。伏乞。

皇上大沛。

綸音。廣收草澤。若其智勇兼足。勿以舊例爲拘。或。

以一介而躋卿相之班。或以行假而登大將之尊。

而又懸世爵之賞。茅土之分。以勸之。未可謂終無。

人也。臣西鄙人也。兩任邊道。三攝羣衆。雖學夫。

之長。而頗知兵家之事。自聞。

國難以來。臣一腔憤懣。無所發抒。

皇上誠憐臣以討賊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歃血復。

讐。繫逆國之頭。而獻之。

關下。復全盛之全貳洗。

九廟之痛感。臣即死有餘榮矣。伏乞。

皇上早。簡官代臣。巡撫安慶。俾臣得一意辦賊。視。

賊所向。臣必滅此。而後朝食。非徒并之空言也。

歷明臣職事

劉孔昭

爲備陳任事之狀。以歷明臣職事本月二十三
臣侍朝畢面科張慎官爲舉吳越及議用爲命各
官爲致

君恨國此關係因是之大。不得不力爭之。時臺臣有
言

先帝拔文操江歸并武惟爲今亦未見作何事業等
語臣所言本以激舉罪臣懷憂

社稷而臺臣似謂

先帝誤用臣者臣定不才未疏無狀何敢謂言者之

兆然江防艱苦臣早爲

先帝言之矣。專寄之權臣不勝任則有歷懇求免與

再詳詞訟賢石疏官制未詳軍精不足則有定額
制清湖防疏武備不修管官不職則有陳督機疏

更將疏兵餉便恐防江疎誤則有立考疏責分
疏以及巡防講求力抒愚悃凡

明給客臣將原疏一一繕寫進呈

御覽夫以千有餘里之長江而武備見軍備計選錄
皆伍僅七千餘人兩年不給鹽膏半載不與月
而文操見兵不滿三千叫苦復玩不知紀德至
船敵而勢器銳而少餉屢欠而人無固志徒以臣
任勞茹苦不私一身之寸衷日與官兵數陳忠義
月求始得頭緒此臣夙夜自責而亦南中諸臣與
各營官兵所共憤而可以共贊者也

天命惟新奉有

共主臣自恭迎慶賀而外無日不力疾江干所以效

忠

皇上以仰報

君國及見樞臣有以第二樞務一疏借署等語臣
江上有兵有餉有共事之人庶幾可恃無恐誠
措置之詳臣正在俯膺以期萬全臣敢復言任事
之者今如果臣等臣無所不可但不當以義文

武建爲

先帝之過

先帝任用文臣優禮隆恩推心置腹雖臣小臣罪臣

廢臣未嘗不濟濟政府或任權寵或衛節鎮而

廟社驟傾肝腸摧求豈盡武臣事邪且今之武臣節

鎮而下號稱鎮帥辱國等又何一不自文臣用之

也臣爲

國老臣不敢以武臣自限諸臣亦不當以武臣目

臣兄

國勢至今日猶以文武兩字橫分珍域借題飾非

陸軍實而長寇讐臣切悲之故不辭煩責并爲規

忠如此抗乞

聖明裁鑒施行

勸哭時艱疏

爲勸哭時艱立仲計

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乾轉坤之大業
臣賦子所責致

國破

君亡此變亘古未聞昔天飲恨

皇祖有靈啓我

陛下重建

甲午紀事

位尊命今日

中興大業舍討賊復讐因無以表

陛下當日渡江之心而苟非

陛下毅然失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

此一特也

先皇帝一十七載之哀慕方滿人人致死效節復仇

無幾力仔逆賊只在

陛下先聲一震固真

中興第一義也至于討賊之法次第亦有可言者
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
圖江北今淮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
而駐以

陛下親征之師夫

中郡固天下之樞也只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

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

必皆有響應而起者兼開一面之網發其後自

焚賊勢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以資

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督督撫非本不克彈壓

如推揚教百見之間有兩節然而不能無觀望之

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

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各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

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奔江

南之說尤而放之又何誅焉按單海臨陣脫逃者

新巨爾一操二鎮皆可斬也然必先治無臣不

不
能
盡
其
才
能
者
其
才
能
不
能
盡
其
才
能
者
其
才
能

之界而後可行于鎮臣請自今鄭重撫臣撫臣事
惟專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宜多設督臣以廢舉制
之弊如此而後武功可得而奮也一曰慎爵賞以
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無故而絕糧燬既
以長其跋扈而士卒仍不能飽益增戾戾之鳴將
悍兵請自白來矣今請

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
資勝德餘張捷仗一面分別各帥之討賞免應疏

激輕則量職重則并奪軍功既嚴軍法益伸左之

右之執不用命夫以左師之保復焉而封爵劉之
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
之外廷既濫中常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

曰嚴爵官以立臣紀

燕京既被除一二利華清臣已經

也詔優卹矣此外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
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臣不能一

一悉數其人而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實

戒將來而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但
傳實煩有徒必且倡爲一連曲說以惑人心不特

僞官僞弁真官亦化爲僞而天下事益不可爲其

或陰陽詭秘爲賊行間尤當顯示誅絕無墮狡計

行此數者于討賊復讐之法亦器具是矣若夫邦

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

異則有安撫之役在無俟臣一一而臣更有不忍

甲紳視事

言者當此

國破

君從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殺

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舉行外此後一切大

小銓除仍請暫稱

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惡之誠詩不云乎天之方

麗無然泄泄統惟

容紹擇擇施行

遺書太廟

訓宗廟

車馬收臣劉宗周泣血陳

奏請逆書

先帝大痛以伸大事。嗟乎。國破君亡。何代後有惟是宇宙之所以存而不墜者。止此綱常名教。子以之事其父。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不明于世耳。先帝身殉社稷。正命考終。氣節千古。秋之大義。燕胎之替。逆遺承

皇上以中興大痛。

國難之有勤王也。自已已以來。國與何朝寬于今日。乃賊兵入秦。騎晉漸逼畿南。京師生困。遠近洶洶。然大江以南。安撫無恙也。臣

二三督撫曾不開道一入一時北遠以壯聲援。遂得長驅犯

關坐視

君父之危亡而不之救。如曰兵不成。餉不。平日料理之謂何。平日既無料理。勢不得不以君父爲孤注。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

大行之凶聞。確矣。故天痛憤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償百忍。人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

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此時總督尚有復國維親承

先帝之命。值得便宜。率諸撫臣鼓行而前。淮揚上下

早已麻清勢如破竹。而國難反潘家園意在卸播委

君命于草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夫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遠

新朝既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遣北伐之師矣不意

而亟馳一介使奏陳九關道北遠或機密中又未

或起塞上夷王共據警曜矣

九關之憂事安

梓官某方

諸皇子所在的耗荷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斬

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劉歸鄭

其以法師直揭燕都今九邊督鎮捲甲銜枚出

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

盡屬過面

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道臣一奏

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

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爲解者

先帝既已升遐發喪有日矣頒行喪

詔保何大興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竊

漸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糾紛錯出即成廢

成名色是

先帝無服于天下也小功不稅君子議之况三年

之通喪乎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

諸臣豈從昭雪自應接

先帝遺詔而及之乃廷臣不能仰宣

陛下德意一舉徑用

新恩即

先帝誅璫鑲案前後

詔書豪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

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

先皇帝十七載之憂勤念念可以對

皇天而泣

后土一旦身殉

社稷權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

又何怪從違諸人繁費若若朝君臣而尊是督也

昔人云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仰惟

陛下再發哀痛之

詔

先皇帝一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乃其
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春秋所
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從此大義一伸。人心說勸。清
兵不血刃。而天下服矣。臣言及此。雖死無恨。臣無
任痛絕呼號之至。

竊改前轍事

萬元吉

寺

為強事不堪再壞。前轍愈宜痛更。橫披管見。仰

廟謨事。臣待罪方郎。荷蒙

簡命。監軍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

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切惟嗣世康銳首繫

主術。獻可替可。全藉官賞

主術。無過寬嚴。道存養濟。官晉無過任讓。義賞罰責

臣等任念。屢經險難。窺

先皇帝天資英武。銳志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

者。其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讓之途太晦

也。

先皇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新削元氣。委任臣工

力行寬大矣。諸臣知之。爭意見之。玄黃暮。綱繆之

桑土。虜入郊圻。束手無策。

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旰。遂乘間抵隙中。

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劉伯林獲極新

備悉舉行使在朝者不暇致過在野者無復聊生

然後號稱振作乃房氣如故定禍彌張十年前以

後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

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

可致諸臣復思競脂路恣欺蒙每趨愈下再

先帝之怒誅教方興

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子

先帝之寬布

先帝之寬布

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屬

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廢事不

此言任議不均其甚者也

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拘以理

嘿教不可喻以言乃諸者求勝于理即不獲勝

重輕如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損益嚴上之使已日

爭間外之從違遙制關外從之或可容身而事

無濟若其遠之不能踵而此身已危即如肝膚骨

師孫傳廷誰兵關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

裡絕兵欺關一不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撓議之

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關臣史可法妻曰虜之急

撤關率吳三桂伴隨路迎擊可以一勝勝則都城

始固既而

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變地議之者矣及賊勢

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

先帝

偏君監國爾都諍不得音亦權宜然已有

妄議之者矣縣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候國致

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

無全利大率類是當事者心林無全利之害非獲

誠通達誰敢違眾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

逞意氣筆錄必欲強人後我其流之弊致年來督

撫更置惟視苞苴封疆功罪悉盡私囊察冤實者

茫于未詳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遠太時者此

也。痛悼

先帝遠復怡雅茶毒。追原禍始。不禁心腹。故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爲後事之戒。仰祈

皇上博覽載籍。延訪羣工。詩稱不競不求。傳稱柔克。剛克大弊。皆以寬爲本。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鈎距牽蔽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讓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達令之紛攷。則批答

萬元吉

萬元吉

宜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受在斯須。勿使象指于雲臺之議。惟益廷無復聚訟。權去而明白。清廉建閣。不事彌縫。倘寬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人。嚴嚴始進。寬期後效。行間再進。藏垢遷才。久借燭反。上自建牙。以應贊華。必才守並茂。始克斯遷。夫人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神。自能再劫。取勝。誠收之以慈。自可任之以寬矣。

臣工共聞實著疏

萬元吉

奏爲禦寇全曉居功當審請

勅中外臣工沈滌肺腸。共圖實著事。臣屢圖北來。殲報領臣吳三桂原止精卒數千。惟憑恃忠義。當關百萬。遂能屢挫賊鋒。凱奏收京功成勳鼎。皇上曾以上公永錫帶礪。其共事文臣一時並荷殊

擢。遠邇聞之。咸修爲美譚。此足見公道在人不待誇伐。自生嫌忌也。惟報中有聞賊被殺一語。

臣工共聞實著疏

非贖人反聞以懈兵心。必畏兵滋稱以誇衆。聽臣愚度之。似是滿載運來。爲確當賊攻陷水城。師勞志駭。原有敗道。今被制人素更提精壯。進東兩其鋒必銳。前勝紀未可待。轉盼秋鴻。商洪則徑抵集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憤怒深然。千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圖報。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素弱。

其何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類實
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煥
見才者不顧公論之甘見古敢徒紛實備不諱
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

皇上于何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人物功非功而
才非才乎臣備員行間身陷不測計惟仰軫

聖懷其在諸臣必且以度外置之然從來戰勝首擒
廟堂若使在廷無公忠共濟之雅斷未有能立功于
外者臣不敢以

圖事置度外又安敢以諸臣置度外耶

皇上申諭中外大小臣工盡洗前習猛勵後圖
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
收集人望務舉衆志以報一忱衆舉謀以制一

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

補述見聞疏

爲補述見聞再伸末議以佐 中興事切惟兵革
今日而難言之矣百姓視之如仇

朝廷畏之如虎老成謀

國者始爲養毒之術以苟且目前而直言無諱者
一觸其鋒身家之禍且立至是則今日之我誠
有大於兵者然以恢復以防守靡不藉兵賴何以
使

朝廷類受兵之利而百姓不受兵之害到底有
足以威動之法紀足以約束之豈宜宣大衛不
出此而盈

廷百爾乃坐視成敗甘效結舌之寒蟬臣六月
十八日自丹陽來見臣鄉羅本二管兵踰驛南
該衛總持刀砍之不詎止詢之則羅本管兵久駐
鎮江爲邊兵所擊火民居者十餘里皆鎗道深
鼎檄台兵往救該管備倭李大節死之自是無主

之台兵走而有主之羅木營兵亦走。有其光景不
帝風鶴漸兵之恒怯無長亦可見矣。然處兵守地
方何待輒自焚殺。屢及主吏中開開。或有其因
然豈可使圻輔之地公然有此亂象也。反至
國門開邊師有言江北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
得不爲噫。此正其求。

封張本矣。百姓之頭何辜而竟爲此殺功名之地。而
云意四鎮一聞此言必當憤發爲雄殺然。其後以
雪此恥而尤總總准揚通處此土知忠臣義士有
所視顧而不敢出也。描四鎮之來非止挾策營
以迎立。

至。今既儼然佐
命矣。何不先行而前收拾齊我。恢復北都。雖然。爲
甲與各將與李晨郭子儀諸人比肩于古。豈不更快
況一錄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撤去藩鎮
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七設府。永保藩。保。其

之內而連以藩籬視之。閱邸報有言城外之屋處
讓與兵似亦調停之術。然民間一掣一瓦。孰非

祖宗拮据所致。而今其拱手讓人其甘之乎。安插之
法當令各府州縣或城或鄉。散安頓。豈有宗口
數萬而可頓集一城者。若行兵之法。類以輔重自
衛到處成費。可向民間托宿乎。古有取民一麻一
笠立斬以殉者。諸臣豈不聞焉。至今定鼎之地
強幹弱枝。兵力自宜優厚。然非土著終不相宜。項

見樞臣張國維請建三輔疏。規模雖恢然以擁衛
神京。勢險節鉅。其善于此伏祈

勅下該部速行以觀成效。稍需時日。非計也。至若
沿江沿淮之守。古者置廷無庸多贅。惟歸納
接道里平坦山川無阻。當倍重兵以扼秦豫之中
與淮安之掣。山左九江之控上游。鼎足稱雄。號曰
三輔。庶其近之而京營一族新伏舊觀。當事諸
臣倍宜洗肺肺腸實實。應使近聞都中。筆金求進

者實繁有徒不知是文是武開此恒實未經訪案
不敢指陳然爲微漸之防亦須點破各令猛省臣
固鎮江兵變目擊情形不覺有惻平衷言之無誰
知諸臣不以規爲真而譏怒及之也

再陳國是疏

章正宸

爲再陳國是仰佐 中興事切惟今日江左形勢
視之晉宋更爲艱難有背腹三面受敵而但將
騎兵了無足恃此豈虎踞龍蟠真 鼎建之業而
晏衍之時哉而當奉者泄泄偷息處堂自娛何也
邊望 故龍傷心離黍未亦念

祖宗弓劍所藏乎夫亦念

先帝 先后殉

壯烈之烈乎夫亦念

青雲

二王附險賊援雪涕乎夫亦念從

君以亡者乎正諸臣兇慘乎夫亦念三百年生養

黎庶爲被髮左衽乎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衣不

聞獻誠聞武臣私圖夫不聞公與聞老成引避矣

不聞發憤聞滿生捲堂矣不聞

請纓如此而曰是

與朝之氣象臣雖悉知其未也臣前所陳者現擬定
矣斷宜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
堅且事會之來開不容髮此者河北山左忠義
應結營寨以自保聚又多教修官爲

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伸誅是剿天下
之氣而生失事機也近傳聞渠投貨本可輕信賊
計甚狡必下走人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誠合
驍馳長江今宜亟辦江北四節分渡河淮與河北

山左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
而後塞井鉅絕孟津據武衛以攻隴右恐賊入骨
髓棄杰全起賊不難且夕殄也

陛下又何不簡素親率六師于淮上但
陛下親征豈必日矢石履行陣哉

聖恩所及人切同仇虎豹號咷勇憤百倍也今都門
部院寺司各署不稱

行在而工作儀文郊政與舉詔議有固已疑至此矣

省親

山陵謝奠

先帝 先后

祥宮及起居

青宮

二王何以使海內知

陛下每飯不忘

廟殿臣又聞房路

官關動搖山東而當

國大臣倉惶困憊但願速臣食我威風靈康天下

忠臣義士之氣臣竊慕之臣切痛之加

陛下赫然震怒欲爲

中興今主宜

朕欲以部臣連簡爾車從其舊觀其新增水義

何陸幾何連備爾易換逢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

幾費選爾將帥其堪豐盛其堪分闕審爾形殊其

建重鎮某治游機某地設伏某地出奇修爾弋矛
結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據要大勢已
得天下大矣不謂無人臣未見張韓劉岳之杰不
應運而出也夫今不治韓弼秋高虜必控弦南指
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刺囊頤流東下瓦解已成
噬臍何及臣肝心摧焚語不擇音望
陛下留神採納焉

長十

魁彰天討疏

西蜀劉

臣等聞人等

秦為復讐之大義當伸感憤之心可用烈乞

速彰天討以光

中興偉業事臣維人生分義之重至

君父而極怨毒之深至處

君父之讐而止此凡有血氣心知者所共知也以

先帝賜精之

主御宇十有七年一旦為狗鼠盜賊輩起而賊之真

知者所共痛心而泣者也臣子之在今日

有當致力有謀者當謀無刻不嘗以復讐

無人不當以復讐為事大義所在無煩再計

或事會未至修具未備冒昧闕通誠有未可

社稷

祖宗之所陰臨

陛下龍飛江左天與人歸於是天下之忠臣義士

有所託而得以爲心矣。今亦有以舉世之人心事勢爲

陛下告者。手吳三桂一武臣耳。至劉父子之親甘矣。

秋之俗反。誓作援。辱身報

主。卒挫狂鋒。遂兇逆。此申督復楚之舉也。山東秦傑

與其者。舊舉義旗所在。響應河北。三晉。楚豫之將

吏殺僞員。復僞契。以恢復告者。日接踵。此三輔思

漢之誠。朱仙父老之義也。

陛下不於此時急起收之。以事恢復。而乃使之各食

爲心。卽殊方異類。亦將繇是而測我之深淺。明大

計者。固如是乎。況攻取之勢。乘其方據。則具賞其

旣定。則難賊入關。未幾遂渡河犯

國。敗明而歸。其勢未振。而臣民之痛思

先帝者。朝氣方鼓。及其鋒而用之。則以整攻竭之勢

也。此機一失。令彼得坐而養銳。或虜局小變。他憂

復生。卽悔噬臍矣。故今日之事。誠發奮有爲。以之

一統而有餘。若死傷因循。欲求偏安而不足。事理

斷然無可惑者。伏願

陛下聽臣愚計。奮新膽之誠。下捷仗之

廟告

天布之中外。務使兄者傷心。聞者隕涕。則降

聖主。矣

詔使。通諭諸將。以此不共戴天之讐。作其戰不能

之氣。舞分遺。賊。阿。勝。建。發。江。北。之。兵。當。分。四。路。

高。嶺。則。發。揚。徐。向。關。中。劉。襄。則。發。漢。濟。向。河。北。曹

蘆。澤。和。爲。南。紀。必。出。之。路。而。地。又。無。險。宜。一。左。一

右。互。爲。犄。角。一。發。難。顧。一。發。改。毫。北。齊。而。前。專。義

以待。以上。則。臣。督。之。矣。武。昌。之。兵。當。分。二。道。其

趨。荆。襄。者。當。與。鄧。錫。爲。聲。援。鼓。行。而。西。以。擬。盧。鳳

其。趨。承。德。者。當。與。黃。劉。二。鎮。爲。聲。援。兵。合。力。齊。大

第。而。進。以。收。全。勝。尤。當。招。徠。山。寨。鄉。勇。與。爲。副。將

稍稍錄其惡。假以名號。使爲我用。則氣勢張而
賊日促。以上則楚。及部道。監軍督之矣。西蜀之
兵。亦當分二道。且當開二鎮。西北兩川。接連漢沔。
其地據賊背。衝其要害。鎮臣趙光通。久鎮漢中。部
下尚多壯士。當用以爲鋒。而佐以蜀鎮之見兵。據
險設奇。爲可圖計。無臣督之。進可以取。退亦
可以過。賊矣。川東上下。內迫黃下。屬鄆。爲逆
獻楚寇奔突之地。然如忠。萬如永。寧。遵義。皆助兵
所自出。兼南通黔。蜀諸土司。及邊徽諸衛所。萬
既易。而田以通漢。漢之兵餉。皆可資。此余守守之
以抗蒙古者也。當選一知兵之臣。開督於此。而
川湖雲貴。爲所轄。則可以制荆襄。辦道。嚴而據
南上。漢內。則以制播黃。黎清。蜀境。乘開出。鄆。又
可。變。應。固。所與安。漢中之虛。此三方進取之要。若
也。然臣更籌之矣。賊初破。開父秦。其是寧三。虜。保
爲。

朝廷守延緩。且小勝之。雖卒爲所破。而甘涼之關。未
動。今賊兵新破三鎮。必更生心。且秦之熟。與熟
番受。
果朝之市賞。盡仰哺待命於
中國。賊經屢挫。極重盡棄。而秦中土將。歲數微。
不給。有何餘資。以沾溉之。則番夷。非滅賊。歸漢。必
無以爲生。此不兩存之勢也。今日之計。若吳三桂
能自投於虜。以歸
甲申紀事 惠彰天討第五
本朝即當使之扶義。而西以發。燕者。養素者。不。然。者
亦當使廷臣各舉所規。有得。養。番。要。領。之。人。不。若
顯。扶。遣。從。晉。蜀。寬。路。開。關。達。彼。宣。示。
朝廷德意。以激勸之。俾合力大舉。覆賊巢穴。或更
肆。賊。使。奔。命。不。皇。此。尤。急。切。重。行。之。者。也。至。如。河
北之劉鎮。河南之許鎮。青濟。伯義之潘紳。三齊之
義士。山右反正之將吏。但發咫尺之書。一介之使。
卽可以鑑其誠。而收其用。

皇上之神武。乃旁昭於無際矣。惟是東省接跡東虜。言聖言。今均有未易。目今撫臣左懋第。乃朝臣之望。鎮臣陳洪範。亦武臣之選。兩臣同事。必有遠猷。脩情既貼。

國威益伸。急起而振。收其義勇。而和其人民。與之連勝。西滅關。則恢復之勢。成而封疆之安。江矣。此益不容頃刻緩者也。臣因

南討。冒昧借箸。極知無當。伏惟

聖鑒。謹奏。

聖明勿殿。迂疎少加聽採焉。雖然。臣則既言矣。人赴鋒鏑而已。則生粉署弄柔翰。何以爲心。況臣以一

介草茅荷蒙

知遇。得備員閣樞之屬。以精削爲職業。此書生異數

也。投糜金。願但恨無地。願不得一當以報

陛下乎。僅不以臣爲不肖。卽願充臣

望。使或仗房。或

宜論諸將。艱難險阻。惟所用之。若以臣生長西鄙。願

知其中兵情地利。卽更使之論。而兼與撫按籌議。共商固圉滅賊之策。則鋒刀之技。尤得展其一是。臣雖卑命。疆場馬革裹屍。有餘榮矣。

欽防疏

史可法

爲款虜減冠

廟算已周乞

款通行以至

國恥棄

先帝以聖明之主遠安非常即梟逆國之頭不足料

宗社臣民之供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辦寇矣然以

我之全力用之冠而從旁有奉我者則我之力分

以施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

弱近連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陽而還或

云假虜以破賊或云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

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處輔之間必爲虜有但處

既能殺賊卽是爲我後譬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

圖譬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繼醜類

亦今日不得不然之善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

已善及此事期速舉請戒需遲今胡馬聞已南來

而虎寇不期東突未見

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

款辦何銀幣以何從人款辦雖多先陽易過爲一

移至河上籌備通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主

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

皇上之封疆所輕者

先帝之警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歎中國之無

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

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

虜王或先通九酋應用

款書通行撰擬應用舉略進行置辦併隨行官役

若干名數應給若干庫費一併料理完備定于月

內起行庶款虜不爲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

防河疏

張亮

題爲南北止隔一河防河萬分宜密謹述河上之情形急籌扼守之要者事臣亮有

朝政日見鼎新事勢危于累卵一疏謂賊若從山

東來則從徐據黃河之險我能守之若從河南

來則我無險可據私意實河地方不知防守如

何竊竊盤詰如何嚴謹絕不容一人一船私得

賄渡而不知有大謬不然者臣衙門承差程之

免前撫臣黃配玄差往北齊奏遂陷賊中四月

初九日始得脫出臣細問北邊光景云吳三桂

領遼人入內報仇賊初發三萬人抵之爲三桂

殺盡止餘四五人逃回再發賊兵不知若干又

殺一半聞賊遂于四月十三日出城不知縣何

路去既詢之究從何處渡河舟楫何來彼云聞

清江浦有阮守從宿遷覓船至白洋河過渡同

行二十八鄉民間有聞者云南邊逃難人輒不

爲怪也再詢路上有行人否彼云途間遇有車

推夏布茶貨等項皆自南而北赴彼貿易臣聞

之不覺駭異夫南北止隔一河帶水果能一葉

不渡猶慮取道中州乃今何時也而去來自若

茫無稽察致茶布類猶得飽載而往賊匪亦從

來賊用奸細必以本地之人行之程之充係安

慶人又係臣衙門差且幸無可疑儻令人人如

此可渡則賊之奸細已不知有若干潛匿于大

江南非矣渡河者所司何事而疎疏若此隱

隱已有賊官假受賊之職必不難也渡河

河南守土者漫不加意此何以故能不令人聞

之而髮指耶伏乞

聖明

欽行州縣嚴加盤詰其真正歸南者有何憑據不

得的確而後許之若販貨北運者仍治以通賊

之罪其于封疆之計非小補矣奉

聖旨這本有禪防禦作速申飭去嚴加盤詰并設法
待濟難民禁止販運沿河州縣官俱以此分別
嚴最如有仍前故縱人水面往來不察來歷以
通賊治罪不饒

倒江疏

阮大鍼

為再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險伏乞

聖明力 敕當事諸臣早為籌備以固天塹之防事
今日時勢賊氛洶逼徐淮長江天險之防亟矣臣
生千江濱舟楫往來四十餘年其要害頗為習熟
畧陳其槩蓋有兩合三要十四險可得而諳何謂
三要江自湖口來小孤而下蓮花白沙諸洲股散
不一直至黃石磯越皖城橫襟如帶與南岸雁江
緊對不過四五里而過此一要也過此為長磯夾
三江口松澗灣烏沙夾麻布料六百丈梅根銅陵
夾紫沙洲丁家洲水面浩淼支派細分直至蘄港
其股又合南岸板子磯與北岸泥汊斜對不遠六
七里而遙可以夾扼此又一要也過此為蕪縣蘆
溝夾叫化渡上三山其支派復分直至蕪湖其股
又合南岸清風樓與北岸梟磯相對可以夾扼此
又一要也何謂兩合賊自上游南窺者必蘇東流

雁汊八都殷家灘與沙夫山口鎮以直池口青簪而近江之麓有香石黃盆湖以隔之水路必繇小孤青石磯長楓夾羅利磯以至青簪而與陳兵始能聚會此一合也池口青簪而下沿江陸路皆牛車棚水口之決處路如錐者人馬難行必欲鑿鑿鋪五溪橋青陽口陵石簪渡山路以抵蕪湖而後水陸轉集此又一合也何謂十四陳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口其源直接建德竟城渡與彭澤皆

神龍事

備江策二

運此處不慮分師下船襲矣水師乎再下則有黃盆河口其源直接雞兒灘東通殷家灘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其源直接青陽吳田鋪諸處宜防與黃盆河同也再下則為蘓港河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其防與大通河同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簪渡宜防與荻港同也再下則為蕪湖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宜防更倍于魯港矣再下則為姑熟溪采石口雖緊繞水

甲申紀事

備江策三

平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更倍于蕪湖口矣以北岸言之對雁汊則有安慶山口鎮其源直抵太湖倉港通宿望漳澄諸湖北患宜防者也下此為樞陽湖口其源直接羅利河臨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也再下則為湯家溝此桐城出穀之路宜防與樞陽同也再下則為灰河其源直抵蕪為蘆江宜防與湯家溝同也再下則為泥汊其源直抵無為州城其防與灰河同也再下則為雷溪

形勢瞭然如此伏乞

皇上敕下兵工二部兩合之地必集水陸重兵三要之處作連相地估工如蘆汊宜築堡與安慶相聯泥汊必築堡與荻港相聯吳磯必築堡與蕪湖相聯分置遊巡之兵遠察陸地之機雖前以兩合事

裕三要。以三要。得控十四。詳。山。川。之。形。手。操。縱。之。勢。居。重。取。輕。扼。要。通。險。即。金。湯。萬。年。可。交。

聖。旨。既。大。誠。兩。疏。條。陳。亦。自。規。規。言。不。可。廢。該。部。知。道。

浙江疏四

卷十

在兵言兵疏

馬士英

為微臣在兵言兵因時薦才原無翻案之心在無翻案之力乞

恩罷斥以息羣疑事臣渡江幾日月擊時事見

國家原無可賴之若可倚之人其間既入秦勢必

東犯奴已踞燕勢必南來四鎮未有寧居左兵又

復奔挫憂心如焚愁腸如結出而司勳職言入而

看詳章奏無有能為

皇上定一謀畫一策以禦寇而圖國及進

知兵之士達才之選亦無有一人應者此

臣弄巧徇情恐言出而陷身危地結怨親及

如辨如夢繁繁作啞擇地而居選官而飲付

國難

君仇于度外即

皇上幾番

召對輔弼大臣曾容易開口談及兵事否臣才

漢精識消耗事多遺忘大疑大事無可商確乃

萬不得已而薦用阮大鍼大鍼聽款議略道

于臣即今在廷諸臣無出其右者雖是逆案之

名實無嫌增之於七年合再一疏臣亦嫌其過

情然此疏想大鍼尚有底稿試令重錄上呈

聖覽有無媚嚮一覽便見且語言文字竟盡不赦之

罪疏在忠賢既許之後于贊導何屑臣謂其才

可用竟可雪正謂大鍼非逆非附逆案可翻復

聖覽有無媚嚮一覽便見且語言文字竟盡不赦之

罪疏在忠賢既許之後于贊導何屑臣謂其才

可用竟可雪正謂大鍼非逆非附逆案可翻復

聖覽有無媚嚮一覽便見且語言文字竟盡不赦之

罪疏在忠賢既許之後于贊導何屑臣謂其才

可用竟可雪正謂大鍼非逆非附逆案可翻復

聖覽有無媚嚮一覽便見且語言文字竟盡不赦之

罪疏在忠賢既許之後于贊導何屑臣謂其才

可用竟可雪正謂大鍼非逆非附逆案可翻復

聖覽有無媚嚮一覽便見且語言文字竟盡不赦之

罪疏在忠賢既許之後于贊導何屑臣謂其才

可用竟可雪正謂大鍼非逆非附逆案可翻復

聖覽有無媚嚮一覽便見且語言文字竟盡不赦之

冠吉等皆有疏焉嗣是而吹噓者尚不知凡幾

又何急也何不移此智力為

皇上少籌軍

國少佐大計致臣孤陋寡聞越至此然臣試請

諸臣平心而論

三朝要典一書非

慕皇帝所定為

皇親母

聖考昭雪冤情者乎何以

先皇帝甫立而事臣立請焚燒也今累萬勝事累廢

諸臣其奈非

先皇帝所定者乎何以還不遵修也其于所受而登

之天者即曰

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

先帝亦定案不可翻也逆問

先帝而欺侮

皇上罪其大焉宜

皇上監開

詔書據開臣史可法謂逆案等字已經抹去又與臣

手書謂逆案封疆等字俱抹去而呂大器添入

之是以人臣而增減

詔書也又

皇上登極

詔內凡罪廢諸臣若才有可用而情有可原者皆許

開缺

撫按舊節制舉並無除逆等字據開臣續書

把持是故例

意父而沮格

詔書也諸臣宜何居乎聞賊之逆非魏忠賢比也授

賊諸臣或上早正位號之書或建早定江南之

策如光時亨魏學濂周鍾襲舉等實繁有徒

且自賊營歸者聞多係偽官催餉錢糧惜差馳

驛而來此其罪豈在阮大鍼下諸臣又何彈壓

寥寥也正以此番贈送

京師屬又

兇常污賊僞命者盡諸臣同聲合氣誓與定盟之人

故為之多方保蔽開其生門無謀援引布置復

要使

國法不伸而逆黨效尤臣切懷為大諸臣非不知

大鍼之才可用也直畏其才高口直一入班行

不肯含嘿不利于已故合力排擊設持局面而

已置其後

國家起見者哉臣細觀今日局勢諸臣肺腑

國家萬分不可為大鍼萬萬不可用彼臣萬萬不

可圖伏乞

皇上立賜罷斥將臣所屬兵馬盡歸戎政容臣竭忠

毋委于遠屬選銳以解諸臣之疑以消

社稷之虞臣無任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舉阮大鍼因圖步難多資廣益具見整齊

宗社苦心痴心跡自明朕早已鑒乎者違屢旨入直
與弘圖等和衷共濟時艱臣朕不逮慎勿再有
托陳

九澤

在吳古明道

馬 卷十

大臣去留甚重疏

李治

史記中

奏爲一官之用舍甚輕三輔之去留甚重乞
速起視事以慰人心以崇

國體事切惟天下安危全在政府得其人則治不

得其人則亂誠得其人矣任久信專則治否則

亂

先皇帝愛勤惕勵日昃不遑而止以求治太速進退

太輕十七年間凡用過輔臣五十餘人賢者不

得盡其用不肖者不得以盡其庸而

國家之事愈大壞而不可收拾

皇上御極之初肯重

復立廷推之後復行

諮詢一時中外共慶得人乃不期月而遽以

大獄紛紛求去臣切惑之昔王旦寇準力爭

謂而二公皆賢相及丁謂卒用未聞王旦遽去

也及原吉楊士奇與蹇義力爭復伯安而二臣

皆君子及伏伯安卒不用未聞義求去也諸
云中流遇風離胡越人相救如左右手此寧可
以一時上殿之舉而遽忘同舟之誼乎方今
國勢危如累卵閣將重貨而歸秦妖盜義符以取
燕胡馬南嘶賊氛東犯刻刻可憂此首輔督師
而將士未聞用命鎮臣分汎而兵民尚爾相圖
此正諸臣畢智竭力扶危定傾之日也而乃一
議不合急欲抽身試問今日立

甲申紀事

大臣去黃道二

卷十

朝者幾何人也起用諸臣十無一至六卿之中去
一冢宰又去一司空矣惟有垣中數員後先就
道而一闕

朝議紛紜徘徊不進惟輔臣中更有論大鎮而去
者見在臺臣必更有謀輔臣而去者恐遠近驚
傳聞風衆足無望其復來矣落落晨星成何景
象臣子是不能無進規于三輔也至如樞輔勞
苦功高銳圖恢復豈可因薦舉一人阻于衆議

遂爾灰心耶唐郭子儀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察

自今倏佐進賀以爲人主親厚之至願樞輔以

此自廣用舍聽之

朝廷是非付之公論不復置議焉可也臣一介小

臣不足比數薦吳姓而操臣爭之厲錢謙益而

臺諫之臣皆不置辯至會議始末萬目難掩銓

臣詆之爲病狂謬語而臣亦不置辨總以直道

未泯心跡自明管

甲申紀事

大臣去黃道三

國步艱難非臣子聚訟之凡願

皇上任賢勿疑用人惟舊

牧諭三輔臣卽時入直化異同以圖匡贊省議論以

崇事功所關

國計官方非渺小也臣以十三日赴任奉嘗而同

官止羅萬象一人已兼五篆故暫維候代仍到

舊衙伏乞

皇上電鑒施行奉

聖旨大臣和散區裏朕望以安治甚殷這所奏省議
論崇事功說得是閣務正煩卽入直贊理慰朕
眷懷

大臣去而後
大臣去而後

請誅逆臣疏

馬士英大學士

爲請中大逆之誅以洩神人之憤事
結紳之食
橫無恥至

先帝末年而已極結黨行私招權納賄以致

國事敗壞禍及

宗社聞賊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賊者強半侍從

之徒清華之選未盡正人君子之流皆稽首降

賊如科臣光時亨力沮南遷之議而身先迎賊

勸舉草降賊後每見入則曰我本要死小義不

肯其他道臣不可枚舉臺省不計彈司寇不計

法臣切疑焉更有大道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

勸進未已復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又差人寄書

其子稱賊爲新主盛稱其英武仁明及恩過之

隆以搖惑東南親友見者無不憤恨恨不立毀

其家昨臣病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詢其勸進未

聯云此亮身而多武力邁湯武而無愆愆又聞

其過

先帝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下馬臣聞之不勝髮
積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親忠賢門下走狗
本犯復爲闖賊之臣杲從率于一門逆惡雖于
前世臣按律謀危

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爲

臣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銓前嗣承冠之矧其親

堂弟周鑑儼然寅清之署均當連生以清逆黨

臣等

皇上大奮乾斷

初下法司先將本犯家屬並周銓周鑑等嚴行鞫問

依律正法其餘從賊苟免諸臣分別定罪處

一國法伸而人心儆于新政不無小補矣

禁潰陳疏

劉士埏

奏爲申大義以正臣紀禁潰陳以絕然灰存一
綫之幾希昭萬世之防維事臣惟身家富貴有
盡而綱常名教萬古爲昭人能破身家富貴之
想乃可全綱常名教之重頃者逆寇狂逞侵犯
燕京爲臣子者既堂燕自息不能爲無事之備僅
蟻穴內潰相率爲臨難之免致令

先帝孤注倏恨退升天地震怒鬼神悉泣傳聞死

之臣止李邦華倪元璐范景文汪偉王章等

二十人餘皆迎降歸附甘受僞職又有狡賊知

其貪鄙操尾不許其去不與之官搜夾追索

盡痛苦猶然百計偷生者夫此輩非繫組食祿

之人而不忠不孝至此極也投之豺虎不食其

餘矣縱使鼠竄南還謂宜埋名滅迹省愆悔過

乃猶包羞忍恥賣疏求上不曰臣留生以圖恢

復則曰臣倡義以佐

中興不曰乞骸骨以歸故里則曰寬養生以養親
 年甚有卿夫健兒屠牛賣菜之輩謂原注說
 托候補自謂從北逃出謂知賊中情形希假一
 旅之師請予便宜之柄黑白混黃請殺混黃臣
 每讀之且訝且鄙雖不敢謂不死之人盡然
 孽但既稱有言可畏何不就井與黎玉田桂合
 力連袂誓圖殺賊而顧踉蹌苟全恩詔華寬一面欲歸即歸又何必支吾其說仰煩
 天聽誅其心不惟免目前刑戮之加亦將為異日
 游飾之案紛紛投奏幾至盈几臣詳加簡閱要
 皆係樣葫蘆
 皇上以忠孝教天下以名節勵羣工斷不肯令附賊
 從逆之徒保辜資緣臣因抵承祭為發還不取
 封送自下罪戾惟此輩人稠密衆機密毒深倘
 恨臣執持之過流言謗害臣將何以自白伏乞
 皇上立決

嚴論一切從北遁回不分大小文武職官俱應逐
 回家靜聽處分不許假借賈陳即其中有未降
 而逃與降而旋逃者倘若有志殲賊情間可原
 亦著東身田居俟事久論定庶臣誼明而倖實
 塞關係
 固是不小矣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今後凡有從北遁回的不分大小
 文武職官俱著歸原籍靜聽朝廷處分不許假
 附傍行末兵三都知照

大彰家獄事

宗政一

孝和史

爲殉難之節宜難從逆之誅當徵勸請

聖明大彰家獄之靈以扶綱常之類事切惟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變故危亡之際政臣子致身凡節

之時宜占迄今大義無所逃于

天貽罪也臣諱史至宋紹興中王忠愍臨城大呼曰

我大行忠義也願將士堅守城壁勿負朝廷追

金人怒詰忠愍被縛惟求速殺略無變色朱升

伏節使金尼執待盡金人欲易其官憤然巨

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已而金人感

致禮如初可見忠義激烈之臣橫九死而不回

雖夾扶尚知敬也頃者後寇逆

天廣

宮闕

先帝于賊薄近畿之前

召對群臣維時有以兩邊之策獻者

先帝正色嚴諭曰君死

社稷古今之定理烈哉

天語早已振聳滿朝之頑鈍矣乃城破

君亡

九廟欲痛而傳聞在廷諸臣伏節死義者自范景文

李邦華而下僅得汪偉馬世奇劉理順等十餘

人其餘拷者慘逃者逃甚至爲賊草詔屈辱

臣者大半皆讀書中秘茲榜特後之人窮念見

節亂議綱常之謂何而棄面喪心一至此極也

其大柔不食其餘來奉送

皇上繼承大統愆意

中興欲望內外雪耻復仇之志宜先勵士大夫鞠躬

盡瘁之節若使忠魂不揚而逆種不剪何以快

人心而伸

國法伏乞

亟勅九卿科道博訪死難諸臣從優議卹或錫以

底。成吏尉蒞。至徒逆解臣之事。項匪替逆。

天誅精貫。豈不可問。或比諸叛逆之律。精其家資。損

其苗裔。使薄蔭內外。曉然知殺身成仁者。不但

垂芳千百世。而且陸施及于千孫。忘

君事賊者。不但身名之不保。而且巢卵之俱失。有不

人鼓忠義。捐軀討賊以

聖明者。必非有血氣者矣。臣又聞在內在外各官。處

難偷生。全形遁逃者。益復不少。此輩苟延旦夕。

雖身徒逆有聞。而實守節。雖容或舉。行

事。處以考功之統。是酌量情罪。信以士師之

統惟

聖明勅部。一并確。據陳上。職。處行

上 御中諸堂事揭
 右春坊右庶子
 揭爲正訪處分以明分設并陳一得
 取奉特
 先帝詳懷 備資幸 蓋告病瘵 龍憂時觸 猶泥病
 念漢自臨廷疎擬請休致比聞警報扶掖星馳披
 推渡江而遂有天地崩之信矣 東流血憤心無
 願視息所以忍死親吏者正以難全
 皇朝報警聖躬今者幸遇
 聖明御宇天地重開恢復 大猷猶日可待而
 茲之始 國法宜電 不得不預國過忱自鳴呼
 狀 疏荷
 先帝殊遇愛 國家厚恩而預應俸在仍埃其難
 知避權要之當灼 堅臥田園不思走
 君父之急難偷生賄下以致 國變不與國義
 有臣若此 斷當重誥即致力疾請 介唐蘇東坡

而 哀詔方頒 瘵苦伊始客侯舉除之且爾快
 閣下以賢刑章然處分不早則網紀不立所請馳
 法正取罪名以爲偷安苟免者之戒
 神靈在上鑒此血誠拊膺呼天毫無喘噤至若皆見
 楚言久鬱胸次此身未死如鳥哀鳴未經見
 朝不更
 奏且 告同僚之語非以上 聞別款敬陳
 省覽一曰辨人才夫知人之明不可學惟當以
 君國爲衡仁人之愛人君人無他曰子孫
 乎我之始而已矣今遺二人焉始似
 乎我而當用其齊
 君國者何等退一人焉勿但以其異乎我也而當
 其害
 君國者何等倘惡意見之聯合爲人才之遠選無
 不能收君子之用抑且無以服小人之心並賢
 然有不可勝言者惟大君子以人物爲心先以

石園爲心竭節在公者雖必登管私同上者雖現
必顯而一村一藝之士。雖疎遠必顯。竊以爲安
內攘外。即在舉直錯枉之中矣。一日課。業。今夫
職業之不修。非盡其人之惰廢也。難於近日習。而
以典幹樞務。爲迂以交遊聲譽。爲美一行作吏。日
事奔趨。惟恃吹噓以成聲勢。而其恣橫無辜。專心
辦治者。顧勝莫及。剪拂無聞。甚有歌頌處於窮
壯名掛於彈壓者。人但見抱功修職者如此。其
勢借後者如彼。其利與何不歸於以復人心。而
得不日留政事。安得不日獲罪。所願何國者。持
及門之後進。乘志者。爲不識面之臺官。推而可計
詰或建牙持斧。專以職業展其餘。局仰之盡考。其
省用志不分。

中興平治之業。端有賴矣。一日張寅。恭書曰。惟賢
能虛官。乃不和政。履譬之一家之內。主伯並
粉然爲爭。其家未有不敗者。自大臣不能和衷。而

爲之徒者。左右分甜甚。而陰陽兩端。或曰借某以
去某。或曰用某以制某。干戈相爭。心舌交敵。而試
問其所爲。借者用者去者制者。果爲國家拔萃。爲
國家脫距否。夫人止此精神智畧耳。玄黃水火戰
其中。奔走聯絡亂其外。雖有殊才異能。奚暇幹濟
國事哉。迄於今。牛李同膺冠禍。蜀荆並汗賊氛。追
思往事。惟有長慟。若不盡前愆。何以仰佐
與新。倘云忿憾難忘。視
石文之警。大修曰。權折可覆。則身名之通。何
此。唐陽靈鹿。利法。方官。枕。其。唐。陽。靈。鹿。利。法。方。官。枕。其。唐。陽。靈。鹿。利。法。方。官。枕。其。
既已。臣
群同心。勿聽虛說。必也。陽城對峙之意。不存於
胸。借名。仗相。氣之雄。不形於念。虛勢身。獲笑。則重
讓拜。稍投。昇共。雖而不動聲色。深。論有。者。事。功。多
於諸君子。有厚望焉。一日。陽。康。康。性。子。日。禮。義。廉。
恥。國之。臣。推。是。廉。康。不。獨。士。節。直。關。國。命。焉。耳。

長安風氣所不忍言。蠅竈掃門是何等事。而互相
矜誇。故示強圖。甚者向火。椒規。親身問寺。忽而辟
有朝市。掉臂冰山。犬豕尾。絃不足為喻。故乃招搖
私黨。籠絡名流。一唱群和。恬不知恥。國風變壞。
是之絲。屈無事。智又皆此輩。屢蒙聖恩。不復被
施。細節義。既奉

恩綸。凡有心知。無不感涕。然發忠。砥礪二義。當並
行。凡汗。校偽。職業。面全。經者。宜請如唐六等之法。

奢。規定。事。與。足。以。樹。風。屬。望。實。重。此。惟。事。人

心。查。屬。士。氣。之。一。大。機。也。一。曰。要。名。實。

先。事。要。精。圖。治。要。勤。十。七。歲。而。治。效。未。臻。者。

上。以。寒。求。下。不。以。寒。應。也。卽。如。破。格。用。人。以。濟。時。艱。

然。必。確。核。其。人。之。區。所。勿。使。違。材。易。務。實。事。在

實。之。虞。增。餉。練。兵。以。壯。嚴。然。必。確。核。其。人。之。區。

戰。勿。使。冒。伍。糜。財。有。解。門。廟。上。之。處。上。青。官。事。以

策。不。思。然。必。確。核。其。信。之。有。清。勿。使。使。使。使。使。使。

稽。聽。有。辨。言。亂。政。之。要。推。而。至。於。察。舉。按。劾。

租。省。刑。諸。事。無。不。行。以。實。心。求。其。實。效。一。誠。相。必

百。務。並。興。如。此。而。天。下。不。大。治。者。未。之。有。也。一。曰

納。忠。諫。夫。子。論。損。益。之。交。所。辨。者。直。與。佞。耳。豈。允

有。衆。署。盡。言。之。告。而。諸。葛。亮。感。其。殷。勤。蘇。軾。詩。差

官。置。局。之。非。而。司。馬。光。終。為。察。納。盡。勤。攻。吾。閥。乃

名。宰。相。之。言。上。殿。相。爭。正。士。君。子。之。節。自。須。剛。挺

浸。審。諂。佞。成。風。相。相。相。索。以。至。禍。敗。豈。惟

朝。遣。之。賊。子。抑。亦。朋。友。之。罪。人。今。欲。光。贊

新。議。尤。當。廣。收。緩。議。夫。法。家。拂。士。必。以。忠

君。愛。國。為。心。虛。已。受。規。愈。足。討。賊。復。讐。之。忠。難。言。日

進。大。業。可。期。矣。一。曰。破。情。面。往。年。諫。官。猶。哭。於

先。帝。之。前。曾。以。情。面。賄。賊。為。言。二。者。浸。淫。膏。肓。不。可

救。藥。今。何。時。也。創。鉅。痛。深。前。愆。機。故。也。直。宜。置。值。而

不。容。於

聖。朝。所。慮。未。能。盡。剖。有。情。面。平。而。不。知。情。面。之。為。害

與賄賂等類。經門庭。豈無曲謀之憂。淫朋比德。皆爲攀附之緣。乃至假以羽毛。形之宴歡。司彈劾者。莫敢誰何。遂使貪黷之夫。三窟愈狡。殘虐之吏。百足不僵。國殃民莫大乎是。蓋思

龍聚升遐

嚴慈並通

新給告詞。義懷然。臣子當不有其身。何有於婚友。

一念及此。不啻谷刀。飲反。周即。歷敘必詳。公塗。渡

引亦及私昵矣。本書主。何知大計。一切戡守。兵

食不敢妄談。而惟竭其狂愚。以候對策之采。爲此

具揭。須至揭者。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具

上督師史相公書

莆田陳方東

布衣陳方東。謹致書於督師相公閣下。策猥劣。假
寒浪跡。長安學不循人性。不媚俗。積腹有血。微深
無從亦惟是願。太平大爾。茲若寇虐。披附。

主室板蕩。禾冠分胃。降叛如雲。床恥全斯。斯文將喪
賴有相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獨撐傾廈。力砥狂
波。亟圖

中興。俾蒼生無

主而有

主誓。師討逆矢石。躬親雪憤。報仇。赫然盛舉。一

君臣倫紀。斷而復聯。

祖宗神靈。惻矣。轉慰。凡有血氣。誰不涕零。與須臾無
死。以觀僉事之成。策誠小人不通世故。分宜泣血
罪中。結舌牖下。佇看倖獻。積露布而甘心。何服。借
言仰。涸清。鑄矧本

朝于諸生。言。深。有明禁。言者不罪。爲出位。則忌

爲嫌進抑又鄙爲卑不足聽甚且阿之斥之
之殺之以爲後起者鏡戒雖然天下事至此策或
不妨于明禁一言也雖然天下事至此亦惟有相
公在策而乃今敢于明禁一言也賊之可圖與
我之可圖賊者策亦悉其畧于塘報矣然以區區
之愚竊謂未宜緩圖者請有六伏願相公不厭狂
瞽重採擇焉吳三桂統率夷兵屢與李賊戰於
營輔如其不即破賊則賊兵爲主夷兵爲客賊日
趨圍不無望我松清兵深入策應漸近避民無
難附賊日益不遠避夷兵孤注不無我救後
賊兵糧自戕投奔夷兵得志勢若功成不無望
我賞賚賊一潰敗必走西秦夷不勝追勢將南
不無望我安順似未宜緩圖所以待夷兵也賊
調楚侵蜀善奸已深今聞李賊陷京寧不忍退度
其地勢竊據上游順流而東金陵風鶴似未宜緩
圖所以待賊也左鎮撫兵數十萬何難戰征既

唐伯爵威書宜備聞其兵丁時亦疎掠若不亟申
大義俾建殊勳誠恐養寇成癘必至于潰似未宜
緩圖所以願左兵也
京師以南黃河以北人受賊愚未露省借威知有
僞俗之偽朝而未知有
中興之
新主卽近如淮揚等處僅隔一江音耗不通訛傳日
搖
喜詔
奉詔所當速頒軍漢合體在茲一舉似未宜緩圖所
以悅民心也山東差半降賊多係殘破地友恢復
除易於反易尚有兒育養來風解脫早堅壁固
守至今靡他若不亟亟頒詔傳檄戒其無賊無
虞愚民聞知適從恐又逆其煽惑似未宜緩圖所
以救東省也附僞朝者既爲叛臣歸本
朝者卽是義士長安觀願事賊嗾非貴人何以

亂之時動循資格可憐血性男子觸目傷心百粉千鈔幸脫虎口較

主有恨報 國無權九死一生 勿謂親舍迨至黃河

而黃河不許渡至長江而長江不容過盤詰索錢

不問奸細防守放砲專擊歸人獨有精神取箭長

往臺臺上廣廟哭水濱主寇蜂屯殺掠殆盡於戲

京師五方雜處何啻百萬生靈誰無家室誰無父

族今一旦獨不棄矜其不從賊而但厭薄其不爲

神記事 竟委諸遊波哉似未宜緩圖所以後圖也

軍避難顛連望洋悲嘆行李被劫骨肉遭傷杞憂

如焚未知死所舞弄冒敵語不擇言亦惟有相公

在而後乃今敢干明禁一言也伏冀俯垂鑒察

死罪死罪

陳方策塘報畧附

賊之可圖者有五假仁假義偽示偽降只可誘人

於難而不能惑人于久按彼言行前後矛盾其

其映必恨其誰詎可圖也賊自入關以來只經寧

武榆林兩賊從茲以往望風潰附錯認無敵其志

多驕驕可圖也陝西隸險嶺有河南爲屏翰京師

吾重賴有山泉爲咽喉今河南殘破赤地千里山

東荒旱土上不毛得其地不可食得其人不可用

得其城不可守燕秦孤注強虜爲隣唇亡齒寒其

勢大矣不可圖也東南輸糧米穀百萬金錢數

百萬以供京邊功補不足今我糧運錄運盡行

神記事 南運賊將存倉之餘往傍索之餘金爲泉源乎賤

其饑矣貧矣饑與貧可圖也王不成王霸不成霸

既失則衆共圖天下之望又事我朝耕籍與主之

心封賞不定彼之師武臣怨矣怨則生疑滿許類

加我之士大夫羞矣羞則成疑疑與忿可圖也而

我之可圖賊者又復有

太祖高皇帝掃蕩胡元統一宇

至正萬古爲昭並其中與反山漢唐漢下

者涕見一旦都城失陷民氣破傷苟且求生
忘其恢復之想靜言觀之良可寒心惟是近歲以
來資格之限太嚴文武之途太分城府之見太盛
水火之爭太盛靖共之誼未免或疎成效罔臻致
有今日茲者

英賢當路忠憤同心一鼓獻功千鈞解纜無窮

痛濟肺腸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讐此我之可圖賊者一也舉天下之

甲申紀事

江方東集卷四

卷一

大賊僅竊十之一二我猶居十之八九且賊瘠我
肥賊寡我衆賊惡我智賊饑我飽賊邊我腹賊望
我廢賊嬉我怒賊歆而啓師哭而祭旗呼朝野之
聳瞻而醒之覺早澤之英雄而用之伺賊之疑以
間之乘賊之隙以攻之散賊之黨以收之拒賊之
吮以困之搗賊之巢穴以牽制之無遠弗興此我
之可圖賊者二也我之文武諸將及士庶人恬于
降附行君賊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既見其所

作所爲則未嘗不條也我誠寬其偶錯與以更新
傳檄京邊行間郡邑責之大義動以榮名發糧草
火藥不可以燃乎賊將僞官不可以殺乎沿山土
寇不可召之以建功乎清江淺水不可決之以絕
運乎此我之可圖賊者三也

甲申紀事

庚子集卷四

卷一

上史大司馬南都切計十策

盧溥才

長

一議勦叛必用客兵守城須練土著戰與守一也
所用之兵不得不分為二善陸戰者必西北之勁卒
善水戰者必東南之水師然皆不可以入城既不可
以入城則守城之人必離本城之軍民而用之其法
又不可以不兼練今若寇勢急矣調集水陸客兵於
城外以爲衝遏之用必須練習土著之兵於城內以
爲固守之用無城外之兵則城中人心不固而無
無解圍退敵之期無守城之人則城外之兵勢亦無
而士無進戰退保之志且以今日事勢已急不得不
調集他方已練之兵而用之不教以不教之民戰也
及今練習土著一二年而後則土著皆善戰之兵又
可漸謝客兵而戰守皆用土著矣所宜急賜裁議決
第舉行者也

三議守江必守上鎮水師宜立統帥今水師亦無統
矣然必據上游則聲勢始振必立統帥則控制始專

察新造沙船五百分駐蕪池以下及鎮江與本京諸
處勢難聯絡而無大帥以統之昔人所謂數百里連
營不可以應敵者也以愚計之必設一大帥坐鎮采
石或池州以采石爲老營以蕪湖爲前鋒以安慶九
江爲游奕以真州鎮江爲後勁而調募沙船添益老
營則爲水寨一旦有警出老營之舟師博戰而前樓
游奕互相響應諸如南岸之荻港魯港板子磯諸風
樓等處皆設飛跳快船列於港口造砲臺列於江岸
庶戰守俱備上游據而統帥專可以百全矣宋臣汪
立信之言可考今日其知所師法乎

三議客兵須用屯田客兵之來非有甚盛之患甚盛
之虞以固結之也捐妻子去墳墓而來者時時有鄉
土之思且見此繁華之地室家安聚則客子離散之
悲易興其中有不可測者矣况皆西北強壯之人聚
之一室之中作地四相對無倫其患從中來事恐易
生而墮筋斷鉗氣力難能無弊事內生之歎也此天

附之一言
傳不傳其
府尚無其
告政恐其
真不甘自
願如近日
江上之事
可爲寒心

四議客兵宜派信地今客兵之奉旣不知山崩建運險易之勢又不便盡華開行以傳其耳目聞見徒聞之一室如囚焉一旦有事茫然不知何向耳某若就城外險要之處遠立營戍俾之扼守視險易大小以定多寡而所屯之田亦卽在是兵向有本地兵所防守者盡徵入城內教習守城之事而客兵有專責之信地亦使其熟知地方形勢且亦得優游居處以安

可緩者如蘇州吳淞之遊兵營前兵營松江之金山水營陸營寬船之類船可百計兵近千餘在本地有贊兜之名平時虛糜無用且防海不過春秋大小二汛過此則兵船皆保空閒向年原有汛畢撤入內港家守湖蕩之規近營兵賄脫此何久停今防江為何等重務卽沿海之兵決不可少若一遇兩汛亦宜全調守江以保此一片乾淨地其本地防海汛務勒令就本處再行召集練習應募在本處人情既樂就而

以水處
以木處
根柢亦易
竊以熟練之兵調爲防江之用以新練之
兵充兩湖之兵徐爲防海之圖此不易之定論也蓋昔日之江南
防海爲重今日之江南防江爲急此不待智者而能
言之矣

言々々

六議戰船宜造不宜募宜上募不寧下募失兵宜舊也舊則練船宜新也新則望兵宜下募也蘇松之人習海營鎮之人習江船宜上募也桐油釘麻楠杉諸料皆產於楚豫不產於吳會也然而宜造不宜募者

何也。戰船之式有大有小，屬在一營，其形勢必須盡

一以便開辦分合。易於裁認。且新造之船堅固可久。應募之船必有朽爛之虞。百姓必不肯以好物與官。况乎物料皆產上江。試用船於南潯必宜造而不宜募也。卽欲募之。其曰宜上不宜下者何也。今崇明福

募也卽欲募之其曰宜上不宜下者何也今崇明福山劉河諸處之船比上江之船其價數倍若一時急用不及新造卽設法於蕪湖已上川價估買頃刻可辦大崇福一船之價可於上江買得三船故不宜

下宜上也

七議沿江關隘增修砲臺砲臺之制高非皆有之也則扼險南則臨水今江南諸郡自倭亂時建立敵臺皆臨水扼要最得其則今宜察舊關而下以至京口沿江一帶凡山勢突兀或江面稍狹砲力可及諸處宜設砲臺如沙灘平敞可登听處皆造土砲臺相聯絡諸山如城壁每臺守以百人上駕紅夷大砲佛羅機等器突厥舟衝犯一發盡粉矣或謂北方之砲臺不足以禦虜不知砲臺在陸地虜可攻圍統兵不彊膽寒難立若今賊在水而我據高臨深碎之以砲則胆壯而脚跟堅定雖無萬臺平地尚可加之况復圍以堅牆衝以樓櫓其勢與北方砲臺相去霄壤古人鐵鎖懸江尚用苦心况今得此神器而不以施江制寇乎即謂一座砲臺以當百萬雄兵可也

八議練兵必須安民今增兵而民憂加添矣調兵而民受騷擾矣二者實足爲民患於是民有怨言而民

無固志然雖擾其可已也加派其不得已也去雖擾之患以法束之而已安加派之心以義勸之而已今之紳民習於承平目未觀殘破之慘視其所有振一毫而不為是宜出示設約明告以他省殘破之慘有才遺明告以地方單弱之必遭殘破不啻三令而五市之家喻而戶曉之父誡而師訓之使其洞然然知兵之不可不養備之不可不助生其樂輸之心視兵之於我如父兄子弟之不可少也然又有說焉土

甲申紀事

新學初議上

卷二

人調度得宜小民知有長城之可倚則雖肝腦膏血樂為上用若上或迂濶或操切或偏執或關蔽或殘酷民實多智預料其不可恃相率而去之且自實其所有以圖旦夕之命既不甘出餉以養兵且深營兵之擾我矣此又不言而喻之機也故既欲布告之諸必須立法之善帝王之師不廢給養兵家之職不可先俾此在明公神而明之舉而成之已爾

九議延攬勝在作忠明公吐哺握髮遠近皆知之矣

而四方之人望明公之德意而未知所應何也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學士大夫諱言經濟尤恥言軍旅有一習心世務者便目為多事談及用兵輒為非類矜矜所習八股而外不通一務場屋主司一見後場矜習者便以為此人年老過於世務恥于收錄遂令科名之貴筮仕入官茫然無所知識不列此科雖願聞之德諸其之才抑而不進人亦何暇而習知經濟之事亦何苦而習知經濟之事也倘明公請於

新學初議上

卷二

卷二

是應不次之權下破格之令勿僅於仕途中覓其先於子矜學較內為長養人材之本有能通知其財賦地理山川江海及一切有用之學如所分六賈之事者試之以法積之以功

附學附升舉廉升為貢貢授以職大比之年與以科舉應試引之以正途則鄉黨無奇袤之恥廣之以共習則師儒無躋治之羞且投之無別異之名則選

轉無阻抑之虞。任事有同流之美。事平無黜退之憂。人心有不踴躍思奮朝夕揣摩練習或才者乎。語曰。伏習來神。巧者不過作者之門。天下事習聞習見。則婦人女子皆能言之。苟其不習。雖神智亦有不能爲。此天下之大勢然也。至于民間之有才者。先拔之以材官。次第優擢。今亦且行之矣。間有不願受武職者。或予之以儒士省祭義官名色。其有能輸財者。重其多少。或與冠帶。兼有材略者。授以實職。此皆鼓舞作忠之策也。今明公且行之江南。一方今士民有數劫用兵郡。或以力或以言。或以財實有功。效則民與復身之爵士同。貢舉之優。將見實利較而人心思奮。正途雖而編戶知勤。數年而後。秀才皆有可任天下之才。草野皆知率土同仇之義。不獨讓爵祿於已仕之人。俾不列兩榜者。不致歎於命之不猶。抱微長者。不致嗟于祿之弗及。而忠臣義士名臣猛將。在在爲生在在玉成矣。揚虜寇而復清寧。豈其難哉。

十誠保障務在和衷者。或謀國之心苦矣。而少爭存事之人亦不少。故有名重四鄰之一人而繼者即死之以取名。有智周萬物之大智而巧者且爭之以示辯。是故孔子聖矣而項橐起而教之。項橐之智非能過於孔子也。而橐之名顯於難孔子而起何也。聰明之道實有所難盡。而天下之所爭者在盛名也。國家之事。文法率制。知者謀之。不知者敗之。此志士所及。詰目特舉而致歎。無可如何也。今明公整頓兩淮。以十羊九牧之地。而爲我獨駁之舉。愚恐旁觀者將出項橐之智。起兩爭孔子矣。然愚又有以知明公之心也。大人正已物正。怨不必避。庸不必居。何況小。志小智以此致名者乎。雖然。取名可也。取名而兼以價事不可也。國家運際凌夷。誠恐江南之民。福分淺鮮。未識大人君子之心。先趨難霸羣處之術。爭之若以爲得計。而大事難以共濟。計莫若因其所爭者而予之。其所爭者在名高也。吾即予之以名高。則其

氣平其術窮矣而且捐形骸去爾我適以虛公之實
事以同書之說得老成者共喻而事者幸心勝曰
若作和羹爾上梅又曰師克在和夫分人以名則
和之至矣我無取名之心而人且得我之所分以爲
名則我之所以成就之者在于名高而我之所以成
就國家之大事者在于上而不覺火之其人亦且
自愧其所狀之涉上而應吾之有以威之也七言又
有言矣龍韜數人主揚名譽又曰兵貴先聲夫先聲
在內而民心不離先聲在外而敵人克服名譽者
譽之大略也不可不慎也昔人經略中原而先使延
譽江南者誠有所用之耳今誠能和于上而延譽者
在上和于下而延譽者在下則國家之幸萬民之
福而明公之盛德即明公之大業矣

上吏大司馬東南權議四策 盧涇才
一議盡一縣之糧以養一督師之兵天下用兵將三
十年而不救已亂且生大亂者何也兵弱不足以
寇餉難不足以養兵餉難且兼以病民兵弱且併以
棄兵此其故人皆知之而卒無可如何者難於變法
故也今且必不能變法而試言法之必宜變可令古
人用兵號稱百萬其實必領數十萬王蕭破楚非六
十萬不可樊噲欲以十萬師橫行何數中而大臣謂
其可斬年來昔師號兼數省兵實不過數千而以營
數百萬日增月盛之寇其何能爲愚生嘗思之矣一
督師之兵非數萬不可數萬兵之餉非數十萬不可
屯鹽勦陳處處難長人人築舍其若盡江南一大縣
之糧養一督師之兵如浙直等處大縣糧可四五
十萬者說督師駐劄遠近定其供給司農盡捐其漕
運京花之款使盡數陸續起解以赴軍前仍以漕米
之數解本色以京花之數解折色下王府布

以備敵大
將而敵大
將之計已
足故爾使
而可矣

甲申紀事

東南戰報二

卷一

差顏料酒醋諸名色。盡行革除。併入本折二色內。其
本色自造運船運過。即供戰艦。凡軍中所需布疋。器
械馬料等項。即着該縣督辦。縣官仍聽督師軍法。詎
制如此。則糧餉充足。而兵力自盛。運解專一。而期會
不愆。庶可養兵以衛民。全師而滅寇。而治平可俟。
然或者謂國費殷繁。壞亡財賦。計今用兵之地。須數
督師。且捐數大縣以養之。即有他用。復從何出。不知
治病者。急則治標。即今殘破諸省。名城大邑。塗炭泥
塗。皆非我有。與其殘破而墜。廣何及。毋寧及其苟完
而用之。況今大縣之糧。廣解無缺。而未嘗見其有清
罄以斗米食十人。則十人皆飽。分之數十人。則數十
人皆飢。今不能生財於無何有之鄉。必宜聚財於實
有用之地。此在當事委曲開陳。入告。

聖明必欣然。至當立賜舉行者。此足食足兵
之至計。而非從天降地出之奇謀也。

二蘇聯蘇松省鎮并漸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督撫

甲申紀事

東南戰報三

卷一

以保江南腹心。今西北盡戎馬之場矣。讓者謂江南
豐芑。必當鞏固。以備巡幸。且財賦所自出也。然其
腹心則在蘇松省鎮。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
北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汪洋。西則
萬山屏蔽。真山川天險。以衛此神皋。乃以地本一匪
屬分直省。臂指不應。吭腹不運。莫若合七府屬一督
撫。駐劄鎮江。巡歷蘇杭。改吳淞副將為大將。改海鹽
參將為副將。設鎮江京口一副將。如甯山之蛇。以鎮
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帶山。松江負海。為
左右翼。嘉為喉。皖腸胃。諸經緯。嚴州雖稍為遠。然
地連杭界。高踞山巔。抗敵錢塘。不可他屬。以之為足
然後可以扼險守要。而南都之左。馮翊以固。不然
蘇松省與杭嘉湖接壤。諸地既無山海之阻。又無
關隘可塞。劃然中斷。譬之人身。恰至腰膂。分為兩截。
其何能生。今試言其遶腹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
海入口處。非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錢塘。江之鯢子

門自京口而下爲甯州之孟河水經江陰之黃興
港水經爲蘇州常熟縣之福山港水經係江洋界
界連通嘉定縣之吳淞鎮大海水經爲太倉
州兵備之劉家河水經爲松江上海縣之黃浦
源缺水經兵防現再至金山水經而直隸之
防已盡退此爲浙江之乍浦港水經而直隸之
驚子門水經而大海從驚子門而入吳淞江直抵
下上湖嚴州以上諸山溪灘千里之闊景若實
乎水經記序
沿邊水路之不可分者一太湖清淺廣八百里在
州之西甯州之南湖州之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
江蘇武進無錫宜興等縣歸安長興德清等縣
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望江管顧湖震澤等
處爲蘇嘉湖三府之咽喉所跨縣有吳江歸安烏程
嘉興秀水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三太湖
獨墅崑山沉湖湖州等處爲蘇嘉湖三府之咽喉
船可入所跨縣有長洲崑山等縣事詳青浦

鹽秀水嘉興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
河如帶長亘八百里自杭之北新關至鎮之亦凡
杭嘉蘇甯鎮五府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
長亘五百里自杭之驚子門築起至松之黃浦口
岸高闊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立寶山水經所川
青村水經所軍陸營把南匯水經所軍陸營把
新參將水陸兩營乍浦水經所軍陸營把
把總已上直隸乍浦水經所軍陸營把
所管寨設金山海鹽兩縣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
馬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其辨此沿海
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卽至溧陽爲東壩直
蘇湖若從蘇湖過壩入甯州內地稍南突便從廣
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對峙所當
陸兵固守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
河之界可以馬步並進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
路之不可分者八有此八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
吳杭浙販浙之米價每溢於吳浙商船載重夜不

居民之射利者又樂與之以致吳民皆苦飢而浙有
倍獲利自用兵以來江廣之米漸已難致全賴此本
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搬運一空吳人不能越境而販
諸商比其爲害者一曰吳盜浙竄嘉湖之間潮海
家謂要有巨寇虎匪奸盜每聚至千夫劫于吳而
逃虎于浙官兵互相推諉文移其可也此其爲害
者二一曰吳鹽浙樵蘇松沿海亦有鹽灶而不沒還
同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興之
際獨不可以佐吳力乎況乎私鹽出沒亦不能行其
清嚴此其爲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倚江廣浙之四
府惟杭嘉臨海我蘇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
反以累吳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此堅彼瑕此
備彼隙一處潰防則在在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
以統三鎮而杭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中則
地勢既專地利亦盡此保江南之急著也其浙撫則
移駐浙東紹興以分隸寧紹溫台處金衢七府以爲

江南尻背外被可耳蓋浙海要衝皆在浙東若寧
之定海關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處萬山如天
台雁蕩道括蒼處四明寧四大山亦皆在浙東
撫尤宜生駐紹興以控制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
此不易之定論也
三議聯徽寧池太四府廣德一州設一將撫以保江
南上游徽寧在高山之中其在江南形勢如人之有
行脊也太平則興楚接壤池州則盡臨江岸與
德州則綿數寧以達蘇湖之路也向來四府一州亦
屬應撫然其往來之道其自徽州廣德而率者必越
浙境自寧太而來者必越應天府動有千里之隔路
經旬日無事視同狎聚有事不數鞭長爭況池州兼
湖今爲南都上游無重兵以鎮之其何能立其若分
此四府一州設一巡撫駐劄池州取四府
材器陶聚諸池州之境與隔江安慶相聲援則以池
州爲首徽州爲腹寧太爲左右翼廣德爲尾足應

呼吸相應而 南都之右馮翊固矣。

四職聯淮揚徐鳳安處并添設揚州撫鎮以固南
都門戶保江必以淮自古言之矣今此六處兵
涉如奔流頃刻不制復之形固南北之咽喉凡兵
之所必爭也乃淮徐鳳安各有重兵但須添兵
以善其策應至於揚州東盡大濠南接鎮江以淮
徐鳳安爲之外蔽視爲安壤不知流氛衝突昔年曾
到滁浦矣况有事之際海寇竄伺自揚州府城而東
甲申紀事 永南豐議八 卷一
邇來等處魚鹽之利尚有千里且瓜儀與京口對峙
其若添設巡撫坐鎮府城添設總鎮坐鎮瓜儀增兵
設餉北控淮徐西應安慶東防大海南扼鎮江庶幾聲
京而獲清運障門戶而聯血脈無踰於此矣昔人之
窺江南有自上游而至者有之於吳是也有自下流
平渡者隋之於陳是也有舍江而趨海者元末張士
誠蘇揚之通州入蘇之嘗熟是也此揚州撫鎮之不
可以不設也。

德義錄

上家郭仙大司馬書

馮欽明

欽賦歸索處拾艾緯蕭值勞而勞晚食爲食感叔
意之推獎及

聖主之然灰方願懷時匡將壯駟登意

龍馭升遐振髯灑涕泣逾雪膏痛甚乎天叔臺元老

樞衡慟深離黍任小臣也亦但相雲霧念 中興
要策有長嘆息而憂之者八有宜痛哭流涕而行

之者亦八乃者

甲申紀事

大司馬書

卷一

九廟哀焚

帝座傾仄賜室既非鳥瞻摩定刑拷百爾血國三千

自吳帥統長驅之虜斷指裂背闔賊持深入之群

折首竄足縞素遍平燕山太祖同于劉室振仇雪

憤今古篋倫愚獨慮勝廣之形暫爲歛爾金元之

勢禍且滔天彼既恃逐賊之前功我復希滅寇之

後效事之不得不謹禮之不得不恭將順其求則

貧民瘠殍窮壑欲阻其請則非類必逞虎狼事之

此道表也
然不可不
忠義之心
有校處焉

可憂者一也。賊技既窮。奸謀或狡。大半之屬。惟利是圖。今日之

朝廷。不啻于開雒之蠡道也。彼時其素往而歛虜。勝愛其供。更與要盟。甚則爲建炎之劉豫。不甚亦爲嘉定之李全。禍伏淪胥。艱難孔熾。事之可憂者二也。

留畿新政。如日初升。欲雪不共之恥。宜乘新發之

刑。有必克成。有死無二。勿論門戶。兩字。決當商以

甲申紀事

大司馬書二

卷一

公忠。即使功名一端。何暇萌諸私念。倘忘復仇之大義。競排戴之微勞。事擬奪門。迹或嫌於跋扈。功居上壘。隙恐兆于背芒。事之可憂者三也。邦昌貶嶺。萬口之快。同曾泰治回朝。十年之業。頗墜。況今忠裔名士。悉載僞冠。顯宦高流。同臣逆賊。一旦僞飾還海之誦。潛伏助寇之機。則叩馬道途。國情外市。蟻九暮夜。敵信內通。事之可憂者四也。羽背安馳。征討伊始。倘強高之牛。不負抑十式之費。更何

勢必取之。江南而民力已疲。天災復疊。

新皇之赦貸未幾。長吏之徵求又烈。其已殺者牛或

前償。吏復不吐。其將征者。天已魁旱。民復難輸。經

竭而源。徒舍辛於蛇虎。獸將則攫將。還志於食。待

事之可憂者五也。敵商懷復。先定攻守。兵云云。先

爲不可勝。以待彼可勝。今荆襄雖在版圖。未聞重

兵之守。則長江之險。尚與敵共。何恃不恐。昔元伯

顏之加兵。臨安先驅。襄水蜀諸葛之不振。至興國

失荆山。事之可憂者六也。人才實難。名器可惜。自

古。禍亂之興。每爲奸僞之利。今市里斗質。亦稱文

佐。行中屠狗。盡號將謀。此輩使倖念深。管求必切。

蓋位不巳。必至偷功偷功不已。必且生事。昔韓佐

曹復仇之費。開自素疾。王安石變法之禍。起於惠

卿即如

先皇臨高。銳意用人。召對特用。越次升登。惟聞覆飲

之旨。不獲尺寸之用。誠恐今日復有希進小人。繼

此點感不礙寇化之勝使冷來傑之心事之可必者七也

兩都建立尤冷天人草創不同予靈武聖戴亦正于靖康乃上膺外鑒恐鳴漸萌大犯巨網或虞顧能不忘主憂臣辱但門外悍兵聯餉先心之唾主不戒方來日勤伯之贊周必且踵至事之可憂者八也何爲痛哭而宜行者八一曰定機要勝伯結死歷有年所今假逆賊之便躍馬燕雲大行以東

中紀事

大忠堂

卷一

爲歷土夷德無厭漢過不先今宜急遣通使先傳其詳備能同關陝之功庶可訂藩籬之約不然雖虜之策並後於關事之宜行者此其一一日先機勸語云凡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今討賊之機事縣紛紛固有堅藩閭官借徑謀榮豈無義士忠臣實心報國宜頒大詔廣其紹祿或出財或出力分誼總是急公或爲將或爲兵羽翼可資多助金甌旌錄以勸同心至於江北以上土寇結寨亦有

爲群收之皆我爪牙縱之盡成盜賊宜仿宗忠簡

岳忠武故事勛以忠義誘以爵賞既不費召募之勞又可銷地方之害事之宜行者此其二一日協寅恭吳越過風尚有相扶之勢晉楚世敵亦商合縱之謀況士大夫共立本朝同察機務在君如左右手於已卽弟兄行國痛既甚于權欲私黨尚爭乎對誰豈惟短見卽係不忠彼郭子儀之拜光弼獨何心哉如牛奇章之仇衛公何可赦也大抵天

中紀事

大忠堂

卷一

君親卽是和衷之真藥忘心嫌介便爲殘敵之先機事之宜行者此其三一日嚴賞罰唐家六等之誅靡私恩而不宥宋室僞命之僇卽及正而猶誅其以國法難寬人心知警今從逆有據東口同歸姓里且有移文朝廷尚遲顧戮而或黃綠親故廣布金錢擬想終反爭替減罰各口可畏不道矣慈今宜亟窮逆黨

正邦刑博訪忠良。悉俾世庶。哀餓既明。于章。事。鍾鼓亦倍爲聲靈。事之宜行者。此其四。一曰申節制。晉文蒐乘。首重三知。忠武行師。不取一笠。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爲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于畏賊。反使賊人得以勦兵安民。市蕘可爲扼掣。且吾聞婦人在軍。鼓聲不揚。今鎮軍多有妻妾之奉。勿論出自掠奪。而安于淫樂。誰肯打起精神。以殺賊爲事者。在鎮將非不知民之苦。兵而或以營分人。東精察。離局。或以馬壯人。溺愛不視。此今日之大患也。宜詔主將。每營置監覲一員。專核有無侵掠。更不時召居民父老。令其自訴有犯立誅。監覲隱匿者同斬。軍法既嚴。軍威自壯。事之宜行者。此其五一。曰寬民力。西北兵鋒。東南箕困。患相埒也。歷年荒歉。良民不勝斃柁之苦。賣于鬻婦以充上供。而從爲墨吏。節節通同。乾沒一遇。橫賦托言民

欠一有緩急。需待借據。夫將來尚然。可據已往。宜客復欠。卽恩赦。屢頒止爲貪猾者銷除地耳。良民曷有分毫之惠哉。今宜勅道府諸臣。親示闕里。俾得以赦額之先完。各持證稟至縣對會。以舊補新。其微而未解者。作何支銷。解而無憑。批者保諱。侵染窮源。所本各使債官。則良民沾德而奸人亦有所懲矣。至如鼓鑄之法。尤宜審議。今錢之低小。其過此時。自古米貴錢賤。卽伏亂階。漢隋前事。寧可不勝宜乘新錢之始。俾復初年之價。亦足用之。一瞻也。事之宜行者。此其六一。曰守塞。漢東塞。自阿水陳糧道之絕。萬山立柵。天澤爲自禦之藩。自古襄漢南北必爭之地也。張參贊之三策不行。元伯顏之萬軍立進。今當以荆漢之間。立爲督府。以扼寇吭。虎踞豫楚。則陝中之騎不出。腹背吳越。之江水之波。安枕下通漢蜀。則川舟之貨。借來此一行而數得也。事之宜行者。此其七一。曰重要任

國家之壞失于知人之不明先歸于用人之不公失于待武之太輕先失于用武之太苟夫古者擇人而官其臣亦量而後入其能勝其任而輸快今邊城殘邑尚待科貢危置巨任亦欲俸資明知不堪付之一擲受任者亦辭之而不能免豈不殆哉卽有志切請纓術通表節自非科甲卽等土直誰肯虛信陵之左下淮陰之拜者此用人不公而不明其所必至矣乃若武臣專以力扼虎射命中奮不顧身有違無違爲事故能殺賊者謂之兵能戰兵者謂之將今武試較射而復觀策論何文武全才之舉乎況試射原屬倖中藝既不精而策論多出借筆胸全不曉謀差但憑音納賄求薦全辜大裨第又何怪乎文臣輩呼之如小兒而驅之若奴隸此用武太苟而太輕其所必至矣愚謂邊城殘邑不可常其宜就近擇人熟知其形勢者而授之隆典衛使便彈壓優其敘使知策勵萬一文

不敢行何妨分之武士使立奇功一以明重武之意一以見器使之太公總期濟事無拘管格至任大責重之地尤宜慎擇卽部院公舉更須皇上親加召對叩其勞畧而後托焉其武試一事近加刀石猶以策論爲主未爲盡善宜分力藝器三科使之自占一科能兼者聽夫力藝較然可見惟易皆欺則以時事戰守之疑難者擇其胸中之泓渭而勿襲武經之套語試既入發卽日用之行間以責其成功與文臣分職而治無分軒輊如此而其才不稱武臣不養未之有也事之宜行者此其八凡射八事欽尚外摘摩雖未言言石盡按之輿論於事情不大相違以叔臺之才之忠雖遭鼎烹猶能進項地而猶然笑臥東山竊謂此時此勢非殷鑒脂壁之時凡才效一夫能知一官各宜懷管中流共殄巨寇使較不遜撫劄東顧而心馳吳會矣願言達駕以彰射藝能有概覽欽不敢愛

死惟叔台命之

上史閣部書

揚州府縣兩庫

天下之事有在一方而關朝廷之興替社稷之存亡及夫元老大臣生平之得喪百姓知之不能言當事言之不敢盡者則狂瞽之惑生不得不詳其利害而進告之苟或見納是

祖宗之陟降有靈而爲

社稷生民之福萬一不聽則雖以書生之熱血汚簡命之尚方而成此士之虛名何不可也自陳關

先帝廟選海內寢軀誠恐書言不軌之徒因而

測之心故普天之下勉首而視者無不以忠與

柔惟大司馬史公是屬已而果然而人心始有

恃而不恐及朝綱再振弘光受元不日茲

先帝之恨下救萬民之危乃不意有奸紳者

威貪延善地乘竊禍亂不聽訓遣不行屏勸

烏合之徒。避寇南下。突入揚州。名雖爲兵。實過千
賊。殺虐淫毒。慘不忍述。百方守禦。城內僅可得全
百萬生靈。日望大師相之來。如望歲焉。計必有以
救我。等于湯火之中。而解其倒懸者。小民無知。不
過爲一身一家計。豈知揚州爲國家重地。南北
咽喉。天下軍需大半。仰給如常。事者之慮揚州。雖
而天下不皆去者。故雖有自殺其妻子。自焚其
廬舍。背城借一之謀。而皆阻于當事。而不得用。未

甲申紀事

揚州府志卷之二

卷之二

幾而丞相果出師矣。丞相出師。其名甚正。其義甚
大。其權甚尊。自請
王命以討叛逆。令行禁止。敢不從則駕。取將帥非
徒煦熙示仁。專主調停爲說已也。大師相專駕未
臨之先。高帥自知理屈。虛遣使貢。尚然欲載士卒
驅斥婦女。葬埋死尸。此可執堂人。及大
師相下車。全用恩而不用威。使遂輕視師相。因而
藐視。

以爲

之疆土。非彼不能守。師相之功名。非彼不可建。
故反放誕狂悖。有挾而求無所不至。無惑乎士民
不怪高帥之兇殘。殘暴爲天性。而尤怪大師相之
恩溫而威褻也。初高兵臨城。城中士民望見慘酷
且怒。且泣。戰氣百倍。爭欲決一死戰。高兵亦引怯
數里。散處東門外。河東黃金埧鈔關外。河南彭家
園。南門外。驛子行。挺竹巷。西北門外。平山堂。大明

甲申紀事

揚州府志卷之二

卷之二

寺一帶。盡難逃城而走。夜尚未敢遁。城而居。及大
師相至。又復安營九龍橋。揚于鎮以壅師耳目。乃
大師相許以兩關。廂警駐而四門頃刻皆滿。稅掠
馳逐如故。前此尚憚火炮。但遵約束。未敢輕放。今
益無顧忌。是高兵不能得志于揚州。及借大師相
爲護身之符也。且高兵此來。勦寇耶。守江耶。守河
耶。抑亦專爭揚州耶。
聖駕在南。揚州無寇。何煩師旅。若曰守江。未有河不

高師能此
是功以塞
楊州之口
水光寒

守而能守江者若曰守河則距河甚遠若曰專守
楊州使高師果有大助戮力王室克復神京生
擒逆首衆議會同者何惜此一塊土不以封之而
貪其租稅乃畏賊如虎反殺
新天子之義民無功有罪前者伯爵紀榮竊謂過矣
楊州者

太祖高皇帝之揚州也高師日無國法敢育兵力而
求之太師相亦不以大義正色曉諭而乃戮之不
去猶之不去今日如此異日可知一得揚州棄而
忘逐萬一大師相期會北伐不受節制逍遙河上
如向日徐州渡河故智則高師誑太師相以虐楊
民固不足惜但使言者謂太師相爲當今第一人
信高師以授
朝廷而十餘年之高名敗于一旦豈不痛哉況又
京師盤紮帶水一旆可涉使必欲先聚于斯以伺
便者心尚有不可聞不忍言者在昔晉文有功王

室春秋尚義陽樊之拒故愚生謂今日之事
朝廷業已報許大師相猶當一璽止之不然設有八
焉問淪陷之土地吳將軍之快復不難完固之藩
籬大師相之割棄何易則何以解也

聖旨初分四鎮不過恩泗等處未及揚州也太師相
諱云同黃某往拜而不行則其曲在彼另有法以
處之此猶赫赫在人耳目間也煌煌

天語昭昭明示豈欺我哉中興根本不可久失民心
過損人望伏願大師相恩威全併權衡兼行亟宜

痛民誓師獎率名鎮渡河北上匡復
帝室既可行大師相之志又可保全高師之聲名揚

州之地揚州之民自能守之斷不敢以負
朝廷者負大師相則大師相可無南顧之憂倘高師

執迷不悟不得得州不止民至愚頑有死則俱死
耳安能與寇仇金帛也惟大師相裁度而審處之

幸甚幸甚

此八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中興制寇策

彭時亨

一曰謀戰制寇當變藩鎮之勢今日為國家之害甚于虜者寇也輔之以為藩之責其究乃至於決勝裂膚而不可救藥者流寇也嗟乎國家後以此流寇二字忙忙解擺遂使三百年全盛之金甌一旦化為折足之欲器焉豈不哀哉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饑寒之民嘯聚山澤所謂寇也比五六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復專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為勦為撫固亦易耳何者寇之起自陝之陝右而是時山以東亦有登州之亂夫隴右之起亂民也迫于饑寒在所宜撫東齊之變亂兵也負我素養在所宜勦先是臺臣吳執御曾疏論之矣奈當事者寡識偏狃朋使水災倒以亂兵宜撫亂民宜勦既而撫亦無成策優游養奸

遣使耿孔二賊得氣而去稱首亮孤虜亦遠權謀任之不疑至今此二人為虜中名將播弄中國發蹤指示此二人力焉此非中國之以人資虜乎既而勦亦無成策觀望成功復且履故加征以供餉餉餉于虜子遺之民憤激取盜因而賊旗所掩響應滋多然彼時杖鉞指麾大將軍之重者與偷中智以上非無克敵戰勝之威也戰勝之下殺戮而已然而殺戮可盡于千級萬級皆吾民也驅除而已然而驅除安歸乎東奔西避皆吾地也乃當塗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使志士掣肘使兒驚心哉定救寧厥未有成功君子不無遺憾焉迨至話言有聞任用勿專劫代殺括代顧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肆虐生靈慘于饕餮繼之以用閑之楊嗣昌誣誤軍事莫謀機奇靡耗物力萬萬千于如投逝波絕不見雄邊子弟一二可破尺寸于是則中原陸沉矣元惡既愍盤庭狼顧陳香讓龍

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黃絲草草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戰。非惟是也。兵之屬民更甚于賊。而楚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于下。天怒于上。饑疫頻仍。同類相食。人死如亂麻。朝廷悲憫。亦用感言于民。然所期者恤民而所施者仍是結怨于民之事。于是大奸雄一旦起而乘之。恩結叛黨。禮致俠士。飛盈尺之檄。當滿萬之師。士卒不戰。城門不閉。其君子或負節而逃。或斃命而待。勢窮力屈。乃徇死事。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賊。賊所經李公子者。豈真有古帝王豁達天授之度。神武將將之能哉。然而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受晉野。奄有四國。如建瓴然。雖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則民心使然也。此非國家之以民與寇乎。夫敵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特晉者而後知哉。

本朝立國甚嚴。制度甚設。外戚不可權。宦官不與政。

大臣無專制。藩鎮無擅政。及狄不內處。漢唐以重之所以致下者。

本朝皆無患焉。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備。養民之制甚厚。故唐書曰：先臣馮琦之言曰。

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將帥。

夷狄他日所為國家憂。惟在官府。之患。則在官吏。

耳斯古也。雖今則亦有然矣。億萬千歲。中上公。

還惟上見一父老談說寇事。云此寇不遠。臨其國。家相終始。斯言也。雖今則亦有然矣。既而中下。

第歸里從士大夫飲。聞邸報寇警。士大夫皆言第。

賊也。不足為大憂。有青生應言曰。更歷數年。將。

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斯言也。雖今則亦有然矣。

夫開閉之置也。寇盜之患也。五十年之前。府名臣。

馮琦知之。而今人反不知也。十年之前。有淮上父。

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夫反不知也。噫。今世公卿大夫。豈盡鈍根乎。蓋亦富貴閒情。未嘗有惻然以國家為念者。詩云。天之方虐。無然。讒諂亦諱。諱云爾。詩曰。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亦諱。隨云爾。迨至于今。如腸決如膚裂。甚且受萬鍾不辨禮義。坐高堂取酒自樂如故。此鄙夫小人不足論已。其有與銅駝之悲者。則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其有作楚囚之泣者。則曰。安得千古奇才之人而用之。夫曰。安得千古奇才之人而用之者。是猶治病者不診其所以致病之本。而使皇皇求不死之藥也。夫曰。天下事不可為者。是猶以為魔蟲不可治。則遂不治也。嗟乎。今日當塗卿大夫若此。將使近三百年永寧之帶。一旦化為重載之沉舟乎。豈不痛哉。此誠亂臣賊子之心。而作逆者同稱誅于天下萬世者也。自愚觀之。今國家之勢。雖日蹙。尚有天下大半也。三百年鞠育恩斯民。心未盡忘。

漢也。

祖宗以一隅之族。掃羣雄。定四海。亦惟謀士不二心之臣與之請命耳。今

天子大臣苟念閔愁成功。有指疆土亦何獨不然。然今欲仍如前時。括東南半壁之民力。以養不知兵之將。將不能戰之兵。兵日益潰。民日益窮。是自盡之術也。將見淪亡無日。況整頓復有成績乎。是故為今日計。莫如于未亂之郡國。輕賦稅。均徭役。予甲申紀年。新定第六。卷五。三。死間疾養老長幼。以結百姓之心。于已亂之郡國。圖恢復設藩籬。裂土分封。使自戰自守。以生秦儼之志。何以言之。寇亦崛起之雄耳。一旦奄取西北。建號僭尊。民如水就土。如雲從風。反手者非彼之能。取錫我之自予也。賦徵重而民不堪。彼乘吾民心離散而取之。是我以其氏予之也。邊畿重而輒國輕。彼乘吾郡國空虛而取之。是我以其地予之也。法令乖而弊已極。資格泥而人云云。彼乘吾德。

傑失職而取之是我以其士予之也且彼之號令天下非有漢高滅強秦

太祖掃胡元之義也彼之用兵非有魏祖多智如神

唐宗百戰百勝之武也彼之驅羣羣非必有光

武之推心置人腹使雲臺二十八將忠誠信以

事一人也料彼崛起之雄其所為左右輔弼者非

其草莽等夷則其扶而降之叛而納之者也天下

大器士所同欲其中梟悍豪雄之徒獨不仁之

材亦必有欲為彼所為者豈遂僥爾定君臣之

終始夙夜以處一夫之下乎是故寇之取天下也

易寇之守天下也亦難寇之假歸順者即以一郡

封之與克復者同如是則寇賊之中志勇之士亦

必同心革志撫首而來為國家歸命矣匪徒為國

家歸命也反正

天子顯名也列爵有土厚實也顯名厚實士之所期也大都古聖王之所以長有天下至六百年八百

漢書卷之八

年者無他以下之富貴與天下之士共之以天下之衣食與天下之民共之也今日以資格得富

貴者率多不才無取之士無濟于國家之用而荷

有責心為國家用者又不必得責而足以致

其身何怪乎士之不我與也今日分天下民之未

食以養不戰之兵又縱無用之兵厲民而奪其未

食何怪乎民之不我與也故愚以為當設藩鎮以

待有功者亦使士有富貴民有木食而後天子乃

復有天下也雖然此以言夫已亂之郡國耳若乃

未亂之郡國則守孤城必先守四境以官兵為民

守不若以農兵自為守語在策表兵衛守城以正

兵應敵以奇兵然以營伍之兵為奇兵必以保甲

之兵為正兵語在策保甲篇今日方用兵措防之

特欲以諸縣賦稅其道似無礙而不知措餉自有

策不必其加賦也制餉在用人最患其糜餉也語在策官田篇今日在朝在籍稱高爵厚祿者車馬

卷之三
力能
力能

斗豈不可勝數。而無一人濟於用者。是資裕無人也。今日東南一壁。著書屬文。占巍科。稱天下名士者。車載斗豈。不可勝數。而無一人濟於用者。是科目無人也。然而人才有得其用。與不得其用者。亦有用之得其人。不得其人者。語在策用豪傑篇。凡此數策。皆所以救亡也。蓋爲今日計。必先殺亡。而後可與建中興之業。可與圖長治久安之績。不然區區半壁。而欲仍前時括民財以養兵。兵無強氣。民無固志。嗟乎。吾見淪亡之無日矣。而何怪典亂者。責責曰。天下事不可爲也。

甲申紀事

制寇策九

卷之三

制虜議

彭時亨

古京師之有南北軍。一軍以供護衛。一軍以備不虞。是卽奇正之兵也。正兵所以守。奇兵所以戰。故京師危。則郡國有勤王之兵。以援京師。郡國危。則京師亦有徂征之兵。以靖郡國。今本朝重內而輕外。京師實而郡國虛。虜乃舍京師而端攻郡國。是避堅攻瑕之法也。故攻無不破。然不虞京師之出奇兵來援者。亦欺京師之無人也。嗟乎。京師無人。郡國無人。邊庭無人。當塗者文其羞。以自解飾。則曰。無兵耳。無餉耳。天下事何可爲也。自壬午癸未間。民之北死于虜。南死于寇者。幾無孑遺矣。梁秦楚蜀淪沒于寇。齊魯趙燕殘破之餘。天下糧餉之輸者。僅存東南偏安數省。則以今日而言。無兵無餉。此誠然矣。然虜作難二十五年矣。前此二十五年內。用兵召募如林。安可謂無兵。括天下萬國之物力以供一方。卽東鎮三協十二路。

甲申紀事

卷之三

卷之三

甲申紀事

之間連年計費餉二千萬鎊安可謂無餉且歷次
 自袁應太遠陽之敗王化貞廣寧之敗以至吳阿
 衡盧象昇等內地之敗果皆以無兵敗乎以無餉
 敗乎以戰敗乎以不戰敗乎大抵無善將將者則
 將必不知兵無善將兵者則兵必不能戰今之所
 謂總制督師非即漢之所為大將軍乎景帝時周
 亞夫以勳貴為大將軍矣武帝時衛青以奴隸亦
 為大將軍矣蓋惟其人不惟其位惟其才不惟其
 甲申紀事
 格也今則非卿貳大臣莫任非甲科正途莫任假
 使有周亞夫衛青之人之才不幸而不在科甲之
 列則必以側陋棄之矣棄而不留猶無忌也如其
 人自負其才不甘鵠項黃鵠以老死牖下必且北
 走胡南走越寧無棄賢資敵之懼乎幸而之人之
 不在科甲之列而未及卿貳之位則必俟屢試而
 後用之矣蘇三年而考滿蘇考滿而行取選一級
 進一階波波折折且後非賄不可必得即得之而

今天下何時何勢殆哉及矣亦能無更事後時之
 恨乎國家之無人坐此之故而當堂者蓋未之思
 動藉口于無兵無餉亦不自咎于皆之歷朝堂也
 亦可悲矣自趙觀之奴虜雖強吾有人則可敵也
 吾有知兵之人則可與戰也昔遼之棄金滅之
 主曰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非女直滿萬之兵不
 可敵有阿骨打之人將女直滿萬之兵則不可
 也金之棄元滅之又非女直滿萬之兵可滅有
 必烈之人制女直滿萬之兵則可滅也觀此觀之
 勝負之數不在兵在將兵之人在將將能知兵之
 人豈待言哉今以虜之強中國之將之兵聞之則
 懼矣望其能格開于兩陣之間乎然此不知兵之
 將不能戰之兵也蓋中國之所以懼虜者以虜之
 來萬騎電奔弩矢雨集沙起塵飛如蛇虎風當之
 暴至衝突之勢不可當也非惟步兵不能當即騎
 兵莫能當也雖然其技亦止此耳彼舍其所為

本朝有
宋食其
海有七
事所不
其入而
不

衝突者與中國之精兵短刀相接。其戰也。捷勝負未可知也。故吾欲與虜戰。則必先壓其衝突之勢。使吾不彼畏。欲壓其衝突之勢。則莫若制奔雲之車。古車戰之法。自唐以後。不能用矣。吾所謂奔雲之車。非古也。郡國用此法。則虜必不敢深入。況久居乎邊庭。用此法。則虜尚不敢窺邊。況郡國乎。不寧惟是也。迨天下稍平。物力稍寬。方將出塞數千里。越長白之山。翻混同之江。犂虜庭。殄滅無遺。育。為天下萬姓復仇。焉。此誠今日制虜之良法也。嗚呼。非其人亦莫之用矣。非有知人之主亦莫之用矣。

屯守議

太倉陸世儀

邊無定形。與賊隣者即邊也。今天下大勢東。則惟中則江。西則川。蜀。外此皆賊境矣。賊鄰山東人。則犯淮安。蘇。河南人。則犯廬。鳳。蘇。荆。襄。人。則窺長江。蘇。漢。中。入。則驚川。蜀。賊無所不窺。我無所不守。其一賊以偏師綴吾一處。出人。不意。卒然進攻。二。大師。鞭長難及。事至而國鮮克濟矣。法當處處為守。今江淮之間。新。荆。四。鎮。又增。鍾。水。鍾。堡。果。能。守。心。勇。力。擊。勢。亦。固。川。蜀。北。近。關。中。南。鎮。長。江。延。則。可以。滿。腹。題。則。可以。固。圍。為。

國家左臂形勝所倚近關

朝議欲于川蜀立二總督。北制關。陝。南護荆。襄。是誠至當不易之論。但荆。襄。一帶尤為今日要害。昔季漢之世。三國得失。皆係荆。襄。宋。南。渡。時。爭。伯。紀。荆。襄。形勝。為天下第一。終宋之世。荆。襄。存。亡。是關國。附近者。被賊。破。漢。州。郡。倫。茂。幸。左。師。率。師。克。

復提音屢至人心鼓舞想謂當今大饒自沿邊列
鎮之外更當立三大帥於中荆襄右淮徐左川蜀
皆以知兵大臣處之如向督師之職荆襄之督協
同左師及連絡鳳壽滁二鎮之兵辦山西河南
潼關之賊徐淮之捷連絡淮海徐泗二鎮之兵辦
山東北直之賊川蜀之督連絡川師辦關中老巢
之賊三督鼎立荆襄爲首項川蜀爲左臂徐淮爲
右臂賊犯一路則二路平師牽其聲勢如嘗山卒
甲中兇事

屯卒集二

然首尾相應賊自不敢深入但列鎮立督之後征
行坐守所費不支卽近日四鎮而論每鎮歲餉銀
二十萬米四十萬已歲需銀八十萬兩米一百六
十萬石況所供不止四鎮江南久苦賦役近復大
旱

國本初立而卽重以供億恐人心因之搖動竊於
荆襄地面古稱沃壤江淮徐和鳳之間荒地無限
近雖有利鎮閉墾之議然鎮兵精銳主于連戰何

暇屯田聞

朝廷有每鎮設監軍之意五卽監軍改名監屯
札該鎮地面專一招集流亡開屯積穀與鎮兵相
爲表裏鎮主戰監屯主守鎮主兵監屯主食此有
三利一則向者民懼鎮兵畏歸故里今以屬之監
屯兵民一家自不相犯其勢可久一則

朝廷饋餉甚難設屯較日多鎮糧改行折色則轉
漕可省一則列鎮雖有分地若屯政不牽終爲石
同軍食不支必多後惠令則地方日就富庶

屯卒集三

可以久安有此三利監屯之設斷不容緩蓋屯
立則鎮守益堅鎮守堅則選取有恃軍特保障紅
南爲固守之規卽恢復之機亦于是乎在矣

陸子有中興十四策予不能盡刻擇其尤切要
者四篇行之以告今日之有心救時者

夢龍疏

禁衛軍

大倉隆世儀

禁衛

天子之親兵禁衛強故能制郡縣郡縣強故能制夷狄盜賊皆唐有天下置府兵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此居重取輕之意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錦末等十三衛親駕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

成祖建都北京五府之外增七十二衛設三大營又

以河南山東等處四都司官軍輜聚京師歲數月

無防難根本之法可謂固矣積他既久營伍重盛

至今日而幾無一卒以數千草賊仰攻

帝京不日而陷此亦千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要之

皆京營敗壞根本不堅以至于此今既警駐南都則當鑒觀前失思所以國根本之法實按南都兵制京營舊衛馬步凡十二萬有奇犬僕獲馬凡數萬足今俱不可問或以事海動舊軍于克

愚謂此不思之言亦不達時務之言也往者太子日久人不知兵是以惟利是圖今何時也舊京府院賊于勤黃已可見矣如此則勤舊雖有私財私幸尚將與

天子共之何況兵爲

天子之兵餉爲

天子之餉耶竊惟禁衛之不可問者惟在屯糧一事今除處置屯糧另有善術外且以禁衛之大要

之則錦衣衛所當重也蓋禁衛皆

天子之軍而錦衣尤爲親近故諸衛皆統軍卒而錦

衣獨統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諸衛皆世卒而

錦衣獨募効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今惟以之充

儀衛具形骸杆衛之意焉然

天子何所倚昆自後錦衣衛官宜於世臣之家極爲

揀選有文武才畧者使任其職統尉力士皆擇四

方絕技絕力者充之統之心齊重臣以時操練使

常有居中制外之勢。其京營諸衛。則舊有成法。變
 更不一。然愚以爲其善于分營。莫不善于圍營。蓋
 自古兵法制軍。未有踰萬人者。萬人之外。旗鼓不
 能相聞。故周禮軍制止于萬二千五百。若營太
 廣。則號令難施。將之治軍。能否不同。勢均事一。約
 累不能獨行于下。則將才能否。難于卒辨。又軍卒
 大集。其勢下重。一有簡閱。譁譟易起。宜徬背日忠
 肅于公之意。量軍多少。仍分十二營。營各設將。將
 各分地。俾自以暇日各行操練。稽其軍政。以觀其
 能否。其戎政大臣。宜更設大營。以爲中軍。每歲四
 時合營圍操。以大營爲中樞。以十二營爲外星。中
 樞如握奇。外星如匡衛。使合則成大陣。散則各成
 一軍。如古八陣之制。與向之錦衣諸軍聲勢相應。
 錦衣守衛
 王官。擬漢南軍。京營巡檢。京師。擬漢北軍。兩軍
 相爲表裏。南都之勢安于磐石。以此駕馭諸鎮。

指揮左右。自無不得心應手。豈更有序堂外置內
 輕之患哉。

甲申紀事

卷四

理財議

太倉陸揚稿

兵興之際凡事需財故當今之時理財最要

理財者往往多費金錢愚竊以爲不然

國家財賦江南當天下之半近雖中原暫淪草莽

而江南諸郡尚屬版圖遺

天之幸凡舊歲清粟及入貢之物悉未過淮收入京

庫足充兵食又今者

軍中紀事

理財議

卷二

得其人極力料理清蠹傾譚汙弁省官吏料理

茶鹽江南雖敵一二年間力猶可支顧所憂者獨

根本一事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權與于食食足

則萬事萬物皆足而天下安食匱則萬事萬物皆

匱而天下危今江南北之兵不耕不織仰食于官

者以數十萬計江北屯政未舉其不得不盡賴江

南之田明矣然田之所產實維水利自餘諸省不

計外若南直一省三江五湖悉萃于此諸古之所

稱澤國也頻年以來歷遭大旱三江巨浸悉成平

陸自此以往稍雨則泛濫滔天稍旱則赤地千里

江南之民每復有秋之望根本如此何以立國歷

觀自古開創及中興之君未有不盡心于民事者

姑無暇遠引即以江南論五代之時錢鏐據浙以

部中水利不舉置撥清指揮專司疏濬甯是之時

禾穀大熟至斗米二錢宋仁宗時于江南諸路亦

設水軍萬戶府專司水利而年歲屢登至斗米五

軍中紀事

理財議

卷二

錢夫民猶是江南之民地猶是江南之地而往者

若彼今者若此此無他水利之修與不修也今

國家根本初立軍興方始當極倥傯時而遽議水

利似爲迂闊然水利至今日動關

宗社此目前燃眉之急實非迂談竊謂錢鏐宋仁

之策有可仿而行者今江南諸省除

京師及沿江要郡外其餘諸郡水陸營兵及衛所

軍丁不下數十萬人皆坐糜官食一無所用宜于

整飭兵衛之後。統以監司重臣。使有本事。專備戰守。
無事兼修水利。秋冬農隙。免其操差。增其工價。令
番更迭以清河道。此有四利。農民出錢。軍兵出力。
不必點差百姓。使吏書得惜。無害一利也。軍兵
原有月餉。今防正調餉。畧加行糧。則事可集。不若
役民之費。二利也。軍行必籌餉。必擬墾土。工在墾
不墾。今使清河兵士得豫先熟習。又兼習風雨。使
普行營食宿諸事。使不至騷擾。而不可用。三利也。
清河之法。一依什伍。其任屬。將任督。察。解。所屬
之解。置辦各將之能否。四利也。有此四利。誠能
然舉行。不三四年。江南水利漸次可觀。根本壯。殊
固守恢復。進退皆有可恃。非徒曰理財理財而生
令江南數十萬頃膏腴盡成荒壤也。

錢法議

馮夢龍

錢議

帝號其制之美惡。價之貴賤。與世之安危。相應。往代
平兩五銖。皆盛世也。榆莢鵝服。皆亂世也。
國朝自洪永而下。錢皆精雅。至嘉靖萬曆。之制。乃
爲堅厚。其時每文重錢外。每千價銀兩。於

敬宗

神宗之世不變。而辛國長久亦無出

甲申記事

二宗之右。所以然者。詠鑄者不私。故私者不鑄耳。

崇禎錢出。而司鑄者未暇急公。先謀潤家。銅
價微漲。錢勒餘。於是提和鉛石。擲地即碎。鑄
製薄小。百不盈握。官鑄與私鑄。工拙不相遠。故
私錢益多。而價因以大減。今每千止三錢五分
矣。顧銀既賤。舊錢不得獨貴。藏錢之家。十而虧
七。用錢之人。三而當一。民安得不日貧。而國用
安得足乎。且

帝號至貴重也而輕之薄之賤之可謂非亂徵矣今天子中興唐泰弘光之錢將與日月俱新主計者能

自愛以愛

國必當力矯風弊爲泰靖爲萬曆而不爲崇禎然而勘定方始資費無算且銅價日增卽僅復舊萬之舊未有大濟稱謂今日金銀已足可轉貧爲富惟錢一途是之不講而又焉從事漢武帝時國用不足造銀錫白金三品龍文值三

錢法三

千馬文值五百龜文值三百蜀先主初授成都之用劉巴請鑄值百錢平諸物價數月之間府庫充饒晉吳亦作當千大錢北朝後周大泉元年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銖並行劉建鋒爲湖南雷後行當十錢宋神宗亦行折二錢前代濟用之術班班可考然久遠可行之計猶未深議蓋錢法之行全在上下相通收散相等使下散而上不收則民疑使散多而收少則民

困使下散一價而上收又一價則民不服使散者食富極派而收者勒捐作難則民愁苦有一於此求其通行無滯不可得矣爲今之計宜乘新鑄時酌定古制或當十當百當千大小花文各別凡都會之區俱設一專官如漢世銅官之屬廣招銅商見價平買勿令吏胥索指紆工鼓鑄厚其廉傢質用純銅體必精好其嘉萬等值錢或崇禎初鑄重一錢者仍復每千一兩之價至惡薄時錢應倍作價使用大小錢相雜而行如子母錢而夏孫一必行之術於此天下財其重子法南無所集官無事天府有優牛備如雜色官勸募停廢兵糧工食解運水磨等項俱可以錢代也況納贖一狀原爲積數備充今盡折銀而歸索難不能重發獨不可以錢兼乎錢價既立凡民間納糧者必令銀錢各半納贖則較與錢重收銀以供上輸止止額錢以充

支銷之雜費如此則錢居必用之勢上錢之所必買下積之上所必收出入盡一無二價上下流轉無窮期此法誠行雖富為猶可况百千于天啓初年曾鑄富十大錢錢重一兩官利既少而商賈難為故不久報罷今所議者正取其利厚而為便也然此議一初度必有嫌其不便而力沮之者輸納用錢難于取捨不便一初其用錢難于饋遺不便二販賣用錢難于歸還不便三凡此三不便特不便于貪官汚吏耳而其便○于○民○造○屬○不○可○勝○言○或○又○虞○大○錢○利○厚○私○鑄○益○多○不○知○民○間○盜○鑄○必○不○及○官○鑄○之○精○美○彼○小○錢○猶○不○能○工○何○况○大○錢○而○又○懸○不○時○告○發○之○賞○申○保○結○連○坐○之○條○有○犯○者○為○首○立○正○典○刑○餘○工○沒○入○官○作○則○富○國○之○權○盡○歸○于○官○行○之○三○年○而○司○農○猶○感○額○思○貧○不○能○復

二宗富庶之舊者臣請服妄言之誅

原禍亂議

湯傳微

大行皇帝之變千古未有之奇變也蓋嘗論之夏商之衰也以桀紂周之弱也以幽厲而其後來則以紂漢以桓靈哀平夷晉以惠懷安恭夷唐之中絕明皇寶曆之厲迨昭宗之不德其衰也甚焉至于徽欽盡宋南渡訖于理宗順帝殄元幸與我朝太祖其他如秦如隋歷前後五代三國鼎峙于孫之底于交夷者是皆暴虐已甚者也荒淫已極者也

甲申紀事 原禍亂議 非然其失也偏弱非然其失也昏愚若我

大行皇帝仁義布詭是古之堯舜英毅明作是古之湯武躬行節儉優于漢文深用權畧過于唐宗乃一大作難

九朝震驚

母后烈死

儲君殄絕幾不保其宗社者何與生年念斯來嘗不痛惜歎恨于當事諸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

不易昔者衛靈無道有仲叔圍諸臣則其國不亡此推之上有失國之君下有與王之臣其國不可得而亡也上有保治之君下有致亂之臣其國亦不可得而亡也蓋君一而已凡君以下與天下事者皆臣也臣良與則庶事康而天下治臣不良與則庶事紛而天下亂理有必至勢有固然生每念斯未嘗不痛惜歎恨于當事諸臣也當事諸臣其罪在結黨招權一事納賄任國事之日非如秦之觀越漢不置意嗟乎肥一己之身家不念

二祖

利宗之天下雖食此等之肉何補于事蓋始禍實歸諸臣英今

新天子聖神英武中興之根基已立所祈諸臣者及音之道而行之善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岳武穆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諸臣尤若茲則閣部秉公忠于朝廷總戎効義勇于遠疆

聖○司○今○莫○不○清○當○應○有○其○東○其○稱○澤○則○元○氣○
日○固○邪○無○自○消○然○後○漢○陽○江○可○也○十○里○一○屯○也○有○
將○百○里○一○府○有○總○轄○府○江○東○地○各○置○烽○墩○有○警○
則○舉○烽○火○東○西○齊○擊○則○汪○立○信○之○威○策○可○用○也○然○
後○規○恢○復○可○也○進○據○襄○漢○經○畧○山○東○拓○草○澤○之○英○
雄○壯○我○軍○之○聲○勢○灌○官○之○威○懷○復○見○逆○聞○之○狂○魄○
自○奔○則○宗○澤○之○成○規○自○在○也○至○于○財○賦○盡○出○東○南○
矣○憂○兵○餉○之○不○足○北○虜○可○以○刺○背○何○懼○臨○關○之○已○
中○與○可○期○

附
祖宗三百年之天下。不至泥於舊為國為有識者之
所歎息謹議

哭雲怡蔡老伯殉難古詩

誰非率土臣。忍與群賊伍。吾翁南國冠。教當

晉撫豺狼百肆。氣疆場弗受。毋使蔡中丞運用
出龍虎食盡兵亦窮。餘勇猶堪買指揮。親侍衛
果不足數。天何厭其忠。轉戰成茲。新恩垂
陸公道誠千古。哭翁向西風。厲鬼氣應吐。差殺清
流客。勸表稱湯武。

甲申紀事

原稿散亂

卷十一

七一老臣馮夢龍拜進

天下治亂之事相因也。

祖制密于防亂而疎于求治故治一敝而亂生。

先帝急于求治而疎于弭亂故亂日生而治壞臣愚

未暇詳論姑舉用人一節言之。

祖制人無專官官無專制防亂可謂密矣然天下無

十全之才諸曹選居未免一長而二短兼備有非

中興實錄敘

書之略事舉既多誰敢獨任而有為文法體面以

制家苟且觀印為得計有名無實實變不通以此

求治不疑疎乎。

先帝辨言不廢務荒任人輒委心腹求治可謂急矣

然門戶情面之壘層結不破則依附有神梯葛並

資格之局到底不除則貪賄無出路獄因姑息而

成強吏借其故以售貪廉餉無稽失事不罰以此

何亂不疑疎乎今日流賊之亂從古未有然起于

何地縱自何人炎炎燎原必有燃始當事者後不

究極于此其可怪一也中土之臣不能戰則守不

能守則死今賊來則退賊退復往甚則倉皇而走

仍然相載而歸互相彌縫恬不知恥其可怪二也

兵不務精以禦相誇紀律無聞騷擾從事官兵所

至行居敵陳民之畏兵甚于畏賊其可怪三也餉

不核舊需務操新奸胥之腹茹而不吐貪吏之索

結而不開民已透輸官乃全欠其可怪四也京師

天府固于磐石遊騎一臨不攻自下百官不效一

籌羽林不發一矢其可怪五也衣冠濟濟聲氣相

高脚色紛紛跪拜恐後舉天下料甲于百之衆而

狗彘幾二十人其可怪六也前車之覆已無可追

後局之歸斷不容緩今

新天子神聖在御有臥薪嘗膽之誠諸公卿負荷方

新有投袂滅賊之志

恩詔一頒士民感泣商榷再興漢鼎重光于是乎在

誠深求六可憐之故。大剝一。膏。剔。忠。逆。以。勵。廉。恥。
一。兵。將。以。肅。軍。容。誅。貪。墨。以。慰。民。命。屬。稽。榘。以。清。
課。額。更。鼓。鑄。之。令。以。足。金。錢。通。南。北。之。脈。以。招。遠。
傑。如。此。而。賊。不。平。亂。不。弭。未。之。有。也。余。矧。莽。老。臣。
撫。心。世。道。非。一。日。矣。猶。望。以。餘。年。及。貺。太。平。故。因。
里。人。輯。特。事。爲。中。興。書。而。略。述。所。懷。如。此。

接續有序

沈

蓋聞君辱臣死死猶不足洗辱君死臣生

于報 國乎痛惟

先帝茹勝棲水十有七年一旦蛾賊攀旆梯城犯

闕宛弄神靈天間陷而地垠攢凡民有心誓不降

血赴殲併義而西一圖賊納降城之誅乎臣赴在

草莽愧自

先帝御極之初微增立鉅冀宣風化天下密如朝

野詠歌

野詠歌彌痛授簡賦三台五雲之賦仰閱欽明含

毫音瑞史官文震孟等驚怖其言傳之都門教意

一微

御覽采諸黃童益昭盛治尋以責躬深聘 恩接杜

房亦既勸止不遑振藻已而中外膠加天下螻蟻

何貨無節則吞秦楚諸地行蟻王室吁賦一千民

而志飽搜牢軋肆僞囊致還龜鼎驅蠹負山其可

得乎嗚呼痛哉

神宗

上見賊兵探獲怒與推案先殉公主命

國母投艤出路棋山俄驕白驍天彌五東北而

龍帳升矣時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也嗚呼痛哉國

有如是之君何負于人事懷如是之禍其得共救

砍地呼天末歸遺靈復還激起氣蓋山河謝期

承一憫悲裂陵谷頃有解僮許瑛留筆志憤斷拉

死忠吳亦有人戴額歌哭未已斷斷慟恸仰賦大

怪謹于吳郡宣

靈星之次三層東集所屬而會之其辭曰

高皇何朝復夏而垂統今猶歸焉而襲典應龍圖而

定鼎今據 撫平兩京

列宗卓犖而繼隆祀今微誕先子良精迨我

先聖幸懷帝結今躬萬幾而告誠龍祥成康之歲素

公輯治昭宣之茂倫先威後文以施設今儉明濯

俗而廓清鏡鑑先物而靡忒今制命為義以見身

斯功加勞以起效今兵食孔棘而繕旌正名育類

新亭風景又何云野老深山哭 昔若無計孽魚
雷帝御何年繫馬拜堯塢秦廷七日狄臣漢江上
六千君子軍獨有書生無一用猶能草檄復筆文

又

太倉周西臣

桓靈猶足滅黃巾。顛倒興亡未是其不信鬼神扶
盜賊直疑竟舜夫天人一成已料能光受三戶行
看必滅秦炎火一爐終耀漢其人白水正難辛

又

又

又

文祖雄籌親代遺萬方九鼎傳幽燕賊終楚項最
何暴帝魂唐主誓不還社稷暫墟終為地人民長
痛絕竟天龍顏紫製乾坤黑從此應肯不且第

又

左國林

荆棘銅駝何處尋空餘霜骨葬寒林千官爭集
王表四海誰存報主心文信全軀難籍口常山
斷舌幾歸青界朝德澤今安在祈地呼天淚滿襟

其二

又

錫山顧謙

極目千戈涕點然龍髯一逝杳難攀連氛復絕
三千里聖澤恩覃十七年我望雲旗空萬堞誰
將露布指殘燕逝弓尚切歎六痛忍有丘墟社稷

又

顧鋼

又

萬礮環城固已重天王力竭寇乘城南牙宰相
方安枕河上將軍自鼓鑼手劍割恩英絕代丘書

又

又

又

陳俠恨滿容堂堂殉國諸賢魄好共 皇靈

祖宗

又

閻中陳翰

關河百二控森幽烽火連天震風機父老東南爭
空幸關移仙仗出延秋

犬戎歷歲志憑凌猶向紅牆拜定陵誰似五陵

甘萬死樓將喚臂觸天崩

恭儉焦勞十七年未央問夜不曾眠初無大庫項

林積何事樂與符奉天。

八載遙聞踏碧雲。通城休宿典沙蟲。為思靈武當

年事。六合徵兵。鑄大同。結六合大同中

八年乙亥。振賢良。草芥微臣。封建章。鯨游曾曉天

上。聞氣急。尚憶殿中香。

風聞消息事。悲暖易水。蕭蕭五月寒。大地。頭難

見。見更手何處。望女安。

黑雲一片。墮堅城。河朔中原。生被兵。太液波深。湘

竹波。燕山春暗。子規聲。

咸陽夜。大閃拉旗。太乙勾陳。處處疑。疑碧池頭。聞

動天。詞臣若个。是玉維。

長去甲第。化為塵。半土教人。戴北衣。寄給唐朝九

節。度好圓。依復生麒麟。

五月四日得。先中。后依振。破信四海同仇。

若長考。批詰朝。卿神有。桂柏廣。延難觀。競渡者

墮而刺之。

妻江陸世儀。

痛心三月中。何事龍驤。有天迴。舊初離。忍沒拋。

國恨。富船開。看美靈霄。

又野哭二絕。

玉蟾仙。辭家國。非朝。天此日。夫曾衣。遺民泣。延壽

易去。夢繞燕山。帶血歸。

領。獨微青。去已。退空。留雙烈。在明家。雲車應。積數

天恨。簪盡人。聞白。奈花。

又。

陸安之。變王韶之。疏為十卷。太宗之。災。蕭世。續。辭

為四言。斯皆。既丁。末運。妖。蘇人。興。故。懷。舊。勇。詞。牙

解。怒。亂。吾。

大行皇帝。憂勤十七載。嗣。錄。十四。葉。忽。遭。不。預。遽。茲

閔。凶。洵。開。闢。所未。聞。直。書。昇。之。無。載。鬼。神。為。之。號。

咷。日月。因而。晦。冥。率。土。敷。天。凡。含。血。氣。莫。不。裂。視。

椎。心。淚。盡。繼。血。即。黃。巾。勇。于。長。狄。並。立。戈。春。其。喉。

縱。黑。山。嶺。類。犁。耳。允。須。墮。買。其。腹。吾。師。及。二。弟。痛。

次內
卷之
一

哭之後繼以悲噓數回三秋之興義等六月之
率爾分韻笑文圖之腐老搖管便成假令曉之聲
鉢伴握緊之案心存
君父含髮之氣作山河本非楊雄之小食家爲家
五之大言其惡不文恭成小引季夏十有二日王
挺議

首唱

太倉朱明編

銅馬連羣壓 帝幾殿廷宿是百官非柏門露若
年 塵繁痛誰佑狂生欲劫秦庭哭只恐高言
扇揮夫
騎尾歸天正氣臨三年碧血洒華簪素草白馬
展動黃閣易生鬼夜吟地下 君臣應有忠
朝野獨何心極痛痛神顛顛未敢却魂撫塵
其
其名久已播中州管飲狂泉陷瀾流楊柳食金

初吳長楊光緒大夫盛情傳天寶生摩詰氣
明居月休暗偏北印誰不死貞心忍爾付金
駐筆無端竊 紫鈞華林驚看綠林曉甲輕未
有燕耳肉薄何曾照見頭駢紅茂陵尚有愁
天關把無憂符家的爾知言戰鐵仗兜鍪刻死

四其

傳聞冀北捷書新羽鳴弦戰氣振收復東京
偶接駝駝 帝室雲麟身兩甄痛飲葡萄酒
不遇天山無箭後行間尚有納餘人
玉其
猶蕭前驅被羽升橫金何補玉山歲末英列華
如火自望從戎事執水高會軍中趨趙婦長
內雖胡僧玉明白乙仍舊骨枉肯便函有二陵
途往方恐領事居聲聲海水鎗鎗花初平鄭文行
乘拒長樂宮人試捕魚漫叩承明半王客開華校
事被逐除交驛將補何年接陸賈于今雖上書

勸進敬天奉 一人金根萬變象方新中勝便落
非無主江左風華幸有臣 伏即傳來休坐
精虔冠蓋正合老丈山曲筆何煩記靈武神年
即其

和

王

按士

誰將勁弩射天狼酒用新亭痛不忘一夜長屋橫
帝座兩行血字焰穿蒼雨鈴還自歸南苑鸛鶴猶能

說上皇怪殺

鼎湖龍莫現六宮春草斷人腸

神州射虎任縱橫陽九如何厄聖明人說朝中

惟有當我徒聞外直無兵將軍半著黃巾發刺史

先街白壁迎安得請櫻紆國恨沉舟北去斷長蛇

二其

父母春聲泣路旁獨開上板項珠璣清流白馬旗

故清明月銅駝幾斷腸皆并著殘花碧血烏臺松

摩落屋芒心魂地下還攜手却瞻南朝一侍郎

十日長安大索錢滿城狐鼠亂如煙黃昏殺

虛飲白晝街頭擁婦眠投關獻書新待詔開門執
板故中洞更餘幾碧池邊宴若個傷心聽管絃
臨風北望淚斑斑髮指簪纓盡顏顏最恨中郎多
款息更差長樂老庭前黃貂插帽平明入聖綬懸

腰華夜還此輩微應唾面疑有何敢向人間
聞道將軍夜度遼使書先報擊飛泉兩河旂鼓寒
金甲三輔旌旗暗玉橋殺賊豈煩唐並漢無家不

獨漢嫖姚故京陵樹多遺恨賴有孤忠答

聖朝美

六其

數天左祖氣填膺直新樓蘭敢未能漢賦當年不

兩立宋唐累葬並中興白衣應下衛山嶺赤幘誰

楊函谷陵聽說臨洮多子弟蕭蕭鐵馬塵超騰

金陵千古帝王州再建縣幸正化憂應難

勞北顧滿湖煙火入邊愁上蒼老練和平物

詔先須破李牛我憶建炎嘗廢老雲臺瘞瘡

謀八其

又和

王

撰

今益信作君難宵肝受命即安但聽鼓擊思

將帥那知犬豕冒衣冠平生未辦常山舌倉卒誰

儀弘演既傳液愧無椎一擊空將血淚向人彈

南歸人盡說京華語語驚心哭莽笏城外腥風先

滅火帳中淫雨不揚沙馬嘶斷津門月隔泣魂

依上苑花深醉再與文叔事安臺名暗屬誰家

中原赤子正愁兵天道無知事聖明賊幕楊旌

新將士傷廷抱蘭舊公卿從來讓齊燕必依劉此

分明見濁清天殺深源高士驚兵心喪盡失虛名

三其

長安欲忍髮沙場妖氣橫千日月先血字夜流魂

看壁忠魂展噴噴冠宜誰為故國文丞相賴有南

朝李侍郎殺賊未能先罵鬼天心慙事兩茫茫

國事悠悠孰指陳山河今日痛沉淪增兵到處殘

招寇徵餉多年但剝民馬房不問仲師使美新陰

屬紳玄人乾坤豈遂無男子蓋逐逐師去問津

甘藶千戈戰骨多捐糜養字竟如何年來關內甘

胡服夜半城頭盡楚歌禁柳烟迷悲力士官衣血

染哭問賊其言建武非其主齊北曾生九穗禾

景若盈廷號百僚藩成付虎符天驕疑頑老子甘

從賊驃騎將軍獨渡遼聽說呼韓能助國相傳洪

皓亦還朝當今凱奏難全信積憤填胸且暫消

拜澤先朝痛舊京不徒草莽一書生向悲張掖

空污笏敢學將軍飛請援漢津劉駝新鬼哭傷心

金馬野狐行何嘗仗策隨明主重整國陵廟

太平

同題

易程吳至又題

愁翻夏日十分寒故憐傷復不下餐而目門

主死重功名較易夢魂難一經未試君臣定時

海如海雨露散買少無從談學術人心印板懷

安

憤慨

彭德先

聞却抄從逆姓名不特遺憤因信口作下

違計其鄙恒

聞頗淫朋客氣元衣冠從自扶虛後丘墟廟社推
盡盡羅曜戈矛地萬賊冷眼君親真類真憤憤
門戶究同蠅千年載筆徵南史若箇宵王可漏冠
其一

羞殺裴表頭上冠賊來厥角向泥憤胞胎未乘忠

甲申紀事

詩七

貞氣肺腑偏餘離離此匪久忘清議重竹公今
復大倫殘絲林樞可逃天日深夜寧今魂夢安其
又絕句

視巨手足視君雙世道千今類何執安得提懸千
萬里相淪洗盡黨人羞

逃死跡踏狗夷家第第歸里更堪飛迂憤欲請酌
方劍吾意隨人奉一撓

降賊問

烟山鎮

奉

問爾所讀誰氏書問爾所食誰家祿問爾可識忠

孝榮問爾可知叛逆辱上者文壇號主盟氣骨千

華霄懷盡次者識見雖等夷是非往事曾經目毋

論爾身出寒素毋論爾身生華族毋論爾年稱美

少毋論爾頭已毛充偶然天幸登巍科一旦衣冠

御丹戟羽毛拂拭君父恩問爾何緣積金玉問

爾何緣廣肝陌問爾何緣住華屋苞其其夜恣往

來那爾啼號騰怨謫更喧兇焚梓桑授棧梟親

甲申紀事

與狼僕居官一味顧身家臨難將何里幽獨富貴

之欲人所同黃金何怪爾貪嗔死生之際問難言

白刃何怪爾殷簾犬馬猶然思舊主不信人心不

如畜或論鎖鑰獻元功或修降表圖方幅錯將降

賊認從龍甘心賣國爲逆鹿父兄子弟昔何家今

朝唾罵頭差縮書林不齒削遺文朋友蓋無毀名

賸索奴虜犬失威風警家機臂爭相撲請劍不堪

汚上方計罪無須露布暴爾不見唐宗六等正典

荆宋時三屏屏跡
死不遇 君臣兩半日
行要爾爾良心
聖明天子今安在
九廟神靈方痛哭

哭馬素翁老師

顧謙

北闕忠魂繞 帝懷花

依舊替人云高深

生前志清白 身死後

師姑處制云三立未

甲申紀事

願念子孫 巾幗亦教

節教二妻 友生其切

麟傷黃冠故良應無

淚眼遙瞻下大荒

最是傷心在 北堂

母哭兒耶孤魂千里

護樹雙烈同聖懷

道神奸惡節義始知

國有文章舞業幸

新吹泥神自古臣忠

哭馬太史

吳國吳龍漢

東吳從師識馬運 仰止十餘年
志孝方陳文章最重 一鶴從龍于古

罪九霄 君今共向天門哭 黎取化復故

哭袁若柯先生

馮欽明

浩然著憂處為恨 正氣流虹虹作日

失旌磅碑終古無 彌新氣懷烈老蛟舞

國女嫺機而我屈 茲逢百毒呼奄夜

雲古木滿聲慟 河水鴻濛秋葉松

號故官孤兔聲相 佩帶血書倚赤子

芙蓉水嗟子痛 故亂者誰來致恨

甲申紀事

浮屠拜賀蘭江 阜凝音雖陽曲新

築骨銀心心不死 名蓋日月凌先生

壯北平虎臣齊志 悲江表龍叔振

萬里秋風哭江表 千山新雨沐巨

露布雄文天上 橫裁霞進鶴古香

志攜我公忠魄 至陽作白雲

哭倪鴻寶先生

慈寧馬運祖

江水夜寒風雨 鐘呼雲鳴漢兼天

咽直是龍滴

作成錄文一吼松嶺上。秋月哭先生，怪石入
心魂不平啼紅淚。星寒光紫，軍洞噴燕于五城百
痛痛讀古難擬，離騷何處投刺水。家人臨酒悉可
甘，童兒拜飲能欣死。嗚呼痛哉十三人，被其割露
玉樓明。曹江鼓浪迎歸魂，連門礮石吹歌聲。齊山
之上千林禿，嘲鳴亂鸞屋。哭燕雲松月不堪攜，
忠魂忍向江南宿。盧韓卽世文無旦，赤重劍過群
神。漢風昔雄文帝子吟，天狼旣裂歌號牛。獨我報
汴懷陳東，不赴招魂反楚風。天有湧兮地有碑，身
長往兮義無窮。

浣命詩

長洲許 瑛

正想捐軀報 聖君，豈期靈日陞扶輿。忠魂誓向
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君云值舉中一個書生
平生應勵光成空，國破。君云值舉中一個書生
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馬夢龍

吳門許文學，吳字玉璽。生平敦孝友，割股救
親者。再舉中，端午，聞。韓京之變，聞風當
言，速迷有報斥之。已知不誠，欲向貴人求起
義，不得。號匍求死，自投曹江，值漚舟救出。
玉璽其志，贈以金，不受。至首從家一宿，還詩
呂仙廟之壁，投礮門，則夜遇救，送歸家。人進
餐，先生怒甚，嚼賊咽之，喉腹絕粒。玉日又作
一絕而逝。吳中義滿，私謚曰清忠先生。余刻

其詩而和之

朝字何人肯急君，坐令烈日掩殘氛。謂公底事名
聲氣，一個書生已抱羣。平時得夢靈靈立，前義文
軍生死中，肉食爲生盡食死。兒童亦自別奸忠。

再和

前人

誰如草莽不忘 君，銜恨重泉爲敵氛。莫道陳生
無國士，衣冠義殺馬牛羣。合眼休言在事空，無窮
幽憤鬱胸中。年史筆修吳志，點綴青箱有一忠。

奉祝王重先生四絕

前人

漆室憂時非爲已。汨羅憤世亦居官。先生一死非
多事。要與時流換肺肝。

可憐絕命兩哀吟。事負生平報國心。夢想九天

龍。取去堪驚孤淚有青衿。

將騎卒悍已成風。殺賊還須乞。君等聞道雅陽能

祐國。征西前部有吳蒙。

匡時不足責生責。或笑先生事近愚。龍比自來非

甲申紀事

詩三

使物思忠江左一人倫。

和王重先生前

吳稚漢

披節難免幾似君。願爲厲鬼誓氛氛。平生一片鐵

蓬血。還與西山義士羣。

雲黯風悲事半空。靡靡無端此處中。吳門舊業今

誰是。感懷填膺獨死塵。

和韻

吳俊

悲無帶血滿吾君。忍見詩陵願冠綬。不是孤

臣。橫一死。示冠盜賊幾同羣。

清流雖蜀楚。空使烈翻圖章弄中。提殺長安諸
貴客。不傳一字。予君忠。

挽許潛忠二絕

雲國林有麟

殉國孤忠作楚吟。恰於午日潮。品心石公多少新

亭涕。使骨猶輸一子衿。千秋張許廟。噴阮許遠祠

廉爲守官。本賊儒生尤苦節。喉同顏舌與弘肝。

和弔許王重先生

彭德先 發衆

末俗何人效首陽。吳門孤輪有書囊。非關烈士局

思遇特爲。明君辨烈腸。生不共仇餘魂。死無

還顧絕商量。千秋人也千秋事。若個衣冠可得雙

又四絕

前人

白晝宮闈痛楚。冠裳塗地不如歸。草臣心碎三

千里。嘔血哀哀絕命歌。

矢死飛魂想向天。投繯未忍又投繯。終成絕粒方

孤竹。一十秋配二賢。

存作書生沒作神。幾生幾死中。猶仗他一個青
青。冤殺替。稱千萬人。

不求爵。爵不求名。名存還將遺體輕。問盡也是青
紫。尊始知烈士自天生。

魏許玉重二首

哀淵笑元

國破君亡若掩塵。舉聲誰是掃湖身。朝中元老無
尊矣。下諸生有一人。宜與西山追義士。宜同東
海學波臣。誰云孤憤。何濟。惻惻丹心泣鬼神。

中紀事

許玉重

哀淵

直將清白獻。先皇一死何須貴。度量。是。水。救。難。
皆我事。成仁取義。正天官。掛。垂。欲。效。申。胥。哭。逐。日。
非同夸父狂。若使義旗泉逆賊。知君靈爽必靡陽。

哭許甥

張敬復

漫道如梅可敵紅。空留五色瘳寒。而今却爲身
題詩。一銘懸。一志江。

升年勞。爾掛青衫。幸免流。腥。飽。賊。饑。今日。贈。伊。青
白練。如。升。仙。路。展。展。凡。

丹心元不帶。藏。塵。正。合。清。流。置。此。身。況。是。吾。滿。龍。
拒。寇。何。妨。爲。屬。向。江。濱。

肌。盡。腸。空。血。已。枯。此。軀。真。不。愧。水。盡。直。追。
飄。然。去。始。覺。而。今。是。故。吾。

怨。氣。胡。然。塞。太。空。號。呼。知。爾。在。其。中。
如。相。值。第。一。應。憐。辜。奔。忠。

許玉重先生小論

王 挺

嗚呼。死生之際。難矣哉。有不得不死而死。有可以
中紀事

許玉重

哀淵

不死而死。不得不死而死。天下人皆知其忠也。可
以不死而必死。天下人未必盡知其忠也。若許先
生者。其可以不死而死。而死者。先生非效匹夫匹婦
之諒也。余竊謂真偉丈夫。奇男子也。觀其疾痛之
辭。累陳官道殺賊之義。立勳。宗藩。則其胸中全
以復仇雪恥爲念。亦知一死不足以報。先帝而
人心之泄泄。彼見之。責矣。矣。見此。誓。未。復。此。恥。未
雪。則凡爲華土之民。皆無顏面。以自立于天地。蓋

無可奈何而以一死銷之吾知其地下有餘恨也
獨怪有胸無心筆不肯成人之美坐之以病以貧
以疾夫病者求生乃求死若貧者士之常不必
死且先生有子有弟有居室即貧亦何至于死而
乃日夕悲號涕靡不進一溺再經不死不休貧邪
非邪惟謂窮則近之天下之人多傷于巧故清流
名士相率而修降表若天下之人盡如先生之疾
則無不仗義死節者矣噫其巧可及也其痴不可
及也

韓渠門許王重先生

王 撰

忠孝惟人求豈必盡簪笏西山兩餓夫義士焉關
關東湖一燕笑幽忠洵無匹我觀許先生至性何
堅栗平生所獨行後學雅型則百尺寒松枝疾風
愈孤立砥退不爭名執守四壁甲申三月申黃
巾肆襲突白雲孤行公然伍一王堂 九廟舍
陰起翻覆乾坤黑一夕忽驚傳江南俱震懼富者

羣糧逃强者斬卒樂先生時山居聞之痛填膺傍
徨走城市低頭淚實溼聞從王蜀後旋池三澗石
兩次不求生求死死未得猶冀北風還傳聞誤消
息聖明或無恙不忍便求隔南人賦中來訴諸
詳且悉咸謂庸臣與內安生肘腋羽林盡倒戈常
侍開門出五更城陷時天王死社稷嗟乎兩
梓宮何時安窆矣皇嗣更誰保存亡未可必先
生聽未終嗚咽失人色嘔血至數升折肱斷三百
額恨不即死或囑延旦夕或曰公無然死乃臣承
責理諸老儒冠輕身竟何益先生喟然歎我實傷
心極皇帝十七載誓肝開肅雋不聞克爲君終
屢曲厲厄推腸更髮指傷廷身折膝草玄莽大夫
賦詩王庫錦五經掃地盡長蘇士心爾吾死矣足
重所重在繩墨以發忠義心草野知報國仰首呼
蒼天揮涕謝靈輿錦袍絕七著勺水亦不入康樂
箕踞流從客託筆得請於帝厲鬼以殺賊朝

貴○彈○冠○時○書○生○絕○命○日○是○夜○星○無○光○草○木○氣○蕭○瑟○
予○時○聞○其○風○悲○哽○不○能○食○予○既○登○其○堂○想○見○魂○與○
魄○因○歎○聲○變○傳○反○不○如○鍵○拔○若○使○事○戎○行○橫○尸○暴○
馬○華○若○使○列○侍○從○頭○血○淚○帝○側○胡○竟○寂○寂○焉○徒○令○
妾○蓬○車○咎○然○一○腐○儒○浩○氣○衝○四○塞○

恭謝 聖廟入山詩

婁東王

瀚

系列諸生踐

極年

瀚

義應

君父死

生

連篇言草莽

無官責

敢即示

冠喪

聖前讀

聖

廟

聖

堂蓋國士身同左祖幸敷天孤蹤願謝宮

作山麓盤石田

素心多戰慄虛能獨繫高堂久未曾 國事一

論沸鼎浮名何屑付層水 聊將毀服存吾

機禪學大儒拭取青山無累眼好看清世理傳

滿馬囊車廩生以悲憤時事作文告 廟

其所讀書削髮入山題詩見志懷其人在仕

途不又系一忠臣乎 縫掖中可謂無人哉

古興馮夢龍

甲申秋紀事

甲申紀事

甲申

大廷尉若柯凌公殉節紀略

信坊茅城府波血百頓首述

竊惟蒙難始終須述孤臣隱痛場明光節既彰合聲難遏痛自運賊彼倡

先皇晏駕先外父陳阮灼然就義從容而卒里愚

驚哀蒙裝按家人馮相收殮葬於月日據實仰訴

省宛於三月十六日聞 却城于九日五鼓時公

聞內傳 召對至雄衣安門聞如無人公於肅過

甲中紀事

大廷尉若柯公殉節第一

曙止見劉諭總理順吳侍郎庭中陰惶過前見公驚詣隨即別去及晨涕傳賊逼內城街巷填咽公陰惶回寓有山東李過士係公兩子與試鄉聞所取士未言

聖駕賓天公聞痛裂以首觸柱血凝衣冠手奉衣刀

持幸無過激公曰我五十讀書明義二十載受

國深恩君亡與亡復何他說手委曲陳耶曰天族

地是未可知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李知

意不可回跪北不拜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殉方

是男子季乃泣拜辭訣託室趙張之家人內相全

升現知公志預應寓中繩械金器諸什物公曰爾

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拾前凡曰此車有首級

觸檻責願豈不史倭趙因百計勒阻且言封公太

翁刺時珍重給以休公公亦鎖首曰此自聞心然

死後志魂頃刻到家依父左右吳燈下顧見諸書

冊而嘆悲陶生平所著述及所評語書堆階下親

甲中紀事

大廷尉若柯公殉節二

大之盡其餘燼家人偽詔

升避未實公遂使現出寓冀得同夫古者相與尋

若時夜向晨過過兩鄉故云凶聞已確說沒奔回急

索冠服家人以青繡未過公徐曰此有新緋袍在

并整妝看素未趨及家人迫立不動公曰爾輩只

看我一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死貪生人

我志決勿多遲時刻也回服緋正第堂

聞拜

君復南向拜 父舉筆書四十餘字付家人壁上封

公云蓋志即所以立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
下矣但父親老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
兒容默放他不下上弟弟孫可善撫之然兒即以
此請達之

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旋誠家人曰死後可大

書我軀曰此死節孤臣義孫之繼遂以旌號繫

懸榜一懸而絕此三月二十日午有夢也傷我痛

甲申紀事 大廷新生公殉節三

哉公自子且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千百頃端正屬

質居最歷中外二十年竭視諫垣十餘載骨體瘁

及 乘輿等違符丁聚來去國一疏

先皇改容居閣吳海放舒息秋歎 留都東家京

兆拮据兵餉本固憂竭旋推理坤庫庫就道受事

五閩月遂罹 國難手不離寸符雖氣可吞賊而

大勢已非天乎悲哉自天崩地折風帆傳聞俱首

列公名賦蔚思公生平滋味若素屏齊素色殆山

袖自其清白吏不愧海志介葛帳草首死忠孝性
威死國公分兩威可念者嚴親妻白出耗尚未有
過猶難顯節雖

帝石依魂其如白頭老人何施三棒所奉封公故書

國知公自處孤臣之名其言痛矣公平日急錄屏

塵讀書養氣訥訥如閑豹迥迥若枯禪乃富就義

時

先帝既賓天

甲申紀事 大廷新生公殉節四

青宮復隨地而公遺書云達之

皇上直預知

聖主中興是周宣光武之業赫張神武正域四方是

國

高皇廊神胡元王功神禹

神宗深宵沐浴姚吳漢文半土教天共深左袒手而

孤臣一腔熱血真見

二祖

列宗賦祀遠而典鐘簋豈非集義配道先塞兩間者
哉嗟乎為國不顧家無地可投湘水抱心死歸魂
有尺靡炤燕山恭遇

新朝恩恤孤臣元老追存死志懇乞

垂鑒血忠重以一字之褒收為采風之啟幽魂得

聞謝

先皇中興難之臣節義傳呼揚

今天子表忠之典先外父雪涕九原孤文然思親

甲申紀事 大廷尉生公殉節立

容默景照臨且不朽文然哀痛首塊未暇成文而
遠近景企高風未忘賴未敢先登告表存實錄謹
此

南京工部尚書臣何 等謹

題為工務漸繁，歲額有限，仰懇酌開事例，以

助

中興大工事，營繕司清吏司案呈，呈稱

金陵

天內

高皇帝堂構所在，業經二百八十年，一旦

皇上鼎新，其間上冬之後，興作迭時無異，而當此

工部新列事例一

民窮財盡之時，難更倍高，即

朝廷銳意恢復

於念痼疾，不以

宮室為急，然

早朝宴罷，攸璠攸宇，豈宜久在

行宮，為人臣子而忍使

君父無邦居之慶，于心安乎，况

郊壇

寢廟尤

聖敬獨鍾之地，而經營最先者也，目今

武英殿成而

西宮繼作

專廟告竣，而

太廟卑修，則是如

皇極等殿，

慈寧等宮，如

工部新列事例二

天地日月等壇，

山川

社稷等壇，有一可毀，須臾者乎，然則有一工，定有

一工之費，如此出，則必如此入，一合算焉，

百無一有，將派之民間，

新恩浩蕩，有賜無加，將那之別部，兵農並急，誰敢

誰益，計惟有事例一途，分間石之有餘，似

水衡之不足，假二三閒散之秩，博千萬當

急之需斯亦事勢之無可奈何而

國體之亮無所得焉者矣茲將新舊例中擇其

可行者約畧數款伏惟特

題施行等因到部臣等看得今日繕辦典

國初開創時相類而今日物力典

國初全盛時迥殊矣荒駢錄官氏交寃誠有如

該司所云派無可派那無可那者據稱事例諸

款典非創始皆歷來通行無禁如先錄中

工部新事例三

書等官職屬閑散既不至以貪庸貽民社

之殃階諸清顯可以鼓舞民勇于勸官之

念况

新朝曠典尚可自曉誰不顧沾一命以自榮者乎

臣不具如取如攝于

中典大工誠非小補已也匪直此也實即中亦自

有人如古卜式終軍策不以此起家乎安

知今日遂無其人也謹將條例開列如左

伏乞

陛下勅下臣部領示遵奉施行等因于

崇禎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著依擬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刻書奉

批即行抄示部前仍刊行這司奉此除一面

通行各該衙門及出示曉諭并移文有直

遵行外相應刊刻書冊頒發無論有真一

體遵奉新懸

工部新事例四

中典大工事例赴部上納施行

計開

一光祿寺署丞監事例

生員入監歷滿，而選期未及者，納光祿寺署丞銀五百兩，監滿未撥廩者，加銀二十五兩，納監事歷滿者，納銀三百兩，監滿未撥廩者，加銀二十五兩，復秀入監者，各加銀一百兩，供要察明，送納完日，咨吏部照序揀選，其氏生額，納選授光

工部新例事例五

祿寺署丞者，銀一百五十兩，納監事銀一百五十兩，咨吏部給典應得選授職銜

一光祿寺典簿例

監生選期未及，納光祿寺典簿銀八百兩，廩生納納者，銀八百兩，增廩生各遞加銀七十兩，附生各遞加銀一百四十兩，青衣生各遞加銀二百兩，復秀各遞加

銀三百兩察明送納

一鴻臚寺署丞序班例

生員入監歷滿，未及選期，納鴻臚寺署丞者，銀四百三十兩，監滿未撥廩者，加銀二十五兩，納序班歷滿者，銀三百五十兩，監滿未撥廩者，加銀二十五兩，復秀入監者，各加銀四十兩，供要察明，送納完日，咨吏部照序揀選，其氏生額，

工部新例事例六

一上林苑監署丞錄事例

加選授鴻臚寺署丞，銀二百兩，納序班銀一百兩，咨吏部給典應得選授職銜
生員入監歷滿，選期未及，納上林苑監署丞，銀四百三十兩，監滿未撥廩者，加銀二十五兩，納錄事銀二百兩，原以復秀入監者，各加銀四十兩，供要察明，送納完日，咨吏部照序揀選，其氏生額，加選

授上林苑監署丞銀一百五十兩納錄事銀一百二十兩咨吏部給典應得選授職銜

一營繕所所正例

生員入監歷滿選期未及納營繕所正銀五百兩監滿未掄歷者加銀二十五兩俊秀監生加銀五十兩俱要察明送納完日咨吏部給序銜選其氏生額如違

授營繕所正銀一百兩咨吏部給典應得選授職銜

一生員食廩按貢監生積分出貢歷年久而精力衰

朝廷將不得人材之用今復食廩及廩例二項有學優年茂者許准候選赴部上納年例銀三百兩准咨禮部與恩歲貢生一體廷試

一副榜生員已卯科有准貢之例今已停止

或許以加貢量示博才之意俾老成無弊方許技納增附生員併例監上銀四百兩廩膳生員併例監上銀三百兩許咨禮部與恩歲貢生一體廷試此二項既以磨給工需且得廣羅材俊求理財用人原舉之一端也

一兩殿中書例

一監生額授

武英殿中書舍人有納銀一千二百兩如領授文華殿中書舍人有加銀三百兩納完咨送吏部准題中書舍人職銜按勅用

一廩生額加

文華殿中書准題試職准差納銀二千兩武英殿中書准題試職准差納銀一千六百兩增廩生各邊加銀七十兩附生各邊加銀

一百四十兩，青衣生，各邊加銀二百兩，俊秀，各邊加銀三百兩，察明送納。

一兩殿中書加試職實授并服色例

兩殿中書曾銓食糧額加試職，試職額加實授，各納銀四百兩。

兩殿中書三，并考滿後，加銀色，仍在

殿劄勞，正七品，加正六品，納銀二百兩，加正

五品，納銀四百兩，察明送納，完日咨送。

吏部題授

一雜職吏典加納例

倉場粉庫巡驛上卯小選，額加主簿者二

百二十兩，縣丞，三百二十兩，典史，史目，

額加縣丞者，二百八十兩，州判，四百五

十兩，府經歷，一百七十兩，准各吏部即

送。

一銜銓歷加京銜銓歷，納銀一百三十兩。

一北吏加納等官，有已納銀而未掛選，及上

卯掛選，而未等籤者，如有庫收劄副可

憑，給原納銀數，每百兩，納銀三十兩，即

與各部選授，如升配之際，庫收劄副俱

失，許在京府部所守衙門出有印信結

狀，註明原係某職，其倉場粉庫巡驛典

史史目等，給依前例遞加，方准各部選

除，其州同州判等，給前例納銀，其三司

首領，府首領等，給後例納銀，即咨部選

授，以上除在京係結外，一面仍咨本省

里鄭州縣正印官結狀，總部備結，如有

詐偽，一體治罪。

一都司首領例

監生歷滿，還本及期，納都司銓歷新事，各

納銀四百八十兩，俊秀監生，加十兩，監

滿，未撥歷者，各加銀二十五兩。

一 布政司首領例

監生歷滿、選本及期、納布政司理問、銓歷、各納銀五百兩、都事、納銀三百六十兩、貼磨、納銀二百二十兩、俊秀監生、加銀十兩、監滿本撥歷者、各加銀二十五兩

一 按察司首領例

監生歷滿、選本及期、納按察司銓歷、銀四百六十兩、知事、二百六十兩、貼磨、二百二十兩、俊秀監生、加十兩、監滿本撥歷者、各加二十五兩

一 府首領例

監生歷滿、選本及期、納府銓歷、銀二百二十兩、貼磨、一百六十兩、俊秀監生、加十兩、監滿本撥歷者、各加二十五兩

一 援考例

結新例、各減銀十兩

一大工始興、如有急公輸貲、自千金以生二

千金者、計本部特題除緡紳諸

旨加級外、其本銓出仕者、科貢、准考授府判、三司

首領等官、老日庶散銜冠帶、免其門丁

雜差、以示鼓勵

一 恩歲貢考定府首領縣佐貳者、加各官納

銀例

考定銓歷縣丞

布政司理問、納銀二百五十兩

布政司銓歷、納銀二百五十兩

按察司銓歷、納銀二百一十兩

都司銓歷、納銀二百一十兩

州同知、納銀一百七十兩

州判官、納銀九十兩

考定主簿

布政司理問銓歷、各納銀三百四十兩

按察司經歷都司經歷斷事各納銀三百兩

州同知納銀二百六十兩

州判官納銀一百七十兩

以上納銀完日，咨送吏部經送條

監生改加各進加銀一百兩

一省祭它年例

考中正八品、正九品，例應有祭四年，每少

一年，納銀十五兩

考中副榜二等雜職，例應有祭七年，每少

一年，納銀二十兩

一座增附青衣等生，納銀八錢并後秀納監

儒例

康熙生，納銀一百二十兩

增廣生，納銀一百九十兩

附學生，納銀二百六十兩

青衣寄學及降青衣發社生，納銀三百兩

康熙降增生，納銀一百八十兩

康熙降生，納銀一百六十兩

康熙降附生，納銀二百三十兩

提學衙門書准附學名色，及新銓者點

生員，不係行止有虧者，納銀三百

四十兩

俊秀子弟，納銀三百五十兩

以上各款，俱要赴文赴部上納如

未京者，納者，取同鄉京官印

結送納，暫送禮部，進監肄業

除正途京官子弟免祭外，其

餘察無違碍方准實例

以上加納各款事例，每百兩減銀十兩或

再議酌減，以鼓樂輸之路

明季甲乙彙編四卷

〔明〕東邨八十一老人撰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季甲乙彙編目錄

卷之一

正月初一日起五月三十日止

卷之二

六月初一日起十二月三十日止

卷之三

正月初一日起五月三十日止

卷之四

異同補錄

目錄

卷之一附錄

甲申日記

卷之二附錄

甲申日記

卷之三附錄

甲申日記

卷之四附錄

甲申日記

目錄終

明季甲乙彙編卷之一

正月初一日起至五月二十日

東邨八十一老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戶侍郎胡世賞引退上獎其恬尚特准馳驛戶部以移借派發上聞諭以防防河急餉准借別項還加詳酌俟外解到日奏發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建州定國疏曰

大清改元順治清主立高幼叔九王理國稱攝政王

以違人范文程為大學士

辛卯安慶巡撫黃配玄報柯兵混殺放火東江總兵黃蜚請酌用水師兵部奏無湖關為兵路止商旅不通國稅全虧江督宋繼威奏報五月二十二日拜命領咨是日聞逆獻已破武昌縣六月初六日達安慶而楚之會城告陷矣恐狡賊乘虛東下江州人心驚潰則吳越之勢搖矣臣移咨皖撫調發勁兵千為臣臂指之使臣率陳可立親兵先到湖口遏賊狂命乞勅左良玉先定江南掃除獻逆

壬辰吏部薦起方震孺王世美分巡兗西道諭兵部凡罪廢武職及單澤義勇有能勵志殺賊固守城池者奏與上賞群賊擁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設六政府各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之宋企郊戶之楊建烈兵之俞上猷禮之輩煇刑之陸之祺工之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順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榮河絳州一路俱陷癸巳戶部尚書倪元潞解部任仍供講職兵科都

給事陞兵部尚書張鰲房到任吏部推司務主事官補陞知府不許南兵部奏大藥被焚兵部舉用廢將于永綬登萊撫曾化龍請實議練鄉兵以避客兵之害實議清野以保民益藏之資工科曹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相護無是理也秦藩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又聞萊陽之破以東門鄉

紳張宏德利賊之逞盡追鄉民搗實痛答而窘迫之
一家發難閭閻色罹殃賊至今宏德自指其藏得百萬
金然後閭閻就戮今之紳富亦宜鑒之略借均田之
法使富者稍捐以振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甲子郵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趙其杰量
復冠帶効用 福嗣王奏王寶寶係無存蓋為世子
時自竊以送賊者

乙未諭吏部前諭內外兼轄吳麟徵未歷監司不得
遽陞京堂 王之仁周仕鳳浙江廣東各總兵 侍

卷二

三

郎雷躍龍張維機各教習庶吉士 工科高翔漢言

出口未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揭稱

復有入寇情形寧遠逼近不可以示單弱而調兵南
征豈稱勝算將為三軍司令唐通馬科孔希貴鍾鈞
有名鎮臣盧九德怯懦已經議易而馬科仍調南行

三軍誰為統率

丙申兵科曹應遠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
永破吉神廟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罷編急不能
駕馭左帥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即合閩越

之力以供虔鎮副將鄭鴻遠與芝龍為兄弟緩急可
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
日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賴失守者而虔撫
之報杳然莫必諸臣真同醉夢矣 保定撫徐標奏
義衿陳延祚破家養士摩捐全城 劉承備殺賊有
功加陞都僉事鎮守武岡 方國安鎮守湖廣
丁酉方孔昭戴罪整理河北張有譽總督南京糧儲
順賊臨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偽官有防
禦使大尹等名

卷三

四

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
將金聲桓守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爾敏守清口

已亥在京五城兩縣各立鄉約所朝朔望集士民宣
解聖祖六諭仍立善惡二簿咨訪孝弟節義素行端
良即行推獎其有忤逆淫蕩賭博拿訊者嚴懲務以
民俗之淳澆定各官之殿最 會涇大帥唐鈺被糾
革職 左副都方岳貢請核赦前舊賊官胥侵漁
山西撫蔡懋德奏榆林被寇諭周遇吉何故尚在寧
鎮着即日移防河冲 上召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

趙之龍朱中左門 刑科郭充言賊衆入關憂不止
秦也會城之安危不曉則督臣之趨進無方官之聚
散不知則三邊之征調難及賊勢之趨向不測則河
東之防禦亦徒勞必偵探明白使秦省無恙新督臣
宜疾入居之如賊羽充斥勢難渡河即應從永寧渡
綏德直趨固原亦以上游馭下風聞賊入時官兵有
劫掠地方鳥獸駭散者河東防賊不在防之河東而
當防河西今者賊入關一月而地方尚爾蒙蒙未有
不知彼而能取勝者

五

五

庚子王庭梅順天府尹 道臣潘士彥革職 予鄭
友去擒渠復城議卹 上聞遼民任姓有疏為鼓聯
義勇着通政司封進 呂大器言楚疆糜爛楚官曾
無一人舊承天撫王揚基戴于江請即改任楚撫仍
兼承天庶殘疆不至盡廢
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
今陞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
于府倅恬守可知即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壬寅總河黃希憲為前任張國維頌勞 陝按金毓

峒秦西安失守情形着該部予馮師孔黃綱吳從義
祝萬齡議卹

甲辰召何楷來京陛見 武操臣劉孔昭薦田仰堪
任節鉞 刑科郭充吉南道王孫蕃恥于分功一疏
則叙功冒蔭之欺若可知孫蕃應與正色辭叙之詹
兆恒達旌之可以當激勸也

乙巳大學士李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朔
郭中傑上諭卿即整裝就行具見忠奮所請吏部即
用其中傑揀帶馬兵二百依議所需旗牌勘合照例

六

六

速給先是上臨朝日向閣臣興嘆言賊勢如此閭外
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建泰曰主憂至此臣
敢不竭駑力臣家在晉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
月之糧臣請提兵遂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
朕當仿古推轂禮親餞之卿不敢輕也 楚撫王楊
基言賊去岳州官兵收復 王承稱掛印鎮守
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
聞着即掃蕩以通餉道 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
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西保

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叙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拏問又諭畿南震隣紫馬龍固等關亟宜整備以一賊不入為功倡義急公者奏聞紀錄又諭秦督已至河干即統率高杰等兵相度往援宣督星馳防河該部飛檄

丁未南贛添兵二千加鄭鴻達副總兵鎮守工科

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偽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勇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

卷一

七

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威後猶有餘力併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檄泣下非目前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蘇松按周直糾逆親害民金壇舉人虞植

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疎防失守中書張同猷

奏奴豐破害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即擒曷示

總兵高傑言逆寇業已渡晉有旨看郡邑失守情

形撫按嚴飭何在高傑既稱兵精即當聽調曷敢

賊何待大兵四集鄆陽推官朱翊辦奏周士奇以

鄆人監鄆棄城先遁命周遇吉馳扼保河仍着高

傑領所部協擊劉肇基提督南京大教場平陽

鎮臣陳尚知投賊為前驅

已酉允侍郎金之俊奏收拾人心聯絡鄉勇俱從鄉

紳起江南士紳素稱好義着撫按責成郭中傑實

卷一

八

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

庚戌上傳二十六日行達將禮朕御正陽樓宴餞督

輔并召五府內閣部院掌印官侍生鴻臚贊禮御史

糾儀大漢侍衛應用法駕宴卓該衙預備命查大

明集禮中違將授餞告廟禮着議妄行諭戶部邊

餉告急外解不前餉臣既微即着監臣黃家瑞督催

解京監軍霍達恭報奏中殉難諸臣命馮師孔優

卹外朱新達妻妾查姓氏并卹督倉白貽清侍郎

胡世賞回籍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知勇之士在

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輜鈐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徵歛二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威繼先法申詳約束開導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備夏供祐和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知勇連袂而赴助皇上建業矣

辛亥李化熙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郭景昌啟罪

卷二

九

起提督雁門關 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着授職方主事即令往東陽義烏聯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 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備作何委用該部議 戶部題請餉司依督輔所請介松年去 南戶科羅萬象極言南糧折乾之弊
壬子允李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着以科銜催餉有功實授 諭工部汴城水嘯日久城垣有無坍塌宮室有無頹毀着察司官速往會同撫按相度城內道旁必被奸民竊牧設法撈起以充修

城之用其屬藩封者即還藩封 召忻城伯趙之龍

陝按全毓峒來中左門 田貴妃安葬 袁繼威報

履江北屯任 孫江劉孔昭言安廬池秦處處皆添

防兵蕪湖尤要嚴檄道府巡飭 賊破趙城 劉孔

昭殺其叔萊臣 臣等應鑒核以切為孔昭父蓋臣

之獄 臣等應鑒核以切為孔昭父蓋臣

癸丑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詹子

中書 兵部奏李輔明抗 血戰特贈左都督予謚

真定恭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

卷三

十

逃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 張 言臣浙自舊撫

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足一旅民壯則多人奴占

後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蠹虛懸恭游以下皆

統禪儲備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

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

乙卯諭兵部淮揚為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

督監法二臣增募 太監韓贊周秦南京地震

丙辰上御正陽門樓觀餞李建泰曰先生此去如朕

親行建泰既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復大風沙

占曰不利行師進士程源謂監軍凌嗣曰宜兼程直抵太原 建泰秦徽臣馳往太原因揭救河東分守李正修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修赦罪督輔軍前效用時山西賊信訕訕建泰家存亡未卜益遲遲其行日行止三十里

丁巳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 建泰兵至涿州營兵三千逃回 陳演揭救在獄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埰尹民興龔鼎孳保出 胡安黃澍奏舊輔賀逢聖從容就義命從優卹

卷

十一

戊午吏科李清泰監司止宜實陞有旨監司不定例起何時非代人出缺即為人擇官以後除邊地需才量才酌調其餘着久任不得輕移 諭應天等十三府十二年以前罪贖豁免 李建泰聞家被焚掠為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民閉城門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

己未陞右庶子李明睿左諭德衛指文羅大任並補吏科陰間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 塘報賊陷閭鄉

二月庚申胡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並兼東閣大學士 諭吏部曾樞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河北屯撫方孔昭請舉屯墾應天按鄭 言興

也業有實效上諭興屯原為足國裕民若未經開墾輒議升科小民能無畏阻各撫按責成實行 諭兵科捕官節次獲賊每每欺罔鄉愚捏功冒叙該部嚴核真確方許算功不得但憑科疏 進士程源里天津勸巡撫馮元颺急修戰備與總鎮曹友義道臣韓文鏡等相向感憤各以兵薄為憂

卷

十二

辛酉原任督師丁啟睿奏薦計處知縣夏萬亨勸農有功乞優陞副使不許 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閻關順賊破汾州

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臣相戒不欲上聞 總兵周遇吉奏保德豐城固守內有豪衿把持 劉有實專轄三關總 懷慶夜變福王同母先出東門棄母兵間狼狽走衛輝依路王 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著嚴行警戒 南戶部張慎言勅

奏楊文聰貪法不法着革職提問 主事李逢申奏
勸助不若糾貪赦罪輸餉着九卿科道糾彈私願
著者各摘一二人如議 姜球允子謫戍達邊蔣拱宸
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陞戶部左右侍郎王
正志王鰲永

甲子戎政李國禎報追叛大捷又奏禁旅撤回收伍
命迎護益藩歸國 山西糧儲程 奏晉省鹽
課欠至七十餘萬 予劉之綸謚

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遁太

冬

十三

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入賊
移檄遠近有云若非甚脂孤立而場敵恒多臣盡行
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
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純
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
繫累士無報禮之思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請
之無不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厲某入營某隸門戶
芑莖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諭戶部邊餉甚棘
外解不至皆由有司急賦賄而緩錢糧不嚴立賞罰

何以勸懲以後任內資成部科在外資成巡按痛禁
耗索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 中書
張同厥奏楚豫偏官多係紳衿從賊宜察教官以諸
生忠逆為功罪下部酌議

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晉中瓦解上諭應桂奉命督泰
何故速奔沁澤前疏兵僅二百今言近于有無虛報
開銷 徽州鄉勇拒殺黔兵

丁卯上召總督靳舊閣臣府部院印官來中樞殿
又召閣臣陳演戶兵科印官來中左門 陞刑部左

冬

十四

右侍郎郝晉孟兆祥 侍郎劉令舉奏遵旨聯絡士
民又言倡輸潘雲翼等予優叙 太原城風沙大作
對面不見賊從東北角上城巡撫蔡茂德殺于南城
共司道官四十六員尸于街巷 御史熊世懿言推
官倪長珩賄脫計處

戊辰御書親教督輔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
至今甲申十有七年兵荒連歲民罹兵戈流毒直省
今卿代朕親征鼓勵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
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上方餉從事行間一切調度

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勲真撫
早蕩妖氛旋師秦凱封侯晉爵銘鼎鍾須將代朕
至意偏行示諭 建泰初承寵命恃有家財足可佐
軍已聞家破進退失措又不敢上辭惟逡巡于畿內
而已劉澤清移鎮彰德 錄陳郡屠戮贈關永傑元
孟禴等卿少

已已閣臣蔣德璟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贈死事鄭
錫藩王維新等

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

卷

十五

經革職者戴罪料理圖功自贖 諭戶部地方設立
民壯原以捍衛地方乃祇供勾攝封守何裨嚴肅有
司編入鄉兵實行選練

辛未召內閣戶部科及總兵吳襄來中左門 優

卹殉難官劉種閔士選王來 李祖述襲祖爵 順

天撫楊鶚奏飢民焚掠 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

一徒豈足蔽辜 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附

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延儒財產籍沒充餉 又諭周

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十二萬着周正

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 高傑
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

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傳達京師中樞持議請救督

輔綱繆布置時建泰尚在河間也又請救臨德通津

昌密六處悉聽督輔調遣 賊遣偽官于山東河南

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民各苦征輸

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風聞若

狂 准成葉廷秀起用

乙亥諭部院寇氛入晉畿輔成嚴固圉安民全在察

卷

十六

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為民

戴者方許留任責令募練鄉勇密備城守如貪殘及

闇冗者勒令解任或選賢能竟行推補 陞畿南河

北山東總督徐標密雲巡撫宋權

丙子戶科介松年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降

出自矜紳深可痛憤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

是之 又諭王鰲永泰疏請纓具見忠憤但今鼓鑄

伊始未便他移 吏科馬加植言皇上亦知孫傳廷

倚事之因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

可為而僥倖為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為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揚俱實則為禍愈激非知彼知己者數也臺臣陳丹衷借兵土司之說尤當商量以數世秦養之兵尚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況不能費糧景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尚且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乎狼子驕悍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卷一

十七

賊騎

已叩故閭將逼真定真保之間全憑道路之口京中嚴戒妄言進士程源請于內閣重賞募問其之者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與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錄楊毓楫何楷羅明偕周光復許舉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已卯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命封侯爵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汾州潞安連陷亟諭訪各藩諸王下落諭河南總兵

王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請命內官閭國輔等賞餉往薊寧等處分給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為挑選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即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即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分敕內官監制各鎮寧前高起潛通津臨德盧維寧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勳順德彰德王夢弼大名廣平閻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四協張澤民兵部報鄒滕之間土寇圍聚

卷二

十八

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加愈巡歷地方催解京邊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廷儒吳昌時朱大典等贓銀督解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寄主許都部故副院弘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渠倉庫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家寔中座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渠大怒摘都所刻稿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閤然涕亂有姚生者執孫渠于座按之街下笞之群擁許都為

主巡按御史左先聞變即調台州兵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谿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請餉人人律功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朱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詣杭投獄子龍為之請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槩之過命之復任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牒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河南按蘇京報賊逼澤州催任濬逮到任薊督王永吉奏叛兵旋謠隨執諭兵部楊鶚實心任

卷二

十九

事豈因兵諫軌易着即視事

壬午賊陷真定先是知府丘茂華聞賊警預撤家屬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適標節手中軍官不服伺標登城畫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勢獄請茂華遂牒所屬州縣預叛待數日而賊始以數騎來克之地隔京城止八百里寂然無言者

癸未太監方正化奏討中軍旗鼓 漕督朱國弼准安到任

甲申兵部張縉彥兼翰林學士 總兵劉澤清請于

青登諸山開礮煎銀着巡按設法

乙酉諭內閣藻德陞兵部尚書兼工部總河屯練兵賁陞戶部尚書兼兵部總漕屯練 加黎玉田右都禮部秦桂惠二藩同走粵著賞璽書慰問 兵部秦標撫分任水陸鳳淮二督應援江干吳松狼山各將犄角港內其紳冊報立約各練鄉兵俱依議丙戌召輔臣陳演總督李國貞刑科光時亨來中左門 尚書倪元璐為朱大典祈減贓銀不許 禮部請禁止社文

卷二

二十

丁亥召六科十三道駙馬鞏永固來中左門 賜楊鶴藥銀三十兩 御史李瑞和奏馮延登匿報課至七萬八千兩

戊子內閣陳演面陳乞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資富不敢出京遲延半月而及禍魏藻德辭新銜允之并罷河漕之行 以大理寺丞吳履中陞戶部侍郎署部事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來介霍問中軍鼓譟庸怯可知兵馬錢糧有無虛耗李化熙核奏 諭兵部寇氛

孔棘泰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俱著革職濬充為事官管事 兵部奏戊寅以前各處曾設內監其時物力尚可支持一切中軍把牌尚可裕用今何時也糧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各官危擔欲卸一時而添內臣總監三員監視七員不惟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掣使督撫得以借口士民因而驚疑不能不望聖明裁奪也

三月己丑朔諭部院廠衛巡捕各官議察奸宄京城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尤加密倉庫草場

卷一

卷二

召前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中左門 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閭佐理兵餉著黃希憲路振飛加意 諭府部氛孔棘戒嚴城守

昌平兵譟焚叔官民舍一空 宣府告急命都督王承倩偵賊所向 命遣戍有罪內官宋晉等八人俱釋罪閑住

庚寅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樞殿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 議百官分守九門稽出

入 全晉之破臨始聞 何謙以兵變聞命謙帶罪安職 趙京仕陞左通政 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辛卯加魏藻德兵尚書住天津調兵方岳貢戶尚書往濟寧督漕尋寢之 命韓王益王歸國益王時走邵武 命張國維往督浙江兵餉 授朱長治職方主事 浙按左元先言董象恒撫浙著績 應撫鄭璵奏補程珣兵道以督糧正急不准改 贈李繼貞右都御史

卷一

卷二

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寔陞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如芝高第許定國王承舊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楊御蕃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別應加實署 福州潞崇四王各棄藩南奔 內閣蔣德璟引退准馳驛回籍 吏部奏殉城諸臣傅梅等贈官 衛帥卜從善南奔駐宿遷

癸巳命襄城伯李國楨練京營兵守西直門 命卹死事諸臣張經李昌期等贈官 又贈馮師孔右都黃綱太常卿祝萬齡太僕卿 督師李建泰病其兵盡清

甲午吏部奏大冠就職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科給事中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鑾却冠全城各授試御史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 召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將兵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惟通以千人至 李邦華請皇太子撫軍江南兵科先

時亨駁止之 諭部院近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

卷

三十一

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祇聽吏胥積蠹相仍惟瞻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不得優游藏拙如司官闕冗一任吏書及假手濟貪賄跡有據者即指參拿問

乙未賊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總兵朱三樂不可有紅夷大砲在城朱命放之衆莫應朱自起燃火兵後掣之朱憤甚奪卒刀自殺撫臣衛景瑗罵賊被磔 唐通陞

見上慰勞再三命同太監杜之秩固守居庸 張國維率數騎南行 陞蔡鵬霄吳麟徵姚思孝各

少卿

丙申賊陷宣府時叛將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降太監杜勲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執撫臣朱一馮殺之監軍霍達走回京 兵科韓如愈奉差至東昌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尚能論我主將否也 吏部確查延安死事贈都仕南企仲王道南居業焦源溥源清朱家仕各卿少都御史 忻城伯趙之龍薦于仕廉錢位坤才品 太監報陝西難民慘毒命刊布流傳

卷

三十二

使軍共見 諭兵部賞不踰時近來每多沉閣致使營囑有權速將稽案盡覆 陞密雲撫王則亮遵化撫宋權 准撫路生河岸以令箭約各藩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丁酉諭戶部乘時勸糴凡熟成及鄉紳富室商賈積粟私家至三千石者優叙 又諭熟成文武進馬助公 召見庶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為修撰兼戶兵科 給太監王國治火藥 賊犯寧武聞總兵周遇吉力戰不支闔室自焚死賊遂屠寧武 賊陷陽

和道臣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逸材薦任者 兵信屢至內閣或感顧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南遷之議方魏以為感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置城上懸康以待賊至而已 霍達以叛兵劫營報上命問燕京下落及宋翼明何在 陞工部尚書陳必謙通政使王公弼改禮部尚書王鐸 有偽選淮安知府鞏克順遣牌至淮巡按王燮碎其牌細責其人逐之 戊戌薊州遣報至始聞真定之陷 軍武報至畿輔

卷五

五五

震動進士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名尚在河間其標下總兵馬檢有現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 山東總兵劉澤清虛報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墮馬被傷復索犒餉四十兩命即扼真定澤清不從即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吳三桂以率違叛降清高起潛棄關走西山 王永吉請嚴居庸守禦 進封威臣周奎為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威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

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見其堅辭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畜多產何益奎自具疏劾竊一萬內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萬三萬者內監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其後李賊夾追之心十五萬金銀什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三萬兩什器殿匹車載人皆快之 進口擒偽官鞏克順按臣王燮斬以徇衆燮自任守河托撫臣路振飛守城士民恃以然 已亥頒罪已之詔給城軍半歲之糧 警報不一廷

卷二

五六

臣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 諭兵部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 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 諭勤王兵馬雲集者太監王承恩總督王永吉節制 兵部勅秦王繼謀棄信不守借題巧避者充為事官欽勵殺賊 張鳳翔准晴徒 陳子龍改兵科給事中 陞陝撫高斗樞保定撫宋祖法天津撫李希沆通政宋學顯南尚寶程正揆 周王薨

于湖甯舟中

庚子順天撫楊鶴出巡易服適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 昌平總兵李守鐸自殺 李國楨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勸之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炮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榜諭詆言抵罪 吏部李邁知為御史涂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壬寅起舊司禮曹化淳守城 密告收葬魏忠賢遺骸 時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

卷一

三

南京孝陵夜哭

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闕神廟旗杆中劈 賊叩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縊死 懸通 朝廷發三大營營齊化門外李國楨生城樓無所主張維以太監王相克統領 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曰事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三桂 有權將軍者發偽牌定于十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繳人爭駭之 仁和王載周王樞南行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亭殿悉焚賊分兵掠通州糧儲 上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給事中餘遞奏未半日秘封達覽上色變即起入內久之諭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 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城守事盡歸中官莫有料理者賊撤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除偽官

卷二

三

無策或言馮銓當起或言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為東安伯上皆不應倪首書禦案十二大字有文臣箇箇可殺語審司禮監隨即抹去 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董象恒鄭二陽曹繼于獄復章正宸翟武相冠帶 午刻有數騎突至西直門始知寇至倉早閉門俾兵上城每堞一人無覺食處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民俱棄城凡數千人 賊攻平則門叛監杜勳射書 城中約降 夜漏半曹化淳聞彭義門迎賊入守城勳衝盡逃御史王章被殺科

臣光時亨迎降外城已陷而城內竟不知 舊輔將
德環被創于會館易服潛遁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謠言索餉也時
黃沙障天忽而凄風苦雨良久米甯雷電交至人情
愈加惶惑城上砲聲不絕不入鉛彈徒有空响 上
又下罪己詔盡罷加派新舊餉 近暮宣武橋南大
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上徘徊殿庭亟召
王承恩入語移時命亟出整內員為出計又別傳
硃諭至內閣命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已

卷一

子元

而呼酒于周后 袁妃同生痛飲慷慨訣絕妃先亡上
拔劍刃其肩仆后疾返坤寧宮自經上復視之曰公
好公主哭不已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月之公
主以 刃臂斷問地良久承復命上即微服雜
內員步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城上反砲擊之不得出
齊化為成國公所守乃詣成國第閤人辭以赴塞夫
歸上嘆息起復走安定門門闌堅不可起天將曉矣
亟返後宰門散遣內員手携王承恩竟入內苑人皆
莫知 初硃諭至閤閤臣已出置几上而返報上已

不知所在矣宮中涕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
子雜宮人走叩周奎府門奎卧未起門役不肯傳報
乃走匿某內官外舍 福王寓湖廣杜光祿園 馮
元颺北至過淮

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烟焰張天 錦衣大堂出示禁
訛言 叛監杜勛又從德勝門射書約降 太監王
相克領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
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遇之於宣武大街猶謂是
援兵門之乃知是賊張縉彥生正陽門成國守齊化

卷二

子

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閤臣魏藻德方傳示欽
撫兵銀有頃守城者俱下賊登陴新侍郎王家彥于
城樓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門下其子進士孟章明同
母妻自縊于寓 閤臣范景文有輿至西長安門見
人鼎沸即回寓投井死 忽傳上已出朝陽門各官
俱有本赴師在之想 賊大呼開門者不殺士民各
執香立門門粘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歲歲 午
刻群賊擁李自成由德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禁城李
賊親射一矢于承天之門匾上太監王德化率內員

門迎賊諭德化照常管司禮監 自成方巾藍袍貌
奇陋眇一目軍師宗獻策浙人長不滿三尺軍中呼
為宋孩兒偽將軍或稱制或稱權或稱果毅或稱智
勇其主者為劉宗敏李牟副則田化龍李岩郭之緯
白鳳賀有威董學禮我朝叛將白廣恩黑雲龍官撫
民梁甫祖澤溥王琦黃天成分將各兵 是晚尚書
倪元璐偕二妻從客自縊詞林劉理順汪緯郎中成
德俱全家自盡有田姓內官自縊于白塔巷後人入
其室見書籍滿架多自抄者知讀書人也惜逸其名

卷一

三

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剽掠婦女勿技燕順誓
拒被殺鄉民憤群聚于闕始知為馬士英標兵
戊申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
第即入據劉宗敏據田弘遇第李牟據周奎第年
知奎平日鄙吝令負新担水以辱之 中允馬世奇
于二妾同縊勸戚惟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
駙馬鞏永固合門自盡 賊出示令文武百官俱于
次早入朝投遞職名 諭招集各衙門長班使趨本
官報名 賊據大內叛監杜之秩曹化淳為導賊謂

之曰汝曹皆主獻城皆當斬內眾伏地自言能識天
時故如此李賊叱曰饒死去 左都李邦華縊于文
丞相祠副都施邦曜大理凌義渠史科吳彝徽戶科
吳甘來御史陳良謨太僕丞申佳循考功郎許直內
閣舍人宋天顯各自盡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
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 送劉宗毓收視 定王
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存 賊盡放城中罪囚張
若彝侯恂送將軍參謀若彝自稱寧錦之功又言天
下壞于兇人賊皆然之 都司董葵亦自獄出備言

卷二

三

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 天津兵道原
毓宗倡降副將金斌皆從津民悉順撫鎮為元勳言
交美述

己酉內閣陳寅成國公朱純臣勸進不得入 諸臣
投職名承天門不聞露坐以俟近午王德化自內揚
揚出見兵尚書張縉彦呵其誤國縉彦辨數語德化
呼從者批其頰縉彦拂面垂涕百官盡日無食賊卒
競辱之庶子周鳳翔甫入即出歸寓自縊 主事金
鉉投御河死 戶侍郎亮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

富東各方巾色衣自西安騎馬入門蓋亮柳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 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賊禮遇之 賊授張若麟山海防禦使龔鼎孳直指使楊枝起文選員外又以高翔漢為都直指劉世芳為編修二人皆陝人 陳魏二閣鎖宗敏所魏哀求甚切已回丘方二閣營中 賊執襄城李國楨至初時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曰當屠一城人李乃跪曰吾為閣城求全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銀灰二次已聞成國公誅死即自縊賊執其夫人褫其底

卷一

卷三

衣抱之馬上淫舁以為戲笑 潞周諸藩行舟皆泊淮安湖嘴 劉澤清兵頓宿遷高傑頓兵徐州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恐淮按王爰自謂于澤清有識輕身詣之勸其迴轅北上劉不肯大聲云即不擾貴治請假道赴揚州爰不可曰即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劉允之淮城得免塗炭 庚戌得先帝遺魄于後苑山亭中其亭為內操特建者于王承恩對面繼死先帝以髮覆面白袷藍袍白紬褲一足跣一足有襪紅綾方宮袖中血書一行云

因失江山無面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諭閣札托成國公輔太子正謂此閣中未及宣也李賊因此有疑于朱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賊封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定安公 主事大足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誠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程源舟過天津馮元颺匿其舟中得南歸 賊殺河間守方文耀

辛亥殮先帝于東華門易朱漆棺于后梓宮同移佛

卷二

卷四

庵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七十人餘皆睥睨過之 諸臣入朝聽點自成白纓帽藍布衣坐殿左牛金星坐于殿右檻上鴻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自成旁推之藻德請試題目自成有所命藻德聽之不真又不敢再請皇遽而起 祭酒孫從虔居金會館病卧有羅將軍來居孫遣僕持名刺致意羅大怒即騎入內驗疾孫妻素悍迎而罵之羅命鐵索繫其頸并昇孫過已寓拷訊孫立斃妻七嫂

百數十指俱斷乃抬承史堊寧窖金得七千兩獻
率自成由是翰林皆生餉萬金 簡討番禺梁兆陽
首倡助餉與同志求仕者各寫伍千金托宋企郊先
投手本是日召見兆陽曰先帝無甚失德只以剛愎
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自成
曰我正為百姓起義兆陽云主上救民水火自秦入
晉歷恒代抵燕兵不刃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真神武不殺湯武不足道也自成大喜留坐賜茶尋
除兵政侍郎 庶吉士周鍾等有請堊先帝公疏找

五

十五

文諭院願君恩君恩云諸君亦好名之事侯牛丞
相來自秦即辟其牘周鍾故金壇名之為復社之
長牛金星見之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
致命論大稱賞之鍾逢人自誇牛老師知遇同館降
賊人多含恥幸生還惟鍾揚得意乘馬拜客屢過
梓宮前揮鞭不顧輩中亦腹誹之 舊聞李標播遷
駐淮 王鐸方孔昭霍達南遊過淮
士子劉宗敏以人試新夾夾其隨來書役二人于大
街次日即死夾木俱有稜錢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

敏門立三柱磔人無虛日日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
前導

癸丑偽禮政鞏煇示隨駕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煇
故陝西提學僉事牛金星河南乙卯舉人何瑞徵薛
所蘊皆其同鄉謀進者皆藉二人以通于牛 有稽
訪司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甫即席即問劉借
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辦若遲二日即不得從容
矣 午後喚諸文官進內點名幽閑一夜次早點
過共擲八百員五人一連鎖押生劉宗敏處矣拷認
駐凡十晝夜陳演夾二夾追出黃金三百六十兩銀
四萬七千兩魏藻德夾二夾妻一櫟其子二夾追出
銀一萬七千兩李遇知二夾追出銀四萬一千兩即
死
甲寅為勸進之始其表有云比堊舜而多武功邁湯
武而無慚德周鍾自侈為得意之句 選陞四品以
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顯煜改太
常丞韓四維降修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高爾儼
方以智傳鼎銓 如故張之奇為順慶

五

十六

府尹六科則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彭瑄孫承澤
全鍊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為諫議止時敏降為縣令
御史改直指使則朱朗榮張茂爵蔡鵬霄裴布度
涂泓韓文銓陳羽白吏部郎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
舉郭萬象玉顯楊玄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
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鴻臚卿張魯念馬卿宋學顯
尚契卿葉初春學錄錢位坤助教李森光皆改授者
巡撫改節度使兵道改防禦使府為尹州為牧縣為
令改印為契凡銓選皆宋企郭主之

卷一

三十七

乙卯吳三桂挾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報至遣
唐通移兵協守復令三桂父吳襄手書予子諭降
派餉各官亡諭用否俱責如言不辦則夾有夾子各
營兵官有夾子監押健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閹十
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中五萬三萬
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勳戚無定數人財並盡英國公
恠死最酷錦衣駱養性輸銀三萬免夾鎮撫司張清
宏及史館辦事衛基離流夾俱竟日夜不放侍郎金
之後輸銀百兩健兒夾之於室相與朋飲玩其末號

淮撫路振飛會淮安七十二坊各集義兵每家或
三或五刀杖俱自備每坊一生員為社長一為副自
為操演責持久戒作報日則團練夜則魚貫巡邏以
備非常是日大開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
丙辰李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 侯選官求選
紛紛宋企郭曰新朝當自用一番人公等解事不如
趕好歸去

丁巳唐通責吳襄書詣三桂營談以父子封侯通感
誇閩王禮賢之美且言東宮無恙三桂驚喜曰願一

卷二

三十八

見東宮而即降報書復命賊計必定王往即日遣賊
將掣定王赴通營 淮上江南始傳京城失陷之信
眾猶疑信相半 淮撫路振飛分設丁壯守城拈分
守門官范道周高監紀黃提捕各守一門夜宿城樓
南京亦始戒嚴

四月戊午朔 南京尚書兵部吏可法戶部高弘圖工
部程註右御史張慎言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署
院姜曰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尹劉士琦鴻臚卿朱
之臣太僕丞姚思孝吏科李沾戶科羅萬象御史郭

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壽國王孫蕃朱國昌

近吾

天地台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資急事

在藉侍郎

徐人龍主事雷續祚移檄遠近台紹道博雲龍暨鄉

官陳玉輝亦誓師期吳郡諸生王聖風等各有檄文

淮城義士到軍門過堂路撫賞以花紅每人一兩

人人踴躍武于河工適有北來逃兵騷擾見之辟易

避去李賊改大明門為大順門賊頒冠服大僚

加雜羽元冠服方領以雲為號收各牙牌避自務明

先安令成字劉宗敏夾詢魏藻德責以首輔致

李

元

亂藻德曰臣本書生不諳政事又無先帝無道遂至

於此宗敏怒曰汝以書生狀元不三年為宰相崇禎

有何負汝詎為無道呼左右批其頰仍夾不放收岳

奇瑜令羈候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成獻美婢

獲免不留用張忻未刑而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

晉翰五千兩釋不用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

即死顧鉉被夾其僕竊首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

受害夾之甚者大臣則李遇知王正志詞臣則楊昌

祚林增志衛循文其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

胡世安李明睿也高斗光首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

得免張鳳翔雷躍龍沈維內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

李世淳劉明傑吳邦臣不夾收繫歲內山東河南

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稱助餉於

紳受脅少忤而辱隨又徵少艾專待部傳人始憤痛

思舊矣項煜初颺言于眾曰大犬夫當立蓋世功

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拜奉常始沮喪南適朱國

弼索取義勇名冊路撫拒之

己未魏藻德被夾五日未釋而死後逮其子云無指

李

四

置即斬之賊除楊觀光禮政侍郎初觀光台對賊

問部天何以不茹葷不飲酒不近女不行刑楊叩頭

云天人一氣相感欲其志氣清明慈和以感格賊

甚稱之觀光持門生刺見宗敏四輪開棧儼然部堂

庚申賊焚先帝后于田妃墳中作數人昇之而去

並無文武內臣一人送之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

官習儀以侯即位時潞周藩泊淮上者各以宮眷

隨獨福王子然于常應俊等數人流離至止鳳督馬

士英陰使人導之偕振飛舟南行偽官呂弼周遣

牌至淮代路振飛王變細責其人獨周者故河南驛
傳道為變座師也

辛酉賊焚太廟神主 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迎
降定王已至三桂軍三桂檄賊云必得太子而後止
兵 賊以何瑞徵掌弘文館瑞徵飲庶常裴布度等
銀請牛金星至署飲到任酒

壬戌庶吉士張家玉上言于自成請表章范景文周
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等尊養史可程魏學濂
等賊怒縛午門外家玉請死不許凡三日賊唱欲磔

卷一

里一

之後不動賊云當磔其父母乃跪求免仍為庶吉士
玉唐東人父母在籍未嘗到京抗法倏忽殊自無謂
濟寧城守祖備署道僉事王世英乘總河黃希憲
南下大張偽示甘心從賊賊至即以城降 臨淄濟
南寇盜充斥行道為絕 張國維過淮

癸亥李賊台父老至武英殿問疾苦

甲子鹽城王守備獲賊將童學禮及從者十三人獻
于路撫悉斬之 自成過宗敏寓見庭院夾三百多
人哀號半絕李云天象云警宋軍即言當省刑宜酌

放之此中縉紳十之一餘皆雜流武弁及効力辦事
人釋千餘然死者過半矣 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
弁刑實所進不及半以已有所湊債人皆稱之

乙丑賊盡釋諸繫者于是吳履中張鳳翔等盡數南
歸 御史馮坦登及錦衣二人以剃髮失于市三日
死吳葦昌亦剃髮者獨令蓄髮侯用梁清體肥釋夾
即死 京營李昌齡至泗始傳京城的信

丙寅東報已急賊人隱之在繫者盡釋惟留申濟芳
數各予繩自縊後死人各加五棍濟芳昇歸入殮復

卷二

里二

魁 陽武侯薛濂失數日言有藏金在窖縶自發之
賊昇往則宅已為剽將所踞昇還即死定西侯伏焉
伯皆死于夾 路撫禁淮城紳衿議事至則出牆報
于袖中言京城已陷代戎者即至將縛我出迎手抑
勉力一守手言畢淚下衆皆泣 馬部將莊朝梁相
單縣為民所殺

戊辰賊東行之期已定取勦戚大臣皆殺之于是內
閣陳演定國徐允楨等諸戚宦官都指揮以上錦衣
堂上官俱死方岳貢丘瑜子縶自縊 以戚宦女婦

配給軍卒 又押諸繫官至宗敏寓前繫繫生於路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黃金九十兩亦殺之三鼓乃釋餘人翰林楊士聰等始脫 馬士英標兵抄掠淮上

已李自成出正陽門東宮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宗敏繼後惟留李辛牛金星守京師周藩各眷盡以携資給當淮城各坊義士

辛未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帝改元義興初宗敏嘗誅

卷二

四十三

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今粘黃牆上無所用法由是駭懼密聞于自成 有內臣率南京始知北信已確史可法張慎言集高弘圖家議所尊奉時潞王福王並在淮唐事姜曰廣主屬福王可法曰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逡巡而散 山東高苑知縣蘇方募士起義 朱國弼強取淮庫中寄銀十萬兩

壬申李自成至密雲 何瑞徵以望日奉牛金星金星諭以訛言四起各自謹慎無事少出由是降賊者悔心人思竊逃矣 偽防禦呂弼周以師生視王突

携偽恭將王富赴任遊擊駱舉知變本意乃陽迎于中大猝縛之變叱使跪呂罵云人也不認變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令左右截其耳變細鞠其事賊并問以聖上東宮 呂一字不答解至撫院路撫命留驛亭懸示四門令善射者競集路撫舉駱駱舉誓花旁立縛二偽于柱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耦人發一矢不中者退中者報名賞 射者盡乃命

剗之眾悅詣肆快飲

癸酉賊大驅驛馬駱宅馳載金銀往陝西舊有鎮庫

卷三

四十四

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十兩為一錠每錠者不用包裹

談遣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扁輪如故 豈先帝未親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甲戌李自成至永平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間道南下 平陽進士王道成賊授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脅服不敢動時衛藩尚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擁衛者

丙子東報益急留守賊于城內大搜兵器由是城門益嚴 三桂與賊將大戰于閨內日暮乃罷 路撫追漕船七百回駐清口

丁丑三桂率賊兩軍復合戰戰方酣忽有白標一隊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自成隨數十騎挾太子方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兵必東兵也上位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至之處無不拔靡自成狼狽遁 路撫以漕糧四千散貧民

戊寅李自成駐永平

卷

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

四十五

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 請各止戰 三桂允之約賊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即位自成請如約既盟賊遂旋師三桂頓兵不前是以賊得安行

時新主未定人望在于潞王高劉二鎮移書路撫問所奉振飛云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有勳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于闕國元勳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至互爭是不待闕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 魯王避難過淮 總河黃希

憲同總兵于永綬中軍張文昌連舟至淮帶有濟寧寄餉銀路撫借其一萬五千兩 南京既傳確信文武大臣連日會議潞王倫次稍疎惠王道遠難至

福王有不類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為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書宣于南京大僚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且責史可法當主兵議眾乃莫敢言 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其說非

卷二

四十六

也福王舟抵儀真馬士英私致推戴之意且召劉澤清以兵南下

已卯南兵尚 史可法治兵于浦口

平已劉澤清駐兵野貽召淮撫按集議振飛奕不行壬午偽禮政府示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

癸未李自成旋師回京 三桂棄定王于永平專擁太子整軍而行一路移檄布告遠近李賊聞報大怒即殺吳襄全家三十四口驅百姓于崇文宣武門外

毀折民居牛房及牛馬塙 有朱帥欽者慶藩宗室

為香河知縣棄官走吳橋偽防禦閻傑因之于德州

傑與州牧吳徵文征此餉銀酷急貢宦馬元祿暗相

糾結諸生謝陞一呼而起殺賊徵文出帥欽為主權

稱濟王移告遠近殺逐偽官來附者四十餘州縣

南京諸臣謁陵定議史可法江上未歸劉孔昭面罵

呂大器不得出言挫憾議遂定屬福王 先修武英

殿

甲申吳三桂傳帖至京令百姓為先帝服喪整備迎

候東宮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者 南

京禮部司務賈百司公啟迎福王于儀真王得啟即

行 朱國弼棄淮而去淮民毆其軍于市

乙酉高傑遣兵圍揚州困之

丙戌李自成稱皇帝 于武英殿追尊七代考妣為

帝后六政府各一敕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午後

是夜福王泊舟于南京觀音

門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群賊皆從牌諭百姓出城避

數里之外即遭殺掠隨來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

無之詞林觀光以家眷隨賊而出至風臺被殺

以宋軍師密令得出 魏學濂自縊學濂素貞節

一時墮誤知愧而死亦忿于覲願求生者矣 賊先

于宮中列砲放火各私亦放火縱賊飛馬殺人百姓

各以牀几室塞巷口或持挺小巷突出擊之殲吏九

門城樓皆大賊東西馳走不得出至暮胥艷城外草

塙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南京諸臣謁

見福王于舟次時王角巾葛衣生于榻上舊枕敝衾

尚無蚊帳也丁影空索從行田成諸人布袍草履不

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皇太子在吳三桂軍中傳諭 中官民

各宜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 原任御史曹溶自

為西城巡視傳諸臣為先帝發喪設位都城隍廟從

賊官梁兆陽孫承澤高爾儀等咸在偽直指張茂爵卿

寅東韓文銓朱朗榮各自為五城御史受民詞核奸

究甚力 三桂兵至榆河清國帥檄其西行追賊三

桂請護太子八都帥不許三桂夜送太子于高起潛

所或云潛逸于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 兩江米巷諸商合資爲三桂家喪喪每棺衣衾各費百兩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由城外至孝陵從西門入享殿祭告詣懿文太子寢園瞻禮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步行過殿陞謁奉先殿出西華門以內守備爲行宮文武官進見王惶報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誠意伯劉孔昭暨諸勳侯人人自有得色無復巽下群臣退議先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範金鑄監國之寶

卷二

四十九

己丑南京諸臣謁福王于行宮魏公徐弘基先致詞室壁侯湯國祚即許戶部措餉不時其詞憤絮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呵言此非對君體御史和彪佳言紀綱法度爲國之本先科李沾言朝班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大號王皆允之 群臣退議登極張慎言曰國虛無入可遂即位可法密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扶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緩幾日無妨又議卜相群推可法及高弘圖姜曰廣而以冢宰屠張慎言張曰吾老矣願安

于宗憲徐弘基曰張公內閣高公冢宰似極相宜劉孔昭攘臂欲得內閣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議赦書蠲免可法曰今天下半壞正誠有限軍餉煩費恐未可盡除又議起廢鏡推劉宗周徐石麒等孔昭特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北京城中人延頸望東宮之至諸臣凡欲南歸者各思有恩于新主遂傳留不行錦衣駱養性于吏侍郎沈性炳約諸臣明日爲先帝位于午門行哭臨禮隨

備法駕 迎東宮于朝陽門

卷三

五十

庚寅南京諸臣進監國寶于福王王行告大禮孔昭復請即登大位 彪佳曰監國名甚正禮部魏國晉之乃定 馬士英率高傑等擁兵臨江稱十萬衆欲威劫留郡諸臣文武 會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皆兼東閣大學士張慎言吏部周堪廣戶部各尚書又推詞林姜曰廣王鐸爲東閣 高劉二帥書至請可法渡江欲其却權于士英也 北京諸臣俱赴朝哭臨畢即題駱養性所整園簿迎侯于朝陽門外傳

呼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乃胡服頌且慙者知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兵兵前導者城上已滿持白標矣清國來者為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見上下同坐于地乃潛走出

楊士聰曰三桂西不能制順東不能抗清始靜侯為以待順清相遇徐觀鵲蚌之持亦未為大失也乃東身歸清予以復仇之名使得闖入順雖西遁而京師為清有矣東宮定王禍不旋踵吳襄被戮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當焉南中不察而沾沾三桂之力吾不知其何功也若以此為功然則盤踞二東忽焉南牧渡河涉江金陵不守亦謂三桂有功乎明歟

壬辰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南渡允可法議發戶部一萬兩遣職方郎萬元吉前諭各鎮分別犒賞以張應元為承天總兵淮坊義士擒亂兵三十餘人路撫不敢問縱之北京沈淮炳王鰲永金之俊投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

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非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初六日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謚議號議葬隨俟事畢削髮十五日朝見禮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任內院即令惟炳推補點用侍郎李明睿擢上先皇帝后諡曰端廟號懷宗庶吉士高斯李呈祥訪鰲永議歸鰲永曰今日何所逃素夷狄耳高季出城被劫因留滯通灣范台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修崇禎史爾儼曰詹翰一體請盡言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祚林增志以傷重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其祖兵部尚書自滿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右決事同生三人中乃真也故學士倪元璐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執令箭送至灣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曠見馬三桂追李賊戰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宅馬又三日及于真定遂之出故關而止李賊過関于整隊西行

癸巳兵侍郎呂大器轉吏部起練國事戶部賀世壽

刑部何應瑞工部各侍郎劉士楨通政使 高傑兵

圍揚州日久城廬舍焚掠殆遍揚人厚撫之不去江

南北大震 北京為突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肅

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言儼然即真

朱朗榮者宗室子出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無更易

者仕賊如熊文舉楊校起朱履羣咸同哭臨 河北

山東府州縣各殺賊所署偽官稱起義 居庸巡撫

何謙自北亡命過德州濟王留之共事尋送之南行

臨清鋪商留閣部監紀凌駟起義舊侍郎張鳳翔亦

起義東昌 少卿萬元吉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

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隅民以兵

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斷

無銷兵之術

甲午吏可法議防江設水師五萬添二鎮將盡地分

守仍以文臣操江協事 銜王殺偽官于青州清

國封吳三桂為平西王 成國勛朱元臣浦口渡江

自言樛擔夫出京來奔 楊仕聰家眷出北京城門

生方大猷以家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隨三桂降

清令守通州也 揚州士紳王傳龍奏東省附還

河北悉為賊有淮陽人自為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

兵先亂自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

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奸則辱及幼女詎奈傑之心

得在新舊之城環圍絕糧已經月餘何不厭已失之

州邑而投自有之良明也

乙未起劉宗周左都御史張慎言荐起顧錫時等

起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吏部司官 江南撫鄭

瑄奏報江北潰兵連騎數萬皆欲渡江三吳百姓呼

吸變亂臣駐師江干遺書高劉二帥不肯止兵請教

操江武臣速援京口 鳳陽恭將戈士凱報劉澤清

兵沿路剽劫逼攻臨淮 勅御史和彪佳等分行安

撫 楚督袁繼咸請入覲止之并諭鄭鴻逵留駐九

江

丙申瑞王避兵入重慶奏聞 馬士英自請入朝拜

疏即行

丁酉楚撫何志堅奏鄂岳恢復方國安冒功混報又

奏左良玉復德隨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昭屯撫河

北寇至而踴躍遁歸又蒙面補官 李沾張元始沈
稍培左茂弟鍾斗李清為都給事 羅萬象陸朗熊
維典張希夏轉左右陳泰朱錢增姜應甲馬嘉植王
士榮黃雲師為給事中

戊戌莫安二后御容遣韓盧二官行禮 莫安二祖
御容遣公徐侯柳伯方行禮 尚書張慎言陳十議

命光遠鎮守四川 貴者民何兆仰作亂 清國
今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難出
縣不致詰 吳中士民焚掠仕賦官項煜錢坤位宋

學顯湯有慶四家

卷一

五十五

己亥史可法請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撫寧朱請
裁漕運總兵 濟寧鄉官潘士良約回京入城殺偽
將偽道回兵長楊朴奉藩為總河而自為提兵 清
將吳三桂旋師入燕

庚子張國維原官協理戎政起徐石麒左都御史解
學龍兵左侍 張有譽督倉侍郎王廷梅應天府尹
郭維經府丞朱之臣太常卿左茂第少卿李沾提督
四夷館少卿史部欲以李沾為操江沾故善劉孔昭

懼分其任乃求可法得典屬國維經精勞于扞柝都
人賴之驟難其代令仍捫巡視沾缺維經劾冢宰有
私旋知誤引罪而沾減冢宰不已以其清望不敢顯
忤因加色于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召王重補稽勳
時銓曹乏員張慎言以重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
言不可是受我贊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
所贊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贊手僕老矣須
舊銓郎乃解事又近地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不能
混也沾益銜之 召謫籍科道章正宸楊時化袁愷

卷一

五十六

莊贊獻熊開元姜採馬兆義詹爾選李長春張煊鄭
友玄李樸喬可用李曰輔 史可法言從來守江南
者必于江北當酌地利急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
而以徐鳳除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糧皆聽自行征
取而四藩即用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為我藩
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似
應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始
得功進侯馬士英合諸鎮之功爵當似難異同盧九
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察叙 又奏四鎮不可無督

師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畫地轄淮海者駐
淮北海郡沛縣十二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轄徐
泗者駐泗水徐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閬
歸一帶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
杞一帶轄滁和者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
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
色銀四十萬其鳳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員馬士英
營兵由淮赴江連南京共一千二百船王業駐清江
浦今淮坊義士排立兩涯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

卷二

李正

凡三日而畢

辛丑起許譽卿為光祿卿

壬寅福王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明年為弘光元年進
內官韓贊周東筆司禮盧九德提督京營仕賊臣
項煜自北逃歸混入朝班

癸卯命馬士英掌兵部仍入直佐理士英未嘗奉召
自入朝不欲出鎮史可法知其意自請督師江北以
避之願錫時尚書禮部黃道周高倬吏工部各
侍郎羅大任蔡酒左茂第食都巡撫應天侯桐曾

左通政鄭璫大理卿 故御史汪承詒自言為政府
點用堅拒南奔 高傑頃兵揚州城下撫臣黃家瑞
漫無主張道臣馬鳴祿日夜督民守城 進士鄭元
勳親詣高營紛解隨入城勸家瑞放傑兵入城便可
貼然士民譁曰城下殺如是 元勳不見耶元勳強與
傑辨衆怒群兵毆之血肉狼藉死鳴祿疾走泰州
甲辰折城伯趙之龍提督戎征 起田仰撫淮陽以
劉孔昭力荐也 召袁繼威陸見 偽將劉暴隨偽
鎮董學禮出 携救五道送高傑黃得功劉威劉肇

卷二

李正

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乙巳通政劉士禎請嚴封駁參治之令時行宮前章
奏襍投御史朱國昌亦言班制宜肅 蔡先恭王太
妃于行宮 職方郎中萬元吉言臣奉檄師沿途兵
民遭禍十步皆阻揚州民尤甚聞城登陴已十餘日
乃兵于民相殺兵又與兵相殺成何紀律頃接水營
將張士儀言寇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若高劉
黃諸將潛師以濟一鼓殲之即可稱中興第一功也
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繼

兵淫掠揚人大開得功兵至天長傑澤清欲拒又值
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衆心洶洶元吉移得功書期共
獎王室得功自明無他亟欲聯絡殺賊元吉以書馳
示傑等始肯相戢然傑部悍終不自制澤清才數百
人拉瓜州一空進封黃得功左良玉為侯封傑與
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史可法請發
銅甲銅錫倭刀國牌紅夷砲并色絹白布一應軍需
詔戶部即給史可法辭朝命文武郊餞自可法
離京劉孔昭累無忌憚而高張俱不能安其位矣

卷五

五九

丙午史可法請撥劉肇基于永受李棲鳳卜從善全
升垣俱隸標下馬士英奏大計五款一聖母流離
可密諭高傑部將街迎一皇考追尊位號遷梓宮南
來一皇子未生即勅撫選淑女一諸藩失國恐有奸
宄扶之不利社稷宜迎賓京師

丁未劉孔昭言封疆失事各官不在逆案之下吏部
毋得混推史可法開荐舉人李遂主事何剛軍前
監紀叛將李承勳寇掠清河王變調兵禦之
戊申禮部請補層官

己酉令應天府祈雨淮撫宣登極詔書於民有新
舊錢糧赦免之條衆情歡悅午刻盧太監引兵一千
要進城中士民大震路撫再三求免馬士英入直
劉孔昭故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不得
輕議之語而張慎言秉銓持正度難破例置酒約諸
侯伯廷論之必欲逐去冢臣而後可惟我所欲為靈
璧侯折城伯皆諾之

庚戌早朝畢孔昭絮湯國祚趙之龍合奏慎言排忽
武臣專選文臣所推吳牲有悖成憲真奸臣也慎言

卷五

六

立班不辨大學士高弘圖言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
爭上諭文武官各和衷勿偏而孔昭袖中取出小刃
逐慎言于班泣陳醜詈必欲手刃之太監韓贊周叱
曰從古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出即引疾乞休孔昭
退奏慎言推補倖濫荐舉吳牲鄭三俊更高為可異慎
言原有二心告廟決策阻難好辦乞奮乾斷收回吳
牲陸見之命重處慎言為欺君誤國戒高傑疏
言奉旨分防揚儀人人登陴罷市撫道不出偽將重
學禮入八宿遷臣進退無所乞賜應任何地劉澤

清奉旨駐淮安未至士民皆懼

辛亥高弘圖奏言文武官各有職守毋得侵犯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矣吳桂鄭三俊五朝人望稟擬寔出臣筆竊念朝廷之尊尊於李勉今宋陸幾若訟庭臣魄死無地請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上遣鴻臚官敦諭設勇衛營太監韓贊周節制之都督徐大受兼總兵鄭彩分管水陸舟師

卷一

潞王安頓杭州

卷二

壬子加恩翼戴諸臣公徐弘基伯劉孔昭方一元焦夢熊郭祚永侯朱國弼柳祚昌湯國祚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祿淮北人搖偽官武懷解至撫院路撫于懷有舊不忍遽殺乃下之獄常熟士民焚掠仕職官時敏家三代四棺俱劈毀

癸丑上召輔臣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故倚賴良多先生何言去也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一事臣謂可勦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在位上曰朕于行政用人未習卿等所言

無一不從勿疑有他弘圖曰蒙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無一日不用人是無一日不修職也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勦臣處之亦必稽重何獨以為罪吳桂前任撫按俱有聲名清望先帝簡任內閣督師稍緩致譴先帝赦延儒不殺桂即可知其人假先帝在今亦必用之何勦臣以此罪蒙臣也北京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見存無幾又不合勦臣之意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兵部在不當亦責蒙臣也弘圖又言近臣貪黷狀上曰朕聞諸臣通賂出之

卷三

卷四

袖中誠可咄也時屢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上亦有意為明主至馬士英當國直高拱聽之不復知外邊事矣

甲寅命部司清查十七年練餉盡數起解明年全免吏部張慎言請上求罷斥以服世臣之心李沾言勦臣憤擊有因當中府聚會馬士英手扎移呂大器迎立皇上贊周孔昭無不允協黎明集議大器縮禮兵二部紆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延之從之從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形于色臣于郭維經陳

良弼周元泰來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麓贊周云快
取筆來因得俛首就盟清晨迎駕大罷尚欲停待而
贊周已登舟矣偕行者徐弘基陳良弼來國昌也文

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事也

乙卯馬士英秦吳三桂之捷命封薊國公世襲戶部

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貴令沈廷揚送與之 張慎

言秦臣按河南時曹劼布政馮明盛倡逃其子馮銓

作相噉其門生曹欽程參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以

及臣三臣皆死獄而臣成肅州先帝召陞刑部侍郎

卷三

字三

以擬獄不當閑住十餘年而復起今待罪銓曹二十

日遂為孔昭所指止有一去而已矣 經三鄭三復閣臣

荐于後兩人者行已有恥臣能保之孔昭擅為小人

亦經經之小人非反覆之小人也偽官至陽城臣子

履旋投咥而死孤孫尚幼國難家變勤無生理臣當

子緇黃為侶矣 侍郎賀世奇言今日更化季治莫

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口頭報國河上擁兵恩數已盈

功名不立人主輕此名罷矣至于草澤語難寔煩有

徒未見兵勇殺賊但見兵虐民小民不恨賊而恨兵

甘心含順而從逆不有司日刑罰其民而求為保
障必不可得也 御史陳良弼言科臣李沾存人調
停從來誤國宿套

丙辰御史來國昌論山東督撫丘祖德輕棄地方

陳于壯尚書禮部徐沂吳偉業少詹管紹寧詹事陳

盟右庶子 路振飛大享士子淮安府學中叙向來

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路子王變親自安席觀者鼓

舞已而振飛為馬士英所論得旨提問合城不平尋

以士民公疏得先旋丁艱去王變又為御史陳丹衷

卷四

字四

荐陞巡撫山東士民奪氣劉澤清遂窟淮城中田

仰與之貓鼠山東又不可往王變遂巡于河上而已



明季甲乙彙編卷之二

六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東都八十

卷之二

六月丁巳朔大學士高弘圖請暫輟閭閻糶糴救漕糧江上許之 禁訛言匿名帖 允馬士英言淮揚增兵三萬

戊午命製金匱代玉 前巡撫王永祚遵旨就逮下刑部 命吏部司官敦促張慎言視事 揚州難民盛運聞奏揚民橫遭焚殺上諭以百姓當仰體朝廷不得已之意該鎮忠勇名帥督輔既到自安

已未舊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尚書張國維左

進入賀 都督陳洪範請任北使命來京陛見 德安王僑居廣信 史可法乞選臣貴監國即位二詔

乃賜吳三桂謝陞二勅抵山東北直曉諭時訛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為謝陞也 揚州士民王僑龍奏高兵環圍不釋命聽督輔調劑

庚申以常自俊為左都督自俊本革工上值冠出亡自俊履雪負之數十里脫于難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碑偽牌斬偽使擊敗賊騎於河上義兵集至二十

萬聲勢甚壯賊將董學禮白邦政踟躕不敢犯宿遷斬擒偽官請旨獎叙從之 夏允彝余颺嚴錫命文德翼補吏部郎

辛酉馬士英奏北信誅偽功命加黎玉田兵部尚書盧世淮太僕卿舊輔謝陞上柱國

壬戌謚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皇后曰孝節皇后馬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臣阮大鍼當赦其往罪即補臣部右侍郎許之即召入冠帶陛見先是太鍼被廢寄居金陵于孔昭士英及太監李承芳文密

周延儒再相大鍼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於物儀僅起士英至是士英思所以酬之勦臣嚴爭因大鍼而發也士英乘高弘圖督漕未入即自擬旨 尊福恭王為恭皇后正妃曰孝誠皇后生母曰仁壽鄭氏皇太后神廟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上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錢謙益協詹尚書 杜弘域提督大教場楊振宗安慶總兵 劉良左秦關鎮臨淮士民張羽明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及等亦奏叛鎮環攻命撫按調和之 史可法以高傑悍不可制身入

其營論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僕從多散自是章奏俱經閣選閣權遂不振 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黃得功到儀真為安家眷而給高者曰與爾為敵臣至是亦疑之 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承州城傑許諾臣于有約隨當移駐盱泗臣調停於兵間漸可釋其猜嫌

癸亥加趙光遠提督川陝 舊尚書丁啟睿奏弟啟光分守睢陽泰將計擒偽官多人解京 史可法言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宗起自累囚張鳳

卷二

三

翔衣繼成馬士英起自戍籍當吳桂奉命南征以侯唐通兵不至遲延則過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勦臣殉國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言七旬家鄉一舉吳桂使以為罪不加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工科李清疏請謹陶安方孝孺等蔣欽李應昇等從之

甲子吉王于慈璽報吉王播遷而薨 命護送潞王於杭州 姜曰廣辭歸疏云前見文武紛爭既漸無術調和近覩逆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 弊論劉孔昭功在社稷 阮大鍼入見備陳見枉之由高弘圖

言大鍼可用必須會議馬士英 則大鍼必得

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

光明士英曰臣非徇其賄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受賄 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

弘圖出即乞休 工部尚書程

乙丑劉澤清高傑公舉陳洪範仍以原官駐承州泰興 馬士英為阮大鍼奏辦力攻呂大器姜曰廣諸人護持局面 原任侍郎吳履中自理 萬元吉請復懿文追謚 惠王遇肇慶

卷二

四

丙寅尚書張慎言致仕上諭曰晉驥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淪寓當召慎言遂止寧國孫孫開閩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亡國後慎言鬱鬱卒孫扶柩返葬故里 侍郎張有譽到任 馬士英荐起張捷馬士英請申大逆之誅周鍾勸進未已上書請早定江南其伯父周應秋惟持槐虎門下逆惡兩世兄弟周鍾周銓均當同生 劉宗周疏自稱草莽孤臣言一重屏藩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 敗逃也而亦封誰為不封

者一曩舊官在封守而逃在使命而逃於法皆在不赦又疏先帝身殉社稷大江南北一騎北進宜誅一卸兵權於局外首圖策之功宜誅者一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虎彪盡反將興問罪之師請嚴中外諸臣不聒者始願九疇請削濕體仁文忠之謚其體仁所推抑正人宜謚文實孟文肅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尚書呂維祺殉節謚忠節從之

丁卯科道羅萬象唐兆恒王孫著各言逆案不可翻

卷三

五

阮大鍼不可用馬士英自辨在兵言兵上慰士英切責科道

戊辰通政司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靜處聽朝廷處分不得紛然奏辨予故輔劉一燝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鳳泗總兵年文綬奏臨淮兵民相持不解命萬元吉調停

己巳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魯王泊丹京口請附京間僻地方安頓呂大器言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彫謝一時庸奸僭事中原陸沈皇上中興一時雲蒸

蔚起不意馬士英濁政夫士英非以賄敗問遣借途知兵而為鳳督哉乃扶重兵入朝醜顏政地南國從來謁謁一嘆撥而殿陛唱吸叱咤至尊為贅疣矣逆案一書先帝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大鍼於尊前經授司馬布立私人越其傑楊文驄等有何勞績條而尚書宮保內閣條而全吾世蔭也願錫嘏言祀莫如郊社合祀分祀先後互異但議禮于今物力告匱當刪繁就簡並從高皇合祀之制為便張猷忠陷涪州再陷蘆州

卷二

六

庚午淮撫路奏報宿遷民獲制將軍董學禮徐州副將獲防禦使呂弼周姜曰廣極論導內傳傳會推之弊尹民興言熹廟時崔魏煥逆士大夫畏恥忘君幾成包孽之固垂至先帝末載天子下席諸臣或聞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黨之阮大鍼即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使僉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崔魏亦可恤周鍾諸孽皆可使才有過矣典籍李模言擁立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安策為功鎮將事
先帝非有桑榆之效事皇上未彭汗馬之勞議法當
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其何敢安臣不願見先復
未臻而國體先褻也 黃澍奏臣昔在北都見司農
者不知天下錢糧之數司兵者不知天下兵馬之數
大事糊塗所由壞也乞敕戶兵二部各造一簡明冊
置之案頭量入為出 御史朱國昌劾在逃巡撫郭
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飾辨疏且論撫楚撫晉種
惡孽命御史驅逐 釋高牆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

卷二

七

四十一人 撫路抵飛與田仰交代即日遂行士
民挽舟悲慟

辛未馬士英以 清國攝政王所諭南朝官民示奏
閩遣官賞詔北行 叙東省擒殺偽官功以李元和
為首 蜀王告急 戶科羅萬象奏驚見內員催征
先是命太監王聲基督催浙閩金花銀 聲基名坤
崇禎時肆惡於淮揚者高弘圖以方爭阮大鍼事不
便執奏請身往督催因過聲基言之聲基悟即上疏
辭止

士申慶事管給寧請遴選內閣諸勅房官各以資納
授 馬士英舉陳洪範北行款 賜福建總兵鄭芝
龍莽衣 萬元吉請卹戰死總兵孟如虎及監軍書
心明 張獻忠順流下重慶

癸酉呂大器引疾去 願錫疇署吏部 御史左光
先言阮大鍼線索逆璫野子傅應星殺臣兄左光斗
反魏大中楊建士英冒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
皇上不改先帝之臣臣忍忘不反之罪仇耶

卷二

八

甲戌劉澤清奏有典司願元齡自北京出傳言皇太
子卒于亂軍二王遇害於二條巷 澤清請誅呂大
器指其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比雷演祚謂演祚為
其銓走狗周延儒以媚東林 澤清又荐公忠之賢
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逃撫郭景昌王永吉
蔣德璟疏辭內召 應兆恒追魏亮欽棄原本陳
良弼阻勿翻逆案

乙亥追復懿文太子興宗孝康皇帝追建父為惠
宗讓皇帝景皇帝號代宗 舊兵侍郎徐人龍自請
除用 命都左懋弟以母死于北京願同陳洪範北

使湖按黃澍奏舊按劉熙祚自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于九月晦殉節于永陽舊撫宋一鶴於承天之變武弁願負之出奔一鶴不肯卒以身殉王聚奎等數千里之地逃回省日惟催贖罰為事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東下

丙子湖按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對既入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俱下上大感動顧高弘圖曰黃澍言言有理卿議之召入御座澍益數其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復言前之未上諸事

卷二

九

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曰御史言事乃其職內臣操議殊傷國體士英亦求處分通跪澍前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呼號曰陛下視上搖首不言久之謂澍曰卿且出贊周執志孔

魯王渡

江入浙

丙夜上私諭韓贊周云馬閣老宜自退避士英稱疾盡移直廬器具以出而金幣分餽傅郕舊卷田成張執中兩人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且高公在閣諸事不煩皇

上可以幽閑自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即諭士英趨入直隨有旨志孔本當重處首輔亟為求寬具見雅度姑饒他 有民謠曰要縱奸

煩種田欲裝啞莫問馬

丁丑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給以空札一百時光遠已降賊矣 忻城伯趙之龍奏辦先帝不當廟號曰思思字非美字蓋之龍不識一丁李沾喉使排高弘圖也

卷三

十

戊寅以常應俊翊護有勞封襄衛伯世襲 改內官

監為朝殿 鳳陽太監谷國珍請勅命內閣撰稿給

之國珍對御自增視總督行事四字 張獻忠衛佛

國聞遂圍重慶四日城中力不能支乃破獻忠屠之

一城老幼無孑遺者取壯男子去耳鼻斷兩臂驅至

各州縣言其兵至而不降者視此但殺王府官府卿

紳封籍以待則秋毫無犯 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

不下者舊撫陳士奇交代奏去為賊所殺 瑞王

避難在渝合門被害

已卯巡視朱國昌奏永洋地方有騎數百驅男捉女

口稱奉命打龍潭王把總不行守禦反餽之以酒
食輦數之下不宜如此 濟寧回兵朱繼宗復殺所
署副將楊朴一家而自為總兵與李元和共事 舊
順天撫楊鶴浮海至家懷遠侯荐之命預會推
庚辰禮部奉唐王殉難 趙之龍荐序班黃家轟擢
少卿

辛巳徐石麟吏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張有譽吏古侍
郎徐人龍兵右王心一刑右王與合都巡撫山東
張國維荐吳 蔣若來

卷三

十一

壬午史可法奏報揚州已安特懸慰之 何楷戶部
侍郎程世昌參都撫應天 進舊輔謝陞上柱國少
師盧世湛工部侍郎黎玉田兵部侍郎王應華光祿
卿俱充山陵使祭告先帝后榑墓 呂大器辭朝奏
謝論挑激二字勿言 通政司劉士禔奏監生陸濬
源為兄奏辨詞奉國本三案 祁彪佳請留漕米十
萬石貯鎮江

癸未諭禮部溫體仁貽毒深遠着削去謚以昭公道
清兵入德州盧世湛迎降濟王走馬元駭奔南京

謝陞亦出山入仕於清

甲申北將于永綏等渡江借住京口浙江都司賈之
奎領兵至止其地買瓜相爭而閩北兵遂焚北兵東
門外屠殺千餘人浙營官李大開傷重而斃 總兵
黃斌卿防禦京口丘磊鎮守山東

乙酉給募兵御史陳盡令守牌 北歸諸臣南下舟
次上聞監軍凌駟在州時李建泰已作清輔駟有撫
東之命于署道于連躍出示稱順治元年然駟于南
京亦發疏不絕 是日有難傳濟寧欽命固山額真

卷三

十二

石等奉攝政王令調兵馬巡視山東所至地界官民
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 又清國平西王吳
三桂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絡繹南下牌仰山
東臨德一帶仰體
大清安民德意

七月丙戌朔選郎倪嘉慶改戶科 命崇王二子偽
居台處 翰林江傳繼文烈 命選淨身男子

有北騎數人持告示至貴州一為攝政王一為平
西王吳各稱安民又有北中兵部文二角索一路清

冊惟濟寧未降東昌臨清皆服 又臨清中軍張顯

榮稱攝政王命額真石六家總兵駐德州 侍郎

王鰲永山東巡撫

丁亥起張來儀制主事陳龍正祀祭員外郎 命叙

山東擒偽功 予故總督盧象昇謚忠烈 著黃澍

星回地方料理恢復承襲 舊輔孔貞運卒 吏科

章正宸言兩月以來文吏錫鞶矣不聞缺職武臣私

聞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過矣不聞敵愾諸生捧壹矣

不聞請饟虜拒宮闕搖動山東當國大臣但紹述陋

說頌威屈體冬三天下忠義之氣臣切恥之 戶科

汝霖言四鎮拾殺封伯百姓頭頭何辜而為此輩功

名之地手令嚴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為中興名將豈

不更快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何不徹

古藩鎮法在大河以東開屯設府永置帶礪而遠處

堂奧也萬元吉云城外之屋應讓于兵誰非民業而

拱手讓乎近聞輦金求進者寔煩有徒當事諸臣亦

宜猛省前事信滌肺腸也 張鳳翔家春楊任驄與

同舟過南京頒詔官即同南行借臨清兵自衛凌駟

預戒兵丁言北朝兵無送人南往之禮到濟寧即返

時馮銓李建泰謝陞俱為 清國內院大學士

建寧知縣蔣葵自請勦王真進所造大器按臣陸清

源奏聞

戊子命四鎮各率兵由六合馳赴督輔調用皆不奉

詔

庚寅進左懋第右侍郎銓都經理河北進郎中馬紹

愉太僕少卿陳洪範太子太傅 命金聲桓駐防淮

揚 命考選科道中行許博雅知各臧休行取 知

縣楊驄自募邊士馬士兵楊驄也 祁彪佳募黃

卿總兵鎮江 清已除王鰲永總督山東河南以方

大猷為監軍署巡撫事楊汝成張維祺從陸至大猷

造牌送至濟寧登舟

辛卯視朝畢召廷臣及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議北

使遂召對面諭之 尚書顧錫時進恭擬祭告陵園

文祭告大行皇帝后文 吳三桂封爵制書敕諭鐵

券黎玉田高起潛勅命諭北京人民諭夷御書 一

一呈覽 命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往迎聖母皇太

后初馬士英言聖母寓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高傑
幕將王之綱曾招撫李際遇可遣親近內員往際遇
處密諭其具舟於河護送送徐州至是始具儀衛迎
之 蔣德璟獻中興三策 張鳳翔手書移丘岳言

兵甚迫義不可往已率義勇鄉紳離東昌南來

癸巳惠桂二王駐廣西 魯路周崇四王駐浙東

士辰劉之勃金都撫四川范鎮金都撫貴州 御史

米壽圖按四川 諭北京從逆諸臣做六等定罪

甲午發十萬未給山東撫鎮 加李際遇劉洪起總

卷二

十五

兵防禦河南

乙未定京營之制視北京杜弘域楊御蕃年文綬補

大營總兵 劉澤清荐大將馬化豹相永龍聽督輔

用 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先携三萬金備餉

丙申真定知府邱茂華自稱固守不從清順史可法

以聞

戊戌撫寧侯朱國弼以不預會推家臣跪爭非制上

諭出何會典 順出閭道雄陽攻容雲縣李際遇小

寨

己亥金都御史左懋第言臣衛以經理河北聯絡關

東為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閩東則遼東矣遼東

久為勇據北直為勇見居山東則雖設偽官遍皆土

賊臣家人來云膠州被圍至賊十餘萬則皆不向化

可知也經理寔有封疆之責以封疆守重寄之衛而

往議金繒歲幣之事名寔相乖此街之當議者也馬

紹愉昔赴講款為所折奴顏婢膝 送上參貂臺臣

陸清源糾之 具與交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

許金十萬銀百二十萬達人頌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卷三

十六

公侯伯各進幣賀上俱受之

庚子望日上生日受朝賀於武英殿 以開封府推

官陳潛夫為御史巡撫河南 改黔督為撫設川黔

雲廣總督鎮荆襄 史可法請行徵辟 賜馮國用

謚武翼丁德興武襄廖永忠武勇王弼武威耿炳文

武愬

辛丑吏尚書徐石麟到任 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

劉孔昭條陳一新政用人必勳臣商確 各部行政

必勳臣面定 皇上固治必勳臣召對 史可法

奏邱茂華所稱吳三桂師次慶都建立 大清國

順治元年旂號迫人削髮 兵科陳子龍糾莊應會

督糧狼籍

癸卯予王熹謚忠愍恭愍謚忠襄 偽順行牌至東

昌云發兵三十萬田實縣至金鄉繳 催陳洪範連

行

甲辰賜國初穎國公傳友德麗江王宋國公馮勝寧

武莊都察院劉宗周到任 恭將夏有光 報探至

臺兒庄知順兵見在平陽整兵吏原潞安鄉紳富戶

盡徙西安 賜國初章濫謚莊敏桂彥良敬裕

乙巳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官

銜詹子以為作奸不忠之戒 李賊遣偽將馬科至

四川招安保寧一路

丙午劉澤清高傑劾奏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

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 吏

科章正宸指陳銓政一事名器宜慎定策者既茂實

其餘人自請叙十倍增官輩全不供刻印宜免瓜果

之誚 職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存

拔者有徑自奏討者家臣所職幾乎一封疆宜肅文

武共寄封疆不斯誤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廢

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起廢不

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入國門乎 清國遣人

四名到沂州索糧戶冊 賜國初唐鐸敬劉崧恭何

慎恭葉居昇忠

丁未黃澍辦馬士英見誣疏云麻城考生周文江為

獻賊兵部尚書引獻賊破省有錦衣遣戍劉儵托文

江進姜姜玉杯古玩數萬金於獻即用儵為錦衣大

堂比左良玉卷三恢復斬黃倫削髮私遁尋送赤金三千

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

麻城麻城泊洶幾亂鄉紳諸臣彈押儵獻銀三千兩

助軍臣批云正苦無糧真可愧扶資媚賊者仰漢刑

收貯臣言亦隱而諷矣冀運武昌黃鼎代為解銀一

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項臣入批云軍中無婦人何

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變價濟餉臣巡

方衙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以僞私書為言試命將

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 順國偽將宋朝臣兵

王杜勝集舊職方郭缺珂微服村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遁新宋朝臣

戊申值左懋第陳洪範星馳渡淮銀幣令馬紹愉隨後發行 朱國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糧

已酉劉孔昭荐舉循良卓異內有馮大任即戶科所奏駐私狼戾者

庚戌戶尚書周堪磨久不到任特陞張有譽戶尚書大學士高弘圖以不經會推繳命得旨特用者出自

卷三

十九

朕裁益有舉清慎為人所稱馬士英借以開傳陞之律門為阮大誠地也 劉孔昭荐錢位坤言位坤曾經吳三桂收用忠寔可信長安所刻圖變為奸徒借題害人不正龔最受屈請亟收用位坤

辛亥杜文煥提督巡捕營 盡釋高墙罪宗為庶人

徐仲吉諸永明並授翰林特招二人皆挾節士故

脫黃道周於幾死者 命經筵擇吉錢謙益管紹寧陳鼎充講官 南昌宗生朱統類上書誣詆大學士

晏曰廣穢跡顯有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

等蓋馬士英欲擗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欲去可法以專任田仰為一網打盡之計阮大誠屬州授統類上之疏入高弘圖稟擬究治上坐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類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弘圖疏召可法還朝為非是弘圖抗辦士英獨默上每語必左顧田成明有指授者 蘇按周一敬請表故舉人張世偉願雲鴻學行以風世詔可

甲寅建安王朱純鍊奏姜曰廣謀逆 高弘圖姜曰廣皆引疾杜門戶科熊汝霖言內外交通神叢互借

卷三

二十

飛章告密墨勅斜封此尚可為國手士英票旨云這指朕為何如主姑罰俸三月

乙卯劉良佐劉澤清各疏奏劉宗周勸主上親征為有謀逆 澤清請褒封吳襄使三封銜威 劉孔昭

奏吳三桂父子勦忠宜加殊加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本朝而奸党欲崇之已寓賣國之意矣

八月丙辰朔上受朝畢命錦衣馮可宗遣役緝事丁巳高傑等公疏請加劉宗周以重謬謂疏自稱草莽孤臣為不臣既上以澤清稿示傑驚曰吾輩武人

乃預中朝事乎黃得功馳奏辨寔不預聞馬士英陰
尼之不得上士英仍擬旨云憲臣平日原以議論重
蓋刺之也 光祿少卿沈廷揚奉命海運十萬石餉
吳三桂道梗不可行祈止之上不許 科臣陳子龍
奏有中使四出搜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
去閱并驗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殊非法
紀又前見收選內員慮布片無籍自官者進昨聞果
有父子同聞者先朝若瑾若賢內壯而官者也

御史朱國昌有北城士民呈稱歷選宮嬪必巡司

卷三

三

州縣限名定年地方聞報今未見官示忽有棍徒哨
允打人家不拘長幼繫行抬去但云大者選侍宮帷
而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語 蘇撫祁
彪佳言鎮臣黃斌卿提一旅至京口正值亂兵肆劫
純得布置 鄭鴻遠欲以上江調換他處那借之錢
糧如何銷算拮据都置一擲矣

戊午楊鶴兵侍郎食都總督川貴湖廣廣西易應昌
協院副都御史王垣廷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 原
任昌平撫何讓自北逃歸

已未賀世壽總督倉場 朱國昌言往者賊入都城
自閭部以至庶僚有一不青衣小帽叩首賊廷者乎
至賊衆已去又思藏頭面罵言不屈潛宗覓線冀燃
死灰如梁兆陽何瑞徵等萬口唾罵矣至若劉大輦
等恥心蕩然當與周鍾輩並行正法者也

庚申吏部尚書徐石麟推舉朱大典王永吉 旨永
吉身任督師致北都淪陷朱大典雖私狼籍先帝嚴
追未結何得朦混推舉士英以隨不至故擬旨切責
尋贖至而擢用無碍 是日張獻忠圍成都

卷二

三

辛酉加戴新恩吏部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少師高
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少保 起丁魁楚兵部侍郎
僉都巡撫承衷

壬戌刑科袁彭年設廠衛緝事非治朝所宜 上責
其狂悖沽名降三級調外 命左良玉開藩武昌左
夢庚惠登相並都督倉事

癸亥諭戶兵尚書差內官催省直軍餉并內庫錢糧
因輔臣弘圖科臣羅萬象諫止今需用甚急該部再
嚴催限八月全完 諭刑部所擬從逆諸臣如領兵

獻策即在庶僚豈容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其罪豈列二等京堂科道翰林受賊僞命豈可止於一級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於流獻女獻婢豈止於徒諸臣負恩辱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禮部願錫賸以祀海行侍郎管紹寧署部事

甲子李遂加職方司銜 逮故大同知府張遼然戶侍郎党崇雅祭酒薛所蘊 張獻忠陷成都蜀王閔宮遭害撫臣龍文光暨道府皆死 王應熊開藩于遵義 沈胤培太常少卿徐一范鴻臚卿

卷二

十三

乙丑侍郎管紹寧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后梓宮訪問東宮二王消息

丙寅戶科熊維興言魏公徐宏基特荐張捷亦見勳臣勤于荐吏至末統類特奏姜曰廣污及家庭曖昧如此不駭朝廷設立言官何用 長安街遍粘虐名謗帖指謗吳姓劉宗周皆李沾所為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從儀鳳門入辰刻上迎于午門已已諭戶兵工三部太后先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

庚午劉良佐移駐壽春 馬士英荐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造船

辛未袁樞郭正中為充東西兵備道 御用監諸進朝請工料錢糧龍鳳林座及牀頂架一應器物併官殿陳設金字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何應瑞高俾皆點金無術仰祈崇儉

壬申越其傑巡撫河南其傑鄉科罷閑居金陵以馬士英妹夫起 朱之臣刑部練國事兵部劉士禎工部各侍郎文安之詹事 樊一衡總督川陝凌嗣東

卷二

十四

昌兵備 監生陸澹源備題三案疏欲舊給事許譽卿舉卿辦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翊戴皇上為正均從倫序起見耳光廟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澹源先帝久任體仁春冠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澹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於亮奸欺上也 工部高俾言臣在署辦署先祿寺開麗皿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費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廚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

餘兩今日冠勇方張索餉兵罷動以千萬計將何支
望皇上一熟籌也 予靖難忠臣方孝孺鐵鉉徐輝
祖等謚

癸酉兵科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
先復舊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升平
之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
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
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 戶科熊維典言觀目前
大勢即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為異同恩

卷三

三十五

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勲臣繼以方鎮惟筆古
之為爭真可笑也且以臣名而遂舊以疎賤而參宰
輔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厥衛之害權者樹威點者牟
利人人可為叛逆事事可作營求先帝十七年憂勤
止有厥衛一節未免結冤先帝厚待宗藩而聞冠
先勤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先帝隆重武
臣而死綏敵懷十無一二叛叛跋扈肩背相望先帝
委任舊勳而京營銳卒徒為冠藉先帝簡任內臣而
開門延敵且噪傳傳聞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誠不

知何說也

甲戌諭工部行宮湫隘亟修西宮之園刻期告成以
居皇太后 浙安撫左先先報土賊勾連逃兵義烏
東陽許都餘黨復亂 周王准于蘇州城外寄居
劉孔昭請操營額餉着常州府催解

乙亥劉澤清復捏四鎮公疏計姜曰廣劉宗周謀危
社稷 批浙撫黃鳴俊奏左先先誘殺許都不行善
政以致煽動着鳴俊即相機剿撫 太監孫象賢自
北來歸溫旨留用

卷二

三十六

丙子朱統類復許奏姜曰廣雷演祚周鑑其疏仍出
阮大鍼草馬士英擬旨逮雷演祚鑣等時演祚居憂
僞金陵鑣為大鍼最恨人有自北於孔昭者顯示棘
手於同邑大僚一時應擠而士英借是以迫弘國曰
廣之去 偽太常丞項煜逮到 內批張捷補吏部
侍郎

臣奏
臣奏

丁丑群奄肆擾收女兵科陳子龍言之命禁訛傳棍
徒毋借端詐騙 補賜開國公功臣謚柔世傑忠烈
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愍茅成武烈丁普郎武節韓

成忠壯花雲忠毅

戊寅獎鄒存義力勸聖母有勞封大興伯 贈吳三桂父襄遼國公 凌駟在臨清伴款清國馳奏亟乘機恢復遂命巡撫王變總兵丘磊連赴任山東改駟巡撫山東御史給空札一百勸功 進士王日俞褒諸生許琰琰長洲人國變聞時行哭於市自縊不死尋而自溺 諭兵科許都初降終殺激變遺殃事情着在朝浙臣寔奏

己卯贈李邦華少保廢子 高弘圖何應瑞合詞請

卷三

主

州王永吉先之

辛巳傳皇太后諭遴選中宮 王心一工部右侍郎高卓刑部左侍王榮右通政 馬兆羲禮科成惠福建道 賜故巡按湖廣劉熙祚議忠毅 通政使劉士禎引疾求去 太監盧九德請營制錢糧 史可法言臣惶 渡江豈宜調和四鎮執朝廷之設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為子孫業乎 高傑言進取關歸直搗閬嶺其甚銳臣于六月請糧今幾月矣寧有不食之卒可殺賊乎臣子遭慘國難何暇計此一官陋晉

宋之偏安者不在空言之遂有濟也 兵科 陳子

龍言東陽再亂全因縣官誅求激變

癸未姚思孝大理少卿 吏部章正宸言內批用張

捷非制 旨前解學龍荐其葉廷秀亦徑批陞何以

寂無一言 御史王孫蕃論方以智自虧臣節復撰

偽書作亂是非命進以智 劉澤清言進取之計募

數十萬兵儲數十萬之餉十餘萬之馬匹其器械須

整頓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姜曰廣劉宗周不得虎

勝為快快臣不能隨輔臣急於一渡也今虜已入臨

卷三

主

清會兵南下賊已遁雒陽攻密縣如此光景兵不至

河寇不至江不止也

甲申故輔王應熊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川湖軍務

賜養劄 申紹芳督餉侍郎王志道沈猶龍兵戶右

侍郎郭維經右都僉 福建總兵鄭芝龍南安伯

台北朱太監高起潛陸見起潛寔奉太子浮海至

南朝論諱之 蕪湖主事陳道暉奏權閹銀被賊入

署掠盡

乙酉聖母南臨加恩可法士英少傅少保 究東道

郭正中奏清兵下東省 貴撫范鎮奏蜀寇猖獗
禮科袁永年言偽史政侍郎喻上將荊州紳冷開荐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荐中不受偽檄萬策
自縊開先觸牆死 考選知推吳造等擬授科道部
屬等官

九月丙戌朔朱國弼趙之龍上太子及永定二王謚
時傳太子南來欲斷之也 馮起綸福建布政使孫
朝讓按察使翟式邦應天府丞蕭仕璋光祿少卿
命王揚基李乾德各帶罪往王應熊軍前理餉 侯

卷二

元

柳祚昌催補阮大鍼官即命添註右侍郎仍禁朝臣
不得把持沮諫 劉宗周言大鍼進退關係江左興
亡上切責之 追理桃紅壩功奪張倫優償加四仰
兵部尚書錦衣指揮世隆 禮科張布夏請停荐舉
律門 太監蘇養性請自往催金花通欠 太監李
承芳催發年例公費 下部議王先通褒卹先通非
王守仁後人冒襲降賊勸進為賊聲罪所誅
丁亥內批蔣鳴玉梁應奇補科鄭瑜秦鏞補道 諭
史可法 在河北寇在河南大兵繼渡或亦未便徐

宿之師直抵汴梁禦寇防河尚可兼顧汝寧歸德去
寇高遠大兵前行當抵何處兵由楚預餉就江淮勢
分通達朱事如急能否四應詳酌緩急以為進取

戊子高弘圖請開館修史 吏部奏姚孫槃貪酷激
變東陽命逮訊之 賜殉國諸臣謚范景文文貞倪
元路文正李邦華文忠王家彥忠端孟兆祥忠貞施
邦曜忠介凌義渠忠清吳壽瑞忠節周鳳翔文節馬
世奇文忠劉理順文申佳節節愍吳甘采忠節陳良
謨恭愍陳純德恭節許直金鍾忠節成德忠毅孟章

卷二

三

明節愍 廣西巡撫方震孺言狼兵善火器約弩以
副將朱之胤統千人入衛

己丑內旨援福建副使郭之奇為詹事 馬士英奏
補張成禮都督僉事山東河北總兵 高傑請永州
秦興節伯監稅助軍

庚寅諭通政司凡故官子孫陳乞不許封進 大理
卿鄭瑄荐舊屬兵備程珣才能適有彭歌詳爭事
懇馬士英即於疏批從重議處
辛卯上始御經筵 柳祚昌乞侍經筵 命驅逐黃

正賓

士辰高弘圖請設起居注 補廢故侍郎沈子木一子入監 責左先生濫荐多人必有弱囑着從重議處 裁各省右布政使

癸巳劉若金通政司叅議 史可法督餉萬元吉專駐揚州

甲午輔臣姜曰廣致仕回籍 諭迎聖母有勞劉孔昭等六員蔭子錦衣千戶 侍郎練國事阮大鍼見朝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 徐之垣

補御史余鵬文選主事

乙未左都劉宗周致仕 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鴻

遠駐鎮江黃蜚駐采石 鄱陽守臣朱翊辨自稱孤

臣抗賊其子嘗洪捐生命優叙

丙申戶科陸朗以例外輔內批留用尚書徐石麟言

朗昧私應劣輔交通內臣俸留非法朗即劾石麟結

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禮 淮安生員談正逢自

陳守淮功求叙不許 予故輔何如寵謚文端

丁酉王之綱為蕩寇將軍河南總兵官 淮督田仰

請餉有旨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着于劉澤清通融措辦 時澤清宅淮安極其深邃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一步迨北意大興土木日費千金田仰予之共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由也 考功郎梁羽明言昔維郎冊封者着淮優叙 許定國擒獲陳州偽官惠在公等 賜故輔孫承宗謚文忠承宗於戊年 破高陽被執不屈全家殉難者

戊戌例轉御史黃耳鼎以非河南道開送泰喬可聘

賜張瑋謚清惠董其昌謚文敏 史科熊汝霖言

獻賊已至重慶聞賊且至南都被渝不守意在順流

東下北使諸臣所使恃以為緩虜之要着也在懸弟

請兵請餉望眼尚懸王爕勅印未頒馬儒未給為籲

此何時而尚容姑待乎皇上既以阮大鍼為知兵即

當置之有用之地若但優游司馬樞輔已饒為之何

須添此

已亥何楷戶部左侍郎 御史徐養心言人自德州

來者言山東有 清國巡撫方大猷道臣張安豫牌
赴濟上宜勅王變早行鎮遏聞賊使孟長庚築江陵
城逆猷復有取荊州檄萬一順流而東潯陽蕪湖甚
單弱樞輔尚屬築舍不費以金陵為孤注耶總督死
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飾失律之罪謂何 清
國總河楊方興駐濟寧傳檄山東州縣漸次款服方
興違東貢生降清登士第一尚主厝官內院來總河
於濟寧道來國柱取江南以修漕運

辛丑內閣題補中書多人 王濬右僉都巡撫登萊

全

三

東江 年文綬總兵荊州 移黃得功駐廬州高傑
駐徐州 賜沈子木謚恭靖沈微矧謚襄敏 太監
索昇請催各鈔關稅銀 遣行人洪維翰催督錢糧
予殉難勳戚張慶臻謚忠武李國禎武鞏永固甫
愍

壬寅葉重華廣西按察使 陸朗復許家臣說謊
浙按任天成勅浙屬鄉宦金汝礪繆沅身汙偽命張
嶠然方允昌為賊親任 歸一未歸李綱徐家材俱
受偽職庶吉士曹鼎王自超吳爾璉魏學廉為賊所

留止學謙自縊 諸人猶戀身家臣詔安容 清兵
入宿遷

癸卯吏科章正宸大理丞 錄梅殷後一人為散騎
召降賊都督劉僑至京仍補錦衣 令王允成鎮
州馬進忠鎮荊州 命劉泌宣諭西蜀即留王應龍
前督畫 田仰拿解光時亨至 越其傑奏討餉銀
給楚藩朱革操空名札一百 韓贊周請大婚禮物
看光祿寺辦 予陶安詹同謚文孫炎忠王愷非許
瑗忠胡深忠

全

三

甲辰曹勛詹事程正揆右諭德 黃道周禮尚書協
詹盟謝德溥並侍郎詹事 馬士英奏張亮永城戰
功 士英請州縣重主納銀准送學道收考 劉澤
清存張鳳翔李棲鳳可預重臣之選

乙巳予諫死蔣欽謚忠烈陸震玉陽忠定何遵忠節
劉校孝毅林公輔忠恪詹亮忠憲李端臣忠毅詹誠
忠毅劉平甫忠廣周翼忠忠張英忠莊 皆正德年
元 萬燦謚忠貞周起元謚忠惠御史李應升謚忠
毅繆昌期文貞左先斗周宗建周朝瑞俱忠毅黃尊
素忠端袁化中忠愍顧大章裕愍皆天啟年忤瑞死

難忠臣從部請也

丙午萬元吉還岡寺

杜弘域提督池太

高傑為

蜀蜀南歸諸臣請從末減

賜降賊被殺內臣李鳳

翔謚恭壯子弟姪世錦衣以韓周出其門故也 諭

工部大婚應用珠玉等如數解進

丁未宗敦一張鼎延左右通政周汝璣福建左布政

加何騰蛟撫湖北

催范鎮楊鶚越其傑赴任

黃斌卿不服調遣憤懣引疾 諭督輔調來防江水

師黃蜚四萬之衆太多淮上抗防亦要酌議奏奪

卷三

三十五

奉化布衣方翊明直言政祈免終着送刑部問罪

戊申命鴻臚官宣諭高弘圖入直 楊文驄京口監

軍 田仰為淮鎮給米一百六十萬石 清將楊文

興收服土寇埽地王等

己酉懷遠侯常延齡予一子隆入監 撫寧侯朱國

弼進爵保國公 張鳳翔添設兵部右侍郎 工科

李維樞言日來道途鼎沸不擇配而過門皆云王田

西中貴強取民女以備官闈有方營楊寡婦家少女

自刎母亦投井竟不成舉動矣

工科李清言今

天下秦晉屬順無代屬清究豫已成既脫閩廣解京

庶幾徽寧力殫安撫二撫常鎮用竭乎京口 二鎮

養兵於供者僅蘇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

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營建罷儀事事增出其何

支也 左夢庚佩平賊將軍印 給越其傑餉銀十

萬兩

庚戌議恭皇帝延特廟 再賞定策功李沾加左都

御史沾因秦呂大罷當日沮難命革職逮問 諭兵

部沿江文武官悉聽大鈇恭庭 入諭姚孫槩貪橫

卷二

三十六

崇禎許都尚北搜賈賊賊事誅求崇禎大禍罪不

容誅左先力庇貪令毒流東越都革職拿問 又

旨江上水兵五萬陸兵三萬上下江水陸一萬五千

操江兵三萬尚少三萬議募補 太監韓贊周再進

淑女六名 立開例納助工事例英中書英九百兩

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

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街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各

引拔人私敬如數例出前納者重新再納時為之語

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

狗磨起千年塵竄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

口 清國山東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知縣胡遵光

胡欽光到任二人兄弟也俱魚台生員 初袁妃公

主受上刃不死尋復甦活帶傷殘疾清王遣出宮依

老中書周玄振家玄振之子遂妻公主永王久潛民

間至是自出求見妃主相抱大慟玄振懼奏之

清王使內院謝陞驗視陞執言其偽下之獄提牢主

事錢 力辨非偽有士民數人疏請收養直糾謝陞

不忠當事者謂奸民不得誣詎大臣錢及士民疏有

名者悉戮因并戮王一日謝陞坐朝房忽若有物擊

其背疾呼一倒地嘔死血而死

辛亥盧鼎鎮守武昌 太監谷國珍要知府總兵而

下悉行屠殺 馬士英假楚宗朱盛濃誣奏 黃澍

在楚凌逼宗室 內旨逮澍刑部提問 田仰報浙

州剗城宿遷烽火逼近 存問舊傳冠

癸丑起葛寅亮太常卿 諭北京舊官南來吏兵部

報名量用

甲寅給駙馬齊贊元千金 張捷條陳數事上獎之

御史黃耳鼎初奉差陝西巡按不肯不任因馬士

英見朝復班自言無路入秦已而例轉遂疏言之按

秦陳演陷臣不測今之外轉徐石麟朋謀聞害 又

奏劉宗周妄議從逆有旨宗周持論孟浪着察明

十月乙卯朔李成棟鎮徐將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

勛李世春改泗州胤昌揚州各總兵 太后從人

王庸王無党授世指揮 吏尚書徐石麟罷馬士英

欲用張捷使陸朗黃耳鼎連疏詆之遂致仕去捷因

署部事 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駐馬士英擬旨奕

封赦免罪輔贖賄係親弟正儀指騙正儀既故未完

贓六萬着於汪曙名下追入曙係徽商最富士英先

年假貸不應故恨之也

丙辰禁諸臣酌接宴會馬士英阮大鍼劉孔昭朱國

弼仍每夕釀宴為常 鄭芝龍鎮守福建羅聯芳貴

州總兵 起梁雲構添設兵部右侍郎錢元愬太僕

少卿 百戶魏棟等自言扈衛之勞各陞一級 淮

濱米上納每石加去一斗二升

丁巳鑄弘光錢 清國牌到溝寧稱攝政王發大兵

四十萬南下諭州縣預備糧草著監章總兵進濟寧駐扎

戊午應天尹穰草 咸吳昌時贓銀十之五 錦衣馮可宗捕得江陰知縣行賄於李沾者馬士英為之請詔勿問 馬士英起用蔡英琛楊維垣恐物論不容乃起一大僚荐之詞有阮大鍼皆魁壘男子語奕琛不喜颺言于朝曰我自有錄用何籍某之荐贖請我聞者鄙之

已未張孫振補四州道御史 降賊故尚書張縉彦

卷三 二十九

自言在河北收義勇誅偽官大學士王鐸保之命以原官總兵北直山西河南軍務文武委用給空札二百 清國東路兵至沂西路兵至濮

庚申大學士高弘圖四疏乞歸允之初弘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纖悉無存惟一幼子自隨欲僑常熟不果寄棲吳門僧寺幼子附讀村落館已遷之會稽清帥以書召之弘圖不啟書逃之野寺中以幼子托舊館客談連而卒 時上深拱禁中惟漁幼女飲燒酒雜伶官演戲為樂馬士英當國於劉孔昭比濁亂國

是內則韓盧張田外則張李楊阮一唱群和兼有東平與平遙制內權撫寧忻城侵擾吏事邊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日乘時利識者已知不堪旦夕矣時有聯云別阮非仙人先後幼弘光之士地牛馬皆畜類南北銷中國之冠裳

辛酉遣內官孫元德往浙直閩三處催金花段備一應年額關稅銀兩浙鹽備練商價給行引引行益隨征隨解

壬戌韓督周秦淑女齊集 劉澤清舉用文臣黃國

卷二

四十

琦 黃澍奏辦內肯朱威濃害非剝膚何至于平里叩閭 子陳仁錫謚文莊張邦紀謚文懿 清國取豐縣胡遵先入城前知縣劉楚走死

癸亥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氏為劉尚文繼妻寔生萊臣而孔昭父董臣為出婢莫氏巧雲所生既奪嫡父子相繼遂殺萊臣贈莫氏為伯夫人惡胡氏出揭并繼殺之 劉澤清殺其叔副總兵劉孔 孔和故大學士鴻訓子澤清初為其狎客及後勢甚反抑孔和役屬之一日以所作詩示孔和曰好否孔和戲曰

不作尤好洋清色變母何遭孔和以二千人渡河忽
檄召至斬之所部二千人洶洶不服令別將擊斬之
無一人存其山暴如此

甲子楚撫何騰蛟加兵部右侍郎 賜內官王承恩
謚忠愍立祠以降賊死之王之心七人附祀各廕
錦衣官 抄沒朱一馮家私

乙丑淮督田仰奏鳳陽地震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
拮据各坊義士同心戮力頗成鞏固王路去後澤清
突來盤踞散遣義士焚教者籍之部下劫郵落一空

卷一

四

於田仰日肆歡飲北兵南下有問其如何禦者澤清
曰吾為據立福王而以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吾
自擇江南一郡去耳 戶科陸朗論徐石麒貪邪即
王思任為之龍所荐何得擅竄察中

丙寅張孫振掌河南道 太監韓贊周請選淑女於

杭州 御史胡時亨言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勳
臣之口至從逆偽官借口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效
命謂文臣掣其肘今又不武臣掣文臣之肘乎 又
言黃國琦施鳳儀補用臣寔駭然黃則偽吏部掌珠

封者施則管伏時語賊不可用亡國之器自賠千金
造者此何人而尋班行乎

丁卯張捷顯授中書多人又顯監紀通判推官多人

馬士英奏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
使之體 張有譽言御用需迎請差內員各處催征

劉澤清報輔沐沛曹單開歸處處皆有清兵陳洪
洪範左茂第渡河無期王燮邱磊赴任無地徐州為
張成福所守成福送母至淮令馬化豹代須令成福
還徐化豹回淮清兵已在沂刻必令丘磊渡海先收

卷二

四

登萊宿正當南北衝合修清河廢城使馬化豹柏永
龍防守如此派定以待使臣回日和戰

戊辰總兵卜從善駐蕪湖 劉孔昭奏補標營 諭
管紹寧京城百家萬姓豈無淑女看博訪細選 諭
內官田成季國輔分路速選淑女 令崇次子慈瑜
寓温州

己巳南和伯方一元蔡為賊戮諸公十五人請卹
兵科王泰李祖述朱元臣偷生員主有愧諸勳下
部議 祖陵屢震太監谷國珍以聞 照磨張明弼

奏周鑑之險惡 何楷兼工部左侍郎 張捷言先帝末造民心兵心士子之心將吏之心無所不壞而種種因之重萌所歸使人不知有紀法以科塲為壘斷以文字為絆連貪官汙吏之所漁獵豪紳悍士之所誑逼憤師驕兵之所淫掠聚毒於民民心既去國運隨之而禍慘及先帝矣按捷疏甚得情景而立朝後一惟阿党徇毒更甚焉古人所以致慨于目睫者也

庚午職方楊文聰請宏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蔣佐

卷三 四十三

上累朝寔錄 許定國閩鎮雅州 清兵入海州

辛未命北歸庶吉士史可程督輔私寓候議 戴

英補兵科給事 張來精膳員外郎 刑科梁泰周

仲建卑污無恥命提問御史鄭泰李喬素著清能命

復官蓋仲建于賊入京時削髮潛遁不受偽尋而喬

則在彊棄城嚴逮逃匿者 諭韓贊周曰嚴訪淑女

富室宦家隱匿者隣人連坐 清兵至宿遷界民具

羊酒迎之縣民盡逃

壬申張捷陞吏部尚書彭遇凱改御史遇凱敢為大

言謂馬士英曰岳飛言大誤文臣若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惜死方養其身以有待

癸酉丁魁楚總督兩廣 諭兵部臨淮侯李祖述奉

命守門城陷君亡偷生南甯該部嚴議 管紹寧請

予行人謝于宣登墓蓋被賊追賍夾死者 劉澤清

括商船集為水營荐國瑞為監軍

甲戌史可法荐北歸諭德衛胤文兼兵科命監高傑

軍 給鄭鴻遠鎮海將軍印 予朱統類改授京官

尋補行人曰須還我總憲

卷三 四十四

乙亥命黃得功劉良佐合兵駐鳳壽 張東貞巡撫

江 勅王永吉駐徐州 戚臣李誠臣奏要與始末

丙子停冬至停祀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實填贖錢

前尚書徐石麒上言臣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

謂臣殺新甲以欺款局蓋拾馬紹愉之邪嘆以顛倒

成案謂日後賣國之地且請先款事王化貞韋廷弼

卽制而私於孫得為市城陷身逃而款敗袁崇煥

遣僧吊老慈以議款及騎薄都城先帝諒崇煥而款

再敗楊嗣昌為樞密建適內寇再以款市聞 先帝

倘違情竟得慢書而欵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
先帝因傳宗龍之言占新甲切責謝陞獨曰違果許

欵款亦可恃於是遣馬紹愉往義州達不表謝而復

得慢語先帝大恨而欵又敗自張若麒倡逃後謀國

之臣無不望欵天子親發璽書擇使者而遣之衆傳

至塞外邊臣張延寧建使建使一語不及云待老慈

命及慈至美州責諸酋使通中國將殺我使譯事者

叩頭乞哀馬紹愉匍匐逃歸未見慈面臺省惡其辱

國盡發新甲奸罪此四五月事至七月忽下新甲于

理臣誠之引失陷城寨律秋斬周延儒極力營解以

未薄城為言先帝曰慘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者

即會官處決所謂親藩皇考與焉上遽忘之手

順賊出潼關三營向歸德三營上裕州二營踞邾

縣

丁丑解學龍刑部尚書陳盟吏部右侍郎楊維垣通

政使阮大鍼奏雷演祚不忠不孝下法司嚴訊

河南勸農尚書丁啟睿罷

戊寅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御史霍達巡瀋馬士

英秦杜文煥先年戰功鄭鴻達黃蜚黃斌卿各請
戰船月餉

己卯張鳳翔復尚書管侍郎事

庚辰復以黃耳鼎為御史吏科張泰近時位署無

常挨舉疊進輩全覓穴營求不止如往之計典可翻

明歲之計以不設矣

辛巳鴻臚寺少卿高壽箕北來復任謝恩

壬午都督曹友義領黃河水師金聲桓改豫楚後勤

贈懿文子孫燧吳悼王衛慈王熙徐哀王文奎恭

愍太子文莊原懷王

癸未劉安行僉都提督浙直市船屯田劉若金提督

閩廣屯船兼珠池海防諭吏部郝明徵原非行賄

准復原官

甲申張作楫提督四夷館張孫振追勅吳銓鄭三

俊劉宗周祁彪佳

十一月乙酉朔于李邦華王章蔭錦衣世官于許

士柔蔡葵士柔常熟人于文震孟倪元璐同年友善
正誼相助溫體仁惡之阻其入閣摘其舊撰高攀龍

諸語降調之朝論共憤至是吏禮為請命照四品例全給。周藩安鄉王居無錫太子潛居興教寺寓起潛私聞於馬士英遣人殺之反至而太子已先一日渡江南遁矣

丙戌起蔡奕琛吏部左侍郎御史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以含沙之口激之連去亦思常人所不忍道者濫于君父之前其視皇上何如主乎臺省中微有規諷則以為比党相戒結古真所謂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卷二

四十七

丁亥御史王化澄按廣東胡時忠視南京屯田予故翰林沈懋學謚文節焦竑謚文端

戊子西宮舊園落成賜名慈禧殿桂王堯謚曰端

看侯勛黃澍回籍總兵丘磊報青州之變磊于

白沙奈海裝家倉行李于船將下海北發

己丑陳潛夫私自回籍看撫按察之太監谷國珍

奏鳳陽火災丁啟睿丁魁楚合奏有偽侍郎金之

俊保舉二人偽撫遣人持徵文至為劉良佐所獲二

丁合詞特罪御史何綸按淮

庚寅越其傑赴任河南有旨樹之行人莊則敬自

言曾事福恭王命與考選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命開屯海中玉環等山太監韓贊周請西洋大

砲邱磊帶有餘騎至安東栢永馥王遵垣召磊進

署持兵擒之

辛卯伯常應復荐定國寔心恢復着鑄印給之許

諸生納貢

壬辰吉貞王子慈燿嗣封總兵馬進忠鎮荊州

卷三

四十八

寓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予王在晉祭葬

癸巳設起居注官六員輪珥筆以記寔事史可法

為弟可程之過求恕駙馬齊贊元稱頌劉孔昭翼

戴功深賞不足酌着史禮部再議王驥為大僕卿

居遼王於海寧

甲午改大僕寺署于南都居祁陽王於邵武朱

盛農以能論黃澍特授推官左良玉奏承德將士

絕糧餓死陸朗言徐石麒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

以迂腐托於正必有真才真品如玉驥鄭瑜畧以節

錢當無多議

是夜清兵破海州將獄囚盡放天明

回兵加口

沂州清將兵馬八萬分路南下一向宋

陽一向邳州

一向宿遷又牌行刻縣催辦料

丙申琉球世子入貢告襲

限中宮禮冠三萬金常

冠一萬金

下部指辦

予吳阿衡諡忠毅

命鄭鴻逵節制京口至海門

史可法上言三月以

來一兵未出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悉染

腥羶近見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是和斷難

成也我即卧薪嘗胆枕戈待旦尚恐無救于事今觀

廟堂之作用殊未盡然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

可保也不急之公役可已之煩費朝夕之宴飲左右

之獻宜一切罷絕即事開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

不滅膚一日不靖即有宮室金玉豈寧享皇上念

刻振舉朝之精神庶乎天意可回耳

丁酉會都郭維經哀懇辭職內旨責其欺部

天撫祁彪佳罷

應

戊戌大理卿郭理罷

獎高起潛青來歸忠義可嘉

也

己亥起朱維祚小詹事

趙之龍黔兵萬里荷戈三

月缺餉工切責戶部

劉澤清奏請將夏成祖發兵

海寧楊方輿在宿遷集錢匠打鑄條為扎筏之用臣

今議分防河三里一堡百步一圓空處築牆挑濠灌

水勒令有司興工王變田仰王永吉自安東至徐蕭

礪屬督輔開歸屬越其傑冬中報竣侯左茂第回日

另圖也又請安流寓青衿以便科舉工部李為

降賊被殺諸臣彭瑄顧宏李達申請卹

庚子陞李永茂巡撫南輔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

倭將軍印

屈動補吏科給事中

五十

戶科羅萬象以

回奏掩飾罰俸一年

辛丑追論江右功解學龍世錦衣千戶奉先殿上

梁沈廷揚加元祿少御宋吉李猶龍太僕少卿

周藩臨汝王寓武進孫維城襲懷寧侯補鐵券

子故舉人歸子慕張世偉顧雲鴻翰林待詔

壬寅陳潛夫奏張縉彦凌駟南渡看即安棹河南不

必入覲兵請生某免兵道某指宋父死事督孝來

謂手發宋與揭而悔曰不表恭榮德

真死而附會此吾愧李來言矣

癸卯兵科戴英自辨被誣情由

甲辰官勳禮部侍郎管翰林院沈廷嘉劉同升陳之

遠劉正宗各轉坊方 贈故山東巡按宋 大理寺

卿 西郭王寓寧國 諭蘇撫大豐山屯田 吏科

張言臣卿來者言賊久踞平陽入止過半 田仰言

清將已駢沂莒二州哨馬至榆沐遼人趙福星為宿

遭通統兵五千鎮守 吏科抄泰安遠戍柳祚昌所

荐程士遠富賈倉豐非可於舉貢同列

乙巳魯王移居台州 王爰為邱磊引罪 成宗室

換授

丙午劉洪起加總兵銜 李沾請分墨員從逆真枉

翰林生員盧上七政曆

丁未長至節上受朝賀 馬士英言加九江守道賦

錄太僕少卿命調臨安土官沙定州兵馬一萬從建

昌入川此從天而下也允之 張鳳翔兵部尚書巡

撫蘇松四府廬若騰巡撫鳳陽 申紹芳言江北需

餉急命戶部于附近州縣措二十萬付之

戊申劉孔昭以定策功進封侯爵不受 特旨獎之

獎阮大鍼役民修築敵臺 諭吏部王孫蕃與李沾

定策同事者有勞一體優卹叙 諭兵部職方監紀

倖濫俱不准 諭禮部求恩濫予可厭宗室呼籲難

范宜慎辨之

己酉馬士英請權酒助餉下部行之 黃斌卿改駐

安慶 命許定國鎮守開封與王之綱合剿 御史

沈宸荃劾張縉彦王永吉何謙丘祖德黃希憲曾化

龍命縉彦王永吉勿問何謙等法司提之 高傑請藉

沒周廷儒財產 諭不忍行

庚戌總兵黃昇請牛種興屯 楊文愷請金山園山

建城

辛亥劉澤清荐時敏海外興屯 命蘇京駐廟灣防

海 令王永吉議塞汴口 吳希哲補工科曾國補

山東道 王國賓光祿卿

壬子予守恒奏嬰諡文節

癸丑命馬士英大閱 上不豫幾殆輔臣入候群奄

竊竊有所指畫良久乃退時上好崇飲好內權在群

奄田成為最大臣皆因之國龍政以賄成時語曰金

刀莫試割長弓早上絃求田方得祿買馬即為官
甲寅起公翰太僕卿馬鳴廷湖廣奏議 汀州分

守夏尚綱進萬金助餉 旨以通臣而捐萬金操守
可知況汀寇猖獗貽禍地方者革職提問

十二月乙卯朔加練國事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
保 御史沈向巡按湖廣 清國萬騎下河南 荆

王寓九江

丙辰琉球臣金應元入朝

丁巳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劉嵩二將聯絡張縉彦分

布河北王濬移駐淮上

卷三

五十二

命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邵宿 馬士英奏
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先客議效忠二劉進
侯爵文先加京銜 澤清請禁巡按訪奸惡

戊午錄國初功臣馮國用馮勝各世襲指揮

己未加劉承構右都督 馬士英保莽胡國員等志

加總兵銜 春坊韓四維自言未經賊辱棄家南奔

命復官四維寔願輸銀二萬求賊司業而賊降為修
撰者

庚申凌駟交納偽憑偽契 陳潛夫報順賊來窺河
南

辛酉凌駟寔授御史

命何騰蛟以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雲貴廣西台楊鶴

回部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高允

茲補御史 阮大鍼編集湖民船為保甲

壬戌高傑荐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

同升趙士春章正宸眾正吳桂鄭三俊為萬世瞻仰

金先宸熊開元姜球無愧柱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

經濟

卷三

五十四

癸亥吳國華右諭德 定勇衛營萬五千人 刑部

奏故偏沅撫陳睿謨失守封疆罪助三萬金以收贖

諭太監高起潛閭臣已在河上爾駐浦口無事便

于提調有事相機應援

甲子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州升課 許桂王紀王

氏扶王樞回衛

乙丑齊藩宗長知城等請換授官不許 光時亨辨
罪不允

丙寅史可法請發鉛彈三萬斤生鉄十二萬斤銅甲
葉五伯副命給之 又荐舉人韓詩等 吏科張泰
督撫所荐司道推知貢監生員巧詐畢現無非騙官
有旨命嚴覆叅處

丁卯馬士英奏沽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 以定策
功加張文元太常少卿又以尹伸願先祖添註少卿
戶科吳糾亂政監司一為陳之伸以充東少叅聞營
潛逃革職逮問捏稱部覆朦朧會憲一為夏萬亨中
書破案題補勅農知縣加副使銜查地南奔遂營齋

卷三

五五

詔之役稱副使又借題迎謁陞江西布政以邑令丰
載而登岳牧一為郭正中以舉人罪枷責戍贖遂知
州避兵不赴借名修厝入京奏旨驅逐今又借危強
蹤得會憲由此而推則從賊投用之黃國琦應得盡
錦矣

戊辰李希沅添設兵部右侍郎 高斗樞巡撫湖廣
樊阮大鍼業鴨磯堡之勞 監軍宋劼請採礦銅陵
已巳左都督陳洪範南還上言初禮部荐臣以臣與
吳三桂同里戚誼意清之破賊必三桂為政其事殊

不然九月十六日臣至德州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
令有來使不必敬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夫曰朝見
則目無天使矣閣臣主議以抗節為不辱命但知吳
三桂借兵于清未知清勢之狡倖也錦衣路養性為
津撫遣兵相迎二十九日至河西務贊畫言費臣
名帖送內院回言馮銓謝陞等詞色俱薄却帖不收
十月十二日奉御書入正陽門 臣隨宿鴻臚寺聞
防甚嚴水火不通飢寒殊苦十四日內院剛令榜什
十餘人來服佩刀直登寺堂据上坐指地下粘令臣

卷三

五十六

等生大聲責臣等江南不應便立天子且曰母多言
我將不日下江南十五日剛令來收銀將十萬兩一
一兌訖蟒段餘幣尚在後也私計吳三桂不出受書
則萬全可以無予諸 踴躍搶散明日遣兵押行臣
等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皆不許朗詞偽檄大都
倖詞

二十七日促行防守益嚴十一月朔至津後運段絹
悉押去疑養性有私于臣削職逮問四日過滄州有
官來追執左茂第四京不容叙別十六日過濟寧清

兵乃還 二十一日到徐州渡河洪範入見言清必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 通政使楊維垣言三朝要典為虎人所燬命禮部購付史館 庚午丁啟睿加太子太保丁魁楚進兵部尚書 辛未錦衣馮可宗獲妖僧大悲僧故齊藩宗人狂言受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寔先帝未嘗駕指斥上云云命下鎮撫司

壬申命王永吉防河北張鰲彥防河南分許定國王之網信地 進馬士英少師 士英疏言雖窺渡甚

卷三

五

急然賊勢尚張豈無後慮自昔強弱何常赤壁三萬肥水八千況我全盛乎痛飲黃龍顧諸鎮勵之也

義陽王居太倉 尚書王道周太常卿葛寅亮尚寶元邵之麟見朝

癸酉陳燕翼吏科古錢增兵科左 舊閣臣錢士升

加太子太保蔭孫燾中書舍人 四川僉事張一甲

言川事決裂之甚東則張賊直冲夔門由忠萬而上勢如破竹北則李賊漸逼閬中廣元昭化以南久樹降旂通巴一帶日為猛黃土賊西掠 六月二十一

日張賊陷重慶瑞王遇害舊撫陳士奇拷死將弁俱殲兵民砍去一手萬計 八月初五日張圍省城初九大砲崩城官兵各潰士民慘死擁尸塞流蜀王撫按總鎮三司俱無下落而李賊又于七月招安保寧士民投順川非無兵胆氣已為搖黃折盡自涪渝繼陷各兵砍手放歸見者寒心 諭都督牟文綬鼓銳先赴施州

甲戌川督王應熊上言重慶成都二府凡民敲骨吸髓所殆七十八萬悉為賊有各將如羅子 侯天

卷二

五

錫曾英王祥餘勇可賣在所用之 授偽命李達申贈太僕少卿 命史可法會兵援邳州

乙亥劉澤清荐受偽時敏仍以兵科開屯大瞿山解學龍請寬賑節倫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光

觀亮崇雅熊文舉等二十八人應侯三年定奪 部議詔封于謙臨安伯遣太僕主簿陳濟生致祭

丙子張捷抄出楊維垣所題言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荐之獨臣不肯附和己已 變有一非煥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阮大鍼及臣皆以不

附楊左而入乞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揚光岳駿登雪之而恤之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陞郭如關李寓庸陳以瑞曹谷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脩發情此案者亦宜恤之用之禁書坊不許行五陵注畧

楊士聰曰吾陵注畧者許重熙所撰也持論頗異如葉福清之謚忠似謬方德清之謚正似醜朝論諱之至言劉伯溫非渡江勳舊襲封出鄉人之推

卷三

卷九

戴前人已有言之劉孔昭一見大怒適溫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閭孔昭遂以倪銅妻事於許並股作疏意重在許聞大獄上不允親票旨放歸許之書播行

丁丑命雪舊順天撫陳祖苞失城之罪解學龍上從逆六等業一等應礮宋企郊等二等長係秋決先時亨等三等應絞贖陳名夏等四等戍贖王孫蕙等五等徒贖宋學顯等六等潘同春等存疑另議翁元益等

允建文諸臣議方孝儒王文舞秦黃子澄張萬虞原
烈鎮忠義王執英文忠貞黃觀文良象散殊周傑志
釋祖俱忠義王執英文忠貞黃觀文良象散殊周傑志
劉烈羊大方萬相陳希賢俞達王良家升文郭景徐
曹鳳麟高魏俱忠義戴德義魏忠義忠義忠義忠義
韓忠義郭理忠義陳性善忠義郭誠忠義忠義忠義
忠劉果劉貞忠劉郭尼七十一人俞道淵得國公贊
龍平陽伯俱忠義謝青山海伯莊得分水伯俱
勇慈馬宣金批伯俱忠義謝青山海伯莊得分水伯俱
戊寅上居興寧宮忽然不怡韓贊周吉新宮宜權
上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或思皇
考乃作此想耶張縉彥分諸將防河寧陵以東至
歸龜王之網寧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符以西
至汜水屬劉洪起河離委李際遇高傑北征發徐
州管絃宰言東宮確然遇害命于明年二月為
東宮制服
己卯念鄖陽孤危固守徐起元兵部侍郎高斗樞副
都御史朱翊辦京堂缺用庚庶人章健求復王爵
不許允居廣西之平樂
庚辰命婦入賀復姚思仁王永光原官倪嘉慶
刑科右
辛巳高傑至歸德貽許定國千金幣百足駙馬齊

贊元寧宗人

壬午瞿式耜巡撫廣西馬乾巡撫四川 搜取寧波
漁課七千兩

登末馬士英追理擒獲巨盜程繼孔功加高傑太子
少傅史可法太傅 布衣何光顯上書乞誅馬士英
劉孔昭 詔戮于市籍家

甲申賈登聯四川總兵 太監孫象賢孫珍世錦衣
僉事 史科抄參逆案陳爾翊頌璫有內外諸臣心
厭臣之心語聶慎行欠卦史議內計處分楊兆升亦
係察處之人近皆薦起抄出議之

卷一

卷一



明李甲乙彙編卷之三

正月初一日

乙酉弘光元年正月乙酉朔上御殿

五月三十日

壬辰夜立春流星入紫宮

丁元

楊

科馮志京張茂樞袁弘勳周昌晉補御史余魁為稽

勛員外郎 史可法奏荐賢查劉湘客又奏擇將守

邳 馬士英奏撰張捷盧九德勅 入奏除雜官九

十五員 兵侍阮大城報沿江築堡上嘉之 又請

黃蜚杜弘域聯絡水路

劉澤清添水兵 禁四六騷麗文

卷三

制丹陽陸路視良鄉例給郵符

癸巳大雷電電 史可法上言陳潛夫所報清豫王

自益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年尚在覃懷欲往潼關

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東刻日可至據此李際遇附

清確矣况攻邳之勇未返濟寧豈一刻忘塗淫哉請

命高傑提兵二萬于張縉彦直抵開離據虎牢劉良

佐貼防邳宿入言御史陳蓋往調黔兵五千人奉裁

者然乞催之早到上從之命給銳三千枚 又奏請

兵渡洛陽河南撫按俱避于類壽沈邱 監軍衛倫

文泰已冒雪抵徐 史侍郎陳盟奏川事潰裂 貴

撫李若星奏川賊勢甚猖獗 賴撫李永茂奏寇復

汀州 鍾斗添註太常少卿 郭如闡方士亮補戶

刑科 進麗江土知府木增太僕卿 命訊妖僧大

悲僧係齊庶宗妄言先帝命復王位者 總兵劉洪

起擊賊于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總兵許定國約高

傑會于睢州 馬士英請錄陸獻明撫黔功予廕子

入監 御史沈請舉郊祀命侯之 督餉侍郎申紹

芳言兩淮運司解銀萬兩渡江為都督鄭彩截留詔

卷三

諭彩勿擅

甲午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鄒之麟為應天

府丞 四川參議耿廷錄改遵義監軍 韓四維逃

歸托言前使岷府不污賊塵上謂遣封在四月中旬

未及受事何得欺飾姑着調用 工科錢奏科場大

開賄賂何瑞徵項煜公然市價 命御史凌嗣巡撫

河南給事吏部空扎三十張兵部空扎一百張以待

義南歸者 戶尚書張有譽言江北各藩新舊兵餉

之額有定今所增萬不能支令督撫察議 工部請

裁御前料價以供楚餉上不許 侍郎何楷定各鎮鼓鑄 中書林泰雷鳴春首天心示敬 太監高起潛言邊將不宜內轉入請銀市馬命給太僕奇銀五萬兩

乙未馬士英奏楊御著五載戰功着進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 制廉生納通判

晉衆臣迎駕之勞補指揮千戶等官 命各府推官稽察官役冒破工料 允刑科鍾言凡監紀等官猾棍白丁借題幕府騙錢者悉行驅逐

丙申高允滋補御史 都督李際遇謝賓命再加四

表裏 要撫黃王莽廢籍官李喬等 御史游有倫

極言朝臣鎮將背公植党 史可法言北使之旋和

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 矣

唐宋門戶之禍于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

心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

之計孰有甚于賊我君父覆我邦家者此不之仇而

修睚眦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于廟堂也先帝

之待諸臣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諸鎮

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自尋干戈于心忍乎和不咸惟有戰 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世哲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院部劇分請馬士英飲酒 刑尚書解學龍奏從逆六案以登極初停刑

上傳天財庫召內監五十二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抬出 高傑赴許定國飲是夜伏

兵入竄殺高傑總督逃監軍李昇走死定國以其衆降清

丁酉戶科陸清嚴學田輸國從之 河南副將郭寬

縛長葛縣偽令來獻

戊戌葉廷秀添註光祿少卿 戶部尚書張有譽言

舊制錢糧必解部派發于外宜看為令從之 禁宗

室入京 太監高起潛請佃丹陽練湖歲可得五萬

金從之 又奏浦口增建墩臺看工部估價鳩工太

監韓贊周告還獎其定策大功不允辭 史可法七

請接濟時募客馳金四出以召集為名不問所去而
可法身自儉若軍需乏人皆惜之 田仰秦毅勞
將領 太監孫郭奏益臣李挺欠銀二十六萬兩不
許其報竣 夜亥末月食

已亥劉澤清報年終措餉給兵溫旨獎其忠義又允
行間事不中制 蔡秋卿為廣東海北道

言臘月清屯武涉孟縣拘船一百五十艘將渡河順
賊副將夜掠去百三十艘清即治浮橋南渡順亦治
浮橋北渡兩相抗拒又景澤縣郭村子十一日午刻

卷三

五

忽現大城堞門畢具歷二時方隱天官家謂廣莫之
氣成城郭今河蒞無烟故也

楊振宗奏餉兵缺餉

庚子錢增為刑科

松江知府陳亨為四府兵道

張有譽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辛丑吏部右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直

士寅左良玉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設

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侯萬斗樞到任

方行移鎮

癸卯劉孔昭請革內地監紀并澄汰武弁 又言未

嘗到王孫蕃榻前商量定策孫蕃前奏欺罔大為無

恥劉憲章聞變遁逃自當于余日新同議 貢生韓

詩予職方主事 工科李清辨其祖恩誠誤入魏瑞

逆業命下部議 申紹芳為祖時行陳當年回護宮

闈曲情有旨樹勉 史可法弟可程自北廷南奔清

殺其子弟親戚數人 殿宇鼎新推恩輔臣馬士英

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劉士禎

卷三

六

科道李維樾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燦秦祖襄各

賜金帛內官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高忠張執中

田成玉肇基高起潛孫象賢車天祥詹尚谷國珍何

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孫珍諸進朝銀幣外各蔭

子錦衣指揮李國輔錦衣千戶 真人張應入京入

朝

甲辰內監進宮演戲 馬思理添註左通政張時暢

尚寶司丞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弘起李際遇

二人俱無從見過張縉彥至睢陽而回 編修吳

孔嘉言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寔刪去
崔呈秀附和

乙巳馬士英參陳陽知縣李思謨不令童生納銀應
試特降五級 廢故山東巡撫陳應元子入監 卽

中趙明鐸爲雲南提學黎永慶爲貴州提學 朱國

弼言法司賣法不公上命尚書解學龍革職 御史

張孫振言從逆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操此三

尺推委半年人人出脫比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

棄賊而來解學龍恣意侮文乞勅公鞠 總督袁繼

威言要典不必重陳有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

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 賜侍

郎阮大鍼蟬服 雪推官周之夢之罪 諭吏部郎

之麟清修自守着起用 諭刑部朱一鴻身爲大臣

多職厚亡致 追比大喪緇紳之體其入官七萬外

田宅所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察明

丙午迎神祖御容于宮 起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

都事 葛寅亮爲大理卿 戴英左爲兵科 廢故

輔丁紹軾子入監 吏侍郎陳盟辭任 太平推官

胡爾渥辨罪有旨壬午南闈閱節監行緝紳子弟幾
于半榜公論涕騰何止周正議一人爾渥已經薄處
姑不完

丁未劉孔昭請汰多官 劉澤清言清攻邳州推官

沈冷堅守十四日乃退 尚寶丞耿章光辨父如祀

勒王之禍上念其首倡可憫下部察議 楊維垣言

張差瘋顛強生爲刺客者王之策也李可灼紅丸謂

之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

楊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圖快驅除異已其于君父

爲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不容緩也

戊申吏可法上疏求遺言衛脩文揭爲一事權謂臣

贅廬應去欲召臣使還臣討賊未效妄冀還朝臣雖

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變腐蘭命之隆千難萬苦

臣惟自甘上闕勉之 又言春秋卽位初年必稱元

年明人君之用也敬天法祖任賢使能卽用愛人勤

政講學惟皇上力行無數將因元年以至億萬年矣

安遠侯柳祚昌廢子入監 尚書黃道周侍郎梁雲

構到任 兵科王之晉奏南陽爲賊所踞家鄉南歸

鄭彩請全撥蘇州閩稅作軍中用費上許其半唐
良懿為徽寧道龐承寵為湖廣布政使給都督林

翹詰命翹江浦人善星街馬士英在戌日卜其大用

士英荐授中書半載遂躡一品武銜蟒趨事

已酉御史黃耳鼎兼巡上下江上林監丞賀儒修

論貪竈陰訐詔不問議修徐州城

庚戌贈張守道工部尚書廢于入監劉應賓為太

常王夢錫為浙江按察使文士昂為河南布政所

城伯趙之龍言章服違制上是之令武臣自公侯伯

而下非賜肩輿並遵制騎馬坐蟒斗牛非奉賜麟麒

白澤非勳不許借用御史劉光斗請鑒別大臣

詔袁顏庸鈍者自行引退

辛亥戌政張國維給假歸李希沅代署前恭政陳

竟言書任待詔侍福恭王有舊勞下部寢之先貴陽

楊師孔子陳同侍竟得贈禮部侍郎蓋士英之密戚

也士子蔭徐大綬子入監吳布哲為工科贈邱

禾嘉副都御史馮任右都御史各蔭子入監軍兵科

衛胤文進兵部右侍郎總督高營兵餉

自高傑死所部疑懼胤文故傑鄉人朝議用以羈縻
之

少詹事吳偉業准假

三月甲寅朔工科李清請修先帝寢錄并易廟號及

定東宮二王謚責成嘉紹二府遠選淑女自太監

田成入浙民間嫁娶幾盡久未有人故有是命戶

部尚書張有譽言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蠹役益

衆京城槽坊不過百餘既委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

衙門豈成事體詔戒之賀世壽辯賀王盛從賊事

情下部李沾奏辯心違命確定前案

乙卯李喬為祖思誠辦雪逆業命復禮部尚書贈

鄧達蘭太僕卿總督王永吉繼勅初永吉鎮薊遼

值變同吳三桂議約南下迨三桂降清永吉踉蹌而

南遷延日久遂繼前轍周府遂平王紹焜請徙河

南招集不許汰世爵衛時東川侯勳衛胡家奴

作橫兵部言東川久已革襲又咸曉向無勳衛草創

冒濫命請釐之覈北京錦衣衛官南奔寔跡不許

輕題廢杜錡太倉衛百戶袁繼成報鄭鎮重圍

刑科梁奏全蜀已無完土

丙辰大學士蔡奕琛入直 王冀吉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 劉應賓太常卿李清添註大理丞徐復陽御

史 甘惟榮刑大忠雲南廣東各按察使譚振舉蘇

松糧儲道田有年貴州駙傳道 各輸納富人授翰

林待詔等官 嚴究司庫侵欺 謚桂王曰端 高

起潛請開納銀贖罪之例上以納銀免死則富戶墨

吏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贖下部議

丁巳太監王肇基條議京城緝捕方畧 錢繼登周

瑞豹各添註光祿尚書少卿 陸懷玉福建按察使

楊維垣請卹三葉被罪諸臣 胡世宗自稱越公八

世孫求附勛衛

戊午史可法請優恤高傑 陸故輔朱國祚子入監

貽雪瑞業編修兵孔嘉 贈許士柔詹事兼侍講學

士蔭子入監 朱統類計御史周燦命勿究

工科吳荐起被察官李永昌周之夔 安廬撫程泰

獲假弁王夢旭自稱藩府都司搶掠民商辱及閩吏

又有銅陵縣盜大船牌額上寫天子一家

己未阮大鍼陞兵部尚書佐部高倬刑部尚書吏部

陳盟政左侍郎王志道右侍郎 吳本泰添註尚寶

丞閔守歲廣西左布政使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

山開採命馳駙去 調浙江巡按彭遇颺于淮揚以

淮陽按何綸移浙遇颺奏未進士避亂南渡首附馬

士英誕說盡涌授職方主事改御史身任募兵十萬

或問餉安在曰搜括可辦也總抵任即移家入杭縱

奴強掠市錢撫臣張東甫以閩士英以遇颺邊才調

用

庚申贈馮垣登太僕少卿鄒逢吉太僕丞 李長春

添註太僕少卿 太監孫元德覈報蘇州七年餉六

十四萬兩金花銀七萬兩

辛未朱國弼請核勳臣世系無容倖襲命飭之天啟

崇禎之際冒襲最多惟有力者得之如王光通以王

守仁異母弟之後劉孔昭之父蓋臣係劉高忠出婢

外生之子竟自奪嫡莫之敢問 顧元鏡為廣東嶺

西道孫時偉浙江駙傳 遣戶科倪嘉慶中書胡承

善掣鹽于瓜議加鹽課每引五分

壬戌杭州機匠疏稱舊撫潘汝補遺澤難忘辦其建
逆祠係前任事上以會稿甚明不允蓋汝積事久有
言其墮誤者

癸亥馬士英以京師水陸各營糧採令造小印號色
分別高起偕奏分沉築臺事宜點用雲南貴州
試官徐復儀林志達等

甲子禮部管紹寧請議皇太子曰缺聰永王曰悼定
曰哀時定王已沉于海皇太子方適紹興上密令內
使台之紹寧先定謚以示絕也兵科戴英倫陳洪

卷三

十三

乾所請叙錄從行員役有何勞效濫予非宜上是之
太常卿張元始請虔祀社稷陸康稷改文選郎中
加沈廷揚參議宮繼閣會燁廣東江西副使葉
紹融太僕卿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
錢源徐方來莊則敬為給事王錫宸劉勳夏繼虞
郝錦王大掇畢士臣張兆熊王養郭貞一為御史
乙丑上始御經筵阮大鍼請江上築堡助工命張
亮程世昌嚴督州縣經營中書陳應自陳擁護有
勞願考選不許故巡撫蔡懋德之子為父求卹內

批懋德縱賊渡河一死何贖不允高傑妻刑氏求

卹允之所部將士仍聽刑氏子高元爵統屬初米脂
李自成清湖高傑同謀自成掠刑氏壘之屬傑護內

營因私刑氏竊之而奔降于總督孫傳庭為其先鋒
遂登列將當傑作賊時曾封許定國村殺其一家惟

定國逃免後定國同為列將秘而不言陽于傑好許
以睢州讓之傑信不疑遂赴其宴竟日定國覆甲于

寢殺傑剗腸以祭其先戶部言兵餉日增有旨
合將新兵十八萬一切舊兵應併銷入數內都督

卷三

十四

楊振宗請裁冗糜之餉以供屯儲太監高起潛請
餉着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孫元德催解軍前

丙寅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連三州皆為
土賊所据撫按匿不以聞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罷

論祭兵部尚書張希武
丁卯史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深為之旨興平有

子朕豈忍以兵馬泥地遞受他人前着伊妻統轄衛
備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黃得功嘗于高傑爭揚

州而閩至是欲向揚州紓念馬士英奏之上論大臣

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
汎東顧 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守臣節不
得任意 史可法言當日建置四藩恢復難期而

軍需最乏在淮揚有稅可權而廬鳳則否得功良佐
有偏若之嗟 臣每歲餉銀有本折六十萬數內五
萬養徐州兵一萬五千養泗州兵間有犒賞議將淮
揚兩關歲徵臣于得功良佐三股均分 此時北道
不通每季不過五千若能守住江北則稅歸 朝廷
否則地且難存何從權稅 諭都督年文綬久住江

奏三 十五

上大肆騷擾戶部所欠之餉何不速發生視流毒即
微監抵補催兵起行 御史鄭瑜勅前總督朱大典
侵贖百萬上謂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可枵腹
歲餉幾何不必妄許 命袁力在京諸臣俱看令自
陳 御史張孫振勅在告高書顧錫畴險邪有玷秩
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而謚文震孟也命錫畴致仕震
孟體仁確議 賜罪誅內官劉元斌王裕民祭葬蔭
子錦衣指揮 舊府尉役各受百戶 姚思孝沈積
培大理左右少卿 廕方孝儒裔孫五經博士

戊辰史可法奏擒巨賊程繼孔 又奏左懋弟抗節
清廷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合奏高傑從無寸功
駭橫淫殺上天默除大患史可法欲其子承襲又欲
李本深為提督是何肺腑倘誤聽之臣等實不能相
安矣 常沈嗣上饒王

己已諭部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
民獻媚執仇之事宗藩勳戚武臣須敬禮士夫子地
方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非法固利 屬官賀
儒修詰奏部堂 貪穢實跡詔勿問 復李嗣

奏三 十六

京御史

丁允元吳志儒禮刑科

庚午諭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諭黃得功等各回信地
何必于寡婦孤兒爭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銜循
文科理 諭吏部會吏民困全由撫按婪賄林贊李
仲熊互訐事情延閣已久虛寔應于立剖何必復行
外勘以滋延却 予罪譴尚書劉榮嗣昭雪
予逆黨徐景濂卹典 于蘇松殉節王鍾彥宋文顯
施溥祭葬 太常卿張元始請改皇考諡號 張縉

彥報清獻于陝州 許定國東還劉家城

辛未馬士英請免朱一馮籍產 逆業楊國維起用
補通政使 獎盧九德營糧就緒 陳洪範報育子

正月初六發兵往清口又調登州津船沿海巡邏平
度州高山有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清兵往剿不服

清號許王者兵數萬屯青州 張縉序奏狀白二賊
流蔓汝固間臣委李鼎招安鎮臣王之綱以爭地之

故激陷主帥乃閉門自守縱兵劫殺臣以為之綱宜
坐鎮內地安享溫飽蕪湖卜從善恩威久著河北有

飛將之號調使恢復則督按有臂指之便 兵科戴
英勛奏陳洪範使清無功 正使左懋弟身陷異域

下役群聚竊笑晉爵使奴閭之所聞然者也
壬午蔡美琛進尚書文淵閣 起朱大典吳光義易

應昌戶兵工部各左侍郎陳宏謐大僕少卿 錢謙
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允 鑾劉廷元保全慈孝有

功特予優卹 王驥驚聞滇信辭任不許
癸酉令劉良佐駐歸德 馬士英請稅中書唐允甲

李維樾為兵科 保國公朱國弼勸舊撫路振飛

賊信日逼先縱獄囚天潢游士兵拒河上皇上扁舟

不納入城且云鳳陽有天子氣偽官武懷傑進學門
代為寅緣乞賜法司逮治章下部院 存問大學士

錢士升 兵侍郎練國事罷 欽天
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甚赤 上問是何分野何

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 張亮請立鹽稅局于皖城
不允

甲戌先帝謚號改用毅宗烈皇帝 王鐸王愬告歸
乙亥御史表追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因摘吳甦鄭

三俊并言管紹寧不急搜要典袁繼威公然怙逆宜
並行究治詔勿問 左良玉奏治亂大關有旨此係

朕家事不必疑揣 論阮大鍼江上奸人出沒亂兵
縱橫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備 太監孫元德搜

覈常州府欠金花銀九萬五千積欠餉銀三十三萬
命勒限嚴征

丙子蘇松按周元泰言川竭可虞劉家河係七郡利
害急宜開濬 又奏楊枝起宋學顯楊汝成宋之繩

曹谷朱積翁元益既受偽官豈容倖漏命法司提問

衛清文奏柳城土寨金高自土城集勇壯不受偽官
乞授以副總兵職 命禮部廣選淑女 葛舍警考
功郎中武清指勳主事陳瑞大理寺副 何楷選
錢式命以六斤四兩為準

丁丑張承志襲安惠伯 東方煒添註太僕少卿吳
迺兵科右 吏科馬嘉植轉嶺西道御史沈荃蘇松
兵備御史高允肅湖西道文選主事余颺廣東水利
道 顧起元謚文莊 戶科熊維典奏四府通欠三
年內三百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皆屬應徵又已徵不

卷三

九

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 又奏正項輒借支屬贖緩
侵那獎批詳總下提差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剔
蠹除奸 又奏松江內庫侵匿至 萬三百餘兩
戶科王泰守令失職賦額不清 私派朦朧大耗
太庫

戊寅貴督李若星奏以兵勦王瑜止之如已到常德
即留隸何騰蛟 戶科熊維典奏嘉定折吏胥侵
匿至五萬兩 管紹寧私寓失去部印 予逆案
徐大化卹典

己卯奏安御容于武英殿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
氏 上命再選二女充數 吏部恭報剪除群賊加
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庚辰朱國弼請治郭維經庇逆 盧九德等九員加
級

辛巳劉孔昭言逆業盡翻似溢 大興伯鄭存義請
家提學公署

壬午馬士英殉管紹寧之私請更鑄各衙門印去
京字其舊印悉繳入 進都趙民懷太子太保廢

卷三

十

子錦衣百戶 陸朗英希哲為左戶工科 劉孔昭
請益操江書役俸 吳希哲奏都城五方雜處假
宗冒戚偽勦奸弁橫行不遺虐民屬商 旨着嚴緝
發未起熊化太僕少卿 水陸觀尚寶司丞皆添註
兵部李向中嘉湖道 太監李國輔請考成久欠火
庖府縣官

三月甲申朔皇太子自金華從石門入送止興善寺
蓋東宮舊監李繼周 馮進朝等密奏御扎迎之
先是吳三桂擁太子離永平檄中外臣民 將奉

入京即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起潛奔西山太子自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聞定王之沉懼勿留前止揚州起潛訪酌中朝之旨欲加弑害其族序班高夢箕義不可挾之渡江因棲于蘇復轉于杭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之色于元夕觀燈浩歎為路人所竊指夢箕悞禍及已乃赴京密奏并密啟士英于是遣內監持札召之初至止石城門外上復使二監覘之二監抱足大慟見天寒衣薄各解衣以進及報命上弗

臺

臺

喜也後掠二監俱死繼周亦賜鴆死都人初聞青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帖者絡繹最後督營太監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呵之盧即叩首曰奴無禮也太子曰汝陽幾時肥胖至此可見在南受用盧復叩且曰小爺保重嚴肅辭出隨營卒圍守寺門尋傳旨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上受朝畢始御日講史可法上言泗州鎮將李世春廉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遇春隊伍精嚴地方相安奉旨用代矣黃得功堅逐浦口將張天福部議改天福

於泗鎮高營各將以泗州為其分地天福若來恐難相安比伊兄張天祿遠家屬至總兵卜從善扼之于泊所奪其馬匹家眷驚落水中乞款部仍用遇春其天福另用上如其言命高起潛安撫揚州御史徐復陽訐吏部以文德翼夏允彝匿喪陞補上切責之逆案楊所修子為父雪罪允之刑部郎中申繼揆請嚴責左先抗提

乙酉楊維垣陞左副都御史時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亡御史袁請起罪廢諸人諭史堃陳啟新張文

臺

臺

郁不准福撫舊役乞恩者百餘人吏科張希夏陞太常少卿

丙戌馬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捕高成穆虎錢謙益禮部管事陳燕翌楊兆申為禮工科右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時已醉獄中有大圈椅坐其上即睡去黎明副兵馬侍側太子問誰以官對太子曰汝去我睡尚未足良久問兵曰汝何以不去兵對曰應在此伺候又問此何地曰公所又問紛紛來去者何曰乃道路人

問何故皆藍縷兵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錢一串置几上曰恐爺要用太子命撤去兵馬曰恐要買物太子領之令檢之壁間曰你自去頃之校尉四人至前曰伏侍爺的太子指壁間錢曰持去買香燭來餘錢可四人分之香燭至即向南再拜 大

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號哭聲拭淚就生飲泣不已滿獄為之悽然

丁亥吏部尚書張捷奏故輔溫體仁清執忠謹當復文忠之謚願錫時以私憾議削文震孟宜改謚上命

溫允復文免議

臺

臺

戊子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多官會審先是楊維垣颺言子東曰駙馬王昌姪孫王之明貌甚類太子英即襲其言入奏 四川督輔王應熊上言蜀境西北接漢中東北接鄭東抵夷陵西南由是建昌通雲南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据成都蜀人殆無才遺議者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虐喝保寧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為獻忠所驅獻忠之無忌畏可見矣川陝總督 宜提兵

復保寧牽賊北顧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搗其空城賊若不南不北則仍趨巫夔未可料也廣西鄖陽許臣節制而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餉止于滇不幾輕視巨寇乎有旨命楚鄖貴廣悉聽總督節制

己丑會審太子子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之曰太子若真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群臣先後至謝所太子東向踞

臺

臺

坐人不敢以囚待之一官置禁城圖于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前問宮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劉正宗前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問寫幾行曰寫畢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為偽耶偽可耳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輿送入中城正宗遂奏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

做書悲誤時內侍皆謂非妄以東宮足虧異于常形
每辭則變莫之能誣也特劫于上威莫敢相制主以
柄臣和以講睦如出一口中外悲之 兵科戴英奏
王之明為假太子質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而不答
問以嘉定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 然穆年
何能辨此必有奸人挾為奇貨務在根究宜勅法司
嚴鞠之

庚寅有內官以密疏勸上上令盧九德持至馬士英
寓商之士英具疏答云臣病在寓皇上令監臣以密

卷三

五

疏示臣臣細閱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既為東宮
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
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現養周金
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左樓第在北中亦有假太
子事慈弟密書于蔡美琛抄騰覽是太子不死于賊
即死于 矣原日講官方拱乾在蘇州容密諭來京
辦之如其假冒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
真東宮則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于外以
奸人之心 河南按凌駟馬上遞報 清三路並

進一枝已趨汝寧 左良玉報李自成敗奔襄陽
劉良左報李自成整兵東下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
毒備至誓死不敢假冒穆虎云我家主是忠臣直言
奏聞一字不謬我等何得畏死背義法司氣奪高夢
箕復上書自明并遠治之

辛卯復會審太子于午門時方拱乾在獄 是張
捷在刑部尚書家 以名帖名之至捷曰 先生恭
喜此番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
耳拱乾唯唯既詣門百官集定各役喝太子跪太子

卷三

六

仍前面西蹲踞果蘇拱乾前太子一見即云方先生
在拱乾俱即退入人後不敢復前亦不敢言真偽張
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曾自己說
是太子爾等不認罷了何必坐改名姓又曰李繼周
持皇伯諭帖來召我非自來者又曰爾等不常立皇
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眾官竊有報者有恨
者莫之敢決最後王鐸前曰千假萬假總是一假是
戒一人承認不必再審叱送還獄 應天府蔡 自
朝出人問云何蔡云即非真太子亦是久熟 內朝

事去旁一官云汝此言明日便當去官矣自後朝臣不復有敢稱太子者 京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須擒王 劉澤深自稱棄家南奔于註鴻臚卿 右都唐世濟到任

士辰中允李景濂奏云太子的係假冒閭臣王鐸再加庸問使之供吐姓名 都察院粘示通衛王之明假冒太子 馬士英自到誅盜程繼孔之功 又奏李

天培等各錦衣指揮世襲 耿廷錄巡撫四川朱之臣添註兵部左侍郎劉應賓通政使吳希哲吏科都

卷三

卷七

汝寧鎮將劉洪起以無餉撤兵還楚 工科楊兆升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漕折

癸巳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滋顛覆雖殉節堪憐贈卹已渥先帝新馬不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詎何安通着另議 劉理順成德廢子入監 戶尚張有舉請于文武廩祿外各加公費不許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其弟及將士二十人各陞授 御史郝泰各鎮分隊于村落打糧澤

清尤狠掃蕩民舍幾盡 又奏買官私賄量出剩餘助公以佐民急時買官者大縣多至二十餘家少亦有數家然止兩殿中書及改竄各有事例其職方待詔監紀追廢起廢皆向權門投納故郝言之 錦衣衛請添旗役

甲午李守貞陞都督同知 停八九品官移封及援納待詔等官

乙奉史可法自劾師久無功 馬士英請廢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世襲 阮大鍼荐馬錫充總兵仍蒞

卷三

卷八

京營錫士英長子以白衣徑任 張捷言左懋第抗節虜廷請優其母兄并馬紹愉家屬 左僉都郭維經告病去江中遭寇甚慘人皆惜之 御史黃言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寃逆如光時亨周鍾方九昌項煜陳名夏議緩議贖豈古者三省八議之道進于此者張晉彦僂首賊吏延喘偷生皇上重以制鉞優游數月不恢復寸土高傑之變單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棄地誤國之罪詔勿問 丙申故妃童氏自越其僮所解至命付錦衣衛監候

初上為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為世子繼妃李氏洛陽之變又止嗣王之歲即封童氏為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及棄藩南奔太妃于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潘夫奏妃果在上帝台至是自詣其僦所來上弗喜也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離情事甚悲求馮可宗達上上棄去弗視 盧撫張亮飛報聞賊分股南來求解職故歸 賀世壽勳回籍

丁酉起罪廢陳于鼎掌翰林院 張捷奏嘉靖間侍

郎翟景淳補蔭 李若星加 品服李乾德加一級

子元輝八人紀錄 李希沅兵部左侍郎 黃得功

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達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來有不明不

白混然雷同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徇者

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認識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

宣王之明假冒朱歷係親口供吐有何達迎不必懸

揣過慮 戶部張有譽奏鄒兵三千先解五萬兩運

至九江交袁繼成送去 又奏浙省銀十二萬閩省

銀八萬解至高起潛軍前開銷 諭刑部擇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佳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着法司窮治蓋士英意在姜黃輩也

戊戌復會審太子于朝左都李沾先令校尉私戒太子須直言 李爺主筆利害恐欲動刑將入朝門尉

復叮嚀勿忘及審太子仍無一言李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曰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役動

刑即穆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于內馬士英傳催

放穆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教授校尉囑我校尉自

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

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今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邱

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即命擒下鎮撫司嚴訊 有

題詩于皇城云百神護躍賊中來會見前星開復開

海上扶蘇原奉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閨宗

社忠義何存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隸

園哀

已亥皇考改謚李皇帝 黃斌卿為征蠻將軍廣西

摠兵 馮可宗即訊高夢箕高列自北來歷甚詳

並無假冒欺隱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詞如何入告又曰汝固忠義今日且少依違夢箕誓死不肯爰書久之未定刑科錢增上疏催促可宗請併歸刑部可宗奏衛役詐偽盛行京城百里內難犬無存且食書官人人准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 批兵科時敏疏屯田未有寸效何得濫請多官

庚子張捷請成國公朱純臣照張輔例贈王允之純臣開門延賊又首勸進為賊聲罪所誅不知捷何以為詞也 劉良左報清騎漸逼江北命黃得功移鎮

廬州于良佐合勦

辛丑史可法奏王佐冒險歸徐請留營中以備咨謀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程世昌太常卿 御史陳言愚民觀易感道路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稍有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命禮部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國王 壬寅鄒之麟左僉都御史協院羅汝元刑部右侍郎蔣鳴玉刑科右 劉澤清奏李明睿陳名夏浮海來

歸

清兵在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嗣南避網不肯

甲辰封黃九鼎雄中伯其名金鼎都督同知 許定國前哨抵歸德王之綱退屯宿州

乙巳清豫王入歸德凌嗣服毒死豫王禮過之嗣遣姪潤生問道費款書繳上 黔將包琳為其下所殺 殿工落成加恩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姜曰廣管轄率朱之臣程註高倬劉士貞何應瑞陳璘

實勦葛寅亮各加官惟顧錫嘯不許叙 黃希憲以禮擅棄封疆遣戍 劉孔昭請存問于仕廉 蔡興

宗陵惠宗及諸王附 丙午朱大典尚書提督上江 劉良佐言王之明重

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曲全兩朝彝倫 旨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據供係某陵王宮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係駙馬王昌姪孫避難南來于高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安常不軌正在嚴究朕于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重寄豈有貪天下

之利毒害其血脩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
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群人之
疑 兵科戴英訟故罪輔薛國觀之寃株累葉有聲
林棟諸臣上皆是之下部議覆 叙內臣殿工功韓
贊周盧九德等三十五人賞賚有差 清封許定國
平南侯 張天福請于史可法回揚安頓家口留防
之兵遂離象山幾至瓦解
丁未方國安佩鎮南將軍印 張有譽酌議賣官贖
罪納銀事例

卷三

三十三

己酉劉良左奏荊州失陷 錢繼登僉都御史總理
而淮盜法

庚戌登萊巡撫王濬繳納敕印 清兵向徐州總兵

李成棟登舟南

辛亥贈故輔李標少傅

王國賓太常卿 提督四

夷館 左良玉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

宮之來吳三桂寔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

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迎其君不惜大體

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

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誅求遂使
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
獨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而仁民願
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不王封王之明被穆虎使
冒太子正在根究奸党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
訛傳法司將審明略節先諭該藩

士子進李本深太子少保左都督 廖左良玉子世
錦衣指揮使 清陷潁州太和劉良佐撤各路兵防
壽州

卷三

三十四

四月癸丑朔頒各官新印 史可法北征疏云臣受
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
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搆外禦未協內衅方深
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也先是提
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泣泣臣不得不容之以鎮靜
本月廿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深患癰未起今
不得已先將茂鎮臣胡茂貞進發矣 王永吉報清
兵已過河自歸德以達象山七八里無一兵防守揚
泗邵徐勢同鼎沸 黔兵殺掠徽境 徽人汪壽率

衆禦之 殺允首數人詔擒爵抵罪 御史黃耳鼎請赦不允 唐有恒混入宮門穢言辱罵着打一百侍郎何楷奏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鎮臣之意令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 凌嗣自縊于清館

甲寅罷練湖屯兵太監高起潛 湖撫何騰蛟請解任不允 又疏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旨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萬姓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確認而泛云自供

卷三

三十五

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以不登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疑此自闕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供詞章疏列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督袁繼威疏大案真偽自明太子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萬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名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太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刊自認高夢

箕穆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欲轉滋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朝廷太淺袁繼威身為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憶揣

乙卯馬士英告退慫留之 左良玉反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移檄遠近討馬士英略云 馬士英者蠻獠無知貪狼恃義拔異人為奇貨私嫖毒以種奸欺蝦蟆之不聞恣虐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戮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選通既不使之避于荒野踵錢寧之即訊大千不容其髮于深宮群小羅織比燕

卷三

三十六

啄而已深中狎幽因視崔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毆季王鐸唱招有甚朱有恭塞誘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全藏之不作兩定侯之已凶附會成群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思也子與之遇毒慘尚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添通侯寧無食盡之恩詎忘結艸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函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昭鄺鳩豐盈應有燃

勝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撒下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

丙辰遣內官守十三門禁家眷不許出城 徐元壽嗣魏公 惠安伯張春志論選郎陸康魏稷貪汚詔勿問 御史畢十臣言孟夏享太廟文武班寥寥不至陪祀命戒其後

清兵分路至亳州碭山

丁巳允張捷奏表章附庸威諸臣劉建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贊王永光楊所修章先岳徐大化范濟世

各謚祭葬徐揚光

卷三

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

三七

姜麟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恩甲陸澄源各

復元官 左兵入九江安慶至于建德

戊午梁雲樞李倚皆兵部古侍郎 諭襄衛伯常應

俊朕藩邸事宜卿所詳悉童氏生育皇嗣絕無影响

馮可宗辭甯童氏着太監屈高忠會同嚴審 逮前

巡按陳潛夫于家

己未初達吉總督倉場侍郎王驥加侍郎仍巡按周

宗文光祿少卿劉呈瑞御史 兵科錢奏警報日至

劉澤清劉良左退兵近郊 百姓王詔奏鎮兵避清南還占奪民房民物 以童氏獄詞所連于史可法營中逮庶吉士吳爾勳及中軍孫芳 御史袁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先莊妃者 左兵入東沅

庚申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長策 馬士英自出至于金委黃金鍾招募捷卒即補府同知 士英荐白 毓新如兵即補職方主事 衛胤文以繁辭任

卷三

三八

辛酉決光時亨周鍾武懷于市周鍾雷演祚令自盡

清兵至潁州南將降者逃者將半 路振飛自明守

淮有功朱國弼復論之有旨擢國弼責振飛 王時

敏起太常少卿 李沾請聽民搬運柴米入京 梁

雲構請召劉澤清黃得功將兵入衛 黃斌卿請留

駐防 諭吏科上游告急廟筭已周何必張皇 錢

謙益奏選到淑女着于十五日選元輝殿

戊戌徐鄧告急令衛僧文李本深督駐泗州 王永

吉奏徐碭真勇無多督係許定國叛兵御史何請禁

四六文章并坊間社草

癸未馬士英奏順清並急請急征皖餉 戶部奏催各府兵練餉 左貢院選淑女七十人中選阮選一人于田成太監浙中五人選王姓一人周書辨自獻女一人俱進皇城內

甲子劉澤清黃得功兵各離淮上南行 戶部請催徽寧等府預征來年之銀 劉澤清陳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除異己 皇親黃九鼎言皇親滿街作橫請查核之

卷三

三九

乙丑御史張兆熊奏偽太子一案謗議遍處沸騰上命即將口詞章疏連夜速刻印付詔使逐郡宣布丙寅劉澤清劉良佐各請將兵入衛諭以防邊為急黃得功兵至江上着于荻巷三山暫駐有警前進丁卯馬士英言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于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息即催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登不得稽延 劉洪起奏清乘勢南下無人敢遏恐為南京之憂 太監屈尚忠奏催大禮措辦着部火速那借 馬士英言開洋之船每隻二百或三

百金設太監給批放行于崇明等處起稅如臨清關例 王永吉奏徐鎮孤危援絕勢不能存乞敕吏司法衛檄文共保徐州方可保全江北

戊辰袁繼威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旨王之明的係假冒如果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稱兵犯闕繼威身為大臣兼權兵衆如何說不堵上 從路王于湖州王初至杭適寧海百姓群訐編修陳之彝于兩臺王得其揭向監司偶言之之遽惧及補官日同御史彭遇魁台對力言舊大

卷三

四十

臣意立潞王幸馬士英違衆獨立今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密圖者乃有湖州之命 桂王于安仁永明二王台赴近畿居住

己巳史可法恭請召見面言東宮處分以息群黨有旨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 可法又奏清兵分路南鎮將平日擁兵糜餉有警一無足恃又奏李成棟避敵棄地南奔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劉孔昭朱大典黃得功阮大鍼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趙民鄭鴻遠卜從善杜弘城張鵬翼楊振宗

銀幣

庚午王永吉改總河兼督淮安鳳廬錢繼登兼撫揚州田仰撤回另用衛循文事定再議 浙安何倫束裝赴任着門軍放行 太僕丞張如惠丁憂出部着留其携資充餉

辛未范鳳翌先祿少卿黃國琦試兵科 御史劉秦緝奸嚴密下役四出擾害 命申紹芳親至浙直催餉

德清大荒之後一縣人民逃亡殆盡實征銀三萬三

千兩着有司那借

三

四

壬申命參政馬鳴廷駐江陰副使印司奇任京口揚文驄專監鎮軍凡逃軍南渡用炮打回不許過江一步 王永吉奏徐棄萬可惜 乞勅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命差風力科臣督催江南賦役全書 令一榜廩生輸銀納貢 高起潛言閩賊尾後我兵擊前左亮窮威自當投首不煩過慮 史可法言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總督不為少矣

時集於城內者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酌應繁操府

縣皆病今入添鹽商鹽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征斯不已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 前

山東提學翁鴻業之子求襲卹其父下部察議奏國

志後鴻業尚存踰年乃歿

癸酉劉澤清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而奔 兵科吳适劾九江安慶國安文綬方在剿逆吳适為逆臣出脫是何願腸即逮送下獄

甲戌清師渡淮如入無人之境是晚猝至揚州新城

三

四

破之悉屠其民史可法在舊城 清師撤云若好讓

城不戮一人也史不為動

辛丑清師詐稱黃蜚兵到可法鮑人下城詢之云蜚

有兵三千可留二千於外放一千入城可法信之時

敵在東門約以西門入及進而屠戮甚慘可法立城

上見之即拔劍自刎左右持救乃同總兵劉肇基鮑

城潛舟去或云引四騎出北門而逃歿於亂軍或云

敵盡銳攻北門可法震大炮擊之死者甚眾再震而

兵愈聚敵氣益銳已破西門入擁可法見豫王長揖

正言不屈遂遇害

戊寅上視朝畢對群臣問遣都禮部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自左兵撤至上日怨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士英請潛召黔兵入衛辦力貴陽是日黔兵一千二百至今至難鳴山踐踏僧房殆遍每夜撥兵二百名守私宅 賜皇親常應後鄰尚義金幣已卯龍潭駢探馬至報云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砲京口城去四壘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敵兵因架砲城下大從後發

卷三 四十三

震倒額城半壕早發三砲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報二人捆責而重賞揚使自是報警寂然庚辰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鐸正色語奄云外間話不可傳的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馬士英發黔兵六百赴楊文驄軍中五月壬午朔張捷率百官進賀捷表時維揚信絕左兵傳留不下阮大鍼劉孔昭虛報捷音以愚都人耳目有書聯于東西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來醒全

范馬上胡謠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又云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又云二迴翻世界七煞捲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擎天歸北

癸未遣京營兵二百迎黃功移守坂子磯甲申馬士英過清議堂台百官無一人至士英怒罷歸 命惠王移居紹興 點用陳之遴戴主試福建

卷三 四十四

丙戌百官進賀上以事戲忙不視朝 黃得功于左兵屢戰身中二矢捷聞詔封靖國公遣太監王肇基勞之并進阮大鍼朱大典並太子太保總兵張杰馬得功鄭彩黃蜚並加三級副將而下各進一級仍予錦衣世襲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家 午報劉澤清屯兵浦口 午後馬士英入大內于韓廬二監商議傳令合門下關辰開申開戊子集百官清議堂議事預生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子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李

沽唐世濟楊維垣奏鑄張振孫錢增趙之龍各竊焉
偶語百官集者其衆皆不得與聞臨散李喬唐世濟
齊聲相和曰便降志尋身也說不得了散後有請于
大僚者皆云信雖急如今不妨了蓋所商議藉之
龍納款于清也 楊文驄為右倉都巡撫蘇松常鎮
楊五府鄭鴻達封靖 伯世襲賜蟒衣金幣將士各
進二級金五千幣一百分賞達太監盧九德勞之
已丑發黔兵六百守陵門禁益嚴 清兵駐永州排
列江岸鄭彩鴻達兵船到江中黃斌卿楊文驄兵列
于南岸隔江互發砲聲相應如相戲者蓋已三
日矣

卷五

四十五

庚寅清兵開闢放舟蔽江而下二鄭之兵各揚帆東
適江南之師皆潰武弁各卸甲兇巡巡撫霍達方整
導出衙未至江邊即狼狽返易服雜下役中竊逃附
小舟潛入蘇州鄭鴻達復入丹陽燒劫南走雞犬一
空黔兵之從文驄者存二百五十人奔還南京傳言
敵已下江京口無備都人大震
辛卯傳旨三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 縉紳家眷

不許出城 午後喚集梨園子弟入大內演戲上于
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雜出酣飲二鼓後上將太后
一妃于內官多人跨馬從通濟門走出文武官無一
人知道遺下宮娥女優五六十人雜畜于西華門內
外得隨一人拉去焉

壬辰黎明錢謙益有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
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云詫異詫異我
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
皆馬上粒束家丁百餘人出城至孝陵詭裝其母為

卷三

四十六

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 百姓亂擁入
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文武一時隱匿洗去
門上封示男女泉湧出城有出而復返者少間從政
趙之龍出示安民有此土已屬大清國之語 午時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認大子先于獄中笞
鐸鐸呼云非于我皆馬士英所使群毆鐸鬚髮俱盡
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 百姓擁太子上馬入西華
門至武英殿 入擁至西宮尚未櫛沐取戲箱中翊
善冠戴首于武英殿登坐群呼萬歲西月天氣陰霾

悽悽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衆心喜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四拜禮大僚亦間有至者 黔兵自江上隨尹帥還雞鳴山者先至一日九十八隨士英出後至六十人無所歸刳行城中司城方勇巡驚竟夜乃不敢肆有潛藏者有逃出城者民盡殺之無一人存

癸巳城內柵門盤詰獲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趙之龍斬之 午後太子傳示略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甘苦何天不佑慘罹奇禍凡有血氣

裂此痛心泣于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

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王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蔽障致櫻枉格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失為民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乎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 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 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 予當恭聽共抒臆猷勿以前日不識予之嫌情爾經綸之教也

左都李沾肩與微服詣趙之龍家求庇之龍以令箭護送之出城 吏部尚書張捷微行主雞鳴寺以佛幡帶自縊 左副都楊維垣自感二妾死買三棺旁

置二妾中題楊某之柩並埋中堂身挈一僕夜遁至抹陵為怨家所擊殺日僕復跡之屍為犬食半

甲午太子令釋王鐸仍以爲大學士又召方拱乾高夢箕于獄並為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 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城中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 文武諸臣集中府

會議盡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前日喪番云云 恐蹈

呂張之咎者且不然弘光復來將奈何 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欵使北歸其何辭以善後衆皆然之哄然而散各衙門出示安民城守並不及立新主事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雞鵝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及阮大鍼楊維垣陳盟家惟大鍼家囊富歌姬甚盛一時皇散 太子勅封中城獄神為王差官捧勅二人前行並獄中開讀勅文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

蕭某謁之龍勸其早奉太子即位之龍立叱斬之

差官自北軍中回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馮

可宗陳盟王心一等皆棄官逝高俾張有譽初得死

後亦逃 李沾既去李喬自為總兵

乙未報

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遣二官絕城出迎跪道

高聲報名將近豫王前喝起四人倉皇入報此時大

雨淋漓無一騎一卒敢站簷下者二大條葡萄進行

四拜禮豫王駐扎天壇中

卷三

四九

丙戌大門洪武門二大條統百官獻冊行四拜禮趙

之龍叩首請豫王進城保國公朱國弼鎮遠侯顧鳴

郊駙馬齊賢元成至豫王問勳戚為太祖為成祖一

一具答豫王喜加之龍位與國公命立保國公賜金

銀銀鞍鞵裘八寶鞭帽命軍中設牛酒席地共生問

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曰逃難之人自然

改易姓名若說姓朱你們早殺過了朱國弼曰太子

原不認是馬士英生易豫王曰奸臣奸臣 李喬進

進城 費大清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曉

諭江南文武官民一為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曉諭

南京官民大約言福王僭稱尊號沉于酒色信任僉

壬氏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

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人皆以為錄

晚間趙之龍捧太子出城至營 豫王離座迎之生

於已右相去不離犬許

丁酉早豫王受百官朝賀百官遞職名到營恭謁如

蟻趙之龍令百姓設香案黃紙書 大清國皇帝萬

萬歲又大書順民二字粘門 王鐸詣營投到以其

卷三

五

弟鑑在營甚禮之 查不朝參者妻子為停差假本

堂報知註冊每日點名大條俱四更往午後返

工部何應瑞先子十一日自縊不死搥左足卧家不

朝豫王命縛之應瑞索劍自刎其子持之賂官以揭

進某官為之請乃准調理

戊戌禮部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洪武門入禮部

向帝闕四拜因淚下北兵問故禮部曰我痛惜高皇

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旦廢墜受國厚恩寧不痛心北

兵為之歎息侯開正陽門索匙不得禮部引進東長

安門盤九庫見銀九萬兩即命此官駐皇城內以守之總憲李喬獨先剃頭胡服豫王罵之

劉澤清

自浦口掠舟東遁入海

己亥文武官冀坊保進牲醴麪未熟食茶果於營絡繹塞路趙之龍喚戲十五班進營開宴逢套點演正酣悅間忽報各鎮兵至之龍跪呈豫王殊不為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百遣將將之即行有頃擒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弘光贖罪豫王遣之隨撥兵三百人同行

內官進鱗魚二大籠極其

卑禮豫王不受

臺

臺

庚子趙之龍同大清官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宰神策金川凡六門居大清兵自是東北城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號道路西南民房日值一金豫王斬兵搶物者八人搜不朝賀現任官陳盟等家豫王示前日入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寧縣藏匿者梟首

辛丑內院學士洪承疇脾論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內

辦事仰掌院陳于鼎造冊送進每日清晨點名午後令文武將印信札付盡數交納武英殿換給後史王懷大理丞劉先斗鴻臚丞黃家鼎等往各府取降順冊

壬寅大放三日婦女出城者萬計趙之龍先剃頭魏國安遠永康靈璧臨淮漸次剃訖文官惟李喬姚孫樞自剃

癸卯豫王令建史可法祠優恤其家屬

甲辰豫王進城衣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白梃一

臺

臺

對前導文武班立道傍無一不至者中書龔建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乙巳劉良佐以弘先到暫停天界寺先是弘先出至太平府劉孔昭開城不納榜皇江次乃奔坂子磯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于左兵戰聞之即歸營向弘光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臣之言輕出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負陛下也臣營寡薄何以處陛下哉居兩日劉良佐奉豫王令追至名得功得功怒不釋甲而

出單騎馳北營隔江罵遂揮鞭誓死我竟得功志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歎曰我無能為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即入其營扶弘召回南京

丙午錢謙益史禮二部尚書李沾復為都御史

弘先以無慢小輪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馬直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頭坐受之命設酒于靈璧侯府弘先生于太子下趙之龍暨禮部共八人侍宴喚樂戶二十八人歌唱飲酒席中

卷三

五十三

豫王向弘先問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討賊其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達來汝既不讓位又轉展磨滅之何為弘先總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召我來反不認又改姓名極刑加我豈奸臣所為皇伯豈不知手弘先不言豫王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弘先答語支吾汗出沾背終席俛首席散令囚于江寧縣于太后一妃同處豫王令舊臣往視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視

之弘先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

丁未豫王各城門粘示云華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刺武不難文刺兵不刺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刺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刺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黃營兵萬餘隨達官進城向豫王求用王收其衣甲散遣人

戊申豫王謁太祖陵行四拜禮四顧嗟嘆喚雲谷寺住持速行修理黃家莊至蘇州撫臣霍達走太湖官民迎肅入治次日肅賞軍楊文驄使兵偽為謝賞

卷三

五十四

奮起殺機肅霍達復歸郡馬士英自率數兵假稱奉太后南還所過村鎮奔走一空至廣德州守閉門不納士英督兵攻之城破殺知府達近聞風逃匿安吉州黃翌聖亦遁入山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達由安吉手書移翌聖曰廣德見拒改爾行權用兵若首倡義當有不次之擢于是翌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街舍以停偽太子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皆有酒肉之獻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翌聖啟云閭閻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進備駕迎入

杭州太后舍公廨士英屯兵于城南潞王時寓杭泰
謁太后如常禮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妃具宴送入妃
躬詣陪侍太后亦峻辭之日夕于士英後妻及婢數
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已酉豫王出南門報恩寺行香觀者如堵黃瑞伯向
豫王憤懣大恸趙之龍請豫王殺之乃執送下獄
豫王令確報殉節諸臣及民間婦女各坊共報男女
二十八人

庚戌豫王令調兵八萬下蘇杭法劉孔鋸自太平掠
舟順流而東江行入常熟詭言起義霍達招之入都
不應停剗一縣白糧滿載入海

辛亥馬士英竊偽太后離杭渡浙南遊潞王在杭
度力不能拒遂身詣其營請勿殺害人民清帥許之
按兵入杭市不易肆豫王以弘光所選淑女配太
子數月後豫王北行太子及弘光隨之潞王尋亦至
北後俱出問有遺臣奉魯王監國令護曰悼皇帝
弘光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馬士英逃于

天台寺其下黥兵縛送杭清帥剥其皮使群下分食
其肉有人以周馬作睨者云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
後賜繩絕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斃馬士英號
瑤州家藏瑤腹藏州骨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軀



明李甲乙彙編異同補錄卷之四

東部八十

襄城伯李國禎掌領營兵並無寔籍止在襄城之國禎

誅上曰臣兵未審不強苦無餉耳初議僉民守城魏

藻德曰民若上城見賊懼一人立脚不定大事去

矣上然之禁民不許登城太監王德化謂吳麟徵尋

城人少余何宜請添之麟徵步入朝遇藻德語之故

藻德曰上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及外城陷聞

奔告上上曰大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往聞曰皇

急

上安得有兵李營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杜勛從賊

至城下呼王太監鰲城入講或欲留之杜云我家萬

歲歲勢頗強秦晉二王在側不及命者立屠京師矣

遂縱去一鼓上台威臣劉文炳舉永固帶家丁遁出

城劉鞏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何足以當

賊乃罷去上急追遁數盃連皇后自縊上手及公主

年十四亦手刃之上易微服與王承恩欲奮門出不

得城上已懸白燈三矣

城陷之時李國禎就擒追賊殘剝而死成國公朱

純臣同輔臣陳演首勸進定國公徐允楨守德勝門

降與成國同日誅英國公張世澤陽武侯薛濂清

平伯吳遵周太康伯張國紀博平侯郭振明駙馬冉

興讓都督周鑑李國柱俱掠死聞下陳演斬允魏藻

德死下丘瑜方岳商各縊部大堂李遇知馮垣登

王都顧鎰彭瑄俱持掠死

錢穀曰誤國者李國禎魏藻德尋國者朱純臣

陳演獻國者內臣曹化淳王相堯內臣尤無人心

未危時已有題殿壁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本四

皆跂足望賊主矣杜勛至呼賊為我家萬歲異哉

列國者世臣則宣城伯衛時春率妻共投大井無

一存者彰武侯楊某自盡威臣則新樂伯劉文炳召

其已嫁之妹歸呼妻孥悉避樓上大小男女凡十六

人共燔火中其弟劉文權投井死忠安伯張慶臻闔

門自焚駙馬鞏永固公主樞尚在寢子女四人以繩

繫之樞旁聚古玩書畫積火共焚錦衣王國興危生

中室自焚內閣范景文吳橋人先不食三日城陷即

投夾巷大井死一妻即縊于夫人樞前學士倪元璐

上虞人先為劉孔昭論劄勤王起補戶尚書賊入整
冠束帶望闕四拜自縊三日面如生左都李邦華吉
水人癸未詔群臣條奏理財要務邦華言比年科目
妙出實緣不若才賂兼收各議納銀有差國家三百
年取士之科難以虛名相冒然幸名存以養人廉恥
今名寔盡凶壬午鄉試應天三十浙中二十七餘皆
貨取也平時表為名士而列題者亦不免焉云云皆
發憤之寔言也賊勢急邦華請太子南行先時先駁
止之拜文丞相正坐飲藥卒副都施邦曜餘姚人癸

卷四

三

未冬條奏時事大要言行取不宜額以推知臺選銓
歷外任庶考選不皆賄行而要樞不皆中飽城
陷日與倪元璐對飲畢歸作詩云慚無半點匡時難
惟有一死酬君恩遂自縊學士周鳳翔山陰人作書
寄父母自縊諭德劉理順杞縣人天子親擢第一年
踰父矣與妻孥子女七人並縊僕四人亦共殉庶子
馬世奇無錫人置周易全剛經司經局印牙牌于案
拜之還拜其馬裂帛自盡二妾隨之簡討汪偉休寧
人常書即壁云有世不破為世所弄閩人即趙吳甘

來所約同死歸于繼室耿氏同飲正左右懸于堂中
死戎政侍郎王家彥莆田人守德勝門縊于民間空
屋刑侍郎孟兆祥澤州人曾為魏闕疏職予章明觀
政進士父子女媳一時自盡大理卿凌義渠烏程人
以書辭父即命左右勒已繫之憲檣奮身而絕太常
少卿吳彝徵海鹽人會試放榜之夕夢人以文信公
句贈之云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風打萍因拈
之壁城陷志出掌垣時疏稿付僕自縊太僕丞申佳
循永平人閩變自縊戶科吳甘來新昌人沐浴衣冠
拜闕自縊御史王章武進人同光時亨巡城賊上城
時亨降之賊三問章不降斬死御史陳良謨鄞人與
妾同縊御史陳純德零陵人順天提學撤考回京縊
考功員外許直如皋人城破後人傳言帝從齊化門
出走直嘆曰干戈四面駕將焉往即絨書付僕達父
作詩六章入室取練作環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自
縊武庫郎中成德北畿懷遠人曾為倪元璐草疏溫
相惠之及為滋陽令強項咎司府隸巡按高好善誣
其貪酷逮下獄其母疏寃不得入道尋溫相於長安

門事聞杖德六十謫戍尋召補兵部城未破致書馬世奇誓死已哭帝梓宮于茶庵歸自別母妻及未嫁之妹同時自殺車駕主事金鉉順天留守衛人上命巡視皇城方衣冠入內朝點軍聞賊入遂投御河從者挽出之復自殺溺死母童氏妻王氏弟生員鏞皆投井死光祿署丞于騰蛟順天監生乃冠服呼妻亦服禮服同縊副兵馬姚成餘姚人儒士內閣中書宋天顯松江人監生皆自縊錦衣南堂指揮李若建順天人守崇文門作絕命詞有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

卷四

五

哉何必後人知 自縊死其弟若瑾仕清為禮尚書錦衣衛道房千戶高文來守宣武門父子一家十七口皆自殺狼籍于路居民田祥宇合門自焚李小槐順天民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差次縊畢小槐自縊生員曹文曜妻張氏 籍蘇州故進士曹子登之後生四子遜肅敬毅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文曜父妻遜妻李毅妻鄧順 乳母孟與肅敏八人同縊毅及肅妻周繩斷不死逃上遜自刎不殊賊搜其家財釋之 在外死者獻破斬守道許文岐被擄

不屈殺于麻城獻陷麻城教諭蕭頌聖自殺獻掠武昌欽輔賀逢聖投墩于河死楚府長史徐學顏署江夏令于賊格鬪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都司朱士鼎為賊所執強以為總兵官士鼎手執大罵賊去左右手棄之江濱鼎縛于臂作書畢死獻陷承天宋一鶴自刎賊圍保定御史金毓峒分守西門賊執之挾入三皇廟謁偽將毓峒奮拳仆賊投井死妻王氏入監室自縊姪振孫武舉登城射賊應矢立斃城陷宋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大呼于衆曰卿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嬰媳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于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而下

卷四

六

東柳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為捐命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憾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且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父襄字兩環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三月議撤寧遠并召三桂未及行而都城陷閩命諸降將招三桂令襄作書諭之三桂統師入閩至永平沙可駟縱兵肆掠而東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游南京挈名妓陳沆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賈陳沆閩入京師權將軍劉宗敏繫吳襄索沆不得持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據山海叛閩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

卷四

四月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又從西閩一片石出口突外城薄閩門三桂窘先已召兵滿洲至是趨之至初疑不敢進駐兵欲喜嶺而高張旂幟待三桂突圍出城外馳入滿兵壁中見九王稱臣遂斃其首三桂為前鋒九王居後隊英王張左盟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裕王張右盟亦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入閩盡斃其民開閩門延敵聞戰自北遂無戰意立梟吳襄首懸之高杆而遂返吳清兵遂擊閩兵大敗奔還京復棄京西奔三桂揚言

奉太子入京即位 五月三日九王遂入京師

錢謙曰陳沆身備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病矣

李自成初名鴻基米脂縣双泉堡人萬歷丙午至祖海父守忠世農頗饒至自成負債受過于父同知遂行劫已已賊渠高氏稱閩王自成往依之與其党劉良佐自結一隊曰闖將丁丑孫傳庭破殺高氏自成竄西川走苗城戊寅張獻忠曹操九殷在房竹山中

卷四

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覺而遁獻忠者秦人號八大王洪承疇擒之而復縱焉曹操者本羅汝才子自成劉國能同依高氏高被擒汝才走楚已外國能降自成潛渡入豫計取洛陽群臣復轅自成遂為闖王獻忠反附之辛巳傳宗龍殺劉國能自成破洛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營圍汴七日陳永福從城上射中自成左目幾死督臣丁啟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全師皆潰六月獻忠走鄆西闖宵分兵東南下敗官軍于孝陽復回豫鄆城一戰賊衆折傷

適秦撫兵入敗于襄城賊資募甲馬大砲來勢破歸
德園汴梁官軍敗績于永坡士午五月決河灌汴而
斬黃之寇復與閻合諸渠帥皆戴閻王革則賀一龍
老獨則馬守應胡閻則蘭養成爭世王賀錦治世
王劉希竟皆為閻偏裨及破襄陽下荊州合兵鄆陽
閻令獨守夷陵以犯澧常革趨德安以窺黃麻發未
三月十日閻設酒縛革明日猝至官營斬獨獨在澧
聞變閻調其兵回襄不從閻既廣收部曲投偽號自
稱倡義大元帥為一品權將軍三品制將軍三品果
執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六品都尉七品掌旅八品
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
守素辛思惠谷可成李友任繼榮洛陽吳光義劉芳
亮劉希竟馬世雄劉汝魁白鶴鶴劉體仁田虎李過
即一隻虎張龍馬重傳重傳趙應元朱養民范鼎
華天共兵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
每隊立一標旂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旂而盡皆
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盡隨之自壬午
年夏破荊初改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至癸未正月

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閻丙辰楊永裕郎中徐丘王
家柱鄧名中從事顧若恩郭附龍進士升防禦則孟
長庚陳書進士李之綱吳雁黃閻全有章府
尹則張虎機姚錫牛仝劉蘇鄧連劉茂先初閻之
橫躍中原所破城多不守至荆遂有守土之志于是
使任光榮守荊蘭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
安陸葉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馬世大安景陵
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黃州自閻犯禁以來
人心惶：所在皆棄城走張獻忠乘機攻取壬午六
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蘄荊王播遷
三月蘄水鄉宦周之仕勾賊破城已陷黃州黃陂鄉
宦歐陽玖迎賊四月改麻城破之遂從鴨蛋州渡江
掠武昌境殺傷殆盡沿江積尸千里閻遣書獻獻卑
詞以答求彼此為援十月閻破潼關進攻西安破改
西安為長安府十一月考州縣生員一等與六政府
屬二等于州縣三等于佐貳是月攻榆林不利再攻
乃克又攻慶陽亦克十二月初五發兵入漢中獻自
岳渡江至荊與獨賊合閻復及兵至韓城渡河破平

陽蒲州鎮將高杰闖渡河 于是退兵于澤州沿途
大掠甲申年正月閏僭位于西安國號大順年號永
昌初三日領衆二萬從禹門渡河臨晉河津絳州
諸城垣曲知縣遞降表二月十二日到黎城十五日
破大原十六日到忻州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三
月攻寧武屠之初七日至大同總兵姜勳降初九日
破宣府總兵唐通太監杜勳迎降十六日破昌平十
七日攻京城十八日破外城東直門首降十九日晨
德勝平子順城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自成遂入
二十三卷四日成國公朱純臣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
允宮人有竇氏者甚寵之號曰竇妃四月十七日改
大明門為大順門二十六日闕從上海關歸二十七
日忽傳登極百官朝賀預設圖簿於外城劉宗敏先
已射傷眠長卓上招行用被疊覆手足而出各兵俱
束裝金帛於驛馬紛然西去二十八日闕已潛遁二
十九日焚宮殿後隊至午刻盡出又三年自成病死
于羅公山其姪一隻虎以帝禮葬之即率餘衆降于
何騰蛟

東邨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黃巢蓋盜賊之
性本無王霸之畧或者天厭內外臣貪風熾威特
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一云自成少與衛卒李過鐵冶劉 政結好暴于鄉
里後隨衆作賊戊寅寇襄陽于左帥奔穀城缺賊資
以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成不應
去之鄭屏跡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
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辛巳正月破洛殺福
王散粟賑濟連破汝州歸德圍開封覆官兵二十萬
于朱仙鎮左帥盡失其軍壬午冬自成據襄陽改稱
襄京設六政府分兵下承德諸郡築長圍困王光恩
于鄭發米四月孫傳庭師覆潰潼關自成入西安三
秦傳檄而定榆林不下屠之甲申正月長戈指閩矣
自成死猶子李錦號一隻虎奉成妻高氏渡洞庭
踞山寨隆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氏忠義夫
人隆武既沒堵得錫以永厝閩部撫湖南赤心就招
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為太后具跪稱自成為先
帝朝議隱忍聽之何騰蛟以閩都督帥輕騎詣赤心

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興國侯高氏弟必正等封伯者十餘人赤心遂大掠湘潭

張獻忠榆林人初為小賊號黃虎後為賊帥稱八大王降于熊文燦改名獻忠丁丑八月假官兵旂襲南陽也南關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窘逸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中指于弓靶獻倉皇間左舉刀臂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獻乃得脫逃至麻城十二月左帥進勦之獻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家河戊寅正月

卷四

十三

初九夜破穀城出示民諭本營志在匡亂已遂聞兵遠適本營釋甲歸期爾百姓無恐拘者老具結還可望重賄文燦文燦利其賄許之二月左帥至樊與巡撫林銘球分巡王瑞旗欲誘獻來見執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移其營于城內獻恃與後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已卯春叛形愈著左帥請討之文燦故張露其事使顯知之強留左帥飲錢稽延旬日獻從容運入房山文燦始催出兵左帥曰經畧縱虎冒險使我

櫻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今旂至即冒暑進兵遇伏大敗遂列文燦事于兵部楊嗣昌勦之文燦死西市嗣昌代督庚辰六月左帥遣降將劉國能圍獻于瑪瑙山獻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者歸盡殺之未歸者詣軍門降嗣昌使國能將之前行謬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東掃其營擒其妻孥及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批膝墜巖間逃去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飲漁色覓獻妾悅之故疎其防嗣昌檄至獻要於路取檄遣賊偽為公差夜叩襄陽城門辛巳

卷四

十四

八月初八也分巡張克儉見符驗延之入漏四下賊攻襄王府焚瑞禮門及各樓臺滿城鼎沸獻于次日已刻進城執襄王曰最惜大王一死以贖我生遂殺王破獄出左帥在唐縣聞襄陽股衆不敢進嗣昌在荆憤恨死閹賊猖獗于河南左帥奔命獻遂聘志于江漢壬午破荆黃武昌返兵破湖南復入川據險設官僭大號改元義武置左右丞相吏兵二部築宮室臺觀酒色自娛不復出徐以顯字大容穀城諸生每誦遺臭萬年自許往謁獻一見莫逆遂教以孫吳

兵法又製馬上三眼鎗法選甲士有力者五騎一排馬前駛施弓矢勒馬迴奔夾鎗于脇下出不意以擊追者又製狼牙批長六尺一頭小圓可持一頭方各二寸釘以巨釘甲冑不能格又製埋伏連弩法其教陣始為國營繼變方陣繼分兩翼左右馳擊徐合引歸仍為國營自守獻居穀城二年日日操練凡安營列陣生作擊刺皆顯教之獻僭號以顯為左丞相藩獨蠶應山諸生雄于臂而各縣令焚其財使人計其不法蠶行賄不滿令欲不勝憤越獄投賊引賊陷城殺令凡獻之移文悉出蠶手獻僭位蠶為中書舍人卷四十五熊文燦庸部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園種蔬日用人數十灌漑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為違糧地耳其設施如此獻遣文燦有碧玉長尺許二方徑寸珠二枚張大經貴州人歷官監軍會事獻僞降文燦檄大經監其軍大經恃權術足以駕馭奸雄慨然任之至穀城閉導以禍福獻悚然致敬文燦處置乖方獻遂拘大經為質高錮甚嚴獻叛脅之去大經講：死于房

山阮之錡城人保舉令穀城親友皆勸勿往錡曰一老書生朝廷信一言之舉授以民社豈有居是官而不至其地者乃單騎任之時獻營城內錡多方調護士民賴之獻叛錡泄血書絕命詞于襟仰藥死續為令李天覺廣東人撫軍檄署襄陽事城破天覺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推官鄭曰廣被執太罵不屈死在籍吏科劉安行與人書曰知府王承曾終日飲酒以剝取小民為快通官張克儉家丁盡為叛卒鄭四尊抗節慘死縣署亦從容就死險要名郡賊不遺一矢得之真可痛哭卷六十六劉國能陝西諸生眾亂推為帥庚辰降于楊嗣昌嗣昌造其壘信宿返國能感動傾心瑪瑙山之捷獻赤身走于女妻妾衣甲劍佩志為國能所得累功官生都督嗣昌死國能全軍縞素東仙鎮之役諸帥盡棄其軍國能誓師力戰矢盡糧竭國能身被數十創氣愈厲下其勅逸去國再舉國能泣曰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之榮萬死何辭我身即許閭部豈可以其死而倍之自成羽毛已豈不可復制何再舉之可圖

盡殺其軍中馬騾饗士黎明分兵為十隊偏裨各率其屬馳逐大戰至辰復聚一處死者過半又分為五隊圍分兵圍之更番迭戰以逸待勞國能率飢卒陷賊營短兵相搏至夜度不能脫仰天呼曰我心盡矣遂自刎死士卒無一降者

王光恩陝西人于自成同為賊後于惠登相苗時化相半降受官屯鄆陽閩初攻鄆光恩于撫治徐啟元分守高平樞禦之孤城抗賊三年不懈其再攻也光恩築砦于隘口賊營于砦下各盡其攻守之技賊代

本四

本稿于砦平將攀援而上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

十七

賊砲攻砦若隨砲墮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繼壯士欲營放火于林麓賊疑而遁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大炮遡洄而上旌旂相望二百餘里光恩設水寨于漢江極各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復以敵舟載硝磺油草因風發火順流賊營賊舟著火皆燃賊棄舟奪路而走光恩別將循江鼓噪賊皆排擠入江江水為赤其四攻也賊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漢渚自將輕騎營于郭外分布卒伏

樓莽間賊至此出彼入道途歌仄賊騎不得馳逐而步兵出沒如神應接不暇薄收兵縛荻于樹舉大差上下光恩親率將士短兵薄擊伏兵喊聲四起賊眾大潰光恩乃循江而迴搗賊水營光恩過其前所遣舟師乘其後賊棄舟從北岸走光恩盡得其精兵飛艦自是不敢窺鄆光恩徵兵相持一戰而勝乘勢復均光化數城進圍襄陽以餉運光恩布衣蔬食于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之用丙戌死于國難以忠節終方征思曰聞獻皆起于秦閭則馳掠騷風皖蕩中

本四

十八

州據襄鄧為巢窟襲秦檜晉遂犯不韙獻則嘯聚蔡黃剽劫許洛假降怒于穀城奔蜀而北復走湖湘破荆楚遂竊西川僭號閩最悍善將多其部落以百數獻最狡能用少部落以十數兩人始合而繼不相下終拆而兩雄皆得以病死竟逃天刑亦異矣

松江舉人何剛陳毅時本計云勦業法令簡文武各效守成法令繁文武牽制三百年宋法度盡敵虞餉則有兵臨敵則無兵剋剽軍民則有將練兵制勝則

無將登清華顯要則有官推督撫樞則無官當于何時止戈也一用將將有三等知仁康勇為大將衝鋒陷陣為戰將狡黠辨慧可備幕下之用武弁專恃與援機巧善媚豪傑必不屑往往沉埋草澤宜教督撫折節以召之一用兵夫戰危事不重賞不嚴罰誰肯冒死立功先臣戚繼光有練兵寔效諸書其法操練必當改觀甲申正月未奉旨授職方主事 乙酉歲何剛簡練勇義赴難史可法留為監軍守揚州清兵攻城甚急史語何曰吾大臣義于此城俱亡

卷四

十九

監軍名位未崇可急去號召援兵以為後圖剛泣下曰果有援兵可召豈敢憚行今民心瓦解大聲疾呼誰復應者剛亦于公俱亡而已遂投井死其部下撈其屍焚之

三月初二日鞏駙馬回奏賊勢猖獗官兵畏賊如虎祈命才望大臣重以事權留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臣號召京畿義勇可得十萬危從啟行 上意不決言官皆論其欺妄十五日上召鞏問前計鞏曰通前賊尚遠人情畏賊六龍南幸從者必多今賊已逼

近人情瓦解誰復從行者臣不敢誤陛下也上頷之十七日裏城伯領兵出城十數萬人一時潰散十八日夜三鼓中使傳接旨甚急方岳貢直宿精微軒接聖諭云傳諭內閣速奔行在亟叩中使言駕同裏城伯鞏駙馬王太監出宮矣五鼓上叩前門託云王太監奉旨出城守者辭以須天明請旨扈從者奪門守者遂放砲上轉齊化門復如是上乃還宮 禁中有養心亭聖上闔本之所闔出京後方閣老家入陳蕃隨衆入宮至專講幕依然十八日票擬本章儼然在

卷四

二十

總督王永言兵敗陷賊賊縱之歸樞臣張縉彥為請召對疏下閣臣疑之急叩縉彥以永言來意縉彥初不言因問之乃云自成有二策請上擇之一如楚漢故事分地為界一解甲歸期以大將軍輔政閣臣大駭遂票擬曰王永吉長師辱國不准召對 賊陷城先遣兵獲縉彥家搜送其家眷出城賊破方岳貢自繫于閣中班役宗顏解救扶出東長安門魏藻德為家人擁至頭有繩痕工部陳必謙方

欲繼為所親力阻昌平撫何讓兵潰奔入長陵繼樹下所親黃追至解之方魏旋死都中陳歸家病死何為南道所糾自恨服毒死皆為從旁無識人所誤

李自成之擊三桂也宋婁子阻之云我主去我主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及至關戰勝宋婁子又云某日午時大山當先收回京自成大怒是夜宋婁子忽失所在

李赤心之受撫也何堵倚重之以抗東將之跋扈者號之曰忠貞營然悍不可制分屯于柳日以剽掠為

卷四

三

事清兵至詭言入衛驅眾躡粵西至橫州赤心病死其眾散于潯南間高必正郝永忠劉國忠等分統之

先皇帝共三子太子年十六歲定永二王皆十三歲闖入京時大索惟永王不知所在自成東出人見太子馬嘶尾隨後不見定王或曰已先日隨闖將出京過通州馬上失一履有人拾而進之王伸足與着因問軍平民乎人以民對王曰軍則食我家飯者民乃受征稅之苦有何好事到汝其人泣王亦泣謝之自

成戰敗西還不見太子隨後傳太子歸吳三桂軍中矣十月有男子自詣周中書家傳見公主相抱而大哭滯留不去周僕遂之遂為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勸之言宮中事頗合以訊內官莫敢認者有楊宦在旁皇子曰此楊某曾侍我楊即詐曰奴婢姓張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舊侍衛錦衣卒十人訊之或言是永王有晋王者山西從闖來因留京師獨言其偽一內監言真于是言真者皆下獄刑曹郎錢鳳覽詳訊遂以真皇子報命晋王遂詆覽覽勃然語侵晋王復廷訊之內閣謝陞執以為偽皇子曰某日某事先生憶之否陞默然一揖退鳳覽面叱陞不臣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晉謝陞金畜無道具疏人亦下獄乙酉正月十日攝政王謂廷臣曰皇子真偽無傷但晋王係明朝宗室謝陞係明朝大臣鳳覽訶晋王百姓罵謝陞皆亂民也令繫獄者盡殺之謝陞早朝見鳳覽與拱手頸忽漸暈時時自語曰錢先至饒我腫潰即死四月初六日鳳河民張三聚眾誓殺皇子以楊生員為謀主采育生員孫三應之俱經擒殺初

十日皇子還死

東郭老人曰國變後皇子凡三見北京則自詣周中書家者南京則內使踪跡來者太平則人首出者以問世路人皆曰偽也愚謂不然今人見小害必避明知皇子出則必死誰肯冒必死之事而偽為之故吾謂成方遂事于古則有于今未必然也在北京一以為永王一以為太子若是太子則南京信偽矣馬士英已言之矣然觀當日南中人情人人欲翻鄭威舊案以媒進誰肯誑先皇之有子

卷四

三

據馬士英疏云既為東宮韋脫虎口不即到官却走紹興即其言而覈之既非東宮彼自走紹興于朝廷何干利害而道人追之來不可解也初到安置僧寺百官解通紅帖旋有諭禁止多兵裸脅于街似護似防隨取入宮越日付之獄何多周旋也多官會審不決王鐸一人定假奉沾始喝用刑確然偽矣又不加縲綬仍以肩輿送獄一對板前導不可解也我不能隨世路人雷同且存當日之實案耳

順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

三皇子在民間擒捉至馬

督府審問皇子自書供云雲庵係崇禎第三子名慈

煥年二十歲兄慈娘即東宮同為周后所生弟慈燦

田妃生煥居景仁宮乳母鄧蔣八歲就外傳講讀官

傅張賊犯都時先帝托予于張近侍及指揮黃貴

送周皇親家不納潛藏民間為闖搜出隨營到山海

關賊敗携之潼關隨營至荊襄適左良玉戰闖敗散

即隨左營改姓黃稱為黃貴叔左兵為黃得功所敗

黃斐擄左兵船殺貴張近侍以寔告斐秘其事明年

卷四

四

五月得功亡斐携走太湖遇江西樂安王斐托之王

携往孝豐遇瑞昌王樂安往閩以予托瑞昌轉藏九

月詣於潛鄉官余文淵家假稱宋庠師公子有湖廣

人陳砥流時相親審砥流改名李玉台并命浪跡得

太平府鄉友夏名卿重則子名卿同至于潛來接予

在陳監生家監生于文淵說知而別予改姓孫名卿

以女字之四年十二月余文淵與知縣不和前事遂

露行文太平查不獲五年正月朔予削髮為僧號雲

菴或稱一鑑或稱起雲砥流亦忽張忽李隨口應人

浪跡江北各處流方知寧國府秀才沈辰伯好義
六年七月同予往訪遇于舟中一老秀才呂飛六善
詩文辰伯即托飛六留家讀書八年閏二月辭別
沈呂二人與砥流復到夏家三月完親因夏貧苦甚自
租鄉村空屋一間居住度日維艱四月與砥流議往
蘇湖借銀二十兩置細茶同徽客江禮仙往蘇州賣
禮仙與常州人楊秀甫吳中虎丘相識茶賣畢同至
常州秀甫言鄒介之是好人到其家住數日介之又
言路邁是好人即往謁路邁臨行時送吳中詩扇一
其母銀五錢在路邁家住數日將回夏家不意吳中
私作假劄費利不遂因出首于撫院撫院差官先到
寧國沈呂二家跟尋至蕪湖即獲砥流予挺身出隨
撫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軍趙同知當筵某知縣帶
到太平隨到江軍也

東鄉老人曰三王子定王也路邁家懷遠侯一見
言曾侍班識王此非是或云幼出八年猶故貌耶
又有疑者謂左方反兵東下必喜得王何故隱名
太湖安慶屬縣黃輩一帆到海尋依李監奉義陽

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噫事固有不可度者存
疑可耳

左懋第字蘿石來陽人年未進士刑科奉詔督兵湖
衷弘先改元入見陳中興大計命視師江上除食都
御史馬士英議遣通好懋第母死于天津因請使北
遂與陳洪範馬紹愉同使八月行次滄州陳洪範遣
信先致吳三桂封冊三桂不啟封緘奉攝政王九月
至楊村士人曹遜全鑣孫正彊謁見言報國之志懋
第署以叅謀十月進至張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
屬國進見之禮洪範無言叅謀陳用極曰此事所繫
甚大懋第爭之乃改鴻臚寺遣官騎迎入十四日內
院剛林來責以朝見懋第一一抗拒聲色俱厲剛誑
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第終不屈既持國書金帛
去懋第遣叅謀陳以一陵事請不得乃陳太宰于寺
廳率將士哭三日二十七日忽數騎來遣行出永定
門十一月初五日止滄州十里舖又數騎遮懋第及
紹愉還從行者自分南北副將張友才楊達春劉英
止滄州懋第近京止太醫院還禁甚嚴懋第上攝政

王啟不報明年正月劉英及曹遜金鑑入詭踰垣得見遂發疏令金鑑及都司楊文泰赴金陵奏之及至而金陵已失守矣曹遜曰如何懋弟曰復何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詔令副父大選首魁如詔懋第立杖殺之十九日捕下刑部懋弟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可遂殺我遂下獄二十日鐵鎖擁入內朝懋弟南向坐庭下攝政王問在庭漢臣云何吏侍即陳曰為福王來不可饒懋弟曰若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兵侍即金曰先生何不與廢懋弟曰汝不知羞耻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政王揮出新之食都趙開心將起有言同生掣其裾而止懋弟至宣武門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刑僮子楊涕泣稽首而後刑懋弟既出趙開心始得啟王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馬給愉率所役將士悉剃頭降泰謀陳暨武官王一斌劉統王廷佐張良佐俱不剃同日遇害在太醫院也洪承疇諷之懋弟曰鬼也承疇松杳敗死先帝賜祭加醢九壇錫賚久矣今日安得更生李建泰亦來謁懋弟

曰受先帝寵錢不能殉國降賊又降清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謁者皆受罵漢臣亦憐見其聞江南陷題詩云峽坼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

東邨老人曰蘿石之死比之文信公尤烈有一人而可洗中朝三十年之穢氣亦見讀聖賢書者原自有人寔踐紛紛盜名無耻輩妄言聲氣賈降恐後何哉

南京之下邈而不與迎降者尚書張有譽陳盟侍郎王心一太常少卿張元始光祿丞葛念聲給事蔣鳴玉吳迨部屬周之璵黃衷赤主簿陳濟生等二十餘有譽號靜涵江陰人素有品望潛居青陽不入城市陳盟號雪灘蜀人道遠不能歸潛居台處後寓嘉秀僧服自晦其以死聞者尚書高倬何應瑞光祿卿葛徵奇吏部黃端伯戶部劉允弼工員外吳嘉禧舍人龔廷祥行人陸培也端伯字元之南昌人深明禪學其絕命詞云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陸培于陳潛夫皆杭人諸生時同盟相善潛夫有失行事培擯之

遂相仇尋俱入仕兵至潛夫偕妻妾從容湍河死培居家聞城降即自縊兩人卒同殉國人咸稱之兵之所過州縣從風而靡長吏罕有殉城者死事如縣有仁和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某縣梁于漢字欽光江都人兵下徽州編修金聲舉族殉義死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積皆死兵下蘇州少詹徐沂號勿齋自沉于虎邱後漢長洲諸生顧所受聞郡人執香迎師嘆曰此學宮明朝所建將改制手家貧身賤何忍見此正衣冠投泮池死常熟諸生徐擇字瞻淇家

卷四

二十九

徐市聞縣城陷嘆曰吾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雖髮令至服布袍別親族題壁曰不欲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夜半自縊諸生徐守曾家南郭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妹投井守節曰吾不辱矣與兵格鬥死諸生項志寧遁于野方食餅聞難髮令餅半隨地抗拒不食死長洲諸生文東相國仲子隱居山中

有告其與吳易通者捉至官東了不辨曰不敢辱吾父願達死遂見殺松江之下吏部即夏允彝避匿其兄強之謁官允彝潛赴池死兵下嘉湖吏部即錢棧

相國 破家集義旅拒敵弔于震澤兵返戰旅潰

殺棟于水中吏部尚書徐石麒號虞求遁于鄉鎮將陳梧起義迎之主盟三塔之敗城將不斬石其自縊于室其僕祖敏徐錦從死松將吳勝兆反正長洲諸至戴務公定說之遠近響應從兄旃字彥林夏允彝子完淳字存古徐石麒子國穀字似之皆受隆武命錢為太僕卿夏為 徐為少卿汝定為孝子三

人同日受戮旃妻徐氏數妻孫氏各自溺殉其夫初亂時女子義不受辱者不能詳記常熟諸生蕭某妻

卷四

三十

許氏諸生重光女為兵所掠至義口見同掠有受污者罵曰人何得于狗彘為偶兵怒縛于梃殺之食其心群視者曰烈婦也潛葬其一股吏科陳子龍字卧子華亭人亦以兵勝北事敗亡命所至之家輒遭禍顧咸正及子天遠天遠皆至是受戮後子龍被獲乘間投河死咸正字瑞木咸建兄也捉解內院洪審洪問汝知吏可法在手不在手顧亦答云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其官劉睹字公旦長洲人亦以事累被執解院下獄八十日與咸正完淳從容唱酬

就死崑山詞林朱天壽起義名故令楊永吉主縣事
永吉雲南人善騎射抗守若干日貢生朱集璜字以
發故恭靖公孫助守甚力故將王公揚號南陽年七
十奮勇戰死城破以發被執大罵不屈見殺諸生
陶琰字稚圭率三百人赴援中途聞城陷自刎死侯
峒曾號廣成嘉定人以提學分守家居南京立召為
左通政峒曾見朝事外謬嘆曰覆巢之下尚為處堂
難矣哉遂不赴閏六月邑人起義推為盟主于子演
潔大治兵食李成棟降清將來爭邑城峒曾約進

卷四

三十一

士黃淳耀兵為死守百計禦之攻城多死解而復圍
者再死守十二日天忽大雨平地水深數尺城東一隅
崩成棟入淳耀子弟淵耀並縊僧寺峒曾趨歸拜
家廟赴池水演于潔相抱入水成棟恨之斬其首題
曰元凶以徇于城中北門有賈某者恚家財佐軍
城破誘家人盡入一舟自沉士人龔用國用廣張錫
眉夏云蛟唐全昌皆死峒曾弟岐曾 陳子龍捉
至官大罵死二僕亦罵不絕死江陰貢生黃毓祺亦
受隆武官破家起義事敗變姓名遁于淮南為人貢

發捕至金陵戮死無錫吏部郎華允誠號鳳超素敦
理學居鄉間偶遇其婿家適有告其婿未薙髮者并
擒允 曰吾不肯愛身易中國之冠裳也遂見
殺沈廷揚崇明人以海運第于時見用加銜光祿少
卿後從魯監國於海丁亥年風飄舟至常熟境監司
禮待勸之降任廷揚不肯于六十人同日受刑

東邨老人曰蘇代有言為人妻則欲其許我也為
我妻則欲其害人也每一至輿有附而至榮者即
有拒而死烈者生易而死寔難高帝斬丁公嬰祖

卷四

三十二

襄韓通所重固自有在諸公無乃得所重乎若夫
沈廷揚之有衆無愧田橫之客矣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月朔諸
生許用大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 北門
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于賓館四域內外應者數萬
人求發舊藏大鈔器械典史陳明遇許之隨執守備
陳端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嚴商印康公桐武事衆拜
為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
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剿遇戰軍竟無功敵勢日熾

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兩徽商程璧入城盡出所儲錢于明遇充餉而自往田撫及吳總兵志撥乞援田吳不至程亦不迫遂祝髮為僧是時叛奴乘衅四起大家救死不暇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門邵康公往禦不克敵燒東城大劫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有兄弟段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敵所縛不屈死周瑞龍船逃去明遇遣人請舊典史閻應元為將鄉兵擁之入城率眾協守敵四散焚劫鄉兵逮甯無復來援者敵專意攻城城中嚴禁外兵箭射如

卷三

三十三

雨民以錫蓋為敵以手接取日得三四百枚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將以口鎗奮身躍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隨城下或曰此即七王也又一將周身縛利刃以大釘縛城而上內用鉅擊斃之敵騎日益依若山為營敵城虛實為砲所中乃移營去居民黃云江素善弩大鎗發弩中人面目號咷而死陳端之子在獄製木銃銃類銀鞘從上而投下大發銃裂內藏鐵鳥菱觸人即死應元又製鐵槌用綿繩繫擲著人即吊進城又製大球大箭之類敵

皆畏之劉良佐降為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北角眾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十方菴今孫望城跪泣陳說利害眾不聽良佐策馬近城諭應元罵曰我一典史早官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今日反來侵逼汝心何心良佐漸而去明遇日坐卧城上與民共甘苦戰應元當先明遇平心經理民瀕無恨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燃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旂指揮亦實無之敵破松江日勒率馬步二十餘萬盡來江

卷四

三十四

上縛吳志葵黃蜚于十方庵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無相識何書為曉城下志葵勸眾早降蜚默然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一朝為敵所縛自應速死志葵大泣拜謝城下大砲日增開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僅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有敵將坐十方菴後城上發砲忽轉向營立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民當月携酒登城嘯歌許用作五更作命善謳者高唱城下人悲怒相半有激烈感慨者廿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敵

從烟雨混襟中潛度遂入城民猶巷戰有韓姓格殺三人乃自刎男婦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泮池叠屍數層陳明過閨門投大死閨應元投水被縛大罵死明過浙人故長厚橋吏應元者北通州人胆畧有治才甲申海寇顧三麻直抵黃田港閩率鄉兵拒戰手射三人應弦而倒以功加都司銜陞廣東簿道阻未去義民陸光同狗訓導馮某金壇人自縊于明倫堂中書戚勳字伯平青陽人城陷守知力不支大書于牆曰戚勳死此勳之妻若女子若媳

卷五

三五

死此合室自焚許用亦合室自焚黃雲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為弩師也

江陰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閣二典史乃于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時為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故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乙酉二月張國維為戎政高書與馬士英意見不合

遂請歸里五月南都以太子一事左良玉聲言清君側士英盡撤江北兵堵上游惟劉澤清不行亦不北拒北兵遂南下五月十一日帝奔太平劉孔昭不納乃奔黃得功營

靖南侯阮大鍼為大學士

朱大典為兵部尚書方國安為鎮東伯兵未渡浮梁鐵索忽斷軍士望洋而止帝遂蒙塵黃得功死之國維在家聞變收集義勇以待六月杭州擁戴潞王潞王尋以城降貝勒布散官吏至浙東至令羅髮召鄉紳朝紹興祁彪佳赴水死劉宗周不食死任子鄭遵

卷四

三六

謙斬北使于江上熊汝霖孫嘉績各起義于餘姚迎立魯王于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國維至台乃于陳函宋之普戈夏卿斬北使馮旂撥魯王監國即日移興以國維極言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不敢入起舊大學士方逢年入閩而國維督師江上調方國安守嚴州七月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國維請于王謂人治一軍漸有不相統一之勢監國賜之劉以統諸軍十月十四日北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步兵接應王國斌趙天祥踵至北兵大敗

回城追至草門門疾風暴雨驟至砲石難施如是數日士氣大沮會唐王頒詔于越越城多欲應之監國下令追台國維諸越啟監國曰凡為高皇子孫所當同心戮力恢復成功之後入閩者王監國當人心奔散之後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恐鞭長不及攀舞附鳳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在老臣則不可由是文武論乃定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王之仁武寧伯鄭遵謙美與伯國維于世鳳為平敵將軍丙戌年三月朔清兵驅舟開堰入江國維嚴戒各營守泚令之仁率水師襲戰來擊碎船無算鄭遵謙擄鐵甲八百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浙會唐王使陸清源臺詔至江犒使馬士英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城守堅不可克監國議抽兵屬維西征以余煌為兵部督師江上目勒益兵北岬以大砲擊南營碎方兵內廚國安曰天奪我食矣我自歸唐王耳五月二十七日遂至越剗魯王南行王之仁向國維泣曰吾兩人二年心血今日盡付流水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兵無舟宜早

為計國維追王至豐橋方兵斷所過橋有石舊有字云方馬至此止鞭兵往南國安決意降北欲執魯王獻之為進身地遣官守王者忽病王得脫離此方兵追至王已下海在舟中矣國維至台無舟不能從王遂回東陽親衆共勸之入山以國後舉國維嘆曰誤天下人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六月二十六日北騎至七里奇國維具衣冠向東而拜曰臣力竭矣賦詩三章赴園池死于世鳳後以蘇壯吳陽等事連與族人同日遇害

卷四

三八

也是錄一卷

〔明〕鄧凱撰

舊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也是錄序

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乎人也人乎天也僕每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歎歎而不忍多讀者嗟乎天步之艱如此人謀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爲國嗚呼痛哉前明肇基江左繼定無都永洪之繭繅其仁宣嘉嘉之昌隆其運隆萬之裕大其休吁可謂盛矣既而流寇橫噬金甌墜地君死社稷萬古增光一時之忠臣烈婦死國殉夫四海之志士遺民勳王舉義破巢殲首死亡不顧不可謂非德澤之在人者深而忠義之天常難泯焉耳繼而聖安不守于

也

南京思文復清于閩越制閩諸臣援立先帝意以成旅未始不可與少康白水未始不可起光武帝立一日明祀亦猶延一日者諸臣不敢負先帝之心即諸臣不敢負太祖養士之心也奈何兵皆烏合將盡叛臣流離行間跋涉險阻成捷之師既覆騰蛟之功不成草莽奔播於巖壑舊屋飄零於瘴雨無軒郭之餘遽可然無朔方之義師可名無海島之戰艦可航帝至是雖有大可爲之才亦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奈何之哉奈何之哉南寧迎駕僅同僱記之謀可望任僕罪可勝誅乎幸而晉王以表陟之餘計無所出乘虛

奪駕遂陣雲南交水之犯省會之攻茂茂手且刺及

于二宮矣一敗塗地狼狽降

清示獻獻國兵端遂敵漁人之利

清實收之況乎定國既自撤其藩籬維新且日弄其威福三路外攻逆黨內應晉王方倉皇于舟中之敵國夷暇整戈禦敵也鑒典而邁奔走三宣托食緬蠻有如寄寓方且文恬武嬉苟延歲月不思出險天波之策不行吉期之遠日甚卒之衆叛親離內外阻絕文武屠滅誰與圖存

也

清兵出塞帝遂北轅逆敵遂拔明之宗祀忽焉遂斬嗚呼痛哉之遺聞猶載輟耕之錄茲焉緬甸之邊播難徵文獻之存幸有從譚故臣鄧凱之一錄焉予以收什一于百千而忠奸罪狀自爾昭然僕不揣疎謬竊欲博采遺聞以續明紀仰以帝立于廣其始事也終于緬其終事也自古無不亡之國獨惜帝以仁柔之資際不可爲之日宗社板蕩豺虎縱橫上係于母后高年弗忍引決而懷慙再尋殞身賊手嗚呼人救天也然天絕明于蠻而不絕明于史則斯人斯錄之存未始非天意焉是錄得之御閱好古者之家亟請而繕錄一帖初讀而抑憤繼讀而連而天命既衆人謀

復否嗚呼痛哉因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司馬遷班固其人者相山樵隱冥鴻子元孟氏雪涕敬書

已見集序

也是錄

自非速史編

永曆十二年

戊戌

十二月十五日帝自漢衛起行

永曆十三年

庚亥

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自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

五月丙至緬

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役三千餘人其時護駕者則新統武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收忽揚武兵到傳言後而滿兵隨到各營兵士俱惶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宗達

乙未集

催駕即行遂狼蹙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

兵為亂害尤竟天各營行囊皆被搶掠上之貴

人宮女俱為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行在輜重凡文武

追扈稍後者悉為所擄

二十六日新統武并帝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帝入緬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刀校勿

驚擾緬人眾不從馬吉翔傳言命悉去我偏眾乃遵

行是日抵芒漢緬人迎貢亦頗備禮

二十九日黔國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曲璽李崇貴等

計曰我等須引東宮入茶山既可在外調度各營且皇上入緬亦可遲為聲援或不至受困皇后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帝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俱上用餘各自買舟走小河又訪聞得陸行亦可連彼岸即有

從陸者計諸臣隨行之眾于騰越起行尚不下四千此時簡閱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

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后東宮即命放舟太后

大怒曰違我也不顧欲陷皇帝子不孝耶眾乃止

乙未集

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為阻每日本行二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未報我兵四集請勦阻之是晚諸臣患會

御舟前議誰可往眾各推讓惟鄭凱與行人任國璽

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惡因私謂緬人曰此二

人無家去則不還矣報復報各營已撤去遂輟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上命馬雄飛鄭昌

往至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

二臣不能答緬人咄之因所貴勅書與神宗時賜

御寶相去微別以馬偽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

對乃信蓋緬人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
赦朝廷却之是年遂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來嘗
受恩也時亡國出奔情懷體貌大有非臣子所忍言
者矣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寧伯蒲縷提兵王啟隆邀馬
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還我日不如前可即
此走護勝撒孟良諸處尚可圖存吉翔曰如此我不
能復與官家事將皇上三宮文諸公為計可耳眾默
然道散時白文選率兵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
迎駕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實

惟焚掠為事而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
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甚眾因分
居各村扼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司未盡金中軍姜
承德皆自縊死

四月芒漢來報有我兵和姓者來迎駕請勒止之吉翔
即請以錦衣衛丁調陽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
後始還和兵得勒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劫
一道云朕已航間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修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上去井樓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扎

初八日至者援即從陸諸臣野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
間請上入居之外以竹為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
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上亦優答之時緬婦自相貿易
襟袖如市諸臣恬然以為無事屏去護視皆短衣跣
足闌入緬婦貿易中踞地喧笑呼盧銀酒雞犬像
無不然者其通事為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間居
不棄兵器緬王猶憐遠迎今又瘡痍中國札法異時
不知何所終也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并索禮物
蓋緬酋以中秋日各營皆貢獻故青幣帛以彰聲勢
天波至宵令權輿跪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
之歸而泣告眾曰我所屈者為保全皇上計也居使
執抗不知將作何狀眾且不以我為罪府手于是禮
部楊在行人任國璽皆疏勸之留中不發是月上憲
疑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為樂中秋之
夕馬吉翔李國泰呼衆圍聚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
行宮在近上體不安且此時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

手雖先不敢奉命吉翔等大魁令痛鞭之時蕭繹時
君亦塞道西內繹大開博肆呼嘯無忌上聞而怒令
戮其居繹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上命給從臣之官廩者馬吉
翔徇私散給郭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殿吉翔旗鼓
吳永壽揮凱而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永曆十四年庚子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天
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遇
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
駕有諷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未知曾達御覽否今

與緬王約議于何處迎饗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然
惶自安全無以出險為念者緬營索勅牒臘而去外
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
實心為主惟向各印焚掠亦不計謀恢復方畧或索
本國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惠于無辜恐不遂
天之庇也時馬吉翔揚在以滿漢能通緬語囑其扶
鰥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至閩上以
逆實取悅又恐定國至眾將疾攻其患不得自恣故
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諸臣好說蓋難故
舉至文武陞遷仍由糧餉國事至此尚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上怒令典璽太
監李國用碎皇帝之寶以濟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
不辜詔既而馬吉翔李國泰竟譽以散各臣吉翔弟
雄飛專恣尤喜記者必先達雄飛乃得于是行人任
國璽纂宋末諸奸行事彙成一帖達之吉翔聞恨之
不罵連御殿上方覽閱次日國璽竊袖之出

永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肇昌王白文通密遣緬
人賁臨至云臣不敢進者恐驚萬衆故其尾送出
聞為上策耳候即賜璽書以決進止後五六日文通
率兵造浮橋為迎蹕計相去行在僅六七十里緬人
復斷其橋文道候詰不得通撤營去

三月有軟盟謀叛宋宮新闢以出者魚殺吉翔國泰以
弭後患事洩生以結盟投緬泰吉捕黔國公沐天波
家人李姓王放隆家人何受各付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疏意以禍在然
局患國出險上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吉翔李國
泰托之不行

二十三日緬蠻弑其兄而篡其位遣官索質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衆立心

不善請飲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生計耳否
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齊衆俱行止留年老內監一二
人侍上及鄧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以兵三千圍
駐蹕處大呼曰爾大臣可俱出飲水有不出者亂
鎗擗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可以相持又慮上與
宮闈有失延久無可為計遂悉出則以三十人縛
一人駢殺之上聞與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
奏曰上死國當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
太后恐貽後世之譏孟姑綏以俟天命上遂止已而
緬兵入宮搜財帛宮中上貴人自縊宮女及諸臣妻
女縊于樹者衆如瓜衆然上與太后以下二十五
人同歿一小屋中驚惶無措已而通事引緬官來議
守惟曰不可傷皇上與沐圖公時適地構屍緬官請
上移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三百四十餘人聚
于一樓哭聲聞于一二里外寺僧私以粗糲通輔以
得飽且知諸臣之飲水俱為所殺而黔圖公沐天
波及王昇親約王威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先
亦倍慘赴緬飲水被殺者共四十二人為松滋王
某黔圖公沐天波馬吉翔馬雄飛潘輝王維泰郭士

庶郭居語楊在鄂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樸楊生

若郭瑛潘璿齊應通親豹王自金安朝柱王昇陳謙

王威隆擊勳吳永壽張伯宗任子信張拱樞劉相宋

宗李宋國柱劉廣益兄弟丁調鼎李國泰李茂芳楊

宗華李崇貴又有周應沈楊諸內監皆同時畢命焉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上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王子實

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邦民民恐責甚乃

甘心于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于小邦上頗之

而已上病所存大小男女無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

送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緬半月程住四五日皆為

緬人所屠其子自無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于

一小國中緬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上入

緬者殘無類矣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二三人來謁云此地不便

於居處請移他所爾國兵近我城將發兵取道于此

恐驚官家耳語未畢而緬人昇上野坐机子即行太

后大哭隨之雖有二者與昇沐后中官以行大小男

女步行五里外波河至岸已昏黑不知所由為何經

三鼓後至營始知為清師也

初四日上入清師大營

初六日上復轉亞哇城

初九日上長發歸滇

永曆十六年_{壬午}三月十三日上入滇城

四月初四日命鄧凱帶小子出外

十八日上被難

緬兵為害吉王同妃自縊及總兵王華宇熊繼賢與

馬寶二宦錦衣趙明見王大雄王國相吳永胤朱文

魁吳千戶鄭文達李既白凌雲嚴麻子尹袞俱千百

戶內官陳德達等十八人同時自縊婦女則劉楊二

貴人松滋王妃皇親王國璽妃及諸臣妻女不下百

五十人又莫永爵齊環王歐隆姜成德等諸臣之妻

赴死尤烈其陸行諸臣岷王朱蘊金姜世德馬九功

潘世崇危存禮向鼎忠溫如珍劉九舉等亦就義而

未亂時以病卒者潘璘齊環朱仲王偉瑞昌王劉重

忠徐鳳翥并內臣數人其諸臣子女之死者不及悉

記也吁酷矣

也是錄終